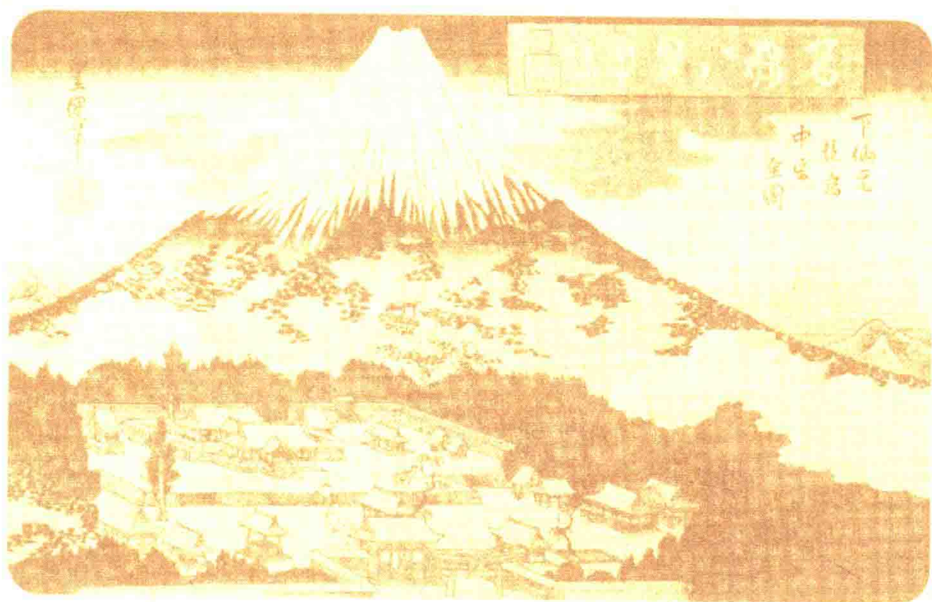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册目錄（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錄（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95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96册）

第八册目録（總第97册）

第九册目録（總第98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99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100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101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102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103册）

叢傳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14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15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1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1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11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11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絕代有佳人

子蘭先生編佳人傳屬書老杜白首弁言傳中所紀良家子而幽靜清貞類天寒袖薄日暮倚竹之人要無媿此語也

庚辰秋仲嶺南黃遵憲

騰花仙史曰此什初編既載之後有所改更書見贈因復置諸卷首海外貴人之贈不厭重複也況其書之美如此乎

仗義尊王事已成掛冠歸去好躬耕湘蘭沅芷傷心處盡是靈均愛國情酒邊花下罵危言功利紛紜且閒門才色從來多不遇落花滿地弔幽冤斫地問天未是狂英雄頭白愛文章倡條冶葉偏豪俠

振觸當年鐵石腸獨上江樓看逝波東都春色近如何休嫌柳絮生輕薄世態於今薄更多

奉題近世佳人傳即請

子闇先生正之

光緒五年己卯孟冬姚江沈文熒

書於霞關詩館

朗廬翁去歲十二月贈此題言及手書云愜貴意則刻之余乃復書云不徵而獲佳篇感喜何堪至一月三日訪翁則伏枕懨懨遂以是月十五日終此文為絕筆為之絕嘆

題佳人傳第二編

近東歐洲諸貿開辦合會者。將先廢法令之公許賣淫者。因寄書我政府諸公。說廢公許法而講明救恤娼女貧困之策甚悉。洵美矣。抑余反覆思之。他邦則姑舍之。於我則廢此法。必生大害。其說未可從也。乃笑曰。清國天子嘗於山水在寺觀。余則欲為風流情種存此法。會雅花傑史見示是稿。至風趣義烈有可濟世教者。因錄管見於簡首。以問仙史。

明治十三年冬日　徽笑子識

光田信書

近世佳人傳　坂谷朗廬先生序　三

牡丹破蕊小桃紅萼含
認得再帰西窗影抱殊態
一枝羞冰玉雪容寫
春風　奄艷一絶代
佳人傳題詞　紅雪生

近世佳人傳
長洲岡本黄石先生題詞　四
蒨生氏撰

近世佳人傳二編題詞
絶代嬌嬈宛玉璣兼之貞烈也應
稀香魂不忍空埋没妙筆唯宜
盡發揮一旦花殘無剩艷千秋
月潔有餘輝能搜芳迹傳遺
事幾部奇編五彩翬
辛巳春日　黄石老人迪
嚶雲仙史東邨書

蒲生子闇著佳人傳將付梨棗屬余
弁言余曰止矣君嚮有偉人傳出與
大行海内其所載大之元勳名臣碩
學鴻儒小之孝子義僕及工藝異能
之士雖各殊其趣要是端心正士宜
垂乎不朽者此既足矣今又洮英於
蛾眉曼臉而幾投時好而求售乎既
而刻成寄贈一本披而閲之若縞衣
喜游諸傳勿論文辭兩妙才筆煥發
能寫其志操在淤泥而不污有古君
子之所不及焉余於是不覺擊節歎
曰子闇為人忠厚負气耳屋龍門樊

靡之中而瞬然不滓嘐二與古人為
徒著述自朕若偉人傳子闇著述出
常者也佳人傳則其變者也夫處于
常易處于變難不獨事業著述亦然
故以子闇之英妝端人正士固不難
乎其傳神也但憑朕燒之態而描小
操之也令讀者感慨而已尋常文士
之所難辨焉子闇獸能之宜矣有佳
人傳之配偉人傳也余與子闇交匪
淺然而知出之膚能不恤怩乎
明治庚辰五月于東京旭坊守火陋
廬小山朝弘春山氏撰并書

朧花仙史曰初編之成清人黄公度贈書云願先生有暇日者由近世而溯中古自衣通姫以来容錫之佳傳僕知芳魂烈魄如顧秀野之選元詩皆紅裳翠袖翩如其来羅拜先生於堂下也花談女史今取其

佳人未謝圖

庚辰冬日
蒲氏真桂敬書

近世佳人傳　題畫　一　蒲生氏梓



意而作此圖以見貽



近世佳人傳　蘆先生題詩　八　蒲生氏梓

一枝斑管兩傳神。既寫鬚眉更爕顰。如許丰容稱不朽。美人名士各千春。

松塘釣史

四時詞倣蘇東坡

此余二十年前少作固不足錄者也會整頓佳人傳稿獲之筐底請正何公使黄參贊並下評語以為可存因姑錄以代題詞云　明治十三年鞠有黄花月睡花仙史自識

昨夜窗前微雪落春寒却來入羅幕玉纖何堪揭画簾桃花未拆臙脂萼獨坐深閨顰翠眉藁砧歸家知幾時相思春半瘦無奈含情猶縫寄郎衣

燕子呢喃日正永風弄檐鈴鳴玉冷佳人睡起幾欠伸綠樹滿園夕陽影手理晚粧脂粉匀妙姿嬌態為

誰新知是今宵納涼宴恰逢平日意中人

輕霜已爛梧葉綠一夜秋聲振疎竹空房悄坐憶郎寒金剪為裁錦一幅郎行應過長短亭對月悽然不勝情雙鯉相逢知何日燈下空聽新雁聲

一夜北風鳴屋角凍雲韜月々光薄佳人此夕奈永懷姑酌金罍鎖粧閣畫燭玲瓏映鬢鴉醉顏的皪潮紅霞酒力不解深愁結何堪推戶看雪花

又

燕子遶梁香泥落春風軟々飄羅幕正是艷陽三月天海棠全綻輕紅萼佳人掃了新蛾眉金剪輕々裁淺緋一雙嬌臉呈喜色應爲明日治春衣

郎君一出雲路永孤棲迎夏猶覺冷寂寞日長無計消捲簾且看雙燕影梳粧不理鏡生塵相思日夜眉帶顰可憐佳人守幽獨深閨唯伴竹夫人

一點殘螢照苔綠幽階暗處光煜々珍簟猶留粉汗痕早已秋聲在梧竹房櫳燈火翳復明夜雨蕭々夢難成忽記畫堂行酒處斜靠郎肩聽此聲

雪意沉々寒如刺向誰好求不龜藥纖手懶復辨盤餐夫婿未歸誰俱酌一封何日能達家不聞喜鵲聞悲鴉繡窗繡罷無聊甚起向金瓶插梅花

又

春深紛々花亂落風卷香雪入簾幕一庭春到棠棣花忽見翩其飜秀萼可憐相思損素肌雙蛾畫罷好問誰簾燕豈是王孫草不送春香入郎衣

簷馬嘶風日正永甘瓜投水水漾冷柳拂門牆新蟬吟午簾半捲西廂靜睡起拭眸仍含顰玉臺拭鏡晚粧匀底事連聲成吉嚏今宵應復遇情人

宿雨新晴苔痕綠秋風早已振梧竹藁碪猶未賦刀環為縫寒衣坐華屋初月如眉斜窺局露濕桂花香滿庭銀燈影冷無人伴聞徹窗前絡緯聲

凍雲漠々壓山角錦綺三襲猶覺薄起具杯盤掩碧窓夜風摵々微雪落擁爐鬢歌如風鶏寒嚴醉臉歛紅霞夫壻繙書嫌燈暗為把銀釵剔玉花

何欽差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此東坡先生與子由論書詩也二語可以移贈

小野湖山曰韓詩曰餘事作詩人後之掩拙者往往以為口實可笑耳子闇博學能文已名於海內詩真為餘事然倣坡公者首々酷肖絶無窘束之筆何其多餘力也何星使所評尤覺至當僕輩何贅　明治庚辰古重陽妄評

遠山雲如曰高什清貞幽淑深得古詩人之遺

安政甲寅夏妄評

明妃曲

從來狡獪丹青手天然風姿難寫取作醜豈是為黃金畫圖誰尤毛延壽但憐胡地霜如銀毳幕遮斷夜來寒單于行酒歡徹曉明妃悄然獨少歡斜抱琵琶遣幽悶悲風蕭條送餘韻輕攏緩撚曲未終雙涙滴腮點紅暈遠嫁夷狄亦宿緣敢把延壽恨當年壽既不恨況君王自悲薄命妾身纏起揭毳幕看夜色胡笳聲起沙漠北聞之思歸怨何堪側身西望又惻々山川風物總管愁胡地何物慰心頭唯有深宵一片月清光分送漢宮秋

黃公度曰此詩數語不及先生平日諸作之老健蓋銅琶鐵板高唱江東之才變而為曉風殘月未能遽合拍也然亦自深情宛轉清豔動人

大沼枕山曰善學王歐者　文久壬戌仲秋

鱸松塘曰蔣士銓題袁子才詩云乾坤我欲嫉此才余以移贈子闇

萬延紀元庚申春清明節妄評

近世佳人傳二編引

聖人刪詩猶存人道盡天理滅如衛詩者以垂戒令如先生此編雖傳妓娼事皆關于人道天理有其芳魂烈魄不可磨滅者若世有狗監其人雖獻之九重可也胡氏曰近世有獻議乞命經筵不以衛詩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讀者若信此言則信先生此編有裨乎世道人心也大矣

明治十三年木犀節於月白風清處

受業　立花敬勝謹題

近世佳人傳二編例言

一去年同門高島仲抄先生游戲紀傳之係佳人者。撰例言付剞劂。成頒諸同好。大獲欣賞。如清國張副使。每傳題詩。又沈梅史黄公度諸先生亦皆寄文詩稱揚焉。真可謂藝林佳話矣。頃者小山春山翁為序。以慫慂二編之剞劂。而仲歸省。不在門。余乃不顧不敏。敢任其事。稿既整頓。因授剞劂氏。如其義例。則一由于初編云。

（微笑曰懿德乎佳人乎愛之東西同情）

一是編或病似非君子之可著者。余謂此庸詎病焉。適見先生維持世教之苦心而已。夫浇季之世。實難苟求完人。經曰。憎而知其善。孟子喻人。從其好色好貨上說入。先生意亦蓋在此也。

（又曰病之者必不解人情之道學先生）

一明季阮太仲著女雲臺二卷。其書雜取古婦女建義旗滅盜賊事。蓋憤於將士柔懦不能制流賊。以諷時也。先生是著亦有諷而然。若使太仲見之。必拍案稱同調。

（微笑曰善喻師著者）

一偉人傳之悲壯忼慨。佳人傳之芬芳悱惻。猶陰陽剛柔並行。不相戻。讀者合觀。必有所興起。莫徒作稗史小說之觀而可也。明治十三年木犀花節。

受業　南總　地引準　謹識

近世佳人傳二編目錄

上卷

下卷

右通計二十九人

近世佳人傳二編卷之上

東京　睡花仙史　著

小絹傳

微笑曰山水待高人佳人亦待高人

小絹者西京校書也性慧敏有殊色解文字為文士所愛嘉永中梁川星巖栖遲于鴨沂執文壇牛耳一時文士多從之作山水游必拉小絹由是其名噪于一時星巖嘗拉僧松陰及小絹遊山端飲水店賦詩云攬勝遊焉興不孤鴨沂風景宛抗湖左提佛印右琴操活脱三生薄々鬚（東坡曾為佛印題眞云佛相佛相把来倒掛只好揷髻一日佛印卻與東坡題云蘇鬚蘇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以子瞻乃為薄々鬚也）松陰酒閒唱新曲小絹朗誦魯論座客為之囅然星巖乃又賦詩云到處山村又水村山觴水酌小盤桓好留佳話贈山水師唱鄭聲嬌魯論一時傳為好話頭吾友鱸彦之丙辰歲遊京師訪星巖再四徵小絹因事不來乃賦詩云小住京華興亦奇幾場行樂幾篇詩追歎或醉紅裙酒閒字時隨白髪師嵐峡花飛朝岸憤鴨川月滿夜傳危只遺一事能無憾不見風流小絹姿其為文士所愛如此

微笑曰風流倒裝法

又曰彦之何不三顧抑顧則無此佳作

又曰唐以後稍傳好名蓋時世然也

睡花仙史曰謝安東山携妓而妓名不傳眞為可惜矣小絹從遊名士其名遂傳幸矣而星翁高趣不讓

謝安高臥余既立之傳今又作小絹傳云

微笑子曰星翁之寢小絹之嬌相得雙絶結以彦之吟去路杳然

芝房子曰白髪紅袖青山碧水相映帯作一篇好文字

相忘子曰風流韻事文字亦復高妙然鈍漢或不解其妙也

瀧本傳

微笑曰六十餘字無限感慨

又曰令則章臺裊々徒惹宋玉之悲

又曰娼丈夫

嘉永安政閒攘夷之説大興而覇府忌之法網緊嚴屢興大獄志士不得相會論志於是乎往々訪花柳於章臺相會謀事焉氣類之相感娼妓亦慷慨憂國有足稱者作瀧本傳

瀧本者北里百歩樓名妓也（樓在江戸坊稱谷本屋）初名伊能風姿窈窕擧止嫻雅如深閨處女而意氣慷慨深惡外夷有岩谷生者同竹内百太郎者一夕登其樓百太素有狎妓生始得瀧本夜深二子謀事生有不豫色瀧本謂生曰君等謀何事飲酒不樂胡為哉君亦

微笑曰慧眼

又曰攘夷爲水人亦奇

微笑曰不料娼而有古賢母之風

豈惡外夷者乎曰然曰然則眞妾知已也方今之時
愛外夷者乃不奉　天子之詔者也乃又降外夷者
也苟如此乎雖玉郎金夫妾不願侍一夕宴也妾見
君之與竹內君善又其有隱憂乃知君亦必抱攘夷
志也吁今夕何夕遇君君之不豫色乃妾之所悅也
生聞之靈然曰紅唇亦吐如此語乎因属妓更酌時
盛夏夜熱依然生賦國詩示瀧本云世乃中乃暑毛
何毛忘羅禮天心凉志幾瀧乃本加奈瀧本見而大
悅於是意氣投合情好甚密後屢與百太倶來訪一
日瀧本問生曰攘外夷在何日當進擊橫濱之時男

裝從君奈何生笑曰昔者有木蘭者男裝從軍輒朗
吟曰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窻理雲鬢對鏡帖
花黃出門看花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
蘭是女郎瀧本欣然曰妾亦學木蘭耳生曰卿志甚
壯不愧木蘭然同盟恐不許請止瀧本乃解腰所纏
小紫帶贈生曰然則君請以此帶爲襁父繫戰袍上
揮大刀斫虜頭則妾猶從君軍此終身之願也生曰
諾既而二子爲幕吏所忌不得留寓都下某歲二子
遂與同盟舉兵于筑波山事敗百太走越前死岩谷
生潛匿而免生同志有關鐵之介者亦遊百歩樓與

微笑曰所謂氣類相感者

又曰心事落々如秋霜烈日

又曰罪及妾墓亦甚

微笑曰結以詩與前段映帶大有風致

瀧本相狎而不知其與岩谷生狎也遂贖爲妾卜小
莊于芝浦金杉而貯之當此之時水戶志士十八名
刺大老井伊直弼于櫻田門外鐵之介亦其黨也吏
有所謀輕裝走北越幕吏捕瀧本鞫訊焉瀧本曰妾
之委身於鐵之介君以其抱攘夷志眞不愧爲
神州武夫也然其所謀則毫不知也且大丈夫謀大
事焉告婦人願諒之乃默然不語笞杖交下身無完
膚獄吏取石推積膝上亦不言吏感其義烈不復拷
問囚于囹圄既而鐵之介就縛于北越處斬瀧本亦
被戮並葬于小塚原鐵之介年若干瀧本年二十左

右先是岩谷生等十數名投薩邸蒙藩主譴幽囚于
駒籠下邸會　天使東下使覇府赦國事得罪者於
是生將歸水戶途過小塚原乃弔諸同志墓見中有
木碑書義婦瀧本之墓慨然曰嗚呼彼以娼妓之賤
與報國之志士伍何其偉也低徊不能去賦詩弔之
曰名花易散玉難全千古悠悠不奈天何料木蘭憂
國志瞥然已作北原煙蓋文久年間事也
睡花仙史曰往年寺僧具瀧本事獻史官余在史職
觀之欲作傳既而去職不果常以爲恨後邂逅大橋
仲載小山春山並說瀧本事而不能細也己卯冬岩

又曰取證於見聞而一筆掀飜全文生色

谷生爲余說瀧本事甚詳懷舊嗚咽惻々動人嗚呼瀧本既得二志士之鍾愛而其事又藏史官九原之下可以瞑目矣夫

微笑子曰敍傳論贊皆絕好風神爲佳人傳中之傑作

嶽麓逸人即岩谷先生也今奉仕宮內省

岳麓逸人曰余嘗評佳人傳初編以詩曰變風而不失正風旨者嗚乎方世道之變也變躰之風教固宜矣而其裨益乎閨門豈淺鮮哉今又讀第二編至瀧本傳慨然賦詩自嘲曰寶帶贈郎無跡尋乾坤一變恨空深餘生狂在青雲裡辜負佳人鐵石心

翠嵓逸人曰寺僧具瀧本事獻史官葢寺僧亦慷慨有志者也中興死節士有事大於瀧本者數百人皆既藏史局而未見史臣立之傳豈非可惜哉今瀧本遇仙史立佳傳以不朽可謂至幸也哉

芝房子曰瀧本傳與初編喜遊傳其慷慨義烈略相似而文字高妙則似瀧本傳勝喜遊傳

微笑曰陷不潔中而有潔癖所以能成其潔

須磨傳

須磨者半醉湯川先生妾也初名豐岡北里岡本樓名妓性有潔癖爲先生妾奉仕謹敕膳羞盤餐皆手自調理極清潔時出新意作奇味以薦余時在先生門時々侍宴嘗奇味輒目須磨曰小易牙先生大笑後余漫遊辭先生門經年而還先生復賜宴如初余一日醉中誇談療病者獲謝金狀既退須磨請少間余思渠必規余之醉中大言也及見曰君多有金願借十金某月某日必返之余私思渠必不能返然渠既已知余有金不可辭也乃諾貸十金須磨懷金拜

微笑曰直千金又曰善充其操重野成齋加圈

謝去後及期須磨持一壜酒一奇味來返十金懇切道謝余愕然曰何其潔也須磨笑曰妾之潔癖不獨衣服飲食也於金錢亦然余曰可謂佳癖矣夫既而須磨先先生歿先生乃招其姉妹飲食之葬歛極厚時年三十二

芝房曰潔癖人諷刺使世兒慙死

睡花仙史曰人之借金於余者衆矣而及期能返如須磨者鮮矣甚則騙詐以爲得其計渠其魁然丈夫而作此污蠛行者獨何心也

微笑子曰十金微矣而皓潔如月所以名須磨歟

芝房子曰一壜酒一奇味忽陳于前仙史喜可知

芝房曰知己之情其可感

微笑曰昔吐似侯朝宗蓋亦時世似也

也宜矣立此佳傳。
翠巖逸人曰仙史亦有潔癖尤潔於財故畏負債如虎此傳用筆簡潔亦可以想見其潔癖也。

梅吉傳

梅吉者江戸柳橋校書也風姿綽約性情閑雅絃歌冠時又善吟詩吾友片桐義卿特愛之花之夕雪之朝未嘗不聘而佐酒也聘而佐酒則未嘗不招余而論國事也當此之時海内之豪傑盛唱尊攘之說往往觸幕府之忌諱困于囹圄義卿酒酣劇談悲憤若不欲其生者梅吉侍酒喜吟韓子藍關詩清音幽咽時轉喉作婉聲俯仰慷慨使人洒涙亦一時之豪舉也戊辰歲義卿擢徵士任江戸府權判事贖梅吉為妾其居與余家相近雪之朝花之夕義卿招余詩酒相歡如昔曰余亦常有梅吉從良也既而舉一子情好益厚無幾何義卿罹吏議遂處流於南島梅吉悲泣殆乎絶後不知其所終。

又曰感慨嗚咽字々有涙

睡花仙史曰嗚乎義卿事藍關之吟其為之讖乎雖豐悴有時抑何其運命之窮也我而不傳之則義卿之魂其迷乎墦間之蒿蓬乃既傳義卿又傳梅吉以嘆天之夢々焉。
微笑子曰美人傳而為激楚聲著之侯魏集中不落二等。
芝房子曰論贊用韻語餘韻嫋々。

阿秋傳

微笑曰奇

又曰更奇

阿秋者肥後熊本商某之女也慧麗絶倫善諧歌工絲竹又略通書史明倫理明治初鹿兒島縣士桐野利秋以陸軍少將司令長于熊本鎭臺愛阿秋慧麗擲數百金贖以為妾既而辭職挈而歸鹿兒島明治十年丁丑西南亂起西郷隆盛桐野利秋等為之魁阿秋憂懼以大義諫之弗聽屢與官軍戰阿秋憂懼不能措潛行抵日向宮崎軍營又泣而諫曰順逆之不抗衆寡之不敵不復俟妾之言君何不自省今而不悛死而受賊名妾不忍見也亦弗聽終敗死初阿

又曰果如其歌亦奇

秋之未為利秋妾也。賦諧歌。咏懷云。人古美乃那加邊志太留々。柳哉。其慧穎如此。

睡花仙史曰。嗚呼。阿秋以嬌小之眼。知利秋之必敗。而諫之。何其偉也。昔陳嬰之母。知廢王陵之母。知興其子。皆由以寧使利秋聽阿秋之諫。則福祚豈有窮哉。雖然利秋天下之偉丈夫也。寧不知順逆興廢耶。蓋有所激而不暇聽婦女子之言也。悲夫。

芝房曰使之激者誰也噫

微笑子曰。利秋欲傳臭於百世者。雖愛焉。豈容其言。桓温妾有李氏。而無此諫。阿秋更高一層。

小露傳

微笑曰有三字即可傳

小露者。江戸下谷數寄屋坊校書也。美而艶。絃歌絶倫。又少解文字。事親孝。安政間。有一學生。飲于松源樓。聘小露佐酒。々酣。小露出金扇。索詩。學生輒題詩云。海棠初發太娉婷。宛似楊妃酒未醒。清曉紅流花上露。濺人衣袂有幽馨。小露顔潮紅而拜曰。先生以妾比楊妃耶。溢美難以示親。因飜紅袖。掩面者久之。某歲罹疾歿。時年甫二十。或悼之。謂學生曰。海棠無香。而先生詩著幽馨字。此豈非為夜臺花之讖也哉。

芝房曰脂粉香爭韻馨香平

睡花仙史曰。小露嘗為余朗吟海棠初發詩。嬌喉清音使人傾一大白。惜哉為二豎子所拉去。噫。

微笑子曰。吾邦妓解文字者絶少。有之不可不稱。況有事親孝三字乎。傳之不特仙史之多情。

芝房子曰。既孝既藝。雖可憐兒。不獲學士詩。不傳。甚矣哉。文字之善不朽人也。

翠嵓逸人曰。廿年前仙史花下步月於東台。賦詩云。夜色深沈風不動。烟香朧月雲悠溶。酕醄好使美人扶。花影滿身々覺重。所謂美人。謂小露輩也。

繁松傳

南總地引準二行東脩。質近業於余。其紀妓繁松事甚奇云。聞之豐人吉田某。時余方作佳人傳二編。因取著之編。

繁松者。豐之別府驛某樓妓也。為人靜婉而有氣。明治十年。西京賈人福田德兵衛者。以事至此驛。屢聘繁松佐酒。鍾愛日深。遂為贖身之約。當此之時。熊本既啓戰端。人心恟々。一日德兵他行。途遇賊。將增田某等帥兵襲大分縣廳。蒼黃不遑避。賊斫其首奪槖裝而去。繁松見德兵出而事起。憂慮不能措。遣人偵

微笑曰使之上樓必為千秋沓骨遺憾々々

又曰品評妙

之聞其遇賊難悲動欲絶乃倩人将索其屍以舁歸適聞此夕増田某與後藤順平等投宿此驛心竊喜將復讐匿利刄於三絃箱中直至其旅舎将上樓刺之傍人見其容色異常擁止而不使上樓繁松吉實投袂而起者三而旅舎主人恐其生事誘去曰俟明日乃閉之庫中黎明官軍乗淺間艦入港賊兵奔竄繁松聞之齘齒而曰機不再涙潸々下

睡花仙史曰嗚呼繁松以纖々之手欲刺矯々之賊何其志氣之壮且烈也可謂女中高漸離矣其事雖不成可以傳也夫

微笑子曰激清波於泥澤都妓有愧於驛妓多矣

芝房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不料婦女子亦有此氣

翠嵓逸人曰惜乎為人所擁止事不成然雪中松柏千古青々想見其堅貞

微笑曰烏有阿輕亦感人故院本之作不可不慎也

微咲曰莫從良亦益孝感

阿花傳

阿花者仙臺元柳街菜肆甚吉之女也年二十二為人婉柔善事父母友于阿兄家素貧又兄德治罹足疾為廢人生計日艱全家幾乎餓死阿花不忍見将欲鬻身於狹斜救全家凍餒乃泣請父母曰女聞昔者常盤欲鞠育其子以興家失操於清盛阿輕為良人亦殱貞節女雖不肖亦傚二婦鬻身於狹斜以養兩親及阿兄父母聽其言拭涙曰汝之言雖誠堪感我豈忍鬻汝哉貧困至此天也吾将任天命阿花又泣曰今而不為之計全家皆卒餓死矣願許女之請父母不得已許之乃鬻阿花金五十圓於仙臺常盤街今野樓阿花美而艶又善待客情客某贖阿花為内子其性慈仁感阿花孝友招其父母及兄德治於家善遇之云

睡花仙史曰阿花雖殱身於娼妓其孝友足以動人而情客某之慈仁亦可稱也

微笑子曰余毎聞此等事頓足曰使孝子窮鬻身是誰咎也使余有權或有財者断不使有此事也顧而一笑

芝房子曰古人咏楊妃句云顔色如花心糞土如

阿花名與顔與心皆花也。

又曰。西土人單稱花即海棠也。邦人單稱花即櫻花也。阿花之花即櫻花乎。何其婉娩有情也。勝楊妃海棠之艷遠矣。

翠嵓逸人曰。年豐穰而孝子鬻身。地京城而餓莩横塗。可勝慨嘆乎。噫。

讀近世佳人傳

甚矣哉今世婦道之衰也。關雎之德。柏舟之義。有閨閤恬不之省者矣。然道之存乎天地間。豈有古今之別哉。余讀褧亭先生佳人傳。慨然者久之。所謂關雎之德。柏舟之義。未曾泯滅也。夫娼妓之賤。而孝貞友于義俠慈惠。不一而足。嗚呼閨閤曾娼妓之不及。甚矣哉今世婦道之衰也。此乃先生之所以有此著也歟。　庚辰嘉平於有爲西塾

受業　加賀　山田直太郎謹題

近世佳人傳二編卷之上終

近世佳人傳引

鬚眉而巾幗者有之豈無巾幗而鬚眉者乎縱令其人不肯能文之士則傳也蒲生子嘗作佳人傳也近世女子之可喜行者圖羅殆盡矣是以爲脂粉吐氣矣試承此編讀之又承明鏡照彼鬚鬚者能不愧死者幾人

明治十三年冬十二月

省軒亀谷行撰

花蹊跡見瀧録書

芳華叢々説向誰。書及
碧海桂花思。以生影一枕
遊仙夢。在三春送別
詩筆若醜々已老。
生涯雨々度芳。年
来自覺榮枯理。見到
余敘文者也。
湖山醉翁鋤雲
以代題詞

近世佳人傳　小野先生題詩　二〇　蒲生氏藏

近世佳人傳二編卷之下

東京　睡花仙史著

歷代高尾傳

芝房曰藏書及高尾年譜重野先生亦多情

余向作初代高尾傳。後借高尾年譜於成齋重野君覽之。譜所載高尾凡十一人。而余所傳高尾。則係第二代。因更作歷代高尾傳。

初代高尾者。寛永間名妓也。風姿絕世。性好靜閑。善諧歌。中年辭三浦樓。為尼結草庵於日本堤西方寺中。畢生念佛。自號傳譽妙心信女。萬治三年庚子歲一日援筆賦諧歌云。寒風爾毛路久毛落留紅葉哉

微笑曰苦界悟道即佛界

書訖乃寂。葬於西方寺中。塚上栽楓樹以表之。今猶存云。

二代高尾世號石井高尾。即佳人傳初編所載初代高尾是也。事實無異焉。

三代高尾世號西條高尾。江戶本鄉第四街有西條吉兵衛者。贖為妻。故云。後吉兵衛坐借金某捺偽印。被刑。高尾無所歸。再嫁人。初高尾之盛行也。有奇杯。情客某仲秋相思所贈。即泥金髹書高尾咏歌者也。高尾賞月。傾數杯。乃遣使屬杯於京師島原名妓吉野。吉野飲畢。屬之浪華名妓高圓。高圓飲畢。又酬吉野。吉野又酬。還之高尾。因號曰都還杯。三浦樓今猶傳以為寶器云。

微笑曰先傾春日杯續以是杯則可称快飲

芝房曰名妓遺物猶宝之。況賢人君子遺物乎

四代高尾世號島田高尾。貞享文祿間有島田重三郎者。與高尾相狎。高尾以身許之。會仙臺藩主悅高尾殊色。屢相訪。高尾不甚顧。藩主大怒。乃去。贖名妓薄雲置之汐留邸。後遂携至仙臺舉一子云。

微笑曰此事多異聞不必拘以供風流談柄可也

睡花仙史曰。佳人傳初編所稱於杉方者。豈所謂薄雲耶。而若雲如詩云潮頭濺鮮血。及世稱躡沈檀屐訪高尾。皆出于其家臣原田甲斐姦謀。此森蕳礎之說也。其或然。

芝房曰姦臣詐謀自古而然可憎々々

五代高尾者。元祿寶永間名妓也。世號駄染高尾。為神田玉池染戶某妻。故云。

六代高尾世號子持高尾。子持猶曰有子也。娼妓而有子。養置房中。故有此號。

七代高尾者。享保元文間名妓也。世號六指高尾。其足有六指。故常用韈云。

八代高尾九代高尾。並事蹟不傳。

十代高尾元文間名妓。號榊原高尾。高田藩主式部大夫鍾愛。遂贖致之越後。以寛政十一年歿。時年八十四。

十一代高尾事蹟不傳。三浦樓亦漸衰廢。遂家絕云。

後有玉屋山三郎者。為三浦樓主義子。因亦娼妓有
稱高尾者。然竟不甚著云。

睡華仙史曰。嗚乎。高尾以婦女。么麽之身。後人猶為
之年譜。艷稱不已。世之魁然丈夫兒。却與草木同朽。
者。指不勝屈。豈不哀哉。

微笑子曰。網羅不遺。仙史之多情亦甚。抑十一高
尾皆慧也。地下有知。誦此贊必曰況耶。可憎仙史
非為妾輩也。

芝房子曰。昔少將秀康觀名妓阿國舞而泣。今若
有少將其人。讀此傳。其能不慨然而泣乎。

翠嵓逸人曰。讀此傳不興起者。即懦夫。蠕々蠢々
一裸蟲而已。

又曰。高尾事詩之者衆矣。而以雲如山人為最。終
古碧一篇亦可誦。惜乎軼作者姓名。姑付録于茲。

贖佳人。佳人顰。太守嗔。妾身任君殺。妾身任君活
妾有阿郎在。妾心不可奪。鬒髮在手亂如絲。木蘭
舟中斬蛾眉。遺恨不知深幾尺。三叉之水終古碧。

微笑曰自義姿說來於此傳殊妙又曰或云因州產

小紫傳

小紫者。江戸吉原玉樓名妓也。年甫十六。眉目清婉。
風姿窈窕。常結蜂胥髻。垂繡鮏。長袖。躡髹屐。徐歩至
仲街茶亭。觀者莫不心醉焉。其情人有白井權八者。
元播州某藩臣。幼而喪父母。為伯父所鞠。年甫十三。
風姿都雅。善擊劍。年十六。事藩主為扈從。同藩士女
名阿也衛者。年甫十五。事夫人為扈從。稱八重梅。美
目巧笑。嫣然動人。權八與之通。脱走赴江戸。路逢劇
盜。八重梅為所殺。權八抵鈴森。與丁稱雲助者七八
名。逼權八責酒資十兩。權八不肯。雲助等欲毆擊。權
八拔劍立擊斃二三名。衆披靡。權八藉草而憩。適俠

微笑曰事實而名優扮之喧傳海内今又獲名華裝之事益不朽長與權何其多幸

客長兵衛者。莽松林。見危則將援之。既驚其趫倢。乃
出謂權八曰。郎君何劍技之巧也。請聞姓名。遂結為
兄弟。長兵衛拉歸花川戸家。呼妻阿卷及食客義子
誇告獲好弟。久之權八悼也衛之死也。欝々不樂。一
日方長兵衛他行。阿卷謂權八曰。子有何憂。何其快
快々也。權八乃告情。且泣且語。阿卷亦泣。既而長兵
衛歸。阿卷温酒侑之曰。今日因權八大話大悲泣。因
備語之。長兵衛亦泣且憫之。一日拉權八飲于玉樓。
長兵衛狎妓曰花紫。花紫呼小紫配權八。權八心竊

又曰解事樓善得其夫氣槪

悅其眉目風姿宛然似也衛而羞澁未向人語也小紫亦悅權八都雅情曲日深。屢訪小紫。小紫不欲侍他客。樓主讓小紫。長兵衛阿卷亦屢規權八而權八猶思小紫不已一日阿卷與權八金二兩曰今夕持此見小紫來權八感泣而往小紫亦感阿卷厚意而泣謂權八曰君必勿忘此厚意時隣房有謡者曰男兒何厭兮薄倖名萬苦千辛兮為愛卿規諫慇懃兮心欲裂誰思抵死兮便鍾情權八笑打小紫肩曰此我與卿之謂也小紫曰不然君只憶阿也衛娘耳戯謔談笑情益密矣。後屢竚立樓前。而無金徒與小紫

顏相見而已。一夕過日本提。時方嚴冬。寒風蕭々。四顧寂寥。會一男子年可四十。提燈而行。忽病起仆路上。權八見而憫。探其懷索藥。見槖金太重。慾動攫去。男蘇而叫盜。權八乃引其槖綬經吭約殺。死。投尸田中去。先是。長兵衛赴麾下士宴。為人所殺。權八將欲為報仇。未果。善視阿卷。每夜潜出行刼。玉樓主人恠權八近多擲金。一夕旋尾權八。歸途權八抵日本提。會人過。乃抜刀斬之。主人愕然歸告小紫曰。宜與權八絕。不然奈後難何。小紫大愕且泣。請主人曰。一見權八詰故。乃絕。主人許之。權八不知事覺。向晚輙來。

徽笑曰果然盜亦有義抑多為小紫則私矣

又曰惡事習慣為常可畏可戒

又曰真情切至芙蓉帶雨可憐々々

小紫勸酒如常。既醉就寢。小紫謂權八曰。君猶有廋妾乎。權八曰。我何廋卿。小紫垂泣曰。夫擲於北里之金。雖諸侯猶苦其不給。況庶人乎。今君所費亦已多矣。而何所獲也。妾知其所獲。而君不語。且君與妾約必俱死生。而君忘之乎。淚隨聲墜。權八憮然者久之曰。卿知吾所為已久乎。曰久矣。曰然則余不復見卿於此世。投袂而起。小紫援其袖曰。妾豈忍獨殺君乎。君欲自首。妾請私留君二三日。且妾有身。請見之。權八撫其腹。鎮帶纏腹。胎已過五月。小紫泣曰。妾欲見兒貌似君。故不厭艱辛到于今。而君犯大辟。妾之艱

徽笑曰不咎天而自責其情太豔

又曰劇惡悔悟作生良心此是人性靈處

辛。皆屬徒然。真可謂惡緣。雖然。君之犯大辟。亦以有妾身也。妾身亦可恨可惡。權八無以答焉。只咽嗚垂泣。既而嘆曰。吾受大恩於義兄。義兄見殺。未報之仇。奉養寡嫂。且不能割愛於卿。無所取給。故遂殺人奪財。今屈指斬殺已過百人。吾之罪亦大矣。我自首焉。卿幸恕之。小紫曰。事已至此。妾復何言。乃竊設策約明夕而別。權八既歸。盡出所藏金。竊置之寡嫂鏡匣。夜深詣玉樓。縋樓而上。小紫匿之粃閣中。自稱病謝客。訣飲三日。乃遣權八。權八自首。竟處斬。時年廿三。

又曰人或咎之然亦痴情即至情

城西目黒里東昌寺僧與權八同鄉。因乞尸葬之。葬

又曰亦解事主人事至此皆可慨

芝房曰收得酣足

微笑曰用筆不苟

之七日。小紫請主人謁其墓。主人許。諾私以謂渠必殉之。乃與白綾衣三襲淺碧綢帶一條。小紫大悦。乃結蜂髻𩬊手掛念珠。乘輿而往。既抵目黑。謁寺僧道謝。寺僧導之墓上。歸小紫獨跪墓前。放聲念佛久之。既而聲輟。僧佐来見。則小紫既已伏刃而死。僧大驚。告之玉樓主人。且申有司。有司來撿視。乃合葬其尸於權八墓。墓碑彫刻二人徽章。作鶼翼狀。世因號曰比翼塚云。

牖花仙史曰。小紫之事。本不足傳也。然觀其諫權八。言々有理。使人惻然灑涙。嗚呼。至誠至情之動人亦

大矣。權八雖美丈夫。其心則夜叉也。諺曰。夜叉眼亦有涙。其權八之謂歟。余獨哀以小紫之婉娩至情。為夜叉所騙而死。故立之傳。

微笑子曰。權也不足論。小紫實可憫。仙史立傳。蓋廬陵傳王彦章之意乎。

芝房子曰。讀此傳。如觀一場名劇。許多脚色。許多悲惻。

翠嵓逸人曰。雲如山人以七古紀此事。亦絶妙。附録于茲。

斬仇千里匿天涯。一諾来投劇孟家。壯心鎔蕩眼波裡。濃紫倚樓解語花。買笑囊貲傾一瞬。劇掠從此憑白刃。屏角興酣鬘影欹。隄頭血迸電光迅。暮雨朝雲博幾人。阿嬌不負々乾親。千金軀碎曠原露。雙翼魂迷古墓春。

小柳傳

芝房曰後来興家之基已胎乎此

小柳者。浪華南地明石樓名妓也。年甫十八。婉容嬌姿。絃歌絶羣。其名高一時。其父某備前岡山紙屋坊豪富也。十餘年前折算大落産。遂憂病以没。母亦尋没。小柳時年纔三歲。其兄某與姉俱竭力謀生。竟不能支。閉店而傭作。小柳為西京人丸井某所養。既長。嫁西京商關某男元吉。元吉放蕩不成家。因別去。而義父丸井某既病死。義母為人貪黠。欲鬻小柳於花街。一日召小柳於膝下。温顔諭曰。子本生富家。為我家所養。亦甚被愛。自有傲慢癖。宜少事他人嘗世間

微笑曰。先祖餘慶。加以才德。所以成志。可知才德之重。

又曰。處置合宜。

微笑曰。才次兄者。

又曰。不輕率。所以成友于。

艱苦。小柳以為然。諾之。義母乃拉而往浪華。適鬻小柳於明石樓。小柳知所欺。亦無奈之何。乃屈心善待客。當此之時。兄某雇仕于岡山穀商某。改名鑛次郎。鑛為人温順有才略。捨欲興復家。善事主。主家因大致富。其主婦無子。因欲養鑛承家。一日謀諸良人。良人曰。卿言誠好。然彼嫡子也。久欲自興家。恐不肯。婦曰。君第先謀諸鑛。某乃招鑛於一室。懇々諭以養為子。鑛感激灑涙曰。厚意至此。僕何負焉。然余竊有所願。若前途努力。逾致豐富。則許分産立家。某曰。固也。遂擔為父子。情如所生。既而某委鑛家事。游覽四

國九州。明治十三年春。又遊京攝。看花于嵐山。既了。留浪華。偶因逆旅主人勸。登明石樓。聘小柳佐酒。々酣夜深。小柳扶某入閨就寢。厥明。小柳先某起。對鏡理粧。命酒肴。又入閨起某。々盥漱了。輙侑卯酒談次聞其為岡山人也。心竊悅。欲問阿兄消息。力盡其歡某遂醉倒一睡。至晚。小柳又覘其醒。設酒肴於己房。引某。縷々說己身世。且曰。妾有兄。聞仕岡山穀商家。妾與兄別時年纔三歲。不知其名。又不識其容貌。聞君為岡山人也。欲問其消息。故敢留君。々若憐妾歸鄉。幸賜探訪。涙潸々下。某亦心竊思其為鑛妹。然未

又曰。如演劇大團圓。使讀者事々快然。

又曰。有餘情。

明其實。第曰。穀商衆矣。今難遽知。歸鄉必探訪告卿。乃別去。歸逆旅。厥明。小柳作書贈某。又申前約。某感乎小柳友于之情。直理歸裝。既還家。其妻及鑛喜設宴賀之。酒間話旅中況景。遂及小柳事。叩其容貌。逾思其為鑛妹。遂拉鑛復往浪華。詣明石樓。訪小柳。於是兄妹相持。悲喜交至。某輙擲金二百圓。贖之。三人與俱歸岡山。既還家。夫妻兄妹團欒盡驩。然小柳已為鑛妹。某難以為妾。因使小柳繼鑛家名。別成一家。更名阿柳。為選佳壻云。

睡花仙史曰。甚矣碧翁拯人之功也。既假穀商某手

而拯鑛。又假其手。拔小柳於污泥。此亦鑛柳兄妹才德友于之情所感致歟。世有方鶺鴒悲鳴之際。恬不介于意者。碧翁何福於若人。余書小柳事至末局。有感于常棣深矣。

微笑子曰。人一蹶不能起者。皆以躁暴不安命勉勵而已。善如鑛兄妹。大之為周宣漢宣。亦不難也。

芝房子曰。鑛之勉勵。柳之友于。並足動人。宜矣團欒相逢。能興家也。方今舊幕臣。往々窮餓有不忍見者。此以懶懦不勉勵。而然。皆自取也。哀夫。

小德傳

微笑曰既廉貞亦可知

小德者東京南鍋坊校書也色藝雙絕頗行于時爲人貞廉而慈不類時妓貪黠嘗有二貴客欲期某日拉而游繪島召小德約之小德曰君等豈得無食言乎二客曰決不食言小德乃戲曰然則若違期日當賜違約金十五圓二客笑曰諾乃辭去及期二客會有職事不得遊繪島因俱私議謂若不與焉受食言之譏且異日盛宴高會見彼不得逞揚々之色輒與十五金小德曰戲言已妾惡受之二客强之小德再四辭而不受二客不可小德不得已而受之歸遂私

芝房曰二髯不食言真可貴

微笑曰有學識者亦避三舍

思方今米價騰貴苦乎饑餓者衆矣此金無故而獲若施捨之亦可以充救助之萬一乃馳車詣北槙坊救合社悉寄捨之救合社者慈仁有力者救助窮人所也時人聞之感其廉慈云

小下脫德字

睡花仙史曰文久間下谷數寄屋坊有一妓美而黠善騙人而攫財少年輩一逢此妓不爲所溺者鮮矣時人因字之曰河伯嗚呼爲妓者爲河伯乎將爲小之善薩乎抑男子多其人姑書以問之

微笑子曰前日貧書生今日蓄萬金者尚往々貪得宜有深省乎小德

芝房子曰二髯擲十五金此每月所獲者奚足惜小德偶所獲而捐不惜此真可貴也然二髯亦髯中佼々者也哉

翠崗逸人曰微々賣技自活者猶能恤米價騰貴苦乎饑餓者而捐十五金彼食前方丈侍妾數十人家蓄萬鎰者但熟視饑餓何也噫

三紫合傳

微笑曰突如来如所以有奇文

吾友溝口生相摸人少時放蕩不羈好醉花柳然多技藝善詩善書又善算數故雖費亦善殖蓋奇人也項者来讀吾戲著近世佳人傳初編舞眉欣賞遂爲說三紫事余因作之傳云

三紫者濃紫若紫花紫也並北里火焰玉樓名妓皆容色絕麗世稱曰玉樓三紫云天保弘化間海內恬熙情客蕩子遊北里者爭聘三紫溝口生嘗遊北里初聘若紫若紫氣韻頗高而乏嬌容溝口生乃聘花紫花紫稍輕佻而乏婉容乃又聘濃紫濃紫豐頤長

又曰先關將軍次張翼德而後大耳兒

又曰為賊長者必有一種才德娼妓亦盖然況民長無才德而可乎哉
又曰雖小事亦局量
又曰身既入泥裡揚波在不辭

身婉娩温柔有婦德適與溝口生同郷貫相摸國築井縣蚫子村永瀬某妹也勿論絲竹歌舞以至挿花茶儀盆畫之屬皆善通之溝口生甚愛之當是之時北里三千之娼妓莫色藝出于濃紫之右者因稱曰仲街總御職猶曰首妓也濃紫有俠骨嘗歳暮結髮女工来結其髻話窮曰不有三兩金不能迎春濃紫憫然曰典此以迎春輙脱繡衣與之（繡衣尚身謂之仕掛）北里之北曰千住驛其里正某擲數百金贖濃紫甚寵之既而某以贖濃紫之故家道窮迫濃紫甚患之乃復鬻身於新驛某樓救之新驛爲相摸往返之道溝口

泥唯其悟歴何如
又曰頭也腕也古有斷者況鬢乎
又曰淡有味者為蕎麥舖其所悟果何如尚待晩途若紫去路却杳然

生来江戸之次偶宿其樓復遇濃紫話舊云花紫爲幕府旗下士吉良某所贖其親戚聞之不許納娼妓於邸内花紫輙慨然曰妾已許身於郎君矣而不得以身賤入其邸豈非遺憾耶乃剪鬒髪爲尼遂入其邸溝口生所識醫師磯野文鼎者曾療其疾詣其邸後見溝口生嘆曰花紫絶世美人也且言語動作端正不類妓人宜乎其名之高也後濃紫亦爲蕎麥店主其所贖善治其家若紫後不知其所終

睡花仙史曰余往年始見寺門静軒於湘中讀其所著江戸繁昌記其北里条云大凡遊于茲境者有愚

又曰四字益寫真
又曰必曰貪而肆欲
芝房子曰此輩面上三斗塵何時滌去噫

而溺色有達而喜情如溝口生所謂達而喜情者耶余觀方今書生輩何其愚而溺色者衆也甚則不納俸於其師或借財於人而不返唯酒色之溺使静軒見此輩其謂之何噫

微笑子曰三紫三樣筆隨所聞而寫出妙々抑仙史罵書生則恐不可方今書生皆泥池踊躍未能比妓之在泥海若有其可者請為拔其尤著佳書生傳表之

芝房子曰諺云鴉學鷺鷥必溺死書生輩慎勿學溝口生取溺鴉之譏

微笑曰可問天抑此

高窓傳

高窓者北里松金樓名娼也初名某元生于京師姉小路年甫十五爲伯父某所養住于江戸下谷長者坊某屢遭厄家産蕩盡不能生活鬻養女於北里江戸坊第二街大上總屋者遂不能贖返爲娼妓改名高窓高窓慧娟絶人善國歌及筆札居西京時受之粟田口親王門下云高窓在大上總屋有年既而其主人家産漸傾積債不能償遂讓其家妓高窓以下數人及了鬟十餘名於債主債主新開業謂之松金樓高窓屢遭艱難自憫身世怏々不樂一日懷京賦

有悟者便入上乘

芝房曰千古不平在此二句

微笑曰頗有[illegible]

芝房曰人情輕薄娼妓反嘆之亦奇

國詩云遙々登遠。幾吾嬬爾隅田川絶奴流禮遠以津滿天加波無覩者憫之。既而竹塚里豪客某擲鉅財贖去。

睡花仙史曰。佳人薄命才子不遇。自古而然。豈獨爲高窓痛之哉。古人有句云。痴漢偏乘駿馬走。好妻多伴拙夫眠。不知豪客才子耶。將拙夫耶。若拙夫則高窓眞薄命矣。噫。

微笑子曰。千人枕上大概拙夫。抑爲枕者。亦皆鄙婦女。滔々泥海。獲一小珠。輒多少艷稱。又且悳及其出脫後。何仙史之多情也。

小菊傳

小菊者。品川驛太田樓妓也。自勢州古市至。年甫二十有姿色。閑雅善謌歌。善待客。東京麻布有一少年。屢訪小菊。遂欲贖小菊。語小菊。小菊無喜色。輒援筆書謌歌示少年。曰。吳太加登見禮盤數安里歸花又赤坂田町有歌人某者。嘗遊其樓。聘小菊。愛其風流閑雅。賦謌歌示之曰。見天厭加須根古志爾志太幾柳我小菊受而拜之。徐開硯函。援形管書花箋。赧然含羞示某。其辭曰。見羅留々也曾禮毛柳乃青以時某大感乎其婉娩有情。數訪不能割愛云。

睡花仙史曰。小菊工謌歌。既已如此。苟終能進乎道。則亦歌川之流亞也已。姑傳之。託有望於末路之意。

微笑子曰。瑣事已。而見取乎仙史。甚矣哉。辭之弗可以已也。

芝房子曰。歌人詩人皆才子而多情者。蓋非多情。其歌詩不足感人。如赤坂歌人。眞是多情才子也哉。

小菊八十次合傳

小菊八十次姊妹。並越後高田町渡邊治兵衞家妓也。性慧敏。有殊色。善待客。初其父曰光之助。母曰阿松。慶應中住江戶本所石原坊。明治元年。光之助有罪被刑。阿松養二女。不能自生活。因老嫗吉川高從惠。將欲鬻長女菊爲妓。招之膝下諭曰。今售汝幼弱之身。汝或謂我不慈。然吾一身糊口猶難矣。況養二女乎。汝能思之。暫忍役身於賤伎。俟吾活計之立。老母敢請汝。因嘅欷流涕。菊掩淚曰。爲母公役身何厭之有。母乃自書亡父法諡。及己及妹名。納之符袋中

微笑曰二袋同書應亦竄遂為好伏案

繫菊頸遂托吉川高期九年間鬻菊金若干既而妹八十亦為淺草田原町匠長吉養女授之符袋亦如菊母移居横濱以教歌舞為業明治九年匠長吉貧困鬻養女八十於渡邉治兵改稱八十次方是時吉川高携菊售技於長野縣長野町適渡邉治兵以事至此地聞妓至自東京一夕聘之色藝雙絶因贖之金三百圓約其送籍携歸高田改菊稱小菊其技大行小菊之未至也八十次之技大行至此八十次不售且其情客中田某亦愛小菊屢聘之八十次不勝妬忿數露報怨氣色治兵患之中田某聘小菊則托

事不遺小菊出家時八十次甫六歳不相見十年倶不知其為姊妹也亦悍妬欲必奪而為吾情客然思渠或既有紅絲定情之證亦未可知乃窺不在探其衣箱獲錦襴符袋中有一通書以為定情書披之則記亡父法諡及母名己及妹名各生年月日與己所藏毫不異因知八十次為己妹且喜且愧更深八十次歸小菊接其膝問曰子幼名八十乎曰然曰然則子余妹也出母所授書示之八十次大驚曰此與吾所藏正相符何疑之有喜極而泣忿怨立消治兵隔障聞之竊悦以為二人相和吾家之福也益善待二

微笑曰猜忌引釁隙亦一奇

又曰天倫情動萬狀熄滅獨治兵為利不感懿德可謂無情漢

人母在横濱已十年活計頗立欲聞女二人消息以十一年四月某日抵東京先訪吉川高於兩國吉川町則其家已為他人居乃訪長吉於淺草亦已徙去不知其所在爽然自失偶聞前年高携菊之長野縣乃之長野縣見高知其在高田乃又之高田訪治兵家小菊八十次聞母至大悦母亦喜菊八十倶在一家通夕話舊厥明請治兵欲携二女歸東京治兵不聽求其償金母不得已泣別二女歸東京審問其姊妹送籍皆係僞作因遂訴之官云

又曰真情滴々可掬

睡花仙史曰善矣哉小菊八十次之篤乎懿親也彼

方其未知為姊妹也妬火炎々欲逞其毒及知其為姊妹悲喜涕泣思母而不措遂獲遇母豈天憫其篤乎懿親耶抑世之昏迷乎勢利而不顧懿親之難者聞二女之事其槪能無忸怩噫

芝房曰此妬火往々為牛蠱可畏哉

微笑子曰一好院本而事皆實足以聳動人之良心

芝房子曰此朝野新聞所載寫得情況躍々如見而寫天倫感動處尤有補乎世教竟不失史筆之正敬服々々

翠嵓逸人曰二小菊孰美孰才未易甲乙也□□

鷲亭曰増山翁長於余六歳篤厚君子也忘年而學於余雖暑雨祁寒未曾一日廢業少壯弟子輩莫之如者異日余將為立一傳收諸偉人傳中

而余則愛此懿德矣。

又曰贊語諷刺剴切從小處看出大關係。此仙史長技。

黃公度悼微笑翁亡寄書曰。老成凋謝。令人悼歎。僕尤為先生惜此友。恨偉人傳五編不及讀其評也。然偉人傳經翁評而未刊者。尚有數篇。佳人傳則以此編評語。為其絕筆。眞可痛惜也噫。

辛巳一月十六日。送葬于谷中天王寺。歸燈下抆淚而書。睡花仙史。

近世佳人傳二編卷之下終

近世佳人傳二編跋

是編所載。悉妓俠客娼丈夫之流。或見死如歸。或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是眞泥裡香蓮。石中美玉也。雖業賤身汚。其心則清潔如此。謂之天地之正氣。神州之義骨。其誰曰不然。嗚呼。先生傳妓俠客娼丈夫。千秋凜有生氣。不唯警戒頑妓懦娼。又以警戒蕩子遊郎亦深切矣。而況良家之青襟脂粉。讀之。其所興起感動。豈鮮々乎哉。辛巳一月。

丹波　増山守正謹題

褧亭曰正親伊豫人篤學力行非方今游惰書生之比眞有望於異日者也

近世佳人傳二編跋

周茂叔作愛蓮說。取其出淤泥而不染也。我褧亭先生作佳人傳。亦取其在泥池而有奇節也。而如瀧本等。乃所謂香遠益清者乎。庚辰冬於青天白日樓。

受業　佐久間正親謹題

尼山曰。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悅而不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小子謹案如此編乃所謂巽與之言也。若青年輩徒讀而悅。不繹深意微旨之所在。則雖先生其亦如之何哉。噫至日於有爲塾中。

受業　杜岡文平謹題

尤悔菴色戒曰。古之家室。夫婦如賓。今人反是。後房橫陳。揮金買笑。滅燭留髡。宜還清淨。以戒妓人。借以跋斯編。嘉平月。

受業　根岸卯之吉謹題

明治十四年一月廿八日御屆。○三編四編逐次上梓

著述幷出版人　東京麴町區飯田町一丁目十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麴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廿年肥遯傲王侯鍾
碧蟬紅伴白頭分得
濃香斑馬筆英雄兒
女各千穐插架牙籤
圖五車等身著作自
成家幽中偶訪高从躅
雪夜挑燈峈紹崋

己亥春正余以有事策風重游東園
子潤先生昔曾以佳人傳見贈此來復從
人傳續集刻成而索為題詞口占詩二
十八字并錄舊時和章書以誌欣賞
之忱
古吳黃[illegible]

題大作佳人傳
寒柏凌霜空有淚幽
花泣露倍淒涼一時并
入先生傳簡冊千秋
姓字香　詠絮才華
絕世姿幾多湮沒世誰
知幸　君搜有生花
管快覩群編紡
歸詞　己丑書
貴陽陳繁

序

往年夏余遊江戸初識蒲生子剛於
青天白日樓一見投分相與論文亦
甚契合瀕引出所著近世佳人傳初
二編見眎且言第三編將成書子
其序之海波不阻其隨潮而俱東
也余唯々颿輪催人急裝豕發歟

枕卒讀見其所載大都青樓麗人
有美戳收靡豔不擷撰其意旨一以
氣節為先雖襍敍粉黛瑣言亦必
取其奇者巧者或器識之超羣而
絕倫者與軼事雋辭之可以風世者
乃謂耿曰子剛洵有心人哉彼板橋
襍記侍兒小名菉與吳門秦淮廣

陵畫舫諸書皆瞠乎其後矣比返
中原人事倥偬馬尾船唇卒々少暇
追念宿諾良用愧恧既遵義使君錄
使日本余以文字獲知昇追隨後塵
念昇讀見敕命自有日遲與速固不
必爭也冬十一月重入東都百務坌集
蕤砅走訪握手為快譚次即眎以

三編稿本曰吾文章無成子果信人
當不吾欺其有以應之乎余復唯々
攜還使廨坐區々落々之區薰香
而讀之計文十九篇起自花紫終於
金絲白露得佳人凡二十有三人錯綜
變化不亞前作清奇濃豔極其盛
洋々乎大觀也傳然如余既遂篇而

評之弁首之言又烏可以不文辭因掇其大凡而為之序且冀散名或付以傳如柳子闇嘗傳偉人至十數編矣忠孝節烈之士幾幾乎攬其全而無或有遺復以餘瀋搜及佳麗誠不欲使世之可傳者而淹沒無聞與草木同腐也其憐才也如此使得

秉鈞衡相天下士量材而器使得人之效固自易易而僅使之裹鉛握槧以論議其後不大可惜哉然又安知非天之有意使子闇坐小橋流水間酒酣耳熱時執生花筆以傳此可傳之人耶然則人亦自求其可傳者而已生今之世慎勿碌碌作混沌男女

子竟使子闇視為不足傳不屑傳之人也

聖清光緒十有四年太歲在戊子

上元夜来安孫點君巽甫拜序

序一闡秀編洋々大篇富贍遒麗非我東國人所夢見柳以下一段一往一返使子闇重於九鼎大呂尤見文腕自在感々服々

麗澤社文會席上　劣弟　藤野正啓拜讀

藤野翁評先獲我心多々謝々

序云終于金絲白露得佳人凡廿有三人後余遊北越五泉得阿德嶺松二人乃為廿有五人也又見駒次琴次阿竹諸妓未詳其爲人新潟更多佳人必有足傳者異日再遊則補之　睡花仙史識

近世佳人傳三編敘

予來日本自春徂秋與其東都之賢士大夫文酒過從殆無虛日獸閣蒲生重章君名而未相識一日君叩予門曰著書不得閱屏謝人事久矣今欽遲先生亟來一見予倒屣迎之表如慰飢渴又

奇其聞聲而思心心相印殆有如杜陵所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者生次出哀中書示予曰此僕所著近世佳人傳初二編首張魯生黃公度沈梅史諸子題詞今三編將告成願得一言弁簡首予噫噫受而卒讀笑而起曰君紅

粉中之董狐史遷也夫天之生才人傑士不易生美人亦不易才人傑士有史以傳之矣而美人者大半寂寂豈能望向隅之戚此天所以授筆於君使之彌情天之缺憾者也然美人之情性最不易容狀毛延壽圖昭君不似其真態

畫為黃金窘於筆耳古人唯郎服子長摹寫鄧曼卓文君諸美人栩栩有生氣而宋玉之賦高堂神女曹子建之賦洛神亦能令千載下人如遇之於怳忽然則君能才人傑士亦烏足以傳美人哉蒲生田善雖然予於是書

抑不能無感焉夫君之傳名妓而不及閨閣傳近今而不及往古豈不以爲深閨弱彥有唐突之嫌而古美人之傳信難真不若今美人之見聞易確歟然以清心玉映之顧家婦有林下風氣之王夫人反不如關盼盼薛濤

一流傳聞揚於才人之筆何其有幸有不幸也況乎詩詠大似則追溯任姜史紀呂纓而蕭表彤悔撰之不傳今人要古人之意固頗兼之故黃公度嘗與君自夜通曙以來皆爲作一傳果如其言而後海東千餘年之美人皆有

以釋寥寂之憾而芳魂烈魄相率羅拜於堂下無疑矣或曰蒲生君又著偉人傳而讀者多嗜此書何也予曰東坡不云乎周昉畫人物皆入神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蓋古來美人之傳者甚少苟有人傳之則其名

與事之藉之人而必遇於才人傑士也蒲生君倘有意於古佳人乎予更將抽毫以待授簡時光緒八年十一月初六日上海姚文棟敘

姚文棟

近世佳人傳引

睡花仙史著近世偉人傳英雄奇士文人墨客續々刊序至十餘編之多其文亦簡勁清楚真足以闡幽發光於千載矣其叢遂及校書娼婦余謂匠之

賤女子何足勞大手筆竊惜其鞭長及馬腹也既而仙史寄示此編徵余序余既以為賤女子傳為多事且平生迂踈花柳海中之事故蔵之篋底不繙者数月仙史催之因一讀之則藹然孝悌々之心懍乎義俠之氣寫出無遺其文妙其事偉宛如目其人耳其言大有足為訓誡勸懲者焉於是始知仙史勞椽筆亦有以也細讀數四遂序之併書稽緩之由以叙謝云

明治廿一年二月十七日

羽峰南摩綱紀拜題

金洞山樵之某書

近世佳人傳題詞

先生的是多情客。國色都歸筆管收。如許才華如許福。不妨詩酒號風流。

牧之自憾尋春晚。名士佳人豈偶然。最是空齋無賴夜。芳魂肯易到君邊。

驚才海島如君少。到處逢迎士女歡。纔寫鬚眉又巾幗。令人應作古人看。

予生癖嗜好文章。得讀奇編口齒香。白傳多情才子調。追他韻事續潯陽。

光緒十五年己丑秋日。

南皮張文成

柳澤信大書

綾屋廿年逃子葉
須眉巾幗以高裁
詩書豪俠信儂懷
卅六佳人孫阿安

近世佳人傳　顧若波題画　十四　蒲生氏梓



近世佳人傳　顧若波題画　十五　蒲生氏梓



六竅玲瓏絶點塵玲
瓏文思自清新玲瓏
齋裏玲瓏筆寫
出玲瓏玉樣人

己丑小春　花蹊女史題

近世佳人傳三編例言

一此爲近世佳人傳第三編。評語雜襍清人筆。是其與初編二編不同者。若義例則無異焉。

一中興以還。歐風浸漸我邦。事物工藝。頓革面目。而道德獨衰。婦德最甚。當路者有見於玆。二三年來。盛興女學。以欲賡二南之風。而鄭衛之習。更存於其間。則先生此著。洵不可已也。

春山曰寓意深遠非泛著也

一是編所載。概皆狹邪倚門之流。而其言行卓然可傳。今夫貴婦人令孃者。戴寶冠。乘華軒。出入挾書冊。而察其內行。則爲凡娼庸妓之所。不敢爲者往往。而而有若使其讀是編。能莫少愧乎。

一昔劉向附孽嬖烈女傳後。以示趨捨。今先生援烈女孽嬖中。以垂警戒。雖曰世運有汙隆乎。亦可以觀先生慨世之意深且切矣。

一近時小說盛行。大抵翻空弄幻。以買兒女之歡。讀之害夥而益尠。視之是編徵實以裨補世道。其得失奚翅霄壤。天下之爲父母者。苟欲訓誨其子女。盍舍彼而取此也。

又曰凡著書無訓誨之益徒悅人目不如不作之愈也

維時明治歲在屠維赤奮若。立春節前四日。

受業　攝西　久保雅友　謹識

近世佳人傳三編目錄

芝房曰一讀心醉

近世佳人傳三編巻之上

東京　睡花仙史　著

花紫傳

花紫者江戸吉原江戸坊第一街火焰玉樓名妓也。樓主稱山三郎 風姿窈窕容顔艷麗如杜若映清波因名曰花紫云當此之時京坊三浦樓名妓有高尾者色藝絶倫花紫與之齊名貴介公子及豪富子弟爭聘之時豪客有山谷者愛花紫半年間費三千餘金其義父某痛戒之其妻亦切諫之皆弗聽義父大怒與親戚相謀將放逐之俗所謂勘當 妻大憂之竊遣使贈書花

紫囑之曰聞良人久被卿之寵顧多々謝々良人既費數千之財尚訪卿而不已家嚴怒將放逐良人卿果寵良人則願諫之使暫輟遊花街妾非敢妬而云爾也又非敢吝財而云爾也但憂良人悞一生而云爾也卿幸察妾苦心花紫讀了憮然大感其貞節乃復書曰謹奉教必使郎君絶意於賤妾君請勿煩尊慮於是花紫設一策遲山谷來一夕山谷悄然來花紫曰君有何憂尊顔似甚不樂者山谷笑曰吾有何憂但憂不日見卿耳乃聘幇間歌伎數十人佐酒至深更輙散將就寢謂花紫曰卿知我有憂耶曰不知

又曰機智雄辯凡弄山谷於掌中真是女中蘇張

致遠曰花紫一策善出奇作者亦善出奇描寫如生羽峯曰一揚

又曰當時之状情宛然如睹又曰一抑

羽峯曰叙事明晰字々活動何等筆力

又曰其妻亦非凡婦

也但恠今夕君之意氣悄然殊常耳山谷乃前膝語曰我與卿綢繆于茲半年矣其所費金既已過三千義父知之大怒將被放逐苟被放逐則不能復訪卿卿必戀他人我是以悄然不樂耳花紫嗚咽灑涙曰妾嘗剪數莖髮貽君以表深衷君猶疑妾乎乃起入粧閣持剃刀來斷一指血淋漓山谷大駭奪剃刀花紫紙裹斷指付山谷泣曰妾心如此君猶疑乎山谷悦曰何疑花紫裹創倶寢窺山谷熟睡而出如別房既而山谷睡醒恠花紫不在歩長廊如厠花紫爲不知手持一書自後打其背呼曰喜七君妾丹心如此

請看之山谷顧則花紫也花紫詐驚將逃走山谷捉衣奪其書歸房閲之乃寄情夫喜七書也曰今夕欲與君緩々結好夢適山谷頑奴來不能如意因踐疇昔言今斷一指表深衷頑奴見以爲爲己大悦懷之亦可笑也妾近日奪諸彼以呈君々幸憐妾寸丹如彼頑奴妾所尤厭山谷讀了不勝忿々齘齒坐燈下既而花紫來山谷捽髮仆之手格數十罵詈百端花紫忍受之山谷竊嘆曰古人有言曰娼妓無忠實洵然吾過矣遂不復遊花街力治產業以償前過義父大悦其妻亦大感乎花紫厚義後擲千金贖之以爲

也

致遠曰重諾改過貞而不妬三事皆可助世教是作者所以著標章

己妹嫁之於人實元文年間事也

賺花仙史曰花紫之重諾而断指山谷之善改過而治産其妻之貞而不妬皆可傳也元文間高尾考之年譜為十代高尾高田藩主鍾愛而贖之事蹟無足傳者豈可與花紫同年而語哉

孫君異曰操縦變化神明莫測花紫其猶龍乎文曲々傳出可與並美

致遠道人曰術策固妙然断指己甚然一揚一抑不使彼大懽則亦不大激怒盖惑溺之深不如是不可以使省悟也矯々哉俠婦　藤野海南翁別號

南摩羽峯曰人之痴情莫甚於惑溺而其激怒莫甚於嫉妬自古以此殺人害身者比比皆然若山谷之止手搭罵詈花紫之止斷一指亦幸也吁花紫之計亦危哉

春山老圃曰不信自汚而酬其妻之囑託以使其家不墜花紫用心之苦假令士之事君者有此行則為真忠臣矣今倡妓而能為之洵足千古矣

拙軒山人曰花紫之激山谷生稍渉過劇然膏肓之疾非駿藥猛劑則不治是申商韓非之所以不可癈也女子而有此策略亦偉矣

解文字以下數句一篇根底末數語皆自是而出

其意正其辭嚴誰不感動

其妻亦有心哉

艷柳傳

艷柳者東京芳原揚屋街寳来樓名娼也眉目清婉風姿裊娜如不勝衣真不負其名稍解文字善諳歌動作有禮不類娼妓盖舊笠間藩士岸本某之第二女名欽者明治初有故為娼云癸未二月北越小千谷豪農志水某適来東京寓神田白銀坊逆旅一日遊芳原登寳来樓聘艷柳盡歡而還後某不能忘於其色屢造聘焉将歸國復訪艷柳曰我将欲擲千金贖卿俱與歸國逐故妻以卿為妻何如艷柳粛然整襟曰君何謬也今君千里辭郷客東京宜早理歸装

上慰二親之心下安令閨之思反欲贖賤辱如妾者去何其謬也遂不許贖其身某大慙将辭去援筆書和歌一首示之曰植替天明暮見太幾柳哉艷柳微笑書其末曰添女也壽幾人乃心也絲柳某大感乎其言巻懐之而去翌日乃發歸北越既還家示其歌於妻愛々亦大感其信義買其地名産縐絺一疋副以和歌一首贈之其辭曰登知羅加羅見天毛也佐志幾柳哉艷柳得之大悦曰不圖有此奇特乃購東京佳品數種又副以和歌一首酬之其辭曰心有留風爾盤靡久柳哉于時年二十三

睡花仙史曰。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々。信夫。今以艷柳之言。有分界也。能使狂杜牧其人瞿然。回惑甚矣。言辭之不可以已也。某内子之不妬忌。而贈之綌絺歌辭。亦可稱也哉。

孫君異曰。艷柳義正詞嚴。得未曾有。誰謂弱女子不具大知識。惜乎某妻僅贈以綌絺歌辭也。百斛明珠。迎歸桃葉。於情於理。斯兩得之。

致遠道人曰。古往往有俠娼。如上篇花紫是也。今也薄俗。鬚眉男子中。且不聞義俠。不料賤妓中有此艷柳。

南摩羽峰曰。花柳界中有此義俠。亦可以為美談矣。蓋艷柳元藩士之女。其祖宗以來所薰陶。冥々中猶有存焉者。而然乎。

春山老圃曰。沈身色海。而超悟如此。蓋天資之美。涅而不緇。艷柳庶幾矣。

拙軒山人曰。和歌誹諧之感人。有如此者。而近今視詩賦和歌士。苴不啻。以勃窣理窟為學問。何不思之甚。西洋亦有詩人。侈然為家。夫鳥啼乎春。蟲吟乎秋。天地自然之理也。離自然之理而言學。我所不知也。

羽峯曰。有此妓而有此客。

拙軒曰。積水風貌如見。

今高尾傳

今高尾。初名若紫。在芳原稲本樓。才色冠時。根津八幡樓主人。以其嫻乎妓家之禮儀。聘而使諸娼妓矜式之。改名今高尾云。其在稲本樓也。西郷隆盛一夕召之佐酒。々闌。肴殘。隆盛屬杯若紫。々々曰。請賜佳肴。時正嚴冬。爐熾炭火。隆盛把火筯夾持炭火曰。盤肴盡矣。與卿此佳肴。若紫曰。多謝。輙以繡帶之餘垂受之。繡帶忽生煙而穿。隆盛壯之。遂屢登稲本樓。及其至八幡樓也。中野積水太愛之。今高尾亦知其志概不凡。善待之。明治乙酉夏。積水為講余佳人傳中

歷代高尾傳。諸娼妓侍坐。今高尾左右聽之云。

睡花仙史曰。今高尾遇西郷中野二名士。而遂見知其為名妓。抑亦幸矣。嗚呼。彼聽積水講歷代高尾傳。其感果如何哉。夫茫々宇宙。鬚眉男子而傳名於天下後世者。其歟能幾何。而況婦女子乎。

孫君異曰。奇人奇事。卓々可傳。

徐少芝曰。温柔郷中而有此豪爽之事。洵不千人可測矣。讀竟為之浮一大白。

南摩羽峰曰。隆盛之與炭火。高尾之以繡帶受之。俱出人意之表。其豪壯之氣。凜乎動人。

春山老圃曰予亦親聞之積水詰頭而今忽入仙史之筆倣此奇文他日積水讀之則應高聲驚四隣書以待之

村山拙軒曰西鄉南洲往々有此非凡舉動妓亦應之以此非凡舉動可謂奇矣此文亦奇矣余評之曰奇奇奇

芝房子曰世人知西鄉之為名將而未知中野亦為名將也中野本稱岩谷筑波山義舉之三大將中一人也令高尾受二名將之愛顧何其幸也

小勝阿衣合傳

小勝本東京金春坊校書種田少將贖為妾及少將為熊本鎮臺司令官携赴任所會神風黨舉兵襲其不意遂被殺小勝悲悼欲絕既而薩兵又起時小勝在熊本園城中東京所發遣查官高橋某見其美而艷挑之小勝正色拒之且勵以大義某遂感激與賊奮鬪死于花岡山小勝守節祈少將冥福云

羽峯曰何其義

阿衣西京東山下煙草商甚兵衛之女幼喪母為父所鞠既長為校書養父々亦無幾而沒近街商有藤七者感阿衣至孝甚愛之既為伉儷之約時有武夫大森某者悅其美屢聘而挑之弗從其乃謂以其有藤七之故不能遂情也暗殺藤七其翌阿衣亦誘殺某而自刃以死

何其勇

睡花仙史曰嗚呼烈哉二婦之能拒強暴而不污其身也可謂競美於東西矣而如阿衣殺武夫復讐尤快人意嗚呼烈哉

孫君異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二婦僅校書耳而義烈之氣發於天性卒能感强暴殺寇讐一若操券而得者洵乎其可傳矣

南摩羽峰曰小勝之勵查官令殉國可謂不辱少將之知矣何啻静女之拒景時若夫阿衣之為情夫殺武夫而復讐以死則亦女丈夫哉

春山老圃曰維貞維烈一對雙玉而完碎命薄可憐哉

拙軒曰二女之義烈丈夫所愧然遇奇禍而著奇節坦路夷途無所施其奇吁女子之不幸耶幸耶

芝房子曰人苟决死何事不成阿衣以纖々之手殺矯々之武夫而况丈夫乎

羽峯曰。解文字一藕骨子

艷情婀娜可愛

小春傳

小春東京赤坂新街校書也。風姿娟楚。眉目清秀。才藝超羣。亦解文字。壬申夏。余與巖谷誠卿同飲于赤坂池畔一酒樓。聘小春佐酒。余賦詩示之曰。池水溶溶磨鏡新。清和景色絕纖塵。嫣然一笑紅鵑發。萬綠陰中見小春。于時園中杜鵑花盛開。嬋妍可愛。誠卿和韻曰。綠樹重陰潑眼新。雨餘風色淨無塵。欣然相對忽回醉。侑酒嬌娃有小春。小春亦援筆書歌謡二闋。頗有風致。其辭曰。君如梅花兮妾柳絲。情緒纏緜兮寧可離。一夜纖月兮窺香帷。無情暴風兮且莫吹。

其一闋則吾忘之矣。

睡花仙史曰。小春小女子耳。而以有才藝。博名流文詩。輒傳焉。況鬚眉男子。而可無才藝之可傳乎。噫

孫君興曰。古來名伎之傳。以色勝。以情勝。皆不若以才勝者流傳之久也。蘇小湘蘭。至今藉々彼姝者子。可不求所以勝人耶。小春乃兼有之。仙史傳之宜矣。

姚士粱曰。東京風月之窟。以新橋柳橋為最。赤坂雖稍遜。然其中往々有佳人焉。余所賞者爲小金。今已適人。惜未逢仙史為之立傳也。

致遠藤野海南翁別號

喻霞岩谷一六翁別號

致遠道人曰。博名流之詩。他妓亦可能。應酬名流之詩。真個絕倫。才藝仙史眷顧宜矣。

南摩羽峰曰。東京校書。如此其多也。有才色者亦如此其多也。而得名流眷顧者能幾人。蓋以胸中無文字也。讀此傳者。宜知文字之可尚。而勿為小春所嗤爲可也。

喻霞仙史曰。中興之初。余與裴亭同仕翰林。朝散衙放。輒選妓徵歌。詩酒風流。自比六如枝山諸人。今則雙鬢有霜。豪氣漸除。讀此傳。不能無今昔之感也。 丙戌清明節拜讀。

春山老圃曰。柳橋新橋。大都名妓之藪。然色與情文並麗如小春者希。比是宜傳焉。此文風趣婉約。似春月楊柳。

村山拙軒曰。小春蜀之薛濤一流女子。身在花柳解文字。真不負校書之名。豈花柳界中亦有閒氣耶。薛濤善詩。出唐詩紀事。

芝房子曰。小春一歌。情緒纏緜。風調清婉。可愛。乃為之立傳。仙史之憐才亦至矣。嗚呼。自古肉食多不憐才。使如韓子其人者。蹈於窮餓水火。何也。

拙軒曰。頗以老莊家之言見解不凡
羽峯曰。亦能克己者
芝房曰。義務句可以諷肉食
羽峯曰。先人而後己

小蝶小秀合傳

小蝶者。芳原角海老樓名妓也。初名富佐。神田紺屋坊鍛冶匠堀治兵之女。明治五年廢刀令出。父失其業。家計日窮。既而臥病。不能療養。富佐乃鬻身於角海老樓。以供藥餌焉。改名小蝶。時年甫十六。艷粧倚樓。風姿飄繳。嬋妍如嫣。蝶繞海棠。觀者無不動心。又善待客。嘗謂人曰。妾之所居。世謂之苦界。若以客之醜美。為愛憎嫌避。則此非苦界也。夫好美嫌醜。人之常情。雖妾亦同矣。而強忍不敢愛憎嫌避。而皆善遇之。是娼妓之義務也。又嘗賦國詩。示嫖客曰。我戀盤志羅奴山路爾安羅奈久爾惑布心曾和比志加里計留。於是小蝶之名噪于一時。嫖客日來。善獲金以贈父云。

小秀。武藏國村山里農槁本某之女。幼喪母。既而父患眼。遂失明。不能自活。扶父來于東京柳橋。為雛妓。而養父。時年甫十二。有殊色。性怜悧。技藝大進。其名頓揚。因改名小花。既而父臥病。家計頗窘。不能供藥餌。小花乃鬻身於北里佐野槌樓。以給焉。改名式太夫。才色冠于北里。明治九年。會樓下失火。式太夫在樓上。急救了鬟婢女。既了。欲下樓。則煙燄已滿樓下。不能下。乃自樓上奮躍投下。氣絕。為人所扶去。灌藥纔蘇。後轉為大文字樓娼。既而後脫娼籍。爲校書。復名小秀。今現住于淺草東坊。先是父病亦愈。人以為孝感所致。

睡花仙史曰。二女子之孝。皆有足以感物者。不可以其在泥海使之歸泯滅也。況小蝶之不擇醜美。小秀之救了鬟衆婢。皆至誠之所致。宜矣其名籍々于一時也。嗚呼世之人無至誠之動物。而欲鳴于天下。亦難矣哉。　明治十年丁丑清明節。撰于瓊瓏齋南窗下。于時海棠玉蘭盛開。嬋妍映筆研。

孫君異曰。小蝶之言和平溫厚。深得處世之宜。小季當火起危迫之時。先人後己。義何多也。況皆鬻身以養親。尤可謂苦孝矣。

南摩羽峰曰。小蝶之不擇客之醜美。與小秀之救了鬟衆婢而後自投樓下。皆人之所難。為二女何以能為之。蓋其心有孝親之誠。故其所發於行。皆得其宜。吁孝者百行之本。信也哉。

春山老圃曰。二妓之行。共卓異。人之所難。為而小蝶所為尤難。蓋守常難於處變也。

村山拙軒曰。小蝶之見解。小秀之處變。可謂雙美

君異曰。孤諸苦心得未曾有

矣。今頼子聞揮筆。而千古不朽。佳人之幸福。不亦侈乎。

芝房子曰。不敢愛憎嫌避。而善待人。豈唯娼妓義務而已。有司用人亦然。而世多以愛憎嫌避待人。此天下之所以洶々嗷々也歟。

芝房子曰。二妓既孝乎親。故為人謀亦忠。夫剥乎民自殖者。何心哉噫。

阿柳傳

阿柳舊幕府旗下戸澤某之女。明治初。父某歸商破産。既而患中風。半身不仁。阿柳與母傭賃以供藥餌時物價騰貴。不能自活。阿柳與母謀。出為上毛安中驛某酒樓所傭。借金若干。以養父母。阿柳有殊色。然堅守節不賣色。故不能償其債。因又與母謀。為歌妓委身於下毛足利町甲子亭。獲金若干。以償前主之債。貽其餘於父母。會足利町藥鋪小松總吉者。飲于其亭。徵阿柳。悅其才色。屢徵而佐酒。終陳慇懃情。阿柳不肯。以義謝之。總吉愈戀之。既而總吉迎妻。不復

少芝曰。父亦有識

徵阿柳。々々亦還東京。侍養父母。無何。貧甚。粥衣物纔活。時總吉有故逐妻。因復思阿柳不措。終請迎阿柳於父。々許之。乃使人抵東京。請諸阿柳之父。々驚曰。聞彼家頗富。而我貧如此。焉足以為婚。使曰。彼固不問貧富。第得賜令女則足矣。且尊父母亦俱迎養焉耳。敢請。父乃謀諸阿柳。々々曰。唯大人之命。遂成婚。親子俱得安云。

睡花仙史曰。方幕府之盛時。戸澤某居會計顯職。以清廉聞。阿柳受訓家庭。亦清貞。處顛沛流離之際。能不汚其身。遂使父母得其所矣。當此之時。士大夫失節者不少。而阿柳以眇々之身。反全其節。嗚呼亦可嘉哉。

徐少芝曰。出汙泥而不染。蓮以君子名。若阿柳者。其歌伎中之君子歟。

孫君異曰。桃李其貌。氷霜其心。故能守正不阿。如此。若當日稍々遷就。不以義謝之。合巹之夕。能無慚愧。不辱其身。孝行有足多者。

拙軒山人曰。至孝之報如此。誰謂天道無是非耶。

春山老圃曰。昔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々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無幾有兩妻者死。客謂

挑者曰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令為我妻則欲其詈人也總吉之取阿柳賢乎楚妻之長者遠矣

芝房子曰阿柳以義拒挑遂得佳壻親子俱安昔丁公以不義遂為漢高所誅嗚呼當時士大夫之失義者讀此傳不愧死者幾希矣

芝房子曰阿柳以婉娩裊娜之弱質不為世難貧苦屈何其卓也古人有句云疾風知勁草阿柳有焉

和國傳

和國者根津八幡樓名妓也風姿綽約眉目清婉高樓倚欄擁髻而立望之如仙女有松井生者入醫學校既已卒業一夕登八幡樓聘和國佐酒和國善待之情好甚厚自此生無夜不訪和國會樓主罹篤疾經數醫而不瘥和國一夕謂生曰妾主翁臥病久矣衆醫皆曰不治君能治之乎生曰固所望也卿第使我診之和國乃導而診主翁病家人擁其枕而坐生診察久之顧家人曰主翁病甚重矣衆醫投匕亦宜然余尚有所見請治之若服吾藥而病癒以何物酬之家人皆曰苟賴高庇得全一命復何吝唯君之命生輒含笑曰若服小生藥而主翁病幸愈則賜和國乎家人皆欣然曰易々耳謹奉命請速賜藥生乃投藥日々診察經數日而病全癒家人乃以明治丙戌一月某日如約副數百金贖身券以付和國於生々浩然携和國而歸家云

羽峯曰生之喜可想

仙史之喜亦可知也

睡花仙史曰余青年時嘗療北里一名妓篤疾其房中有紅白南燭一盆美甚余心欲之後名妓服余藥病幸愈乃謝以財物及其盆栽余喜甚況如松井生之獲解語花其喜果如何哉余當時賦詩謝之曰南燭誰所贈累々萬顆珠名妓乞余藥報之以此株絕艷燦然照書案想君笑唇似個朱不識生亦賦詩以記喜否乎

羽峯曰識得好

又曰余觀方今諸生輩無一技一能迷溺花柳一貧如洗往々貽許多憂戚於父母若觀乎此傳則少知其所勉矣哉噫

南摩羽峯曰松井生之獲佳人仙史之獲盆栽其情之濃淡心之清濁雖夐異同是花柳國中之一佳話

孫君異曰以醫而得佳麗而得名花和緩聞之亦

當艶羨。吾其改絃易轍。從神農氏遊矣。
又曰。今之醫者不明醫理。以人之性命為兒戲。殊為可恨。其稍解者高自位置。較量黄白物。是其所長。讀此傳得無愧死。
春山老圃曰。松井生之技倆。配個佳人而無愧。真風流佳話。
拙軒山人曰。醫學校卒業生。歳率數十人。孰能具若箇技倆。得若箇佳人者。而遊蕩敗身者屢於新聞紙見之。宜揭此傳學校壁上。勝區々規則遠矣。

近世佳人傳三編上終

近世佳人傳第三編跋

北里之女。芙蓉如面。柳如眉。有銅雀春深二喬未鎖之風。謂之佳人乎。曰非也。南都之婦。秋水為神玉為骨。有藍橋路隔仙女難遇之態。謂之佳人乎。曰非也。然則蒲生先生著佳人傳。取何者乎。曰雖花顔柳腰校書娼妓。苟無節操之可傳。則不足謂一代之佳人也。但有關雎之教。柏舟之範。閨門芳標之可採。則可稱絶世之佳人也。今先生以清麗之筆傳孝娼義妓事。固可以移鄭衛桑中之詩。而為漢廣行露之章耳。

明治己丑小春。　山縣昌藏謹識

羽峯曰老羸困頓之狀寫出妙又曰吁亦仁哉

近世佳人傳三編卷之下

小仙傳

東京　畽花仙史著

小仙者大坂堀江大房席之名妓也年二十六風姿窈窕眉目清婉少年争聘之一日應聘将急往茶店會有老車夫敝衣菅笠立路小仙乃乗其車而走車夫喉喘肌汗纔能抵茶店乞飲水小仙乃憐與水且曰唯飲冷水恐傷脾胃可飲此藥出寳丹與之車夫感其仁恕曰洵爽精神多謝々々小仙探懐中出二十錢與之車夫大喜謂小仙曰不料至老作此賤業也小仙聞之曰聞子之言見子之容儀洵非賤相也子元何人車夫嗚咽答曰僕元攝州三田之産仕九鬼某侯食禄若干石稱小林卯平廢藩後奉還家禄以賜金為商為人所欺悉失資本遂作此賤業涙隨言墜小仙亦泣曰妾亦有似子者妾元奈良春日神社宮司梅本中務大輔之女也維新後被廢神職失産亦貧為父母鬻身墜在此苦界歔欷者久之茶店主人隔戸聽二人話既畢開戸闖然坐二人前曰余今悉聽卿等語其身世不覺沾衣也因有欲問卿等者請來于此延二人於奥室危坐曰余元泉州堺人

羽峯曰猶觀一場演劇令人悲喜交至事奇文妙

山本某之第二子也年十九為九鬼侯卒瀧川金兵衛義子時小林卯平君父卯右衛門君職為物頭故自余襲家以至就職皆君之所周旋且余年少惑女色君數諫之而余不悟遂以過見逐君尚不棄臨去被恵財物鴻恩銘肝而不忘不料其令息而為車夫也余幸以高庇來于此地開茶店號住吉屋改名曰虎吉其業日昌此皆予之父君之恩也我豈忍見子之零落如此乎我将養子於吾家子其肯之又謂小仙曰吾亦非與卿無縁故者也吾妹多幾者嘗嫁界商人生一子既而大歸子亦死因為春日神社宮司梅本氏乳母時梅本氏有二女姉曰某妹曰阿花吾妹之乳育者即阿花娘也卿姉耶妹耶小仙聞之大驚曰妾即阿花也掩袖而泣虎吉前膝曰然乎々々夫人生榮枯盛衰是雖其常事二人之至於如此真所不夢想也然阿花娘不出贖身金則末如之何請徐々謀之乃先還小仙而留車夫為食客行将授之家業小仙亦屢受其恤虎吉行将欲拔其身於泥海云

畽花仙史曰因小仙之憫老車夫遂為虎吉所知共依其力小仙之仁恕洵可稱也虎吉之義俠亦尤可

拙軒曰。出語不凡。他日豪擧。胚胎於此。

稱也。故余合叙之如此。

南摩羽峰曰。助人者人亦助我。人我一理。始無有二致。觀小仙可以知也。語云。天道好還。信也矣。

孫君異曰。離々奇々。如聽老法師談因果。不知涕淚之何從也。若推廣其意。為院本。直是絶好傳奇。

春山老圃曰。奇事奇遇。如讀一篇小説。但以勁古之文行之。此與小説異耳。

拙軒山人曰。近日有新築劇場。釐革舊習之議。若以此等傳為院本而演之。不勞脚色。自足使人感焉。亦名教之一助也。

右近傳

右近初名阿兼。為芳坊校書。稱米吉。幕府末年。芳坊頓衰。歌妓不賣色。不能養父母。米吉慨然曰。與其犯法見醜体。寧若公然為娼妓。乃鬻身於稲本樓。而獲五百金。以付父母。右近有俠骨。不欲立人之下。風以校書入娼籍。殊有競奢侈之意。其所居房窮極華麗。又多購花籠。以贈茶店。一夕招集歌妓幇間。大張揭籍之祝宴。於是其名噪于一時。判事小松某與右近狎昵。時人稱曰燈籠豪客云。明治十一年。右近欲施與夏衣於廓内衆庶。因請借三百金於樓主。主辭之

羽峯曰。右近固可稱。岩龜樓主亦可稱。

又曰。善狀昇屈人之情態。

曰。既已貸五百金。未幾又請三百金。於吾家法不可。右近笑曰。妾身自期抵千金。而欲僅々五百金。以役之乎。會横濱高島坊岩龜樓主人聞之曰。右近之言洵然。乃贈右近書及金。償其負債。更與三百金。而拉去。右近在岩龜樓一年所。去如浪華云。

睡花仙史曰。右近。公娼婦女。而期身於千金。況鬚眉大丈夫乎。而士之失官。窮於衣食者。往々昇屈。昏夜乞哀於權門。欲得斗升之禄。亦可慨也夫。

孫君異曰。女子若此。固自不凡。論借題發揮。淋漓痛快。亦可見作者見地之高。

南摩羽峰曰。人之處世。不可不自重。以高占地步。不然事皆出苟且。昇屈。不能有所為也。若右近可謂能自重者也矣。

拙軒曰。是故人貴有知己。古来英雄豪傑。不如右近者多矣。噫。

芝房子曰。唐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者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云楊光遠慙顔厚如十重鐵甲。余觀世之士大夫不為楊光遠者幾希。作者醜之。故借題罵殺。殊痛快

羽峰曰。情婦之一語。勝父兄之千萬言。

又曰。其意忠厚。

拙軒曰。僅僅十七字耳。至味無限。此我邦所獨。可誇外人。

小島小松合傳

小島。西京校書。有殊色。絃歌絶倫。書生島田某視而悅。日夜張燕而聘之。學資為之一空。猶典衣物而耽溺于色。於是小島謂某曰。郎君青年。今而困學。及第為博士。則妾身唯郎君之命。若不用妾言。耽溺酒色。而不勉學。則妾自裁而恨郎君耳。涙隨言而下。某爽然自失曰。僕過矣。僕過矣。遂勉學。迨等輩云。

小松。長崎丸山商某之女。安政間。父誤商算。家産傾墜。賣盡宅地。猶不能自活。小松患之。鬻身青樓以養雙親焉。天性温厚。擧止嫺雅。嫖客有惑溺甚者。輒諫曰。君亦有父母之在。必煩尊慮。宜三思焉。妾不忍視君之誤青年之身也。因欷歔掩涙。賦國詩示之曰。逐天遣留情。毛知羅壽火取蟲。其至性惻怛如此。

艶花仙史曰。騙青年而攫黄金。此妓人娼婦之常。而今小島小松不攫黄金。而戒青年。其言惻々動人。豈不亦奇乎。

孫君異曰。小島情以勵學。小松孝能錫類。皆大異乎倡伎之所為。誰謂此中無人耶。

南摩羽峯曰。身陷於泥海。而心清潔。猶蓮花不涂。於泥。兩女為容盡忠。而不為金眩。是皆不學而然。誰謂人性不善耶。

又曰。好謔。

羽峯曰。状得妙。

春山老圃曰。貧時契如膠漆。一旦榮達。視舊交陷窮厄。懲不相顧者滔々皆是。視此兩女子所為。豈不愧于心哉。

拙軒山人曰。一以悲語勵其事業。一以誹句釋其痴情。纖女子而有此方便。勝瞿曇百日之説法。

芝房子曰。此傳青年輩宜三復。能感悟于此。則事業必成也。作者多見由是誤身者。故叮嚀如此。亦是一片之婆心。

勝次傳

勝次。麴坊貝坂校書。初為柳橋雛妓。有殊色。文久二年壬戌夏。麻疹流行。女兒多死。勝次亦患麻疹。乞余藥而愈。其父母大喜。來謝再生之恩。自此余開燕。則勝次必來佐興矣。方其臥病也。余使門生某代診。某悅其容顏絶美也。恍然按小指以内。非動脈處而只凝望其顏。久之。勝次見其診脉與余異也。欲笑而忍之。雙臉潮紅云。後余至日祭神農而會客。勝次來佐酒。於稠人中屬杯某曰。報嚮日之診脉也。一座大笑。某赧然。勝次正色曰。先生囘生之恩。固不可忘。君一

診之奇亦不可忘也其滑稽佐興如此勝次性孝友善教其妹々亦以校書行于時

睡花仙史曰余之隱醫卜於麴坊也一時有名校書来問占乞藥且佐酒者衆矣今則寥々無聞亦可以觀世焉噫

孫君異曰淡々寫去當日之情景活現紙上真寫生好手段

南摩羽峯曰書生之痴情校書之才情映發甚妙使人噴飯

春山老圃曰聚亭一時醫業之盛可想見今則閉

戶著述前後如別人要亦偉人傳中之人矣

拙軒曰偉人傳中宿瘤老僕老媪皆已足傳焉勝次亦受先生愛顧身名不朽但門生代診按無脉處狀得如画啞然失笑

芝房子曰片桐石厓善品評美人嘗目勝次曰紅玉一夕携觀花于澀堤仙史有詩云暖烟香霧艷陽天十里長堤花欲燃一樽醽醁須傾盡此景此夕價萬錢醉携紅玉徐步月人影花影共嬋娟

豐岡傳

豐岡幼字登世北里某樓名妓為人豐頤長身眉目清秀有富貴骨法以豐岡與鳳岡邦音相近號曰鳳岡女史本士人某之女性至孝以父死家貧鬻身以養老母品行端整儀容靜婉少年輩爭聘之莫善當其意者獨属意書生棋溪者嘗贈詩曰自號鳳岡豈無意高處望君西向啼彤管寫思争得盡夢魂夜々落梅溪睡花仙史戲賦長句贈之曰鳳岡女史年十八風姿如鳳立高岡意氣高爽謝女伴獨鎖紗窓倚書床永晝讀倦時操筆疎竹幽蘭寫欲活女工絲竹

皆巧妙誰知繪事出其末東隣年少悅其美西隣年少戀其技鑽隙相窺呼其名女史讀書如不視麴坊有人號棋溪其人木强松柏姿女史一見意戀々贈詩致意亦何奇々事我記傳其略却愧我詩非奇作一誦自知人不信應云空中起樓閣豐岡見之嫣然開紅唇曰先生筆端有仙術善使賤妾脫却泥海為五雲樓中人矣何賜加之仙史曰骨法如卿而豈有長在泥海中者乎豐岡曰先生善調人耳無何遭戊辰世變不知其所終

羽峯曰何其多能

拙軒曰一結悠然

睡花仙史曰余相豐岡為有富貴骨法猶昨日耳而

僂指既已廿年餘矣。不知其後果歸富貴家否耶。如今猶無恙。既已成老婆矣。古人有句云。女子盛時無十年。噫。

孫君異曰。士夫之子。淪入青樓。其多才藝。自是本色。若其情有專屬。尤為不昧本根。仙史既以長篇宜矣。

南摩羽峯曰。豐岡之文才。能博仙史之長篇。益亦以有富貴骨法乎。何其幸也。

春山老圃曰。予聞固端人矣。而識名娼才妓。前後數十人。亦奇也。蓋愛才之泛耳。

拙軒山人曰。如是夫。吾兄汲々乎傳人之美。已贈之詩。復立之傳。無他。出衛道之盛心也。敬服。

芝房子曰。余亦識棋溪。幕府旗下士。戊辰世變後。至靜岡。爲學校教師。彬々文武士也。聞己丑九月病歿。嗚呼惜哉。記冬夕寒甚。妓圍肉陣通宵行酒。仙史梅溪皆病醒。豊岡作雪花菜粥。羞仙史乃賦詩云。金蓮裊々下樓迎。纖手扶將太有情。遮莫凍雲呑月黑。不妨飛雪打窓鳴。肉屏風裡冬三伏。銀燭光中晝四更。曉起尤欣渠解事。羞余焦粥療餘酲。僂指既已三十年前一夢也。噫。

阿弖傳

阿弖越後蒲原郡白根町關根松之助第三女。鬻身於野州合戰場驛娼家。以養父母。居未幾。父来告窮甚。阿弖呈所貯金五十圓。而還之。無何兄又来曰。余失策於商業。質宅地金百五十圓。今而不贖。返即歸他人手。故來謀耳。阿弖曰。此天厄也。兄其勿患。乃賣衣服笄釵。得金五十圓。又請延己鬻身之年期於主人。得金百圓。合以付兄。而還之。阿弖為人温雅婉娩。善遇客。又知文學。可尚。明治八年。官有建學之令。阿弖聞之。率先衆庶。献金若干。官賜木杯。以褒之。

羽峯曰何其孝

又曰何其友

又曰何其義

睡花仙史曰。阿弖以泥海苦行之身。為父兄。為官。捐金而不吝。亦可稱也哉。世有安坐積萬金。視骨肉故舊之寒餓。而不顧者。何其無情也。可恠哉。

孫君異曰。弱女子為父兄。既捐其清白之身。又傾其集聚之財。情至義盡。無毫髮憾。為其父兄者。其何以堪。至助金建學。鬚眉聞之。得無顏汗。

南摩羽峯曰。阿弖以妙妙之身。能救其父兄。又能為官納金。是雖出其天賦。而亦由其知文學之可尚歟。

春山老圃曰。倡妓品類。亦由居處。故若芳原。有才

羽峯曰孝子也信人也下得確當

藝有志操有義俠者古今接踵至驛妓站娼大率猥褻汚穢幾乎匪類若阿弖真泥中之蓮華也

拙軒山人曰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鬚眉男子而目不知丁字毳帽戴頭高視濶歩揚々自得此又何也

芝房子曰孝友義擧如此者雖鬚眉男子亦難多得而出乎娼妓之賤何其奇哉世之子弟放蕩無頼爲父兄親戚之累者聞阿弖事應慙死

明石傳

明石者根津八幡樓名娼也其父家貧不能自活明石乃鬻身以養焉下谷池端魚商有清五者一夕為其友所誘遊八幡樓聘明石甚驩約再會而去及期無貯金不能聘明石盡一夕驩乃悄然抵八幡樓見明石曰余家貧日賣魚城市以僅養父母今日無贏財不能履前夕之約故来辭也卿幸諒之明石慨然嘆曰妾與千客相接未曾有來謝違約者此孝子也信人也且妾亦為父母鬻身者願委身於若人乃典衣服笄釵得金若干屢私招清五情好如夫婦云

睡花仙史曰尾生與一婦人相約於江上水漲而不去遂抱橋柱而死古今以為信人豈不至愚哉如清五之為養親違約而辭謝則似失信而實信矣其賢於尾生也遠矣而明石之嘆服其孝且信亦可稱也夫

孫君異曰有此客有此伎可謂並美今亡矣夫可勝太息

南摩羽峯曰傳云至誠而不動人者未之有也若清五者區區賤商而娼婦則以騙詐攫金為業亦能以至誠相感動如是當今輕薄少年聞之可以

媿死也

春山老圃曰明石之客豈唯千百而得其歡心如清五果幾人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清五有焉

芝房子曰信人言也不可食也世之常食言而無信者即非人也禽獸也尼山云民無信不立清五來謝違約乃不失信也故能使婦女感服是信之德也

春山曰。主人無情不解事。使二人窮死於海島。余恨不撻其面也。

羽峯曰。情意纏綿。

阿縫傳

阿縫。大坂九郎右衛門坊校書。有殊色。絃歌絶倫。同坊有俳優歌十郎者。美姣。以藝鳴于時。悅阿縫。日擲財聘之。悉典衣物。窮甚。不能復上劇場。阿縫哀為已窮。將救之。而策無所出。竊典主人什物。以救其急。其意在賣已衣物以償還之。而事未暇為。為主人所發覺。訴之官。官捕二人下獄。阿縫痛以已故累歌十。憔悴骨立。殆廢寢食。既而官流二人于薩摩。舟中歌十病作。阿縫不慣船。輾轉嘔吐。不省人事。聞歌十病強起。請吏侍湯藥。看護甚力。歌十因得愈。已到薩。配歌十于屋久島。阿縫于種子島。實慶應年間事也。屋久島與種子島相距僅六里。長濱最近屋久島。望之樹木蒼然。呼欲應。阿縫常到長濱。望屋久島泣曰。吾郎安在。吾郎安在。歌十在配所三年。病死。阿縫聞之。日夜慟哭。如不欲其生者。一日語人曰。昨夜吾郎來迎我。其夜不知其所往。近隣大驚。搜索遠近。得其屍於長濱海中。撿之。盈蓄石礫於兩袖。村人感其貞節。厚葬之。初阿縫之在島中也。村人多招聽其絃歌。漁人舟子或悅其美。挑之。阿縫乃怒而罵之。未嘗為強暴所汚。種子島人西村時彥為余說如此。

羽峯曰。可嘆可慨。

拙軒曰。筆端有劍。

睡花仙史曰。阿縫之事。元莫足傳者也。然其情之厚。節之貞。亦有足稱者。故余立之傳。時彥又曰。島人或言。阿縫通村人某。恐事漏。故投海而死。因辨其寃曰。果然則歌十既死。他無可憚者。當長情好綢繆。共樂歲月。何苦而溺死之有。彼其為歌十嘗萬苦。終始不易。而及其死。許身於他人乎。此人情之所必無。時彥之言。先獲我心。故併錄之云。

又曰。吾邦山水清淑。神氣之所鍾。雖娼妓之賤。其節操往々有如許者。而方今異類雜居。人情日趨輕薄。婦人或鬻色于海外。何其醜也。而肉食恬不之省。是又何也。噫。

南摩羽峯曰。校書俳優。皆區區賤業。而私暱惑溺。固無足論者。然其情好之密。至聞情夫死。而投海以死。世之士君子。或有夫妻反目。鏡破絃斷者。豈能無恥此二人乎。

孫君異曰。其人雖輕。其情甚重。其節若此。其傳無疑。彼島人之言。吾亦當百口辯之曰。必無必無。

春山老圃曰。子閒有所感觸。則假以立傳作論。以發自己所蓄。於偉人傳中往々見之。如此篇亦爾者。不必為斯人也。

拙軒山人曰。多少感慨。托阿縫傳。尚是龍門傳遊俠之遺意。文思珊々。

芝房子曰。阿縫之投海。情厚於其夫也。豫讓之厲啞。子房之鎚椎。情厚於其君也。荊軻攝政之匕首。情厚於其知己也。凡忍於死生之際者。皆有所不忍者也。而我邦正氣欝勃。爲國爲君。忍於死成仁者。千載不衰。豈不盛哉。

佐香保傳

佐香保者。江戶芳原角坊並木樓名妓也。風姿窈窕容顏嬋妍。性愛清閑。有良家淑女風。正保年間。西國大諸侯侍臣某。扈侯來江戶。一夕遊並木樓。見佐香保大悅。遂宿焉。情好甚密。後屢訪之。有贖身之約。既而侯以疾歸國。某亦從歸。後侯遂卒。某割腹以殉焉其將殉也。作遺書及歌一首。副遺物。以贈佐香保。其歌曰。加津武壽比。加津来天歸留。宇太加太乃哀禮波加奈幾。世乃契加奈。佐香保獲之。哭而慟。雙淚沾衣者數日。一夕手剪髮。深更乘雨暗。出樓。俟天明。詣町奉行所。垂泣而白曰。妾欲歸佛久矣。而身在青樓。不能遂志。今志益切。不能自禁。乃剪髮而來。願衙役人掾。哀妾志。諭樓主。使遂妾志。衙役人掾謂有司也。有司乃召樓主諭之。樓主曰。佐香保爲人溫順。自幼勤仕不怠。廿餘年於茲矣。今則當如其志。乃拉佐香保去。遂剃髮爲尼。更名貞閒。樓主將作草庵與之。貞閒曰。年少獨住庵。恐反爲身累。寓主家修佛事。而足矣。居有年。晚自結草庵於鎌倉玉繩里而住焉。年八十餘以寂。

（君異曰。十字爲一篇之主）（又曰。何其勇）（又曰。何其明）（又曰。回頭是岸）

睡花仙史曰。忠貞一也。某之割腹。卽佐香保之剪髮也。但夫有割腹之忠誠。故能使佐香保剪髮耳。鄙叟

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信夫。

徐少芝曰。一誠所積。堅於鐵。併入和歌。作剪刀。

孫君異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觀于此益信。誰謂此中無人耶。

春山老圃曰。此雖由佐香保操持堅實。然侍臣某使一遇能盡其節。則某爲人必有大異焉者。惜乎沒其姓名也。

拙軒山人曰。身在花柳。守節歸佛。市尹亦諭樓主。使得遂其志。當時寬厚愛民之政。可以見也。

孫君巽曰 意正詞嚴 可質天地

孫君巽曰 亦婉亦悲 令人讀之 泣數行下

綱子阿芳合傳

綱子者江户小石川舊幕府吏山口某之女生而有殊色文久元年嫁佐々木隼之進明年隼之進病死綱子年二十一姑老悖貪婪将圖賣綱子於北里以獲巨金綱子愀然謂姑曰妾粉齏身骨不敢違命但為娼妓無辞於亡夫請恕之姑怒曰余之所命於隼之進何有綱子知其不可囘乃語之實母々々竟使之大歸綱子終身祭亡夫之靈而不怠云

阿芳者麴坊商某之女也年十七風姿婧楚事父母孝比隣稱之某家道窮窘因将賣阿芳於横濱妓樓

直已定阿芳聞之嘆曰我雖女子乎亦生于神州豈忍為鬚虜所汚乎乃自執剪刀截其髪以示父泣曰兒不従大人之命不孝莫大焉然兒寧死不忍為鬚虜所汚除此則入水入火亦唯大人之命父憮然竟止以阿芳為貴家使女云初阿芳之截髪也或謂之曰子如横濱則身纏錦繡口飽肥甘不亦可乎何自苦如此阿芳輒罵曰咄痴漢汝烏知我々身寧使神州之黄耳觸不使西洋之鬚虜觸

睡花仙史曰綱子之薄命可憐而其貞操如霜雪癸亥秋阿芳有疾吾友藤村皆天素知阿芳因使余療之時阿芳髪未長種々然手巾裹之余見其為人柔順少女子耳而其吐言激烈如此嗚呼二女之志不可奪可以勵薄俗矣

孫君巽曰其事卓々可傳其文戞々獨造合之兩不朽矣綱子遇悪姑阿芳父聞其言憮然竟止較之綱子所遇尤為稍勝然而並可憐憫得先生表章之實不幸中之大幸二女其知所感哉

小山春山曰女有姿色而夫早亡或家貧苦人竟生奪志之念况於頑父嚚母之無情乎詩云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二女庶幾之矣

村山拙軒曰極是人生難處之苦境二女終能全其清操者誰謂天道無是非耶事關風教合傳表之亦先生衛道之苦心己丑四月初六於成達書院拝觀

芝房子曰新聞紙載深閨貴女與外人私生碧眼兒其姦輒顕若使二女聞之其謂之何吁

盛絲傳

盛絲。初名阿豐。東京本所七軒坊商淺野某女。明治初。父破産。貧甚。己卯夏。阿豐鬻身於横濱神風樓。獲金數百圓。以付父母。時年二十。改名宮内。姿貌麗媚。性好任俠。又信佛。衣服器物。皆畫髑髏及蓮花。好奇者多聘之。其名噪于濱港。既而為吉原品川樓主所買。宮内乃適其樓。會其名妓盛絲與谷某情死。宮内自請遷其房。又襲其名。因自稱其妹。每忌日。招僧。行薦事。施與窮人。且與樓主。謀建碑其墓上。名曰新比翼塚云。

睡花仙史曰。夫畫髑髏。遷於情死人房。襲其名。皆世人之所嫌避。而彼好為之。豈有悟於佛理耶。抑既為父母。弃身於泥海。故為此奇俠。以見不有其身焉耶。於戲達矣哉。

徐少芝曰。汝身非汝有。列子之說也。不意青樓中人。亦有此大智慧大解脫。

孫君異曰。如泡幻。如夢影。如露亦如電。盛絲之所為。皆深於禪悅者。

拙軒曰。既襲其名。又建碑曰新比翼塚。亦慈悲。亦風流。

春山老圃曰。若盛絲。隨身於泥海。而心游於物外者矣。

芝房子曰。莊子嘗問髑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予亦問之曰。夫子膴仕。日食肥肉。擁美姬。病胃虛腎。而為此乎。將子誤人國事。為志士所惡。而為此乎。將子惑溺乎娼妓。欲居比翼塚。飲鴆而為此乎。其荅夢覺悉忘之。盛絲好畫髑髏。其亦有所問乎。

金絲白露合傳

（君異曰。不愧其名）

（又曰。具大知識。可稱並美）

金絲。北里品川樓名妓。風姿裊娜。似柳絲弄嫩。金白露亦北里大文字樓名妓。玉肌花顏。如秋露點芙蓉。二妓才色並冠于一時。金絲一日謂樓主曰。妾等雖在歌吹海。異日或從良齊家。豈可不講教育之道乎。乃設金蘭社。使衆娼妓講習。白露亦倣之設玉蓮社。越後牧野錢吏作長句。貽金絲。其詞曰。金絲綴出金蘭社。妙態嬌姿轉瀟灑。王澤知時似雨降。文華波及蛾眉窓。紅粧同結金蘭契。一座團欒習諸藝。誼可斷金氣似蘭。青樓白日影般々。君不聞睡花仙史驅

君異曰吾亦云然

筆硯名花簇々清揚見前後二十有九人昨來已著佳人傳仙史有情仍有謀留名藝苑期千秋誰為其社煩仙史玲瓏筆下鳴斯美朝野新聞紙稱其舉而傳之

睡花仙史曰娼妓之賤而尚知教育可尚亦可嘉也忍使之汨没于泥海哉宜矣鐵叟之作詩欲使余鳴其美也

徐少芝曰觀鐵叟之詩使後世有金絲白露其人者定有與睡花仙史生不同時之感也

孫君異曰其人其事其詩其傳皆不可多得者合

之則四美具讀之者能不激賞耶

春山老圃曰兩妓講肄脩齊之學優二喬讀兵書萬々矣

拙軒山人曰賤女子兩具此見解實行其事今也丈夫而不知教育為何物誤其子弟者往々有焉可不歎乎

春山曰此段節作嗚呼是二女之所不為也却似有餘味何如

又曰好複筆好收語

孫君異曰詩清而腴

阿德嶺松合傳

阿德年二十左右嶺松年十八並越後五泉大和樓名妓也阿德五泉産幼喪母入妓籍養老父嶺松本村松士族某之女幼喪父亦入妓籍養老母並歌舞絶妙儀容清婉嫺乎禮節己丑九月余北省旅寓五泉二妓屢来佐酒一日村松舊知事奥田君謂嶺松曰卿宜早選良脫妓籍嶺松赧然掩袖拜伏殊可憐余乃作詩曰元是良家子清婉氷雪容為卿拈陶句冬嶺秀孤松一日阿德来乞余題詩金粉扇余書義人讀書義人睡起詩與之阿德酬以金玉糖餅子一

大盆余乃賦詩謝之曰累々凝結金莖露宛似黄柑霜色清多謝仙娥醫肺燥一盆分得饋長卿後五泉有社祭街頭載舞臺於大車輓行每戸奏歌舞余在客舎主人關川子靜延余樓上酌酒賞觀將奏舞捲画簾則阿德端坐臺上奏絃歌忽睹余嫣然拜伏殊可憐

睡花仙史曰二妓窈窕有淑女之風而為養老親並隨在妓籍余殊憐之為立小傳嘗聞洋學者言云養育兒女父母之義務兒女長而養父母非其義務也嗚呼何其過且忍也曾是二妓之不及悲夫

孫君異曰。鬻身以養親。其非得已也。其可憐也。得此文以傳之。真當拜伏。論有微旨。若輩見之。得無慚汗。　己丑九月十一日。

小山春山曰。二女雖不幸入妓籍。因是得此佳傳以傳之天下。果謂之不幸耶。抑謂之幸耶。

村山拙軒曰。二妓托先生之筆。得傳美四方。亦孝感之所致歟。誰謂天道無是非耶。

芝房子曰。睡花先生遊北越。僅得二妓傳之。不識得偉人幾許。北越廣矣。豈乏其人。吾刮目俟偉人傳十編之出。

近世佳人傳三編跋　受業　北越渡邉鉉謹識

古人小青傳。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然一讀尚使人傷心。況睡花先生紀實其苦孝義俠。幽情暗恨。寫得如觀。惻々動人。女學校宜置一本。

明治廿二年己丑十二月廿五日印刷并出版御届

著述發行印刷人　東京麹町區飯田町二丁目十番地　蒲生重章

大阪東區本町四丁目百五十四番屋敷　岡島真七

日本橋區大傳馬町二丁目三十番地　中村善七

麹町區麹町六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發兌人

發兌書林

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
仝　通り三丁目
仝　仝　一丁目
仝　仝　二丁目
仝　仝　三丁目
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
仝　仝　三丁目
仝　銀座四丁目
日本橋區新大坂町
神田區表神保町
仝美土代町四丁目
淺草區廣小路
小石川區大門町
大阪市久太郎町四丁目
仝心齋橋通リ南詰入
仝北久宝寺町四丁目
越後長岡
信州長野
仝上上ノ諏訪

金港堂
丸屋書店
大倉書店
小林新兵衛
岡島支店
小川半七
吉川支店
目黑書店
博聞社本店
小林喜右衛門
中西屋書店
敬文堂
淺倉久兵衛
青山清吉
柳原喜兵衛
松村九兵衛
三木佐助
目黑十郎
西澤喜太郎
宮坂榮次郎

須田文 撰

婦女明鑒

稿本

據稿本影印

婦女明鑑自序

婦女明鑑者。紀近世婦女之善行嘉言也。癸未之春。余年十八。奉教職於村學。督其女生。以謂女子者。異日爲人妻。而掌其家政。爲人母而育其子孫者也。今夫教育之。而成其才養其德者。不可無方法也。於是深思熟考。忽然有得爲。乃語之以孝悌婉娩貞操節烈之事。女生蒙昧尚能樂聽之。循誨至數月之後。皆自反抑損。余大信賢婦女之說。有裨補守教育。始有編修此書之志。及後辭職就閒。博求諸書。采其雋永。或荒邑遐鄉有孝女節婦。而無人紀之。唯存于口碑者。蒐諸故老。咨諸賞状。必確認其實。而後紀之。迄今六寒暑。其所得數十百人。而其脫稿者三十人。此時脫稿者不過十三人。乃上梓以行諸世。俾婦女爲明鑑也。其餘當相次上梓焉。夫聞嘉言觀善行。而欲行諸身者。人之常情也。昔者姊妹死于義。而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姊妹之爲子爲。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姊妹之爲婦焉。天下之爲婦女者聞之。莫不欲姊妹之行在其身焉。故曰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此書而行。則天下之爲婦女者。油然莫不興起于善焉。是余所自信而不疑也。或曰。方今國家多故。紛識交起。子奚不爲當世之務。而爲此瑣瑣之舉耶。嗟是不智者之說也。語不云乎。王政自內始。夫人道發端於夫婦。而夫從事于外。婦從事內。夫婦之道立焉。而育其子孫有方。育其子孫有方。而賢才出焉。賢才出焉。而後家安國泰矣。故國家之汚隆。關賢才之出與否。而賢才之出與否。婦道之正邪係焉。昔者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口不出傲言。其謹愼胎教如此。文王已興。而內則有后妃關雎之行。外則有周召二南之美。豈其偶然乎哉。顧今之爲責婦人者。不曉婦道之所係如此重且大也。徒耽絃歌舞蹈。以矜其俯仰流風。嘐嘐稗史野乘。以導其很褻汚行。顧利而不能冒恥。而不能險。唯裝飾其聲色容儀。放然自恣也已。噫。風俗之道。婦人爲政於內。婦道既不立。是以賢才不出。賢才不出。豈有能致治之道哉。或曰。昔時女子生而在深閨。無圖書相勵之道。朋友相成之益。唯以績織縫紉爲己本分。一生仰望其夫而已。間有延之師傅託之保姆而教者。亦祇不過習詠歌揷花之技。容儀動作之度。近時盛興校學。使女子之在深閨者。出而就學焉。師教友輔。以啓發其才能。今之女子者。志氣活潑。卓爾有所立。非復昔者柔弱愚曲從不遠之比也。曰然。夫校學之設也。誠固

史書數之教。以長其智識工藝。課唱歌舞蹈之習。以生其活潑氣象者。可謂詳矣。而不導以道義。是故學智識工藝。而趨於狡黠利己。習活潑氣象。而陷於輕薄淺躁。逸以放辟邪侈。徇於外物。不安其守者。遂群結隊而出。若此者固不能為人妻而掌其家政。況於為人母而育其子孫乎。乃去昔時賢婦女之風亦已遠矣。然而欲得大任胎教之淑德后妃關雎之美事。難亦難矣。是余所以編修此書而勸之也。凡為婦女者。不聞賢婦女之談。則莫以自警。為士人者。不聞賢婦女之談。則莫以自勵。今也天下儒者衆矣。學士多矣。欲若書論道濟類係德名教者。蓋亦不為尠矣。嗚呼何不用心于此乎。余雖年少學淺。勢不可遜讓。因序而論之如此

明治戊子之春。袖浦古龍須田文識於東京

容舍

馬杉雲外曰。既蒐集賢婦女之嘉言善行成編。又序之以嘉訓善教。不獨今世婦女之幸而已。亦為其師傅者幸也。誠能熟讀玩味是編。則思過於半。

余曩應巖々堂主人之請。將上梓此書。乃作序文付之。既而有故不果。然編修之本意。盡于文中。故存之。

編者誌

婦女明鑑前編目録

後編目録

女夫夫阿婉
敵女
儒婦人阿直
女夫夫阿豊
妓長阿瀧
以上

婦女明鑑前編

古瀧須田文子化着

賢婦傳

小野氏

小野氏者。山名豊國之妻也。温厚有才覺。一夜賊黨數十人。携兵来襲。排楗亂入。迫豊國室。豊國提鎗捍之。時妻女多。抱衣服隱襟褄後。但賊投之。衣服亂纍纏絡賊黨。所操刀鎗。賊狼狽不能闘。豊國因大得力。忽刺殺數人。餘皆恐怖四散。蓋小野氏常善遇婢女。屢加憐恤。婢女皆慕其德。臨難不肯逃避。爭進為之用云。詩有之曰。無德不報。小野氏當焉。

明治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夜起稿於羽後酒田成德學館北廊

山内一豊妻

山内一豊始仕織田信長也。與人來鬻駿馬於安土。織田氏將士觀之。皆稱其良。然以價太貴。靡敢購之者。一豊歸家。歎羨良久曰。痛哉貧也。吾逸失駿。妻問其故。一豊以實告。妻曰。價直幾何。曰黄金十兩也。妻曰可以購也。乃出黄金十兩於鏡奩以呈之。一豊大愕曰。我向者寒窶無儋石。卿未嘗有金而藏蓄。可謂能忍矣。妻曰。妾初奉巾櫛於良人也。妾父納此金於鏡奩戒曰。勿供諸尋常之費用。必也供汝夫之大事矣。妾私意貧者士之常。寧足病。妾聞近日京師有觀馬之擧。是天下之壯觀。而士之名譽係焉。今良人以新仕之身。家肥駿調見。我公則不獨表良人之勇。又足以表我公之美。是故妾今出此金也。已一豊感悅。終購得其馬。無幾信長觀家士之馬于京師。乃見一豊之家肥駿。無近。驚且喜。召一豊謂之曰。臣下不能購得一駿。信長所耻也。汝以新仕之身。能購得之。武士之用意可謂至矣。自此大見擢用云。

古瀧子曰。夫省無用以供有用。經濟之大本。家内者之所當慎也。一豊妻茹辛嘗酸。扶其夫以興其家。蓋非尋常婦女子之所企及也。書曰。克儉于家。一豊妻有焉。

丁亥之秋罹災於東京湯島[illegible]客舍

馬杉雲曰。筆法凛烈。有卷地衝天之勢。

貴田孫兵衛母

貴田孫兵衛母。逸其氏名。孫兵衛者。加藤清正之臣也。以驍勇著。文禄元年。朝鮮之役。孫兵衛從清正航海。清正及赴于國都。命孫兵衛白事於名護屋行營。孫兵衛辭曰。臣朝從君致死于國都。今日之命。非臣所期也。清正諭曰。使節非其人。恐失殿下意。是重任也。非汝任之者。終遣之。孫兵衛母時年七十餘。在閭里。以使事之急。不得過省焉。遣奴往候其起居。母伏枕送奴於門曰。汝還語吾兒。莫以吾

苑為念。吾餘命不足惜。只恐臨戰眷戀私親失墜公事。是吾所深恐也。奴返報。孫兵衛大感激。既而復命。且告以母言。清正欲拔龍心攻意冊城。適孫兵衛與森本義太夫爭先登。進與虜將敦賀相搏殺。清正撫其屍哭曰。哀々、前言猶在耳。今果踐其言矣。乃殮送之本土。各其弟賜以兄之祿。一軍為之感泣。

古龍子曰。孫兵衛之驍勇出乎天性。而至其忠死。則墜其母激勵之言也。世傳孫兵衛事母能孝。故事君能忠。使孫兵衛始終忠孝者。蓋亦所以本於其母平素之教育也矣。二朔十六

五年九月二十日起稿於羽後酒田湊學館北寓

阿萬

阿萬君。紀州侯德川賴宣之生母也。賢而能教其子。嘗語人曰。觀世之愛貴公子君獻之以名劍珍器。妾私以為過矣。夫為國君主將者。其所寶不在名劍珍器。而在得勇士猛卒。若夫一旦有緩急。使名劍鬭乎。使珍器拒乎。必也在得勇士猛卒矣。況得珍器太易。得國士至難。聞塙重之驍勇不群。頃為舊主所逐坎軻蹉跌。賢人援之。妾欲得此人以獻公子。願不賜於名劍珍器乎。所省無處所愛之貲資五分二。贈諸重之。以供他日之用云。

古龍子曰。賴宣英武果斷。當時稱為德川氏之顧釉者。盖阿萬之教導居多焉。今之貴婦人愛育其公子。公女也。習之以舞蹈唱歌。未聞有延名人選士。而為之傳者。宜哉華冑多無知人也。丁亥之秋製於東京湯嶋客舍

馬杉雲外曰。賢女之一言一事。足以警戒百世無知婦人矣。嗚呼盛哉。

大婆公

大婆公逸其名。以其乳母於將軍家忠。時人稱曰大婆公。大婆公負氣慨。凜有丈夫風。而無他嗜好。每月二三次。盡致廝輿僕隷於廚下。宗啟大甕。手盛之於巨樽。躬親饋以食之。奴輩感戴。極其杯觴而止。以以為娛也。一日幕老本多正信來候。見大婆公手饋飯偶問曰。侍婢使令非闕之矣。何自勞如斯乎。大婆公憮然少間曰。頃日人言子之驕奢。然妾不以為信。今乃知其不必然矣。妾昔者欲報一飯之恩於人。且不可得也。今款以大饗使奴輩飫然飲食者。悉皆我公之恩也。而子獨忘微賤之時。而可也哉。子為國家元老。思不思之而反以徒勞為言者。妾竊知子之安於富貴矣。於其政務亦可推而知耳。正信赧然傳曰。富。而不忘貧賤。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大婆當為。丁亥之秋製於東京湯嶋客舍

馬杉雲外曰。奇事奇筆。史記列傳中罕見

此文例

瀧氏

湯淺常山母。姓瀧氏。字瑤璣。父祖皆仕備州侯池田氏。瀧氏年二十八。適湯淺英。事夫嚴如事君。英亦待之如賓。瀧氏性行端慤。室内之事。細大皆有法度。日夜執婦功。不曾荒寧。偸閒則讀書誦歌。及英之為監察吏出從政事。不顧家事。專心奉職。頗有聲望。蓋瀧氏之内助居多焉。既而英先寢疾。迄至其歿凡六年。看護莫不竭力。而教育常山最至。常山少時。瀧氏語之曰。昔者一條天皇方雪後誦白樂天香爐峰雪句。吟聲未了。侍姬清原氏起卷御簾。不亦慧敏乎。當時婦女尚爾。況丈夫乎。今為士而不學無術者。可恥之已甚。汝其勉旃。常山生。審問常山所與游。商量其損益。決定其可否。愛不以姑息。見其有過。不少假貸。嚴譴責之。勸懲並至。常山篤學謹行。職此之由。瀧氏死後。居恒觀貝原益軒所著岐岨紀行。以代卧游。蓋以其少時所經過也。寛保元年沒。年七十二。

古龍子曰。瀧氏賢明。所以督其子者。嚴如二程之母。使常山以儒成家者。瀧氏教導之力居多焉。記不云乎。曰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母子相親。子之敬母。如響之應聲。其母言行皆正。則其子亦有習。習而成性。瀧氏有婦行有婦道。使其子視而傚焉。豈止督過嚴譴勸懲之事也哉。（明治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夜起稿於翻修閣四代學餘日脱稿）

佐々木吉曉曰。能有此賢母。始有彼賢子。

藤田彪母

安政二年冬十月。江戶地大震。水府臣藤田彪在江戶邸舍。急出戶外顧而視之。不見其母。返索之。遇棟梁頹焉。死其下。水府侯聞之。深悼惜焉。賜以賻金。其母辭曰。仕君者。宜死其君也。不宜死其親也。今兒不肖。捨公義循私情。天之所不容。奚受厚賜。使人論之曰。汝所辭母人之義。我所與則君人之道。彪如在予側。則為予致死焉耳。汝其勿辭之。母遂受之云。

又曰。烈公之言。亦堪深感人。

又曰。三句甚妥佳。

激論慨不盡。

又曰。前篇小文。大意論壽猶者仙家之延梅清而鵲繁香純無塵氣。

古龍子曰。欒共子有言。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君不食。非師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致死焉。至哉言也。蓋彪為其母死。非敢外君也。其所遇之境。然爾。而其母氏猶責以不忘其誤。稟稟所以論彪者。所知也。世之溺愛牽情。方知其子之惡者。聞之。豈不愧而死乎。彪之才學奇節。天下業已知之。宗母氏之賢明。氣識寡可無傳邪。（乙酉之初春。製於明撰酒田楳花廬。）

馬形雲外曰。槃共子之言。凜々如風霜。今舉之以贊彭母神機妙合。所謂筆生風者。是也。

岡氏

古龍子曰。予嘗在東京日。與但人北垣生相識。生為予語賢婦岡氏事。時余方修列女傳。多方訪問。遂為之傳。

岡氏名里幾。但馬國養父郡村岡醫岡某之女也。年二十五。歸能登村北垣泰平。姑性峭嚴。不能容婦常人。先是為泰平屢擇偶。皆不称意。而為婦者。亦不勝其督過而去。岡氏慧而有學。推誠事姑。曾不敢姑疾言色。姑甚喜曰。信我子婦也。北垣家素富豪。世為村長。泰平慮以有氣慨。善遇配下。村與幕領相接。嘗有境界之獄。幕吏欲以威曲之。泰平引例摘證。抗争弗屈。遂仰裁幕聽。泰平欲為村民必貫初志。屢往来于江户。上疏献白。拮据太力。抵死不已。家財為之殆落矣。有八子。五子早夭。遺言三子。使勤勉以回復家勢。長曰晉太郎。時年十九。自幼好讀書史。學于宿南（地名）池田某。頗知古今英雄豪傑之蹟。及成敗治亂之理。至此還家。與二弟從事耕耘。年二十五。當是時。幕政漸弛。内外多警。好名之士。翹足奮起。晉一日出野。仰天長嘆曰。大丈夫遇有為日。功名富貴。宜唾手以取。豈可徒々老廢于草野耶。從是放鋤不復事耕耘。翌年二月。晉游播州。觀某神祠祭典。歸而謂母曰。有古君相見曰。子非以農夫終身者。達志莫若仕官焉。岡氏頷之。四月。又請曰。聞有將軍上洛之盛事。兒欲一觀其儀衛。且以求仕途也。岡氏許之。予賚從其志。晉趣京師。發憤學劍讀書。又廣結交勤王慷慨之士。遂與妙見四之擧事敗。諸士或死或捕。晉脱身而逃潛匿于家。逋吏物色太嚴。晉懼受其縲紲之恥。欲自殺。岡氏誡之。且勵之曰。男兒懷大望。不宜以一敗挫志。盍姑忍而圖再擧。為晉慨然忍之。乃與母決訣。將趣遠州。岡氏賦歌以堅其志。晉挈二僕而出。道而遣之。轉趣長州。與諸有志有所提攜。先是。逋吏索晉等不獲。然繫岡氏及親戚數人。鞠問晉等之處在。岡氏從容對曰。兒晉與諸浪士圖云々。已有不可挽之述。妾何為度哉。然妾婦女。曾不與其事。而兒晉亦固不議于妾也。近日一還家。不數出去。妾問其所適。答曰。有緊事趣遠州。是已。他不知也。雖然兒晉苟犯大法。罪當及母。鼎鑊惟命。獨親戚有何罪。而以縲紲辱。願垂明察。言辭明爽。顏色不變。胥吏感其言之有理。欲釋之。而猶疑有其所隱也。示以恩威。詰問益

嚴閔氏所陳終始如一。乃拘諸銀山獄。親戚皆賂獄吏得免。獨閔氏持正不悅也。始晉等之欲舉事也。諸有志多集其家。日夕謀議。閔氏盡心而周旋款待焉。及事之敗。取晉之與諸士贈答之簡牘及書畫名藩悉火之以滅其跡。諸士由之免連累者多云。久之幕府奉還大權。天皇親萬機施新制。罪囚悉放之。閔氏亦逢赦而出。尋晉登庸就官。成名天下。今之北海道長官北垣國道即是也。先是閔氏往來于東西兩京之間。遊覽名勝古跡。寄興國風。衍然自樂。明治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沒于西京寓舍。時年八十二矣。北垣生曰。

閔氏性愛酒。有一斗量。而不少亂其聲色。有暇輒讀野史。老而不倦。或恒居無聊之時。彈一弦之琴。為圍碁之戲。皆極其巧技。又有工思。年已七十有六。學捏工于兩角女史。尤造其妙。日製五六枚土器以為娛樂。兩角為撰號曰桂香。始泰平有兄弟二人。一繼北村某家。一承白石某後。及泰平歿而家勢衰。二家絕不往來。且蔑其寡婦孤兒。相刼奪其土田。閔氏不與爭也。北村有女。曾許妻晉。既而破約嫁他。晉怒。閔氏喻之。自守益堅。歲時贈遺必不缺禮。北村妻嘗罹惡疾。姻戚親近皆恐傳染。無來訪者。閔氏曰。少往候。及病劇。侍護不離側。備盡其情誼矣。病愈。二家視而大慚悔。復所奪土田。交際如故。閔氏事所天盡退婉順。如不勝衣。誨兒子嚴肅。請覆督過不少假借。姑有好婦人之稱。後有女丈夫之風。少時容顏如珠。老有麗澤。八十猶五十云。

古龍子曰。猗閔氏事嚴姑而不違者孝也。與險人而有恩者仁也。從容就義不為威怵者烈也。予觀敘古今賢女事。潤色夸張。摭奇聳俗。或其事高而不可為繼。行過中庸而不可為例。所謂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者蓋居半焉。今察閔氏之言行。溫柔不失婦德而其剛毅然有所立。豈非賢耶乎。故取以為婦女之明鑑云。明治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高橋[illegible] 羽後酒田[illegible]季

館[illegible]錄[illegible]趣

砥林大尉母

砥林大尉從竹添公使在朝鮮。明治甲申之冬。朝鮮暴徒大起。公使應朝鮮王請。入護其府。大尉適在行旅。聞變。率語學生赤羽平太郎。從者發度某。直赴京城。護衛官金淵煥察其危。勸取路仁川。大尉叱曰。咄汝且去矣。日本男兒臨難避死。弗為也。乃策馬鼓銃而馳。及青坡驛。二生追躡。賊徒放銃飛石。萃圍焉。大尉輪刀當之。縱橫奮戰。立斫十數人。二生亦能戰。賊徒披靡。大尉冒賊而益進。烟塵滾

古鏡曰。壯烈若見。

又曰。寫得甚佳。

又曰。母亦不凡。

又曰。婦亦不凡。

又曰。傳文贊語。而爲完璧。是其真難得之篇也。盖見氣格者。

流不離路。大尉中流丸墜馬。遂知不可爲。自貫而斃。二生亦死之。以聞。傳來朝。大尉同僚往吊其母及未亡人。母氏神色自如。謝曰。辱諸君之厚意。寧不感佩。妾聞之。臨危授命。士之常分也。妾躬生于武門。誨兒以此。妾須着聞朝鮮之變。心已期兒必死焉。唯憂彼臨大節或生卑怯以損國威爲耳。未亡人正容曰。良人之死得其處矣。妾身不足悲。獨悲老母之喪一子耳。衆感激相謂曰。斯母而有此子。此大尉而有斯妻。豈不亦義乎。攬涕而去。

古龍子曰。余曩聞朝鮮之變大尉之死也。怒髮逆立。瞋目按劍而起。心已馳于彼土。今聞

不弄其巧而妙自至。此謂真巧也。謂真婦是尋常女子之行以不可望而及也。而今君得之。佩不敢服。

又曰。字字悲壯。句句慘憺。使予讀去感歎悲憤不能自禁。似讀史遷氏之書。

其母氏之言。慨然嘆嗟人之。其臨危授命。婦女子尚且知之。國辱臣死。誰謂無士大夫節操乎。嗚呼。若大尉則一死不辱國威。可謂能服膺母訓矣。於是知爲人母者之賢不肖。關係其子之賢不肖。而其子之賢不肖。有關係國家之安危者存焉。世之爲人母者。可不知所務哉。（丙戌之仲夏製於武州八王子僑居）

馬杉雲外曰。敘事簡亮悲悽。敘論剴切雄快。使大尉氏瞑目於地下者。在其母其婦之言語間也。而今紀之以廣其傳。嗚呼。得矣哉。嗚呼。得矣哉。

佐保木吉鑑曰。最貴節乎。如萬傳織神全貞者害及子孫決。織田氏苦心之處。

又曰。婦道有三從。不得擅制。今以其身之故社稷有危。嗚呼。

嗚呼。非常之不幸哉。自非賢婦。豈能處之。然決心竟在秀行之賢否耳。秀行苟賢。決無何及。

節婦傳

織田氏

織田氏者。右府信長女。會津侯（蒲生）秀行母也。姿色絕倫。豐太閤聞而召之。弗應。太閤乃使人示之禍福。織田氏以死自矢。群下疑懼。或勸其行於織田氏。氏曰。不行則將不利孺子。公織田氏決然薙髮曰。孺子可斃。社稷可覆。婦人有常理。惡與不義乎。太閤聞之大恚。遂責秀行之柔懦。收其封百萬石。移之宇治宮。纔食十八萬石云。

古龍子曰。織田氏之節操。金石不渝。以太閤之猛威。尚且不能致也。今之婦人。利之所在。捨節甘從。使織田氏有知。其謂之何。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織田氏行之。（丙戌之仲夏製於武州八王子僑居）

佐田白茅曰。紀事明確。論贊秀實。其言行又可以爲後世之龜鑑也。

馬杉雲外曰。筆辭凜然。語本挾風霜君矣。

毛利勝永妻

關原之役。毛利豐前守勝永與東軍戰而敗。因流於土佐。居久而大坂之役起。勝永一夕語其妻曰。吾蟠屈不伸。吞恨斯地。然竊有所志焉。而不能出之口也。妻曰。世變非人智之所逆知也。妾已從良人死生不渝。千辛萬苦。

固所不辭。而良人胡秘之乎。勝永曰。我家傳武名已數世矣。至吾處昏如此。夫爲士者。生不能立偉功。死不能留美名。取辱孰大焉。今聞大坂有難。吾欲竊逃斯地去赴大坂。奉身於孺子公。以答故太閤之知遇也。唯恐汝遠失所恃而流落也已。妻笑且勵之曰。朝奉巾櫛。夕爲寡婦。武門婦女之常也。請待曉發船爲孺子公鞠躬盡力。以潔其名。吾城如敗。妾亦自爲圖耳。萬一命運不盡。則重得相見。願莫以妾之故累心也。勝永大悅曰。吾意決矣。拂曉搭小舟赴大坂。秀頼大喜。諸士大奮。猶得百萬援兵也。山內某聞之。捕勝永妻。白狀於德川家康。家康曰。眞勇士。其志可壯也。其妻節義。亦足以稱矣。奚可罪之哉。乃命從勝永於大坂城云。

古龍子曰。婦人之居弱無識者。庸其夫婿執迷失智慮。有以危國家安危。豈可不戒哉。昔者新田義貞忠勇義烈。天下無比。而一朝以內累。遂誤天下之大計。是固雖義貞之罪乎。抑亦因其婦居弱無識。昧於公私之義。不能割愛。窒慾眷纏綿。使夫婿摧猛氣。執迷失智慮也已。勝永以西軍之驍將。負士望。而以妻之故躊躇。然其妻決然割愛。以語激勵之。俾夫婿捨私情。殉公義。於戲。其卓識節義。可以砥危弱無識之婦人也。（丁亥之晩秋製於東京湯嶋客舍）

馬杉雲外曰。敘事簡亮。敘言精銳。毛穎之利。可以觀也。

阿栗

阿栗者。甲斐國田中村農某之女也。幼而孤爲村長所鞠育。村長愛其爲人。及長具資裝嫁同村安兵衞。阿栗性温順。事舅及夫。秩然有禮。未幾。安兵衞罹惡疾。四肢爛潰。阿栗看護不懈。享保十三年七月。風雨浹旬。河水横流。一村驚擾。安兵衞以時病甚劇。謂阿栗曰。我今可死。汝宜扶父而去。阿栗泣曰。妾爲良人所選婦已數年矣。一旦有急。捐義求活。豈所忍哉。語未畢。門外喧呼。水聲已近。阿栗乃扶舅出門。因託人曰。願救此老舅。曰。汝宜與夫俱來。阿栗曰。其安之。妾將扶良人及之。乃束舅之副衣及田宅地券。包之油紙。託其人。再入家。則水已至。阿栗護夫不去。遂共溺死。數日水退。村民復業。皆愍阿栗之事。各贈錢物。修其冥福。村長具狀白諸郡宰。郡宰報諸幕府。幕府賜金若干於遺族。以存恤焉。郡宰乃建節婦之碑。以勵民志云。

古龍子曰。女有不易之行。而後爲賢矣。阿栗從容處事。死生不易。雖無涵養之素。而操持如此。豈不亦賢乎。（丙戌之仲秋製於武州八王子僑居）

馬杉雲外曰、謝疊山先生曰、死重於泰山、又輕於鴻毛、唯義之所在耳、阿栗可以死也、疊山先生之言尚在焉、

義蒲

義蒲者、出羽庄内酒田人清右衛門妻也、初清右衛門之母在病蓐日、嘉婢義蒲之有看護功、乃具禮配清右衛門、既而姑死、舅又罹疾、義蒲深致憂、湯藥自嘗、奉養具至、舅悅語人以義蒲之孝行、而人不間然其言也、無幾舅亦死、清右衛門有兄曰忠七、住松前、每年來酒田而貿易、一旦大失利、負債山積、既逃于松前、自是絕不復來、以清右衛門為負債保証、諸債主交督促之、清右衛門亦遂奔于松前、更經某家、不通音書、而義蒲能守內貞節不渝、初清右衛門之奔于松前、義蒲有身、至味生女子、義蒲鞠之育之曰、是吾夫之遺胤也、猶視吾夫、其明年家罹災、什器蕩爲烟燼、結一小茅屋、以實母養之、義蒲有義妹、年將笄、義蒲為義妹具粧奩配他姓、閭里傳以為義事、其後母死、義蒲獨守青燈、訓育其女、又為人績織縫浣、母子煢煢、寒窘逼身、或憫其辛楚、勸之再醮曰、清右衛門既久矣、聞有妻有子焉、角熟氣歸郷亘期、何自苦之已甚、從吾言改嫁良家、可圖身之佚樂也、義蒲凜然

佐佐木古鏡曰、北邉諸邑、淫賣人甚多、唯其婦者節如阿栗者乃稀矣、

正容曰、妾聞遇不遇天也、貧富命也、興遠天佚身、不甚安命樂貧、安雖不德、惡發二庭敎、聞若敷甚、爲義蒲平生服粗衣、食菜根、不沐不梳、而祭舅姑之鬼、供薦齊如也、又每歲中元、以贈木綿一匹松前清右衛門為例、蓋十有六年如一日也、坊正等深感其志、使清右衛門之舅弥兵衛言債主曰、忠七窮迫不自給、失義于諸君、是以清右衛門亦無途於歸郷也、然諸君猶不憫察、使義蒲之苦節守、顯以仁慈、姑緩之債、主皆惻然容之、乃取証券悉附諸火中、於是坊正等相謀、使人迎清右衛門于松前、歸郷里、寬保元年、鄉里狀義蒲之苦節、白之藩廳、乃召義蒲、賜感狀米金、以表門閭、郷里皆榮之、或語人曰、或聲欲誘義蒲俱觀演劇、義蒲云、債主在彼、良人所憂我、何強顏觀戲劇哉、又欲勸義蒲賽神、義蒲云、心誠敬神、自適神意、何必拍鈴拍手而後識神、之為時人歎稱曰、義蒲以一身當百役、不厭不撓、甘艱苦如飴、使身如枯槁、曾不安寢食、然人非木石、誰無疲勞、而不死免、義蒲宜有神助歟、（于亥之初春製不、羽發酒田撩香廳、）

馬杉雲外曰、節烈人生常行之道也、然能守之勉之者蓋希矣、如義蒲者、希世節烈、豈不百神助之哉、

又曰、名言可傳、

又曰、國有賢相、國乃起、家有貞婦、家名乃回、清右之祐、誰期我回、然之貞節、遂能得挽回之、嗚呼義蒲、貞而節、

又曰、菅公云、雖不禱矣、神則護之、義節如此語亦得焉、

佐々木古鏡曰。直道常損。非復損也。以損于其始。而多益于其終。邪道常益。非復益也。以益于其始。而多損于其終矣。益于其始不若益于其終。世俗子凡婦知之者鮮矣。所以多敗也。善哉此婦。

城生氏寡婦

出羽庄内鶴岡藩士有城生安兵衛者。食廩粟二拾五苞。年壯而病歿。寡婦某氏時年二十五。有一子。曰安之助。生甫七歲。親戚集議曰。安兒幼齡不足襲家。某氏有才色。宜納後夫而承其後。因召某氏語之。某氏不從曰。既已二蘇。豈復見他夫乎。親戚謂之曰。使幼少安兒嗣家。秩祿大減。今假一事。為家折節。誰敢譏之。某氏曰。妾其非忍人之譏而然也。獨不快我心耳。親戚交諭之。某氏堅操不回。是使安兒嗣家。果減其祿。家計頗窘。某氏一身百役。不以拮据觀。若嘆嗟為。又事姑恭順。其所命莫有違背。姑嘗欲浴於溫海。某氏䙱衣類以從之。又嘗有僧唱禪者。設說佛法于鶴岡蓮臺院。聽衆如市。姑亦欲往聽之。某氏自負而詣寺數日。不廢其孝養。負樸莫不入傳戶稱焉。寬保二年。藩侯聞而嘉之。厚給某氏。特命其子安之助復本祿。（丁亥之初春製於明後酒田接西蘆）

馬杉雲外曰。大雅既醉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云。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又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是此之謂也。

君子所示。

彌右衛門妻

出羽庄内加茂村有彌右衛門者。久罹疾。家業頹廢。有老母年七旬。其目盲。家貧日迫。老母及彌右衛門依妻力。僅給衣食。妻貞實。奉姑事夫。不厭勞苦。姑常嗜甘脆。乃多方求之。以承其歡心。姑又崇信佛法。每日賽佛寺。乃躬負姑而行焉。而彌右衛門疾病已數年矣。羸亦甚。一日召妻于牀下。且勞且謂之曰。天命不祐。余久臥病。母老且盲。幸賴汝力以保餘命耳。然汝以一婦人之身。辛楚如此。我恐汝骨碎身斃焉。宜還鄉里保汝生。然後擇良家改嫁也。人生無百歲。徒勞何為。汝其莫以余介于意焉。妻涕泣俯而不答。良久舉頭曰。何圖良人之言及于斯。妾常思貧富世之大勢。節義人之大綱。寧為義貧。豈願逸榮哉。妾骨碎身斃。何厭之有。只恨身以婦女弱臂不如意。盡使良人及此斷言。其罪至大。嗟良人其恕焉。彌右衛門感泣。稱其志。延享二年。村長狀其孝義。達藩廳。因給米若干。以優賞之云。（丁亥之初春製於明後酒田接西蘆）

佐々木古鏡曰。富有之良孝。太平之忠良。未足深奇。孟忘于家。屢致貞于衰餘而後可見真國之貞忠也。此等貞婦。苦心萬矣。艱難無欲不思泣不可得也。今時之人汲々孜々。惟利之走。無顧其他。確乎不動如此婦者。予願見之。而未之有也。可不慨乎。

聒言不磨

馬杉雲外曰。事已有實。筆豈無寶哉。筆與事皆實。是所以感動人。

入合。弥迷弥切

永井氏

永井氏。天資貞順。嘗行寡言。年十五而歸澤義某。永井家素饒富。祿而澤義祿微。財遺。永井氏不以為意。夙興夜寐。盡力於家事。未嘗一日違夫命。居十年。夫病歿。永井氏慟哭不

止。葬祭致禮。居喪盡哀。有遺孤撫育不怠。永
井氏兄憐其年若而寡。苦勸再嫁。說以得失。
永井氏默而不答。良久曰。婦人之道。既已一
醮則不改其志。何得以一身之得廢婦道哉。
兄氏叱曰。汝何恃執拗乃爾。遂與親族胥議。
約婚事。已納聘。永井謂事迫斯不容死以明
志也。竊引刀自決。未殊。婢怪其顏色不常。溜
窺房中。見流血濺席。大驚排戶而入。奪刀阻
之。有人馳報急兄氏。兄氏聞變徑至。泣然謝
曰。我過矣。他日若輩不奪汝操。永井氏曰。果
然。妾亦不好妄就死也。療護得活。自是永井
氏守節益堅。屏居室之外。未嘗足出門也。年四

骨碎身。何厭之有。只恨我以婦女弱臂不
如意。遂使良人及凶斷言。其罪至大。嗟良人
其怨焉。蒲右衛門聖溝感歎其志。延享二年。
村長狀其孝義。達藩廳。因給米若干。以優賞
之云。（丁亥初春。製於陶陵酒田旅寓。）

馬杉雲外曰。事已有實。筆豈無實哉。筆其
事皆實。是所以感動人。

永井氏

永井氏。天資貞順。慎行寡言。年十五而歸渥
美某。永井家素饒富祿。而渥美祿微財匱。永
井氏不以為意。夙興夜寐。盡力於家事。未嘗
一日違夫命。居十年。夫病歿。永井氏慟哭不

止。葬祭致禮。居喪盡哀。有遺孤撫育不怠。永
井氏兄憐其年若而寡。苦勸再嫁。說以得失。
永井氏默而不答。良久曰。婦人之道。既已一
醮則不改其志。何得以一身之得廢婦道哉。
兄氏叱曰。汝何恃執拗乃爾。遂與親族胥議。
約婚事。已納聘。永井謂事迫斯不容死以明
志也。竊引刀自決。未殊。婢怪其顏色不常。溜
窺房中。見流血濺席。大驚排戶而入。奪刀阻
之。有人馳報急兄氏。兄氏聞變徑至。泣然謝
曰。我過矣。他日若輩不奪汝操。永井氏曰。果
然。妾亦不好妄就死也。療護得活。自是永井
氏守節益堅。屏居室之外。未嘗足出門也。年四

十踰而致。其遺孤長而顯名當世云。
古飛子曰。夫節操婦女之常行。不可須臾離。
如其烈節遇變所見。永井氏不以貧富動心。
以死自守。可謂凜乎節操凌冰霜者矣。近時
之婦女。外貌媚悅。從之敗其節。思嗚呼。渠獨
何心哉。（明治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夜於陶陵酒田旅寓一竹居鳥安樓處。）

阿經

阿經者。鹽谷艷治之妻也。艷治業醫。居江戶
下谷。阿經嫁艷治未出月。艷治發癲狂。忽叫
忽笑。蹴壁麻床。或走屋上。或入牀下。詬穢茫
殆之事。莫所不為。而而遇阿經極其暴虐。露
刃追之。捉以撻之。捽髮於齒。毆腐無完膚。父

母危懼。欲絶婚。阿經流涕曰。是豈不宿業所致乎。初方妾之嫁家。已貧。今日生涯之艱苦。非往日之比。而無復一人之看護焉。妾朝去夫夕死。妾亦不忍也。不幸雖蒙殺害。志操則得全矣。願勿以妾爲念。處事夫愈婉順。毫無厭苦之態。救療百方。靡不盡力。以憂患夙死。年三十而頭髮悉白矣。既而値一敗屋於角田村而徙焉。縫刺傭糊口。數年而艷治精神稍復。故舉一子。於是再還下谷。無幾艷治死。子長而痴也。因養某氏之子爲嗣。守節終身。

古龍子曰。王守仁云。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噫阿經。寡危憂戚。日有三死焉。而居之泰然。未嘗失其守者。誠知生死之有命。榮辱之有時。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阿經亦女中之君子哉。明治二十五年九月七日。紀聞羽稜

酒田代戒學館南畬 發暑穗吏隶古處

佐與

佐與者。常陸國茨城郡蘆村民伊予太妻也。伊予太寄患。瀕痿踰年不瘳。延臥須人之扶持。佐與承候溺。擦痛癢。供藥進餌。都不懈怠。家素貧寠。至此因厄益甚。佐與面垢不洗。蓬髮不梳。嚴冬無完衣。暴露肘股。百役周旋。僅揚炊烟。佐與時年二十六矣。有二子。長七歲。次子幼尚在襁褓。一日伊予太謂佐與曰。我身既爲天所棄。命在旦夕。汝與隨我凍餓。不若改志適他。幸得二兒依汝而存。我將受賜而瞑也。佐與嗚咽悲而不能答。良久仰首曰。妾寧死爲餓鬼。生不爲不貞婦。因相對悲泣。居久而聞陸奧巖城有温泉。百痿一浴即有效。佐與勸往浴焉。因乞里人造一技車。其大僅容身。下施四小輪。使伊予太坐焉。佐與身抱負二兒而輓之。巖城距本貫甚遠。行路艱難。而脚爲之胼胝。皸破血流灑踝。遇其險峻難進。哀號訴天。或乞援里胥村老。經六旬有七日。得至温泉留浴十餘日。痿疾頓癒。鄕黨聞國侯。侯大嘉其貞節。沈回租丁往。以旌表之。

古龍子曰。禍福遇也。貧富時也。以遇不遇而不改其操。安時以待死。君子之道也。佐與閭里賤婦。不知讀何道。得之。明治二十五年九月八日夜。紀

花羽後酒田代戒學館北偏 月泉奕牧竹影翠安處。

浪華節婦

節婦不詳其名。適大坂浪華。事之甚謹。既而夫染惡疾。經年不癒。節婦看護最勵。夫自計其不能起。數勸他適。節婦肯曰。妾雖不德。事良人以待死。何以貧富貳其志哉。一日節婦

觀屋後。其壁廕蔽以杉皮。皮間有一蝘蜓之半身見貫針。尚蠢〻然活動。乃知往年工人併杉皮針之也。節婦頗異之。屢就瞻之。一日見其雌往來哺之。始知其久而不死也。大有所感。悽然告之夫曰。微彼虫類。猶且知護其儷。況人乎。今良人罹疾。若願身〻便而棄之而離。殆虫類之不如也。夫猶不安。且思速死。聞河魨魚善殺人。潛買食之。吐。敗血數升。疾脫然愈。終身全夫婦之道云。

古龍子曰。夫婦之道。所以守以得死者。貞操節義而已。豪昧不守。以貧富為去就者。殆有他義。何足稱乎。節婦守志不貳。安貧以護其夫。可謂盡婦道也。明治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夜子紀於羽後酒田邨成

学臨兆癩生聲聊　鳥楓燈羨〻更下

烈婦傳

三烈婦

浮田直家欲攻常山毛利氏之援。小早川先重。合三村元親之子元祐之兵。整陣于成羽。以永祿六年六月四日。進于山村。分軍為二。五日。先陣將領兵部宗勝。薄宇藤木。六日。鏖晨急攻常山外城。城主三村高德。元親之從弟也。謂衆曰。孤城無援。各宜分必死。衆皆應然許之。乃與婦子源五郎高秀。放銃拒之。小七郎高重。高德之弟也。三男武吉射宗勝之兵不能前。七日。拂曉。高德與衆催歌訣飲。敵兵聞城中歌聲之起。競進薄城。高德之母謂高德曰。事既迫矣。勿以我在而躊躇誤事也。迺縛刀於柱。躍貫而死。高秀時年甫十五。謂高德曰。事太急。大人速自圖。兒請先死。迺手刺其小腹而斃。高德謂其妹曰。藝州鼻高山城主我弟也。汝宜疾去依彼。妹曰。大兵來攻。一城悉死。妾何顏獨生。觸毋所貫刀。刺其乳而死。高德之妻環甲戴冑。被淺紅衫。帶一刀。諾謂其夫曰。妾雖婦女子。亦生長於弓箭家者。豈可空引決哉。乃謂侍婢曰。汝等婦女。敵人必不物色。速去全身命。我以城主之妻。不一試援戰而徒死。則天下後世必貽笑其卑怯矣。此時敵兵攻擊益急。妻開門邀之。

城兵相謂曰。不可使主婦死於拏也。壯士八十三人各揮長鎗。直突敵軍。宗勝以七百餘人急圍擊之。妻奮戰衝冒。殺傷過當。從士皆蒙創。流血淋漓。猶求敵不已。妻呼曰。止矣。乃取刀於腰。連呼敵將宗勝曰。兵部君。足下武名。豪鬪。是刀也。係國平所造。我家世寶之。妾今死焉。誰得之者。請獻諸足下。足下幸藏之。妾死無遺憾。拋之於敵中。收殘兵而退。入城自盡。高德高重亦自殺。敵兵亂入。斬其首而辭去。常山之顯城趾。今尚存。（丁亥之晩秋製於東京湯島客舍。）

馬杉雲外曰。起首叙事雄壽奇拔。中段叙言沖淡神果。末段以入城自盡四字收束。

佐々木古巖曰。妻勇婦。一動足勵萬夫。又曰。數句佳甚。

全篇。何等運筆。何等精撰。若使賴翁一讀。乃拍案賛歎。豈唯三呼哉。

又曰。起首與結尾。叙事歴然。照應分明。可謂合作矣。

浮田氏

浮田氏者。富田知信室也。美而貞。知信之守阿濃城也。毛利秀元。吉川廣家。以大軍攻之。城兵火城外佛寺。偶風發變。烟熖撲城。敵欲乘之。知信殊戰禦之。浮田氏聞事急。單騎擐鎧而出。鎧冑鮮明。在知信馬前。敵皆屬目。浮田氏遮敵奮鬪。遂拔知信而入城。知信執浮田氏手嘆賞曰。今日吾得免。賴卿之力也。後及德川氏握政柄。知信為伊豫宇和嶋領主。

又曰。苟有仁心。必貞于夫。

古誰子曰。婦人女子之道。不貴事父母舅姑而盡孝敬。臨一旦有事。竭智盡力。以致節者。是為節烈也。然急迫之際。雖嚴然在武職者。往往有棄兵脫冑而潛遁者。況於婦女子乎。浮田氏。非婦弓擊劔之身。又非有馳騁周旋之素。唯貞心。溢出。奮激踴起。不覺及於此耳。或有以戰鬪非婦道而議者。是懦夫之見也。今也人情澆訛。士氣軟弱。唯長其猾知。以辯世事。若夫有寇日。則股慄不知所為者。比比皆然也。使之聞浮田氏之風。將愧死無地矣。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浮田氏之謂歟。（丙戌之仲夏製於武州八王子僑居。）

馬杉雲外曰。筆鋒銳豪。有搴旗斬將之槩。使浮田氏顯於地下者。蓋在是文也。

織田信孝乳母

織田信孝與羽柴秀吉講和。因遺乳母為質。既而知破約。秀吉縛乳母磔諸城上。乳母臨蹈白刃。贈書其子彥右衛門曰。我今依義而死矣。汝乃勿傷。夫為人親者。先于子而死。是其常而已。汝唯持忠節。死生勿渝。如為利回。我死且不瞑也。先是。秀吉請信孝長臣唱以利。岡本下野等應之。獨彥右衛門不與焉。天正十一年。四月十八日。秀吉軍侵信孝境。彥右衛門與其弟某挺戰禦之。矢竭刀折。而彼斃。

人。矯不背其母訓云。（丁亥晚秋翠於東京湯島客舍）

馬杉雲外曰。獨彥右不興爲一語。全篇細頤。不背其母訓一語。全篇總結。乃照應分明。所以文氣有餘韻。

奥村永福妻

末森城主奥村永福妻。義而勇。精攻守之道。天正十二年。九月。佐佐成政推織田信孝爲盟主。抗拒秀吉。將攻加州。率兵一萬五千。圍末森城。末森加州侯前田利家之統内也。永福以兵三百捍之。馳使報急利家。成政之兵皆蟻附。遂破外城。永福欲自殺。其妻以手巾束頸。把刀勵永福曰。亡君誰能守之。左昔楠

公正成者。據孤城而無外援。尚能拒天下大興。君盍一日支之。金澤之兵。朝應來援。迺命侍婢炊飯午饟。食兵士。勵精獎勸。犒勞不倦。於是士氣頗奮。永福亦力戰。末森興金澤相距九里。爲要衝之地。利家得報大愕。興子利長將兵赴援。利家妻謂其兵士曰。今日之戰。我家興亡係焉。汝輩建功揚名亦在此一戰。汝輩其勉旃。乃夫利家曰。末森如敗。妾不待君還而引決耳。因勵利長曰。末森爲敵所獲。汝必死之。寧一時死。偷生恥還。我決不見汝也。利長欣然曰。武人臨軍獲此言。吾得勝必矣。父子策馬疾馳。鷄鳴達于城下。大興

成政戰。成政軍亂。城兵乘之。成政遂敗走。城因以完焉。後永福常語其妻曰。卿疇昔之舉動壯烈可畏。（丁亥晚秋翠於東京湯之島客舍）

馬杉雲外曰。永福之妻。壯烈雄奮。固可紀也。而併紀利長之母。是所謂銀椀盛玉之類也。

米田氏

細川忠興在豐前日。以飯河宗祐爲統内龍王城主。給祿三千石。宗祐之子宗信爲岩石城主。給祿六千石。忠興殊寵宗信。賜姓爲長岡。後父子有罪。忠興命河北石見。逸見治左衞門討宗祐。宗祐死戰。殺傷過當。忠興又使

增田藏人率兵攻伐宗信。宗信之妻。米田是政女也。興夫不諧。不相見三年矣。忠興召是政之後室曰。宗祐宗信罪已積。不可免死。只婦人无咎。汝宜告汝女孫而避難。後室對曰。彼平生興宗信不輯睦。然臨難惡死敗義以偷生。恐彼所不爲也。然己擧公之恩命。寧不告焉。盡報之。米田氏。米田氏慨然出辭其使曰。季意何以報然。妾亦頗識死生之分矣。今夫有難。豈忍棄之去。獨就生地耶。寧與夫同死處。唯有一女。未報東西。如得見鞠育。妾願足矣。使者感激。抱持稚女而去。宗信聞之。大愧。乃悔己過失。與妻俱自殺。宗祐亦遂見滅。

傳云。得正而斃。米田氏嘗焉。（丁亥之秋東京漢詩雜誌寄會）

馬杉雲外曰。行語穩雅。紀事舒暢。絶似歐陽子矣。

明智氏

明智氏者。明智光秀女也。歸細川忠興。美而慧。父光秀之作難。欲引忠興以為援。明智氏聞之。懍然謂忠興曰。順逆有分。君請審之。妾如在父處。叩父之馬。號咷切諫焉。諫如不入。則妾有死耳。然妾身已委于君。又不如意也。瀧川、柴田、武略絶人。前田、羽柴、智謀蓋世。父之敗必。明如視白。曰、君請審之。忠興許諾。既而光秀果斃。忠興憚世議。絶明智氏。婚逐之。

明智氏流落民間。艱苦守志。有年于茲。豈太閤側聞之。憫而嘉之。諭忠興復之。婚睦如初。後太閤張宴樂。悉召諸侯夫人觀焉。明智氏稱病不應。太閤又嘗賞花於醍醐。因召明智氏。明智固辭不赴。蓋恥父之逆節也。常懷已首。曰、婦人不可以無誠矣。及關原之役。石田三成欲拘諸侯夫人為質。以固諸侯意也。使人先召明智氏。入城中。使者再三。明智氏死執不從。三成大怒。遣兵圍細川邸。明智氏乃使子婦前田氏微服先遜去。曰、人多必為虜。我當別出。因召守監河北石見、小笠原勝齋曰。兵入。必慎與抗。我竟不負孺子公也。既而圍婢女驟擾悲泣。明智氏神色如常。論之曰。死生有命。汝等其勿怖之矣。穿衿霞面。從容端坐。披刀顧勝齋曰。斷我首。言畢。刀貫喉。勝齋以眉尖刀從後斬其首。直將屍體置之寝牀。吁、曰。嗚君夫人同坐而死。人其或誹之乎。勝齋曰。然。我忘之。遁出室外。縱火與石見俱自殺于炎中。三成聞之大愕。遂停其議。云明智氏侍婢之逃難者。抱持其主硯函而去。後發之。有歌一首。即明智氏辭世詞也。於是時人知其志先定。皆激賞之。

古龍子曰。芙蓉生於泥。不染於泥。明智氏能處父之逆節。爲己之義烈。於戲、子矣雖不能償父惡。而父惡豈損子義耶。（丁亥之秋於東京漢學界寄會）

馬杉雲外曰。語意婉曲圓活。捐熟於世態人情者。不能也。

二烈婦

二烈婦母曰阿安。子曰菱野。羨作國院庄村農鳴田馬之丞之妻女也。其家素饒。家道漸衰。至馬之丞窮困益甚。而母、子、皆孝貞。充恐寒苦。舉村稱之。一日馬之丞竊某家酒糟若干售之。母子怪其無故而得金。問之。馬之丞諭曰。問之於某家。既而事覺。官捕馬之丞下獄。母子驚歎共訴鄰籬。欲引罪自代。其宗有治作者。乃慰論母子。有定助者。亦支族也。家

富豪高。以宗家自居。憤馬之烝之流。宗族姤罵母子。且誣曰。必死於獄矣。母子悲憤。不能自措。謂哀訴無益。不若身死以代之。夜半作遺書。置諸几上。胥俱引庖刀自殺。淺野未殊。慮遺書之不見人也。瞞睊語隣家。將言其詞不亮。時昧爽。隣媼怪起。點燭見。流血淋漓大愕。淺野手指其刃。又指東方。而合掌。蓋乳與父國訓相通。而父以就獄於東方。其意將欲請贖之也。媼不能解。左手抱其脊。右手塞其刃痕。然後氣息微通。始得達其意。媼傾聽。淺野莞爾而瞑。實文化紀元四月二十九日夜也。上遺書于郡宰。其略曰。妾等父夫得譴在獄。年老心耄。其所言者。恐不與妾等契。口供不足以為證。妾等母子今死。以白其罪。伏乞執事亮明察。以釋夫父之冤。則妾等母子亦將瞑于地下矣。郡宰及僚屬皆為感動。乃將免馬之烝罪。以成母子之意。且命村人厚葬之。馬之烝深自悔。剃髮為僧。以修其冥福云。

古龍子曰。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為一人曲。雖然至誠所發。有動天人者。漢提縈上書救父。天下稱其孝。太史傳其事。若阿安母子。殺身成仁。雖提縈不倫。推以示諸天下。雖有老奸必督心。雖有陰慝必改行。是有大關係于教化者。不可不傳也。明治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夜。紀於

佐田白茅曰。可勁錄。

羽後酒田化成学館北窓竹影交横處。

阿辰

阿辰者。仙臺藩士鈴木八五郎女也。八五郎無男。納八太夫者配阿辰。既而八太夫深惡疾。八五郎醜之。欲更得佳婿。阿辰操持不移。八五郎遂搆八太夫罪狀。訴諸藩廳。藩廳將召阿辰質之。阿辰私謂。以父之故。誣夫之無辜。不貞。以夫之故。暴父之隱惡。不孝。進退維谷。不如自處於死。於是為遺書。先殺其兒而自刃。會有吏來促之。入而見其狀。則氣息已絶。側有遺書。言辭惻然。吏因達藩侯。侯憫其志。命減八五郎之罪。賜金以資其吊祭云。

古龍子曰。婦人以貞為行。阿辰以義而死。是盡婦道也。近世風俗澆季。婦道泯滅。如阿辰者。蓋不易得也。甲申之仲秋。紀於羽後荇田村黄舍。

佐田白茅曰。叙言悲慨。寸鐵殺人。

馬杉雲外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阿辰之謂歟。况得古龍子論賛。而阿辰之名不朽也。人豈可不死於義哉。

烈婦某氏

明治甲申歲。朝鮮賊徒暴起。擾我公使館。殺士民之在彼土者。或殺或傷。我邦學校教師。在彼土而執教務者。亦挈其妻而逃之。為賊所追。遂見害。其妻有膂力。見之怒氣勃勃。直

佐佐木吉鏡曰。貫哉烈婦。能守其正。不啻砌脩以為女範。其裨於人心亦固哉。亦大哉。豈可不傳。惜夫逸名。

又曰。贊文峻潔。有壁立千仞之勢。使人文字感泣無窮。

奪賊所執刀。擊所殺夫者。賊徒辟易。烈婦揮刀且之。賊徒追之太急。烈婦途窮。自謂事既迫矣。徒其還為賊之汚辱。不若自盡。乃將自經。適會我公使率兵從王宮還於本館。賊徒散。公使乃扶烈婦而去。[illegible]師烈婦今共逸其姓氏。可惜夫。

古龍子曰。烈婦一斬。足挫折讋賊之膽矣。嗚呼、壯哉。余紀而傳之。亦有旋知吾之志存焉。

明李茂太冲頃滸士辱號不能刑流賊雜兵。古烈婦建義鏖賊之事。著此雲臺二老。以時古諷。豈止勸辱婦如子而已哉。[illegible]

馬杉雲外曰。筆鋒所向。凜然有餘鋭。如賛

論末語。是殊可留意而讀。

婦女明鑑後編

古龍須田文子化　著

孝女傳

満子

満子者。出羽庄内温海村六右衛門妻也。六右衛門盲目多病。子二人皆弱質。不耐農耕。擧家事委満子。満子自任弗厭。其姑年九旬。起臥待満子扶助。満子事之尤謹。姑平居嗜魚。満子日買鮮以供之。姑當飡無砂糖若飴不食。満子耕餘採海苔。以充其料。未嘗一日失姑意。爲姑又以老耄之故。頗嗜不時之物。満子百方求之以供。姑喜而食焉。嘗雪朝侍姑。姑謂満子曰。吾欲百合根羮。満子携鍬登山。飛雪紛紛。四望皎然。狐兎絶跡。堆雪没脚。満子捜索。得百合根。以供于姑爲一。夕。姑俄命満子。求著蕷來。満子唯而起。提松明入山。時夜將二更。棲禽不噪。寂寥無聲。唯聽山犬吠于林竄。満子不少怵。堀著蕷歸。而成其望矣。其他以此可推知也。蓋満子之奉姑。唯以承其歡爲樂。是故姑之慕満子。如嬰兒之於慈母也。其狀異達藩廳。因賞以米物。時延享元年也。丁亥之初春燬於附後酒田被呑蠻。

馬杉雲外曰。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天子之孝也。保社稷和民人。諸侯之孝也。若夫庶人之孝。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今觀此婦所致力。可謂能竭庶人之孝者矣。

佐木古鏡曰。満子之行。蓋孝中之奇者。故人只驚其奇跡。而不思其苦心慘澹也。世之婦女子輩。徒勿以倣諸茶話。而須效則焉。

鶴女

鶴女者。出羽庄内酒田本町四丁目人小右衛門次女也。父少病眼失明。其家屢罹祝融。貧甚爲烏有。衣食常不給。鶴女製豆腐鬻之。又作餅菓。日叫街頭賣之。不厭風雨。不避寒暑。至深夜而後止。隣近有愍其窮迫。贈錢物濟之者。輙謝曰。妾等寒飢瀕死。不得復不累諸君。今幸不至其甚。敢辭。雖一毫之微不妄受。醜若有受之。必以報之。鄉里相聚稱歎其廉。以爲鶴女有姉。早嫁于他姓。有兄在家。曰小太郎。時時發狂疾。不容治療。親族相議。欲邀婿于鶴女。而使小太郎剃度。乃召鶴女語之。鶴女固辭曰。爲女子者。不邀夫。則嫁于他。固其道矣。然妾之父兄善病。奉養惟日不給。亦何暇得盡事夫之禮。若夫嗣家。妾意之周矣。阿姉有子數人。養其一人。則宗不絶祀焉。妾一身。供諸父兄之犧牲。不遑顧女道也。親族不能奪焉。既而父疾病。鶴女憐然深致其憂。至廢寢食。父死。哀毀踰禮。厥後二年。母亦罹眼疾。醫療無驗。遂爲盲。及吠三時。小太郎狂疾益劇。揮竹木亂擊。或不論白晝深夜。卒然之出。乍叫乍笑。觀者掩目。聞者蔽耳。或語

佐々木古鏡曰。鶴女挾行奇且義也。諂々市民中亦有若鶴女者。人世果善矣。

鶴女曰。不唯母氏之旨。其奈兄氏之狂暴何。汝憂苦可想也。嗚呼。日出則勞形。日入則苦心。終可至體疲神惱以盡矣。如造一室。幽囚兄氏。亦足少省慮矣。鶴女正襟對曰。何兄之疾天也。歎何及。只懼其失敬於隣近爲耳。雖然幽其身。鬱其心。病痾結而不散。殆以斃死。妾不忍也。妾常與母平心慰之。祈天禱神。若得其靈。則或有愈。子幸勿深爲念。其人大嘆。再三謝而去。久之母死。尋喪兄。鶴女煢々孤立。善行加多矣。寶曆六年。邑宰賜物襃之。而鶴女愈愼。自造一莚。以販賤。以供賦税之資。備無賦今出。即自携以納于税館。後三年。復受賤物之賞云。

古龍子曰。余聞之故老。鶴女之母。蓋有賢行。處貧不病。事首夫而儼然有禮。猶敬貴人云。於戯。鶴女之至孝淸貞。豈又有素訓而然邪。以一女之身。久奉旨親狂兄。勤而不倦。勞而不伐。致恭存義。其言曰。以身以父兄之犧牲。持操禀然。可謂不愧於古孝烈女矣。于玄之記者[illegible]羽後酒田撰本房

馬杉雲外曰。古多孝女。而如鶴女者蓋罕矣。古龍子所謂不愧於古孝烈女之一語。貫全蹟筆鋒之鋭。復可以驚也。

二孝女

佐々木古鏡曰。貞道至矣。能感人深矣。

二孝女。姉曰久米。妹曰曾與。尾張國海東郡八屋村修驗者善立之子也。家無儋石。姉妹至孝出乎天性。發喪母。事父勤勞不懈。父臥病。荏苒不愈。姉妹患之。醫藥衣食之資。委身爲富家女奴。受其俸錢。以奉病父。主家有聞輙然省爲既而憂侍養之不專。請暇歸家。而女手無所取給。遂變身爲丐兒。從々然乞錢物於邑里。炎暑凍寒。身着一襤褸。食唯喫殘飯。其餘悉推以供藥餌。一日姉妹至覺風寺門前。曾與戚發猛熱渴甚。久求探嚢。僅有二錢。以賜西瓜子之。曾與掉頭曰。我得一掬水足矣。有錢請以遺于父。言畢乃絶矣。聞者莫不泣然。時曾與年十六。久米年十九。實天明年間事也。

古龍子曰。嗚呼。姉妹忍羞含垢。流離辛苦。甕而後止者。一出乎奉病父之誠。其苦孝近時所未曾聞也。世之縉紳先生。晴夜求寂伐人於白日。而薄于父母之養者。往々有之。渠聞姉妹之事。豈可不少愧于心乎哉。明治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紀於羽後酒田化成學館東軒梅花欲綻處

久野

久野者。出羽庄内酒田山王堂町女也。夙以孝稱爲。邀郷人惣治郎爲夫。久野事夫有禮。閨政整理。人以其貧不敢易也。惣治郎病眼。

又曰今時之女見吠等事不以為發狂若鮮矣世道之衰又可不慨哉

又曰能行陰善更為顯德

不能營家業久野代夫貿易僅給衣食寶曆十年母死久野悲悼號泣使聞者感動明和二年當母之七回忌然家貧不能致其祭久野慨然截髮謂夫曰妾聞親生則致其歡親歿則致其祭天之經也人之行也妾不能終其歡既悖吾志又以貧之故不祭其鬼不孝之戾人其謂之何妾且鬻髮以供布施料乃薙髮命其女鬻諸市得錢百五十文尚且不足因鬻匣奩衣類得百六十文大喜詣菩提院布施二百文以其餘供蔬食菜羹齋然成志時久野歲廿八裹頭不露秘事不語而里善邑稀絕二年而事噴〻于人口邑宰聞而嘉之贈米若干賞其孝實明和五年事也當時有一儒生揚久野為不在陶母之下曰陶母截髮鬻之饗應官人作其榮進之除久野乃鬻髮而為母之祭一則出於慈愛之情一則發於追遠之誠均是盛德之事也然平心察之久野所為可謂尤關世教大矣宜哉言也（丁亥之初春製於羽後酒田撫杏盧）

馬杉雲外曰久野所為之事頗似瑣小而其志也洪大矣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久野之謂也

幾義

幾義者備後國民家之女也年十四嘗從母採薪於山乳狼猝然出林咆吼逐母子母驚極暈絕而倒狼跳加前足其背上幾義視之急拔一杖咄嗟擲之中脊狼顛轉墜溪乃抱求御母氣息漸蘇扶援還家里人聞之提棍入溪覓狼荊棘中聞咋〻作聲就而覷之狼脊梁摧折欲蛇行去使叢刺而斃之事在寬政三年擧邑莫不驚嘆幾義孝勇為

古龍子曰夫獸類之獰惡可畏者莫豺狼因非纖弱女子之一擊可殪也然而禍起不意孝女一心救母之誠與滿身精銳之氣也右奔驟而注之呼吸之間奮擊殪之蓋不關其力之強弱也而亦不可異乎生死怯臨難膽喪魂襛若次吧也近時彼邦有盈髻童兒打虎救父君詩人作打虎行以傳其事幾義女豈輒焉子哉（明治二十五年三月二日紀於羽後酒田化成學館東窓）

欲白鬼

阿安

阿安者江戸本鄉坊貧家之女也以良順於父母見稱隣近焉一夜有賊排戸而突入捕其父露刃劫曰致金否果汝皆足父驚惶傾囊附之賊攫金將去阿安撈賊之裾泣曰妾家赤貧阿爺鬻菜舉火今即失其資一家凍餓空手而待死耳奪金猶奪命請垂憐解之賊大感其言舍金而去事聞府廳賜銀五枚

以賞其孝烈。阿安時年甫十四矣。

古寵子曰。嗚呼。阿安以幼弱女子。挺進立乎白刃下。從容温言。退其兇暴。豈不偉乎。蓋其至誠發於内。義勇見於外也。孟子曰。人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阿安近焉。（明治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紀於羽後酒田化成學舍緑陰新森帶月處。）

竹女

竹女者。出羽庄内馬町村人蒲平治女也。幼有至性。蒲平治家素貧窮。傭役累大。竹女年十三四。父母共病。餬口無術。親族相謀。一時離散家。唯留竹女之妹一人。使妻携稚兒依生家大山村。而以竹女為大山村豆腐商之婢。竹女執業日夜不怠。得其給金贈父母。暇日則請主省母與父。以慰解之。人嘉竹女良順。與之錢物。則空滞受之。毫不徒費。必贈之父母。以承其歡為己樂焉。其後歸馬町村為釀酒家之婢。文政三年。父病篤。竹女毎旦齋戒。祈神。請以身代父命。晝在主家服勉從事。夜歸家看護父病。其常若人所不能堪。而竹女過心於其父。未曾知疲倦也。既而父病間。會當中元。竹女罄己所貯衣類。以充藥價。兼補費用。而所著止一弊衣而已。等輩憫其若此。嘗謂竹女曰。觀子之容色與善行。乃可謂淑女矣。而子垢其面不嘗梳。爲蓬其髮不嘗梳爲。恐人以爲怠惰。設有佳婿在他。豈能贅為婿乎。子少省身而可也。竹女謝曰。身命難得。父母易老。一旦溘焉。千悔何及。舜聞粉面紅唇。渾身綺羅者。是富貴之爲也。服粗食糲。汲々奔走者。是貧賤之爲也。貧之與富。皆天之所命也。背命不祥。我不敢加修飾。不亦宜乎。我將事父母以終身。子幸勿為我望婿也。等輩汗顏耻之。翌年迎母于家。於是母子始歡笑于一堂。竹女之妹口啞。竹女拮据誨之以孝道。時自出野。採菜摘荇。以資活計。其翌年母姙。時年四十六。蓋竹女之祖母。年四十六。難于産而失其身。竹女以有此事。心大慮之。自迎醫家。求藥薦之。且毎晨早起。浴于冷水。裸身潔齋。祭天祈母安産。既而母娩身。子母強健無恙。舉邑以為竹女孝心貫天之所致也。藩廳感聞竹女之事。文政六年春正月。召竹女。賜金以褒之。其後父奴事藩士田邉某。某嘗語人云。竹女不厭數里。毎日來省其父。又時齎菜物饋之。未見篤孝如彼也。（丁亥之初春。製於羽後酒田客舍。）

佐々木古鏡曰。幼男幼女皆能有梁孝女之梁。異其所梁也。

又曰。决數十句。寫得佳甚。赤貧小女而得此等言。嗚呼。亦賢矣。

又曰。方今之世。文藝備盛。而德乃亡矣。故學校之設雖非不多。若竹女者。余未聞其出於何校也。可不慨哉。

杉雲外曰。一字一涙。一句十涙。舉篇之中。不知其幾百千涙。涙痕班斕滿紙面。今獲此傳。蓋竹女孝感之所致也歟。

阿富

佐々木古鏡曰、孟子云、人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富女近之。

阿富者、大坂貧家之女也。生七歳喪父。與其兄弟俱事母。夙以孝順著。嘉永二年秋、盗數人夜劫阿富之家。母懼先遁。阿富兄仁三郎亦欲避焉。為盗所執。盗露刀曰、女不言財所在則死耳。仁三郎詒曰、余則家奴也。無乃知之。盗不肯。刀背擊其額。血淋漓被面。阿富悲之。乃身掩其小弟。齎一賤囊。謂盗曰、容且解兄。兄家素貧無厭蓄。聊貽此囊。請解之。不則殺兄耳。阿爺已歿。阿嫗僅存。旦夕之養唯是賴兄也。今復凶兄、母與兄無營生之道。容且解兄。言辭明晰。情貌甚哀。盗相顧而感動。乃解而去。阿富時年纔八歳。當時阿富之行莫不人傳戸稱焉。後盗為邏騎所捕。市尹詰問舊犯。盗白及阿富之事。曰、小八為盗十餘年矣。未嘗見若此者。市尹質諸其家及鄰近人。因召阿富賜金若干曰、女幼而不怨白刃。能護兄弟、使之免難。孝且勇也。於是乎阿富之行益顯于世。大坂炭高彦兵衛者、聞阿富之事、憐而嘉之、遂養以為己子云。昔者伊游李江争亡。人稱其孝友。至今而不已。噫、阿富其齡纔八。為非受人教育而然。蓋出于天性也。李氏曰、賞一女而天下勸。今余欲叙此孝烈女、為天下事父兄者之龜鑑。庶幾乎無失行矣。癸未之初夏製於羽後市條村時習校舍。

馬杉雲外曰、便是一場好演劇。得來毀論贊。而事實益慘烈。使讀者揮涙。

志計

志計者、出羽庄内平田郷北境村民惣兵衛之妻也。天保十三年正月八日、隣家失火。施及志計家。志計走出、大呼曰、吾母在焉。復躍入焔中。衆止之不及。時風益熾、烈火屑焦頭。檻不可近。已而棟梁焚折。屋宇為燼。衆奮力注水、撲滅餘焔。戸庭之間、獲二人屍。就而檢之、志計兩手抱姑死、而尚不離。於是衆始知志計扶姑踰閾冒焔而爛死也。皆感愴莫不攬涕焉。鄉宰伊黑重敦聞之、命胥吏究志計平素行事。胥吏案狀呈之曰、志計資性靜寧、行儀有度、能事舅姑。終年不違。為人鍼縫得錢、以供其甘旨。姑衰病在蓐十有五年、侍養如一日。重敦具狀、深[illegible]其孝烈。乃為建一貞石。題曰孝烈婦志計墓。使池田孟齋以國字誌其事。且自作和歌、刻墓陰、以旌于後世云。

千代女

千代女者、薩摩國伊佐郡鶴田士族植村源之助之女也。千代女一日從父與衆出野刈秣。暴雨驟降。衆周章收斂而返。至津各争舟。河水大漲、迅激如瀧。未至中流、檻浪一擊、舟忽傾覆。千代女泳而攀磯、見父之沈溺。呼號

救。衆追視之。不能下手。千代女欲躍身入水。
衆皆呼止之。千代女曰。與父同死。終入水抱
父。父蹴浪而來。空達岸。激浪如屋。俄擊其腸腹。
父子遂葬于魚腹矣。實明治二年七月事。千
代女時年甫十八。官旌其孝烈。歳之九月。賜
金百圓於其家。以充吊祭云。
古龍子曰。志計拯姑於猛火。千代救父於激
流。水、火、雖異。其救身成仁則一也。百歳之下。
使聞其事者。悲愴感嘆。破愚起懦。嗚呼。若二
女者。可謂孝且烈哉。明治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紀於羽後酒田
化成學館北窓竹風
出聲漢京迫人處。

廉女傳

松浦氏

△長璉歿後。寡居十七年矣。倹素靜修。在陋室而晏如也。

佐佐木古鏡曰。莫然莫然。此可以為針砭矣。

松浦氏者。肥前守誠信之女也。嫁仁王寺領
主市橋長璉。資性慧敏。能訓其子女。閨政清
肅。性又好施。每見鰥寡孤獨。則損貲賑給。長
照嘗請修築其室。不可。曰。廣廈華屋。非未亡
人之所安。且吾身久安於陋室。不知其陋也。
古龍子曰。古云。節用愛人。松浦氏之謂乎。今
之貴婦人。輕身也華奢。施人也鄙吝。不復知
廉恥之道。如斯者。宜於松浦氏鑑也。丙戌之夏錄於羽後酒田撰古處
馬杉雲外曰。勸婁之道。簡明高潔。若使貴
婦人充座右銘。則必有大所得矣。

廉女

佐々木古鏡曰。可無咏歎句。

世有不隷奴院。身雜市井。窮賣婦若。而三都
地最為多焉。古龍子曰。甚哉。閨壺之教也。或
好放身于綺羅衣珠簪。目挑心招。利之所在。
不擇老少。欲之所發。不顧義方。巧言倩笑。激
詐百出。醜行極矣。然寒窶無告。而陥于此者。
間亦有焉。蓋可憫之至也。往時有一女。逸其
名。天資穠粹。携母蓬轉。往於京師。窮窶。春以
養母。浪華冨商之子。嘗以父命貿易至京師。
齎二百金而偶游一女家。臨去遺囊金而覺
之。自謂彼女輕薄。何知人道。今往求之。獲矣。
便使監奴補遺金。監奴惜之。遂赴京師過女

嘆

家從容語女曰吾來自浪華曩日吾友宕洲家為我說汝艶汝記其人耶女曰記之其人有遺物君亦聞之耶監奴乃以實語之女曰妾欲返致之而不知其處深藏以待其人再來焉因還存之監奴驚曰覆水還盆何壞之甚也乃把三十金為謝女却而不受曰出于彼君歸于彼君矣何與焉監奴臨去投三十金於尸際而去既而返浪華備語主翁主翁曰嗟何其廉乎是真泥中之芙蓉也我欲取以為兒之小妻汝其試兒意監奴以告乃說之於是監奴復往京師謀之女女辭曰根蔕為生何足以辱君禄監奴強之而後聽乃拉母子返浪華主翁為其兒營別莊而蓄之未踰歲一夕有賊五人劫入直縛女及婢拔刀迫女之母以要金女伺間而逃手提薙刀大呼健鬪立斫賊二人餘賊負傷而逸明旦報諸主翁主翁白狀市尹市尹撿問及女之父與女之籍女答曰妾生而未幾為母所抱去故不審父籍也市尹曰是大事也不可不究也今汝有母之在何不知之有女默然良久曰妾舉父名乃不得不露其過然大府之命不可違也妾父即出石藩老仙石某父就命曰母老且病妾無奉養之道遂至汚身以辱祖先淚與言俱下聞者莫不惻然為市尹告主翁曰此女清廉有義氣可以掩父過矣汝善視之主翁亦始知為巨室之子改具禮以為兒之婦事在安政四年六

又曰真是廉女亦是奇女

古龍子曰白珠入淄不染而自黑鄙女處寒窶不習而自強豈知人生有廉恥哉此女清廉如冰義氣凌霜近世之所難得也烏知天生此女而警閨壺乎哉（而戍之杵叟裂於捫複酒四投吾爐）

馬杉雲外曰所謂廉中之佼佼鐵中之錚錚者歟稱曰廉女蓋非溢美也

佐田白茅曰、冒頭正論。

列女傳

女丈夫阿婉

自古女子而為丈夫者有焉。丈夫而為女子者有焉。要之在壯烈能任事與怯懦孱弱而已矣。女丈夫阿婉者、江戸人也。夙喪母、與一妹倶從父居新水之上。父業醫、名𥜥一。時侯家或給以月俸。一夜有人叩門告其家人病急。父趨而出。為此時侯家之餉粟積在堂下。賊四人闖入、攻奪之以出。阿婉見之、撫掌謂妹曰、吾郎雖懦弱矣、吾手雖纖柔矣。坐視賊而退縮不能拒、則世人待我必以不偶人。且家君嚴剛、豈無受譴罰哉。吾其當之。迺遣妹

白茅曰、歷歷如見。

白茅曰、此段簡得紀事文體。

夜中少開其戸、謂之曰、盜寡不敵、吾其死矣。家君還則告我所為。乃提父所藏左文字刀、挺身竄於戸外。有一賊擔米苞出。阿婉直前斬其腹、斃其一。賊見以為跌蹶、趨扶之。阿婉又刺之、亦斃其一。賊察暗中有人、前欲執之。阿婉大呼、擊斫其右臂。其一賊懼而逃出。阿婉追擊傷之。少間而父歸來、見其狀大驚。直訴諸市尹。市尹壯之、賜以銀錠。阿婉時年十六。其所執左文字刀、蓋侯家所賜其父者也。當時以阿婉為女丈夫、名聲噴然都下。聚以手過其門、相目曰、是女丈夫之家也。此事實在享保季年云。嗟乎、阿婉卓犖壯烈之行、君

斯其奇矣。謂之丈夫非歟。予聞丈夫而其財物為流賊所劫竊、其邦國為蠻夷所侵掠、而棄甲曳兵、不能禦戰、垂頭束手、受其刑戮、恬然不為醜者有之。其孱弱懦怯、若斯其陋矣。謂之婦女子非邪。較近風俗輕薄、流於文弱、和於口、而不適實用者、往往有之。一旦逢盜劫、則心怵魂喪。況奸宄之寇、何以能拒之意。（甲申之仲夏製花洲後許田耕杖舍西窓）

馬杉雲外曰、龍得雲而躍、虎得風而吼。二者相須、勢不得不然也。阿婉雄壯、亦得此傳而益著焉。

敏女

敏女逸其名。以其幼而敏、稱焉。豐前小倉山中農家女也。其家富饒、倉庫頗宏壯。嘉永年中有旅僧舍焉。會家族皆出行、唯敏女留家。僧忽縛敏女劫之曰、金庫孰在。敏女陽為股慄曰、兒幼弱、不敢與客抗。客若解縛、則導之。僧乃解縛敏女、導僧造庫。僧先入。為敏女從而鎖之。直赴廐出馬、而縱火廐。偶東風酷烈、煙焰漲空。山麓村人相率救火。敏女笑曰、鎖盜在庫。廐舍何足惜。請為吾捕之。衆皆駭然。發庫搜索、獲僧縛之。皆靡不驚歎其機智焉。敏女時年纔十三。事聞藩侯、侯大奇之。命嫁士人之家。嗚呼、是女有處急遽之機智。盜僧何

得悔、幼弱、一女子哉。（乙酉之仲春、製於羽後酒田撰客廬。）

佐田白莠曰、幼女捕盜、其事已奇。其文何得不奇。

馬杉雲外曰、有敏女之機智、而是文成。有是文而敏女之機智著。嗟乎、文之與事、相得而成雙美。

偉婦人阿直

偉婦人阿直者、鳥海山下、象潟人、佐々木某妻也。慧敏有度量、身六尺、腰圍三尺。人呼為偉婦人、而不稱其名。偉婦人嘗代夫畫策、富致萬金。一日、與矢島侯爭土田。侯以勢威之、偉婦人不謁。侯之使者、項背相望。年既久、而莫能伏之。遂與之和。於是偉婦人之名愈著焉。夫封建之世、農商之畏公侯士人、甚於虎狼。惡有與之爭是非曲直者哉。今以一婦人之力、乃能抗之、可謂偉度吞岳瀆者矣。古稱靈嶽之下、生偉人。信哉。偉婦人顏面如白玉、而貞心烈節、進止有度。安政年中歿、享年六十許。（甲申之晩冬、製於羽後酒田撰客廬。）

佐々木古鏡曰、豪氣卓行、足起懦夫。偉婦人之名、眞不虛也。

馬杉雲外曰、不啻腰肩之大、亦有心包天地之大。故舉偉名以為本篇主眼。造詣超乎。

女丈夫阿豊

女、而丈夫之。何也。以其行事勇壯、無愧于烈丈夫也。女丈夫名阿豊、山形縣西田川郡鶴岡人。井伊某子也。歸大泉川村農天野某々家。富豪。一夜盜賊三人、覆面提刀、破戸而入焉。一賊直進、縛某於牀、加白刃其頸、劫曰、蓄財悉呈之。不須多言。二賊持刀立其前後。某戰慄不知所為。奴婢恐惧屏息。阿豊臥別室、知其有賊、蹶起結帶、袍纏手巾、束頸、執長刀於術。刀尖開襖、大罵曰、鼠賊、未知我刀之利乎。賊睨視大怒。一賊舉刀向之。阿豊揮長刀咄嗟擊賊面。賊乃倒。二賊瞠視大懼、曳刀走出。阿豊追之。夜已五更、霧深不辨咫尺、失其所之。不能得賊。乃還扶夫、昧爽使人報諸鶴岡警察署。警官來檢視賊屍、狀貌獰惡、髯而長大。奴婢皆懼然以阿豊為巴女之再生矣。警官命瘞埋賊屍、深賞阿豊壯烈而去。實明治十五年春三月十日夜也。時阿豊年甫十八。姿色艷美、婉順如不勝衣者。人未知其勇力如此也。（辛未之初秋、記於羽後酒田撰客廬。）

佐田白莠曰、起手用公羊傳筆法、叙事中挾景、尤有姿態。

妓長阿瀧

上州新町驛有一妓樓、號海老屋。明治十四年五月一日、衆妓相議開相談會、推妓長阿瀧為議長。滿座紅粉相對而無語。頃之議長

佐々木吉曉曰。我邦之人。置心于經濟者極稀矣。貪子患夫求食無暇。商賈只知教稱利。觚原業士官學生。各知衙名之事耳。誰能最愛經濟。若瀧女克知其志。可謂卓矣。

阿瀧羅衣蹁躚。徐登高座。纖紅潮頰。低聲演說曰。諸姊諸姊。我大日本國之良產者何非我鄉所產之生絲最古名譽耶。夫養蠶之為道。上自王后貴嬪。下至陋巷賤妾。一皆所從事。蓋婦女子之興國益莫大焉。妾等受生於陰而為女子。在于此蠶桑之鄉。然猶女子當醜之職業。是或為父母之譏。或齊兄弟之急厄。而況論至於此。今而不能若之何。雖然異日。不無從良之日。妾等徒知侍宴席。未知司中饋之術。是非婦女子之所可最恥。諸姊若有意。宜以絃歌餘暇。學養蠶。為異日從良之圖也。諸姊以為如何。衆皆應識。乃一決。因各請之樓主。樓主亦各嘉歎其志。即每一名賦與蠶紙三枚。而就其業。且延職工教之。衆妓竭精從事。寸暇不怠。既而繭成。遂至得良繭之名譽云。

古龍子曰。古者李唐名妓。以薛濤崔徽等為最。而其才情富贍。文思秀發。迥然拔于庸般。我國吉野高尾之儔。艷色絕倫。才藝不群。稱為煙花之麟鳳。世襲其名云。於戲。若阿瀧亦階私着流。而不覺其嫵媚淫意於國益。嬌嫵一嚬。能鼓舞衆妓。其器宇高抗。識見卓絕。使蛾眉男兒瞀然。蓋非尋常女流。衙亦色着之比也。予以為開明日進之徵而已。

丁亥之初夏。製果洞

後敎　酒田杏廬。

馬杉雲外曰。馬遷作蘇秦傳。後世稱其能辯。今紀阿瀧演說。世人知其才辯。便興馬遷之筆一般。

須田文 撰

新譚

稿本

據稿本影印

新譚目録

佐佐木古鏡批評

新譚

古龍須田文子化著

庖人

室町氏時。有一庖人。以善割烹見寵用。其齡一百餘歲。媼有童顏。或問之曰。吾子不啻保百歲之壽。耳聰目明。體健肌澤。意得無非有不老長年之術乎。庖人笑曰。是不難耳。因書一大字。予之曰。余以庖人從事于刀俎數十年。其宰割諸鳥。不知幾百千匹也。嘗試取其食囊檢之。鳧鴨鴻雁之屬。咸無不充實飽滿。獨至鶴則不然。其食囊所容率不過七八分。絕不見其充實飽滿者。吾於是始知保千年之壽矣。從此以後口腹之慾。一持此字。不知其限量。以致今日之壽也。非有他秘法也。人壽康彊之原。于衛生者如此。語云。節食無疾。猶信矣。

君猶家屋。臣猶柱木。一柱難撐。不能支大廈。豈不遺憾乎。

福嶋丹波

福嶋丹波者。播磨人也。仕福島正則為老臣。丹波為人剛毅儻直。數有戰功。正則給祿二萬石。頗重焉。正則之得情忌於幕府而國除也。丹波守廣嶋城。大崎玄蕃守鞆城。徳川秀忠遣永井直勝松平忠良收廣嶋鞆二城。而命近國諸侯嚴戒不虞焉。二使率兵到廣嶋。傳幕命於丹波。丹波答曰。後當自往奉答焉。因直令國內曰。國主得罪見放。使者數名來收城。然國主之死生未可知。宜速來守城。若夫不及時者。當以不義除籍也。一藩士民相競入城。守備頗整焉。丹波乃使人謂二使曰。謹奉教。然未審寡君之存否。抑此二城。向寡君以關原之戰功所得。而命某等守之者。其言曰。今以兩城托汝等。一旦有緩急。據以死守焉。某等服膺其言。夙夜不懈。夫舜之犬。唯知有舜。不知有堯也。然今有台命。自匪得寡君之命。不能敎從也。若欲強收焉。乃一城之死兵。以弓矢應之爾。二使諭曰。近日當以福嶋氏手書視之。丹波使人復言曰。寡君手書到日。謹致城。請先移兵境外。以安民心。二使許之。為退兵數里。先是有林龜之烝者。諸士入城日。會出漁。其奴馳以報。龜大驚。歸則城門已鎖矣。因再三乞門者。門者不容。龜仰天嘆曰。我今日遠出後期。然勇士惜名。豈碌碌偷生哉。遂屠腹而斃。門者大愕。欲急救之。不逮。丹波聞之。而歎惜焉。既而正則之手書至。丹波薰沐讀之。乃謂使者曰。當速致城。然有君夫人。不可徒行。望給舩五百艘。若不得命。乃先殺妻子。而後從事。使者又許之。丹波乃載夫人積什器。使諸士妻孥從焉。自題義士儒夫姓名於迎賓館壁上。兵伏之在府庫者。悉

惟愛其君。豈顧他人。忠士固如此。而可矣。

義士勇者。視死如歸。非以自輕其身。有重於焉者也。

國用良臣者。確禍亡國。嚴置從容。不辱取辱。

記諸箒冊。留監兵而後出城而去。不知其所終。

藪内匠

藪内匠仕中村一氏。為人深沈有器局。豊公之伐北條氏也。内匠從一氏攻山中。殺之内匠為之先登。渡邊了次之。而了之背旗殊大。豊公望見以為了之先登。召而賞之。内匠不以為意也。既而一氏祿二人以各三千石。特賜内匠以見米。（吾邦俸祿之制。大率十分之四。見米三千石。當祿七千五百石。）了心不平。遂致仕。臨去遣奴内匠曰。願與子相見於郊。内匠往。了馬上提偃月刀。邀内匠勞之曰。吾將遠行。不可不與故人訣。然特可為訣者。獨有足下已。因捧刀曰。聊以寓別意。足下幸藏之。言發而色怒。内匠從容進受之曰。吾亦贈足下。乃脱所佩之刀授之而別焉。人僉壯之。

黒田彦左衛門

黒田彦左衛門者。榊原康勝臣也。大坂之役。彦左殪一甲士將馘之。三枝勘兵衛來爭其首。彦左委之而去。勘兵衛自後呼之。為不聞而走。又擊一敵將殪之。城陥。會康勝以病卒。德川家康使人論榊原家臣之功。勘兵衛呈一甲首謂使者曰。此黒田氏之所獲也。使者召彦左問之。對曰。臣不知也。勘兵衛曰。子向者以槍殪敵棄而去。吾自後呼之。子遂不顧。何謂不知乎。彦左曰。子言雖如此。吾實不知之也。家康聞之大喜。厚賞二人。

古罷子曰。夫俗士之有功則驕。驕則爭。内匠彦左二士有功而讓人不爭。去俗其亦遠矣。

林新右衛門

林新右衛門仕福島正則為與家老。正則之得罪於江戸也。新右謂正則曰。若有幕兵來追。則公自為圖。至闔發臣能處之。公莫以為慮。及正則徙信濃。新右去之隱於京師。而其名反顯矣。諸侯爭聘之。輙辭曰。新右年已踰七十。不足復用矣。人或勸之為子孫之圖。新右曰。無功而食祿。恥莫大焉。禍亦必因此而生矣。吾使吾子孫受素湌之誚。非所以愛子孫之道也。

古罷子曰。今也廉恥掃地。浮華成俗。士以賂進。宜哉風波中起。不啻其身失處。使其子孫永泣於窮途。是豈非由不揆己量。妄自求不義之富貴哉。新右曰。無功而食祿。恥莫大焉。可謂接於古君子而不愧者矣。

能行愛育之二字。則君道成矣。愛育天下國家自家一族始。故著千骨

甲賀孫兵衛

甲賀孫兵衛者。稻葉正登臣也。正登有弟曰式部。數有失行。正登積不能平。遂遣孫兵衛殺之。孫兵衛時年甫十六。有膽氣。私以為骨

肉若其於民人亦必不限矣。

有正有權。極見

肉之親。怨爲可也。因切諫。正登怒曰。汝法懦如斯。顧必不能成事。吾且命他人而已。孫兵衛曰。君以臣爲怯乎。臣敢奉命。願得監者一人與俱。正登許之。乃往造式部家。使從者先入言之。甲賀某奉重命而來。見公言之。式部曰來矣。按刀盛氣胥之。孫兵衛入。式部曰兄命何事。聲色共勵。孫兵衛投佩刀於後。膝行而進。式部色稍解。孫兵衛跪曰。公惡行已積。罪不容恕。臣孫兵衛奉命誅之。急起捽式部伏之。取匕首於懐。擬其胸。顧謂監者曰。子諦視之。吾豈不能怯而成事者也。若請以復命。因扶起式部。叩頭謝曰。君命不得止。致吠失

苦心如此。良臣豈可不傳哉。

敬。然事止此。公第去矣。孫兵衛請從焉。監者亦慫思。式部遂出奔。無何。式部病歿。正登薨孫兵衛。而召還之云。

古龍子曰。智之所貴。在敏事而中機宜。非辯給禦人。詭詐趨利之謂也。孫兵衛進而呈忠言。退而處急遽。使正登無不友之累。式部無不義之名。可謂能用智者矣。

原田左馬

原田左馬者。伊達政宗臣也。智勇絶人。擢爲士大將。一藩推服焉。有後藤孫兵衛者。亦剛直之士也。夙爲政宗収用。左馬與之友善。嘗孫兵衛行。逢左馬途而揖之。左馬不知而過。

拂鬚獻諂之風。武人之所猶且不免。況文弱之時乎。豈得不慨。惟能知愛公家。不知顧害己。若非忠勇宏量之士。焉能如此。

湯流室中。酒流講

孫兵衛恚其後驕傲以待左馬。左馬不以爲意也。政宗聞之。欲逐孫兵衛。乃召左馬告之。左馬諫曰。公之欲逐彼者。以其不遜也歟。臣不肖。今辱重任。藩士欲拂臣鬚者衆。惟孫兵衛侃然抗臣。自剛直之士。何能如斯。且臣聞之。非常之士。而能任非常之事。以臣見之。若孫兵衛。必臨大節。不避萬死者。請公舍之。政宗從之。而左馬遇孫兵衛加厚。孫兵衛不曉焉。謂畏而諂也。怒氣勃勃不能自抑。遁往造其家。左馬迎而坐於爐頭。孫兵衛睨而叱之曰。汝誠諂諛之小人。佗日必來公家之耻者。可以除矣。直取湯鑵投之。沸湯流室中。即拔

中同法。

諭以赤心。誰得不感動。

刀急刺之。左馬翻身避之。堅執其手。氣色自若。徐謂之曰。子且勿躁。待吾一言而殺吾。吾決不走。子且勿躁。夫公家之勇士。惟我與子而已矣。今兩虎相鬭。勢不俱生。以私鬭而喪公之兩臂。不忠孰大焉。吾始也以子謂頗知公私之分者。今乃何然。言未卒。孫兵衛感悟。棄刀拜謝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以一朝之怒。不知顧公義。暴馮之行。以獲罪於子。子則教以事君之道。深自愧焉。自今示後。吾身聞於子而行。於是相約爲兄弟云。

古龍子曰。雖見侮不鬭。左馬以之。蓋有所挾也。過則勿憚改。孫兵衛以之。蓋勇於爲善也。

平定天下。撫案民瘼。非度量如海者。夫不能成其功矣。秀吉家康能成其績者。而猶尚帶

勇於為善。與有所扶。共是過人遠矣。

附原田甲斐者。左馬子也。資性姦巧。深結伊達宗勝。私圖不軌。事敗而覺。甲斐母常愧其子逆節。見婦供香花於甲斐靈牌。怒擲棄之。罵曰。不逞之子。豈能成佛乎。後遂絕食而死。甲斐雖不肖。母則不背為左馬之妻也。

大久保忠隣

大久保忠隣者。德川氏之勳臣。一味忠直之士也。慶長十八年。德川家康使忠隣治切支丹賊。忠隣奉命赴守京師。或譖之家康曰。忠隣有異志。將應於賊。家康怒。命板倉勝重收

不能純精忠之念。嗚呼難哉。畫我赤心于人之腹也。

忠隣幽之於佐和山。勝重率卒至忠隣館。會與客鬪碁。勝重至而傳命。忠隣從容拜命。忠隣從士大憤懣。相謂曰。主君之流罪。罪非其罪也。亦有讒者。信讒者不明也。行命者不忠也。寧鬪而死。豈使主君陷於無罪之罪乎哉。京師騷擾。城門嚴警。忠隣溫言諭其徒。悉收武具。授諸勝重。京師於是乎安矣。既而移於佐和山。井伊直孝護焉。嘗慰之曰。直孝極知子之無罪。不獨直孝。天下皆知之。雖在暗室。庸何病哉。直孝將為子言公明之曲直。忠隣嘅然曰。止。如暴白吾之無罪。則不得不暴白我公之不明也。非吾志也。不肖當蒙垢焉。我

表君父之過。果以見己之直。非忠臣孝子之所忍。

公豈可以細故塵垢其明乎。直孝擊節感歎。忠隣優游自適。著忠臣記二卷以消間云。

天野康景

天野康景。稱三郎兵衛。天野遠景之苗裔也。世領百貫文。剛毅木訥。不為邪曲。德川家康以其有功也。賜駿河高國寺領三萬石。當駿府城經營之時。康景等監之。揭用竹於門。命卒護焉。家康領地之小民。相率來夜竊竹。護卒叱之。皆走。卒追而斬之。小民之逃者。就代官井戶某訟之。某令康景縛其卒。康景曰。卒何罪。罪在我耳。我使卒護竹。有竊之者。追而斬之。固其職也。若以為罪。將奈制禁也。某乃

不為利回。不為威怵。豈非毅然大丈夫者。

白家康。家康令康景刑卒以謝。康景不從。其所言如初。家康聞之曰。康景忠士。今如此。必有故也。乃使本多正純問之。正純就詰之曰。以臣拒君命。不臣也。子有何說。康景毅然曰。刑戮不辜。行不法也。何以御天下。臣致仕則無所懼。遂致封三萬石而去。時慶長十二年三月九日也。久之。大久保忠隣以康景之舊故。深憐其志。搜索得之。置諸小田原。贈致餼米云。

不破彥三

不破彥三者。加賀侯前田利常臣也。領祿四千石。天資沈毅。容貌如愚。與世齟齬不相合。

金言發光。足照千歲。士尚守國。何受外侮。

傑士所勉。自異于凡類。

或詠之曰。賢士觀時從俗。子其察諸。彦三謝曰。諾。而見其所爲。頑然不改。其人復以爲言。彦三曰。吾豈好立異。我先人有遺訓曰。見利勿動。臨誤勿爲。只可守義之一字。汝生武門。不須忘爲士之義。我夙夜遵行。不務衣食之美。與從者同艱苦。勉省冗費。以蓄餘財。子其達觀藩中。秩祿與我同者。不爲少。人馬之選良。武具之整備。與我齊者。有幾人矣。且我所恐者。利諂僞也。吾不愆吾職。戰々兢々。省吾身也已。

塚原卜傳

塚原卜傳者。常州塚原人。新左衛門子也。受劍法於飯篠長意。後從上泉伊勢學焉。遂得其祕訣。名聲高一世。公侯士民之執贄於其門者以千數。有一弟子。技已造妙。卜傳欲授之一刀之訣。嘗弟子行。有繫悍馬。若過其後。馬咬然一嘷跳躍蹴之。弟子翻身避之。可數步。觀者嗟嘆以爲穩捷。卜傳門下無雙。卜傳聞之大驚。語人曰。彼子熟練未至。何足以授一刀之訣哉。嗚呼。吾過矣。其人深訝之。乃繫悍馬。託事而召卜傳。隱蔭窺之。卜傳來。避馬背而過焉。悍馬不少跳而止。其人愈訝之。乃告卜傳以其實。且曰。先生不稱彼穩捷何也。卜傳曰。憚馬之跳躍而避之者。僥倖耳。其於演技之時。巧者有所失。拙者有所得。然雖勝不可謂巧。雖敗不可謂拙。人各有過失也。唯不失先見。不誤機會。是爲可務。彼子不知用警誡于未然。拒禍端于未萌。則不及一刀之位遠矣。胡足稱乎。

井上喜庵

井上喜庵者。江戶市隱也。其父領莊武州八王子。家數有功勞於幕府焉。喜庵年已七十。風姿俊逸。才氣弘粹。勉學不倦。通諸藝。尤好方書。頗有先見之明矣。寬永九年。德川秀忠薨。增上寺之土木興。府下富商伏見治兵衛。石屋甚兵衛。請官擔負其工事。稱曰受負。幕士井利勝悅而許之。喜庵聞之。慨然語人曰。伏屋石屋二商罪惡。當磔其軀。而梟其首焉。其人愕問其故。喜庵曰。聞昔日有小田原城郭擔負工事者。今乃二商倣之。顧府下有資產三千者八人矣。工事擔負從此盛行。而商人之奸巧亦彌甚。然則物價逐日騰貴。四民各苦其業也必矣。夫政者尚無無賴不逞之徒。且城池石壁。不宜使商估不得窺知焉。若夫土木之擔負盛行于世。則爲士人者忽己職分。寖流奢侈。其極至不知城池之固。地理之宜。然則攻城野戰。亦可以遷寨商估乎。豈不謬也。抑上之興土木。其所尚在利潤之治

及于四民是故宜先期命吏集工匠於府下
預定物價也若夫不然使一人擔負之則巨
財幾萬悉為一己利潤而其人亦狡黠者飢
未春之米雜沙作飯用洗米之水和塩作汁
以飲食其工夫工夫饑難為食渴難為飲其
賃不以償其勞不亦甚也是故工匠定隊一
隊必置之頭領警戒之非常以兵監督之勤
情以吏而工夫之賃日給之勤者必賞情者
必有罰若是則費少功多而恩澤洽及於四
民矣不亦善也不務出于此使商估恣其私
欲廢衆利而不顧胥吏之愚亦可憫耳我今
茫矣不及目擊其弊害至數十年之後我言

必驗矣又嘗語人曰入其國觀其民多富豪
則可知其君昧于政務矣小民窮乏半為富
民之役而已又觀其民多富商則可知其國
多弊害矣小商困迫必為富商所束縛也政
務正風俗善則一國均其富奸智詐謀以恣
私利者未之有也故獨富者國之蠹也宜刑
之以示天下也又曰不可使商人刈生木于
山唯農民以無事時伐柯採薪不使山赭為
可也以我所見佐野足利之地薪漆綿等夥
生焉日月輪出于江戸故其地不可賜人為
莊不然則府下物價騰躍奸商由之逞私欲
貪暴利者必出焉凡府下數十里閭皆府民

大凡邦國之所以受外人之侮辱者在敵愾之人之有無多少而已今日我国事情豈可不憤懣

之所取供焉又決不可為莊者也夫貴農賤
商天下治強貴商賤農天下衰弱是自然之
理也諸侯聞喜庵賢爭聘之喜庵輒辭曰學
醫治人吾志足矣不願出仕寛永季年病歿

濱田彌兵衛

濱田彌兵衛者長崎人也有膽力饒智略屢
駕商船遊于海外通南嶋諸蠻之語頗知其
事情寛永中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之商船航
印度過臺灣為紅毛人所刧掠平藏怒曰是
豈獨吾恥抑亦皇國之恥矣不可不報也請
諸幕府幕府許之平藏乃引彌兵衛謀之彌
兵衛慨然應之於是與弟小左衛門子新藏

及卒數百裝為農丁被簑笠持鍬钁航到臺
灣請守吏曰日本之氓聞臺灣之土廣人寡
地多萊蕪故欲移住而開墾之也願賜恩許
吏以告甲比丹甲比丹者其酋長也甲比丹
聞之不信乃以哨船圍之數重不輒許上陸
使人來言曰汝等之來決非好意不然何其
從人之多也彌兵衛答曰唉公何疑人之甚
若使日本略海外之地必須之士固是不乏
奚使吾儕小人為守吏撿舟中有耕耨之具
而已還備告甲比丹甲比丹意稍解乃許衆
上陸彌兵衛等入城見甲比丹請屢為氓不
許請還本邦亦不許留數月屢請不許彌兵

先入于死地而後能得生若入生求生豈能不死

衛決意謂衆曰甲比丹不許我去留其意不可測大夫夫既已入虎穴不生擒虎兒寧甕之而已衆憤然矢死焉一日昧爽彌兵衛與小左衛門新藏等入城衆從之留門外三人排闥而進甲比丹猶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何者彌兵奮進捽之於牀匕首擬其喉左右欲刃之二人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甲比丹恐懼乞命彌兵衛曰汝欲生盍停城上放礮甲比丹曰謹奉命彌兵衛曰汝向日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比丹曰唯命是從從卒闌變入鬭于庭後者顚傷於礮彌兵衛乃左手扼甲比丹手右手執匕首而俱起二人

士氣之爲物大矣變動天下亦惟此物而已

擁其前後而出其卒不敢動甲比丹傳命停放礮使卒艤蠻船一隻及日本船二隻積貨滿之彌兵衛與衛入撿之乃欲拉甲比丹而去甲比丹曰島民皆仰某指揮某去則很々然無所依爲某有一兒年十二願代行彌兵衛許之乃質長子及頭目數人而還報代官代官白幕府厚賞之彌兵衛之名一時震海外云

古龍子曰豪傑之士不籍兵而善壓服敵人唯其氣耳彌兵衛空拳深入不測之地一旦而雪國辱嗚呼彌兵衛一身渾是膽數後世將軍以十萬貔貅僅能制獼猴之跳梁噫士氣之勇怯相去遠矣哉

僧雲居

僧雲居者塙圍右衛門子也才識德望并高仙臺侯厚禮聘之雲居乃取路東山赴于奥州過青野原草賊數人要路曰吾儕凍餓請師供酒資雲居神色自若倒囊予之而行賊猶尾來曰請併其衣帶解之雲居抛鍚於地曰甚矣汝等之不悟也千里踝行雖方外人不可爲得汝等必欲得之併我生命取之端坐不動賊皆惻然感悟羅拜謝罪請爲其徒弟於是相從至仙臺住松島瑞巖寺各修僧業以終世人性之善於是乎驗矣子輿氏豈欺我哉

藤若仲

若仲名鈞字景和自幼好畫家貲富饒始學狩野氏畫法既而自以爲是殊狩野一家法耳雖有造妙之技終不免爲其奴隸也因臨摸宋元名家畫法欲不契心一日有所大悟乃取其年來所寫悉焚之曰這箇技何曾不及古人彼其描物也我亦描物耳於是畜群鷄於窓下日就寫之至鍛練數年後草華木葉羽毛鱗介自得寫生之妙其下筆極款挺然成一家風未嘗少蹈襲古人法而終身不畫鬼神龍虎以其所不目睹也蓋若仲唯畫是耽

不顧其他。家道零替。至餬口於筆墨云。

森祖仙

森祖仙以畫聞。殊長描狙。嘗游于長崎。得一猿摸寫焉。及研究數年後。稍覺追真。乃絹素淨寫之。携以眎清客某。某曰。巧則巧矣。惜哉寫畜猿也。失天然之趣矣。祖仙奮勵。深入山中。侶木石。友猿鳥。刻苦三年。遂能得其摸寫神趣。始擅描狙名於一世云。

古龍子曰。懸巖滴溜。終能穿石。勤勉積久。何事不成。畫學雖小技乎。亦足以為學者之鑑焉。

圓山應擧

圓山應擧。善精六法。嘗欲寫雞之真。乃至祇園祠。熟視群雞。凝立不動。人以為痴為呆。不顧也。有年于茲。一旦恍然。如有所得。自顧滿腔皆雞。因試就掩障寫之。神采生動。獻諸祇園祠。欲聞人之評語也。使門生每日往伺焉。一日有賣菜翁。仰視曰。雞傍不描草好。翁去。門生尾而知其居。還語之應擧。應擧翌日訪其居。懇問其故。翁曰。我嘗畜雞。羽毛與時變化。今君所描即冬雞也。故深感雞傍不描草之用意耳。應擧又嘗欲寫臥猪。語之八瀨賣柴女曰。見臥猪告之。一日女來告曰。吾屋後竹林中有一臥猪。應擧携筆硯從女而往。熟視摸寫之。後眎之鞍馬賣炭翁。翁笑曰。是病猪也。問故。曰。猪雖臥。其背上怒毛豎立。此畫無之。寫病猪耳。應擧乃呼賣柴女問之。曰。後數日猪死於其處。於是百方努力。遂認真猪寫之。始成其志云。

古龍子曰。我鄉日枝神社匾額有劉玄德躍潭溪圖。精妙無雙。人馬如生。觀者莫不稱歎焉。嘗有一馬夫見之。拊手大笑曰。是哉死馬也。傍人怪問曰。汝亦知畫乎。此何以為死馬。曰。凡馬之欲奔騰也。必縮其陰囊。今則垂陰囊跳其身。可笑也。畊當問奴。織當問婢。其不然乎。

觀世次郎太夫

觀世次郎太夫。累世業猿樂。名譽藉甚。猿樂有稱木賊者。雖尤巧也。太夫殊自負焉。嘗大開場於櫻田以演技。觀者如市。太夫錦袍執鐮。祈旋舞蹈。觀者咸服。而有一人笑於隅者。曲闋。大夫則物色得笑者。曰。汝何所業。曰。與人刈木賊為活。曰。何笑。顧我技未巧乎。曰。非不巧。惟其運鐮太易耳。抑運鐮於木賊叢生中。一前一却。便能剪之也。太夫感悟。乃拜為師。日夜講習。遂能究其法。於是再奏木賊曲。其巧更大進。於是木賊太夫之綽號隆然起于天下。太夫以千金報其人云。

古龍子曰。夫業精於習。太夫技雖巧也。未嘗蹈實地。恥笑於傖父。今夫市井白徒。談法律論政事。若覩掌而知指着。然實一臨事。則運鏇太易。不疵其指着。殆希可。不思乎。

盲人慶玉

盲人慶玉者。出羽莊内田川郡早田村人。茂助子也。隆準而長身。風貌不卑。家極貧困。父母老且病。慶玉扶助之。不捨晝夜。父性酷嗜酒。慶玉日買而備之。父或望鮮魚。多方求之。不得諸里。輒必踰越後國根谷村。求之歸獻焉。嘗得一小鯛于根谷村。欲携歸獻親。途而遺之。不知而過。比遠家門。始覺之。大愕。兩手探地行二十餘町。遂拾得之矣。一日父欲鮹。吠日風惡濤高。漁舟不出。不能得鮹。慶玉以謂慈父所望。不可不果。自行海濱。以手周索礒隙。竟捕一大鮹。以成其望矣。人以為神。既而家益貧。慶玉不以目之盲。春夏則採薪于山。秋冬則綯索捆鞋。鬻之以衣食父母。久之父死。慶玉哀慟殆絶。爾後事母孝養益至。其所嗜必求以供之。然而其身寒冬一衣。執業不怠。力事節儉。少少貯錢焉。村長某謂慶玉曰。汝宅閭里。徒汲汲于白屋。而無一定職業。非所以立身也。從吾言。出于鶴岡。修一藝可也。然則吾為汝擇良師。吾聞盲人出精得官

純孝所貫。必有神助。

位。觀他盲人。有營營於此。汝其無意焉乎。慶玉謝曰。藝者止立一身耳。官位則有名無實。不足貴也。且家赤貧。僕一日而去。母數日而飢。是僕所大恐也。僕常悲身不具。加之無兒息之可繼家者。獨欲獻半鐘于菩提院。永祈亡父之冥福。而其貲未給。為憾焉耳。慶玉有師曰城音。在田川村。慶玉事之猶事父母。不須臾離禮也。其善行早已顯于四方。藩廳聞而召之。賜錢米以褒賞之。實元文五年。慶玉年二十五。其明年遂買半鐘。獻諸大瀧寺。始成其志矣。嗚呼慶玉一心專乎承父母之歡。克忍貧苦。克耐艱難。以竭己力。以充親望。誠精所貫。孝感所致。孟宗之雪筍。王祥之冰鯉。以慶玉見之。復那足道哉。若慶玉者。其純孝古今未曾見其比也。

至誠所發。鮮不遂矣。

與惣右衛門

與惣右衛門。初名與惣兵衛。父曰與惣右衛門。出羽莊内田川郡鱒淵村人也。父性偏急。踈於義理。驅使與惣。猶視牛馬。不少如己意。輒撻之下。而與惣降氣柔聲。號鳴而起。唯命是從。與惣出而過父。途輒必脫履跪地拜焉。父老病在蓐十年。與惣侍養看護。忘躬之勞苦。安父之起臥。每有父之嗜者。雖風雨暗夜之時。直赴鶴岡街。求歸以進焉。其往還殆十

微粒片菜。豈可輕哉。雖百事大耑。須到文明之時。一處殷農則不饑

五里。赤脚以遠見其難色。且家固貧而無餘蓄。故其出也。省午飯以充父之嗜好云。興惣常以父病深為憂。為人傭夫。二詣伊勢。十登湯殿山。神祠佛寺。祈願悉至。及父之死。哀慼踰禮。其後襲父名。稱興惣右衛門。其母靜寧而能病。興惣奉養不懈。母之他適也。其送迎太謹。母或出宿他家。輒齎衣服以寒暑焉。興惣與人交唯信是主。是以閭里莫不親睦焉者矣。其從事耕耨也。勉圖彼我之利。無少自私焉。又重穀。視米粒在不淨。直拾而食之曰。穀物粒々皆成于辛苦。不可輕也。所司夙聞興惣事。嘗使吏曰案察之。至善不掩。高行悉

死若鮮矣。

寶貨有攜。蓋行不損。桑田有變。義名不滅。

見。所司以聞藩廳。乃賜米若干以賞之。享保二十二年。興惣年四十六。寬保三年。復受米物之賞云。

古龍子曰。鱒淵村僻在千山谷之間。倚樹傍石。人烟稀少。農餘一村。焚木取灰。鬻以資活計。興惣生其間。家極貧窶。無讀書聞道之暇也明矣。然而其高行過人如此。不亦奇哉。當今荒陬邊邑。無非校學之設。呼唔之聲。何處不聞。而察其為俗。無賴不逞。結隊逐群而出。使人所讀何書。而所聞何道也。吁。豈可不愧於興惣乎。

佐藤信淵

佐藤信淵。字元海。號椿齋。融齋。盤松齋。其別號也。通稱百祐。出羽雄勝郡西馬音前鄉人。以明和六年己丑六月十五日生。家世業醫。高祖歡庵者。歎人民之饑死於凶荒。自奮修農政學。曾祖父元庵。祖父不昧軒。父玄明窩。相繼至信淵。大振興家學。信淵夙懷經國志。從父游松前。又察莊內最上。米澤風土。遂入會津。轉北越。其入野州也。方越高原嶺。其父教土民以作稙聟之術。遺其利於永遠。到日光。拜靈廟。採產物。熟視銅鑛。及父歿。奉遺命。抵江戶。學醫于宇田川槐庵。講蘭書。時年十六矣。既而涉天文地理曆筭測量等學。刻苦研究。詣其蘊奧矣。寬政初。見津山侯。為著擊政改革記二卷。去之至西海。搜索諸種物產。諮詢明數學識益進。入久留米。為有馬侯說示筑後川水害防止之方。文化丙寅。還江戶。卜居京橋柳町。丁卯夏。應阿州集堂聘。至德島。講火技。著三銃用法論。又論海防策。且說海外兵輸之法。己巳再還江戶。傳授砲術於井上佐太夫。八月。退居上總山邊郡大豆谷。專從事述作。於是著農政本論。訂正歡庵國土經緯。元庵氣候審驗錄。不昧軒土性辨。玄明窩竅防溝洫志。培養秘錄等諸書。又自著種樹秘要。耕種法。是曰農家七書。而以農政

本論。為之綱領。又為門人著經濟要錄。其他天地鎔造化育論。天柱記。地柱記等。不遑枚舉。嘗為小金井牧民傳授收養法。爾後果產良馬焉。天保元年庚寅。依薩藩猪飼某請。著薩藩經緯記。島津侯英翁覽之大悅。賜物賞之。丁酉。依參州田原侯請。巡歷其封內。講明耕種法。又著田畯年中行事。與渡邊華山。庚子。應丹波綾部侯聘。巡視封內。說每村置社倉之要。重說示農法。又更著責難論上之侯。壬寅。在武州鹿手袋村。敎授農法里人。又著物價全論。貴穀賤金論。以述經緯國土之本源。己卯。為伊豫宇和島侯。著種樹園法。示開墾準則之方。在長州。敎修三田尻海濱。以起塩田之法。在大坂。以新田開拓要旨。說明鴻池善右衛門。後皆至見其成績云。嘗慮西洋情勢。著西洋列國史。又有禦侮儲言。水陸戰法錄等著述。弘化三年丙午。再退居鹿手袋村。著經濟問答。及復古法。獻諸濱松侯。其意在欲救天下困弊也。無幾相侯免職。嘉永戊申。著東西火攻辨。嗚呼。信淵何其著書之盛也。而皆實用適切。有裨益于世者。蓋非空言死論衒詞華者之比也。信淵天資豪邁。克耐克忍。未曾以毀譽得失介于意也。進其言於王公也。雖王公不容之。不敢曲從。輒曰。我所說雖不爲今日用。後世必有取之者矣。東馳西騁。欲一新宇內。雖黔突不遑暖席。然亦焚膏繼晷。未嘗手釋筆卷。若其宇內混同秘策。吞海肇基論。其意專在以江戶定為東京。布置諸省。嚴海陸備。設學校。開病院。置物產局於各地。以盛國力。進興海外諸國連合。遂混一宇內也。又著垂統秘錄。論可設製造舘于準舘融通府開物府敎化臺等。蓋信淵之明豫圖時勢所赴如此。嘉永三年庚戌正月六日。歿於江戶寓居。年八十二。葬淺草松應寺。配渡邊氏。生四男二女。長子昇庵以醫仕盛岡侯。不幾歿。弟亦相繼歿。昇庵無子。遺業於是乎絕矣。

古龍子曰。信淵以實用才。修實用學。其著書百種。悉皆有實用於經理國家者也。今也制度文物。日就改良。國步駸駸。將共泰西諸國駢肩而馳焉。然而天下困弊。民有菜色。農家為最甚。議者論辨盡聲嘶舌。遂無益于實際。有司布制。再三改良。未有效于實地。是豈論之不盡美歟。將制之不盡善歟。抑當局者實用才不得其人歟。若使信淵當局。則論不貴多。制不屢改。必能奏實用之效。而今無其人矣。悲夫。

平田篤胤

平田篤胤。稱大角又大壑。初稱眞菅之舍。後
改伊吹之舍。小字正吉。又曰玄瑛。秋田佐竹
侯臣。大和田清兵衛第四子也。以安永五年
丙申八月。生於秋田城下。自幼岐嶷有大志。
受經史於中山青莪。學醫術於叔父柳元。年
甫十九。有所發憤。負笈遊江戶。入板倉侯臣
平田篤穩之門。學兵書。居四年。學識大進。篤
穩奇其為人。終為己嗣。授以兵書秘奥。於是。
冒平田氏。稱平兵衛篤胤。嘗讀鈴屋翁著書。
有所感悟。遂刻苦講究皇學。偶見大宰純所
著書。大憤其不經。著呵妄書。是為著作始。爾
來專精著述。傍涉獵諸子百家書。旁證該博。

人莫不驚其強識焉。弟子日進。名聲大振。上
野法親王夙聞其名。有所命。因獻所著古史
成文。開題記。神代系統。靈眞柱等數種。親王
感賞賜物。篤胤夙有遊名山通都。求遺典而
讀之。大起著作業之志。有所拘束未遂其志。
因請藩主板倉侯脫藩籍。侯允之。於是。抵京
師。謁冨小路公。呈著書數種。添以國風一首。
公即執奏供之天覽。天皇叡感賜金銀綵色
歌箋二百葉。吉田家傳令為神職教導。乃從
京師到太和。拜歷朝遺典及諸大社。既而還
江戶。大起著作業。此時大扶桑國考成。奉之
上野法親王。親王亦供之天覽。天皇復賜金

帛以嘉賞焉。方是之時。公卿侯伯爭聘篤胤。
皆辭而弗應。篤胤年六十三。為佐竹侯臣。蓋
復其故也。時所著天朝無窮曆成。及班布于
世。大生物議。幕府命退篤胤于其藩。且合其
舊著。禁印版發行焉。以其議論卓越。大有聳
動世人者也。無幾禁解。重奉天朝無窮曆上
野法親王。親王殊悅之。再供之天覽。復有
金帛之賜。篤胤終生所用心。純在正國朝典
故。謀皇室盛隆。其所蘊蓄者。一發諸著書。有
九百餘部千餘卷。當此時也。受業於門下者。
殆六百人云。天保十四年閏九月。病歿。年六
十八。門人相會。葬秋田城東手形里廣澤山。

配石橋氏。生三子。長子早夭。長女千枝。配鉄
胤。使之嗣家。次子曰半兵衛。弘化年間。白川
神祇伯追尊其生前偉績。贈神謚為神靈能
眞柱大人。又贈靈神稱號。大政維新後。追贈
正四位。

古龍子曰。余嘗游秋田。登廣澤山。謁篤胤墓。
欽篤胤為人。俯仰低回。不能去云。嗚呼。篤胤
生於皇室式微。幕府弄權之時。懷慨慷之志。
排邪闢妄。銳意正國朝典故。觸吏議而不誣。
俾天下後世之士。復明皇室之所以尊嚴。有
以所遵焉。其功績固不為尠矣。世之後生輩。
徒艷慕泰西文明。不復知國體如何。妄言不

傑人奇士。不可律以繩墨。狂生亦近之矣。

奇士之名言。足以起情者。

以學者自家傑自

經。動輒亂風俗。於戲着。述大行。而害乎世道人心者益出矣。使鰥慮生於今。捋其呵妄之不戢焉。可嘆夫。

狂生

狂生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奥州人。幼而喪父。蓬轉萍流。乞食餬口。生嗜酒。醉則蹣跚歌呼。人呼為狂生。生亦因自為號。年弱冠入江戸。露臥昌平黌傍。日日聽絃誦聲。有所神會。則欣然起舞。一旦翻然謂我亦人也。四肢五官具矣。以狂生終身可也哉。乃干謁巨商大賈。請擔薪水。人皆恐其狂而不許焉。生喟然嘆曰。都俗盲聾。不足興也。去之彷徨常州。不得

任者猶且不盲聾。鮮矣。況尋常都民乎。

禍福轉換。貧富相變。是甚易見之理也。而俗士九人如無視焉心眞千此若何也。私慾使然也。

意而去。適野州宇都宮。蓬頭藍面。瘦羸骨立。踯躅日乞食市街。有豪農田某者。會除夕。其主翁出適。生追從其後。翁大駭以為窮鬼。顧叱曰。去矣去矣。生且歎且笑曰。嗚呼我猝也。宜矣翁之目以窮鬼。夫禍福不定。轉換如輪。翁其知之邪。窮極富生。富極窮來。自然之理也。然則富和可恃。而窮亦爲可侮。天下繿縷其服。錦繡其心者。有焉。富于其財。貧于其才者。有焉。不識之表裏。謂之盲聾。翁亦盲聾也哉。乃浩歌將且去之。翁奇其所言。挐倶歸及其門。翁大呼曰。我得福神來。家人出迎。即乞食狂生也。皆為之寒心。翁曰。彼佯狂耳。乃給

豪農大家之於民望。歛心也。猶邦國之有鉄壁堅城也。雖有外患。賴之以免。

衣食。使之理事。生日夜拮据。精斂過人。事無遲滯。家政整肅。當是時。幕政衰頽。紀綱弛解。内憂外患。一時紛起。加之年穀不登。物價奔騰。寒民群衆為盜。天下洶洶。生一日從容説翁曰。亂形已成矣。宜速散財以結恩義於鄉民也。夫一臠之肉。委在空庭。貪蠅饑蟻相聚爭之。幾何不糜爛哉。高穗於一鄉者。猶委肉之在空庭。鄉人之不為貪蠅饑蟻。其可得乎。翁從之。無何水府天狗黨起兵於常野之間。勢若疾風。豪農大賈莫不被刧掠焉。獨田氏以德望免禍。翁大喜曰。狂生果是我家之福神也矣。

勇婦烈女者。醫萎靡士氣之劑藥也。

古羅子曰。見機而為之。所古之豪傑其猶難焉。易曰。知機其神乎。機已知矣。無計不出。是以狂生何違者。而施設之敏也。

烈女阿高

文久三年夏五月。少将姉大路公朝為刺客所殺。給女阿高義而勇。欲報之仇。不得意而斃焉。始公朝英邁倜儻。深慨皇室之式微。夙有復古之志。日參機密。中外囑望。阿高碩意奉事。常慮以公朝位望並高。人或窺其隙偸。問弄武技。君擊刺以警左右。此時幕府政寢衰。人心離畔。外艦頻來。要求貿易。幕吏處置因循。於是有志之士。唱尊攘説。慷慨奮起。天下

甲閨之花。忽破于烈雨。魁于國事者。必先見害。可不歎哉。

驕然。将生事焉。公朝奉勅東下。詰責幕府。朝威頗伸。天下談士。从以揚聲。於是乎。幕吏悍焉。屡使刺客狙公朝。阿高深以為憂。日夜警衛。嘗夜竊巡視。忽聞廊下人足音。潜身窺之。有賊上堂。望寝室而去。阿高大駭。躍如挺出。與之相持。遂能伏之。公朝聞其擾。使侍士執燭往視之。阿高縛賊以献。公朝激賞。乃托賊長藩士理之。賊嚙舌自斃。阿高正襟白公朝曰。妾聞之。樹之高者風易撼之。石之出者水易激之。公名聲日揚。是所以奸吏之窺覦也。公其戒心勿弛焉。公朝嘉嘆。乃謂之曰。女以新仕忠烈如此。宿老舊臣當自愧心。爾後益

執厥心。阿高益済腹膂。夙夜孳々不懈也。後公朝嘗参朝。途有賊。卒然出斫公朝。從士救之。不暇施功。遂為賊所害矣。阿高悲憤不禁。欲伏刃殉之。保護不得意。既而翻然謂。盍為我公報仇。縱令事不成而斃。又當見公於黄泉有辞。何用學臧獲婢妾之引決耶。於是。托事辞妹大路家。素足被跣。蓬髪垢面。與丐兒為伍。専探殺主者。嘗雪夜過三條橋。遇邏卒。邏卒怪其擧止。将捕之。阿高健闘。不克而死焉。時年二十四五。見梟其首。一時哄傳。觀者成市。初阿高父曰人見權平。河内國金剛山下人。而大塩平八郎之與黨也。天保八年春

其父已偉人。故二女亦亦皆偉。夫蛙鼠固不能産猫[illegible]。欲得賢子女。必先以己之人物。然後能得之。

二月。大塩氏挙事敗衂。此時權平赴薩摩。行李聞之。直歸変姓名。隠于京師。結廬于東山之下。久之。事漸静謐。適賣卜講書以為活。既而得二女。長實阿高也。次曰阿信。皆有才貌。無幾。權平病死。二女守喪。事母以孝順聞。母嘗病眼。二女愁憂。阿高則為洗濯備役。阿信則在内炊磨看護。以二女之誠。未嘗一日有使母出愁嘆之言。一日阿高覓業出家。時當祇園祭祀。綺羅雑遝。儔彩顧影者。項背相望。阿高一心在母。襤褸敝衣。不以為恥。遄赴醫家。途見稚児之失路彷徨。憐而扶之。訪其人還之而去。稚児者妹大路義親子。即公朝也。

方義俗烈風将泯滅之時。能行一

義親徳阿高之扶己子。且嘉其至孝。遣人召阿高使之給事於公朝。贈致餞物於其母。得不乏焉。阿高懸戴恩。勵忠誠。至此欲為主報仇。至於流離辛苦。身為丐兒。雖志不成。然亦烈女也。其妹阿信膽氣亦壯。聞姉之梟首。深夜来而赴刑場。攀梟木臺。竊首而返葬之。維新後。来于東京。卜居墨陀。以簡篇自遣焉。古龍子曰。嗚呼。阿高以渺然一女子。欲變容討仇。中道而斃。誰不愍其義烈。而悲其薄命乎。雖然阿高所為亦極難矣。三尺童子知其必不成矣。而其所以奮然為之者。非敢幾利。又非敢要譽。忠憤之氣自激于中。見于外而

義烈當文明時世之數百義事矣。

己。豈有愧豫氏之子哉。或謂。趺事非中道。不可以為訓。余則將曰。流季之世。忠魂義膽泯然蕩地。豈以鶏群中聞鶴唳。不為希有乎。松柏堪寒。君子所愍也。俗子迂生尚何知哉。

木戸松菊

匹夫之勇。俗衆皆畏之。君子誠勇不怒于小事。不受匹侶之侮者鮮矣。

木戸松菊。名孝允。初通小五郎。後改準一郎。松菊其號也。長州荻人也。少倜儻有大志。嘗遊江戸。受劍術於齋藤彌九郎。造其妙奥。而識抑自將。不與人爭。彌九郎愛其沈勇。擢為塾長。門弟子畏而不服焉。松菊嘗出。時宿而始醒。泥濘沒屐。過一醉士之蹌踉來。松菊欲讓避。誤泥汚其袴裾。醉士大怒。目光如炬。撫

武可以鎮亂。而不可以虐國。劍可以護身。而不可以斬人。

刀詰之。松菊叩頭謝其失敬。醉士益怒。則脫雙刀投之。踞地謝罪。醉士察其無能為。大笑唾其面。極罵詈而去。路人觀者環聚而笑之。松菊怡不顧也。會有同門士某適見之。大憤其怯懦。歸愬諸彌九郎曰。怯懦若彼者。雖佩雙刀。將何為乎。吾儕不服為彼塾長矣。彌九郎召松菊問其故。松菊啞然曰。今日途上遇一狂人。迫我以決鬭。然劍為護身。佩不為斬人。佩我奉命君父。何與夫狂人賭之也哉。彌九郎擊節嘆稱曰。若足下真乃大勇也。一座皆服。松菊嘗欲探夷情。兼窺海路險要。變服為役夫。從幕吏奔走四方。其在品川日。奴輩

成事之大小。在志望之高下。功績之有無。在忍耐如何。

多摠茶店。茶店嫗見松菊之義而長。而謂之曰。子之伎倆非徒苦身奴僕者。松菊笑曰。僕長大多力。常欲為醫家之奴。可得乎。嫗曰。子與望醫奴。不若望醫。凡事之成在堅忍。不務而其不成。在姑息偷安耳矣。松菊心大感激。謂匹夫志不可奪。大丈夫寧可無青雲志耶。以来日嘗艱苦。益錬精神。遂奏維新之勲業。官至參議。一日。得間。馬車鮮麗。訪嫗品川茶店。話舊厚賚之云。

古龍子曰。木戸侯大節勲業。載在國史。固不待余筆。但紀一二逸事。以示威鳳之一羽為耳。

細管新平

細管新平若車夫也。以其勇于義稱焉。信州東筑摩郡塩尻村戸長平坪某。懐租税金二千餘圓。雇同村車夫新平。馳車赴松本郡衙。途過桔梗原。賊三人各露刀突從路傍出。喝新平曰。汝與我等。戮刀奪客所携金。則可以頒其一分。若妄相抗。則併汝鏖我刀耳。新平笑曰諾。僕亦素欲奪。唯憂事之不成。今幸得遇君等。何躊躇之有哉。乃手探平坪懐。攫其橐。平坪戰慄。面無生色。新平瞋目勵聲。控平坪下車。取賊之刀。擬其胸。賊皆茫然。唯睹其所為而已。新平伺間。忽然揮刀擊一賊額。殲

血被面。賊眩而斃。二賊膽褫魂喪。鹿走滅跡。平坪氣始蘇矣。大感其機智。飛車抵松本。訴狀警察署。署長激賞。賜以金若干。事在明治十九年二月。讃曰。力。貴。突。智。貴。卒。新。平。其。兼。之。

以上從明治癸未歲（年十六）至丁亥歲五年間。隨意所紀也。少時文章。雖不免稚氣。存録其原稿。以自檢今昔學力之深淺云爾。

己卯秋　古稀須田文識

非類奇譚五題

孝猿

信濃國。伊奈郡。入野谷村。獵夫某。一日出獵。獲一大雌猴而歸。時嚴寒。乃懸諸爐上。以便於明朝剥割也。及中夜。雛猴數十匹相率來。某伺之。從罅隙窺之。雛猴睨四方。仰指雌猴屍。各累積其身以達于雌猴。更援手爐上以暖其鋭痕。至天明乃散。嗚呼。惷爾渠毛獸。猶知惻愊其母猴。可以人而不如獸乎。

孝猫

磐城國。行方郡。大原村。佐藤氏所飼猫。齡于十七。衰弱甚。其子猫閲三歲。常捕鼠啣魚來以食之。是以終日不饑。其育之之至。人猶有所不及焉。佐藤氏觀而感嘆。使其兒輩鑑焉。嗚呼。風俗之衰也。至耻擬範於毛類之猫歟。悲夫。

義猫

大坂鐵工八兵衛妻。畜一猫。甚愛撫之。出入懷之。猶視我子。妻得病而死。家人斂屍。猫亦尾而從之。若送葬者。家人以為不祥。逐之。猫去。自齧舌以死矣。嗚呼。巧言令色。而不能答恩報德者。比之於懶猫。而其徒亦自甘為然。一聞義猫事。乃可媿死耳矣。

義犬

高松侯太夫人。愛畜一犬。呼曰駒。天保年間。太夫人歿於江戸邸。藩吏歸葬於高松。駒尾而從之。藩吏逐之不去。遂抵高松。護夫人墓。哀鳴若服喪者。數日不食。骨肉憊伏。殆死。人憫之。投之魚肉。不顧也。一日藩吏歸從於江戸。乃強牽駒至圖亀上船。駒悲吠一聲。跳投海中。吏急救之。不及。遂溺死矣。收其屍以聞侯。侯大奇之。命埋諸夫人墓側。建碑題義犬塚云。嗚呼。駒者獸也。尚殉死而報愛畜之恩。可不謂義乎。世之事君者。不能殺身致忠。徒榮其軀。豊其體。飽息爲視。不死爲圖牢之養物者。往往有之。豈可不鑒於義犬乎哉。

落蛇

東京某官省一日吏人公服對案執事。忽有一小蛇。落自階上。吏人大駭。欲捕而舍之。蛇認鏡中影以爲他蛇。張喙延頸。蜿蜿怒進鏡前。凝視少頃。俄噉之。抵鏡發痛。以爲他蛇噉己。頻頻噉之。喙傷血流。竟不悟爲己影也。吏人睹之皆大笑曰。毒虫執念深矣。嗚呼。人與己影鬪。與己念爭。至以耗精消身者。擧世滔滔皆然。何獨笑乎蛇也。

丁亥晩秋　古龍須田文　稿

原念齊（善）撰

先哲叢談

文化十四年（一八一七）江戶刻本

據文化十四年（一八一七）江戶
刻本影印

文化十三年丙子[illegible]月新鐫

念齋原先生著

先哲叢談

全八巻

慶元堂
玉巖堂　梓行
江戸書林

先哲叢談序

文運之盛衰。關乎世道之汙隆。世道之汙隆。徵諸文運之盛衰。古昔

皇朝延喜天暦之際。崇儒術。飭禮樂。民物雍熙。海㝢寧謐。蔚然稱文治之世矣。至保平之亂。

皇化陵遲。鎌倉氏之霸。武斷爲理。室町氏承之。迨其季世。板蕩極矣。惟夫盛衰迭運。否泰相遞。方是時。天生我

烈祖大君。錫以勇智。非常之德。

賦以文武兼濟之才。掃蕩昏霧以揭朗日。誅夷鯨鯢以來麟鳳。既延惺窩先生而禮待之又擢羅山先生以備　顧問。自此之後。崇文之風復興。不睹干戈者二百餘年於今矣。抑以古昔盛時。典章制度。取諸隋唐而斟酌之。至如制誥章疏。亦多依倣而衣纓之家。疇官世業以秉文柄耳。自我

大府之興也。經綸締造。自然合符於往聖。紀綱法度。不必襲迹

於異域。而基業之固。國勢之彊。較諸前古。不翅倍蓰焉。至於師儒文學之士。踵武相接。嚮然輩出。其餘巧藝異能之流。亦皆應時駢臻。蓋吾　邦世道文運之隆且盛。惟方今為然。自非開基創業之

明辟。建弘猷於前。繼體守文之賢君。遵遺訓於後。安能至於如此哉。友人原君公道。有感於此。嘗纂集天文已降。文臣武將。暨名一技一藝者。行狀碑誌家乘

譜牒。凡一百卷。名曰史氏備考。以俟他日修史者採擷焉。別撮其要。成若干卷。名之曰先哲叢談。間者又校訂其儒林一類。自永祿訖享保。釐為八卷。以鏤梓。校。蓋當時儒流固未止此。然於

國家崇文之化。彌隆彌溥。猶將有所就考焉。況乎公道揄揚昭代。歡忭盛際。固臣子之情所宜然也。吾亦樂敘而道之。文化十四年歲次彊圉赤奮若孟春月下浣

江都佐藤坦大道甫題於愛日樓南軒

先哲叢談序

我　東方聖人之道寂滅矣中葉一衰文與詩亦不盛文不盛則鄙吝鄙吝則說經不優宜哉近世喋喋乎說理氣陰陽而不識聖人之大道也昔者華之盛若我與韓通呼外邦論外邦之學必以我為最近者以韓為冣我衰也可知矣我

神祖之勃興也文運復開遠襲姬周封建之政盛行列國士皆世祿食邑於其土雖然先王聖人之道未全行者列國君臣不學無術自出焉昔林文敏講朱義論語於　京師博士舟橋秀賢以非典故欲逐之以聞

神祖

神祖笑曰講者為特達之識訴者豈無偏狹之識秀賢無言而止今講經非程朱之義則黜矣大非

神祖之德意原君公道憂永天以來至今世之遺逸久無賛述者畧舉識之勿論於古學與道學總得若干人欲以煩梨棗尚矣一日得閑示

祭酒林公公曰君子成人之美公之於世何為不可於是乎公於世云公道王父雙桂翁　京師人初學伊藤東涯後以醫仕唐津侯遷為儒學教授其學博洽無所不涉嘗著非朱詰物疑藤諸書可知其所見不偏也晚唐津侯移封於

古河。遂從移焉。公道此舉可謂繼乃祖之志。不墜家學者矣。潛也不佞。推挽之則毫無力焉。從慂之則有志焉。終以此言爲序。

文化丙子季秋　八十七齡陳人四明井潛撰

西涯杉浦吉統書

余與原公道兄弟交者二十餘年矣。其初相知時。予年尚少。氣壯志得。浮慕古人。而漫自詡譽。公道則謹虛篤實。好學自力。每自謂曰。但其學實而行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存養省察。積以歲月。乃可到古人耳。何遽以古人自朞。又嘗以此規予。而予狂簡々性。不忘其初。索隱行怪。好殊異乎人。々或呼爲狂生。而公道獨不他人視之。切々偲々。極盡交誼。其以助予者尓已多矣。既而予浪遊

數年。經涉世故間閲四方。事不如意。彷彿記其所爲於是乎。始知古人處事制行。自有不可企及者。而公道昔日所規亦足以起予矣。嗚呼。予何知之晩。而公道之見委已及此。此得非其學實行篤所致哉。今茲其所著先哲叢談梓成。予得受而卒讀。竊嘆其學殖之富。溢爲文辭。彬彬班班。華而能實。然此書非僅以此爲工也。公道平生攻實學。修篤行。又景仰古人。以自勉勵。凡其德可仰。其事

可法。學足以明道。言足以垂教者。載籍所傳。口碑所存。窮搜博訪。薈萃成編。乃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於是乎可見。然公道不以此自居。但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吾編述之大旨。而至其梓之。乃善與人同之微意也。予也近來氣撓志折。浮湛俗間。無復有以自振。今及讀此編。而面熱汗下。所愧實多。自今而讀。志古自鏡。尊所聞而行所知。年其几几。日有孜孜。即不到古人。亦當

罕負其所規耳。嗚呼。余二十年間。得益公道者如此其多。則如予者。取友於公道一人而足矣。尚幸賴此編以得尚論古之人。亦公道之賜也。因序。

文化丙子冬十一月

善庵處士朝川鼎撰




米菴河三亥書




先哲叢談凡例

一余嘗自室町氏季至近世有人物足傳者則求其傳若行狀墓文裒輯之凡一百卷命曰史氏備考而其言行之迹別存稗官或口碑者亦多因更收錄之且掇取其要于備考中及諸家集遂成數十卷先哲叢談是也此編則獨係其儒家類者云

一儒家類凡十四卷今刻者八卷自永祿訖于享保餘卷校訂未畢當嗣刻此編隨聞見輒紀之不能無遺漏焉然如其出羣超倫可以入史者大氐具于此滄海遺珠將俟他日收拾焉

一次序率從其年齒先後不分以門流但林羅山少菅玄同二歲而羅山　國家草創大儒宜直接惺窩故獨不拘他例耳又如父兄子弟並有著顯者則皆類從附載焉不則人恐錯認其各處別出以爲同姓異族堀杏菴後藤松軒未詳其生在何庚姑以意序之

一稱姓氏亦無定例或複稱或單稱皆從其人所自稱不敢追改之

一此編專以知先儒之性行履歷爲主而未及其識見者以其人皆有成書布于世也間有略擧識見者以其未著見者也

一私記小說固有可信有可疑此編傳其可信闕其可疑皆有依據然而逐章記出典不勝其煩故槩省之耳

一此編久藏諸篋笥不欲灾黎棗嘗一誤示人以藁本傳寫漸廣悔之不及於是更加校正增入數人因與慶元堂主人謀授之梓尚恐謭陋寡聞取譏大方博雅君子幸教焉

文化丙子秋八月　原善識

先哲叢談凡例終

先哲叢談目録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合七十二人五百五十條

先哲叢談目録終

先哲叢談卷之一

北總　原善公道著

藤原肅字斂夫號惺窩北肉山人紫立子廣胖窩皆其別號播磨人

惺窩爲中納言定家十二世孫也食播磨三木郡細河村父爲純時爲土豪別所長治所侵掠爲純與長子爲勝禦之不利皆死當是時織田右府唱霸其臣羽柴秀吉盛用事惺窩乃告秀吉欲比死者一洒之秀吉答以不如待時於是亡其地惺窩初年剃髮入釋名舜號妙壽院後悟其非遂歸於儒時海內喪亂日

尋干戈文教掃地而卓然獨唱道于其間爲後世文學之祖自非豪傑士豈得如此乎物茂卿與都三近書曰昔在邃古吾東方之國泯泯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字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菅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氏而後人人言則稱天語聖斯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斯言信矣

嘗應關白秀次召與五山緇徒同賦詩于相國寺他日復召即辭以疾而謂弟子曰君子小人有黨非黨而交終不相容也以余交秀次非唯終不相容後必有悔不可追者余不欲復見秀次聞而銜之惺窩懼不免乃避之肥前名護屋當是時豐大閤有事于異域多率諸侯益此地惺窩初見　東照君見禮又見中納言秀秋秀秋性豪倨然惺窩至則肅然改容其性行亦多爲所改云

播磨赤松廣通好學獨能拔流俗師尊惺窩嘗淑學校行釋奠惺窩竊以爲此人當期斯道石田三成居佐和山亦重惺窩令戶田內記者聘之惺窩欲往不果廣通有故自刃惺窩哭之慟與朝鮮姜沆書曰赤松公今新書四書五經之經文請予欲以宋儒之意加倭訓于字傍以便後學日本唱宋儒之義者以此冊爲原本今世徒知有上杉謙信小早川隆景高坂昌

信直江兼續等好文于鞶箸之間而知有赤松廣通者鮮矣

此邦講宋學者以僧玄惠爲始爾後有間唱之者其學不振至惺窩專奉朱說林羅山松永昌三那波活所諸賢皆出於其門各爲時所歸仰繼之山崎闇齋獨立自振亦宗洛閩於是乎朱學始大行闇齋答真邊仲菴書曰朱書之來于本朝凡數百年焉獨清軒玄惠法印始以此爲正而未免佛藤大閤亦以爲程朱新釋可肝心而猶惑乎佛遂不聞實尊信之者也慶

長元和之際。南浦自謂信之。而亦尊佛。惺窩自謂尊之。而亦信陸。陸之爲學。陽儒陰佛。儒正而佛邪。厥縣隔不翅雲泥。既尊此而信彼。則肯庵草廬之亞流耳。

一日直江兼續。山城守 來求見。而惺窩不欲。乃使將命者陽言不在。三來皆如之。最後惺窩謂曰。渠如復來則吾見之。次日即復至。時値其實不在。兼續悵然曰。余願見先生。而不可得。今日已將北發歸會津。則終無由邂逅。信天也。言畢而去。有頃惺窩歸。聞之曰。渠猶未遠。即追至大津驛。敍之。兼續大喜。厚致禮敬曰。余多欲就正有道者。前日數請數不在。不圖今親降玉

趾。是天假余以納履之緣也。然倉猝之際。他不遑問。請正一事。夫繼絶扶傾。當今之時。將可行否。惺窩不答。出而慨然曰。渠猶未思屬覇主。又將有所謀焉。嗚呼生靈受困。一何忍之甚也。

釋承兌靈三。共以才學自負。嘗詰惺窩曰。吾子初奉佛。今又爲儒。是棄眞歸俗也。吾子何昧此義乎。惺窩曰。所謂眞俗二諦。浮屠所説。而俗自謂也。夫戾天理廢人倫。何以謂之眞。二釋默然。他日又會某所。壁間掛數行艸字。二釋不能讀。座者皆曰。艸固難讀。非如楷易讀。惺窩一覽輒朗誦曰。古人云。能讀楷者。必能讀艸。

羅山先生撰行狀曰。先生耆酒。然或經旬不沾唇。或痛飲輒醉而不亂。又曰。先生有男。小字曰冬。有女既笄。江邨北海日本詩史。那波魯堂學問源流。倶載惺窩歸儒之後。不蓄妻妾。不御酒肉事。則誤矣

惺窩旁好倭歌。時吟詠發舒情思。其集四卷。合本集刊行于世。羅山始至。席上賦倭歌贈之。以庶幾其成立。歌曰。徐列都漸失獄木誘鳥諸偲理乙鳴惺 事詩徐韵偽殺舊屋木。失尊列篤續。屋木書

惺窩集有二板。一則羅山編次。菅得庵續編。合八卷。字有譌舛。一則其孫權中將爲經編。水戸義公校之。併

倭文爲十七卷。冠以 後光明帝御序。夫元寛以降。奎運大興。文儒盛行。其著作布世者。汗牛充棟。然未嘗一聞有 至尊賜序。如惺窩可謂希世之榮耀矣。

今時作詩者。或奉宋詩。目白石南郭輩所作。爲摸擬剽竊。於是唐詩品彙。唐詩選。明七子集。漸廢。瀛奎律髓聯珠詩格等盛行矣。而惺窩教人。已取此書爲式。春齋西風涙露編曰。惺窩有言曰。欲學古詩則可見選詩風雅翼。欲學律詩則可見瀛奎律髓。欲學絶句則可見聯珠詩格。

林忠。一名信勝。字子信。號羅山。稱又三郎。私謚文

敏平安人。仕大府。薙髮稱道春。爲民部卿法印。
羅山其先加賀人。後徙紀伊。及父信時住平安。羅山生
而秀偉。幼即嚮學。甲斐德本過父。讀太平記。羅山時
年八歲。一聞記之。即背誦者數十張。又嘗造其許。講
論語集註。中脫一葉。乃操筆暗寫以補葺之。一字不
謬。其强識率此類也。
年十四寓建仁寺讀書。時宿僧有才學者。亦皆屈而問
字。遂以爲此人入佛。則必當爲善知識。皆勸以出家。
羅山不可。僧請京尹前田玄以强之父信時。信時曰。
唯兒所好。羅山愈不可。竟去歸家。不再入寺門

羅山少時。世未有奉宋說者。羅山年十八。始讀朱子集
註。心服之。遂聚徒講朱註。清原博士議之曰。自古無
勅許。則不得講書。朝紳猶然。況處士抗顏講新說
不可不罪也。 東照君黜博士之議。而稱羅山爲有
所見。於是羅山益攻其學。時惺窩以性命學聞。乃介
吉田玄之。小字與市郎。號素菴。入其門。業大進。亡何謁見 東
照君席間應顧問。辨光武世系。孝武返魂香出典。及
離騷所載蘭稱旨。時年二十三。
寛永中。井伊侯謂羅山曰。人稱樊噲勇。然其勇吾亦能
之。何足深稱。羅山答曰。噲爲所稱者。以其排闥直諫
也。此實非大勇者不能也。若夫身當矢石。卻敵斬首。
且其脫戲下之急。勇則勇矣。然苟擐甲執兵者。不以
爲難也。君盍少慎其言。內自省則必有不可及者。侯
赧然曰。誠然。吾甚慚於噲。羅山蓋有諷云。
羅山際 國家創業之時。大被寵任。起朝儀。定律令。
大府所須文書。無不經其手者。謂爲我叔孫通可也。
稻葉默齋。墨水一滴曰。羅山年十三。元服稱又三郎
信勝。慶長中。嘗 神祖召。歷仕 四朝。即位改元行
幸入朝之禮。及宗廟祭祀之典。外國蠻夷之事。莫不
與議焉。正保中病在家。執事元老。承 旨寄書。或就

論事。令官醫看病。時有事日光山。召見便殿。特聽乘
輿入城。有 旨。以其齡漸高。令朝朔望云。
歲暮菅得菴謂羅山曰。余未讀通鑑綱目。請先生以明
春爲余講之。羅山曰。子心誠求之。何待來年。即以除
日講起。又嘗見人邀觀祇園神會。適一諸生袖棠陰
比事來問。羅山一一說之。晷既移。遂不觀會。
嘗講春秋。惺窩寄書曰。古人讀春秋於羅浮。羅浮者是
不在羅浮。而在足下明窗淨几之上。得古人羅浮之
意。則隨處有羅浮而已。因遂以羅山爲號。其餘羅浮。
浮山。羅洞。四雜。小長。胡蝶洞。梅村花。夕顏巷。顏巷。瓢

巷齋眠雲母溪尊經堂皆其別號也

寛永寺地舊名忍岡自山王祠至清水觀數千畝係羅山賜莊春齋櫻峰記曰櫻峰者何也忍岡別號也滿岡之櫻先考之所栽也據此則今所存老榦數十章蓋其遺植也山王祠旁又有稻荷小祠古老尚呼曰林稻荷云

羅山爲詩文揮翰如飛頃刻成千言明暦乙未朝鮮信使兪秋潭發歸前一夕寄扶桑壯遊百五十韻以求賡詩時内子荒川氏罹重疾羅山護視在側而夜間口和乃使男春德錄之至曉稿成不加一點即遣人齎追及小田原驛致之秋潭大驚

羅山洽博於天下之書無不讀其所著凡百有餘部皆可傳也本集百五十卷雖詞不工其言足徵者甚多暮年視聽不衰勤力猶少年二十一史自少讀之者數過而晉書以下未句及年七十四欲遍句之是歳晉書宋書南齊書畢業翌年益揗

明暦丁酉正月十九日郭北失火弟子報不可免羅山首肯讀書不輟又報延燒剝膚先生盡去乎於是手其所讀上轎轎中讀之猶不輟既而至郭外別業神色自若讀者如故少焉有一人馳報第宅盡爲焦土羅山曰及銅庫乎否（銅庫即銅造書庫係官賜）曰共爲烏有羅山慨然仰天歎曰多年所力蓄者一旦爲祝融奪可惜可惜是夕鬱鬱不適越五日奄然長逝

弟永喜一名信澄號東舟又號樗墩平安人學於惺窩羅山博洽羣經羅網百氏名亦與羅山齊年二十八仕　大府削髮曰刑部卿法印先羅山沒羅山銘其墓

春齋曰先考齡七十五而終東舟五十四而終二先生偶與明道伊川同其壽但其先後之異耳不亦奇乎若論其氣象則先考之和似明道東舟之嚴似伊川其所學之優劣世皆知之不待余言也

羅山有四男長叔勝字敬吉小字左門年十七沒羅山作墓銘次長吉亦早夭次春齋嗣承家學次靖字彦復祝髮稱春德又號函三又有考槃邁讀耕齋欽哉亭靜盧號博學多著作一時有聲稱亦仕　大府寛文元年以病沒年三十八其家今存

林恕一名春勝字子和改字之道稱春齋號鵞峰私謚文穆羅山第三子平安人襲父職爲治部卿法印

春齋幼時羅山來江戸春齋與母氏留居平安於文詞

師那波活所。於筆札師松永貞德。年十七始入江戶。自此趨家庭文藝日益。驚拔。及其登用。初與乃父倶與造等儀之議。後數奉　旨編著極夥矣。人或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致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爲隕性命。固其所望也。

春齋豪村博識。專用力述作。五經皆有私考。累數十卷。其佗小品極多。其卷帙浩瀚者。爲本朝通鑑三百十卷。寛文四年十一月起草。十年十月成。其修通鑑也。爲聚羣儒。　官賜月俸。以供資用。其作文。祇憑腹稿口占。而善書者不能給。又如諸家系圖傳。亦三百餘

卷。寛永十七年十二月起草。二十年九月成。

本集百二十卷。名鵞峰文集。讀之有益猶羅山集。近時學人求詞藻。而不考事實者。以爲不足見。

中江藤樹奉王陽明。山崎闇齋信程朱。皆與春齋同世。春齋贈石川文山書曰。近歲有蠢頑者。借名於王守仁。而唱其邪教。以惑蚩蚩之民。延及士林。誠是當世之一蠹事。而我輩之所憂也。不可不禁遏焉。不可不芟除焉。蓋是指藤樹也。又西風淚露編曰。近年間。高談性理。以爲程朱再出。而擲文字。以博識稱有妨。而指余輩爲俗儒者。亦有之。彼爲彼。我爲我。道不同則

、不相爲謀。余唯守家業而已。蓋是指闇齋也。

其侯一夜與近臣左右飲。侯問曰。自江戶至京。經國幾也。一人屈指答曰。武藏相模伊豆駿河。而言窮座有少年。誦春齋詩云。武相豆駿遠州際。參尾勢江雍路中。侯喜誦其句者再三。

續日本紀養老六年七月。勸課天下。種樹晩禾蕎麥。蘇是言則世喫蕎麪也。尚矣。意者當時獨給農食耳。其上下通用之。製殊極精巧。以代珍饌滋味者。蓋始于鞬櫜以來。春齋戲答惡煙酒文曰。近歲多嗜蕎麥麪者。盛器成堆。放飯流歠。張口脹臉。滿腹擁喉。更十餘

椀。果然不厭。非消麪蟲。則不及此乎。蓋是田舍野人之食也。然侯伯之席。文雅之筵。往往以是爲頓點。流俗之化無奈之何。煙酒之行。既五十餘年。蕎麪之行。殆三十年。共是雖無益於人。亦無害者必矣。（貝原益軒大和本草曰。煙草慶長十年。得種於番舶。）

春齋多別號。向陽軒。葵軒。竹牖。杷背子。晞顏齋。也魯齋。物格菴。溫故知新齋。頭雪眼月菴。傍花隨柳堂。辛夷塢。仲林。南牕。恒宇。南墩。櫻峰。碩果等。皆所自稱也。

春齋有二男。長春信。又名愨。字孟著。號勉亭。又號梅洞。有才學。本朝通鑑之修。與有力焉。年二十三先卒。士

論惜之所著有梅洞遺稿史館茗話等。春齋作西風淚露編悼之其書載陳元贇曰。父子齊名古來稀也。林家三代秀才相繼可謂日域美談也。次鳳岡。嗣承箕業。

林戇一名信篤。字直民。號鳳岡。又號整宇。私諡正獻。春齋男。襲先職。初稱春常。爲大藏卿法印。後改從五位下大學頭。晚稱大內記。

鳳岡爲人豪俊雄邁。其學亦承父祖。通博多識。爲一代碩儒。當天和新政之時。夙夜在公。殆無虛日。一夕侍 大君。有 命曰。吾未見汝作詩。試賦蠟燭。鳳岡應

聲賦之曰。玉殿沈沈冬夜長。九枝繼晷景熒煌。寒花添得德輝美。一抹紅雲遶建章。鳳岡素不屑文藻。而思致敏捷。其才可槩見。

元祿中。文教大熙。家讀戶誦。先是所未有也。初羅山刱先聖祠于忍岡。鳳岡奉 旨移之湯島。董其經營規畫。更加弘麗。 大君親書大成殿三字揭之。又賜宅地于郭內。以便朝參。蓋吾邦在昔文學稱盛。保平已降。皇綱解弛。區宇雲擾。士大夫皆投筆從事金革。於是文藝爲僧徒之物。其事壹歸五山。及 國家致隆平。儒者別立家。然猶目爲制外之徒。秃其顱。不列士林。此戰國之頹俗。未及革也。鳳岡慨然以爲儒之道。即人之道。人之外。非有儒之道。而斥爲制外者。可謂敝俗矣。時 大君崇儒術。蒙 命種髮。稱大學頭信篤。此爲元祿四年正月十四日事。於是和田春堅稱傳藏。大河內春龍稱新助。林春益稱又右衛門。人見沂稱又兵衛。坂井伯隆稱三左衛門。伊庭春庭稱五大夫。深尾春安稱權左衛門。數人皆係林門。其餘列國儒者。盡改名變形。以入士。至今人無賢愚。知儒教主世用。實鳳岡之力也。

嘗詣貴戚。主人固重鳳岡。乃延與坐款語。時天寒。鳳岡

喫煙。且傲然曰。老人頭冷。不得不用巾。即取諸懷中著之。既而主人拊鳳岡背曰。膚理潤澤。矍鑠哉老翁也。鳳岡曰。肩下作痒。少伸手搔之。主人又曰。寡人敢請一言可守。鳳岡曰。唯節比丘。此時市街有比丘尼。賣淫。故俚言謂好色爲比丘好。其豪氣不撓權貴。多此類云。

鳳岡門人甚多。其中如桂山彩巖。名義樹。字君華。松浦交翠。名默。字成之。德力有鄰。名良顯。字子原。安見晚山。名元道。字大中。莊恬逸。名良資。字斌卿。岡林竹。名義道。字勳海。土田某。名貞休。等十有餘人。皆由鳳岡薦。釋褐 大府。此他以儒應列侯辟者。前後不

少井上蘭臺送秋山玉山序云。羅山鵞峰二公。創業金馬。而及至整宇先生。世之君子知崇庠序。文辭繁如也。吾黨之甚盛益興。自此始。是故天下豪俊爭起。望之若屯雲。贏滕屐蹻。負書擔囊。躡汗交流。喘息薄喉。踵門受業者。以千數。其數千中。有藉日月之末光。而致身青雲之上者。或大小諸侯。厚幣召之。以為賓師。亦不可勝記。其不遇者。在卜醫酒徒之中。獨自陸沈。於是乎莫能知者。蘭臺玉山共亦鳳岡門人。

或曰。物徂徠亦出鳳岡門。一日鳳岡過柳澤侯。侯使徂徠伴接。鳳岡謂曰。聞女近倡異說。以駁程朱。駁程朱猶恕之。然其駁程朱者。乃駁思孟之衛也。至駁思孟。

則吾恐不少假之。徂徠頓首拜謝。

子孫為設壽筵。四方致幣稱壽。其饋陳満坐。而鳳岡不喜。人曰。翁之厚福方今無比。以今日盛筵知之。然翁不喜何邪。鳳岡曰。若不知乎。壽筵是瀕死之一關也。

鳳岡歷事五君。凡六十年。元祿享保。最被信任。方正德中。新井白石弄權議頗不諧。數乞致仕。而不見允。以其名望之隆也。其有所專掌者三焉。曰官爵。曰譜系。曰喪服。此係事體之最大者。其餘機務蓋無不與聞也。故鳳岡之門。客常填。勢奮朝野。

年八十一致仕。後八年以病沒。實享保十七年六月朔也。下館侯今久留里侯先作墓銘并序。今錄銘于左。曰言不可已。實惟追情。碑誄之立。示爾雲仍。德其周有。教由典刑。源濬流遠。本立道成。業基隆我。惺窩先生。遐維絕紐。恢啓太平。羅山峩峩。博知叡明。交喪復古。文獻足徵。鵞峰峻峻。奕葉大鳴。讀耕豐勳。梅洞薫盈。家林聯璧。芳園蜚英。鳳岡應期。周禹以興。先生時遭。乃得其名。温和慈惠。朴質忠貞。薄身厚志。好古恐榮。手不釋卷。義不厭精。翩翩詩賦。玉振金聲。彈冠筮事。規擬遠宏。本朝通鑑。取法麟經。貞事以降。式贊權衡。洙泗

之風。頽敗日久。焚樹囊螢。禪房閉講。先生新拜。國子祭酒。冠服始儀。絳袍藻綬。遠近懷德。束脩禮存。侯伯權貴。結駟造門。春秋祭祀。惟恭惟享。升降周旋。樂音徐響。殿下親臨。屢觀祭儀。側進行殿。來燕來宜。例講經義。珍瑰奇玩。玉帛酒肴。庭實粲粲。大德揚名。享福延壽。先生三全。顧是天祐。物之有終。天地無適。陰陽消長。四時行健。八十九齡。奄殞厥命。戰戰兢兢。保身全性。諡曰正獻。遺言求銘。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豈敢辭諸。慟哭鶴臻。悲風入衣。淚雨霑巾。自今而後。與誰咨詢。勒銘于石。用啓後人。

菅玄同字子徳號得菴又號生白室播磨人

得菴年二十四入京師曲直瀨玄朔學醫既而登惺窩門專修儒學且好聚羣書架上所插萬卷不啻云入之名聞遠邇來行束修者甚衆惺窩高弟幷子五人得菴其一也

得菴生于播磨餝磨郡蒲田村故又氏蒲田蒲田或作鎌田盖以蒲鎌倭讀同也

寛永戊辰六月十四日家人皆出觀祇園社會得菴獨居讀書方倦欲微睡弟子安田安昌者潛來伺之即就刃得菴未及轉身胷洞吭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

嘆惋　官即捕安昌刑之羅山作墓記惜之憲彼安昌從遊有年嘗校刻羅山所旁譯五經似好學之篤者然一旦犯天地不容之罪身陷大辟雖有小善亦何足稱中江藤樹作論曰玄同為人徒事於博物洽聞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表裏真安之實其待安昌如犬彘故安昌為怒氣所動而犯逆理亂常之罪

先哲叢談卷之一　終

先哲叢談卷之二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石川凹。初名重之。字丈山。小字嘉右衛門。號六六山人。四明山人。凹凸窠。大拙。烏鱗。山木。山村。藪里。東溪。三足。皆其別號。三河人。

丈山家世仕　大府。遠祖正信戰死于長久手。父信定亦有武名。丈山少壯勇絕人。元和元年大坂之役。獨竊出營先登。斬首二級。然以其犯令見黜。以母老家貧故。寄食淺野侯。居十歲。母以病卒。脫關乃辭去。棲遲叡山麓一乘寺村。以翰墨自娛。丈山初年喜瞿曇氏。後介羅山學惺窩門。壹從事斯文。才尤長於詩。朝鮮權式稱為日東李杜。物徂徠亦曰東方之詩杰。

丈山謝事之後。世味泊如。超在塵埃之外。嘗選漢晉至唐宋能詩者三十六人。令畫工狩野守信寫其像。自錄其詩各一首。并以揭楣間。號曰詩僊堂。諸軒冕來訪者。一切謝絕之。其所友善。獨如林羅山。堀杏菴。董士包。僧元政。及明陳元贇是也。　後水尾天皇屢徵之。固辭數四。賦倭歌陳其志。歌曰。[illegible]　天皇益高其操曰。恬退如此。朕豈可奪乎。從是不復徵。

丈山與羅山友義殊深。羅山集中載其往復書三十八篇。契分可見焉。而意見不同。有終不相容者。其三十六詩僊。是倣本邦三十六歌僊也。以蘇武對陶潛。猶柹本人麻呂配紀貫之。左右各十八人。皆有配對。初其定之。取舍可議者。悉問諸羅山。蘇武。陶潛。謝靈運。鮑昭。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李賀。盧仝。林逋。邵雍。梅堯臣。蘇舜欽七對。羅山所改定也。羅山又欲以曾鞏對歐陽脩。以王安石對蘇軾。而丈山惡安石為人。不肯取之。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丈山卒不從焉。羅山書略云。荊公之罪。誠如足下之言。而其詩卓越

于千古。故古今評詩者。胡元任。魏醇甫。蔡正孫之輩。莫不謂荊公為一大家者。夫君子不以人廢言。故孟子取陽貨之語。朱子楚辭後語。乃載荊公之詞。荊公初自謂設令德不及伊周。而才須優房杜。庶幾致君於三代之盛。程子曰。新法之行也。我輩激成之。又曰。不有益於介甫。有益於我。陸象山分其罪於諸公。羅大經惜其不終光風霽月。夫靈運。王維。宗元。禹錫之徒。叛于國陷于賊。猶是不舍。而何獨拒荊公。抑六六詩僊名。出自本邦歌僊。歌僊取歌而不取人也。若今并論人與詩。則不啻詩僊。謂人僊亦可也。丈山書略

云。古人有曰。聖人以下不能無小疵。所謂謝王柳劉。可併按矣。洗垢索瘢。則疇獲無過哉。有始有終者。其惟聖人耶。至如介甫。元惡大慝。何比小疵。蘇洵之見介甫。猶孔休之見王莽。詐術譎慝。放辟邪侈。難逭先知之所察也。彼一旦雖掩蔵其暴戾。臻秉政得志。果引用凶邪。排擯忠直。終以文字殺人。亂國禍及後世而俾天下壞亡。罪莫大焉。周德恭評為古今第一小人。合莽操懿温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而明矣。來書云。程子曰。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昇菴曰。此言宗非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

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不曰冉求聚斂。孔子激成之哉。來書云。君子不以人廢言。某亦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來書又云。孟子取陽貨之語。其何異孟子之取語哉。唯記其詞言。不陶其形象則取荊公詩。為宋詩之主張。乃不欲圖其人於堂宇以朝夕看厥狀貌也。若夫子輿氏其家有陽貨之像。歴朝覩夕覧。可不戮邪。可不惡邪。足下以為何如。

嘗變姓名。稱圯左。近羅山為作一絶。祝前程。乃以圯左近三字。置其句頭。詩云。圯邊一卷授留侯。左右從容善運籌。近想八成黃石約。重來有待赤松遊。漁村夕照句。欲將簑衣曝返照。釣竿還是魯陽戈。惺窩見而奇之曰。斯人異時當為詩宗。富士山云。仙客來遊雲外巓。神龍栖老洞中淵。雪如紈素煙如柄。白扇倒懸東海天。此詩尤膾炙人口。

文山兼工書。嘗奉　後光明天皇勅。作隷書以獻。有酒肴之賜。世以為榮。其與弢窩書曰。所留大字。附與小价。是亦左右。余素聆其人好學。道不為流俗所移。而深感之。縣茲操觚塞其責矣耳。累年其所求者。積逋如山。以老病故甚厭厭也。自今之後。矢而禁書扁榜。吾丈亡日。勿為人乞文字。又答武杏仙書曰。前田所

告拙字。操觚汚紙。驅力呈焉。老孅羸薾。甚嬾筆研。吾文自今之後。休為人句文字。依阤將脫。方今小陵一句。絶筆矣耳。亡日思之。其為時所競乞者如此。

儒者之評將帥。率不達軍略。徒於紙上持空論。使識者見之。則其不竊笑者幾希矣。如文山。則躬既擐甲執兵。其言決非空論。答羅山書。有論信長秀吉。今録于左曰。凡秀吉之所長者。克乘臨機應變之勢。間不容髮。不使敵獲窺情。氣并吞四海。指揮三軍。寘敵國於掌握之中。運籌決勝者。匪諸將之所能及。信長之所長者。不拘土地之嶮難。不辨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

擊於無備。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如挫敵抵國。則源平已還。靡以可準擬於信長者。只與義經在伯仲之間耶。何者亡今川於桶狹。討武田於長篠。攻佐佐木。一朝落數城。其餘奇策秘計。可稱而言哉。是皆奇戰非正戰。至其行軍用兵。則如風之發。如電之過。進退動靜千態萬狀。人莫得而圖。是以屬信之麾下者。雖老將軍監。未嘗聞出師有號令云。由是觀之。秀頗用正戰。信常用奇戰。有形于秀之軍。無形于信之兵。豈有以有形擊無形。以正戰勝奇戰哉。惟理之所未盡。而又予之所不曉也。方今遣信與秀。以同軍同運戰于一時。則什之八九信克可得勝乎。未知所以秀之可戰勝者云云。

文山晚節壹事風咏。口絕兵革。人或叩之。輒曰。衰老無記憶。前事皆茫然。雖然其雄心益猶有未灰者。林春齋賀其九十序云。夫利刀傍枕。弓銃在側。則雖在山林。未忘士林之素。又桐江山人。山房岑寂偶書所思云。輓近高尚石大拙翁。隱於洛北四明山下。每出行。使僮僕擔偃月刀以隨之。又作詩云。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梅。其所養可以知也。翁平居把斑竹節大如意。如曰。胄間無寸鐵。胄裏揮三軍。亦知其有所托也。

文山不置妻妾無嗣子。而緇徒相承住其舊居。以致祭薦。至今不廢。居多遺物。明陳眉公古琴一張。尤其所愛重云。享保中。靈元上皇臨幸手撫之。大賞嘆。勅補其四亡絃。且命製錦囊盛之。

堀正意字敬夫。號杏菴。又號杏隱。近江人。仕尾張侯。

杏菴師事惺窩。篤行博學。當時與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俱有四天王稱。嘗游事安藝侯。是時尾張敬公好學求士。欲得杏菴臣之。乃遣使請之。於是徙仕尾張。初為法橋。後晉為法眼。（日本詩史爲初仕尾張後仕安藝誤矣）寬永中。來江戶。謁台德大君。拜衣服及酒食賜。且奉旨入弘文院。與諸家系圖傳編修。別自撰武家系

圖若干卷。

杏菴愛陶淵明為人。常懸其像于壁間。曰。對此則使人頓消塵慮。

杏菴有詞藻。韓人來聘者。稱為文苑老將。旭巢文集。載杏隱先生詩文二集序。曰。先生少游於惺窩之門。學博而聞多。凡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無不講究。而明其道。其於文章之所以為文章者。益深知之。故其辭簡易平實。自有條理。豈若今世之文。務為粉飾以投時

好者哉。先生所作詩文。藏之於家。久曾孫習齋君。始
克集錄以為若干卷云云。
又精於方技。惺窩。羅山。丈山集中。嘗稱以醫正意。羅山
書曰。足下稟賦。天有意乎。勿溺於技藝。孫真人不以
醫貶名。趙松雪不以書損名。足下以為如何。孔子曰。
游於藝。非溺之謂也。足下之於術生。亦宜然。云云。丈
山寄題其自尾陽所示元旦之什詩云。新聲妙句寫
韶光。與起西堂夢一場。素問靈樞兼扁鵲。春秋左傳
説公羊。昔吟洛邑無邊月。今弄蓬丘不老方。仁術功
成富才藝。春風千載呂純陽。又送其歸尾陽詩。有學

養翳軻。氣術色盧扁。傳句。林春齋。讀耕齋。交尤親。及
其沒各有悼詩。亦及醫事。讀耕齋句云。筆評邪正臨
洙水。藥辨君臣汲上池。
杏菴為人謙以自牧。羅山行狀曰。幕下之士。阿部正之
語杏菴正意曰。聞今時博物者羅山子。而其次之者
足下也。吁難得之才也。正意答曰。羅山則誠然矣。以
彼文學。生于方今之日域。而不得展布也。甚可惜焉。
吾儕十餘輩雖累之。而豈望一羅山乎。匪所以可作
稱之。正之曰。予固不學無所辨知。今聞所告。彌知羅
山之不可跂及也。足下之直說不夸不耀。最可感讚

也。又物徂徠與屈景山書曰。余不佞髫年。時聞之先
大夫。昔洛有惺窩先生者焉。其高第弟子若羅山活
所諸公者五人。名聞海內。皆務以辨博相高。而屈先
生者。獨為溫厚長者。乃詘然於四人之間。退謙自將。
不求名高。其來東都。先大夫亦嘗一二接見云。夫儒
者斷斷自古為然。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
杏菴長子正英。號立菴。仕安藝。次道鄰。仕尾張。立菴有
二子。曰玄達。曰正朴。玄達生正超。字君燕。號景山。為
名儒。鳩巢和其詩并序曰。屈景山京師人也。自其先
杏菴先生。以儒聞於當時。翼子賢孫。不墜家聲。至君

大振前烈。恢祖業。旁求師友之益不已。觀其志將有
大成。其德與古人頡頏於千載之上。視夫世之得小
自足。恥下問者。其所見之高下縣絕為何如哉。正朴
娶木下順菴女。生正修。字身之。號習齋。又號南湖。聲
譽與景山抗衡。門人下村某刻唐書。習齋校之。且作
跋曰。曾祖杏菴親接北肉夫子之學。有遺書數百卷。
子子相承。以至余云云。
陳元贇。字義都。號既白山人。明國虎林人。避亂歸
化。客于尾藩。
元贇不詳其履歷。蓋生于明萬曆十五年。崇禎進士弗

第云。及其國亂逃來此邦遂應徵至尾張乃後時時
入京又來江戸與諸名人為文字交初萬治二年於
名古屋城中與僧元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其平生所
唱酬者彙為元元唱和集行于世元政詩文纂袁中
郎此邦奉中郎蓋以元政為首而元政本因元贇知
有中郎也元政書曰數日之前探市得袁中郎集樂
府妙絶不可復言廣莊諸篇識地絶高瓶史風流可
想見其人又赤牘之中言佛法者其見最正余頗愛
之因足下之言知有此書今得之讀之實足下之賜
也

元贇能嫺此邦語故常不用唐語元政詩有人無世事
交常淡客慣方言譯每諧又君能言和語鄉音舌尚
在久押十知九傍人猶未解句

元贇善拳法當時世未有此技元贇創傳之故此邦拳
法以元贇為開祖矣正保中於江戸城南西久保國
正寺教徒盡其道者為福野七郎左衛門三浦與次
右衛門礒貝次郎左衛門而此輩不知其何產或云
皆薩人也國正寺後徙麻布二本榎此寺昔多藏元
贇筆跡罹災今皆烏有云

朝山素心字藤丸號意林菴平安人

意林菴自幼志儒初學於五山長老已長朝鮮使李文
長者至乃見以受其說寬永中遊事大納言忠長君
之駿河居三年致仕而歸後又時往來西海承應癸
已後光明帝辟講易制不至三位者不許升殿而
優禮得以處士升列公卿常戴烏紗巾著素紗深衣
當世儒者皆禿其頭　帝常呼稱北白河三位入道
寵遇優渥多有書器之賜甲午　帝晏駕乃靜處塵
外自愉適後諸侯以重幣交辟終不復起寬文甲辰
九月己酉以疾歿享年七十有六京師長講堂其葬
地也有碣岡原仲撰文

意林菴詩文不傳惟小瀨甫菴太閤記跋見存耳一說
曰意林菴本仕豐臣秀賴甫菴纂修太閤記其實多
出於意林菴且作跋此皆私有所報云不知然否但
太閤記及附載八物語共不阿豐臣氏固勿論耳跋
主八物語而立論亦非有意書之今錄以備考曰大
學以致知為初教中庸以知仁為達德魯論以知人
為始終此記之八柱以知賢為第一合古今之符節
者乎夫知人之地位至高也世俗所謂知人者皆窺
及肩之墻耳未見數仞之壁內豈察百官之富宗廟
之美者哉若不能知賢才而用其士則如畜妖狐欲

代。韓𧦪非唯不守其家。還生怪異。若不能知器量而任大事。則如飼兒鶵欲捕鴻鵠。非唯不得鳥。還去林藪矣。千章萬句在知賢一言而已矣。

松永遐年字昌三。小字昌三郎。號尺五。又號講習堂。平安人。

尺五。父貞德號逍遙軒。又號長頭丸。學倭歌于細川幽齋。名播四方。尺五師惺窩。博覧強識。年十八見豐臣秀頼。講大學。[illegible]加賀。加賀侯異禮待之。晚又還京。教授。當是時。板倉侯為京師所司代。好學。重尺五。數延聽其說。遂為請地於堀川。創一堂。即講習堂是

也。於是從游甚多。木下順菴作頌禱詩五言古一首。七律二首。有先生何為者。諄諄説典常。董帷春晝静。韓槃秋夜長。白鹿近仙洞。三鱣落講堂。遊戲或詩賦。餘波溢文章。豈只諸生楅。真是大明祥。大哉賢哲志。百世可流芳句。

講習堂經營始成。石川丈山有燕賀詩。其小序曰。慶安戊子之夏。昌三敎授。儼板廷尉之從臾。迺有恩旨於象魏之外。䂊環堵之室。結構已成。適應招邀。宴語談笑。情盤盡歡。幸得此地。去天尺五。可謂榮路之階。吉祥之宅也。由此視之。尺五號蓋由賜地近禁省也。

尺五能成就人材。木下順菴宇都宮遯菴皆出其門。尺五之沒也。順菴作哭詩五十韻。及慰苫塊近體二首。而順菴之門。亦育多士。元寶之際。濟濟乎出膺熙昌者。不可指數。此實淵源於尺五云。丁其三十三年忌辰。遯菴有詩云。先生學術建元勳。往昔門人聚若雲。三十年來追遠日。獨披荒草問孤墳。又過講習堂七律。有講堂如見先師面。幾對遺書感舊恩句。安東省菴亦初學於尺五。有賦云。擇師遊于尺五門。勉學謝雜賓。

日本詩史。常山樓筆餘等載。尺五以布衣奉　正保天

子勅。召講春秋。余未以為然。果然。則門人遯菴撰本傳。順菴哭詩五十韻。頗盡其平生。而洩此一大美事乎。恐出於傳聞。不可信。

古今人物史。昌三傳曰。六十六歲卒于洛之家塾。于時明曆乙未也。人物史逸作者名姓。然相傳為遯菴撰。而又遯菴詩集曰。己巳六月二日。先師松永先生三十三年之諱日也。己巳元祿二年也。前三十三年。為明曆丁酉。不知孰其實也。

那波觚字道圓。初名方。小字平八。號活所。晚稱祐氏。因王父字也。播磨人。仕紀伊侯。

活所祖服賈。以賈富稱素封。活所自幼澹然不事利。惟喜讀書寫字。父異之。乃使舍賈以學儒。與醫而醫淶其好也。年十七。入京。次年執弟子禮謁惺窩。作杜鵑詩眎之。惺窩大稱賞。由此早有重名。其詩云。杜鵑春破後。相喚不成聲。子美詩中淚。堯夫橋上聞。一聲真識氣。再拜亦憂君。空駭曉窓夢。月昏數片雲。

年二十九。應肥後侯。加藤氏後國除。未幾不遇而去。四十一。臣紀府。活所為人剛直不苟合。其就仕也。嘗評之節。而君信任之。可謂明良之遇矣。寛永中。林學士有諸家系譜撰。活所召與其事。適患眼辭歸。此後不全

瘳。作自處詩二十五韻。陳其志。有暮景已五十。眼疾入膏肓。衰鬢爭霊色。何以問多方。悠悠待化盡。肯遭世事妨句。

一貴戚勇武絶倫。其佩刀利鈍。必自試諸人。嘗得一刀。備前長光所鍛也。乃執罪者。立斬之。左右互辭以讚活所。獨蹙頞而無言。貴戚問曰。中夏亦有刀利與執刀之妙如此者乎。活所曰。龍泉太阿干將莫邪類。是皆彼邦名器。水截蛟犀。陸斷虎兕。其利不讓之。又人君手斬人。而快於心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夏桀殷紂是也。吾邦亦有職斬罪人。能堪之者。稱穢多。最至界者也。貴戚黙思良久曰。卿言極善。往事吾何心哉。厚褒賜貴戚。又嘗謂曰。吾不幸不得良臣。活所曰。惡是何言也。惟今君之部下。智勇之士。不乏其人。而以為未足者。但君不知焉爾。貴戚大感悟。

惺窩門人。有武田某者。父沒。埋諸惺窩墓側。猶合葬然。人皆笑其不知禮。而莫肯為告之者。活所以為不可徙已。遂面論改葬之。

活所以正保五年正月三日。沒于平安。年五十四。男守。守元成。號木菴。篤學不隕家聲。

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謚文恭。明國浙江餘姚人。

避亂歸化客于水府。

舜水家世官于明。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為總督漕運軍門。卒後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舜水生明萬曆二十八年。早喪父。及漸長。從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學。遂擢恩貢生。尋累徵不就。以故被劾。乃避之舟山。而始來此邦。移交趾。復還舟山。是時國祚既蹙。舜水知事不可為。將之安南。而風利不便。再來此邦。不久又還舟山。其意素在得海外援兵。以舉義旗。乃三來此邦。而援兵不可得。去復至安南。欲尋歸故國。以察民情。時清既混壹四方。義不食其粟。四來此邦。終不復還。時

萬治二年也。
至安南日。館人供張甚盛。舜水從容不拜。安南王召見
欲令拜。而長揖不屈。其人或以爲不解事。至畫砂
作一拜字以見之。舜水即加不字于其上。於是怒囚
之。遂將殺。而守死自擔。王終感動赦死。以喜其義烈。
此事舜水自錄之。名安南供役紀事。
舜水冒難而輾轉落魄者十數年。其來居此邦。初窮困
不能支。柳河安東省菴師事之。贈祿一半。久之水戶
義公。聘爲賓師。寵待甚厚。歲致饒裕。然儉節自奉。無
所費。至人或訝笑其嗇也。遂儲三千餘金。臨終盡納

之水戶庫內。嘗謂曰。中國乏黃金。若用此于彼。一以
當百矣。新井白石謂。舜水縮節積餘財。非苟而然矣。
其意蓋在充舉義兵以圖恢復之用也。然時不至而
終。可憫哉。
在彼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同志。偕謀恢復。而
王翊與清兵戰敗而死。實八月十五日也。數年後舜
水聞之。於邑作文祭之。從是每歲中秋。必杜門謝客。
抑鬱无聊。答田犀書曰。中秋爲知友王侍郎完節之
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
廢此令節。

舜水鄉國居宅及先塋。皆與王文成相近。與野節書云。
但念先父母墳墓近城市。恐遭虜人殘毀。先祖及高
曾墳。去城皆不能一里。蔭木脩拔通邑所無。高曾墳
與陽明先生塋比鄰。其樹木之美。縣不能及。荒壠虜
人求大木造船。此必遭殘壞者。又答佐野回翁書云。
王文成爲僕里人。然燈相焰。鳴雞相聞。
舜水有二男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咸。字咸一。共殉
節不事清。而先舜水卒。大成亦舉二男。曰毓仁。曰毓
德。延寶六年。毓仁慕舜水而來長崎。義公遣今井弘
濟往通消息。然終不得與舜水相見而歸。

舜水不好作詩。與奧村庸禮書曰。吟詩作賦。非學也。而
棄日廢時。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工則工矣。曾何
益於治理。僧推月下門。敲則敲矣。曾何補於民事。雞
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新則新矣。曾何當於事機。而
且撚髭嘔心。儻或不能工緻。徒足供人指摘。又何益
詩名。是以其集中不錄一首。然猶評李杜曰。李不如
杜。李秀而杜老。李奇險而杜平淡。李用成仙等語。更
不經煉丹等殊不雅。不若杜家常茶飯有味也。然不
奇奧之極。造不得平淡。有意學平淡。便水平煎豆腐
湯矣。

或誦舜水詩。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跡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横。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又安澹泊湖亭涉筆。朱文恭遺事。舉在安南旅寓所賦詩一首。以爲滄海之遺珠。其詩云。治亂從容緩萊衡。鈴軒無事日清談。隼旗晝戟明千里。紙帳繩牀自一菴。金奏屢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新政。忘却飄流身在南。

舜水文集二十八巻。義公與世子共所編輯也。每卷署名冠以門人二字。安東省菴稱爲公侯之尊尊師如此。真百世之美事。誠然。

湖亭涉筆曰。文恭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覺等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野知或者認爲海棠。可謂櫻花之知己。義公環植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

舜水歸化歷年所。能倭語。然及其病革也。遂復鄉語。則侍人不能了解。

大髙芝山與鵜真昌書。並駁舜水與陳元贇。且舉獨立言。曰。元贇之瑜非面知。然曲得傳聞其實也。贇是市井之販夫。瑜是南京之漆工。彼傭奚暇爲學。又奚作詞章乎。安澹泊與村篁溪泉竹軒書。辨之曰。舜水元贇並稱。可謂不倫之甚。況又極口譏詆。何物么麼。敢作如此鬼怪。此輩簸弄唇吻。原不足計校。然使先君見之。必有一元當處置。惜乎其不及也。今試曰。一事辨之。所引獨立之言。非誣則妄。獨立與先生相知日久。何得言非面知。其跋安南供役紀事。真蹟見在。稱先生之特操。不一而足。至云言奮氣爭。錚錚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凜凜大節。可稱今古第一義幟。此語何與前言相戾也。獨立雖拔剃易行之徒。而其反覆未必如此已甚。故曰非誣則妄。

室師禮曰。朱之瑜云。東坡少時。父老泉常自枕中出書。讀之而深秘不使人見之。嘗老泉出不在時。東坡竊視之。則孟子也。此事諸書無所載。蓋彼邦相傳言也。

中江原。字惟命。小字與右衛門。號藤樹。又號顧軒。又號嘿軒。近江人。

藤樹祖加藤侯臣。父隱於農。先祖沒。祖乃拉藤樹之伊豫大洲。藤樹童丱如老成。年甫十一。一日讀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大嘆悟曰。幸此經之存于今也。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十七。京師僧來講論語。當是時。大洲之俗。惟武弁是競。無敢

從學者。獨藤樹日夕往聽焉。僧居僅月餘而去。因得四書大全讀之。而往往爲僚友所嗤讟。於是晝則深藏之。至夜始開卷。

藤樹在大洲。慕母之獨居鄉。夢寐無已時。嘗乞歸省。欲即伴來。然母不欲踰涉濤。如他鄉則無復如之何。乃獨返大洲。遂陳情乞歸。終養不允。於是鬻家什得數十金。以償債。又以其餘易穀積之家。意在還是歲俸給也。而仰天心誓不事二姓。而后出亡。藤井懶齋本朝孝子傳錄此事。作贊曰。淡海火起。陸王儒風。豈翅善身誨人。有忠爲母。顫祿旋鄉。色愉于差。篤孝。性乎學乎。

藤樹以篤學修行。聲施海内。去大洲後。公侯辟召。前後皆峻拒不應。服南郭穀軒加世君。墓誌載。備前前少将侯。尊尚儒術。令熊澤先生幹式國中。熊澤先生薦江州處士藤樹中江先生。於是侯玉帛具禮聘之。而藤樹以老且疾辭不至。令其子及諸弟子至云云。

藤樹篤信王文成致知之學。先躬行後文詞。毎引四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服其徳。莫不興起于善。今世諸儒。絶無近似者。嘗夜自郊外歸。有賊數人変從林中出。遮路曰。客解橐以供我飲酒。藤樹乃熟視擧錢二百授之。賊拔刀叱曰。所以求客者豈止是而已哉。速卸衣裳及佩刀。否則不須多言。藤樹神色不變曰。姑緩之。吾慮其授與不孰是。乃瞑目叉手。少頃曰。吾慮之。假戰而不利。無輕卸以與汝之理。即撫刀起。且曰。戰者必先以姓名告。我近江人中江與右衛門。於是賊大驚。投刀羅拜曰。敝鄉雖五尺童子。莫不知藤樹先生爲聖人者。吾黨雖攘攫爲活。豈得施之聖人哉。願先生矜其不知而宥之。藤樹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乃説之以知行合一之理。則賊咸感泣。遂率其黨爲良民。

嘗來江戸。一日過街市。適大小神祇組。（組猶黨也。當時都下士多好豪俠。共結爲黨。其所帶大小二刀柄。啓鏤以神祇二字。故人呼喃大小神祇組。或云。其結黨盟之大小神祇爲。故云。）飲於酒樓。望見藤樹。相謂曰。欲以聖人得稱者也。聖人其如吾黨何。試唾其面辱之。直來逼。聲色並厲曰。鈍賊得非世所謂今之聖人。而胡沽虛名以誣罔人邪。戟手向之。藤樹徐陳姓名曰。少長于近江農家。以其小識字。見推爲里中童蒙師耳。安得若君之言乎。其容貌言吐感動人。神祇組不覺節折曰。吾黨過矣。吾黨過矣。願先生宥無禮之罪。從今敬受教於門下。（或人謂。藤樹未嘗來江戸。姑録口碑。俟後考。）

藤樹鄉黨皆薰其德。雖在商賈。見得思義。若旅舍若肆。有客所遺物。則必置之閣上。以俟遺者之復來。歷年之後。塵土坌滿。雖煙管煙色類。竟不收用。

某州一士人。經過藤樹之故里。欲弔其墳墓。問路農夫。農夫即舍耒耜。徑趨入屋。更著潔服出。士跟之行。既而至墓所。農夫拜掃甚恭。士心訝之。因問曰。爾于藤樹。有何親故。而敬禮乃爾。農夫曰。欽仰藤樹先生。豈惟余我。闔邑皆然。父老每語其子弟曰。吾里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室無忿疾之聲。而有和睦之色者。職由藤樹先生之遺教也。此所以無一人不戴其恩也。於

是士變容曰。世稱為近江聖人。吾乃今而知其非虛讚也。即敬拜其墓。厚謝農夫去。

享保辛丑。伊藤東涯過藤樹書院。有詩云。江西書院聞名久。五十年前訓義方。今日始來絃誦地。古藤影掩舊茅堂。

藤樹同里人。來江戶。嗣某家。一日有客。言次及儒。客問曰。中江藤樹。子之里人也。聞其學為世所仰。子必審其行誼。請為吾語。其人改容曰。藤樹先生。吾先子之所師事也。因悉其平生。實不乖近江聖人名也。及我出為此家後。先子將其所什襲先生墨蹟一張。付我

且戒曰。此是聖人之手澤。兒善藏之。勿使不知者汚焉。今吾子慕先生。則使得觀之。乃起更著禮服。出一軸於櫃。捧置案頭。頂禮跪拜。者猶緇徒之崇佛像也。客始起敬。以為藤樹畎畝之一匹夫。而見重于士大夫之間如此。則其道德與世之所謂儒者迥不同。我豈得不禮乎。盥漱再拜。而後觀之。

藤樹講書於藤樹下。因以為號。或云生於藤樹下。或云書窗外有一株藤。或云其學倚附古人。不立自己。見猶藤緣物。故取以自號。未詳孰真。

野中止。字良繼。小字傳右衛門。號兼山。土佐人。世

仕國侯。

兼山少時來江戶。得中庸集註讀之。雖未盡了其義。喜非佛說多虛誕之比。乃齎歸請谷時中（名素）講之。從是始知有聖人之道。以為朱仲晦能得其旨。因求朱書于四方。遂歲遣人于長崎。購得舶來書。或翻刻之以利後學。如山崎闇齋亦出其門下。然而無有著述傳後者。世惜之。

兼山天資剛毅英特。博閱載籍。考古昔。及其得志也。即以所學施之一國。其毀佛宇。興庠校。變磽确為膏腴。或置農兵。或栽藥草。或育蜜蜂等。種種新政。利于上

下者不少云。其功業最可觀者有津呂御崎者。海沸如鑊之湯。騰騰滚起。洶洶盤旋。危險不可言。自古往來舟船覆沒者甚多。昔者僧空海為鑄佛像于巖竇以祈其冥助矣。而兼山舉大衆破碎水中巉巖。終令永世無颶濤之難。時人有詩云。波濤曉起翻銀屋。滄海夕晴吐玉盆。洞港擬觀神禹績。巖窩徒誌釋兒痕又水有不生魚者。嘗舟行見之。乃令經此者必投石而濟焉。越數年果生魚。海中至清則無魚。故有此術云。

嘗來江戶。及歸期也。致書鄉人曰。土佐無物不有。自江戶齎歸惟有蛤蜊一皷耳。海路幸無恙。以歸日餽之衆以為嘗異味。計日待歸。既至則命投其所漕於城下海中。不餘一箇。衆怪問。兼山笑曰。此不獨餽諸鄉使鄉子孫亦飫之也。自此後果多生蛤蜊。遂為名產衆始服其遠慮。

土佐民俗葬以荼毗。數禁之而不止。兼山令曰。從今後凡有罪者之死。當焚其屍。而葬其遺骨。於是火化自止。

兼山早喪父。事母至孝。執喪三年。一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法。朱舜水答安東守約書云。前聞久留米磯部勘平。目下行三年之喪。今日有書至者云。土佐大夫野中傳右衛門葬父。依聖法。甚惡佛氏。居喪三年不弛。往往使國中行喪禮。如此則貴國非盡邑邪教。陷其親。特人自汲溺而不能振耳。此後有行之者亦不為驚世駭俗。居今反古。不足慮也。

兼山世祿六千石。及兼山之身。增食萬石。土佐長岡郡本山者。即其食邑也。葬母秋田氏于此。因改本山名歸全山。山崎闇齋作之記。

兼山性嚴毅。其行政也峻法無貸。其友小倉三省每諫曰。古之功臣善終而福祿及子孫者。皆德量寬大。垂仁布惠。若夫嚴刑重罰。雖一時為効。其積怨畜禍。亦未有自全者。吾子熟慮之。兼山以為善言。然終不能改。三省沒之後。彈劾益多。驕者日長。由是怨讟紛起遂與諸大夫生隙。無何貶黜。尋病沒。或云。賜死。盡沒入其家。方將毀祠堂。威靈忽見。無敢近者云。新井白石嘗稱其經濟為智慮自絕人。森不涂居士謝栗山伯栗書云。近來土州有野中某者。開經學。崇宋儒。為邦輔治。而性質嚴酷。擊非如鷹。不能全其終。可惜焉耳。

先哲叢談卷之二終

先哲叢談卷之三

北總　原善公道著

山崎嘉字敬義小字嘉右衛門號闇齋又號垂加平安人

闇齋父名某小字清兵衛臣木下侯後致仕業醫于京師號淨因母佐久間氏有娠祈比叡山神一夜夢拜神時老翁携梅花一枝來納左袖遂生男即闇齋也闇齋幼桀驁不可制父爲托諸妙心寺鬀髮名絕藏主乃一意修禪無解怠然性行猶不悛嘗與倫輩論議闇齋詞理塞即其夜竊就彼寢火紙幃或讀佛典深夜忽拍案放聲大笑衆起怪問曰笑釋伽虛誕其

豪邁不羈皆此類也衆議欲逐之當是時土佐公子某居妙心寺公子聰明有藻鑑歎曰此兒神姿非常後當有爲乃遣之學于土佐吸江寺時土佐有鴻儒小倉三省野中兼山共見闇齋亦深器之而惜其陷異端示之四子及程朱書則大悅遂畜髮歸於儒時年二十五

闇齋學初事祖濂洛及晚從吉川惟足者學本邦所謂神道遂立一家言此道爲中興祖其言曰伊弉諾尊伊弉冊尊順陰陽之理正彝倫之始嗣之天照大神以三種神器治海內夫神者天地之心人者天下之神物蓋天人唯一而其道之要在土金之教而已土即敬也土與敬倭訓相通而天地之所以位陰陽之所以行人道之所以立皆出自此乃合之居敬窮理之說曰神聖之出于世東西雖異處其旨自妙契矣跡部光海跋垂加文集曰徹正直瓊矛之道守土金之教通兒屋根命宗源之傳達舍人親王正統之書揭天人唯一之神光拜日德仰神國以立忠孝之大義焉

闇齋深欽猿田彥神每云道者大日孁貴之道而教者猿田彥之教也乃以庚申日祀之鶯谷山人藻鹽草

曰凡神皆用八數猿田彥神獨用七數此有深義矣蓋申位于西南隅而金所旺與寅位于東北維而土所旺相對而寅申共當七數以相發土金即自然妙義也是以庚申日祀猿田彥又曰道之教始於猿田彥成於舍人親王發揮於垂加靈社

文集其名嘉或作柯蓋初名也垂加之號取神道宇井弘篤讀思錄云寶基本紀曰神垂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鎮坐傳記亦載此言

闇齋學大行于世前後執贄者六千餘人及其奉神道

高第弟子佐藤直方。淺見絅齋。其餘及之者亦甚多。
周子太極圖說。程子未嘗一言及之。至朱子作之解。其果得周子之旨與否。闇齋疑之不置。嘗夢見周子質之。文會筆錄載嘉嘗編次周子書。意謂太極圖說。朱解。於理則固可。無不可。但不知周子本意果如此否。辛卯之夏。四月二十二日。夢見周先生。乃問太極朱解。莫違尊意乎。曰不違。曰或點于第一圈中。失尊意者有焉。先生頷之。又將正所編次而人呼覺矣。
初來江戶時。寠窶無儋石。故鄰書商質居。以借閱其書。當是時。井上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

商曰。寡人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爲人師者。請爲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崎嘉右衛門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答恩乎。侯大喜。乃延致。商歸告闇齋。闇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來見。商憮然以爲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陵上無法。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他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崎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惰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來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咨嗟良久曰。方今自稱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

梏亡ハ乱也打也孟子ニ梏亡
之也

其技易售。而寡人聞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山崎生能守之。此乃眞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
會津侯嘗問闇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是臣之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必不信。以爲毀訾誹謗。侯曰。寡人雖不敏。奉先生之言。孜孜求諫。渴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教乎。曰。君之言及此。臣假逢裁啓。豈不盡

言哉。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爲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其所爲因而稱譽之。其所不爲因而非毀之。遂令本然性梏亡消滅矣。其視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爲樂之最大也。於是侯泫然自失。嘆息曰。誠若先生之言。
嘗問羣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率騎數萬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爲之如

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爲願聞其說曰不幸若逢此厄則吾黨身被堅手執鋭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後弟子見伊藤東涯告以此言且曰如吾闇齋先生可謂通聖人之旨矣不然安得能明此深義而爲之說乎東涯微笑曰子幸不以孔孟之攻我邦爲念予保其無之

闇齋天性峭嚴師弟之間儼如君臣受教者雖貴卿巨子不置之眼底其講書音吐如鐘面容如怒聽徒凜然無敢仰見諸生每竊相告曰吾儕未得伉儷情欲之感時動不能自制則瞑目一想先生欲念頓消否

寒而慄

嘗有其喪用儒禮不依佛式寺僧來見曰子不通國俗爲此非禮改則已不改則我不許瘞埋闇齋疾呼弟子曰姑殯之屋中余詰朝束装赴關東訴渠頑嚚寺僧以爲不可爭遂枉從其意

作世儒剃髮辨駁林羅山又題孝經詩云不孝罪條冠五刑參乎競戰践其形彼哉剃髮腐儒子不信聖門有此經

闇齋爲詩直寫其意不屑磨鍛華飾然秋鶯云居諸代謝四時中花散葉濃復見紅忽有金衣公子轉秋風影裏聽春風頗爲合調又登愛宕山云空手徒行登宕阜同遊相語路先後頑夫自古禱災祥愚將到今憑勝負願毀宮房黜地藏且驅杉檜剃天狗山神使者飛鳶聲妙用顯然君見否此可謂氣象豪宕快人意矣太宰春臺湘中紀行云去金澤可十里所山足有雕巖爲地藏菩薩像者記武相州界也呼曰界地藏像缺鼻故亦曰剃地藏曩時有山闇齋先生者嘗作愛宕詩中有剃天狗黜地藏之語則剃此像者其亦山氏之徒耶又宇都山詠十圖子云大極十圖圈都來是一貫今此粉團子誰成茂叔看又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貫得天地數無過無不及此奇趣造語不容佗人到又一時傳誦者士山八面擬八陣云富士甲扶乘山頭面八方天地一望裏風雲屯巖傍變態成龍虎蛇蟠鳥翱翔誰哉繼風后制陣奉君王

熊澤伯繼字了介或作了海小字次郎八後更助右衞門號蕃山又號息遊軒平安人仕備前侯

蕃山姓本野尻出爲外祖熊澤氏後因承其姓天性深智儁才卓越古今年甫十六仕岡山烈公比弱冠公驟加奬眷將大用而辭以未學乃乞游學越七年公召還之信任愈厚亡何當要路於是布德流惠賑貧

縊死曰雉經

救困。羅幻查禁賭博。毀淫祠。表節義。其明聖教。以闢異端。嚴武備。以戒不虞。諸新政海內驚耳目。太宰春臺復湯淺常山書曰。夫烈公者不世出之英主。得熊澤子而任以國政。明良之遇。實千載之一時也。日本詩史載。熊澤了介為政其國。舉世所知。余嘗閱松原一清出思稿。其牛窻泊舟詩。有漁家兒女亦知字。笑指孝經教老翁句。一時教化可想。至今泮宮之設。尚有典刑云。

蕃山初負笈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共投宿者一人語曰。往日余為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使齎

也。途跨驛馬。出金繫鞍。日暮忘取之而宿。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為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雉經。慼然自嘆。不為天所弔恤。逢此悲凉。時聞剝啄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歸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來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為買夜來此顧賃得二百錢足矣。吾曰。孽自作。微汝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腆黃物非敢云報。聊以

表寸心。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稍減纔至方金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毋固。我予有所守也。吾歎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為利。如汝則絕不可得。所謂所守者何事也。曰。賤役餬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與右衛門者。教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毋以貪濫。毋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此人乎。蕃山傾聞者良久。曰。馬夫一鄉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為何物。則趨利若鶩。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教育所致也。所謂中江氏

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束裝往謁。請受業於門。藤樹辭以不足為人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外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為人師。於是始接容。時寬永辛巳蕃山年二十三。

蕃山壁間每懸義經畫像。未嘗懸佗書畫。

嘗至某侯。及入見一士人。威儀特秀。骨體非常。相與張目注視良久。遂不交一言。見侯曰。余今見一士。不知仕臣乎將處士邪。侯曰。渠為吾講兵書處士由井民部助者也。名正雪。蕃山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

君勿復近如彼士。他日正雪亦來見侯。侯曰、前日比退朝見某衣某衣人。未知其爲誰。侯曰、渠説吾以經書岡山臣熊澤次郎八者也。正雪正色以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

嘗庵君之述職來江戶。時諸侯爭延之。及西歸往別板倉侯。侯曰、予仕明君。言聽計從、吾徐薦之。予欲善其終則早致仕歸處田里。從今後勿復東來。勿復言世事。此功成身退之義也。蕃山拜謝去。然眷遇之渥、不得俄乞骸骨。且奉命又復來江戶。是時既與共事者有隙。蕃山不自安。乃辭岡山到京師。而貫紳侯之門

常爲市。於是去棲遲明石。明石侯本師尊蕃山、禮遇甚厚。後侯移封古河。蕃山從移之。未幾遂以言獲罪、大府。乃被幽于古河。

年少時體貌充肥自以爲武夫之職。一旦緩急被甲持兵馳驅奔走無所不爲。而豐肥如斯甚艱之。雖出寢受亦或安佚所致。從是攻苦食淡日夜武事是講。或出曠野放鳥銃、或行山村投民家其當宿直。如藏木兵于稠筒僚友就寢後獨竊出空庭演槍劔法、或深夜登屋習禦火。如是者十餘年身軀稍瘦削。

蕃山與釋元政友善。其語難通者必就元政解之。是以元政坐不縱破佛教。但每歎曰、今世僧多無行。設使釋迦見則其謂之何。吾儒之道亦然。使孔子見今所謂儒者豈有不慨嘆。

蕃山好樂。時時與小倉少將拉伶人三四人至元政稱心菴。蕃山鼓琵琶、少將彈琴、元政咏倭歌。各以遣興。

奥田嘉甫三角集。記渾不似云。丁卯春遊伊留好問君第。殆一月矣。其老川口丈好古之士也。出一琵琶告曰、此了海熊澤子物也。名曰濱庇。余接而見之、則漆光退蝕古雅可愛。蓋宋元間物矣。叩其所以、則曰主母刻閣孺人出納氏賜焉。孺人大藏大輔職直女。

熊澤氏出也。琵琶乃傳自其妣云。吁先生昔在備前州倡新建學有經濟志。凜凜高風可欽也。則手澤所存誰不敬慕。況主母賜乎。按蔣揆長安客話載渾不似如琵琶小槽圓腹如半瓶榼。相傳昭君琵琶制、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遂以名。元史以爲火不思。今以爲胡撥思。皆相傳之訛。因憶先生洽聞。其命名必非取諸和歌而已。濱庇古訓二義。一曰沙嘴崩壞、或曰舟蓬簷。拾遺作濱擻。予謂此得非兼取於沙嘴崩壞渾不似昔之義乎。其與茗壺名飛鳥川同意矣。九京如可起、則先生當微笑稱善哉。

蕃山之學出於藤樹然執見不同其集義和書議藤樹者不少西川某者著集義和書顯非二卷辨其謗藤樹

物徂徠與藪震菴書云承聞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曾聞其人太聰明蓋百年來儒者巨擘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餘子碌碌未足數也湯淺常山函稱蕃山曰其經濟出自老子以鑿地取銅鐵爲不是蓋本于漢貢禹矣大氐熊澤子說似迂濶雖然以年後多驗視之實非世儒所及也其幽囚數十年面無憂色有人問當世事黙然不答即索笙而吹之

蕃山履歴門人巨勢直幹紀實録外裔草加定環述行狀岡山菱川大觀作傳而皆言名伯繼不載字所謂了介其字歟又皆言改食地和氣郡寺口邑名蕃山蓋取義於倭歌端山蕃山仕其致仕寓京時以蕃山爲姓乃男右七承姓蕃山繇此言蕃山不必其別號蓋人號稱之也或曰其處古河近筑波山故自號蕃山

又一説曰新古今集載源重之倭歌曰貲孤跋鴉儈儈鴉儈矢傑鴉儈矢傑結列獨屋木胯益兒曬儈蹇儈刺蹇栗結栗王陽明立志之說狩此歌意矢傑鴉儈蕃山也故以為號

蕃山以疾没于古河元禄辛未八月十七日也距其生元和己未春秋七十三葬古河大堤邑鮭延寺人之展其墓者今尚不絶云

後藤松軒 名字郷貫未審姑闕俟後聞

松軒初年以客依肥後侯寛永中邪蘇賊起侯奉命稱兵伐之松軒從之當陣臨場奮戰有功而爲銃丸所中喪兩明松軒素嗜學從是後愈專鋭志日使人讀經以聽之遂有所自得一時以眞儒振列侯致禮請講者甚多小室侯尤信其說每招見之厚賜眷遇

小室侯即今巖村侯之先云

一日請闇齋聞其講闇齋視松軒甚卑講畢呼曰坊主有所會乎否蓋以松軒倣時儒薙髪也松軒惡其倨傲不再見闇齋且終身手不取闇齋著書云大高坂芝山作闇齋傳 見芝山會稿 其末録芝山與一老者論闇齋爲人多寓貶闇齋之意唐崎彦明 名欽三宅尚齋門人 曰所謂一老者疑謂松軒也傳亦松軒使芝山作之見先達遺事然芝山又作大町定靜傳曰余在洛每見此老叅被誨諭此人也曲識南學之由余向三省兼山之景行躡長澤山崎之遺蹤咸縁此老之說也繇此

言則闇齋傳。乃得於定靜而紀之。初非待松軒之言者也。所謂一老者亦謂定靜乎。

嘗與大高坂芝山佐藤直方會一柳侯所。時松軒講中庸鳶飛魚躍章。以朱註爲差。芝山固守註。於是忽作色與松軒呶呶相論。直方不容一言。更講此章亦從朱註。

梁田蛻巖謁松軒講論語事。見蛻巖行狀。今錄之曰。元祿中江都有失明儒人後藤松軒。年七十餘。以經明識宏。爲東諸侯所敬禮。亦傑魁士也。余年廿八。偶見之。爲余講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章。講畢。松軒曰。論

語猶麒麟。孟子猶師子。今也吾子所說佳則佳矣。但所可憾者。說麟爲師子。失聖人溫良之意。此無佗。實壯年豪銳之氣使然也。天假數年。熟讀玩索。則必有自得焉。勉旃。余嘆異久之。以爲能形容至聖大賢之判。數年之後。曉然覺論語似師子。孟子類麟。宣聖辭氣溫厚如肉角不觸。而氣象乃至大至剛不可當。雖紺眼獰糸。殆有逡巡畏伏不得仰之狀矣。觀小管仲。見南子。欲往公山弗擾等。乃可見也。孟夫子所應對教誨則咸是戰國士大夫。其語自雄壯。所以不能無圭角也。宜乎見以爲師子。其實不及宣聖之剛大一層。顧松軒窺陽而不解陰。蓋所謂眼光不透紙背者。宿學如渠。尚且不免。汝輩宜益研經義。

山崎泉者著大學辨斷。駁伊藤仁齋淺見絅齋批之。題批大學辨斷。印行于世。泉者會津人。受學于松軒。有經術。自序其所著曰。是予所以稟承師說而辨斷也。所謂師說。乃指松軒也。

木下貞幹。字直夫。小字平之允。號錦里。又號順菴。私謚恭靖。平安人。

順菴自幼彊記。善讀書寫字。海大師見而撫之曰。此兒有異質。即欲教以爲法嗣。順菴不從。年十三作太平

賦。詞旨淳正。世以爲國瑞。大納言烏丸公上之後光明帝。帝覽而大稱賞。將錄用。會宮車晏駕不果。既而入松永昌三門。勤學勵行。日進月脩。昌三期以大器。一時名士如貝原益軒安東省菴宇都宮遯菴。咸推遜弗敢並。

少從某侯來江戶。不得志而歸京。從是閉戶讀書。久之名震海內。加賀侯厚幣召之。辭曰。先師松永先生之子某。嗣承家學。未就仕途。家道屢空。請用彼以使得其宿望。侯聞之曰。今之世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於利害所關。則崖岸相向者比比皆然。如順菴

可謂有古人節矣。即與松永氏子俱禮聘之。越若干年。棠簡拔爲　大府儒員。時年六十二。實天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也。

物徂徠曰。錦里先生者出。而搏桑之詩皆唐矣。服南郭曰。錦里先生實爲文運之嚆矢。雖其詩不甚工。首唱唐。又聞先生恒言。非熟讀十三經注疏。則不可謂通經矣。由此觀之。所謂古學亦先生爲之開祖。

室鳩巢答堀正修書曰。恭靖先生在京時。酷愛韓文。無日不讀。每出輒以韓文自隨。及晚節東遷後。又愛王守仁之文。常以其集置傍。有暇頻頻讀之。一日語僕

曰。舜水朱子甚敬守仁。得其文必改容稱歎。

順菴爲一世所敬慕。遠邇納贄及門者。不可勝數。而成德達材多出焉。宇士新稱爲桃李滿門。近時柴栗山序文集。叙列其名于世者。乃載于左。曰。盛矣哉錦里先生門之得人也。參謀大政。則源君美在中。室直清師禮。應對外國。則雨森東伯陽。松浦儀禎卿。文章則祇園瑜伯玉。西山順泰健甫。南部景衡思聰。博該則榊原玄輔希翊。皆瑰奇絶倫之材矣。其岡島達之至性。岡田文之謹厚。堀山輔之志操。向井三省之氣節。石原學魯之靜退。亦不易得者。而師禮之經術在中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夫以若數子之資。而終身奉遵服膺先生之訓。不敢一辭有異同焉。則先生之德與學可想矣。

新井在中。室師禮。雨森伯陽。祇園伯玉。榊原希翊。世謂之木門五先生。加之南部思聰。松浦禎卿。[illegible]宅用晦。服部紹卿。向井魯甫。爲十哲。而思聰禎卿爲同庚稱之二妙。

自題篁洲所寫肖像云。咨爾與我。如陰有陽。不言不笑非閒非忙。道存目擊。神傳毫芒。平生履歷。尺寸短長四十從仕。遲暮頻揚。六十被徵。晩達似唐。古稀既過

來者可恇。北溟奮翮。東海望洋。富貴貧賤。用捨行藏因遇因運。焉有焉亡。唯學之好。至老不忘。几上筆研架頭縹緗。照螢聚雪。數墨尋行。既無新得。豈率舊章悔溺博雜。終失蒼黃。寫眞誰也。惟洲之篁。塵埃滿幅面目可傷。卷還之子。何足以藏。

順菴以元祿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沒。得年七十八。白石追悼詩八首。自註略紀其履歷。與男菊潭撰小傳可併見。順菴臨沒屬後事于篁洲白石。指中藏以孝經一卷。

安東守約。字魯默。初名守正。號省菴。筑後人。仕柳

河侯。

明曆乙未朱舜水來長崎。時人未知其學。唯省菴往師焉。時舜水貧甚。乃割祿之半贈之。至今稱爲一大高誼。其詳見舜水與孫男毓仁書中。曰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準。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爲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苜蓿先

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腆則魚鰯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鏽。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菴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已爾。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刺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來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省菴初年學松永尺五。尺五沒之後五年。見舜水。託業

淹ハ久也

微ハ脛瘡也
尰ハ足尰亦作瘇
𨂂ハ跳也盭ハ戾也背又病名也賈誼傳ニ苦𨂂盭

於是學益富。行益脩。伊藤東涯稱爲關西巨儒。彼邦張斐文至長崎。寄書及詩以褒賞。詩中云。曾遠聲名到若耶。是海外亦有聞也。

省菴年過四十未娶。舜水贈書以爲虧孝道。四十三始置妾。妾居者五年而出。妾悲其離別。涕泣殆絕。省菴乃賡韓文公別鵠操韻。作慈鴉操詩云。雄鴉不營巢。雌鴉將安歸。雛死又有雛。義不當乖離。母子道之大。其餘事之微。此別何足嗟。且有反哺傍母飛。妾生二男子。長早夭。故有此作。

本集載扇銘序云。一日訪石松翁。翁出扇示予。謂曰。昔

在有馬之役。所與子更扇主公者也。子記之乎。因憶彼時予年十六。在東武患小瘡。腫痛甚矣。淹在林褥。強病乘馬。自東武從君行。倍道兼行。既至有馬。瘡痛不可堪。膿血潰爛。手足不得屈伸。二十日夜。家父兄加先陣在竹楯下。去君營可三十餘弓。家父數遣使戒予曰。今夜將攻城。汝既微且尰。又苦𨂂盭。手不得執刀。足不得行路。強從君行。則跬步而倒。人不言其病。而笑其怯矣。我非愛死。愛名也。又倩執友安東內藏助堅制止予。予著甲冑。扶兩奴至君營。招當事池邊氏。出手足示之曰。予本在麾下之列。然瘡痛

如此不得從君行將乘馬赴先陣勿以爲背軍法也既而至竹楯下家父喜曰所以止汝者慮其不來也今能來其志不在必死縁底至此夜將參半與衆同進果而蹎倒踏甲冑行者不知數兩奴扶起而進烏銃兩集左右死多血濺予之左肱黎明與衆同退過麾下小原氏横弓在君傍見左肱朱殷以爲戰而被創謂曰丈夫哉予雖無爲而幼而強病加先陣之數亦鄉人之所共知也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城將振主公麾兵直登銃飛如雹死傷甚多熱不可堪翁以此扇扇主公渇甚十時攝津肇橘子奉之渇猶不止翁

授扇於予下而取飲遂與諸軍屠其巣穴無噍類矣屈指二十二年于今而扇如新翁之愛君可知焉古人有功不伐況予之無功哉然翁之求不可辭遂爲之銘銘曰柄在掌握動而樹功從君於難誠輔威風嗟省菴以文事表見于一世今讀此編則其少年勇壯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即使省菴生于戎馬之際則其所爲亦迥出羣矣古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省菴有焉

省菴高義世絶無其學亦世所不多有也而性謙讓告男守直遺訓曰我無才無德汝與諸生勿撰年譜行狀行實碑銘墓銘及文集序等

二山義長字伯養小字彌三郎號時習堂石見人

伯養年少時來江戸及壯仕中川侯亡何辭去乃鬻藥隱于郭北駒籠伯養素嗜學致仕後孜孜以求道爲事初好釋老又奉王陽明說既而有疑焉終歸朱紫陽於是著朱王學辨仲邨惕齋序之曰二山老丈蚤修王氏心學後來聞洛閩正學幡然服從之今也以其懲於己者誠乎人以其獲於己者共乎人豈非忠耶

伯養篤學慎行當世比之中江藤樹云室鳩巣答遊佐

次郎左衛門書曰至於谷氏二山氏雖未見其人耳聞之熟蓋操軒惕齋之亞也足下以爲篤行君子者得之

伯養娶妻其儀一遵文公家禮家禮有壻乘馬文伯養家不畜馬乃借之人而行其事

伯養居家平生著上下上下禮服也居本鄉弓街時其家無井常斞之鄰家鄰家一日濬井義當出役夫以助之適伯養僕有疾伯養乃出躬自執綆分力尚不脫上下云

有瞽者佐佐木玄信者善記諸家系譜而至其不可得

詳則牽合附會以欺世一日過伯養談及譜伯養問
曰荊妻垂水氏也傳言昔者垂水某者仕伊勢國司
既失其名且未知爲何世人則其跡絶不可考豈不
遺憾哉玄信曰此垂水廣信也廣信稱河内守伊勢
垂水人初仕其國司後事　後醍醐天皇諫疏不聽
而去廣信好學始奉伊洛說所著有嘉文亂記六十
五卷嘗勸藤藤房讀朱子集註事載長濟草今爲子
誦讀焉乃誦者歷歷可聽伯養驚且喜曰吾子記憶
誠出天性非由此余何以得知之請再誦余將錄之
玄信又復誦伯養隨而筆之以爲得明證當是時京

師藤井懶齋撰國朝諫諍錄伯養以與懶齋爲久要
故致之懶齋以載諫諍錄迨後永井貞宗本朝通紀
寺島良安倭漢三才圖繪載垂水廣信此邦始讀朱
注事蓋皆本諫諍錄也而所謂垂水廣信古今無其
人嘉文亂記及長濟草亦未聞有其書是本出玄信
一時妄語而伯養信之海内遂唱犬吠之說此日夏
高繁兵家茶話所辨也

伯養妻垂水氏名三字省君貞正有操且學於伯養讀
書通古伯養之學釋老也省君隨而領解其義伯養
之爲王爲朱也省君亦克治之世稱曰夫婦並有才
學者有二山伯養貝原益軒耳嘗伯養將出而有火
乃謂省君曰火遠矣必不及焉若漸逼則吾歸携汝
去少焉風急延燒及近鄰弟子謂省君曰災今難免
内君盍早去省君從容曰夫臨出謂妾曰火逼必歸
共行然不待夫而去此不奉夫之言也與不奉夫之
言以求苟生寧燒死而全女子節時火益熾居益危
而守死不變已而伯養遽歸俱共去

伯養以寶永己丑八月二十日終身年八十有七妻省
君先一年卒年八十共葬于江戸牛龍宗參寺

谷松字宜貞小字三介號己千又號一齋土佐人

一齋父素有字時中初入釋祖親鸞派住持土佐眞常
寺爲人豪爽有志節最喜儒學後遂種髮稱大學以
儒爲業大儒野中兼山山崎闇齋皆得之訓導時喪
亂之餘文運未闢況僻鄉最乏典籍而時中求諸四
方多儲之家本饒貲爲殆蕩盡嘗使一齋學小倉三
省所也謂曰吾聞富貴失志田產五百石此非所以
惠子孫也乃鬻之僅存數頃可以餬口云

一齋去土佐移京師而來江戸遊事稻葉侯暮年辭之
性淡泊不屑財貨野中兼山嘗出重價購正宗所鍛
一名劍乃托一齋付之研工時某甲將冠一齋爲之

賓則贈其劍爲祝他日兼山聞之亦略不介意

一齋悟性不逾中人而勤苦求志以是其學有體用徂徠蘐苑隨筆曰有谷一齋先生者嘗上封事而沮格不用焉予得其藁而讀之其中有遷都事故予以此而識其學不爲無所見也方今之世能爲斯業亦難其人矣哉夫徂來名擅一世於詞林鮮許可而獨稱之如此則足以定一齋

一齋墓在江戸澀谷長谷寺有石勒銘序大高坂清介撰之碑面楷字題谷一齋宜貞居士之墓九字

先哲叢談卷之三終

先哲叢談卷之四

北總　原善公道著

伊藤維楨。字原佐。號仁齋。又號古義堂。私諡古學。平安人。

仁齋自幼穎異挺發異羣兒。其始習句讀時。意已欲以儒焜燿于一世。及稍長堅苦自勵。而家素業賈。故親串以為迂于利。皆沮之曰。學問是彼邦事。在此邦固屬無用。假令能之。不易售。不如為醫術以致生產。仁齋不從。當是時家日衰謝。沮者愈不止。而其志確乎不變。

年十九從父過琵琶湖。有詩云。古來云此水。一夜作平湖。俗說尤難信。世傳詎亦迂。百川流不已。萬谷滿相扶。天下滔滔者。應憐異教趨。又登園城寺絶頂云。山行六七里。往到杳冥中。船遠閑閑去。天長漢漠空。嶺環村落北。湖際寺門東。男子莫空死。請看神禹功。識者以此知其志之所存。

初奉宋儒。著大極論。性善論。心學原論等。及年三十七八。始出己見。故其說無論早晚有異同。而古學文集襍載之。是東涯之孝思。雖非定見者。不忍棄之云。

大高坂清介。著適從錄。以駁仁齋。弟子持來眎之曰。先生作之辨。仁齋笑而不言。弟子曰。人著書以惑議已。苟辭不塞。豈可默而止乎。先生而不答。則請余代折之。仁齋曰。君子無所爭。如彼果是。我果非。彼於我為益友。如我果是。彼果非。他日彼其學長進。則當自知之。小子宜深戒。為學之要。惟虛心平氣。以為己為先。何毀彼立我。徒憎茲多口。

後德大寺藤公。好學。時集京師諸名儒。使其相討論。以聽其定說。時仁齋年方壯。亦被召在列。諸儒皆初怡聲下氣。以辨說。而及各不相容也。怒嚚之。諠譁不已。仁齋獨坦夷温厚。終始如一。竟舉坐皆歸之。

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各按劍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資。客若欠腰纏。則自脫衣裳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橐錢。敝縕袍。脫以遺之耳。且問汝輩常以何為業邪。曰昏夜橫行。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為為業。吾何拒焉。輒脫服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為衣食數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為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為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弟於弟。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耳。言未畢。賊皆頓首淨泣曰。噫。君與吾鈞是人也。而事業

之迦異如是。吾甚耻。願君宥吾儕罪。今而後飲灰洗胃。謹奉教于門下。遂皆改心自勵云。

嘗過花街。娼家使妍邀入。仁齋不肯。妍曰。小憩而去。於事無害。郎君其勿辭。直牽袂上樓。仁齋固不知為倡家。中心私揣是非內交於吾。又非要譽於鄉黨朋友。蓋輕財敷德施及路人也。啜茶喫煙。厚致謝而去。娼亦見其状貌殊不類冶郎。不強留也。仁齋歸。謂弟子曰。今日偶過市。一家使小女迎余。遂延上其樓。則綺窓繡簾。殆為異觀。書幅琴箏陳設具趣。而婦女六七人。盛粧豔服。不知其內人邪。將其閨愛邪。出接余頗款洽。臨去瞯其庖中。亦美酒嘉肴備辦宴席。不意今之世有樂善好施如此者。

大石良雄取贄仁齋。一日來侍。其講書而時時睡。弗聽。衆皆匿笑。退後詬罵曰。惰懶如彼。不如不學。仁齋曰。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

某貴紳珍襲一石。大如量。備五色。一日召仁齋眎之。仁齋視者久之曰。此石生龍。非人之可愛重者也。請遠棄之郊外。貴紳不悦。然其不安也。遂結茅茨于原野置之。居十餘年。果雷雨驟至。霹靂一聲。茅茨破壞。有龍從石中出。騰空而去。

有人為狐所魅。諸術不能辟。適聞仁齋之德能服妖。招請之。仁齋至。口未吐一言。狐惕服謝罪去。

仁齋家故赤貧。歳暮不能買糯餈。亦曠然不以為意。妻踞進曰。家道育鞠妾未嘗為不堪。而獨其不可忍者。孺子原藏未解貧為何物。羨人家有餈。連求不已。妾雖口能譙呵之。腸為斷絕。言訖泣下。仁齋隱几閲書。一言不為之答。直卸其所著外套。以授妻。

仁齋謝荒川景元惠金詩云。討習研磨二十春。恩如父子最相親。受金不謝元非傲。適為君情厚且真。東涯題後曰。先人作此詩。時予未冠。尚記其事云云。由此

觀之。仁齋年五十七八。家猶寒然。先是肥後侯祿千石招之。辭以母老侍養無人。世復安得其心不為利祿動如斯人者乎。

左右比屋戮力。濬義井。仁齋聞之。出欲共焉。衆皆曰。吾曹成之足矣。何役先生為。仁齋曰。敢不謝義之辱乎。雖然余汲此井。既與衆不異。今豈有獨不與之理乎。遂執綆分其勞。

仁齋實為一代儒宗。天下學者四面來歸之。東涯盍簪録曰。先人教授生徒四十餘年。諸州之人無國不至。唯飛彈佐渡壹岐三州人不及門。執謁之士以千數。

邦俗立春前一夕。撒炒豆高聲叫曰。福内鬼外。殆不類於兒戲乎。而仁齋必著禮服行之。家其不好爲崖異者如此。

嘗率門人數輩徜徉梵刹。見佛即拜。門人不悅曰。先生恒力辨釋氏之非。而今拜其像者何也。仁齋曰。釋誠與儒異。然而過其地。不禮其主可乎。

凡唱一家說以爲己。始得道者。自非其黨外視如冦讐至。如仁齋。於其不信之者。亦不能不推太宰春臺自視甚高。常所評騭。雖其師徂徠猶有所擇。然其漢筆云。伊仁齋豪傑之士也。所謂不待文王而作者也。物先生亦豪傑之士也。然後伊氏而出。故其學雖不本伊氏。而不能不以伊氏爲嚆矢也。又曰。余嘗見伊氏而與之言。觀其貌也。恭聽其言也。從余故以爲君子。又曰。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學不由師傳一也。不仕二也。有子東厓。三也。物先生不有一於此。又祇南海木門高足。固與仁齋異趣。而其送高生序曰。聞世有語孟字義之書。索而讀之。於是始知京師有伊藤君者。予雖固拘于茲不能一接見。苟觀其書也。則可知其爲人也。觀夫至言要言。左右聖賢。以鞭笞邪說。奮然把麾爲世先登者。昭昭乎見于筆端。使人驚見。猶

景星卿雲。可仰而不可企也。嗚呼是豈今之人也哉。抑古之所謂超然獨立者歟。

伊藤長胤字原藏。號東涯。又號慥慥齋。私謚紹述。仁齋長子。平安人。

東涯經術湛深。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嘗謂集會弟子曰。昨買一匣于骨董肆。置之几側。以藏抄册。甚爲便。乃使童子取之陳於前曰。余欲令工新製如是器者有年。不意既有鬻者也。弟子視之。則藏接柄三絃之匣也。（接柄三絃。隨其用舍而折接之。）於是互相目而不答。奥田三角進曰。先生未知邪。此物娼妓藏三絃之匣。請郤東涯正色曰。小子勿妄語。三絃柄長。奈何藏此短匣。

嘗值一小囊遺於路。見以爲藥物。使從者舉之。解囊而視。則内有十餘金。東涯忽顰蹙曰。此當候遺者而還之。即立其地以待者良久。日將昏黑。遲遲而去。歸置之閣上。及伊勢巫祝至。付以納大神宮。

又嘗夜更歸。途中誤洩防火水桶。去者里餘。始覺其爲貯水。則還而扣戶謝者再三。明旦又遣人洗滌之。

東涯與徂徠同時各鳴東西。而徂徠每臧否東涯不置。或過自西至者。即首叩以東涯所業。東涯異於此。嘗麟嶼至日。出徂徠贈己序以見之。麟嶼出。東涯曰。物

氏文譬猶蒙鬼臉恐喝孩兒者。奥田三角多年親炙
東涯。聞其評騭徂徠。唯此一言耳。
弟子嘗持徂徠天狗說。來眎東涯。時北村可昌。松岡玄
達在坐同觀。極口刺譏之。而東涯嘗不容一言。二生
曰。此文非啻聱牙不成語。而說亦可謂不通矣。先生
以爲何如。東涯曰。不人各有見。何必輕駁之。況其形
容天狗之狀者盡矣。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生大愧。
東涯時俊傑輩出各竪旗幟以自振一方。而紹述文集
二十卷。不有一言及之者。識者以爲難。
東涯聲動海內。四方後學多輻湊。菅麟嶼既入徂徠門。

又心鄉注東涯。遂負笈赴之。徂徠固不爲意。春臺內
甚不平。各有送別詩。徂徠云五十三驛莫言難。處處
山川秋好看。明日先從函嶺望。如絲大道達長安。其
二揮鞭意氣愜秋辰。才子奉恩遊洛陽。但到西山紅
葉好。錦衣相映早歸鄉。自書扇頭以贈之。春臺云。田
郎妙齡好遠遊。一旦尋師西入周。天邊月落函關曉。
雲際星流渤海秋。周道如砥任奔走。那識古人胥已
抔。到日試問柱下官。往時老聃今在否。麟嶼造東涯
出眎之。東涯一見且笑曰。物先生襟度郭如可想見。
大宰子亦慷慨有氣節。

東涯音吐甚低且訥訥如不能言。對門有箍桶匠。其蔑
東聲亂東涯講書。聽者每苦其難分。
或曰。東涯辨疑錄。答貝原益軒大疑錄而作之。此言不
然。辨疑錄一拾仁齋遺漏以主張家說耳。其題辭曰。
先君子體沈潛之識。奮獨得之見。一片婆心和盤托
出。雖微言精義剖折無餘。而初學晚進尚煩問。因敘
舊聞參以新得。筆爲辨疑錄四卷以爲答問之資
東涯餘力工臨池。片紙隻字人爭求之。而其錄經語必
以楷字。是以間有詩賦諸語作以行草。人疑爲非親
筆。

東涯生三男。長次先夭。臨送喪弟子數人哭于柩前。時
一僧來弔謂曰。當悲哀如是時。諸君豈得不信吾無
常輪迴說乎。木村源進毅然曰。吾黨若信道不篤。至
如今日。或殆爲左道所惑。僧默然
名物六帖人品人事器財三帖。皆奥田三角所校也。而
器財校正。人品人事誤魯魚謬引書。此器財東涯在
日。即就其家真本校刻之也。二帖東涯歿後。三角以
其草寫藏於己家者刻之。故舛誤甚多。東涯男東所。
嘗更校正二帖云。然其本未印。則無人知之者。
東涯門人高養浩者。叛師奉宋儒。著時學鍼焫中紀東

涯之學行。頗爲詳悉。乃撮錄于左。客曰。敢問東涯先生之爲人如何。曰。溫厚之長者也。博識洽聞。不減祖徠。惜哉性過謙讓。而智乏莊。設學包衆美。而才短敎誨。是以有問則答之。答亦不精詳。不問則不示之。不示亦非有吝然。其於父師之說也。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筆削改竄。可謂有大勳勞矣。童子問語孟字義之二書。既已刊行。論孟古義坏樸略具。而成說未完。先生與門人校讐討論。予亦忝在末席。以今思之。論語一書。章章句句。說修爲者多。故仁齋之旨符合矣。抑至孟子論心性。則窒礙不通者過半矣。故今所刊行

孟子古義。其實成于東涯削錄之手者也。由此言之。則東涯之學識。未必無異議於其家說。而孝子仁人。豈忍夢寐之發哉。是以當知先生之篤志賢慮。非他人之所敢及也。

東涯墓碣銘。內大臣藤原常雅撰。權中納言藤原俊將篆額。右中將藤原英朝書。世以榮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去年七月。平安伊藤原藏沒。其弟及門生立碣於其墓。華山內大臣銘之。八條中將書。坊城中納言篆額。聞者有京師客。持其文來示。純中述其弟才藏之言曰。集序亡兄在日既蒙見允。言華山公許之也。純

喟然歎曰。昔者水戶義公與其世子共糾明人朱舜水遺文。而自題其名於卷端。且冠以門人二字。當時以爲奇事。今者華山公之於原藏也。既許序集。又作墓銘。其人其事皆相類。可謂奇矣。夫義公者。國家宗室。華山公者。皇朝大臣也。而舜水原藏皆一匹夫也。匹夫而受是尊寵。何其榮也云云。

伊藤長堅。字才藏。號蘭嵎。仁齋第五子。平安人。仕紀伊侯。

蘭嵎博學能文類父兄。而擧止端重。其始講君侯之前。對書不講。滿坐汗掌。以爲伊人生長乎寒素。未慣說

大人則視其巍巍然而然也。中使促不應。侯亦訝之。既而蘭嵎徐曰。公坐褥。不可講聖人之書也。侯聞之。遽去褥。於是方講說。音吐朗暢。辯論明備。座者皆歎賞曰。眞儒者也。

仁齋有五丈夫。長原藏。次重藏。次正藏。次平藏。次才藏。人呼稱伊藤五藏。皆足以世其家學。而原藏才藏最著。稱謂之伊藤首尾藏。與田三角撰仁齋妻瀨埼氏墓碣曰。東涯先生緒方氏出。而愛護踰親子。四子長英。仕于福山。長衡于高槻。長準于久留米。長堅于紀藩。皆以儒顯。

吾祖初年在京師時與蘭嵎相友是以祖之母貞順原氏墓記及傷寒私斷序皆屬蘭嵎撰之又善書先友不破子讓藏數張以余之家與蘭嵎有舊嘗將分贈未果遺田祿又能繪事奥田三角跋其墨蘭曰蘭嵎好作墨蘭近因道學先生言斷此戯

米川一貞字幹叔小字儀兵衛號操軒平安人

操軒父服賈而見操軒自幼嗜書不欲區區逐利命就三宅寄齋學則寄齋期以遠到寄齋沒乃謁山崎闇齋請益遂以性行篤學名于世而不干祿仕嘗公侯徵辟並不就仲部暘齋撰實記詳其行誼

操軒壹奉程朱之說四子小近書易等外不欲泛觀他書舊與伊藤仁齋善及仁齋唱古義以非斥宋儒乃修書曰朱子得聖人之道吾子持異言排之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是謂之聖教罪人速改之則止矣不則雖契分日久不得不絶焉其言切至而仁齋不聽焉遂贈絶交書

操軒所友皆一時知名士也如藤井懶齋仲部暘齋貝原益軒當世以君子稱則其取友豈得不端乎而皆與操軒交睦及沒也各悼惜以紀其學德而益軒所錄最足以想象其生平曰先生之爲人也明敏而有志操求福不回其接人也嚴而和其處事也敬畏而不苟其出言也辯而有序聞焉者不厭其爲學也純正專好經術平日用心於程朱之書最勤不好雜書文中子所謂不雜學故明者其此人之謂乎　前後略

藤井臧字季廉號懶齋又號伊蒿子筑後人

懶齋初稱眞名部忠菴以醫術官久留米侯嘗療一病者而不起自以爲誤治所致於是慨然投匕辭事乃入京專修儒業晩以近其先塋所在退居于京西鳴瀧村超然絶世累其學宗紫陽高談性理一時褒然有隱君子聲

懶齋本豪氣及老益慷慨每曰余有一策關東若召吾則無程而至即日獻之朝陳夕死無復憾矣室鳩巣與遊佐其書曰藤井懶齋貞清亦聞其人此地有自京師來仕者素識懶齋爲直清語其爲人有言有德一隱君子也孟子以王說齊梁之君而懶齋心慕之其言有條理今不克具錄常居家慨然曰東都若有命召隱士雖老死於行必往至東都一以此義陳亦足矣一言之後使在京縉紳聞之雖爲斷舌亦無悔焉足下所絶於言議而彼乃平生之志在此想足下聞之必大惡之懶齋年八十餘有子名圖平卓犖喜

兵好說天下之形勢其父與操軒惕齋爲理學友而園平深爲父執所惡然園平不以爲意懶齋亦不禁

懶齋深疾浮屠開除筆記多罵詈緇侶若深州元政以孝聞者也然以其所著釋氏二十四孝取大安寺榮好謂元政爲不知孝道

懶齋多所著而本朝孝子傳本朝諫諍錄志存裨益世教孝子傳合倭文有三版可謂盛矣如大和爲善錄藏筥百首徒然艸摘義亦一片婆心不爲無益兒女

懶齋嘗居官舍人私告曰此屋多祟子勿居焉人之住此莫不遭災厄者予不忍復見子之他日離患也懶

齋不以爲意居之二十年終無恙乃曰白居易有凶宅詩云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信哉

人或謂懶齋曰爲朱學者多失急迫如土佐野中氏是也懶齋曰野中氏讀朱子之書而不會朱子之學此其所以危國也

鳩巢於懶齋本無半面之識而其推尊之稱伊萬先生徵君懶齋嘗和鳩巢之思親詩鳩巢作古詩二首以謝之一則詠懶齋一則自敘且志喜云曰鳳凰翔演漢時鳴崑山岑鳴聲一何悲生平多苦心所願簫韶奏蹁躚託遺音世路日艱險下視邈古今唐虞忽已逝岐山不可尋文彩須日變羽儀世所欽誰復爲稻粱低首從羣禽飢餐綠竹實寒棲梧桐陰自甘隱淪久寧辭霜露深清高有如此虞羅安可侵其二杜若生江渚猗旎被其涯長風搖紫莖洪波浸朱蕤風波迭驅迫忍爲衆艸欺自善無國香非復絕世姿苒苒歲將晩孤芳徒自持高人好奇服佩芳周無遺豈料側陋質謬辱君子知揄揚言亦至微生非所宜但恨處僻遠不植君園池願早充下陳朝夕近容儀

懶齋所交皆以篤學稱者也川井正直二十七歲長懶齋懶齋爲作行狀米川操軒一歲長仲邨惕齋一歲

少惕齋序本朝孝子傳曰伊萬藤文人愚受其知久而所見事也

懶齋姓藤井氏然題署單用藤字此不啻去井又於藤字省艸也此事不類懶齋爲人可怪已諫諍錄自序署曰伊萬子滕臧季廉有跋男撰之曰少男藤井理定殆如異姓者

彖水者懶齋長子也好兵有詩云驥足未乘千里風蝸廬縮首艸萊雄眼前什物雖云芙十萬甲兵在腹中鳩巢和之云洛西高士有家風何事英村慕七雄經略百萬無一事休將此子上胸中

仲郎之欽字敬甫小字仲二郎號惕齋平安人

惕齋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七八歲受句讀于鄉師不煩督責及長惟務篤實不喜浮靡先世住市中而惕齋厭其喧囂遷居幽地日杜門潛心大業諸論學談文之外不敢爲泛交

惕齋於功名財利澹然無情雖少長于賈竪之間不知物價其家世素封也而盈縮無所問嘗爲管長所贓墨親串欲以鳴官惕齋不可曰以私財損人性命不慈莫大焉從是家道日湮而亦不爲意

惕齋凡所學靡不通曉天文地理尺度量衡類皆能究

極之而尤邃于禮其處家行己吉凶及日用之間一執於古道言動不苟踐履足則又審音律其所發明者雖當世達者欽服之

惕齋本性理學以誠敬爲本深非時輩涉異說其教人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至老不少怠室鳩巢與和角某書曰惕齋一生崇信程朱始終不變可謂近世之醇儒者老夫雖不敢自比先輩其崇信程朱則不多讓焉又雨伯陽橘窗茶話曰余少歲時以明經爲志如中村米川諸儒固不可以博學名之然其立身卓偉自修謹嚴亦可以爲篤行鄉先生今則無斯

懜ハ不明也

人矣

惕齋少伊藤仁齋二歲頡頏齊名當世稱曰惕齋難兄仁齋難弟

惕齋饒著書其筆記詩集傳後所記四十五部凡三百十八卷其鋟梓者十六部凡百七十四卷而沒後所刊者甚多矣若夫後世儒者其所述作非身自刻之則身後終充之鼠蠹口腹愧於惕齋多矣

姬鏡三十二卷爲婦女著之則綴以國字其分門略倣小學而敷衍之博纂錄倭漢古今賢媛此邦女誡其克裨世教蓋莫過此書鳩巢以其不載義經妾靜引

采蘋采蘩無以下體以尤之要惟遺一烈女耳何害此編

惕齋行狀一卷門人阿波增益夫奉遺言撰之首載肖像及惕齋自題詩一首其詩云利名雙字胡爲者億萬民生俱策驅者耋弃村懜世討考槃林曲永言娯

貝原篤信字子誠小字久兵衛號益軒又號損軒筑前人仕國侯

益軒以寛永庚午十一月十四日生于福岡城中官舍父利貞號寛齋通軒岐家言益軒自幼警敏有殊質九歲就兄存齋讀書多成暗誦及中年入京講學是

時都下名彥皆傾心下之遂以博見篤學名重海內
益軒學無常師或以為松永昌三門人者謬矣太宰
德夫於儒林最鮮許可其於益軒嘗稱說曰博學洽
聞海內無比

初其學無所主於陸象山王陽明說皆有所取焉及後
讀學蔀通辨壹歸依朱學雖然晚年著大疑錄二卷
以大極本無極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性有本然
氣質理無生死氣有生死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主
一無適冲莫無朕等之說為與聖經有徑庭而為人
謙恭純篤其言曰吾幸生于朱子之後而得窺其書

可謂無窮之幸又罔極之恩也故吾敬之如神明信
之如蓍龜視諸世之其學未真輒拾人之短以為口
實者則霄壤不啻也

益軒好著書而救世之心實若其所著百有餘種多書
以國字語極懇切由夫女童兒隷卒皆便之與近
時所刊行泛泛者迥不類又善修養投老猶矍矍不
衰其所屬綴者不少六十作和漢名數增補六十七
作大和迴七十四作筑前續風土記及點例七十五
作諸菜譜七十九作大和本艸八十一作樂訓八十
四作養生訓慎思錄載魏志曰胡昭怡怡無不愛雖
僕隷必加禮焉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於胡徵君
見之矣篤信謂胡昭愛敬之德量不可及可以為法
如八十讀書不倦吾雖耄耋亦日夕手不釋卷矣是
為可企及此自紀其實也

年三十九著近思錄備考明年著小學備考並版布于
世後學因此而進者多云人見鶴山云本邦先儒編
著固多而裒輯經傳註解者以益軒先生此二篇為
始

益軒雖時作詩素好倭歌而不好詩每謂詩為無用閑
言語慎思錄曰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

曉故古人歌詠極精絕矣古昔雖婦女亦能之者多
矣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俗之
言語難模倣于中華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
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和歌言其志述其
情不要作拙詩以招諂癡符之誚又曰白樂天以謂
作詩者勞心虛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
而何愚謂此以詩為魔也其言宜矣然而白樂天其
言如此而所為不免為詩魔所惱者何邪

益軒年八十五沒臨沒賦詩二首倭歌一首詩云平生
心曲有誰知常畏天威欲勿欺存順沒寧雖不克朝

恧然ハ慚皃

聞夕死豈不悲幼求斷道在泝懷德業無成夙志乖

八十五年爲局事讀書獨樂是生涯倭歌曰穀失蔦恨幾乙質鵰跃蔦栗訥穀穀質失閭鵰迹石遏僚栗訥幽蔑屋密失蔦捺評曰顧囘往事如絲縮八十餘年夢裏過

嘗居東將西歸取路于海上同舩數人名姓不相知雜然相向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充顏談經旁若無人益軒嘖無言若無能者既而及舩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則少年始知爲益軒恧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益軒讀書之所有二室一則號益軒一則號損軒並自命也世或有爲姪好古號損軒者或有爲初號損軒後從書估言更號益軒者皆謬傳不可信

慎思錄駁時輩之學曰游蕩氾濫偏僻駁雜或云讀書學文之事常多愼德力行之功常少或云欲立己說而責人之小疵動常傷于刻薄雖有其說是者也其心則非矣浮躁淺露非君子之氣象其文字雖間有可採者其人猥陋可賤而已矣是蓋指徂徠黨也又斥爲大學非聖人之言者爲近世之俗儒是指仁齋也此他學術論及異學誹朱子辨載自娱集皆論刺當世排宋儒更立門戶

存齋樂軒皆益軒兄而好學有著作存齋有丈夫子二曰可久曰重春重春承益軒後樂軒子曰好古號耻軒益軒養爲子博雅類益軒惜哉先歿

益軒妻江崎氏名初字得生號東軒才德並全治經通史善嫺文墨工作隸書又詠國風常從益軒遊歷勝地益軒多著遊記實有內助云東涯題貝原翁及妻其氏字帖曰前時海之西有二巨儒曰省菴先生曰損軒先生先人之於省菴子也雖未識面竿牘往來每相推重於損軒子也嘗相會于一搢紳家而道不契牛山香月子筑產也宦于兩豐之間時時上都過

訪先人故平素周旋三老宿之間而損軒子則特其所親依也近又遊京師予亦轍則損軒子與其內子某氏之遺筆也俾予跋其尾嗚呼損軒子之書端好有度老而不衰某氏躬孟光之賢而兼衛氏之筆皆予之所夙聞而加之以牛山子尚賢懷德之識曷可負其託耶

宇都宮三近字由的號頑拙又號遯菴周防人仕巖國吉川氏

遯菴幼時游學京師明曆丁酉年二十四承主命歸鄉途中有詩及倭歌編名巖邑紀行印行于世其居京

學於松永尺五門。乃紀行難波。吟有。昨日一月上丁
日。老師尺五講堂前各題繫評書卷祭至聖而配
大賢。我為公程背此會。幾思師友意悄悄句。
嘗著日本古今人物史。而中川清秀傳有書事觸忌諱
者。以此得罪。大府乃於巖國禁錮數年。遭赦。於是
又入京。壹以教授為任。久之名益重。其遺教為延寶
乙卯六月二十四日。是日小鹿島祐號素行寛文六年坐事繼于
赤穗侯。亦俱赦。
遯菴博學著書多。於四子及諸書著標註。以便初學。時
號標註由的。又或稱蟲先生。蓋其標註皆蠅頭細字。

猶蟲著衣故云爾。
物徂徠少在上總時。得遯菴標註讀之。後介縣長伯南周
父贈書稱諸標註。以為惠及海內者。而此書未致。遯
菴就木。周南代父。復徂徠書曰。以與都由的書。謀
乎的也。以今年春下世。乃與孝孺議致之巖邑。使的
子文甫祭告墓。以成先生之志也。由的吾嘗所見事
也。學術褒然。質行可尚。不當彼其身與先生一相識
今則及墓也。悲哉。
男三的。字文甫。號圭齋。卒于京師。伊藤東涯記墓曰。惟
昔遯菴先生。學于松永氏之門。講經授徒。久在輦下。

人所師尊君夙承家庭之訓。兼從先子遊。天資樂易。
善與人交。家世臣事吉川家于防州巖國。鄉人嚮學
君有力焉。
五井守任。字加助。號持軒。大坂人。
持軒其先家大和五井戶。因氏五井。世稱井戶者同。出
于此。共一族。持軒本醫者也。嘗誤剤致人不起。
慨然改轍為儒。則學篤。行修。綽有古風。本多侯厚禮
辟之。以聞講說。大喜其誠實。一時名彥。伊藤仁齋東
涯。仲邨惕齋。貝原益軒。耻軒。三輪執齋等。咸以文字
為交驩。初宗宋儒。晚有所見。不拘守。如其論性專以
氣質為說云。

持軒成童入京。居十餘年。歸大坂。教授。此地文學之興
以持軒為首。南郭復蘭洲書曰。在昔尊翁先生唱道
浪華。海內景仰久矣。又學下河邊長流。善國風。東涯
撰墓碣。盛稱其學術行義。曰壯時家道饒阜。為親眷
所掩。而不問。及晚遂致窘迫。乃曰。若無人相恤則死
耳。淡泊自守。晏如也。簡牘往來。常揀敗紙用其空白
以暴殄天物為戒。天資坦率。不修邊幅。不飾辭說。平
生不曾言人之惡。或與人語。言或不當。亦不斥之。但
曰某所不解。聞鄙俚之言。多所不解。苟及聞學。誨

誘懇至不解不已。曾謂人曰。某胸中未嘗蓄一惡念。又曰。人不能爲惡者也。有一書生。逮曰。吾輩不能然。先生正色曰。不意君之爲人。乃爾惡若。可試爲之。

家傳日本紀學。治之尤精。不雜迂怪不經之說。又嗜和歌。不務琱鏤。敏而有理。又環田蜷巖作傳曰。先生常謂人得能通四子。可以識宇宙第一理。乃行而躬焉。則天下之能事畢矣。以故說書循環學庸語孟。未嘗及佗。此方坊間諸賈。命其業曰某屋。如所謂茶屋酒屋之類。攝人戲目。先生謂四書屋。加助云。

年八十三。輪執齋作倭歌賀之。曰。肹暱逮乙的。但葛孤

續過屋孤僊捺肹謂失。轂轂祿訥訥栗木。貴吉奴都幾乙木。此陳其德與壽無疆人仰之如日也。碑曰。享保六年辛丑閏七月十八日終于家。享年八十一。傳曰。享保中享年八十。卒於大坂僑居。

五井純禎。字子祥。小字藤九郎。號蘭洲。又號洲菴。持軒男。大坂人。

蘭洲嗣家學。又有重名於世。享保中。中井甃菴設鄉校于大坂尼崎坊。三宅石菴主講席。蘭洲爲助教焉。亡何來江戶。遂召仕津輕侯。獻替多裨益云。然以言或有不行。乃移病乞去。有司惜而不爲通。數乞終免。即歸休于大坂。復教授其鄉校。以終其身。辭津輕後。遠近爭召。而皆不應也。

蘭洲博學富著述。瑣語。質疑篇。非物編。既行刻于世。其他人勸梓而謙讓不許。又兼攻國學。世有源語梯三卷。人得益焉。其附言曰。此書不詳何人所著。人或購得之市。此狡猾貪利者。盜蘭洲源語詁。改刻其題署也云。河井立牧桂山集。載敘蘭洲春曙百首倭歌。由此視之。又好詠國風。

蘭洲文世不多傳。余嘗見其烈婦溺死記。敘事曲悉。使人悲痛。實是婦女之鑑戒。不可蕪沒者也。因揭於此。

曰。烈婦栗女。甲斐國田中村農夫之女也。幼孤。依村長某家。村長愛其爲人。與資裝嫁同村安兵衛者。未幾安兵衛染惡疾。臥在牀蓐。栗事之。身執井臼。毫無厭心。晝則代夫耕田。夜則還扶助之。其暇紡績以供薪柴。舅六右衛門。過七十歲。每出遊野外。必持湯茶往省之。遠出晚歸。必迎里門。一村人莫不相聚歎賞者。有年于茲矣。嗚呼婦人之於夫也。所仰望而終身也。夫疾不事事。舅耄而家衰。豈堪託身。矧惡疾人情所憎。且無子。而年尚少。不捨之改嫁者。天下能有幾人。栗女孝且義矣哉。嗟天道無知。洪水橫流夫妻葬

魚腹。享保十三年戊申十二月。官嘉其節。賜黃金以旌其事。初七月八日。大風暴雨。川流沸騰。懷隄襄陵。田中村在其下流。夜中人相呼曰。水將至。避之。當是之時。夫疾病四肢爛潰。乃知不可起。乃謂粟曰。我死於水。汝疾避矣。汝不我醜湯藥之煩。扶助之勤。銘心不忘。今親老汝年尚少。幸全生無滅家。是所望也。我寢此惡病。餘喘無所惜。命在旦夕。死水則幸也。汝則避矣。粟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委之。不祥也。語未畢。門外詾詾且泣且號曰。水聲近。後者死。粟乃扶舅出門外。託人曰。乞救此翁命。舅曰。汝與夫來。不然我不獨生。粟曰。敬諾。大人步遲。請先行。妾與良人及之。乃以舅副衣及田地典券油紙裹之。以託其人。遣之。而後入室侍夫側。天以與夫同死。水至遂溺而死。民屋亦蕩焉。夫妻之尸不知在所。水退民復其業。聞粟女之志。各出錢物。以修其宴福瑞蓮佛寺。甲斐國邑宰小宮山某。具其狀達之。台聽。且曰。舅六右衛門幸免焉。然去年不登。安兵衛以田質金。以充租。伏望國恩賜黃金。以優賞焉。則遺老有賴。死者可瞑。且以勵民志。於是賜黃金若干。以養舅。邑宰以賜金。復其田地。以為安兵衛後。且為立烈婦之碑。謀之一儒先。以國字紀其事。嗚呼烈婦之徽。上動君心。下傳以為美。其名與石不朽。可謂天道無知也耶。

中井竹山非徵曰。蘭洲先生嘗言。徂徠之駁仁齋也。曰仁齋之於宋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冤者。曾不知已之為宿冤更甚也。蘭洲承朱學於家庭。力斥徂徠謨宋儒。然不固執。故其所自得。往往反朱子說。見瑣語質疑篇。

蘭洲與中井甃菴交義相厚。甃菴墓碣蘭洲紀之。而甃菴子竹山銘蘭洲墓。竹山弟履軒書并篆額。銘曰。天相斯文。實降先生。襄夫異言。承續往聖。有委有源。通儒全才。琢詞蒼碩。休風千載。

大高坂季明。字清介。號芝山。又號一峰。又號黃軒。土佐人。

芝山家世臣土佐。父宜重致仕而歸田。後至關東。芝山自幼好讀書。比年十八。出土佐入京。來江戶。苦學自勉。弱冠官巖城侯。居若干年。去又游事稻葉侯。晚以祿不足用。乞休致。不允。尋罹災。侯有重賜。於是作止足軒記。不敢復乞休。

芝山出谷一齋門。廣才博覽。最究性理。又善賦詩屬文。當世稱碩儒。而氣豪宕自視甚高。每好排斥時輩。其

適從錄二卷。衆撞巢窟擊蛇芴等目。縱毀罵仁齋。又謝何林二老書曰。陳元贇在洛。而曩相會。朱舜水在此而邇面晤。潛察厥言行學術。疑非端誠純粹矣。多猥俚之態。乏彥士之姿。詞賦亦似未英懿。故不欲就而正焉。又答鷄真昌書曰。深州元政陳元贇。執交吾子有年于斯。僕在洛晤語不過二三會。僕當時年少氣鋭不肯下人。唯視元贇爲人卑猥瑣碎。無風雅之致。元政爲人暗弱固滯無實見之明。或賊或廢日與同志譏笑耳。又無覩厥詞藻之可取也。故不屢往來。不亦惜乎。嘗聽朱之瑜老人往年謝世。心越禪師無

恙否。定知吾子與此二老者。每每清譚。僕嘗遘彼二老者。前後到兩三席。徒談花鳥。話風月。而已。殊無一言及學問上。但於心越則唱和一絶云云。近來偶逢木老儒。一癡訥人而已。未曾看風彩。曩遇荒景元。贈答詩數章。學力未知。幼敏之名也。

明林珍。何倩。顧長卿。來在長崎。芝山每致詩文乞是正。彼各極口褒賞至爲韓柳歐蘇無過。於是芝山自以爲然。江邨北海曰。林何顧三人。孟浪諛言。固不足論而季明信之自夸毗。遂欠精細工夫。余酷愛季明慷慨有氣節。因深惜爲三人所誤。非過論。

芝山作山崎闇齋傳。大寓貶辭。且附論。比闇齋於王荊公。佐藤直方討論筆記曰。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其中有闇齋先生傳。其立文命意。本以誹謗先生爲主。則固非直筆可信者。而言論抑揚之間。陽褒陰貶輕慢不遜。殊非讀聖書者之氣象也。至於紀事之失其實。則初不述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而徒稱傳聞無稽之言。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而妄載庸夫昏耄之說。嗟呼可鄙矣哉。且彼於先生有何怨嫉而誣毀至此耶。今亦不暇一一辨其是否。明者試取其書。一觀則可見彼之爲人之實。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爲證矣。

先哲叢談卷之四終

先哲叢談卷之五

北總　原善公道著

高玄岱字子新。一字斗膽。小字新右衛門。號天漪。又號婺山。肥前人。仕　大府。

天漪祖高壽覺西土人也。父大誦號一覽。爲長崎譯者。一覽改稱姓高。爲深見。蓋高氏出自渤海。渤海倭讀深見。故以稱焉。天漪與朝鮮聘使李東郭詩序。陳其歸化顛末。乃錄左方。曰。東都高玄岱字子新。自號天漪。本中華族。祖渤海高壽覺。福建彰郡人。航海薩摩州寓焉。後歸明。父大誦年十六。跡祖入明。弔祖氏之

墟。遊魯轉齊。踰燕跨趙。北經匈奴之域。南及東寧之限。行嘆天下文物之盛。歷覽名山大川之勝。殆十有餘年矣。一日慕母之念不歇。輒登商舶。直到長崎。時寛永六年。父歲二十有七。僕即長崎之產也。從幼師事曼公戴先生者。先生浙之抗州西湖人。明之遺士也。明亡。航海寓長崎二十有餘年。僕之親炙也久。而其語言音韻。則不期而頗解焉。至今皓首猶操南音。但愧執性迂魯。質體脆薄。動輒嬰疾。雖少有夙志。不能肆意勤業。徒增犬馬之年耳。先生沒僕不自度。妄欲破浪長颿。一詣華域者數。而國禁不許越界。乃退閱中原輿地圖等。效作卧遊。聊復慰懷云云。

天漪自幼有瑰才。其居長崎學於僧獨立。戴曼公。字傍通醫術。乃以醫遊事薩州。亡幾去復住長崎。以藝學爲事。久之名聲馳遠邇。遂與室鳩巢。宅觀瀾同。應　大府之召。來江戸列儒員。白石宅集。鳩巢席間贈詩云。三人同召出蒿萊。齒德共推當日魁。一變良工醫國手。翻成詞客拔天才。羨君授簡稱先達。笑我論年拒後抔。嘉會由來難屢得。樽前莫惜玉山頹。

又兼能書。其法自獨立而得之。當世與林道榮齊名。白石曰。榮死子新獨步天下。南海篆隸歌曰。崎陽於華

只一葦。臨池之技皆精勤。先有林榮後高岱。春臺曰。林道榮者長崎舌人也。與高玄岱俱以善草書知名。然林不及高。筆法無變化故也。但林兼諸體。高非草字不能作。此則高不及林處也。人特稱林者。以此也已。

徂徠以豪邁之資。睥睨一世。獨於天漪嘗欲得其書。且求與之締交。與香國禪師書可見。曰。嚮者在坐觀崎人高玄泰字。意欲得其一二幅。而一時緣貪聽老和尚吾伊作金石響之所奪。遂爲忘言。未審其人已還否也。儻未則敢請一方便也。且要爲通賤名。以便日

後鳴謝。則或添天涯一相識者。亦遊道之益廣也。

鳩巢當世之碩儒也。其文辭亦不爲疎。而推奬天瀾。得其言以爲定論。答三宅緝明書曰。僕平生讀書。稍有所得。及所著文頗多甚。欲就識者正之。前日天瀾兄來訪。言及文辭事。此人能通西土之音。號稱文章家。乃出僕文稿視之。天瀾兄就其中。一兩篇以西音讀一過曰。善。但文辭傷緊。欠一閑字耳。僕即言下敬服。

天瀾以享保壬寅八月八日沒。享年七十四。墓在江戸東叡山中。護國院後塋。其父母及師獨立。髮齒亦瘞此地。各有建石。

佐藤直方。小字五郎左衛門。備後人。

直方年二十一。介永田養菴。謁山崎闇齋。闇齋教弟子極嚴。直方事之不惰。遂能得其旨。及闇齋晩年唱神道。則不能無疑。是以竟削弟子籍。直方又作敬義內外考論。曰。易文言敬義內外。此乃以心與身言之。敬義先生以爲身爲內。家國天下爲外。予辨之不止。由是遂得罪於先生。不出入於師門者幾二年。由此觀之。其爲闇齋所絶者。非惟不奉神道。

直方無字號。或謂曰。山崎闇齋子之師也。淺見絅齋。三宅尚齋則子之友也。而皆以號稱。子獨無可尊稱者。不知有何說歟。直方曰。余從邦俗耳。此邦自古無字號。何必背邦俗之爲。假令余之彼西之邦。亦以名直方通稱五郎左衛門。居故雖弟子直稱曰直方先生。

稻葉默齋墨水一滴云。斯文源流。以剛齋爲直方先生號誤矣。弟子野田德勝號剛齋。（或云直方號峰松軒。此蓋一時名軒耳。非自表之號。）

嘗曰。博覽彊記能文善書。莫若宋蘇東坡焉。然自得道者而視之。東坡則不足論也。故學者其識見自非以東坡爲俗儒。則不得至聖賢地位矣。今欲多識及詩賦文章皆善之者。沒世不能爲真儒也。

故赤穗侯遺臣殺吉良氏。明日跡部光海來謂曰。先生未聞乎。昨夜赤穗大石等四十七士復讐。直方曰。言誤矣。遺臣之於吉良。何有讐視之理乎。遂本諸柳宗元駁復讐議。論爲陵上者。

初年承父官結城侯。受俸五十口。元祿癸酉乞休致。後厩橋侯延爲師。年餽百金。乃處其邸者二十餘年。然以道不合。遂辭之。卜居神田紺屋街。時年六十九。

享保己亥八月十四日。進講唐津侯。（即今古河侯之祖先也）疾暴作。以肩輿舁歸。侯乃賜人參二兩。令稻葉迂齋護視。翌日遂不起。享年七十。門人三輪執齋。聞病而至。則

已晏簀。乃作倭歌哭之。
江戸麻布琉璃光寺。其永永爽也一片小碑。正面勒曰
一貫了道居士。左曰。佐藤五郎左衛門直方。右曰享
保四己亥八月十五日没。
三宅尚齋默識録云。直方先生氣稟宏濶頴悟。故其學
不甚苦而至。中年學不勤不進。屬纊前十四五年。好學
之篤。手不釋巻。與人語非小近四子。未嘗載於口舌。
才之穎。辭之敏。終日與人談學。譬諭百端。從教人踴
躍自得矣。實東方一人耳。所憾者。其學止於小學四
子近思之間。不脗合於近思録致知篇所載先賢之

語者多。而其見識之徹。未知能入精微否。其談道所
謂隔壁可聞者庶幾矣。發明其天命本然之妙者。今
不存于世焉。
直方門人。有贅者大神澤一者。筑前人也。才行修美。一
時有聲稱。稻葉迂齋作之傳及祭文。迂齋亦受業直
方爲高足。其韞藏録數巻。多録直方語。
淺見安正。初名順良。小字重次郎。號絅齋。又號望
楠樓。近江人。
絅齋少學山崎闇齋。砥行植節。社中無出其右者。後不
從闇齋敬義内外説。又不喜神道。是以遂不見容。闇
齋没後悔其叛師。炷香謝罪云。蓋闇齋倡神道。一時
及門弟子皆靡之。而堅守舊説不少變動者。不過絅
齋及直方尚齋數子耳。
初年彊學患咯血。闇齋猶課督不少貸。楨元眞者。爲謂
闇齋曰。之子疾日篤。請姑廢業以保壽。闇齋不可居
無幾疾間矣。闇齋曰。死生命也。奈何使之折其志。
絅齋爲人慷慨。毎以新委質列侯不爲潔。故雖貧甚不
敢祿仕。門人三宅觀瀾出仕水府。以爲其志非行道
即貽書絶之。其著靖獻遺言。亦有寓意云。
絅齋無好武事。常騎馬撃劒。其所帶劒鐔。鐫觀瀾篆赤

心報國四字。
絅齋少佐藤直方二歳。初友義甚親。然嘗面折直方。親
喪未除出仕。以是遂絶交。默識録曰。絅齋先生與直
方先生。初其交如兄弟。後不相通。然而義亦無可言
者。乃是氣質之一癖。學問之大疵。甚可惜。直方先生。
後來思舊交。有將通問之意。絅齋先生。終執而不肯。
絅齋以承應元年八月十三日生。以正德元年十月朔
卒。享年六十。絅齋無男子。以兄道哲子某爲嗣。門人
若林新七能傳其學。
森尚謙。字利涉。小字龜之助。號儼塾。又號不染居

士。攝津人。仕水府。

儼塾自少好學。始事福住道祐。繼從松永昌易。二子咸異之。父某以醫仕永井侯。居攝津高槻。比其沒。儼塾年二十六。以父遺言。去高槻。游學于京師江戸。越七八年業大進。當是時。水戸義公廣辟致海内文學士。編修國史。儼塾被召赴之。入局與其事。

儼塾多藝能。醫術兵法擊劍。皆得其要。至於釋典。尤研究之。嘗著護法資治論十卷。謂儒與佛並存。不相悖。其友安澹泊痛斥之。數切規曰。速火之。勿貽禍。儼塾不從。然與澹泊心交。終始不變。及卒。澹泊記墓云。與

余交最熟。每相箴規。而今亡矣。夫世之罵詈者。毀譽出于愛憎。臧否失于權衡。果孰得而孰失哉。若君者。今不可多得。豈非兼人之所難能者耶。

安積覺字子先。小字覺兵衛。號老圃。又號澹泊齋。晩又號老牛居士。常陸人。仕水府。

澹泊。祖正信。小字覺兵衛。元和乙卯大坂之役。屬小笠原秀政。有戰功。後委質於水府。父繼食其祿。澹泊亦襲之。舜水答書曰。令祖立功於往日。而孫子食其祿。可見爲善業福也。令祖立功於他邦。而上公爲之祿其孫。未見疇勳之至於此也。汝宜勉之。

澹泊本稱角兵衛。後才好學。義公以爲其器不減乃祖。乃命襲稱覺兵衛。既而祿屢增。職至番頭。初年十三。始來江戸。師舜水。居三歲。病痘歸鄉。故親受句讀者。僅孝經小學論語耳。及長博學能文。而史學尤擅長。乃入彰考館。充日本史編修。總裁全編二百四十六卷。稿以享保庚子。脫前後與者無慮數十百人。而澹泊之功居多。澹泊至老氣力不衰。其撰烈祖成蹟二十卷。時年七十二云。

澹泊主伊洛學。然不守株膠柱。焉與徂徠金華輩數通書爲交。答徂徠曰。幼師事朱文恭。徒有其名。而無其

實。亦如前書所陳也。文恭務爲古學。不甚尊信宋儒。議論往往有不合者。載在文集。可徵也。當時童蒙不能知其所謂古學爲何等事。至今爲憾。尊信宋儒。乃僕中年以後一已見識耳云云。今夏偶見隨筆中摸引程朱之書。躍然自喜。所見果不妄矣。及承清誨。始知足下中年既覺宋儒之陋。六經不復須註解。人之知愚相去天淵如此。今欲改頭換面。革去舊習。則齒髮日益頹落。志氣亦因衰耗。我眷閬苑。可望而不可即。付之一浩歎而已。又就南郭書。考之。嘗將薦南郭於水府。又其於通鑑。喜涑水舊本。不喜文公綱目。序

湖亭涉筆曰綱目書法發明雖議論剴切頗有傷於苛酷者設使其人面聞之必有辭焉豈心服哉

幼時學舜水能得華音湖亭涉筆曰今犬馬之齒將頽而學業不成其所存者稍辨華音一事由其課程嚴峻晨讀夕誦故至今不忘耳雨伯陽橘窗茶話載水户淺香覺兵衞紀州高瀨喜朴二人俱通唐音覺與能讀而不會唐話喜則能講而不能讀書正孟子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者蓋用心與否之别也橘窗茶話安積作淺香非是烈祖成蹟自註曰安積諸書皆作淺香按淺香本貫近江安積陸奥臣祖先實奥州安積郡人故臣父貞吉稟命更安積

澹泊名振四方其修書請益者不可枚舉而謙虚自畀於其親受提誨者不敢以弟子視之意謂吾安能足爲人師其所結構文詩必示藁於衆人以丐正有一字可議輒改撰是以人皆益敬服焉

澹泊甚愛菊園中多栽之嘗上百種于守山侯侯亦賜佳品十餘種寄田子愛書曰亡師朱文恭有乞菊於義公帖載在遺文外集覺百事不能學文恭而唯此一事稍存餘風不亦可羞之甚哉又賀鳩巢七十序曰吾百事不能而唯知養菊培植三十年頗能得其要領乃以菊譬鳩巢以成一篇鳩巢亦其黄花塢詩自註曰主人有菊癖凡諸家奇品莫不旁搜兼收而栽培之種藝尤精品第極嚴每至秋時五色爛熳以奪人目而安積氏之菊聞於國中云

鳩巢有老圃七覽詠詩七覽謂碧於亭紅藥欄繡藤岡凉月榭採蓮歩黄花塢老香園也又作老圃行曰漢家宗室禮數崇文武最推西山公著書還笑淮南陋大雅卓爾河間同千金購求天下籍始開史局籠英雄忽指館舍二十載當時宿儒安積翁家學親承舜水傳餘姚一派流日東惟昔國史草創年見君盛壯先著鞭人道小心似高允邦慶良史得馬遷材擅三

長堪總局文經百錬成大編直筆無隱鬼應哭闕文存疑世可傳嘉績何翅三載考華閣已擢羣士先梁園授簡馬卿重楚臺設醴穆生賢年徂事謝令已矣優恩賜告舊學士家居自託老圃名蒔花灌園梅香里七境分趣迭品題三徑就荒自鋤理謝眺宅前唯青山杜甫舍邊皆白水百年消憂樂琴書平生宿好翫圖史借問從容白玉堂何如穩眠烏皮几晩節如此人所難古來儒官幾相似我醉高歌老圃行誰知曲曲欽素履相思何無相見期伊人宛在水中沚

當義公之世史館得人尤盛及公薨一時名彥相尋凋

興澹泊獨存。為世所瞻仰。徂徠書曰。先侯業已即世。一時鄒枚之輩。寥落殆盡。而足下獨以朱先生高第弟子。巋然以存。有如靈光。初澹泊夢得野水月縱橫句。義公分為韻。與近臣同賦。公探得月字。有雲收月明衆星稀。仰見文苑一輪月句。此即言澹泊前程也。至是果然。

源君美。字在中。新井氏。小字勘解由。初名璵。號白石。又號錦屏山人。江戸人。仕 大府。叙従五位下。任筑後守。

白石。父正濟。常陸人。年少來江戸。出仕土屋侯。久留利二萬千石。延寶己未國除。母坂井氏。以明暦丁酉二月十日生白石。

白石生而岐嶷聰慧。三歳寫字。六歳誦書。既長器質宏偉。才負經綸。其學洽聞多識。通曉倭漢古今典故。所述作之書。世稱其有用。善以國字紀事。是以雖日用簡牘。皆足以傳矣。又善賦詩。江邨北海稱為所謂錦心繡腸。咳唾成珠。藝語諧韻者。

比七歳。父母拉觀戲劇。一一記認。置諸胸臆。歸語之其大序一無所違。父異之曰。是兒非常。他日才當於文事發新井氏其興乎。

初年從父。宦于久留利。二十一與父共辭仕。於是貧甚。人或勸之業醫若教字以取給。白石不從。一則意于經史。時河邨瑞軒殷富多藏書。乃就而借覽。瑞軒心知白石神姿他日當貴顯。因欲配其女納以為壻。而白石不肯。

白石與對馬西山健甫名順泰。為舊交。年十六。録所作詩一萬首。因健甫求韓客為之評。則客請而接見。遂作序。褒揚之。後入木下順菴門。健甫又為之介。元祿戊辰健甫没。臨没謂白石曰。以不朽乞先生指順菴。書。則累君。是以順菴墓記載錦里文集。而今見其墓石。左右後三面無一字。惟正面楷字題西山順泰墓五字。所謂墓記埋之壙中耳。健甫墓在江戸下谷養玉院。

辭久留利後。又遊事堀田侯。居十年不得志而去。時窶甚。篋中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曰。此未遄凍餓。意氣不少撓。順菴欲以薦諸加賀。岡島仲通名達號石梁。加賀產。亦順菴門子也。聞之慨然語白石曰。予負笈遠遊若干年于茲。比得家書。老母日逼衰頽。倚閭待子歸。每一念至。百感攢心。如幸賴吾先生先容得擇于本藩。則願足矣。白石即告順菴。以此言曰。子求仕何國之擇。請舍予薦彼。順菴嘆曰。世衰道微。日入偷薄。如子絶無而僅有者。乃推岡島于加賀。後二年元

祿癸酉。舉白石。丁甲斐府。時年三十七。
白石仕六年。文廟尚在潛邸。遭災。爲賜五十金。白石謂。都下
數有火。今以此賜治屋宇。亦必當一朝灰。洪恩豈可
不別有所用乎。乃以賜金。命工人。制甲冑一領。其意
欲一旦緩急擐以狥節也。居五年果復遭災。家什蕩
盡。獨以其甲冑。隨身得無恙矣。旭巢文集。有源君美
鎧記。是也。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白石建議。饗使者。止申樂。奏雅樂。
等。多革舊例。或與使者廷論禮法。使者竟被摧折。祇
南海賀白石六十七言古詩。有韓之使者執玉帛。血

面爭禮頑如石。公歷西階。摳衣升。軒軒如霞舉屋額。
腰帶紫陽太守印。眼如紫電。鬚如戟。按劒叱叱殿柱
震。使者膽竦喪其魄。擊劒歌成而吹霧。攙鋒觸處皆
辟易。禮成樂奏賓主歡。王家寶典與日赫。句。南海自註
云。韓客謂公曰。嘗聞貴國。多長於擊劒之技者。今可
得幸一觀乎。公曰。觀之不可遽辨。吾今爲客說其涯略。
席上作擊劒歌一篇。以示之。

由與佐久間洞巖書觀之。白石號非有深意也。其少年
視古人姜白石黄白石沈白石等號。以爲雅稱。一時
題詩稿。遂以爲別號。然爲取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或陸與地名者皆非。

入貢琉球人。得白石詩草。歸遂致之清。清翰林鄭任鑰。
自寫作之序。此本從經琉球。至日本。終落白石手。白
石珍藏之。而序中指白石書。新堪此勘堪音相近。蓋
誤傳新井勘解由而略稱之云。

白石詩才亦爲天縱。其精工當世無敵。雖一時出遊戲
有足以見其敏警者。嘗過某許。主人書容奇二字。索
詩。輒援筆立就。曾下瓊鉾初試雪。紛紛五節舞容閑。
一痕明月茅渟里。幾片落花滋賀山。提劒膳臣尋虎
跡。捲簾清氏對龍顏。盆梅剪盡能留客。濟得隆冬無
限艱。蓋容奇雪字國譯也。故此作皆采故事於此邦。

白石以經世爲任。故雖詩至工妙。固不欲以教人稱門
人者至寡矣。田鶴樓獨以詩稱弟子。白石與之交態
終始不渝。與佐久間洞巖書中云。吾故人莫鶴樓如
焉。中秋月三十一年必借賞之。今年亦携二子來有
詩云。滿堂明月中秋色。歸路清風十里程。

嘗謂鶴樓曰。南郭先生名譽甚噪。余欲往一見者有年。
然一旦被簡任居內班。則不得私造處士許。彼亦既
爲名家。不可引致。以故至今不果。豈不遺恨乎。鶴樓
曰是何難之有。予請爲紹介。明日見之於先生。乃過
南郭語以此言。南郭喜即與鶴樓共來。白石倒屣迎

入遂定交。

白石自題肖像詩云。蒼顏如鐵。鬚如銀。紫石稜稜電射人。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時西山使初仕堀田侯時。寮友有小瀧某者。每謂白石曰。余少時受兵法于由井正雪。今觀子之面容。殆與正雪絕相類。

少有大志。常自誦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為閻羅。祇南海作哭詩云。生逢聖世應無恨。死作閻羅足有為。蓋記其平生之言云。

高天漪作白石像贊二首。其一曰。誰道是白石。磷磷不可磨。誰道是非白石。磊磊不可轉。眥間火字耳上一

毫。兩目流光礒磹。一機應變縱橫。不然韓容殿上。爭得使渠從容斂手不碎頭柱乎。而乃其人之言曰。日出之邦源大官。骨清氣豪。身桓桓。胄中壯略。龍虎祕筆下文章星斗燦。可謂國家之爪牙。萬里折衝之臣矣。其二曰。腰下秋水端從上賜。身上水干攝籙所賜。踞乎皋比之上。傲睨日月之表。口津津。腹便便。天下樞機。參乎其間。推誠及物。拯濟萬人。神化付青渾成儀表。將歷百世。而真宰儼然。不可奪者歟。

白石無兄弟。唯有姊妹皆早沒。而集中有到信夫郡奉家兄詩。此白石未生。父養其氏子為子。後仕相馬侯。所謂家兄者是也。

鳩巢文集。載白石墓記并銘。其志行履歷可略見。而淺草報恩寺有白石墓。焉石方僅尺餘。正面題新井源公之墓。左側惟記筑後守從五位下。諱君美。年六十九。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二十四字而已。

古今著書之富。莫若白石焉。併未脫藁者。凡一百六十餘種。今尚存於其家云。

室直清。字師禮。又字汝玉。小字新助。號鳩巢。又號滄浪。備中人。仕大府。

鳩巢自幼耽嗜文籍。倦不知息。年甫十五。出仕加賀侯。

一日侯命講大學義理明辨。侯以為異器。乃令入京師受業木下順菴。自是學日益精。文日益進。木門原多俊傑。而皆為鳩巢讓席云。正德辛卯。擧大府儒員。遂得信任。其所著亦不少。而六諭演義大意。五倫五常名義。皆奉旨撰之

其先備中英賀郡人也。故其擧鄉貫。常稱英賀。又其居加賀時。嘗買廢屋住之。因扁以鳩巢。遂以為別號。有記見文集。

羽黑成實。字養潛。近江人。宦于彥根。後致仕徙加賀。此人學於闇齋。有儒行。鳩巢嘗嚴事之。其答書曰。清自

幼好學有略得古人遺意者。所見聞士大夫亦頗多
然於義理。則必得高明之許可以自信於文辭則必
經木翁之品題以自足。私心自謂。二公天下之知己
也。故平生以今世有二公爲樂耳。又答遊佐木齋書
曰。與羽翁一邂逅於京師。見其趣向造詣。非曲學淺
識之徒也。既而翁寓處敝邑。相與優游上下其議論
十年於今矣。常得以虛往實歸。日聞其所不聞。解我
之惑。辨我之疑。誘我之善。戒我之惡。有所視而取法
有所畏而不爲。使我免以陷於放僻邪侈者。翁力爲
多。豈古人所謂微斯人誰與歸者歟。又作祭文曰。始
吾見公於京師。尋復來辱於北陸。爾來上下議論。往

復切偲。忠告善道。一以道義相期。而不肖弱質。賴公
而勉強以進於學者。十有七年於茲云云。嗚呼公乎
遂棄吾而死邪。自今以往有惑。將誰爲之辨。而有過
將誰爲之規耶。辭之暫而無相倀倀乎其何之
鳩巢與蘐苑之徒互相輕。金華一日來見鳩巢。出其得
意文一篇示之。且求刪正。鳩巢一過稱善。金華彊乞
正。乃削二十字更益五字。金華不喜而去。至翌日質
諸南郭。南郭不得決焉。又質諸徂徠。徂徠視鳩巢所
竄改者曰。如此而後成文。於是其徒始重鳩巢。

赤穗遺臣一大舉。鳩巢獨稱贊之。紀曰義人錄。又答鈴
木貞齋書曰。赤穗義士事。世儒之論有異同者。亦由
其學欠近裏工夫。不認自家惻隱之心。誠如來諭所
論者。敬服。至今世皆以義士目之者。蓋自鳩巢始。
鳩巢墨守朱學。深惡當世好立異義者。答鈴木貞齋書
曰。僕竊者以爲山崎氏之學。專於理一而略於分殊
者。知有君臣之大義。不知湯武放伐與君臣之義並
行而不相悖。知敬義有內外之分。不知不可以修身
以上爲敬以直內。以齊家以下爲義以方外。此其大
者也。其他所見多執定一理。而不察分殊。所以流於

神道也。然今而思之。其理一者守義理之一隅也。於
本原一理處。所見未徹。故往往有所窒礙。而欲以其
所見一之。是其略於分殊者。暗於理一故也。又題高
木氏僞學論曰。自古邪說之害道多矣。然其誕妄靡
惡無所忌憚。未有若今世之甚者。或有稱古學者曰。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又曰。我能塞伊洛之淵源。或有
矜文學者曰。道不出於天。又曰。道非事物當然之理。
其佗謠辭浮言不可勝數。若使此等之說出於數十
年之前。雖庸人孺子亦知其妄而非笑之。今也不然
自世之稱師儒者。皆爲之所動。莫不崇其說而信之。

況於後學晩進者乎。宜乎其靡然趨而歸之也。吾於是知世道之日下。人心之日偷。亦可悲矣。又仲村氏五經筆記序曰。奈何近世邪誕之說競起。夌駕漢唐。詆毀程朱。欲以一己之私見。誣天下之耳目。至使有識之士為之憤惋。殆廢寢與食。可勝嘆哉。又答遊佐木齋書云。若有王者起。必聚海內之籍。悉取其叢雜無用之書而火之。然後詔天下之學者。專務體察踐行。不事空言。抑虛文。剗浮華。正人心。距邪說。如是數年。則天下靡然復歸於正矣。

鳩巢賜葬地于江戶大冢筑波山後。非寺地也。從是後官儒多賜葬地于此。鳩巢墓有四面。一小碑。前面唯題鳩巢室先生之墓七字而已。

三宅重固。小字儀左衛門。後更丹治。號尚齋。播磨人。

尚齋父重直為人後冒平出氏。尚齋幼時從其姓。剃髮學醫術。父命之也。年十六喪父。十九入闇齋門。專攻儒學。於是種髮。始復姓三宅。後來江戶。抗經席為人師。遂應辟阿部侯。元祿中大君臨侯邸。命尚齋講論語。乃有衣服賜。

尚齋學於闇齋者三年。闇齋即世。乃折衷於佐藤直方淺見絅齋二子。二子以友誼待之。互相切劘。遂共得山崎門三傑聲云。

尚齋就官忠直。務盡其誠。居十年。以言不行。移疾乞致仕。不允。猶數乞不止。以是得罪。寶永丁亥幽囚于忍友人三輪執齋。細井廣澤等憫之。為請宥。而不能得。越三年。會赦而放。於是去之京師。以儒為業。晩私傚大小學校。建培根達支兩堂于勘解由坊。尚齋氣象豪爽。其在囹圄也。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乃謂古人被刑。尚能著書。吾寧無為而待斃。然筆墨不可得。因刺臂血。書狼疐錄三卷。其中祭祀來格說一卷。門人山宮仲淵上梓。近時吾友山田思叔再校刻之。

尚齋在獄。侯嘗遣人察之。尚齋即作詩示之云。富貴壽夭不二心。但向面前養誠心。四十餘年學何事。莫坐獄中鐵石心。

尚齋削籍之後。講業于京師。搢紳列侯從游甚多。土佐侯請為師。乃招來江戶。居僅半春。其大夫山內矩重卒。此人尚齋之知己也。於是辭歸京。晩年復來江戶。時舊君阿部侯延而見之。道往事嘆其忠直。

尚齋與直方交義素善。而議論未必同。每曰。直方四十六士論。使人消滅至誠惻怛之心。

尚齋固守朱説深疾異己者而與三宅石菴三輪執齋玉木葦齋相友者唯其舊交不忍絶云石菴信陸象山執齋尊王陽明葦齋奉神道石菴執齋爲其所論刺尚且每稱尚齋爲温厚長者

有一嫗爲野狐所魅其邑正幸助者爲尚齋僕尚齋責之曰若何不爲驅闔鄕之狐盡殺之於是幸助即備弓弩羅絡詰朝將率丁壯遍搜叢窟。迨其半夜聞窓外呼曰惡狐既魅河上即遣人見之果有死狐蓋衆狐掊擊斃之以免其冤也尚齋乃令屠者剝其皮常坐其上時鞭之曰毛獸柰何害萬物之靈

尚齋沒後門人久米訂齋多田東溪石王塞軒等相議曰先師不幸無後吾輩雖講遺業授生徒不能保世如今日也師之神主及狼疐録不若瘞之無代目爲人所汚也留守退藏亦列其座獨不以爲是然衆議遂決乃瘞新黒谷光明寺尚齋墓側明日寺僧遽来報曰昨夜有盜發墓衲適見而尤之則拔劒恐喝衲辟易彼遂恣其意而去不知墓中有何財貨致此危乎訂齋蹙頞曰吁此必留守退藏所爲也即往視之則果失神主狼疐録

尚齋娶田代氏舉一男三女男重德字一平英敏好學年三十一先卒女其一適門人久米訂齋訂齋又以經執名

三宅正名字實父號石菴又號萬年平安人

石菴少既學不視家道由是産遂蕩盡乃斥賣家什以償舊債則所餘僅數金耳謂弟觀瀾曰今雖貧極短褐蔬食可以支數年鑽堅之志愈厚環堵之室對几而講習共至忘寢食亦何窮亦極矣於是兄弟相攜來江戸教授取給居數年石菴獨歸京師尋至大坂時名翹然起弟子雲集中井甃菴等相謀請諸官建庠校名懷德堂衆皆推石菴主之固辭不可遂領祭酒事後中井氏嗣之至今不衰

石菴工書頗得顔法隻字人爭求之而資質朴素其所書未嘗款印又通倭歌及俳諧

香川太冲曰世呼石菴爲鵺學問此謂其首朱子尾陽明而聲似仁齋也

三宅緝明字用晦小字九十郎號觀瀾石菴弟平安人仕大府

觀瀾始師淺見絅齋末從木下順菴嘗作拜楠子墓文鵜飼金平（名眞昌）來上水戸義公公見感稱乃召爲國史編修總裁正德壬辰年三十八因白石薦逢大

府。登用。沢蜿巖祭文曰。文章典雅。賁以藻火黼黻。書楠子碑陰。雖出於少時之作。既足以見所養之深粹。而志氣精采之鬱浡矣。宜乎發有譽于水府。而司史筆之晁鉞也。館僚安積東山二子。有材識而博物。且尚退舍使英華擅發焉。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儒者就其館中爲唱酬者甚多。七家唱和集蓋爲之最。而多以詩不以文。其間有文亦皆平平耳。詩如高玄岱二百九十韻。室鳩巢二百二十韻。祇南海百五十韻。雖大作有才料。要無益長語。何必足自李張。獨觀瀾出羣。專論議經義。商榷古今。

撮錄於此。以見其言辯博有力。送嚴書記序曰。至明有薛文清丘文莊。雖其精神輝光。不能以鼓振一時。潤化百世。而識之卓。守之約。信之厚。由之正。一皆有所淵源。不與夫事佔畢訓詁之末。而論簡捷虛誕之域者侔。蓋萬而得一焉云云。明人嘗有論貫境之文者。其意倨然以中夏文明自處。及隨訂其所爲學。則尚釋雜老。剡意琢句。沾沾喜以才子相爲標榜。不復知古聖賢之大法要道屬而在外矣。此謂華而變夷可也。而舉世倀倀。唯名之徇。景仰慕效不置。父兄子弟亦皆以是督而趨之。今而孔孟程朱再起。復將悔且怨其言之流弊至此之不遑。宜乎能知其意體其全者。絕無而僅有也。嚴復書曰。明興。雖有程篁墩陳白沙。王陽明諸人。間有駁雜之病。亦多倫條之失。而至如文清之學。純實無僞。博洽多聞。肯以此爲巨擘。可乎。所謂丘濬皆爲學詭異。立論謬盭。以岳飛爲未必恢復。稱秦檜爲宋忠臣。意見如此。其他可知也。不得不辯也云云。明人云云之說。誠不滿一哂也。我國自殷太師設教之後。國俗一變。士趨歸正。自我聖朝開剏之後。尤有大焉。文物彬彬。賁飾洪猷。雖三尺童子。皆知貴王而賤霸。崇儒而斥佛。尚釋雜老。不知大

道云者。豈非乖戾之甚者乎。觀瀾復書曰。來簡云文清爲巨擘可乎。此段前後語脈難得領會。其以薛氏爲可尚邪。則正與鄙意合。以爲不足尚邪。則所趣大異。宜措勿論也。丘文莊以岳飛爲未必恢復。是於時勢各有所見。始不以爲道義心術之累。況金兵之強。比宋十倍。勝敗之跡。未猝易以書生紙上語而斷也。其以秦檜爲宋忠臣。則此老好高奇矯衆論之弊然。非欲辨華夷正內外。其終身精力所用。正在乎此。一部世史正綱昭然。可見豈以裂冠毀冕稱臣金虜爲忠者邪。特其造詣深義識趣高。畢同有不及文清。而

由之正與信之厚。蓋亦朱明一代非所易得矣。且夫訂學脈以論先輩。自當有體。雖乃島德偉績如王守仁。苟於門路有所乖馳。則義當棄之不顧。而若父莊之學之正。豈可卒然摘其小疵。遺其大醇。而貶義之補學的之編。亦豈可以爲詭異謬盭而論邪。云云前文所云。明人論貴國文者。指王世貞語見其集。而所云尚釋雜老。亦以批世貞之學。來簡似未悉鄙意。請更披審。

南聖重。韓人。和觀瀾所示韻曰。觀水必觀瀾。君應取於是。非徒汪汪波。更歎洋洋美。

觀瀾年不得壽。有著書亦不多布于世。是以到今名寂寂少聞。然其學術文章。當世與有名士並稱。物徂徠與竹春菴書稱鼓袁菴文曰。習宋人之文焉。視其所結撰。不出於東涯觀瀾之下。又雨芳洲橘窓茶話曰。觀瀾鳩巢東涯徂徠何如。曰之數人也。盛名雷轟。何待乎曹丘生也。又蛻巖文抄贈桂彩巖曰。物徂徠老矣。弩末不能入縞。天又奪滕煥圖。如失左右手。室鳩巢醇乎古先生。澹泊自守。無闕心也。宅觀瀾堅懺駿臺堂堂正正之威。殆使牛門寒關不敢東飲焉矣。不幸星隕。可勝嘆也。

佐藤廣義。小字勘平。號周軒。晩號塵也。江戸人。仕巖邨侯。

周軒家世以武顯。高祖佐藤信清。小字新九郎。仕織田右府有戰功。至周軒始好文。學於後藤松軒之門。小少堅其志節。嘗翩縦遊京。便道過伏水者。伯母。伯母爲田光氏母。家頗富。喜周軒至。且感篤志。乃出金百兩贈之曰。若以此爲學資。周軒辭不受。伯母曰。勿。我子放蕩。寢將傾產。與其濫費以供燕樂。寧與若以充爲善之用。周軒益辭曰。一家主人。業已如此。安可不別有所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介書生無貫周分耳。但

大母之惠其拜賜也多矣。遂不受一金去。

柳澤公新封侯。廣招名士。乃以秩三百石聘周軒。周軒不應。蓋以其仕有不苟者也。亡何。因松軒薦。釋褐小室侯。俸支二十口耳。小室。即今巖邨侯舊封也。

周軒爲人。嚴毅廉直。初以儒仕。後傅世子。世子動作舉止。悉規以正。世子嘗欲就齋南鑿一窗。周軒不肯曰。此易事耳。然而爲世子者。凡所當愼守。父侯所與。而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湖遊視聽則勿論。方且講學演武。旦夕之不暇。而乃馳心于無益。罔或遂啓土木園池之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

曰卿言是也請守之

周軒以六輻輪爲標識世子少時夜微行郊內遥望六輻輪提燈來輒曰合怕老來合怕考來盍避去疾走入館

世子立一年聚左右少年嬉戲無度周軒屢諫不聽遂乞辭職老臣白之侯瞿然曰吾過矣吾過矣我既頑童遠耆德此彼所以欲辭也吾將改過卿等盍爲我言之既而侯徽文脩德勵精圖治乃大用周軒擢陞老職增祿至三百餘石是時巖邨之政嚴立紀綱惇守信義小大之事必與衆議之智者不得獨耑愚者亦得寡過是以吏亡姦慝民亡盜賊風俗淳樸上下和輯侯晉拜閣老一時有興輔實周軒與有力云

侯妾舉家子賀妾者皆以其爲母侯家之重獨周軒入內數然正色曰爾自今之後勿恃有子以驕肆侯家禍福在茲爾禍福亦在茲在坐者悚然改容

周軒奉濂洛之學篤信其師説故頗與闇齋之徒異趣嘗原本家禮創本邦祭儀侯家今尚遵用之云

周軒學主實用不鶩虚文是以人不知其爲儒然其所著有四書小學參考各若干卷皆藏于家周軒家至今數世職祿相襲曾孫坦字大道號一齋別成一家

今以碩儒見推蓋皆周軒積善之餘也

先哲叢談卷之五終

先哲叢談卷之六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物茂卿，名雙松，有所避，以字行。荻生氏。小字揔右衛門。號徂徠，又號蘐園。江戶人。仕柳澤侯。

徂徠父方菴，以醫仕於　大府。延寶中，坐事竄上總。時徂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筌蹄題言曰：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三年，日與田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羣書也。又與都三近書曰：始自不佞茂卿幼讀書海上，蠡戶鼬丁之錯處，雖有疑義，其孰從問決焉。迨乎得先生所爲諸標註者，以讀之，迺曰：吁是惠人哉。由此而觀，其居上總也，既乏書籍，又無師友，唯其警敏不羣，自幼即有遠志。是以比其還江戶，業殆大成，終至海內仰爲此邦未曾有人。

徂徠之在胎也，母彌月，夢遇歲首以松枝插門窓而生徂徠，故名雙松。後有所避，以字行。徂徠號取之詩魯頌徂徠之松。一說，其少時好雷，故自號蘇雷。而上總有往來里者，因改書爲徂徠。字署三河物茂卿者，其先三河荻生人，物部守屋後也。木集有擬家大連檄文，及送守秀緝序。秀緝與余同姓，系大連。故以其字氏之云。雙松，字未審何所諱。或曰：避　德松君。或曰：徂徠之仕於柳澤侯也，侯與酒井侯爲姻。酒井侯之先雅樂助正親，追號雙松院，因避其名。

初卜居于芝街。時貧居如洗，舌耕殆不給衣食。增上寺前有腐家，憐徂徠貧而有志，日饋腐查。後至食祿，月贈米三斗以報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徂徠先生之未仕也，嘗教授于芝浦，人所知也。後遇柳澤氏之勃興封侯，名先生掌書記。先生於是乎始釋褐於侯門。然其祿尚微，尋柳澤公累益封，先生亦以公之寵靈，累益其秩，至五百石。雖以命世之才，而有勤勞于侯家，自非柳澤公之知遇，先生之窮達未可知也。

初服朱子說，及中年著蘐苑隨筆，尚護宋儒。後挺然立一家，見痛駁性理，併攻仁齋。又傚明李于鱗修古文辭，先儒所作一切排之，爲不免侏儒駃舌。其豪邁卓識，雄文宏詞，籠蓋一世。如梁田蛻巖心亦服徂徠之學博，嘗稱山脇東洋言曰：凡海內司命，知信古與不，皆靡然莫不注目，蓋亦方伎中之蘐老哉。

少時精習兵學，故其就仕途也，亦以兵學，不必以儒。晚復專談武，與熊本藪震菴初相見時，徂徠首謂曰：陣

法行伍。此不可不究也。子西海人。必習水軍。水軍其
以何為策上邪。遂歎刻談戰法不及他事云。松宮觀
山學論曰。近日儒士之談武。徂徠物子一人而已耳。
亦唯博覽之餘力。臆斷自負焉。雖以不世豪傑之資。
然未遇明師。專執法制。不問軍略。與孔子好謀之言
乖戾焉。其所著孫子解及鈐錄。雖涉獵殆盡。而未見
事術磨練之功。遂以七書為空理。崇後世戚南塘鄭
芝龍為備也。拘區區小技。未知有建鎮國之規模。畫
戰勢之地形。所謂帷中決千里之勝。草廬定三分之
謀之術也。不亦惜乎。

又創造一家象棋。以寓兵機。名廣象棋。其子百八十。局
則用棋局。而陣列軍伍。攻擊守備。無一不備焉。可謂
工極矣。嗟超羣儒建大業。又有何餘力而及此等之
事也。片山兼山乃序廣象棋譜曰。命世之人。雖秩掌
拮据之際。間中別有悠悠閑日月。而優為之。信哉。

大岡忠相越前守曰。聞徂徠博識洽聞。無所不知。余將試
問以蹟其荅。乃招問曰。世有鼠婚之說。何謂也。徂徠
荅曰。事出於某年某人所著一小說也。乃其書所載
鼠類之眷屬名姓。夫口縷縷如注。忠相始服其強記。

斈子會講韓非子。論議鋒出。徂徠在座。箝口不言。春臺
不悅曰。說之不一。先生何不折中。將或不得解紛邪。
徂徠屏氣曰。此書余嘗有成說。將待明日出示之。而
其夜始下筆。全篇作之說。

徂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簷際亦不可辨字。則入對
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其平生惜
分陰者。率此類也。

南郭某歲元日訪徂徠。徂徠方隱几閱孫子。面垢不洗。
鬓亂不梳。若不知新年者。乃疊疊談兵不置。南郭竟
不得祝新禧。

嘗過東壁。時東壁方攜妓來狎。會徂徠入。倉皇不知

所為。遂詭曰。家妹幼宦其侯。近賜暇歸居家。徂徠既
覺之。明日遣使致鮮魚。以賀才子配佳人。

以滕元啓能寫字。置之塾中使寫書。嘗與徂徠侍婢私。
徂徠覺之而不問焉。元啓知其見覺也。遂出亡。久之
徂徠過市。見元啓之行賣印肉。即使從者將來。元啓
奔匿店後。追索之。復置塾中。待之如故。

書商小林新兵衛請徂徠曰。小子無家號。願先生命焉。
徂徠笑曰。書賈出入吾門者五人。而爾所鬻價最高。
猶嵩山於五嶽。宜名嵩山房。

僧鳳潭通謁曰。有欲質者。請一見。徂徠即延接。鳳潭曰。

衲嘗見伊藤仁齋仁齋言佛之爲道空而已吾釋之教深遠非空一字所得盡也仁齋妄誕豈不甚乎先生以爲如何徂徠擊節曰凡仁齋之言一一無不妄者然獨其指佛教爲空可謂不妄矣鳳潭憮然曰無緣衆生難渡即揮袂而出此說出原田温夫東岳筆嚔而瀧井子章讀書會意所載異於是不知其相見異日而然歟乃又録以資雅噱鳳潭造徂徠諸弟子以爲有魂褫魄悸者立屏後竊焉徂徠設茶酒相歡終日無忤將出言曰今人不知名物致文字有紕繆是不用意目前也徂徠然之廣斥當時文字且笑且語其意同立南軒之下舉手指一樹徂徠未答鳳潭微笑去徂徠顧屏後人曰彼胡魅人

徂徠毎自言熊澤之知伊藤之行加之以我之學則東海始出一聖人

或問徂徠曰先生講學外何好曰余無它嗜玩惟當炒豆而詆毀宇宙間人物而已

徂徠所著之書字傍不施訓譯傳大典萍遇録載朝鮮成龍淵以貴邦書冊行傍皆有譯音此只可行於一國非萬國通行之法也惟物茂卿文集無譯音即此一事可知茂卿之爲豪傑士也

近世鴻匠無如徂徠後之學者激昂奮勵竟不能及也然其瑜瑕得失則猶未免焉是以宇士新論語考石川麟洲辨道解蔽五井蘭洲非物篇中井竹山非徵服蘇門燃犀録等殆中徂徠膏肓吾祖詰物亦辨其説道甚誤此數人謂徂徠之益友可也他作書巧詆以求勝者不可勝數要徒滋口業不足病徂徠

徂徠病中喟然歎曰吾下世後遺文必將行然海内無實知我知我者惟有東涯耳

徂徠沒爲享保戊申正月十九日是日天大雪臨終謂人曰海内第一流人物茂卿將隕命天爲使此世界銀

徂徠病浮腫而終紫芝園漫筆曰徂徠先生甚重生自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動止賓客應接之事苟可以傷生者斷弗爲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慮過度也蓋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述爲事年過六十猶疾數發而猶不能清心靜養遂致篤疾而死謝在杭云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誠矣竹山非徵曰余嘗聞之徂徠之疾也日日宣言侍者曰宇宙俊人之死必有靈怪今當有紫雲覆舍若等出觀之及病革輾轉呼號紫雲不絶口家人及高足弟子輩深恥之絶不

通外人。故一時或謬傳以爲非良死云。此竹山傳聞妄語也。徂徠起于關東。而風靡海内。西人動造爲芳言。以非駁之。要皆出於媢妬之心。

芝三田長松寺。徂徠墓在焉。荷蘭侯撰其碑文。葛烏石書之。工始竣。遠近爭傳來搨之者日甚衆矣。近時東藍田併春臺撰誌。更刊木爲一冊子。以鬻之。長松寺號壽命山。自葬徂徠後。一號徂徠山。

雨森東。字伯陽。小字東五郎。號芳洲。平安人。或曰。伊勢人。仕對馬侯。

芳洲年十七八。來江戸。從學木順菴。才藻卓絶。順菴稱爲後進領袖。遂因其薦。筮仕對馬。掌文教。恒接對韓人。名聲馳海内外。

芳洲通象胥之言。其每與韓人相説話。不假譯者。韓人嘗戲謂曰。君善操諸邦音。而殊熟日本。

年八十一。始將學倭歌。而意謂。詩則有時作之。雖無可稱者。得不謬平仄。至國風。一不解其法。先莫如熟讀古歌。自今讀古今集者一千遍。而後自賦者一萬首。其或有所少通焉。乃經二年。千遍畢。又三年而萬首就。

梁蛻巖杜三陽諸文集序曰。物茂卿譏和歌云。三十一

字倴離之言不足道。蓋東人而華其腹者。固一家言耳。雨伯陽嘗語予曰。玉露凋傷楓樹林美則美矣。不如我猿大夫紅葉鹿鳴使人易感之爲愈也。伯陽善華音。綜博有藻材。其品不出茂卿下。而其言也如此。可謂知言者哉。

世之儒者以今之職名。爲俚俗。及文記之。則換易名號。濫稱亂實。非所以垂後世也。至於近時有識之士。直書今之官職。而百年前芳洲已著鞭焉。橘窓茶話。自署對馬州文學原任用人雨森東。可見

芳洲識白石者三十年。而交分不協。常謂白石爲其心術不可測。嘗面折一事。白石曰。以如子之言。予疑余所謂白頭尚新也。又其橘窓茶話。自惺窩羅山。至其師順菴及社友凡名一時者。盡舉之。以品藻其才行。而獨不及白石。

木門俊逸不乏其人。祇南海才氣最蓋當世。而記鍾秀集曰。予於諸友其所敬畏莫如伯陽氏。

芳洲學術文章。與徂徠殊其途軌。而交朋意厚。每書詩相通。橘窓茶話曰。物茂卿余故人也。博覽文章域内無比。第於大綱上有差。心實憾焉。徂徠亦屢稱芳洲。與江若水書曰。雨芳洲果來劇談三日。偉丈夫矣。其

子顯允。拜予爲師留門下者三月。行將西歸。亦偉丈夫子矣。必不墜家聲者。余皆作序送之。芳洲更有丈夫子二人。皆幼善詩。渠不啻偉丈夫矣。亦可謂福人也。又答屈景山書曰。洛有伊原藏。海西有兩伯陽。關以東則有室師禮。

嘗使子顯允師祖徠居其塾。未幾使出塾而歸。曰。祖徠實一代豪傑。不可以常儒視之也。雖然其教人不先德行。是以家塾失序。非可以託少年者也。

三輪希賢。字善藏。號執齋。又號躬耕廬。平安人。

執齋之先。舊係大和三輪神社司祝。父曰擇村。自三業

醫。住京師。執齋六歲失怙。賈人大村某者。以同出自司祝。與自三相親善。故乃育執齋。比漸長。出冒眞野氏。年十九。及佐藤直方之門。始曉承他姓非古。即復本姓三輪。以祭其祖。於是遜德直方。聞直方之病革也。疾往訪之。命既絶而不及。乃賦倭歌八首。哭之。陳謝其得復三輪云。蟣斯列詞郁。密蟣訥失兒失訥。斯及失郁屋失怛。膚木吉密渴屋失謁捺剌詞鶏。又以使直方終不歸王氏學爲恨云。蕢栗篤木篤殼殼祿曬胃蔑失肹出斯石屋乙蟣埵蟣葛列失捺趮栗葛捺失木。

後有悟於餘姚致良知之學。講說士大夫間。嘗因直方薦官厩橋侯。遂致仕而去。以初以朱學進。今不用其說。與侯所求異也。或云侯信僧祐天。故去。於是歸京。尋之大坂。又來江戸。數年之間居止不恒。梁蜺巖筏井駑菴書曰。示及告寬量小濱公文一首。讀玩再三。足以觀德業之實矣。大抵紈袴子弟。飽膏粱耽絲肉。未嘗學問。及其馭吏臨民。嘗不知務。甚者毒人蠹國。如公可不謂火中蓮乎。雖然微輪氏不得聞道。姚江之學。其所陶鑄果不誣矣。方今江左儒人。以詞藻名如南郭金華諸才子。姑置是。振鐸四方。大倡聖學。舍

斯人其誰也。昔文中子講道河汾。王魏房杜之曹。達材成德。安知他日東都賢士大夫。明體適用。與寬量公相弟昆者。不出輪門乎。吾儕當拭目而俟云云。

嘗爲一浮屠講中庸。而以彼終不改釋歸儒。乃寄書却其所贈者。此可以觀其篤修且豪矣。其文曰。釋徒瓛禪師。請予講中庸。予知其有意於嚮正道。而爲剖析之。務斥佛氏之悖性命之理。而棄日用之常矣。庶幾乎其有悟舊習之非。而歸吾道之正焉耳。講畢。患我以筆墨及詩一絶。情意甚厚。予謂子思子之作中庸。也。正憂異端之害道學。是已。則凡爲吾學者。固雖非

所宜為浮屠講說然或知其非而歸於儒焉斯亦美
事乎是予所以應其請也而師終不能免出陷溺之
窟則所患筆墨受之尤無說矣以故直郤之而述所
懷焉勿訝

執齋詩文固非所長然其文達意不事彫繪詩則集中
亦僅僅耳世多未見之因今舉三首懷鄉云故園萬
里東茫茫望無窮紅漆梅花雨白知柳絮風陽炎盈
草野落日入山中瘦馬追春色黄昏歸路空三疇吟
云辭祿偶成詩一章偸閑取適閱風光淵明徑裏孫
松老茂叔窓前萬艸長非市非山人寂寞欲晴欲雨

客彷徨移家自愛三疇内躑躅含紅向夕陽題水仙
云夜寂藥珠宮殿内貞冠緑袖獨蕭然金盤高捧承
朝露自是地行花裏仙

執齋尤諳達事體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心醉嘗
抵近江小川村集士民講學四坐皆感泣服之翕然
相謂為藤樹先生再生

三宅尚齋默識録曰三輪希賢往年自悔親死時幼弱
不知不服喪三十餘年後先忌日白日計為服喪余
當時為說其不可渠終不用儀禮喪服傳嫁女小祥
後被出歸于家服既除故不與兄弟更著三年服蓋
可以見事之既過者不復必追矣

執齋有六男子曰孝曰友曰睦曰婣曰任曰恤而一無
讀書種子

執齋學倭歌于内大臣中院通其秘余得其集載六百
餘首蓋儒而善倭歌未有如伊人也嘗建壽碣于平
安建仁寺中兩足院先塋側作倭歌二首勒之碣陰
（歌曰悦利遠覊眠曽禰斯穀紗密屋屋吉贊吉訥失兒乃爲緒密兒斯及納麿悦木爲其二貿及衆屋隊悦然納宜米蕩屋穀穀密郁蕩刺糠乙慈孤納貰節爲捺兒爲木）後九年寛保甲子
正月廿五日卒于平安享年七十六

執齋門人有川田雄琴者（名資深字琴卿）初學梁蛻巖蛻巖謂

曰余以一日之長文藝則為爾師至明道義窮心術
爾當就三輪執齋而學於是即介蛻巖執贄于執齋
自此奉餘姚之說精思力行一推知行合一之旨終
因執齋薦起仕大洲侯執齋嘗刱明倫堂于江戸下
谷以教授諸生而及其赴京也使雄琴主事亡幾執
齋歿于京雄琴亦之大洲於是侯乃移明倫堂于大
洲執齋又嘗屬長崎鎮臺得王文成公畫像二幅於
彼邦一則藏諸明倫堂一則藏諸近江藤樹書院今
尚各存云

梁田邦美本名邦彦字景鸞小字才右衛門號蛻

巖。武藏人。仕赤石侯。

蛻巖生而穎悟。幼學人見鶴山。漸長。才識高遠。尤工詩。才既絕倫。而鑽研至老不止。年二十六。介鶴山見白石。白石不妄容人。獨異蛻巖之才。與之交。朏朏見中底。江邨北海曰。讀蛻巖之集。譬猶上崑崙之邱。步步是玉。入旃檀之林。枝枝是香。詩至於此。宜無遺論。而猶有未盡善者。何也。蛻巖用才太過耳。張茂先謂陸士衡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余於蛻翁復云。

蛻巖既爲伊洛學。又信此邦神道。又博讀釋典。恒言云。宣聖之學。東方之道。乾毒之教。鼎足不相悖。

少時專談武。說兵。其評古英勇將戰士也。論議慷慨。有烈丈夫風。言或及周瑜赤壁。謝玄淝水。織田信長桶狹間。上杉謙信川中島等事。則扼腕按劍。躍如色飛。當世名爲霸儒。年四十八。事赤石侯。先是與世齟齬。游仕屢不遂。家唯壁立。其詠雪詩序云。余頻年窮甚。書簏中除四子。外有詩韻一冊。徐文長集半部。又嘗作不能買書詩。有惠車鄴架滿天地。誰信空拳猶竄園之句。

嘗小集賦詩。有一人以石見國如硯求對。苦思皆未得。蛻巖忽朗吟曰。竹生島似筆。四座驚歎。

蛻巖以詩豪厭一時。而意見屢改。格調數變。皆足以驚人。自言初學宋歐蘇。而旁效翁簡齋。中年學唐祖禰李杜。緣飾以錢劉諸家。又退學明。廿爲王李。銀鹿上幾爲袁中郎。爲徐文長。而遂以初盛唐爲表準。弇州濟南爲門户。後鳴歸德書云。一旦大夢覺。術醒解。乃斷然以開天爲關。七子爲引。陽春白雪每奏彌高。斗文紫氣每望彌昌。李子裘敝猶可改。呂虔刀鈍尚可磨。寧爲王李取履。不敢辭。遂使雨血之鷙。爪化爲食椹之桑吻也。

祇園瑜。又名正卿。字伯玉。一字斌。小字與一郎。號

南海。又號鐵冠道人。又號觀雷亭。紀伊人。仕本藩。

南海受業於木順菴。自幼才調無雙。尤善詩。年甫十四。與白石南山霞沼篁洲集芳洲寓居。即席賦邊馬有歸思云。遠逐將軍度雪山。九秋大漠劒華間。胡塵四起風悲塞。羌笛一聲月照關。却恨曾逢伯樂顧。長傷未得施頭閒。沙場幾歲摧毛骨。何日華山休戰還。在座者皆咋舌。白石曰。此詩雄渾悲壯。足以卜後來可任斯文也。又十五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對以光風霽月常惺惺法。芳洲稱爲的對。

又十六席上限燭一寸。探題賦昇雲聞星云。紫微遥啇

彩雲迎衆緋森森白玉京月傍九重瑤闕冷風飄五色羽衣輕錦機夜靜星披響環珮秋涼天步鳴應是鈞天夢中到不勞遠問漢君平此詩不錄于集中余嘗聞人之誦之

嘗自試才。一夜得百首。時年十七。或曰十八。人或疑爲宿構。乃延客席間立題飲酒談笑而起草如泉注自日中及夜半百首復成無一句蹈襲前詩由是名燁布四方矣順菴贈詩曰十八山東妙聲名世共聞危言甜若蜜藻思涌如雲人稱斗南一馬空冀北羣百篇不終日行看任斯文

亭名觀雷自作之記其意新語壯足以想其非常之資矣孰謂南海之才獨於詩也記曰予湘雲居丙方一亭遠望得寸碧螺黛煙鬟依稀雲際者藤白也藤白之山西枕海磯東連大嶺迤邐數百里夏月雷雨之過大率從此方其暑氣坱鬱烈火鑠金殷其之聲沓起東偶及景申狂飈捲沙崩雲如影暴雨翻河雜以冰雹乖龍恍惚反戰金蛇萬道掣電劃壁戧而霹靂破山瞬息千里香車轆轆南走于海於是關軒倚柱坐以觀望遠者八九里近者二三里我膽氣爲之鼓舞飛興揚揚飄騰天外其壯也雖觀戰於涿鹿之野望潮於浙江之津洞庭張樂雲夢技獵何能過焉可謂宇宙第一奇觀矣須臾雨止雲散長霓飲海京蟾在天爽籟吹鬢洗慮濯魄亦雷之賜也因榜之曰觀雷客有過覽而訝者曰吁異哉子之名亭吾聞雷天怒也故聞之者莫不怖而避之聖人猶且爲之變今子反以爲奇觀無乃異於人情者耶予笑而答曰客亦所謂知一而不知其二者耳雷本非天怒古人既辨之聖人戰兢之至其戒愼豈惟雷耳哉其既謂疾風迅雨亦必變風雨豈是亦天怒也哉夫雷也天地間一物與夫日月星辰風雲雨雪同是造化之使令

日月也星辰也風雲也雨雪也未聞有疑怪者也獨至雷也則疑以爲異物怪以怖之何其惑也至後世腐譚之士千言萬語以理說雷亦是癡人說夢耳吾觀古人文辭有觀日之壇有觀星之臺有謂玩月者有謂望雲者有謂賞雪者雷豈獨不可觀乎哉抑亦謂月雲可愛故以玩望雷也徒可怖耳歟天下可怖者亦甚多矣外則功名利祿內則智術忿爭旁至酒色佚遊鰐海舟船羊腸車馬一失其常禍不旋踵其疾過於震雷子乃不顧其禍於必然反而怖震雷於萬一不亦鑿乎客不答而去書以爲記云

當南海時白石南郭輩詩名躁于世一時秀才多立其下風南海不欲碌碌後人則不敢黨此輩嘗戲作録詩盜判文紀一儒生每作詩必剽竊古人以故死而得罪于冥司事此寓言以縱彈時名流也

南海又善丹青舊儲宋元無名畫譜是時池貸成名勤號大雅堂志畫南海謂曰子學畫當學士夫畫乃貽無名畫譜貸成喜摸之愛慕之餘自改其名稱無名貸成沒之後此譜轉落木世肅蒹葭堂云

并河亮字簡亮私謚天民平安人

天民初年從仁齋學後以仁義禮智天地自有之物非性之所固有之說爲告子舊窠更立己見其說見天民遺言大略以爲四端之心即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即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僞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孰爲性爲情何不思之甚也誠所疑語孟字義序曰吾竊聞之叔父信齋矣一日信齋與天民共訪仁齋之書窗談及性理天民質以其所見心性情三名唯一之旨問答數四而仁齋默然稍久而歎曰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不能與於此矣吾子誠間出之才也吾當改字義耳誠所名永字崇永小字五一天民兄嘗著五畿內志有名于世

天民性剛決負才其學本于尚書論語孟子以經濟爲志每稱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數語曰此聖人才德之本領也奮然爲己任其說尚書曰蔡氏集傳解得七分王耕野所著讀書管見多所發明王魯齋書疑考定錯簡而文理稍覺順妥唯於斟酌其意以施諸家國之方予竊不讓于諸君耳嘗將上疏以蝦夷地方爲內屬而年僅四十志不果沒識者惜之

東涯曰簡亮誠有才然不可以託六尺之孤他日天民聞之曰東涯實知吾吾奪之人未可自知也至爲人所奪決無之東涯反之

天民唱其所獨得以振一時仁齋沒其徒半從東涯半從天民云

又通倭學善屬倭文嘗作片劃記多田南嶺取爲己說載秋齋閑語伴蒿蹊畸人傳録天民事跡及片劃記以發南嶺剽竊可謂痛快

一日門人相集謂曰先生若得志使吾儕嘗何事座有

一人。曰、余之不才、先生所素知。但守倉廩則雖一掬米、不敢私之。天民曰、使如爾者奈何守倉廩。其人作色曰、先生以余爲不廉乎。天民笑曰、否。有竊物之才者、不爲人所竊。爾能不爲人所竊邪。

仁齋以儒而爲醫爲不是。其說見儒醫辯。天民異於此曰、此邦儒無恒祿者、宜兼岐黃。偏以儒名、則產難支。終或不能固其志也。因是門人往往有儒而兼醫者云。

太宰純、字德夫、小字彌右衛門、號春臺、又號紫芝園、信濃人。

春臺平手政秀後云。自父言辰冒太宰氏、少時來江戶。筮仕其二侯、皆不得志去。時年三十六。從是後不復宦。初從中野撝謙爲性理學、既而聞徂徠成一家言、即棄其學而學焉。遂以治經名冠一時。

春臺爲人嚴毅端方。巖邨侯世子延爲師。其始至、世子不送迎。春臺艴然曰、至賤處士、烏敢傲岸於貴人。雖然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公、不得不禮焉。而其所待薄甚。是非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侯爲閣老、用捨窮達皆由於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自道也。世固多儒師。請更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寡人過矣。受教於師、何挾之有。乃厚禮事之。春臺後著六經略說、進諸世子云。（世子即巖邨侯第四世、實爲今林祭酒述齋公所生父。）

春臺善吹笛。當是時東叡法王好音律、聞春臺妙于音。嘗遣使召之。春臺辭曰、余儒生也。若以儒被召則不俟駕。以其私嗜末技、爲王門伶人、余不欲也。自此終不復吹笛。

某侯餽乾海參。調烹之則肉破味變。春臺怒甚、即遣人却之曰、余固勿論鄙賤、而君所以許交者、信其所學也。既信之、豈可無禮乎。然餽以腐物、是禮之廢也。夫

道者以禮爲主。而其既廢之、亦何學之爲。今而後不願造君之門。侯曰、是寡人率爾所致。即自裁書更餽一簏海參謝之。

侍中某欲以經濟錄進呈。令書商小林氏求正本于春臺。春臺辭以稾本作字不慎、且衰邁不能繕寫。而私謂小林氏曰、托中官以達言、君子所不爲也。若命出於閣老、則不得不進。

春臺校刻古文孝經孔安國傳、由沼田侯（侯後移封久留里）上大府。孔傳彼邦亡者久矣。而春臺所梓傳入彼。乾隆四十一年（日本安永五年）鮑以文翻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中呉鶩序曰。宋史日本傳謂。其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或收得其牒。今序刻是書之太宰純。未詳爲何如人。日本多世職。太宰純豈猶其苗裔。或以官爲氏者乎。惜乎十萬里之波濤難盡不易問耳。

護苑之徒集南郭宅。春臺獨後至。足踰闘板美中之劍。義當頂禮以謝過。然徑坐上頭。不一言以陳過。春中性簡傲。恒苦春臺乖僻動以苛禮律已。於是故目春臺自執其劍加已額拜之。春臺意色殊惡。

赤穗之黨之刺吉良氏也。春臺極口醜詆之。并駁鳩巣作義人錄曰。室子而不知義如是。世之憒憒者。何足論乎。近時柴栗山。敘赤松國鸞四十六士論評。謂春臺爲貪者疑人盜。而婬者疑人姦者。此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乎。

菅麟嶼幼才氣飈發。年十三。擢列大府儒官。一時稱爲奇童子。然卒苗而不秀。春臺規戒不少借。其忠誠激切。它人不及焉。其書撮錄于左。曰。純觀足下。於學得無如王公大人。以學爲戲以消日者乎。夫足下雖非布衣。然儒生也。不幸早以神童聞。幸蒙　國恩賜食廩粟。列文學。奉朝請。雖少不可以不知所務也。古人有童稱而日誦六藝古文數千言者。純自識足下以來數年于茲。未聞足下有所誦。以今日較前年。亦未見其有所進。而所進者吹笛耳。近來聲價頗減。豈徒然哉。程正叔有言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足下其思諸。又曰。吾子冬則畏霜雪。夏則畏雷。一歲之內。避雷與霜雪。則其無畏者幾希。古語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子近之。純聞西域有無雷之國。南方有八蠻之地。吾子乃不生於彼而生於此。何造物之不利於吾子也。予則以爲吾子之患。雖由稟受之薄也。亦豈非以奉養太厚。安佚過度。自崇其疾乎。吾子雖少。幸一思諸。

春臺於徂徠。不隨其步趨者。往往有之。不特文章一事而已。今錄其言於左。紫芝園漫筆曰。徠翁以海量能容自許。人亦以此稱之。余謂徠翁固能容。然能容學者。而不能容常人。能容文才之士。而不能容禮法之士。而能容其人。而不能容其言。是未爲能容也。又曰。徂徠先生見識卓絕。知道甚明。周南以爲鄒魯以後無是人者。非過論也。惟其行不及其所知。殆所謂行不掩者歟。蓋先生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以才。不以德行。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說。不屑德行。唯文學是稱。是以徂徠之門。多跅弛之士。及其成才也。特不過文

人而已。其教然也。外人既以是譏先生。純亦嘗竊不滿先生。此先生之所以雖肋視純也。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先生有焉。又曰。徂徠先生平日不教小子輩。是以其門無長幼之序焉。又曰。徂徠先生謂仁齋先生好奇。自余觀之。徂徠之好奇。甚於仁齋。古人所謂尤而效之者。夫子有焉。又曰。徂徠以風流自許。人亦與之。予謂徂徠有不風流者三焉。善飲而惡酒。一也。不好夜坐。二也。不喜乘舟。三也。又與南郭書。論刺徂徠贈宇士朗序。曰。此序通篇與人爭。非君子之道。序稱洛人無恒祿。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為生。則舌耕

開肆。百千成群。日不遑給。語性語天。率非宗籍。不可也。故雖有聰儁若仁齋。猶率其所習洛之所以隨是已。此大不然。夫洛儒信難為生。東儒衆皆不寒邪。且士無田祿者。未能為農工商賈。則鬻其技以給衣食。固其宜也。古人有傭賃力作者。當時識者不以為賤。今為書生而無升斗之祿。則亦舌耕筆耕。唯其所為。何不可之有。先生何獨惡之乎。又曰。純之愚竊以為先生之功其大者唯二辨。故二辨不可不傳也。若佗諸文。其土苴耳。傳之固可。緩之亦可。即不傳亦可。足下若校二辨耶。則純雖不敏。將參閱焉。純之願也。今

足下乃以輯遺文委子和與純。子和則可。純則不可。何者。護園之門親受顧命者。足下一人。佗不與如不聞命而以代奉命者何以為敬先師乎。所以不可也。所以曰子和則可者。先生所悅也。純雖不見知於先生。特從二三兄弟之後。聞其餘論而已。雖然純不敢畔先生。敬奉其教以到于今。于今不欲以先生亡而欺之。是以敢謝足下。決弗承諭。子遷勉我。施丘之蓄。有誕其節。惟足下良圖。

春臺以處士終。然非其志也。蓋待善賈而竟不沽也。報平田公信書曰。純嘗與人言曰。必使予仕。則二百石

以上而後可。與足下言亦然。今書中乃以是言為自負太過。嗚呼足下亦未之深察也。請詳言之。夫二百石者。士之常祿也。不能二百石。則出不足以行士之事。入不足以守祭祀養父母畜妻子。是何以為士哉。所謂二百石以上而後可者。語為士之常者也。何足以為重哉。所謂重祿者。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之謂。重祿純何敢望之。曩時木順庵仕加賀。藤宗恕仕越前。皆以五百石。二子者誠先覺也。然以今觀之。未見其可畏也。若夫野順清仕桑名。大高生仕松山。皆以樸樕之材食四百石。是何幸也。其他在諸侯國而食二

百石以上者抑何限要之有儒名而無其實者比比皆是。然榮達如彼者。無他遇時也。故純亦未以二百石為富也。

春臺疾。原芸澤（名尚賢字子由）診脈曰。先生無遺言止矣。有則言之。它日疾病言不如意也。春臺喜曰。子才識非如世醫之視不起猶面諛也。即囑以後事。觀海作行狀。南郭撰墓記。皆其遺言也。

春臺無子。義子麥替不修祭。寬政八年。値五十年忌。伏書商嵩山房。陳菲薦祭墓。為建一片小石于墓碣下。以紀其恩事。墓在江戸谷中天眼寺之側。

服元喬字子遷。小字小右衛門。號南郭。又號芙蕖舘。姓服部。修為服氏。平安人。

南郭齡十四來江戸。十六起仕柳澤侯。三十四而致仕。乃下帷授徒。其學得之徂徠。而才氣俊拔。遂以詩文山斗一世。其答柳太夫書中。略陳所以罷官。曰。昔嘗先侯之世。得奉薄技於大藩。猥侍弄臣之末。竊惟當時先侯之恩。山高海深。乃不貴畜以其不能以為文史之小。小人所習庁長可使。是以不曾免罪戾。苟獲承乏而備顧問。亦唯知臣莫如君。乃先侯憫愚之餘。嘗私命喬曰。予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我千秋之後。女其行乎。不如俾女成名。他日或適四方。無謂我不知女。喬感泣刻骨。私心自擔。亡何先侯即世。即大藩亦多負恩。尋乃賜玦。得全首領。放歸草野。

南郭為人風流温藉。藝苑之士莫不雅慕者。其來薦東脩者甚衆。大氐歳得金百五十餘兩。凡以儒為生理。其饒裕如此者鮮矣。嘗講莊子。聽徒寔夥。門外為市。當是時。京師松岡玄達講本草。其盛亞南郭云。

南郭兼善繪事。恒言。日本畫以僧雪舟。狩野元信為至。如八種畫譜。所謂隷畫。不足見也。秋玉山服翁墨竹記曰。予收翁醉畫芭蕉偶為人取去。今不復存。予今

觀翁之遺畫。涔涔淚下。口不能言。欲哭之色。蓋亦形乎外矣。仲英因以翁十三四歳時所為墨竹一紙贈之。其末有周雪窩三字。蓋幼字也。其千尺干霄者蓋既萌于此。距今六十餘年。墨淋漓如新云云。

幼時出京。投老歸遊。時覩眷舊故皆既為土中人。故郷却如他郷。有詩云。五十年前出上京。今遊猶作客中情。別長何處尋桑梓。祚薄無家問弟兄。認得山川疑夢寐。想來多少自分明。共知流轉人寰裏。愧似劉郎返赤城。

南郭頗通國風。嘗遊神戸侯浮洲別業。賦倭歌遺與曰。

失慾萬棕兒已紀納穀按傑塗密慾篤栗納鳥吉斯納棕密納悝貳篤失木棕矣。南郭父名
元矩。事北村季吟。善國風。故承其遺云。
作唐詩選附言。以鷸視徂徠。咨問焉。徂徠見曰。再思之。
乃鍛煉數日。復改出。徂徠又曰。未也。凡五撰。始得徂
徠許可。以授剞劂。

南郭稱唐土。以海外或彼邦彼方。未嘗稱中華中國。與
徂徠自題東夷物茂卿大庭遷。知不足齋叢書中。收
論語皇疏。而南郭序中。有中華字。此飽以文改易海
外耳。

南郭詩文尤所長。經義蓋其短處。故其言人或不服焉。

當徂徠喪。門人集議。南郭引禮記正義。以辨一事。而
皆疑為杜撰。至再言疇昔得之某篇。猶不信。

南郭不談經濟。每曰。如熊澤了海。才抱經世。身居要地。
故言行功建。世儒之談。當世雖或靡靡可聽。時不可
施。彊施則果誤國。要之身不居樞莞。徒辨給售己耳。
老子曰。知者不言。斯言諒矣。

南郭曰。宋儒窮理說。豈易極其宗旨乎。今人四書集註。
猶且不能精之。尤頗自稱朱學。可發一笑。此邦得朱
之意者。其唯山崎闇齋乎。

南郭集。自初編至四編。凡四十卷。刊行于世。而詩文共
以四編為造佳致。僧大典曰。南郭文第四編為妙手。
初編可議者多。二編三編未為至。江邨北海論詩曰。
南郭能守地步。不求勝於一句一章。而全功於一卷
一集。今閱其集。初編瑕纇頗多。二編十存二三。三編
四編最粹然矣。乃知此老剪裁。老益精到。然酸鹹嗜
好。各有所喜。東藍田答小栗元卿書云。不佞壯歲從
諸老先生。論芙蕖館之文。竊於本邦無比。則無比。然
其初編則未至混化之地。是以斧斤取材。雕踏痕蹟
多見。若夫二編三編。一切圓機混化。亡蹤。至或得意
之篇。則李王以下不敢當也。四編則衰矣。宇士新評

南郭送守秀緯序曰。子遷學濟南。自謂得之。此篇即
其擬者。然濟南潔而深。子遷蕪而淺。門牆猶遠。何論
堂室。蓋天才秀異。不苦結撰。故乏學少思。疎於事而
昧於字。其於李文。未能盡解。是以未得其法。至如自
運。亦多倭陋。雖然子遷猶可論。餘未可論也。台祖曰。
南郭天才流麗。其詩合作者。真足配古人。然其聲律
動失法度。是學力不足處。至文則大較婉佻浮而之
於實。雜而淺於法。雖譽焉一也。而實殊不稱。物茂卿
嘗序其初稿云。之日使子遷木鐸一方。詩之教庶幾
敝之一世哉。文亦然。然其慧而才敏也。故其巧與後

終或不能全閲之時出之。子遷乃無所不有。已可見。
雖茂卿之私其徒哉。以其不可為之諱掩也。
高蘭亭曰。余與南郭友者十數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其平生隨已所好。毀譽不拘。與物無競。頗類謝安為人。
又問南郭曰。先生詩以誰為準的。曰。余非必有所誦法焉。初年唯好讀杜詩。今而竊思之。雖拙劣。間得杜之髣髴者。蓋為此故也。
男惟恭。字原卿。才藻卓絶。有乃父風。惜哉病痘。而没。年僅十七。南郭識其墓。有詩名鍾情集。
南郭年既老。護苑名流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

益重。太宰德夫。藤東壁。松子允。縣次公。平子和。越君瑞。墓門之記。南郭皆撰之。
品川東海寺中少林院。南郭墓在焉。碑高二尺餘。廣厚一尺許。其正面。楷字刻南郭先生墓五字。左右後三面。不勒一字。每歲以忌辰六月二十一日。其徒集會於斯。各賦詩以弔之。自没寶暦乙卯。至今不絶。
服元雄。字仲英。小字多門。南郭義子。攝津人。
仲英。父某。為西宮祝人。嘗訴主祠貪汚。反為其爪翼所搆誣。竟放逐以流落死。臨死顧謂仲英曰。吾逢冤不能自雪。兒待時申狀。令鬼得歸父母國。仲英痛心刺骨。乃至江戶。籲天三鳴之　官。事始得辨。遂令父仍舊享祀於西宮祠中。
仲英得南郭指授。為儒雅士。已開門教人。未幾南郭丈夫子皆亡。有季女。仲英就贅。仲英本姓中西。於是冒服氏。其子孫至今世住南郭故宅。不墜家聲。是古人所希覯也。
仲英最善詩。而與南郭頗異途。餘熊耳跋踏海集論之。其略曰。蓋仲英於述作。欲別自出機軸。以為一家者耳。嘗曰。苟有得於我。雖家風所不必守也。我雖不肖。豈至步趨不能自施。徒從人周旋。以此為不墜家聲

乎。則其志可以觀矣。蓋仲英方館于郭翁。或有以難於為後者。故言及之也。爾余嘗過其房。於几上見有端明集。乃亦知其於文不必漢。於詩不必唐。將集衆美以成大者也。而退省其所為。文不必漢。未嘗不漢。詩不必唐。未嘗不唐。而二者雜諸宋。未嘗墮宋。則雖所不必守乎。而竟未得不以家風矣。

先哲叢談卷之六　終

先哲叢談卷之七

北總　原善公道著

藤煥圖。字東壁。小字仁右衛門。號東野。下野人。

東野本姓瀧田氏。幼為孤。乃來江戶。養於安藤氏。因冒其姓。又修為藤。初學於中野撝謙。已更師徂徠。憤激自奮。才氣大發。於是以儒仕柳澤侯。年二十九。罷官。侯猶優待輸粟云。徂徠始唱古文辭也。世之學者牽於舊聞。罕信之者。東野與縣周南早先諸子歸之。東野最得肯綮。徂徠終木鐸于海內。東野實贊翼之。

東野家屢空。嘗寄書徂徠借財。徂徠誤解違其歎。今撥

錄各書于左。東野書曰。向書舖齋天中記至。曰九日在邇。主人渴黃白之切。交金在節前。二圓三方而得易。若不能。請三圓二方而獲者。先在焉。不使渴此物久矣。唯圓而方焉者。猶之其渴也。先生其或能為僕損一朝之供。令免其渴否。九月吾不能矣。其至十月。必能了箕帳。伏冀方便。千祈萬祝。徂徠答書。以承求金。其言若周蝌斗時券契者。狀子幸不生天王家。天王則必書于春秋矣。子之所為求貸。蓋呂而不足。器而有餘。品乎品乎。是亦易易耳。書訖覺東方朔郭舍人所為隱者。聊供病牀之一玩耳。東野又書曰。所謂二天三地者。向既以蒙先生之諾。唯先生品其方者。乃僕又欲隨而圓之。未知能易易乎否。九十月之間。稟求在目。伏冀使握中王無佗人。是歸哉。則令人或稱僕智囊者。實在此物也。即雖毳毛哉。然亦尚先生六翮間之物也。力新甫。蠢有餘乎信。若蒙見附。亦等僕親受也。徂徠又答書曰。鄉所謂蝌斗時券帖者矣。予嘗誤謂方者三。足下則篆之矣。是予所併月俸之餘以優游卒歲者。何以能應足下之需哉。雖然。足下則曰九十月之交云爾。猶之外府哉。且也篆距蝌斗時為未遠也。吾過矣吾過矣。謹以團團者三。致諸左

右。

東野俊傑不羣。加之刻苦淬勵出於天性。其為文鉅藻。既魁藝苑。惜哉卒以劬悴致咯血疾沒。年僅三十七。世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之。嗚呼天少假之年。殆不可量也。

徂徠於東野。以才學優長。且及門之最先。愛重之。至疾終惜者甚。與其徒書。言及之。使讀者感動。舉一二於左。與富春山人曰。獨悲東壁以四月十三日死。渠三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之隕焉。記十年前。渠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不死。今遂嘔出心肝

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天圖書之府不可以久虛邪悲哉渠無子而孀煢煢乎無所歸焉渠親戚欲褫孀之橐而裸余輩力爭之廼免又欲塔葬其家諸友人銜匄以救之廼糾金買石而碑建之俾百歲後識其爲儒者墓焉渠生平所著不留其槀諸友人百方求之謄錄成卷者僅三焉且族其在遠者悉集而後梓之彙諸友人所爲碑志及哭詩祭文以附其後庶足以不朽渠已足下豈忘渠衷甲以送時事邪足下藏渠詩若丈則寫致之渠已散之魂庶亦來歸哉又與香國禪師曰渠平生不得其親戚之力惟不

佞是倚故當其疾與死不佞之百事皆廢是其所以久留不報師書之故也蓋昔者享師于草堂張樂乎東壁橫吹以倡之賦詩乎東壁戛磬以和之而師所賜金巨羅亦東壁能三酌以賞之今則亡矣哉又與下館侯曰十二日不佞往視則相顧曰歲在大淵獻吾歸東壁之期至也世心世肝既已嘔盡辭氣壯甚渠蓋記不佞所爲字說中語云爾不佞謂猶尚能戲且不死翼日訃至悲哉渠貧窶君侯所知君侯卿而翼之不佞諸人所知然不能免其貧以死負固士之常庸何傷乎以渠之才之學而假之以年豈不佞之所能及哉天貧之窶之又奪之年加以無後何其毒也不佞亦免祝予之嘆乎

東野沒後二十年遺稿三卷刻始成春臺序陳初本多侯將捐貲刊之而終不果事此序春臺文集所載者多二百七十八字皆剌侯也蓋侯將布字印爲一版乎徂徠呈侯書曰承活字頗成則東壁且不朽哉且之予無鎖豈容俾字有驕乎

宇士新與大潮禪師書曰夫元美世所推誰不睎者而庶幾者鮮矣獨吾物翁新意縱橫是大海紫瀾哉滕東壁長語或有庶幾焉近時僧大典以能文擅時名

每曰蘐園徒善文章者獨滕東壁

東野墓碑銘服南郭撰誌銘秋濤園撰墓在淺草茅原福壽院一小石碑勒銘序後刻同盟十有七人合貲立之

山縣孝孺字次公小字少助號周南周防人仕國侯

周南父長白字子成官長門職居師儒欲周南不墜家學攜至江戶托徂徠受業時周南年甫十九英特負才氣已學奉家庭通其大義及見徂徠孜孜更無他念學日益進是時徂徠業未大振而周南東野早登

其門。迭爲羽翼。是以及徂徠成大家。待二子者異羣
弟子云。
正德辛卯。朝鮮信使。途歷長州。館赤間關。周南乃奉君
命接對之。筆談唱酬。信使驚其雋才。雨伯陽嘗稱曰
海西無雙。徂徠書曰。夫雨生者。故不足以輕重足下。
雖然海西者芭筑以南而言之也。謂之無雙者。莫之
與京也。盛哉言乎。非足下未足以當之矣。吾始以爲
海內唯足下與東壁。而今而後又有雨生。
周南少南郭四歲。文章雖不及。亦自足不朽。然欲然不
自足。病中尚寄書南郭曰。今疾踰年不已。岌岌乎。傾

者必覆。憖不起矣。余於文辭無所喩。老兄所熟知也。
諸友門人欲梓而傳。拒而不允。數請數拒。於今數年
所矣。余死後必行其意。行其意必圖諸老兄。請勞足
下。爲我刪蕪除穢。略存繩墨。莫貽同社之詬。幸甚。
徂徠於古人。掊擊詆訶不遺餘力。其徒承襲口脗。浸失
厚道。獨周南溫良馴雅。其持論稍平。書吉齋漫錄後
曰。向者在東都。或有言者。仁齋先生倡學。本有帳中
之書。諸弟子輩不得與見。曰。吉齋漫錄。曰甕記。曰櫝
記。余甚不信。既而得見漫錄。其言鑿鑿有味。所謂理
氣性命。宋學謬誤舉既發揮。實先得我口之所嗜者
也。夫述而不作。君子之道。仁齋何有竊珠還櫝之陋。
苟是之迷。惡有其書一言不相援及。而自古處者乎
哉。顧其書既成後適見諸。或有不幸終身不得見者。
皆不可知也。以是刺乎仁齋誣矣。
蘐苑之徒。春臺獨以禮法自任。且其賦性之嚴。辨論之
勁。縱有所疑。其徒不敢議。而獨周南能忠告之。其書
曰。日者於子遷所。得見老兄鎌倉紀行。記載該博。文
辭豐縟。當今之時。麟之角哉。其中有可疑者。皇宋皇
某者。是何言也。老兄一代名儒。社中巨擘。世所矜式
言。則爲法。駟不及舌。弟嘗謂　大東超於宇宙者三

焉。開國以來一姓爲君。載籍所不記也。周有二分服
于人也。稱爲至德。今也有天下。而不去臣位。秦人壞
封建。刑名以治。堂堂中國。於今三千年。不能復復。當
今封建密於周人。而仁浹於海隅也。漢以來所不聞
焉。此三者實超于宇宙矣。名教存於吾輩。不得爲老
兄之不言。如何如何。
嘗師林祭酒。此事不見行狀及墓記。獨金華贈序詳之。
曰。長侯慕林子之學。而公侯之貴。出入有度。則不能
朝夕其家。躬親肄業。將使次公就弟子列受而傳之。
次公不肯。慨然嘆曰。物先生在矣。其唯成我也。奈何。

借人耰鉏。既而大穰。謂富在天。擲棄不顧于手。而人
各有所見也。苟其所見而爲乎。何其春春愛欲弗已。
狐裘而羔袖。不暇有害。無知所終薄。首鼠以爲龍斷
之望乎。即其執熱濯之。一朝而豹變。廉不絶。同盟焚
載書。更名佗師。青雲自致。人或謂無特操。側目而視
惡聲載道路。所不辭哉。若可其所可也。君命所不聽
也。涅而不緇。得正鷩斯已。或其負親而逃。遵海濱而
處。販築屠釣。不猶愈奴婢自侮跪起如子性。百役無
不是奉。嗟來而飽夏畦以安。沒身而無爲者乎。則謀
之物先生。先生曰。黎次公有亡君之國可也。而有父

母在。區區之節。潔已近名。如大義何已。君子豈以匹
夫匹婦之諒爲乎。有父母在。有亡君之國可也。夫公
愕然且懼且泣。遂奉君命云。
紫芝園漫筆曰。古人絶句。有入耳能令人成誦者。如宋
延清卬山。賀季真回鄉偶書。是也。物先生送君彝遊
函嶺曰。昨日晁郎採藥還。井郎今日又遊山。山中芝
草知長短。玉笥流雲可重攀。近日縣次公送子和之
參州曰。休唱陽關三疊詞。陽關三疊不勝悲。送君多
馬河邊柳。折自南枝至北枝。亦皆易成誦也。
平玄中。字子和。小字源右衛門。號金華。私謚文莊。
姓平野。修爲平氏。陸奥人。仕守山侯。
金華器宇偉然。才鋒出儕輩。學徂徠門。修辭。家素貧窶
不能聚書。架上惟有左傳禮記莊子通鑑。擇抄數卷
而已。其將屬文。必先覧之者數徧。而後下筆。
少曠達。侮弄一世。服官尚縱任不拘。侯家嘗布令曰。往
節見君者。宜用新衣。禁垢衣。而金華著其妻衣而出。
吏尤曰。所前布之令。要在敬君而已。然子男女同衣
裳。是何禮也。金華從容曰。薄祿小臣。家貧不能給新
衣。而今不可犯。幸荊婦有一衣稍華。以得免罪戾焉。
事聞于侯。即日加賜祿數石。

嘗與徂徠同泛墨多河。問曰。吉原倡家不知東耶。西耶。
徂徠指示東方曰。江上有長堤。名日本堤。所謂吉原
妓樓在其堤下也。金華笑曰。先生妄言。不惟文字上。
於地理亦能妄言。
金華有一妾一僕。妾名月小夜。僕名添之助。又愛貓爲
甚。其所畜蕃息至十八頭。
紫芝園漫筆載。一日余與平子和語及天文。子和曰。余
不識星。唯識北斗與明星而已。余曰。北斗信子識之
乎。其所謂明星者。果是太白耶。莫是以歲星爲明星
耶。子和笑曰。吾不識真明星也。

金華與書春臺。每自稱老。春臺以為非禮。數貽書責之。而金華不改。春臺書云。足下每與純書牘。自稱遐老。老尊稱也。故呼先生長者。曰老。禮也。若自稱曰老者。以齒高人倨傲之辭也。故與門人小子言。或時以之自稱耳。其於朋友。雖已年長於彼。然猶自稱曰弟。亦禮也。先賢所行可見矣。純雖不才。未委質於足下。且犬馬之年。亦在足下之先。足下與純言。不宜自稱曰老。於純尚可。若與他人如此。必將謂足下不知禮。純竊為足下恥也。又書云。抑足下以純為出無稽之言以欺足下乎。請復言之。禮。恒言不稱老。鄭康成以為廣敬。夫以不稱老為廣敬。則稱老為不敬可知矣。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然則古時大夫年未七十。且猶不得稱老。況其下乎。今足下未及始衰。而自稱曰老。豈不太早乎。純所見如此。是以有前書云。足下若以為不然。則盍答書以辯之。純雖不敏。將拜而受教。今足下不然。特致謝一聲而已。則其不見悦也明矣。純不知其罪。故茲復請。足下若曰我非仲尼之徒。何以禮法為。則非純所知也。

南郭送序曰。嘗相與登東山。亘望數十里。邑屋臺榭相屬。而子和臨之。飄然心已蔑視一世。乃顧謂余曰。寥寥乎無聞哉。使我頓生自愛之心。凡其大言自稱率此類也。

金華文章尤其所自負也。徂徠稱古狂簡吾無所裁。此徂徠寬大愛才。稱譽每過其實者也。宇士新痛斥金華之文。嘗著彈金華稿刪附名公四序評。後以印行。

金華好酒痛飲。徂徠送其之三河序曰。子和飲酒散眠深。慕伯倫青蓮之為人。紫芝園漫筆曰。何充善飲。劉惔常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予於平子和亦云。南郭記墓曰。飲酒忼慨。時或激烈至泣下。

鳴鳳卿。一名信遍。字帰徳。又字子陽。成島氏。成鳴倭讀同。故戲脩為鳴氏。稱道筑。號錦江。又號芙蓉道人。陸奥人。仕　大府。

錦江本姓平井氏。生于陸奥白河。幼來江戸。十七歳為成島道雪者嗣。性好學。悦徂徠之說。乃與其徒周旋。一時著稱。成島氏仕　大府。為坊主。錦江襲其職。元文二年。晋同朋之班。至其為人。則有南郭贈序。足以想其概。曰。帰徳朔北之産。為人弘毅。志尚節概。而又與倜儻慨廓之士相親善。雖俠少年居邑署者。皆有義氣若才能者。必撫而愛之。用以令盡其力。躬亦導

以奉公立志。聞人之善言。若見有奇策者。乃傾身引薦之。唯恐後。冀以供國家用也。前後由此有拔為良吏效績。婦德恒言。世之好學談玄。雖有餘何益乎。吾縣官之務乎。尚矣哉。古聖人之治。今豈猶以為不可行之者乎哉。誠有味其言也。故有奇策良吏之才者。聞之時試焉。施行頗有效云。是婦德餘事也。婦德既以自竭勤力。達矣。雖亦盛世所明試。非其忠誠奉公。何以至此乎。則士不可以不弘毅者乎。

錦江方享保間。侍講禮記明律。寵遇日厚。賜十三經二十一史。其餘恩準之書甚多。自作芙蓉樓記曰。辛亥之冬。余架一小樓於江上。顏之曰芙蓉。以為藏書之所。芙蓉名何取。取諸芙蓉當乎軒也。芙蓉相距實三百餘里矣。而坐挹三峰雪者。其高且秀也。樓何由起。蓋家有賜書千餘卷。恐辱。惟房側滆之地。此樓之所起云云。

錦江又善倭歌。傳自冷泉公。其集名曰蜜郁納捺蜜。言三代波也。蓋歷泉家三代點定。故以名云。屋木歌獨木。胼篤訥戰蹇曬戰葛及栗遇栗質葛判屋速謂郁遇蕿貮質訥葛蜜評曰。有涯人敬業。可護仰神祇。斯枯捺兒屋傜水兒篤吉結跌捺曬蘧篤木葛蜜曬傜葛斯兒蜜穀速

鴉斯結列。評曰。聞神與正直一任此身安。此二首嘗自書與信濃飯田人某。偶有為狐所憑者。三年不去。某乃誦斯歌。狐即去。此狐後又憑江戶本所石原商家之女。自陳太畏錦江歌。

元文二年。金輪寺住持宥衛。奉命立碑于飛鳥邱。錦江代撰文幷書。人往觀之者多。後搨裝作帖。傳為奇賞。遂轉歷櫻町天皇乙覽云。

相模酒匂川。歲漲流為患。官吏治之無功。田中丘隅。字喜古。武藏川崎人也。錦江嘗一見。即察其非常人。遂薦治。酒匂果底績。乃堤其東西。名曰文命。立碑以紀事。錦江代喜古作文。享保十四年。喜古沒。錦江又撰其墓記。

芙蓉樓集藏于家。未刊布。余嘗借覽之。卷帙頗為浩瀚。廣交時彥。錦江在職五十餘年。一日不闕。直見于傳。而餘暇撰著如此。常人所不及也。

復獲正卿書曰。老秀今茲七十有二歲。肉斤酒斗。步走如飛。此為寶曆十年春事。嗚呼老健之不足賴也。是歲九月十九日沒。友人入江南溟作傳。墓在江戶本所本法寺。

岡白駒。字千里。小字太仲。號龍洲。播磨人。仕蓮池

侯。

龍洲少時。自播磨徙攝津。以醫爲業。及徙京改業爲儒。晚年應蓮池侯徵。掌文教。其志在治經。頗善文章。又通小說俗語。名聲藉甚一時。蛻巖答書曰。足下關西古學。不待蘐園而興者。比時賢臭味自別。不問而知其不肯苟交也。又赤松國鸞與劉文翼書曰。平安之於文學。其由來尚矣。然以今觀之。不及東都之盛遠甚。乃足稱名下果無虛士者。唯岡千里一人。其他彭彭儦儦。要亦春秋無義戰。

龍洲嘗過書商。見新鐫春臺增註孔子家語。即以爲救

更作註以壓倒之。乃謂商曰。德夫其學固淺。今見此註。果多舛誤。吾嘗爲注解。將爲世鋟梓。已歸始秉筆作補註。

南郭所校刻蒙求。當時盛行于世。龍洲作箋注。乃欲以壓南郭也。故其例言恣詆訾南郭校本曰。舊本多誤謬。近歲刻本稱改正焉。而十纔一二耳。又曰。蒙求所纂。有出於正史之外者。如謝承後漢書。王隱晉書。其事多見世說劉義慶註。新刻本据世說註。删落舊本文。殊不知世說取風旨於片言隻語。故所引證亦撮其要。簡省其事。蒙求則事實詳爲主。李良所謂注下數演者。即是已。豈可删落哉。今仍舊本補之。以復其舊。又曰。新刻本考例云。文獻通考藝文部載蒙求三卷。按文獻通考無藝文部。經籍考小學部載蒙求。是目未睹其書。而杜撰引證。其所考亦可知已。

龍洲著書甚多。詩經毛傳補義。治詩者以爲便。近時緇溫卿稱之曰。就龍洲著述中爲尤善。孟子解。男子龍錄龍洲駁孟子之言爲序。又其解中。掊擊不遺餘力。此解而兼刺者也。左傳荀子史記世說四部觿。多謬妄臆說。世乃謂爲白駒失孫石栗。四音失觿。此譯孫石栗。俗謂過失爲失孫石栗。

龍洲性褊急。受其使令者。每將不堪。獨門人加島宗叔者。能得龍洲意。龍洲亦能折巳用宗叔言。是以家人動詣宗叔請焉。

吾祖過庭紀談曰。僧修其道。又爲詩文若書畫諸技藝書之。曰禪餘之暇爲其某事。是禪寂澄心。即禪也。其禪之外。以究經論爲餘。故禪餘之暇。禪與餘二者之暇也。京師一先生序釋大潮西濱餘稿曰。禪之餘暇深嗜斯文。此以禪餘之餘爲餘暇也。可發一噱。所謂一先生。謂龍洲也。

熙朝文苑載龍洲酬蘭皐君見寄詩二首。此外絕不覯

其詩。因衰出於此。曰。驅車向東路。東路遶且長。悲風
何蕭蕭。吹我衣裳。攬轡正徘徊。披衣登高岡。中原
有佳人。意思不凡常。鳴琴白雪飛。吹笙青雲翔。大雅
久不聞。逸響初飄揚。此會難再遇。離別天一方。遊子
懷佳人。何以慰我傷。恨恨長嘆息。車輪轉中腸。願得
雙羽翼。高飛在君傍。其二。扁舟曾乘興。五煒照秦城
沈醉黄金盡。狂歌白雪清。文章憐落魄。詞賦論豪英
海内誰畏友。中原堪數名。
日本詩史。於龍洲頗貶駁之。然亦表其豪爽不立人籬
下。似為具論。乃記於左。千里初在攝之西宮邑。以醫

為業。一旦投刀圭。而來于京師。專以儒行。是時京師
已有悦傳奇小説者。千里兼唱其説。都下翕然傳之。
其名躁于一時。千里於是不復作詩。人或乞詩。則辭
以不能。於是人人謂千里文而不詩。其實非也。余覽
千里在播攝時作。亦自當行。所以云爾者。有説也。千
里急於名。又好勝人。是時東都有服子遷。赤石有梁
景鸞。南紀有祇伯玉。詩名聞于海内。千里自量難與
此數子並馳。而世方勤復古業。左國史漢人人誦之。
託其訓詁亦足不朽。故發詩專意作諸觽。以網羅其
名。既而恐後人以文士觀已。則傳註詩書論孟。以崇

其名。然已急於名。又好勝人。故其所論説引證不精。
且以臆見勇斷疑義。或勦襲他人説。以為其著作。雖
取快於一時。難免識者指摘。余為千里深惜之云
餘承裕。字子綽。大内氏。小字忠大夫。號熊耳。陸奥
人。仕唐津侯。
熊耳生于陸奥三春熊耳村。自兒時嗜學。年十七。負笈
來江戸。就秋子帥問業。乃介子帥謁徂徠。既而到京
見東涯。遂赴長崎。留講業。是時始見李滄溟集。大喜
即自謄寫全部。日以讀誦焉。居十年。去復來江戸。教
授于浅艸。於是名聲藉甚。問奇者日踵其門。亡何名

為唐津侯文學。
熊耳於俗事。一切姓稱大内。至臨文則稱餘。自言其先
出自百濟明帝太子餘琳。故以餘為本姓。有祈雨齋
者。亦餘姓也。榊原玄輔記其墓曰。按馬韓國餘璋王。
太子琳聖。航海歸化。　推古天皇。館於周防多多良。
琳聖七世之孫曰正恒。賜姓多多良。號大内。其後子
孫遂以大内為氏。餘章王事。東涯秉燭談載之。其説
云。日本紀所謂餘豐璋。唐書曰扶餘豐。此璋其祖武
王名。扶餘百濟氏。今世以為百濟餘章王者誤矣。不
知稱餘姓者。未及攷之乎。將或修為餘乎。

熊耳慕徂徠之學尤工修古文辭時人以為當今之于鱗南郭屢稱曰熊耳於文章刻意于滄溟故殆肖之方今兼筆擬李者甚衆而皆不能及也

熊耳於南郭雖不取贄每承其誨督文章尤得南郭删潤而長進故其集中於南郭必推尊之以先生稱之

藤原明遠字深藏中村氏號蘭林又號盈進齋江戸人仕　大府

蘭林初稱玄春承父玄悦為醫官乃能修其業所著有醫方綱紀三卷博學莫所不窺延享四年正月十九日改醫擢儒員時年五十一益　國初以降自醫而

轉職蘭林一人云鳴歸德芙蓉樓集有賀蘭林為儒官序曰滕先生疇官方技起死肉骨聲振東方最喜經術文學一旦釋匙而歎曰士君子濟世矣翅艸根樹皮哉嗚呼軒岐邈矣扁倉古矣肘後載籍叔世滋博汎乎寡要若乃合同天人及知物之明安適施今之世乎生命亦大一失折肱則駟亦不及已矣已矣於是乎不復從事醫藥韜匵網藥籠乃上言請為儒官不報居數年入呂侍醫行經筵事雖則特恩非其志也丁卯春正月定降爵侍講束髮衣冠從事禮也於是乎先生之喜可知也

蘭林讀書極力掇抄其所著多積抄而為編者也然皆統紀有體裁若學山錄尤非常儒所及也識者稱為不愧唐土人

蘭林出於鳩巢門而博學精密世以為寒水青藍蘭林雖奉宋學者非如鳩巢之於宋說毫不容疑寛延元年韓使來聘蘭林與之筆語議朱子者甚多至彼曰足下之論毋乃為伊藤氏之所誤乎伊藤氏於貴邦可謂豪傑之士而於聖學工夫大有謬戾足下果知之乎其議朱子略曰朱子諸經傳註亦雖最窮精密無復餘蘊然或言違古訓義失古意者未必為無大

抵於性命道德之間失諸高遠者有矣是以僕於朱子之解亦不能無間然又曰僕竊謂凡讀古書須通其時之言辭蓋三代之書有三代之言辭氣象漢魏之書有漢魏之言辭氣象苟不知其所然則雖說得當或畔其言意者有矣今姑以歷史言之兩漢史所言與六朝史不同六朝史所言亦與唐宋史不同蓋言辭之道與時升降其有不一亦自然之勢也但宋儒每每以近言解古言以今意解古意是以非古意者或有之矣今以明德一事言之朱子於大學以心之虛靈不昧說之其意非不精妙雖然證諸古書似

無此例。夫明德一語。尚書易詩左傳等。每每言之。而皆以為聖人之道德光輝發越以施乎物者。而未嘗以心之妙用說之也。豈大學一書。惟別有此意乎。又更作宋儒說體論。讀朱註論。中庸論。以詰問韓使。其他學山錄。講習餘筆等。往往載宋儒有不可信者

蘭林一意耽學。間中更無世務。對不讀書者。則惟致寒暄耳。絕無他話。以故世謂為癡呆。

蘭林無終遺命。寄納其所藏書四十九部于足利學校。其意欲傳之永世以供後人之覽。其目如左。漢魏叢書。玉海。杜氏通典。明文翼運。吳臨川集。名山藏詳節。

唐文粹。皇朝類苑。自警編。餘冬序錄。呂氏春秋。後山叢談。東國史略。石林燕語。周禮訓雋。讀書管見。經籍會通。六經奧論。千百年眼。江關筆談。南島志。蝦夷志。東雅。唐律疏議。古今餘材抄。湖亭涉筆。異稱日本傳。周易翼傳。易翼傳。周易集解。皇王大紀。事纂。羅豫章集。學齋佔畢。鼠璞。大極圖述。唐國史補。大學衍義。間窗雜錄。寓意錄。群籍綜言。老學菴筆記。孫可之文錄。李習之文集。曲洧舊聞。創業起居註。書疑。考工記解。禹貢論。

蘭林墓在谷中玉林寺。小石碑。正面鐫題曰。蘭林藤原明遠之墓。左側曰。寶曆十一年辛巳九月三日。其所勒僅此而已。此蓋蘭林之遺意也。蘭林以墓石惟記其姓名生卒為足。如誌言行。謂為浮華事。其說見學山錄及講習餘筆。

宇鼎。字士新。小字三平。號明霞軒。本姓宇野。或為宇氏。平安人。

士新父安治。屬角倉與市司運漕。士新自少厭脫榮利。潛意載籍。始受章句于向井滄洲。名三省。字子魯。後無所師承。與弟士朗共發憤自奮。遂持海內文柄。其所著論語考。為最大有力。士新固不與時輩為伍。其學持精

究以曠世。於是杜門掃軌。切磋甚勤。釋大典書燈記曰。太田見良嘗謂宇先生曰。比歲儉米貴。吾與君等所尤病也。先生曰。吁。一掬之米。可以并日。而不餓。抑何所病。但米貴物從之。乃使油貴。是吾所獨病也。先生之志。於是乎可知已。

士新刻厲讀書。足不踰戶閾十有餘年。時人為之語曰。都下不見者有三焉。不見宇野三平。至市不見香川太沖治病。不見谷左中作文。

士新於李王善古文辭。然與徂徠南郭輩所作殊其趣。初得大潮禪師指授。其復田文懸書曰。僕始學文。嘗

就潮公而正焉。於今思之。其刪潤皆當。非若世儒不辨體。不論格。點金作鐵。變夏為夷者。大潮亦嘗稱士新文為得元美髓。夫大潮文既名海內。而近時又大典以能文聞一時。此二釋勿論。泰斗於緇林。求之搢紳者流。亦不易得也。而一則傳士新。一則受士新。

姓氏解二卷。綜理古今。考覈倭漢於姓氏一事。殆無餘蘊焉。而其卷首不題署作者名姓者。此士新深意。蓋傚古以國字書者也。（說詳于吾祖過庭紀談）然近時京師人。松本愼者。以近江宇鼎士新著七字。攙入舊版卷首。且作之序。附其修複姓為單姓。非是論。大失士新意。

為人後。承其姓。士新以為非。一日江村某至。此人冒他姓。問曰。大人先生之實父乎。不。士新毅然曰。吾家之父。不始有虛實。

士新撰上杉謙信傳。雖偶然。其立志創業。士新有賜歸之者。夫謙信生戰國之際。自少不御內。天資驍勇。兵勢大奮。將以撥保平以降之亂。更立霸業。而年四十九。功不成卒。然世皆知其力。不必減信長秀吉。士新生鞬橐之世。未嘗置妻妾。志厚氣邁。強學越人。將以統漢魏以來諸說。別立一家。而年四十八。志不酬歿。然世皆知其學不必讓仁齋徂徠。

士新於徂徠。著論語考。痛糾其繆誤。或至謂如是果孔子之罪人也。先王之罪人也。天下之罪人也。他作辨擊春秋說。作名公四序評。彈文章。春臺斥非曰。二平自負其才氣。而別立意見。以求勝徂徠。其果能勝徂徠則不知也。余恐三平之勝徂徠。適其所以自卑下也。士新駁徂徠者如此。然其實心醉徂徠。是以其沒也。作祭文哭詩。褒揚之。杉以成既以為過稱。士新與書曰。僕稱物子。未敢過其實。庸何病。物子所自負經術也。其文固未及濟南。余亦不謂過之。然經術文章相兼。彼亦有所未及。則不佞所稱。何過之有。又與秋

彥章書曰。夫物夫子者。實東方開闢一人。其在華夏亦難其比。而以陪臣居散職。何論華夏。即在國中不君實於兒童。不司馬於走卒。又未泰斗於學者。晩乃稍見仰。然倭人觀場。未有實知者。是與夫富士之降。其為不幸。豈余病之比哉。雖然。是何足論。是何足論。其所為發憤。乃矯藻挨天庭。所傳施不可測也。又答玄海上人書曰。謂洛諸山睿宕最秀。僕兄弟比之人則為諸山。又謂僕兄弟雖稱富士。唯睿可庶幾。而未到絶頂。僕之所志固不近小。而今之所得。辟諸登山。尚在其足。曾未到半。何論絶頂。而睿又非所願也。

若富士則非物先生莫能當吾輩以物先生故常稱之爾因所不敢期而亦非所願也

南郭答了願師書曰二子同難得之才也能耳送小野孟鉉序曰古學父子應　國家右文之化繼踵而起宇氏兄弟乘大業復古之運雁行而嘶跋扈一時以雪戰國五百年斯文之抑鬱則亦可謂一振也蓋人之好惡各異是非互識要可待公論耳原田東岳視士新者甚卑矣東岳筆疇曰徂徠東涯二先生匹也而徂徠在堂東涯在室南郭春臺二子匹也而南郭在戸春臺在門蘭嵎周南二子匹也而僭在廊廡下

金華士新二子匹也而僭窺門牆未能入宇氏最等劣者也筆疇又曰士新妄誇其酉洞博覽不自知其執拗撩撥欲建旗幟取勝於徂徠先生多引羣書著論語考然其說泛然無所適從矣華人於經爲傳注者古今甚多而如此者未嘗有之也其文大氐尺露潤舒暢故其所綴緝結構者所謂搏摭殺接是謬擬古文辭也豈不哀哉如明霞遺稿識者駁之則不及徂徠先生者遠甚

明霞遺稿載澤邨琴所墓銘敘野子賤以爲文辭不佳改撰附琴所刪稿書其後云先生之歿也門人前島當完等狀其遺事行以乞銘墓碑於平安宇先生後七年宇先生病且沒其文乃成遺命其門人片微猷淨寫以致諸當完所余受讀之銘辭流暢可誦至其敘文則蕪甚蓋以其臨終口授門人門人受而經紀之不能盡如其意故致此鹵莽耳今茲將木稿刪也同志之士欲附刻之乃相共議去其敘文但以銘之不可以孤行也節取其敘中數語以弁諸其端以具一篇之文云

吾先友天履仁爲人寡欲於世味泊如也惟以材不離索爲人間至樂而甚慕吾祖與宇氏兄弟其著書皆

自寫珍藏稱不容口論語考自里仁至雍也三卷上梓亦成履仁乎

宇鼎字士茹改字士朗小字兵介士新弟平安人

士朗與士新友愛篤至其學充實不相讓世稱平安二宇先生而年僅三十一先士新卒嗟乎天少假年其樹立當未可量士新序遺稿云余與子朗同學者十餘年而自顧所成曾未能如士朗士朗識才哉且余以疾故省思慮一精神不操觚者久之則其先余嗣嗣固宜而不宜先者之先獨何歟

嘗來江戸入蘐園之社與周南南郭金華輩相交無何

歸于京。徂徠有贈言贈于季子序是也。春臺斥非曰。兵介嘗遊東都從我徂徠先生學古文辭既歸平安而畔之。與其兄俱非徂徠。此言之過激、士朗不必然。其與大潮師書曰。夫物翁當世龍門四方之士踵其門者何限。而翁弗容。曰毋涸我為也。即容之。不再三往不獲見焉。即獲見亦不必得其提誨云。鑑之取謁翁方會客。炙笙輒呼鑑入。命之坐。而又命之食。遂令從二三子之後。博我約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鑑鄙人也。才性駑下。何以有此於翁也。則惟師之故。愛及屋烏耳。又與玄海師書曰。文豈易言哉。綜該古今。包羅

天地。然後為得也。今求其人。海內之大。而一物先生在焉。

林彥章丹丘詩話曰。絕句之義。迄無定義。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恐不足憑。吾友守士朗謂絕句者。謂一句一絕。律詩句句聯排。絕句不然。故絕句對律詩之稱耳。此說明白可據。古人未曾言及。

先哲叢談卷之七終

先哲叢談卷之八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秋山儀。字子羽。小字儀右衛門。號玉山。肥後人。仕國侯。

玉山世祿于本藩。秋山需菴者。爲玉山從父。以扁倉術亦受俸焉。玉山出爲之後。早習其技。又自少好學博窺羣籍。其所發明。宿學皆驚歎。於是侯命更養佗子嗣醫。使玉山壹爲儒學。乃來江戶。從祭酒林鳳岡先生。先生奇愛其才學。方講說日。已有疾病。則使玉山代。久之業大進。其歸于國也。執贄及門者踰千云。

寶曆乙亥。熊本新搆時習館。此玉山建議所興也。玉山乃爲之提學。揭學規十三則。爲後才教子弟。於是藩中斐然嚮化。復岩謙齋書曰。廟學之命新下。足以興菊池氏廢焉。是則不佞所以涓埃圖報我公矣。人復越子聰書曰。敝邑菊池氏時。蓋始建學。及至加藤氏也。荒廢不修。絃誦久熄。加藤氏亡國除。未幾我先公實享茅土之封。而入立焉。五世及今公。尊信儒教。再興學館。扁曰時習。臣儀蓋與有議焉。

紀平洲小語曰。肥後秋山儀子羽。與余親交十數年。會飲醉語。是非四應。未嘗一聞拒人之言。又曰。子羽外柔內剛。有親友作髑髏杯者。諸客皆擧。獨子羽不敢飲。作詩諷之。

登富士山者。修役小角法。以自六月朔至七月二十日爲登涉期。然玉山以七月二十一日登。是日天清・風和。獨擅覽勝。遂有富嶽記。其文朗暢人之所賞也。南郭嘗稱曰。天地有富嶽。乃始有此記。苟神而不文則已。羣玉之圃一題名山。萬古愈增顏色。若夫木華之神。則固當粲然啓玉齒爾。

一日與古伯彝飲。劉文翼所。玉山謂曰。余與伯彝同嗜酒也。而伯彝爲柳下惠。余則伯夷。蓋伯彝不問善否。

玉山非醇不飲。故有此言。

玉山以詩文已冠冕一時。又工作字。雖短章片墨。爲人所傳。赤松國鸞與三上宗順書曰。秋玉山詩一首。卽其所手書。詩固超乘。書亦不凡。遺以供淸玩。玉山海內一名家。僕嘗辱忘年交。今則亡矣。

玉山出於林門。交道甚廣。於蘐苑徒。與南郭仲英蘭亭鶴臺輩尤爲驩。南郭蘭亭之歿也。爲作詩數首而弔之。

青木敦書。字厚甫。小字文藏。號昆陽。武藏人。仕大府。

昆陽初處士也。其清才好學。早見知於大岡忠相。賜觀官庫書。乃以為草莽臣。得窺官書。自古未之有也。雖西土亦然矣。如皇甫謐自表借書一車。蓋以武帝之舊好故也。予自非大岡公之遇。惡能為此榮哉。元文己未。拜大府命。管典籍事。後屢奉旨到諸州。投梵刹民家。搜索其舊錄足以徵國家事者。而進呈之。其所著述。亦莫不上。延享甲子。舉紅葉山火番。尋改評定所儒者。終遷為書物奉行。

昆陽出伊藤東涯門。其學壹志有用。於經義文章不必究思。故若不類堀川之徒者。然非始有他師矣。山崎

氏社中劄記。雜話續錄載。青木文藏者學仲邨惕齋。後師淺見絅齋事。此同名異人。非昆陽也。

嘗歎曰。凡有罪非死刑者。遠放之島嶼。要在使其終天年耳。然諸島少五穀。常以海產木實給食。是以往往不能免餓死。豈不亦痛哉。即雖種藝之地。遇歲歉則民不能無菜色。意者百穀之外可以當穀者。莫如蕃著也。乃陳官求種子于薩摩。試種之官藥苑中。則極蕃衍。於是以國字著蕃藷考一卷。而演其培植之法。官鏤版併種子行下諸島及諸州。未數年無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逓餓者。實昆陽之惠及無窮矣。題其墓門之碑。曰甘藷先生之墓。有以哉。

嘗昆陽時。未有講和蘭之學者。昆陽獨以為於其說必有可收用者。而和蘭之字。蚊脚蝌行。未易通解。於是或之長崎質譯者。或博攷其書。遂粗獲了會。近日學漸闢。而皆不得不本昆陽云。大槻玄澤六物新志曰。和蘭學之一塗。草創於白石新井先生。中興於昆陽青木先生。休明於蘭化前野先生。隆盛於鷧齋杉田先生。故近時從事於斯者。皆莫不淵源於四先生焉。

昆陽博學洽聞。著書甚富。而其所鋟梓者。惟蕃薯考一

卷。餘皆藏于家。是以世未詳其所撰有何書也。青木一清者吾知之。即為昆陽後。因得遍見遺著。乃紀其目。經濟纂要前集十二卷。後集五卷。續集三卷。官職略記十三卷。刑法國字譯十二卷。昆陽漫錄六卷。續錄一卷。國家食貨略。國家金銀錢譜。答問小錄。奉使小錄。對客夜話。夜話小錄。一夕話。續一夕話。雜集。郡名考。和蘭勸酒哥解。和蘭櫻木一角說。長崎聞書。各一卷。和蘭文字略考三卷。和蘭話譯。草廬雜談。各二卷。續草廬雜談一卷。

奥田士亨。字嘉甫。小字宗四郎。號蘭汀。又號南山。

又號三角亭。伊勢人。仕津侯。

三角幼時。就表叔柰田蘋洲者學。蘋洲嘗謂曰。讀書宜師天下第一人。當今之世。京師伊藤原藏。即其人也。汝可往而學。於是即負笈遊東涯門。親炙十年。殆入其室。乃擢仕津侯。謹慎勤事。歷事四君。五十年未嘗有過。侯皆眷注甚渥。老年致仕。後時招見之。呼曰先生不名。

三角賦質謙讓。年七十七。恐及身後人之撰誌墓之文。於是建壽碣。自紀履歷。其銘曰。起于田間。升中廳直。何以得之。稽古之力。

年三十三。喪父。翌年訣東涯。爲絶酒肉。服心喪者。合四年。

亭之名三角。微俞退翁存虧盈之戒也。集中載亭記及詩。詩有人間交際重謙損。天道循環警滿虧之句。後偏好物之三角。自文房諸具。至百雜器。多製以三角云。

三角詩。其誦憶而益人者。食禁歌也。曰。天門赤豆勿食鯉。葱蒜鼈李惡雞子。兼葵酢李共畏蜜。無腸公子避梨柹。妊婦桑椹鯉膾卵。子薑發瘡生枝指。苦苣忌蟹鱔忌醋。魚膾用麥坙肚裏。胡桃麻姑鯽蕎麥葱麪鮎魚渾犯雉。鰻鱺鰍鱔忌川椒。楊梅與葱雀與李。筝鰕畏糖。鵝畏菌蕈。鴨與鼈休同鍋。魚目有睫腹丹字。烏足不伸是自死。鯽魚糖餅黄魚蕎。一犯永訣兎變獄。

醋鱔相犯。食經不載。而余見二人死者。以掲厨壁。

三角集。巾箱本五卷。合三冊。詩文略有諸體。而缺書牘。曰。尺牘之文。固不足志言事。似賣直答問嫌誇智。

三角集文二卷。每卷首題奥田士亨著。詩三卷。每卷首題掃水燕僊著。掃水燕僊。不知何謂也。而近聞其說。伊勢有櫛田川。三角居近之。因曰掃水。而奥田又燕士亨反僊。不其見署姓名者。抑有故。南郭始刻其集

初編也。入江南溟以爲古人集皆及死後人傳之也。至其身自鋟之梓。則可笑甚也。乃通書于三角。以辯之。三角答書和南溟。俱駁南郭。既而世生前鋟其詩文者漸多。人亦稱爲盛事。三角心美之。遂自刻其集。然恥前言。至詩集則用隱名。

高惟馨字子式。號蘭亭。又號東里。本姓高野。截爲高。江戸人。

蘭亭父勝春。號百里居士。以俳諧名于世。蘭亭幼從徂徠學。既了其大義。而十七爲瞽。從是壹潛心于詩。三百篇以下。漢魏六朝唐明大家之作。大氐暗誦之。其

所自賦。殆入佳境。遂與一時名士南郭輩。聲譽並馳。
紫芝園漫筆曰。胡元瑞詩藪云。唐人宋雍初無令譽。
及嬰瞽疾。詩名始彰。見雲溪友議。吾友高子式年十
七失明。厥後詩才漸高。豈造物之均耶。令人不兼有
其長也。抑造物之慈也。令人失於彼得於此也。
蘭亭生平。舉止盡俟相者。於是不為瞽者依依狀。嘗曰。
余明未喪時。不堪見盲人動摸索其左右也。豈今致
之乎。
世有蘭亭盲後書蹟。此世人彊求者也。天假仁蔵數張。
嘗曰。人之喜蘭亭書。徒供玩弄耳。余不忍使其蹟佗

日逢人媟黷也。遂皆瘞土中。
蘭亭詩。與人往復者。每屬藤華岡書之。故時人或謂華
岡為蘭亭之書佐。
吾祖少年在江戶時。與蘭亭親善。嘗謂祖曰。余覓婚媒
媼云。有二氏。一則多姿色。而拙女工。一則有才德而
貌甚醜。吁才色並茂。自古為難得焉。苟有一於此則
足矣。余何之為妻。祖曰。愛色者目見而後心悅之也。
未始有見則醜美何論。不如納其善刺繡以使理家
事也。蘭亭嘆曰。誠然誠然。非交以信孰能言之。然終
舍才德娶姿色。夫婦人雖不必責以德。而亦不可以

色為主也。蘭亭感焉。果六娶終無子。
蘭亭性善酒。而豪宕好奇。常與髑髏杯為飲伴。葛蹊聞
田次筆引百川塘雨筆記曰。蘭亭於鎌倉教恩寺得
平重衡與舞妓千壽為宴之杯。自此飲添興。尚且不
足焉。發大舘次郎墓。制髑髏杯以供玩弄。當其發墓
也。大雷雨。而不敢顧。遂行其意。翌年此日暴卒。此傳
聞妄言不佗叙也。葛蹊信之。以毀蘭亭甚誤矣。凡為
倭學者多厭儒者。一味慢罵。葛蹊亦不免焉。蘭亭病
者數月。終不起矣。非暴卒也。見山惟熊撰墓誌。余聞
鎌倉今現有大舘次郎墓。過者必就弔之。奈何其得

發之乎。秋玉山蘭亭友人也。有髑髏杯行詩。陳不知
為何人髑髏。乃弁序錄之。序曰。高子式山人。達士也。
置髑髏杯時時把玩。一死生。遺形骸。超然自適焉。少
年輩爭飲為豪舉。予獨戚頻不能飲。衆笑予未達。因
作髑髏杯行。自嘲兼為髑髏解嘲。詩曰。既非月支頭。
亦無知伯仇。山人好奇奇至骨。日盛美酒以髑髏。少
年爭飲誇豪舉。皆道山人達士流。座中一客宗子羽。
戚頻不飲心獨憂。試問髑髏汝何辜。驚駭甘夢不得
休。又問汝何物。奴耶隷耶將王侯。攢前搖頭供嬉笑。
若非俳儒必俳優。髑髏答言在世時。只記沈湎飲酒

池又記朝戴漉酒巾夕著白接羅有時興來稱草聖
脫帽何妨髮如絲一自蓬累歸山阿貴賤貧富不復
知我肉既飫烏鳶腹我髑髏偶爾匹鵂鶹我形不須司
命復我魂不要宋玉辭糟丘煙霞與我起知己誰如
山人奇山人日日摩我頂髑然何利天下為出離蓬
蒿厠綺靡子羽莫謾嘲支離我聞古酒人一棺徒載
身縱葬陶家土何異湘水濱涓滴不到劉伶冢南州
雖絜豈沾唇淵明臨終不得足畢卓了生不復晨古
來酒人孰如我宿習綿綿醉天真不管功名朽不朽
不論形神親不親未作阿梨七分破常添醁醽萬斛

春君不見無功日月終醉鄉鄉生意氣盡高陽中山
千日偏苦短百年三萬亦非長愁阮化為禍之父黃
公壚下暗悲傷笑殺人間北海守何如地下南面王
自誇唯我酣暢哉長夜濡首首作杯子羽頭顱聞此
語同口責子羽子羽汝為生頭顱彼為死頭顱生死
頭顱亦奚擇況勝子璋血摸糊蹙頞不飲一何愚汝
今不飲歲將去俛仰間與彼為伍

蘭亭故負勝情喜鎌倉山水奇麗歲一再與名人韻士
相追隨品題殆遍嘗結茅堂于圓覺寺傍名松濤館
以為遊息所曰吾死其即安此乎乃建壽碣松崎君

修撰記後三年卒于江戶門人輿櫬往營葬之

井通熙字叔小字嘉膳號蘭臺又號圖南姓井上
修為井氏江戶人仕備前侯

蘭臺之先周防大內氏族也七世祖某死逆臣陶晴賢
難其娶井上氏生了心了心冒母姓爾後世世治稱
之父通翁字玄播　大府醫員也有三男子伯玄存
襲職祿仲蚤夭叔則蘭臺也幼穎敏好學年十二元
日賦詩云天邊雲物改海上日華新先酌屠蘇酒趣
庭獻老親父異之期以他日盛名弱冠從天野曾原
名景胤學既而入林鳳岡之門享保中鳳岡奉　旨校

官庫書蘭臺與焉時未有蘭臺號而人以蘭臺乎
之遂以為號元文五年應辟備前侯任教授之職

蘭臺字叔而世以為子叔者自石筑波序山陽行錄稱
子叔也山陽行錄蘭臺所著

蘭臺閉戶讀書有客至則自答以不在客以為戲蘭臺
勵聲曰主人自答如此何僞之有讀書不輟

蘭臺不信伊洛學嘗作讀鳩巢室先生文非駁其固守
朱說且舉　國家不必依宋儒之證曰通熙竊以為
先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漢武好公羊宣帝不當立
穀梁其所遇之時異也　國初　官版諸書亦皆非

宋儒所著也。豈為盡取程朱之說哉。文敏公嘗侍經
筵。進講論語。廢某章。　神祖曰。讀不為否。如何。曰。臣愚
謂可問人。亦可不問焉乎。曰。然。非朱熹之解也。臣愚
以為若云國廢。則可問焉也。是孔子之私廢也。則重
人賤畜。其義當然矣。讀不為否者。固非朱註之意也。
對問之語。載在本集。當時經筵不盡依朱註。亦可見
矣。享保中。講官物先生。奉　朝命校古註疏。室先生
亦與焉。編成進呈。悉以鋟梓。頒布天下。七經孟子考
文是也。伏惟　朝廷之德意。先後各有所注。不必相
因也。然則諸家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豈可偏絶
哉。

蘭臺之學。有頗似徂徠者。澁井太室曰。蘭臺如告子。不
得于言。勿求于心。讀書會意答郁正舒書。陳其所見節錄
于左。曰。夫道者如大路然。瞽者往焉。聾者往焉。豈辨
究之哉。心性者非學問之所先也。是故六經不論之。
孔子亦所罕言也。思孟之書首唱。而後性道之說紛
紛競起。遂至宋儒而極矣。其弊也蹶然陷于大澤。又
曰。夫古之聖王。立道以使天下之人由之而行者。豈
如谿壑水涸。而可徒跣者乎。道猶溟渤之不可測也。
人性亦猶舟楫也。舟楫遵海而濟。則百萬之粟可運
而致焉。雖然乎海與舟楫。非一物也。人性守道而行。
則億兆之衆可教而用焉。雖然乎道與人性。非一物
也。又曰。熙幼孤貧。無師保之訓。雖然哉誦詩而知有
雅頌。讀書而知有堯舜。然後困學二十年如一日。益
信仲尼之道。何暇及宋儒滕物二家也哉。宋儒不知
聖人不足與言之。滕維楨自稱古學。不爭宋儒之喙
物茂卿作為二辨。又著論語徵庸學解。亦唯與二義
及定本發揮窶撰哉。有所緣飾而駁仁齋者。亦果是
耶非耶。熙之所未知也。

井上金峨受業于蘭臺。蘭臺友視之。不待以弟子。每謂
曰。子誠有才者也。自當成一家。勿立吾籬下以後人。
金峨後立自己見。而尚稱父執蘭臺先生。終身師事
焉。

嘗瘞齒于牛島牛女祠畔。立石表之。使金峨作記。東江
書丹。蘭臺沒後。東江以為字未工。乃易石改書。蓋初
以楷。後以八分。

蘭臺自少絶婬欲。其於婦人。無老少不欲交一語。訪人
所。雖方宴飲為歡時。婦女出則遽辭去。

蘭臺養戶口氏之子。為嗣。潛字仲龍。號四明。學博行修。
早有重名。今年八十七。矍鑠能談古。男觀。字賓王。亦

承儒職。有孫四人。長天祥、字徵民。次天覺、字先民。次天祐、字順民。次天爵、字錫民。皆善士也。蓋蘭臺德澤之所及云。

石川正恒、字伯卿、小字平兵衛、號麟洲、平安人。仕小倉侯。

麟洲自幼好學、負才氣。先輩皆期其有成。初從柳滄洲堀南湖學。比弱冠、其父拉來江戸。見某生。生即出修辭家所作艱澀文試之。麟洲一目輒成誦。生驚器重之。及壯、應小笠原侯徵、誘掖後進。其啓迪作興之功尤多。寶曆己卯、省父于京。會疾作、遂不起。時年五十有三。

麟洲嘗著辨道解蔽、彈剌徂徠學。其持論多中竅。門人增井彥敬亦以儒有名。同仕小倉、為教授。石增二先生文抄行于世。彥敬嘗修書吾祖、以求交。祖復書曰、盍石子逝後、獲其所著辨道解蔽者而讀之。亡論其與鄙見頗有異同。然其大要有大合於鄙衷者。乃潛然者久之曰、夫聖遠道湮、諸家紛然。晚生後學、匪無墻面。而能卓爾出羣、可以為後進之木鐸者、方今僅有石子輩而已。寔為斯人而長逝矣哉。

湯元禎、字之祥、小字新兵衛、號常山。姓湯淺、修為湯氏。備前人。世仕國侯。

常山父了傑、素好學。常山結髮受庭訓、知讀書。時其藩有曹子漢者。悅伊物之說。常山兄事之、勉學不倦。年二十四來江戸。是時取贄南郭、專修古文辭。無幾還鄉。後八年復來江戸。與春臺及蘭臺觀海諸名人結交。一時嘖嘖有與稱云。

寬延庚午、奉侯命赴讃之丸龜。海上風濤驟起、舟將覆沒。衆皆無生色。常山神色自若。朗吟曰、南溟奉使使臣槎。直破長風萬里波。忽值怒濤似奔馬。起提雄劍叱黿鼉。其豪氣如此。

常山為人方正特立。忘身徇國。數歷要職。其所為賑貧救窮、詰愚舉滯、或使訟者自耻無言、或焚契券以施覆衆人。然危言刺譏、無所避。終乃被貶黜。從是杜門謝客、著書自娛。答松崎子允書曰、禎也豈敢砥厲廉隅、鼓簧名聲乎。亦唯非公事、未嘗至於權貴之門。十有七年一日。其所自信是已。又復觀海書曰、禎也行之性、狂愚悻直、不識擇微。危言無所忌。亦且抑強植弱。當路所惡。以此數事、當衆口鑠金之日、其及也宜矣。幸賴寡君仁恕、特從末減、使明善襲祿、補黑衣之缺。執人臣之事。君恩不可不知也。

常山恒好武。其文集紀古名將事者極多。著常山紀談。亦紀戰國死義伏節忠臣勇者之迹。或考覈異傳雜說。此皆出于好武之心也。每戒子弟曰。苟為武士者。寧廢文事。勿廢武事。

常山與大府代官野口直方小字辰之助友善。直方嘗任備中倉敷。及其去而赴江戶也。侯令常山送之於郊外。常山携男子誠而送。謂曰。元禎今日欲送君。有公事不果。故使兒代焉。直方曰。異哉言也。先生已辱自臨。常山曰。今日送君者。寡君所命。非私送也。余則使兒代送耳。

井四明撰行狀曰。先生壯歲喪父。哀毀過禮。衰以為襯三年不脫。每旦往拜其墓。慟哭而歸。二十五月而止。喪母亦若斯。值其忌日。必薦所嗜者。告以生日之語。哭泣失聲而已。

瀧長愷。字彌八。號鶴臺。長門人。仕本府。

鶴臺本姓引頭氏。為後於瀧。遂蒙其姓。自幼英邁好學。其居鄉。從周南承徂徠之說。後來江戶。時徂徠沒已三年。乃遊南郭門。南郭異其才。不視以弟子。既而去到京。又之長崎。莫所往而不重其才學。再來江戶。則名聲大起。從遊甚多。寶曆癸未。韓使來聘。於是奉君命歸鄉接伴之。韓使嘆其學該博有力云。

紀平洲小語曰。長門瀧長愷彌八在鄉飲于一權貴。酒酣問曰。凡為治和漢孰難易。彌八曰。漢難和易。曰何也。曰彼使不學之人居政職則必恥受其制。我雖不學之人爾居政職而下亦不恥受其制。所以彼難我易也。合坐失色。其人以告君。君曰。諷刺公等。唯是此老。又曰。彌八豪邁不能屈。物然與聞善言美行淚必交睫。

鶴臺旁博窺釋氏書。殆極其說。行狀曰。最精佛學。其在海北。傾佛藏究其旨。藩宿僧無隱無學輩皆極推服。

其他緇徒不得其說。則有就而質焉者。又無隱禪師雜華集載謝瀧彌八來訪詩。引曰。瀧生。寬天下奇才也。無論其深達儒術言語。兼釋傍精吾佛學。以故與余為方外寡二之交者。可見平生贈答而事尤詳於此集序文。爰偶辱其來訪臨別賦此詩以謝。兼寄和子華。詩曰。遲日青山黃鳥啼。堪歡陶令訪幽棲。城中靈運若相問。為道送君過虎溪。

雜華集又載瀧生能書其嗜羲之筆法者。與余同癖。因為此詩相嘉尚。詩曰。相逢文雅友。把臂意何親。逸少墨池月。千里照兩人。鶴臺與南塘先生書曰。本邦之

書。自尊圓王以娍媚脆弱而成一家。後世書家無不被其毒者也。至畫亦然。自狩野氏以浮靡輕佻投世俗之好。擅譽當時。吠聲逐臭之徒。靡然嚮風。觀此鶴臺於書畫亦可謂有識矣。春臺嘗稱為西海第一之才子。非虛聲讚揚也。

又兼好軒岐術。交山脇玄飛。香川太冲。吉益周助輩。喜所謂古醫方。不屑宋明後之說。其已劇屢有效云。與奈大夏書曰。不佞在斯勿論乞詩乞書乞講邀飲者。乞診者亦履恒盈戶。不勝其煩。而亦足以消閒曠也。又與秦貞父書曰。不佞近狀無可聞者。醫事頗劇。不

堪其煩。雖然疾夫世醫趨利不攻其術。巧言飾拙。斃人於非命。不仁甚矣。是以黽勉從事。亦唯乘輿濟人之類。祇足以取誹笑也。

宇惠。字子迪。小字惠助。號灊水。本姓宇佐美。脩為宇。南總人。仕出雲侯。

灊水生于南總夷灊郡。郡有川曰夷灊川。居近之。因號灊水。父習翁好學有志。灊水年十七。父命來江戶。師事徂徠。乃在其塾者僅三年。徂徠沒。未全得徂徠之旨。則留與社友相劘切。居六年。攜板美中歸鄉。即以美中為食客。日資切劘。久之學大進。再來江戶。住芝三島街。開門授徒。晚以儒顯。仕出雲侯。與聞其政。有勞勤云。

灊水家世居南總。以豪富聞。熊耳壽灊水父頌曰。翁本大姓。系乎藤氏。先著北越武功。是以子孫綿綿稱宇佐美。中葉雖微不至絕祀。自來爰居數世于此。服農及賈。家以富起。雖多豪宗。曾莫共比。翁繼其業。益以不貲。鳴鐘食鼎。幾乎千指。聚斯散之。亦唯是理。賑及鄉鄰。多恃湘錡。上下略

灊水篤信徂徠。畢力校刻其遺著。雖高足弟子。所不及也。如四家雋。古文矩。文變考。絕句解。絕句解拾遺。南

留別志。校刻皆成灊水手。其所自著。辨道考。辨名考。絕句解考證。絕句解拾遺考證。亦皆以領會徂徠意為主。

灊水莊重嚴毅。師道卓然。有列侯請教者。則先書待已之儀致之。而後往。井金峨匡正錄曰。近世諸老應諸侯之招。豫期之禮待。有曰苟不如是則我不敢見者。夫不見則已。唯見而禮不至。亦可以去之耳。惡有先為之極。而後往者乎。金峨此言於義不為乖也。雖然世之學道而苟合取容者。觀於灊水。可無慚乎。

灊水以經義為任。頗有春臺之風。熊耳長技在文章。殆

追南郭而交相善態耳謂為久要有兄弟之誼
灊水有一男以多病不堪家學故養片山兼山為子兼
山不喜徂徠說是以不得終承歡而出於是以姪德
修字子業為後

武欽繇字聖謨號梅龍初名維嶽字峻卿中名亮
字士明私謚文靖美濃人

梅龍本姓武田氏其先處三河篠田村故世世以篠田
為氏梅龍初襲稱之明霞遺稿中稱篠士明者是也
後維復本亦省田為單姓少年師伊藤東涯東涯為
作維嶽字峻卿說以勗之而年二十一東涯下世乃

有祭文於是從宇士新居十年士新亦異世乃有哭
詩此時學既大成終召為妙法院親王侍讀

梅龍非特通藝文兼名于武事其憶昔歌東山年少抱
雄圖學弓走馬讀孫吳腰間龍劍金轆轤脾睨青雲
常烏呼飜然折節改前途自見當年君子儒又宇士
新有贈詩云閉關憐我久說劍愛君深又墓碣記云
少時習武技講明孫吳之書居常曰絳灌無文隨陸
無武不可稱全士也

赤松國鸞出於同門其學亦領袖一時而甚重梅龍其
與梅龍書曰鴻少時游平安從宇先生歲餘藩命有
限未盡請益而歸無何先生逝矣乃後數歲以藩命
之東武道過平安即訪林生相與謁先生墓感泣不
能已也林生乃謂不佞子何不一見武兄而定交也
其人才學富贍且奉宇先生教有年矣鴻不佞遂介
林生見足下焉則不唯典刑之存其言之似夫子使
人感喜交併矣

家祖原瑜字公瑤小字三右衛門號雙桂又號尚
菴平安人仕唐津侯侯後封古河
祖之父曰光茂小字三右衛門甲斐武田機山公之將
原虎胤美濃守六世之孫也住平安不仕娶原芸菴女

芸菴居平安其子亦襲稱芸菴居江戶共以醫名以享保三年十月十三日
生祖祖生而疑雋異於羣兒十歲受章句于伊藤東
涯漸長耆學如飢渴口誦手錄晝夜不廢父母內奇
之而過慮其或得疾謂曰下帷發憤成人之事兒今
童年惟學無間斷可也祖曰蚤起尋思文字覺心下
鬆爽稍晏則頭岑岑心裏不甚安人或曰其先美濃
守以驍勇著此子他日亦有以文事大過人
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服闋之大坂既而來江戶依舅
氏原芸菴與青厚甫高子式呂玄丈輩住還論文居
三歲念母不已乃赴大坂母尋病沒治喪哀痛遂復

歸京。

祖兼善醫。其居京。遠近來請治者。屨恒滿戶外。時土井侯召良醫。祖幡然應聘。而起山脇東洋來。謂曰。請勿就辟。君學富量深。它日必當遇三顧之人。以竟其用矣。如醫術於他人可稱。於君乃末技耳。以末技屈仕僻遠之藩。甚惜之。祖曰。於乎如子之所言者。宇宙有幾哉。吾烏敢當之。且已應其召。義不可辭也。遂適唐津。閱十八年。歸遊于京。途遇東洋。東洋握祖手。嘆曰。使平平庸器皆列貴顯。而海內名士屏處僻遠。信有命哉。

在唐津日。掘地遇髑髏。其夕月明。見窓紙有女子影。出視則無。家人大怖。祖讀書自如。頃笑謂先子曰時年十三。曰。是狐狸之所為。兒將弓射之。於是女影自滅。

嘗遊芳野。賞櫻花。耽戀三日。不能去。遂折一枝携去。後制為杖。終身手之。其所常帶二劒柄飾。以金彫畫櫻花。亦表其不能忘也。

家畜二馬。一名蓬萊。一名瑤池。蓬萊仙臺產。駿駬異常。初其侯出重價求購。而蹄嚙不可近。遂鬻之於是兒于鹽車。又奪其飼秣。祖聞之曰。惜哉。不展其能。而暴戾自縱。此御之者。惟由不得其術耳。因復買之數金。乃使一食盡一石粟。則雄姿如龍。然其亂氣亦如初。諸善騎者各施其術。而不得御。祖獨捉其駿躍而上之。則不假鞭筴之威。能安其訓。進退周旋。無不如意。有詩云。驕氣龍鍾村客家。三年虞坂苦鹽車。一朝忽獲英雄駕。飛電風生捲白沙。

祖奮然以究道治經為志。於漢儒以來諸說。無所不窺。久之以為。咸不得聖人之旨。遂立自己見。以論孟為根據。細講道德性命。嘗著一書。名曰洙泗徵響。謂是一可以庶幾百世俟聖人而不惑矣。其大意詳于復增彥敬書中。書既載雙桂集。故不復贅。夫漢唐訓詁之學。於道無所得。至宋其所說大變。而大行。然亦非聖

人之旨。此邦元寬以來。學者亦皆從宋儒。及伊藤仁齋始排之。物徂徠亦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然其說。去聖人之學者益遠矣。當祖之時。學者非朱即物。非物即藤。於是慨然作非朱詰物疑藤三種。與洙泗徵響將併以鏤梓。而天早奪年。使大業不終。可深惜哉。

祖曰。宋儒聖學演義也。陳志云。王允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又云。董卓使呂布守中閤。而布私與侍婢情通。布不自安。遂刺殺卓。而演義潫之。以貂蟬連環計

猶宋儒以易有窮理二字添許多格物致知説形氣章添許多體用理氣樂記天理人欲添許多本然氣質畢竟以聖人未嘗言之説敷衍之此宋學不猶演義三國志乎

又曰宋儒精體粗用物氏知用不知體均之其失一耳雖然寧為宋儒不為物氏

又曰徂徠毎謂宋儒説佛氏所謂徧一切法界若論佛異同則徂徠説豈非佛氏自捨身信他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説轉化來乎

又曰徂徠學猶演劇扮聖人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此孟子有為言之而徂徠恒引徵其學果不問其心與德何如則類大友真鳥執拜之為真天子（真鳥果與僭號未樊天兵乎之雙桂集卷六論先儒條可併見）

藩中一士人有南條其者從稻葉迂齋學嘗視祖復增彦敬書中凡人之有生仁義禮智其他百德皆性之所具焉雖則所具焉也猶是徴矣之語不領其旨因祖門人古舘尚淳恩田大雅問之祖叩兩端竭之而彼猶守朱説問答反復及數十條古舘恩田二子筆記其語名聖學辨談錄亦足窺吾家學大旨他日予將刊布

自年二十八去京至五十來汲于江戸僦居唐津古河中間合二十三年是以交道不甚廣則世未有實知祖者尚且稱之者伊藤原藏謂幼學其門時為後進領袖伊藤才藏曰幼而穎敏嗜學早有神童之稱及長博學能文不為名動不為利謀青厚甫曰有良史之才菲彦章曰海西東轍迹巡等羣儒建大議考古聖不謬倫命世傑先覺民又曰其紀事方之武事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律度僧大潮曰今士林操觚諸子將尸而祝之又曰其送吾序似讀昭明文選諸賦宏麗雄渾可誦也先達有言未文則材取

諸文選余於原文亦云服仲英初見劇談半日退而歎曰至如雙桂先生則文藝能事畢矣

祖之大舅芸菴為人廓達奇偉以良醫振一世毎謂人曰世稱吾甥公瑶為大儒余以為腐儒古河老小杉元卿嘗至江戸聞之曰渠無阿其族則可矣至其譏謗之則可不見以詰問乎明日芸菴至元卿盛氣相詰曰余聞吾子毎以腐儒呼吾師雙桂先生敢問有説否曰君未知之乎夫古之大儒必貧困守陋闇然公瑶家資頗富是余所以目以腐儒也元卿抵掌大笑益以其腐富音近也

祖年十五出京十九而歸是歲東涯歿矣此受其提誨實屬幼時後為一家說與伊藤氏迥異而作疑藤不繊辨之者不忍背舊師也

祖好音律在古河日邀日光樂師上松是雙者學笙盡其道祖所常玩之笙名海棠益畫以海棠故名焉先子善横笛門人占舘尚淳善箏築時合奏以為娛柴栗山嘗自京師將往佐野路過古河携琴來謁為彈一曲

嘗扈君侯至長崎侯過客舘乃使祖接清商祖妙通象胥或吟詩餘唱小曲西人咸咋舌侯大喜侯又至福

濟寺寺主支那僧也其所藏書畫數十品出示侯亦使祖鑒之其工拙真偽皆能辨別或彼不能讀者一覽輙讀之侯亦大喜歸藩之後賞賚之

祖有丈夫子三人長諱良胤字朴伯號一菴幼穎敏篤志於家學而先祖七年卒以寶暦庚辰六月七日年僅十有九祖記其墓曰為人嚴毅雖遊朋羣居之時未嘗及聲色財利之事踰嘗謂行且長成其衆之託吾其無憂焉如何不幸未冠而夭又及去唐律別墓詩云寂寞空山一片碑趨庭憐爾學詩時西窓賜歸猶如見淚滴丘前慕樹枝次諱恭胤字敬仲即吾先子也次諱光寛四歲夭

明和丁亥秋八月携先子遊江戸是時都下人士聞祖名來求謁者如林而多謝絶之九月病疫原芸菴松本尚齋措劑無驗至閏九月四日竟不起年僅半百先子及門人相議定宅兆于江戸城北諏訪山子院洞泉寺以禮葬焉後建石勒銘序介彦章撰

吾母土井侯臣秋田重信女也年十六歸先子居一年祖病沒先子服除襲就仕亡何以病致仕不允猶乞不止以是獲罪禁錮両年終削籍當初其乞辭也母省父母父母謂母曰為汝擇壻時以為原氏之子有

才行又言其祿則二百石也是以妻之豈謂及嗣世祿減其半然猶可以無飢矣至其辭仕則不自揆其量也夫士無恒祿何以衣食其轉死溝壑計日可待也汝與配如此者永歷患難不如更適以得良匹也母潸然零涕曰嗚呼大人何出此言妾聞女子常理不踐二庭又聞先舅之時語古烈女其見稱述者或嘗苦或致死以不易其操今也夫不去妾妾奈何自求去且有祿而配無祿則離不義莫大焉假令再醮以身纒錦繡口飽粱肉豈所願哉父母不能奪之然猶垂髮時時勸睽離不置而母堅操不回遂從先子

其事先子也儼有孟光之風至先子終世二十八年
如一日矣又其侍姑也孝養備至其始來江戶僑居
市中時比鄰相謂曰新來人姑與婦恩情篤務此必
夫贅壻而妻與母則眞母子也不然則爲相盡心者
何得如斯乎此言可以想其平生矣初從先子將辭
古河也號泣籲天曰請蚤奪妾命勿使父母永憂同
其世而再會無期也若不得之則使歲一再必見父
母雖去藩猶不去者既而來江戶先子入　大府仕
籍從此後得數見父母於是父母自悔前言云善亦
數出入其邸辱謁侯及世子所著賢相野史以候許

我志三卷及所校刻雙桂集六卷皆上之褒稱拜賜
足以酬母夙志矣善不肖幼不好讀書其受句讀于
先子膝下時日蒙督責猶怠惰不警弱冠始覺不可
不學則先子見背矣自此母寡居善治家事使余一
從事于鉛槧至今雖無有一所得而猶未墜箕裘亦
母之賜也母不奉佛未嘗掌珠串誦佛號嘗曰雙桂
先生儒宗也其子敬仲先生亦儒也其子公道亦復
非俗士爲之婦爲妻爲母奈何信彼天堂地獄之說
聞者謂爲女中之丈夫今茲文化丙子年六十六歲
健食無恙嗚呼其節義雖出於天性亦得無由祖及

先子之教化而然乎因併及之

先哲叢談卷之八終

玉巖堂頒行刊製本書目

江戸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 迪彝編　水府御蔵版　正志會澤先生著　全一冊
- 草偃和言　同上　全一冊
- 皇朝史略　青山延于先生著　全十五冊
- 國史纂論　長門明倫館蔵版　太華山縣先生著　全十冊
  此書ハ宋ノ范太史唐鑑ノ體ニ倣ヒ　皇朝上神武天皇ヨリ下慶長ノ初ニ至ルマデノ治亂盛衰ノ理人物政事ノ迹ヲ載セ條ゴトニ古今諸儒ノ論ヲ纂メ間自己ノ見ル所ヲ附シ議論精覈國史ヲ讀ム者ノ心目ヲ開發シ古今未曾有ノ著述ナリ故ニ　皇朝ニ生レ史學ニ志アルモノハ必ス此書ヲ熟讀セズンハアルヘカラズ
- 山陵志　水府御蔵板　蒲生君藏先生著　全一冊
- 常陸風土記　水府御蔵板　松窩西野先生校　全一冊
  此書數本をもて校正し且その注をも合せて標注を加へられたる書なれば有がたき書なり
- 讀史餘論　白石新井先生著　全十二冊
- 陸宣公奏議　長門明倫館蔵板　全八冊
- 唐詩別裁　同上
- 明詩別裁　同上　全十二冊
- 清詩別裁　同上
- 民政要編　同上　太華山縣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周禮司徒ノ官鄉遂ノ官等民政ニ切要ナル諸職本文ヲ擧テ是ヲ和解シ聖人民ヲ治メ給ヘル精意且其法制周密ニシテ備ラザル所ナキヲ知ラシム
- 英國志　長門温知社蔵板　英國慕維廉著　全八冊
- 經世文編抄　勢州有造館蔵板　全三十冊
  清賀長齡原輯　拙堂先生評閲
  本書文編ハ巻帙浩大ニシテ輙ク上木シ難シ是ヲ購ヒ求ルモ容易ナラズ今此抄本ハ簡約ニシテ最モ政典制度ニ關係シテ裨益アルベキ者悉ク之ヲ擧ゲ又諸編ノ末ニ一二評語ヲ下セリ徒ニ文人筆舌ノ用ニ供スルニ非ズ學士各一部ヲ座右ニ置キ是ヲ清朝ノ小通典小通考ト見テ可ナリ

- 資治通鑑正編　宋司馬温公編集　勢州有造館蔵版　全百四十七冊
  - 第一帙　自序表目録　至漢紀二十
  - 第二帙　自漢紀二十一　至漢紀五十
  - 第三帙　自漢紀五十一　至晉紀一
  - 第四帙　自晉紀二　至晉紀四十
  - 第五帙　自宋紀一　至梁紀四
  - 第六帙　自梁紀五　至隋紀二
  - 第七帙　自隋紀三　至唐紀二十四
  - 第八帙　自唐紀二十五　至唐紀五十四
  - 第九帙　自唐紀五十五　至後梁紀三
  - 第十帙　自後梁紀四　至後周紀五
- 宋元通鑑　明薛應旂編集　全四十八冊
  - 第一帙　自序表目録　至宋紀卅二
  - 第二帙　自宋紀三十三　至宋紀六十九
  - 第三帙　自宋紀七十　至宋紀百十二
  - 第四帙　自宋紀百十三　至元紀百五十七
- 荀子箋釋　平戸維新館蔵版　朝川善庵先生校閲　全八冊
- 孝經考　正志會澤先生著　全一冊
- 品字箋
- 縮臨論語集解　勢州有造館蔵板　全二冊
- 孝經發揮　同上　東陽津阪先生著　全一冊
- 讀禮肆考　同上　敬所猪飼先生著　全二冊
- 三書管窺　同上　同上　全二冊
- 聽訟彙按　同上　東陽津阪先生著　全三冊
- 杜律詳解　同上　同上　全三冊
- 夜航詩話　東陽津阪先生著　全六冊
- 同　餘話　同上　全二冊
- 月瀬記勝　拙堂齋藤先生著　全二冊
- 高青邱詩醇　同上　全四冊
- 五體便覧　勿齋井野先生著　全一冊
- 譯準笑話　全一冊
- 頭字韻　清余春亭著　全四冊
- 大日本輿地全圖　銅板　全一面
- 清名家題林　全一冊

一

- 集古法帖　勢州有造館蔵板　全八帖
  - 第一帖　醍醐天皇御書　村上天皇御書　嵯峨天皇御書　後宇多天皇御書　光明后佛足石碑
  - 第二帖　空海行書　僧正遍昭書　舎人親王藥師寺塔露盤銘　恵美押勝楷書
  - 第三帖　橘逸勢書　菅神君楷書　藤佐理書　藤行成書
  - 第四帖　小野道風書
  - 第五帖　法隆寺藥師佛背銘　宇治橋斷碑　元明陵碑　多賀城碑　藤敏行神護寺鐘銘　南圓堂銅燈臺銘
  - 第六帖　空海草書　小野道風書　藤行成書　藤佐理書
  - 第七帖　醍醐天皇御書　大宰府勅書　叡光座主戒牒關本　釋迦像光背銘　藤道長書　叡山上雲書　叡中將書
  - 第八帖　弘法大師書
- 嚴氏詩緝　宋嚴粲輯　姫路仁壽館蔵板　全十八冊
  此書ハ呂東莱ノ讀詩記ヲ以テ主トシ諸説ヲ雜采シテ之ヲ發明セリ舊説ノ安カラザル者ハ斷ズルニ己ガ意ヲ以テ深ク詩人ノ本意ヲ得タリ音訓名物等ニ至テハ考證尤精核ナリ詩ヲ讀モノ此書ニ據ラズンハ其蘊ヲ發スルコト能ハス
- 周易正文　兼山片山先生點　全二冊
- 周禮正文　同上　全三冊
- 禮記正文　同上　全五冊
- 合刻四書　孝經　學記　大學　中庸　全一冊
- 孟子正文　兼山片山先生點　全三冊
- 大學原解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 中庸原解　同上　全三冊
  先生經學ニ大功アルハ天下ノ驚服スル所ナリ其經解數十部アリテ此書ハ其一ナリ古今諸家ノ紕繆ヲ訂シテ先聖ノ秘蘊ヲ發明ス學庸注解ノ書多シト云ヘトモ此書ノ如キノ精確ナルハナシ學者ノ最モ貴重スベキ書ナリ
- 大學原本釋義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 及門遺範　正志會澤先生著　全一冊
- 豈好辯　同上　全一冊
- 下學邇言　同上　全七冊
- 紀元通略　簡堂羽倉先生著　全一冊
  和漢正閏及ヒ盜賊男寵ノ年號ヲ四韻ニワケ改元ノ干支并年數ヲ載タル故古書畫ナドノ攷證ニ最必用ノ書ナリ
- 南汎録　同上　全一冊
  先生南行ノ日記ニテ八丈其外島々ノ風俗山水禽獸草木等マテ一々眼前ニ見ルカ如ク尋常南島諸記ヨリハ紙數少ニシテ事ノ委キハ百倍シタル好書ナリ
- 從吾所好　同上　全二冊
  栗山拙齋二洲茶山杏坪棣堂山陽淡窓八家ノ詩中ヨリ尤發明アル詩ヲ選ヒタレハ是ヲ讀ム人自ラ妙悟アルベシ
- 資治通鑑評　同上　全一冊
- 讀史剳記同補　同上　全四冊
- 史肝甲集乙集　同上　全四冊
- 三律撮要　同上　全二冊
- 西上記　同上　全一冊
- 粮生録　同上　全一冊
- 傳疑小史　履軒中井先生著　全一冊
- 論語考二編　宇士新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經傳子史凡ソ論語ノ意ニ渉ルモノハ旁ク引曲證シ其精詳ヲ極ム學者ノ考鏡ヲ資ケテ最モ裨益アルノ珍編ナリ
- 論語一貫　兼山片山先生著　全五冊
  先生ハ近古最一ノ考證家ニシテ清朝諸大家ノ影響アリ元祿享保ノ學ノ謬誤ヲ一洗シテ一家ノ學ヲナス儒者必讀ノ書ナリ
- 趙註孟子　全四冊
  後漢ノ趙岐臺卿ノ解スル處宋ノ程朱以前ニシテ別ニ見處アリ新注ヲ讀ム人ナヅコレヲ披覧セザルベカラズ
- 三經談　晴軒太田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論語孟子周易ノ疑義ヲ明ラカニ辨ジテ學者講經ノ一助タラシム且錦城先生晩年ノ定説ヲモ記載シタレバ九經談ト相參考シテ最モ裨益アルノ書ナリ

二

仁説三書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洙泗仁説・一貫明義・仁説要義ノ三書ヲ合刻スルモノ也先生數十年ノ精力ヲ窮メ發明スル處アリ此書ヲ著ス故ニ其説精詳ニ當ラ古今未發ノ秘蘊ヲ啓クト云ベシ附録ニ論語ノ例文誤字等ヲ考ヘ經傳ノ同語異義等ノ數則ヲ擧テ學者ノ實ニ寶トスベシ

疑問録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程朱ノ學ノ大意ハ聖人ニ詭ラザレトモマヽ其老佛ニ混淆スルモノハ道ヲ害スルニ近キアリ先生積年其ノ疑ナルモノヲ甄別シテ駁正セリ學者ニ大功アル書ニテ讀書家ノ必貯スベキ編ナリ

歸正漫録　安井真祐先生著　全一冊
宋明ノ名儒數輩ノ佛老ノ害ヲ論ゼシヲ諸書ヨリ抄纂シテ記出ス異端ノ邪路ニ迷フ者ヲシテ正シキ儒道ニ歸リ入ラシム

左傳補註　清惠棟著　訥所吉田先生校　全六冊

三餘偶筆　清左暄恭谷著　訥所吉田先生校　全八冊
經史ノ謬ヲ弁ジ説文ノ字説イツレモ未發ノ新奇説ニテ其辨論簡ニシテ讀ニ倦ズ知見ヲマスノ益少カラス學者ニ大功アル書ナリ

童子通　山本蕉逸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訓點讀方ノ直ニシテ覺エ易キ方ヲ示シ且言葉ノ端ニテ人ノ嘲ヲ受ザル心得ソノホカ初學ノ用心盡シ漏スヿナシ

朱子年譜略　高宮由章著　全一紙

四王合傳　清無名氏　宅山堤先生校閲　全二冊
呉三桂　耿仲明 子繼茂　尚可喜 子之信 之孝　孔有德 女貞 孫延齡

武功紀盛　清趙翼先生著　宅山堤先生校　合刻

鄭將軍成功傳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日本州名紀元　全一冊

先哲叢談　念齋原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ハ文禄慶長ノ際ヨリ享保元文ノ頃ニ至ルマデ名聲籍甚ノ碩儒聞人ノ列傳ニシテ其姓名字號俗稱生誕沒故ノ年月日迄漏ズ記シ碑史劄記及ビ碑ニ存スル言行ノ奇談ヲ悉ク採撫シテ古人ニ面接シテ往事ヲ見ルガ如クナラシム其言行篤實アリ博覧アリ抗僻アリ諧謔アリ執拗アリ介僻アリ可貴可感可喜可驚可哀可笑ノ佳話甚多シ故ニ者官大ニトル時ハ脩身齊家ノ模範トナスベク小クトル時ハ温故知新ノ談柄トナシテ固陋寡聞ノ謗ヲ免ルヽノ術此書ニヨラズシテ又何カアラム研尋ノ君子一度巻ヲ開カバ終日手ヲ離ツ事ヲ得ザルホドノオモシロキ書ナリ

西銘　附東銘　全一冊

弟子職箋注　蘭溪西島先生著　全一冊

客杭日記　元郭畀著　全一冊

品物名數抄　松澤老泉著　全一冊

近代著述目録　横本　全五冊

同後編　玉巖堂主人輯　同近刻　全五冊
慶長年間ヨリ天保ノ今ニ至ルマデ其道ニ名アル人ノ著述ヲ收載シ通篇イロハ四十七音ヘ其姓氏ヲ排列セリイノ部ハ伊藤仁齋伊勢貞丈ト表シ其下ニ書目ヲ擧タリ近世目録ノ書頗ル多シトイヘドモ皆板行セル者ノミヲ載テ諸家ノ深秘寫本ヲ以テ世ニ孤行セル者ヲ記スルコトナシ此書ハ珍巻奇冊人ノ聞見ニ及バザル者ヲモ探索シテ遺スヿナシ只書目ヲ知ノミナラズ諸家ノ姓名字號俗稱郷貫等ヲモ評ニ附シタレバ其小傳ノ用ニ充ルニ足レリ雲顧ノ君子一本ヲ架上ニ貯ヘ一過讀シ玉ハヾ更ニ博識ノ一助トナルベシ

彙刻書目外集　全六冊

掌中書名便覧　全一折
上ハ六經ヨリ下ハ稗史ニ至ルマデ其目ヲ擧ゲ一見シテ益アルヿ夥シ

神器譜　明趙士楨著　赤城清水先生校　全五冊
此編其上巻後世武備ノ要務專ラ銃砲ヲ講練スルニ在ルヿヲ論シ中巻諸銃打放ノ法ニ及ヒ車架ノ製作圖式等ヲ詳ニシ下巻説銃或問ヲ附録シ銃筒製作火藥ノ法ニ及ヒ戰陣銃砲ヲ用フル底蘊ヲ發揮ス實ニ火攻ノ要典武門必讀ノ書ナリ

删定紀効新書撮解　方夫川東原先生著　全七冊
此書ハ明ノ戚將軍著ハス紀効新書ヲ國字ヲ以テ解スルモノニシテ凡ソ兵道ニ關ルヿ盡ク備ズト云フヿナシ況ヤ武者言葉ヲ以テ記シテ不學ノ人ニモ曉リ易ク國書ヲ讀ガ如クナラシム然レハ尋常國字解ノ徒ニ文字章句ヲ解スルモノヽ比ニ非ス

掌中町見速知
掌中礮術便用　會澤矩道先生著　全一帖
速知ハ遠近ノハカルノ分厘ヲ自在ニ知ラシメ進退ルモノヲ測量スルトキノ度數ヲ手短ク教ヘ便用ハ砲術ノ大意諸銃ノ矢位コリ弾藥ノ製法合藥ノ強弱并ニ放等迠クハシク記セリ

馭馬新論　卑牧子較評　全一冊
此書ハいかなる身の上にても費少くして馬を飼ふことを得毎日仕方ありて水を游川と渉ことハ決して不治の病あらず馬の病を療し知らしめたるものなり

救急摘方　全一冊
同後編　全一冊
此書は急創或は[illegible]一切の急病と共に人をして療治[illegible]

朱子家訓經典餘師　齋田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南宋ノ名儒朱子平生子弟ヲ導キ教ラレシ家訓ニシテ人倫ノ道ヲ明ニシ五常ノ理ヲ述ラレシニテ身ヲ脩メ家ヲ齊ル最一ノ書ナリ故ニ今國字ヲ以テ審ニ和解シタルナリ

朱氏治家格言見訓　溪齋松井先生著　全一冊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全十六冊
此書ハ清乾隆帝ノ翰林學士沈德潛ノ撰ベル所ニシテ其學者ニ益アルヿ世ノ知ル所ナリ然ルニ今又山陽頼先生ノ增評ヲ稱ゲ且校點ヲ加ヘタレバ只初學者讀易キノミナラズ實ニ作文家有用ノ新篇ナリ

宗忠簡文鈔　全二冊

岳忠武王集　全一冊

陳龍川文鈔　卷一　卷二中興論　卷三酌古論上　卷四酌古論下　訥庵大橋先生校　全四冊

楊椒山全集　全四冊

錦城文録　太田才助著　全一冊
先生筆ヲ揮ヒ正鵠ノ標論ヲ撰ス就中四代礼樂辨ト山陵雉解ト論語中二節ノ秘蘊ヲ啓ケリ

宅山存稿　堤濤佐著　全四冊

四詠唱和　柳灣館先生著　全一冊
唐陸龜蒙皮日休二大家ノ漁樵酒茶ノ唱和ヲ集メテ小刻ニシタルナリ

聯珠詩格箋注　天民大窪先生著　全五冊

晩唐十家絶句　柳灣館先生著　全二冊
杜牧　許渾　趙嘏　李群玉　温庭筠
薛能　皮日休　陸龜蒙　呉融　韋莊
右十家ノ七言絶句ヲ集ム

甌北詩選　清趙翼先生著　大窪詩佛　岡部菊屋　両先生閲　全二冊

甌北詩話　同上　天民宅山両先生校　全四冊
趙翼先生學問淹博近清諸家ノ泊擘ナリ此書唐宋元明清朝マデノ諸名家ノ詩ヲ評論シ及ビ其履歴顛末ヲ考究シテ精詳該博トス彼前ノ詩話ト同日ニ論ズベカラザルナリ

鳳鳴集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先生ノ詩集若干巻アリ此書ハ其七絶中殊ニ俊逸ト稱スル者ヲ集ム先生齢ノ賀ヲ以テ[illegible]カフ詩學ニ用エ唐宋諸家ニ於テ窺ハザル處ナシ故ニ其比興深奥ニシテ一世ノ詩家ノ作トハ大ニ其趣ヲ異ニス學者玩味シテソノ作意ノ妙ヲ知ルベキナリ

善庵詩鈔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二冊

篋中集　菱湖巻先生著　全一冊

詠史絶句　秋齋守田先生著　全二冊
此編ハ本邦諸名家集中ニ就キ其詠史絶句ニ係リタルモノヲ取リ人物ノ和漢ニ拘セズ彙類纂録シタル集ニテ初學ノ讀史ノ眼ヲ開キ識見ヲ長スル好著撰ナリ

梧窓詩話　蓀坡林先生著　全二冊

詩學韻海　大典禪師著　全二冊
世ニ初學作詩ノ爲ニ設レノ書多シトイヘトモ韻字ヲ用ユルノ例ヲ悉ク論ジタルモノナシ此ノ書ハ韻字ノ下ニ解ヲナシ又唐ノ元稹白居易等ノ大家ノ集ヨリ長韻ノ詩ヲ格出シ古人ノ雙句モ載セタレバ是ニ據テ其用例ヲ捜索セバ益アル事尠ナカラズ

新定詩語碎金　琴臺東條先生著　全一冊

新定詩韻碎金　全一冊

梧窓漫筆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同　後編　同上　全二冊

同　三編　同上　全二冊
先生平日隨筆劄記ノ書也古今治亂ノ本原ヲ推シ風俗汚隆ノ係ル所ヲ論ジ博ク經傳子史ヲ引テ之レヲ證シ又學者ノ雅正ヲ辨ジ又經學詩文ノ流派ヲ辨別シテ其精確ヲ極ム其外ニ舊聞ヲ温尋シ古人未發ノ新得ヲ提示シ家庭ノ訓誨ハ勿論考ヲ博聞ノ資ケ詩文學習ノ秘訣ヲ掲グ都合六冊ヲ以テ全函ノ瀚寶トス

雲萍雜志　柳里恭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ハ人ノ心得ニナルヘキコト多ク總テ面白キ話ヲ集メ風流文雅ナル隨筆ナリ

善庵隨筆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先生ノ遺筆ニテ世儒ノ未ダ嘗テヨリ說ザル山野ノ所憐人事ノ變幣ヲ一一ニ按證セシ書ニテ古來隨筆ノ冠冕トモ云ヘシ

譯解笑林廣記　遊戲主人纂輯　一案道人譯解　全二冊
コレハ漢土ノオトシハナシニシテ面白キコトカギリナキ書ナリ俗語バカリニテ讀ガタキニ今和解註釋ヲ加ヘ誰ニテモヨメ安クナセリ且俗語小說ヲヨミ習ハントスルニハ漢土ノ人情ヲ知ラザレバ解スルコト能ハズ此書ニハイカナルコトモ悉ク漏サズ載タル故ニヨク人情俗態ニ達スルニ妙ナリ故ニ俗語ヲヨム人ノ捷徑ニシテ闕ベカラザル書ナリ

駱駝考　屯山堤先生著　全一冊

梧坡教諭　錦城先生附言　堯民先生著　全二冊
世教勸戒ノ意ヲ主トシテ旁ラ故事古書ヲ引テ證明シタレバ梧窓漫筆ニ類シテ又別ニ捷徑ヲ開キタル珍書ナリ

談鋒資鋭　堯民荒井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平日錦城先生ニ聞ク處及ヒ後世隨筆中ニ論ズル處ヲ劄記シテ學者博識ノ資トス又小說ノ奇事奇談等載タレバ大ニ看ル人ヲ悅バシム

眠雲札記　同齋朝川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初ニ尚書今古文ノ疑ヲ辨ジ次ニ善庵先生ノ經說ヲ述ヘ與土ノ官語俗語ノ解シ難キヲ悟シ終ニ古人文章ノ格法ヲ擧テ一一ニ類例ヲ引キ[illegible]ヲ知ン文ヲ作ルノ捷徑ヲ知ラセリ

好古餘録　山崎美成著　全二冊
皇朝古昔ハ經傳律令ノ學ミナ隋唐ニ從ヒ[illegible]學校ノ興廢訓點ノ沿革點圖ノ筆ノ平カナ片カナ和字ノ說漢文和文俗文ノ考[illegible]詩歌ノ紀原整板活字ニ追詳ニ考證セリ

棟梁集　松屋主人著　全一冊
[illegible]

舊蹟紀聞　立綱法師著　全二冊
皇朝ノ舊蹟ヲ考ヘ古語古書ヲ引証シテ國學ノ一助トス

理莠尼歟　全一冊
[illegible]

於安物語
於幾久物語　合刻全一冊
おあんハ[illegible]

三餘叢談　柳屋主人著　全一冊
皇朝の國史或ハ古き物語文等に出たる[illegible]

近世名家書畫談　雲煙安西著　全二冊

同　二編　同上　全四冊
凡書論畫論も古人の[illegible]

同　三編　同上　全二冊
此書ハ[illegible]

茂睡眞蹟卅七首　折本　全一冊
[illegible]

神道玉鉾哥道草　跡部光海著　全一冊

伊勢物語　全二冊

道彥自書畫三十六歌仙　全一冊

思貽堂營城二譜　廣澤先生著　文峯先生校　全一冊
此書ハ廣澤先生嘗テ和筆ノ製用ニ當ラズ唐筆ノ善ニ及ハサルヲ憾ミ専ラ唐式ニ據リ訂手ツカラ細筆巨筆ヲ製造シ自ラ試ルコト久シクシテ其訣ヲ委ク録シ又各圖式ヲ作テ遂ニ此一書ヲ著セリ潤ニ藝林ノ闕典ヲ補フ書ト云ベシ

書學大概　神道北海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執筆ノ法ヲ正シ古人ノ論說ヲ餘サズ擧テ硏究ナシ明ニ解シタレバ和漢古今書法ノ必用ナリ

宋畫録　吏利主人著　全一帖

元畫録　翠溪漁人著　全一冊

明畫録　清徐沁著　全三冊

東坡大江東帖　草書　全一帖

同　宸奎閣　楷書　全一帖

米芾主家帖　行書　全一帖

子昂赤壁賦　行書　全一帖

同　天冠山　行書　全一帖

同　送李愿序　行書　全一帖

同　大湖帖　行書　全一帖

董其昌衆鳥帖　行書　全一帖

同　登龍帖　草書　全一帖

同　求忠書院　行書　全一帖

月儀帖　東里澤田先生書　全一冊

龍背發秘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兜民荒井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家相ノ龜鑑ヲ著ハシテ衆人ノ爲ニ福利ヲ顯ハス妙訣ナリ古ヨリ此類ノ書數種アリテ其利ノ家ノ事ヲ載ルト雖モ元此書ハ易理ニ出テ聖人ノ人ニ教ヘテ害ヲ避ケ利ニ就キ凶ヲ違テ吉ニ趣クノ一端ナル事ヲ言ハズ今此編ハ專ラ漢土ニテ云家相ノ周易ニ原ヅキ黄帝ノ宅經深ノ簡文ノ寵經ナドノ秘ヲ摘リタレバ古ヨリ傳フル家相ノ諸書ト互ニ發明スル處アリテ家相ノ理ヲ窮ムル必讀ノ書ナリ

龍背師傳圖説　錦城太田先生直傳　兜民先生傳　全三冊

此書ハ家造ノ形相地面ノ張欠等ヲ圖畫ニ顯シ猶委ニ口傳ヲ述テ住人ノ盛衰ハ元ヨリ妻子眷屬ノ吉凶幸不幸親子ノ間ニ故障アル片輪ナル子孫出生スル事下人等ニ不忠ナル者是アル事家ニ祟ル刀劍ヲ所持ナス事又ハ火難水難病難色難盗難等ニ至マデ眼前ニ知得ルノ妙訣ナリ一覽シテ眞虚ナラザルヲ知玉フベシ

古今名蹟墨寶帖　正面　全一帖

上古三蹟ヨリ或ハ源平ノ諸將以來ノ武家或ハ逸人名臣儒家ニ名アル人ノ眞蹟ヲ刻シタレバ上古ヲシタフ君子ノ机上ニ必アルベキ書ナリ

扇面清風帖　清人集書　星池先生校　全一帖

五體雲淡帖　星池先生書　附釋文　全一冊

玉屑帖　星池先生書　全一帖

大橋先生手簡　初代長右衛門書　墨帖　全一帖

春雪解話　兜民荒井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古佐ノ原委ヲ究メ本命的煞麒麟星ノ偶造タルヲ辨ジ鬼門ノ妙論凶方出行ノ正論ヲ述テ世俗ノ惑ヲ解シメントス且暦中ノ八將神ヨリ中段下段ノ初煞ヲ考辨シ和漢兩説異同アルヿヲ著シ凶日モ日ニヨリテ吉日タルヿヲ論シタル日用ノ書ニシテ暦用ルノトキ此書ヲ合讀セバ大ニ功益アル良書ナリ

産科發蒙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ハ妊娠中ノ諸症臨産ノ經驗治方ヲ悉ク擧ゲ且産論翼ノ備ハラザルヲ補ナヒ萬古以來醫書ニコレナキ所ヲ發明シ又阿蘭陀難産ノ圖二十七ヲ翻譯シテ番ニ示シ且家秘ノ妙方ヲアラハシタレバ其治療ニ益アルコト擧テ數フベカラズ医ヲ業トスルモノ一日モ此書ナクンバアルベカラズ

傷寒啓微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傷寒論ノ諸註家未タ言ハザル所ノ奥義ヲ發キ瘟疫ト傷寒ト同病タルヲ辨明シ且傷寒金匱ニ書ノ方ニテ症ニ臨テ足ラザル所ノ治方ヲ唐宋以来ノ医書ニ撰ビ又經驗スル所ノ新定十七方並ニ十陣流ノガラアゲナ治療ノ助トス今治療スルニ其益甚多クシテ人ヲ濟フニ深切ナル書ナリソノ新定スルトコロノ諸方又死症ヲ發明スル杯ノ妙處ニイタリテハ實ニ仲景ノ羽翼トイフベシ

方機　丸散兼用　小本　全一冊

此書ハ東洞先生ノ作ニテ金匱傷寒ノ方ニ機變妙用アルヿヲ記セリ是先生常用ノ方術ニシテ臨病ノ機變治用コノ書ニツキタリ且丸散兼用ノ法ヲモ載セタレバ大ニ初學治療ノ益トナルベシ

黴癘新書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古ヨリ難治ノ癩病ヲ先生燒針ヲ刺シ瑕瘢ヲ人ノ毒ヲ去ル事ヲ發明シ千古以来コレナキ治術ヲ萬世ニ傳ルナリ又梅瘡ノ治法此書ヲ熟反覆シテ讀トキハ如何ナル難症ニテモ治セザルハナシ實ニ天下第一ノ奇書ナリ

青嚢瑣探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先生ノ漫筆ニシテ人ノ戒ドナリ又初學ノ業ヲ勸メ人情ノ免レザル所ヲ記シ且奇効アル秘方並ニ甲斐ノ徳本ノ經驗十九方ノ治藥方ヲ擧ク醫家ノ重寶ナル書ニシテ又俗家ニテモ是ヲヨムトキハ發憤シテ壯年ノ益トナルヿ多シ

七

靜儉堂治驗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先生數十年来ノ治驗百中ノ一ヲシルシ置レタルヲ集メラレタルナリ病者ノ姓名住所前医ノ治方又ハ自己ノ與ヘタル剤ノ効アル効ナキヲ已ムコトナクカ又麻疹ノ經驗方肝疳ノ治方並ニ弟子大森氏ノ治効十餘條ヲ記シ又衆医ノ治スルヿ能ハザル奇疾ヲ治シタル等國字ヲ以テ記シタレバ實ニ後進有益ノ書ナリ

觀聚方要補　柳沜多紀先生著　清業摺合本　全二冊

右前板世ニ行ハルヿ已ニ久シケレ𪜈其間差錯アルヿヲ免レズ近歳宋槧千金外臺等相踵デ出ルニ從ヒ是ニ於テ補訂ヲ加フ點畫一モ遺誤ナシト云ツヘシ

内科秘錄　秦軒本間先生著　全十四冊

療治知要　同上　全五冊

醫方纂要　同上　全五冊

同　分註　同上　全七冊

保嬰須知　同上　全二冊

經穴撮要　秦軒本間先生著　全一冊

皇朝醫林談　同上　全七冊

藥室雜識　同上　全三十冊

日新醫談　同上　全三冊

影刻宋本傷寒論　明趙開美原本　升菴堀川先生校　全四冊

世ニ流布スル所ノ宋板傷寒論ハ乃チ坊間陋刻ニ趙氏原本ト其板式大ニ異ナリ故ニ誤謬錯脱頗ル多シテ確徵ヲ取ロ足ラズ且私意刪略アリ其舊殆ド失スルニ至ル今始テ趙氏原本ヲ得テ此ヲ影摹シ是ニ於テ北宋本ノ真面目燦然トシテ復世ニ顯ハル其精校佳刻タルコト海内一ノ善本ト謂ベシ

明倫歌集　水戸　脩徳館藏版　全五冊

卷之一　君臣　卷之二　父子
卷之三　夫婦　卷之四　兄弟
卷之五　神祇　國體文武拾遺

瘍科秘錄　秦軒本間先生著　全十二冊

華岡翁ノ遺教ヲ述ヘ又先生ノ自カラ發明スルトコロノ術ヲ加ヘ瘍科ノ治法ヲ論ゼル書ナリ初メニ病名ヲ正シ病因ヲ論ズ次ニ脉證ヲ説キ瘡瘍ノ變正輕重死生等ヲ詳ラカニス終ニ禁方秘術ヲ載ス實ニ瘍科ノ全書ナリ此書ヲ熟讀シテ治療ヲ施ストキハ起死回生ノ功ヲ立所ニ成ベシ

續瘍科秘錄　同上　全十冊

此編日新發明ヲ旨ト爲シ脱疽血瘤舌疽陰莖翻花瘡等ハ和漢必死ノモノト定メテ未曾テ其治法ヲ得ル者無シ今實驗シテ全効ヲ收メ其治術ヲ詳ニシ其他新驗ノ奇病異疾ノ図ヲ著シ又前編ノ缺所ハ小瘡淺患ト雖モコレヲ補苴セリ實ニ瘍科大全ノ書ナリ

痘疹不求人方論　明朱隆子著　全一冊

歴代名醫一覽　雉門先生著　全一折

增補校正 窊篤兒藥性論　洞海林先生譯　全十八冊

世ニ藥性ヲ論スル翻譯ノ西洋書多シト雖𪜈或ハ採集汎濫ニシテ冗雜無用ノ事多ク或ハ採品寡少ニシテ用ニ足ラス或ハ體裁宜シカラスシテ檢閲ニ便ナラス故ニ用藥ノ要領ヲ得テ治療ノ大體ヲミルニ難シ然ルニ此書ハ體裁最宜キヲ以テ一見スレハ其要領ヲ得テ大體ヲ知ルニ足ル況ヤ藥品ノ收最精詳ニシテ雜ナラス寡ナラス實ニ藥性ヲ論スル書此右ニ出ル者ナシ

日本大黄考　靜宇清水直著　全一冊

簡易養生記　梧窓沼先生著　全一冊

諸病急卒の病者を救ふべきてだて考案ふあてられ犬の咬み虫の刺したるより或ハ火傷木の不[illegible]備長方業ハ[illegible]とども病家[illegible]するかたをあげたれバ左右に[illegible]らざるの良書なり

秘傳重寶記　西岡摺　折本

此書ハ病犬毒虫其外[illegible]と記す[illegible]なり

八

實語教童子教證註　摂陽鳥井亭著　全一冊

古状揃證註　蘭山高井翁著　全一冊

御成敗式目證註　同上　全一冊

此書ハ我朝に代々の遺訓として政務を執る[illegible]媼とふとも其名をしらざる者なく[illegible]之ぞしかるに本邦の解に[illegible]先師の[illegible]二先生[illegible]を引證し[illegible]文意を[illegible]の正しきと[illegible]しめんが為に[illegible]上下[illegible]義を[illegible]の[illegible]小解[illegible]

源平古状揃證註　蘭山高井翁著　全一冊

此書ハ先の古状揃に[illegible]いろは四十七字[illegible]を綴りて[illegible]自ら身を修るの[illegible]とあるべし[illegible]

新撰成敗式目首書繪抄　全一冊

同　假名附　全一冊

同　抄　全一冊

庭訓往来　無點　全一冊

弘文庭訓往来　臨泉堂書　全一冊

教讀庭訓往来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千字文首書繪入兩點　全一冊

百姓往来假名附　全一冊

大日本國郡附　兩面摺　全一面

大日本輿地全圖　全一面

萬國地球全圖　兩面摺　全一面

諸國道中孫雀　兩面摺　全一面

泰平年代記　兩面摺　全一面

實語教童子教首書無點　全一冊

同　首書兩點　全一冊

今川童蒙解　全三冊

好文古状揃首書無點　全一冊

文貨古状揃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古状揃講釋　蘭山高井翁註　全一冊

同　假名附　全一冊

相生百人一首　全一冊

同　半紙本　全一冊

同　女今川入　全一冊

長雄女今川　全一冊

女今川千代見種首書繪入　全一冊

京都三条通升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同　東洞院通三条上ル町　村上勘兵衛

大坂心斎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　[illegible]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　[illegible]　伊丹屋善兵衛

[illegible]　永楽屋東四郎

江戸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illegible]　須原屋伊八

同　日本橋[illegible]　山城屋佐兵衛

同　[illegible]　須原屋新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版

東條琴臺　著

先哲叢談後編

文政十二年（一八二九）江戸刻本

據文政十二年（一八二九）江戶刻本影印

琴臺東條先生著

先哲叢談後編

全八卷

文政十二年
己丑冬十月
新鐫招牌記
江戸書林　慶元堂
青雲堂　梓行

序

自王仁氏傳經、斯文大闡、
學寮設四道之教、粲然
振朝野、中世以來、
朝綱漸弛、天下多事、武夫
悍卒、擧而措之於用、學政
廢而不講、逮應仁之季、其弊
極矣、天下講其喪、
神祖龍興、剗平兇梗、廓清
乾坤、方寓一家、車書禮樂、

罔弗雍然畫一、四方儒術文
藝之士、應感而起、修而為
道德、發而為文章、施而為
事業、或刊衆史、毅百家、或
手富萬篇、筆馳風雷、前者

崛起、後者代興、無不相與扶翼
斯文、而藻飾休隆矣、猗歟
盛哉、其學行事業、人有繼
而揚之者、恨搜輯不博、粹
雜不雜作、其足以傳信於世

者、莫善於東條子藏之撰
矣、子藏貫紬群籍、旁搜異
聞、成三十卷、名曰閑散、予宜
史、其叙事博、措辭深、廊
廟丘園、系錯互舉、道德

功業、隨筆畢露、以特觀
子藏博覽洽聞之學、廣收
遠括之力、足以副　國家
崇重斯文之盛意矣、鄕
有原氏先哲叢談、雖早

彰於世、其所甄録、僅七十二人、其餘專門名家、猶可以傳後世者、蓋不少也、識者憾焉、書估慶元堂、乃撮子威之書、又得七十二家、裁為八

巻、更名曰先哲叢談後編、蓋亦不欲攘原氏之美也、後之讀斯書、毎値其奇事異聞、當必有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

文政庚寅五月東都綾瀬

龜田梓撰

陶齋呂肖吾書

先哲叢談後編序

元寶以来文運盛開於是乎伊仁齋物徂徠其他有名之士彬彬輩出其所著文章往往有足以傳于世者然至史編則寥寥無聞

是以功臣之勳名士之跡欝滞不顯湮沒不傳固爲可憾焉此皆誇博識馳空文徒貪時名之所致何以裨益後世之有予先人念齋君蓋有感於此纂集國初以來文臣武將曁名一技藝者行狀墓誌家乘譜牒著史氏備考百卷其係儒林者特摭其要傍及稗官口碑逸事佳話以爲先哲叢談既布于世然猶有

遺漏將有補續未脫稿而歿予也愚陋寡聞固不能繼箕裘然亦竊有志乃謀之父執技訂不釋美戊子之冬東條琴臺先生介慶元堂訪予廬曰吾亦嘗有

纂先哲事跡之書。請將效先人體例。而爲之後編。子其許之否。予喜託以先人遺稿。庶幾將少有資考。于此。曩者先人屬醫林部。于官醫某。桑門部于京僧某。

各就其專門。而集大成。又命予纂係義士者。頃既屬稿矣。今茲己丑之秋。琴臺此書刻既成。則令欝滯湮没者。昭然顯于後世。豈誇博識馳空文。徒貪時名者之比哉。儻或他日醫林桑門繼踵而成。則先人之業亦不朽乎。是爲序。

文政己丑冬十二月

江都德齋原義撰

先哲叢談後編凡例

一斯書所載各家事蹟所考援書三百餘種通編採纂不妄一事皆有根據而參互錯綜不堪瑣屑故效前編例每條不復記其出典

一志士自晦無蹟之可搜無書之可考者多出於諸老先輩之所提耳面命而不能必無流傳之異同也編纂之意固在于捃摭散逸發越幽沈則其渉疑似者不得不併存以備參考故不盡合於多聞闕疑之訓屬辭比事雖不安其無紕繆不忍棄之意在鷄肋寔爲羊存

一斯書雖以儒家爲主不敢專泥之若山鹿素行味立軒本儒以精於韜略後以兵家而被稱細井廣澤源東江始以儒起家晩以善書而被稱越雲夢山東洋永富獨嘯菴伊藤冠峰以方技著自以儒而居新井白蛾片岡如圭以占筮聞又自以儒而居之類皆悉收之蓋以其有所原也

一所標姓氏皆從其人所自稱雖然我邦姓氏複者多而單者少矣其複者至三四字或不雅訓文人之癖尚雅斥俗自脩爲單若南部爲南益田爲田之類截去一字今就二者言之南則混南條南川等田則混田村田中等無所取信又至其好奇者不啻去複爲單去字偏冠若藤爲滕源爲原之類汎濫尤甚至百歳之後無知其人之爲誰著姓名族系倫失實殆不可解夫姓者統祖先所自出者也氏即族也族者別子孫所由分者也豈可犯名分亂世系哉人弗思耳故今舉通行之本氏於各條以記其實欲令覽者不誤認其濫矣

一生卒年月葬所著述之類雖前後重複渉於蕪雜不敢憚煩一一記之以便於弔謁墳墓訪求遺書者而至其不得詳悉者姑置竢後考

一引長益短義所宜然苟足傳者不敢以避嫌而蔽其美然若係朝典條制侯國法令等不能不避諱忌而闕如也以故懿言卓行或存口碑雖世所知爲之芟柞不得記者極多矣覽者無罪其不備而恕之

一余之收貯各家著述多聞其名未見其書百方求之資考援於同人而人或吝乎假借愛不肯示自知遺謄不尠少矣後哲設補完之則幸甚

文政十年丁亥之春　東條耕識

先哲叢談後編凡例終

先哲叢談後編目錄

紀平洲　十九條

合七十有二人凡六百七十九條

斯書原以知二百年來儒林文藝士之履歷而為主其所記載自清原環翠藤惺窩至那波魯堂紀平洲等無慮一百二十人薈萃成編凡三十卷題曰閑散分宜史藏諸篋笥竊原公道著先哲叢談八卷詳記先儒履歷既收其七十二人與余所編大同小異詳略得失互有出入耳公道有再著之志未果而歿諸友通人嘉尚余編皆從還之故今刪去七十二人讓之於公道書中增益數家條分縷析又得七十二人改換名題為先哲叢談後編分卷又八體例皆效焉其於公道所記別有異聞者余又有補正之作記以國字他日當嗣刊余聞見寡陋短於記事博綜精覈不能選擇可否期乎至當雖則不可見全豹之美僅足以窺其一斑矣冀遠邇諸名公倘不愛其秘以傳記行状墓誌遺稿之類見貽當再輯續編及遺編而補葺遺漏挍示是祈時維文政丁亥五月朔東條耕

再識

先哲叢談後編目録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一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谷時中

名素有宇時中通稱大學後稱三郎左衛門土佐人

時中之先不詳其所出父曰宗慶世事農桑嘗以時中志於學讀書於州之高智眞常寺從親鸞派僧天室者學遂從教剃髮號慈冲後住于眞常寺每聚緇徒講說佛經之暇好讀經史最喜漢魏傳注後悟其入釋之非然未得學之總攝泛濫老佛後聞南村梅軒

適從程朱之訓百方千端訪求其書始得語孟集注學庸章句朱子文集等讀了慙愧浮屠廢棄人倫於是乎又蓄髮還俗改名素有字時中稱大學以儒與醫教授高智于時元和之初也

時中丱角頓悟神宇超儻嘗聞天室講說大學生財有大道之章講畢天室語曰貲財者殺人喪身之本也與其有之難而不若無之易時中曰財本無心殺人人貪奪自取敗亡譬如明燈不殺蛾蛾自撲明燈眞可閔矣耳天室大奇之

時中住持眞常寺時不欲挹遜降於人固無所屈遇權要之士唯長揖未曾拜之遇貴冑豪族直名之不以文呼人以爲矜誇一士人大怒不遜抨刀將使恐脅之曰賣僧何德常在士大夫上而飽食煖衣若無一言可說身首異處刄加頷下時中神色不變自若曰任爾所欲我視死生若一何足以恐乎士人異而不加害

時中訪求經籍時喪亂之後僅脫干戈文運未闢獲書最難而況高智南州之僻邑捜索無他術求之平安若浪華若長崎積年之久多儲藏之以其服事田畝家本不貧以購買書籍之故饒資富財爲之蕩盡嘗

曰富貴失志田産數百石此非所以嘉詒子孫也不若吾讀聖賢書講明道義以之傳於後乃鬻却之僅存數項田可以餬口云

時中唱程朱學於土州當時稱之南學從遊甚衆土佐侯（從四位侍從松平土佐守忠義）屢徵之曾謂侯使者曰州內之民以不食祿於公廩得必爲非臣僕乎在國謂市井之臣在野謂草莽之臣均是州侯之民也臣叨竊浮名以儒術妄駭尊聽而學未極精微躬自研究道義之不暇惡足以師範王侯乎辭而不就侯及士大夫由是益崇重焉

時中資性豪邁無所畏敬而至晩年磨煉蕩滌尊信程朱適益堅確懲警初年沈溺老佛汎濫衆家慨然切於求道深慕許魯齋薛敬軒等為存養踐履之實行篤學縝密厚重拘束一身動靜周旋平常尤謹故其於師弟之間也教育頗嚴矣野中兼山小倉三省及山崎闇齋皆受之誨督時中能先識三子不凡遇不以弟子之禮三子又能心服時中為人也後皆以其所見振起乎一世特闇齋剛毅威重師道甚嚴益所汲習時中之遺風也

時中以慶安二年己丑十二月晦日歿于家時年五十二葬于高智城外瀬戸山所著有文集六卷及語録四卷皆門人所輯録也

三宅寄齋

名島字亡羊號江南野水翁通稱寄齋又以為號（一説通稱玄番）和泉人

寄齋宇多源氏佐々木秀義第三子三郎盛綱之裔也盛綱第二子加地左兵衛尉信實食邑備後兒嶋因以地為氏五世之孫兒嶋高德稱備後三郎殊以武功顯於元弘建武間後隠于大和州多武峰入道號義清法師或曰志純其子孫皆給仕于足利將軍寄齋高德七世之孫也父某仕于豐太閤為泉州堺五奉行之一人云

寄齋歳十一喪父不復仕官十九遊于伏見又遊于京寓紫野大徳寺讀書力學有年於此遂以醇儒聞其學無常師自以漢唐注疏教授子弟間講程朱之書從學者頗衆矣

寄齋自少壯性行不苟遊伏見時隣有富翁一女容色甚都嘗將招寄齋寓宿于家辭而不行他日或問之曰瓜田不把履

石田三成在近江佐和山崇重文學士屢招藤惺窩惺窩欲行未果又聞寄齋之名使其臣戸田某卑禮厚幣而通慇懃約以時々講説經史訓導治道也恩遇頗優三成意蓋欲以入幕之賓謀議機密論定得失也于時秀吉既薨群僚不和朋黨相搆人蓄異志三成固結秀頼勢傾朝野附之者衆寄齋與之往來僅三回而稱有疾不再交既知三成誣刻善良包藏不軌欲擅柄權之事至其翼年果有関原之役云

三成之臣柏原某與寄齋友善當其完聚時賄以黄金十五兩吐露縁故固請左袒三成屬于麾下寄齋不肯之

寄齋資性謙虛退讓自將不敢欲名高雖然聞其操行慕附者衆矣特與藤惺窩交情最密惺窩長于寄齋十九歲而能愛敬之稱以爲謙厚君子

寄齋歲踰不惑信其學術者不爲不少如近衛應山公從一位左大臣信尋公、津侯高虎從四位少將藤堂和泉守福岡侯長政從四位侍從黑田筑前守宇和嶋侯秀宗從四位侍從伊達遠江守弘前侯信義津輕越中守關宿侯重宗從四位少將板倉周防守時爲京所司皆以賓師之禮遇之饋贈不尠矣故以祿四五百石雖有聘之者辭而不應

寄齋以久教授　輦轂下唱道於縉紳之間學博行修領袖乎後進聲高于一時竟達　叡聞　後陽成上皇　後水尾天皇皆有　内旨辟講經於便殿屢備顧問寵遇優渥得以布衣升與公卿列于禁闈又有器財名香之賜人皆榮之

寄齋以天正八年庚辰正月元日一說云十二日生于泉州堺以慶安二年己丑六月十八日歿于平安油小路家得壽七十或作七十二非也葬于洛北鷹峰其墓石正面題處士亡羊子之墓七字耳蓋此地慶長中　後陽成帝所賜寄齋所謂鷹峰四十間四方塚者也

寄齋義子名道乙字子燕號葦華齋一說云通稱忠兵衛平安人本姓合田氏學于寄齋以其篤信於師說養之爲嗣以女妻之令冐三宅氏云道乙精于史學嘗施國訓於朱子通鑑綱目刊行于世今坊間稱之道乙點後進便之其裔分爲四家一曰三宅氏仕于津侯二曰合田氏仕于阿波侯三又曰三宅氏仕于備前侯四曰星合氏仕于中津侯皆能繼箕裘不墜家聲至於今日就中近時備前三宅徵字元獻號牧羊津三宅昌綏字君靜號錦川皆以經義名于世盖寄齋德澤之所及也云

寄齋之曾祖名宗徹字通翁號葦牧齋永正中嘗奉于使入于明見詹沖和名僖以字行錢塘人善書畫請書葦牧齋額字得之而還其眞蹟三字行書及跋文一幅今猶傳于家以爲珍寶

小倉三省

名克字政義號三省通稱彌右衛門土佐人仕于　國侯

三省之先世近江人祖政信通稱勝右衛門仕于尾張黑田城主但馬守山内盛豐盛豐屬織田右府弘治三年丁巳戰死於尾州岩倉政信又從死於此盛豐子對馬守一豐從豐太閤討北條氏政有功太閤賞

之賜。遠州掛河城。父政康通稱勝介。仕于一豐。以勇武聞。及神祖統一海内。封一豐於土佐高知城。爲土州侯。一豐以政康屢有勲勞。拔擢以爲上大夫。歳八十致仕老于家。以承應三年甲午三月卒。享年九十一。三省以父之蔭補爲火器隊長。又爲中大夫。又爲上大夫。襲采地入三千石。

三省坦懷虚襟。喜取衆善。人亦懽陳諫議。及其爲上大夫。以與野中兼山同出于時中之門。學術指趣頗相匹似。而兼山資性剛斷。英特勇往。儼果自行。不敢顧傍慮後。故其闢山野。荒蕪海濱。廣瀉變磽确爲膏腴。

穿堀津呂港。便於海運之類。一朝而盛功成。事業永彰。聲望遍于南州。三省均在于其職。官蹟功烈若遠不及。而人物之高。殆出乎其上。平生以實踐體察。自得性命之源。固不欲誇耀勝人。樂啓導後進。實爲南州理學之巨擘矣。

三省嘗議藩制。死刑之中。擇情輕者。而用墨劓刵刖。救死前後若干人。一日斷獄。罪抵死矣。其蹟猶出眚災可肆赦。以罪疑特輕之。放逐州外。愴然惻惻曰。寒時服單。恐路凍餒。乃爲予縕袍及酒食而去。其人流涕曰。放逬我。侵罪也。寧死豈忘邪。恩耶感謝。平生慈惠率類此。

三省與野中兼山。底績於土州。當時之人。數稱國有其人。而兼山果處多寛處少。加旃以嚴毅威重。進退規矩。才有鏡德不贍。三省反之。温柔寛量。莫與物忤。撙節退讓。不好急遽。嘗諫兼山曰。公強欲知人而好用明。厥照非自然。恐反入過察。夫明者順理先覺之謂。猶堯知丹朱之嚚訟是也。察者逆詐億不信之謂。猶德宗疑察却爲奸佞被罔是也。用意公私。辨事緩急。相去何啻千里。競競業業。須愼事於始。毋貽悔於後。至三省歿。亦無争友補弼闕隙。事寖安肆。特其植功。

以至奢靡。與諸大夫不和。爲之所讒遂至自殺。由是觀之。三省學之所親切。德之所涵養。可以視二人優劣矣。

三省承應三年甲午夏。執父喪。哀戚煞羸瘦毀瘠。而疾起。至秋七月十五日而卒。時歳五十一。葬於州之五臺山傍嶋。

永田善齋

名道慶。字平安。又作平庵。通稱善齋。號石溪。平安人。仕于紀侯。

善齋年十四。從洛東建仁寺晉古澗而學詩。一夜細徒

數輩來訪。時丁庚申。古澗乃使衆作詩。善齋又同賦曰。一宵淸話共相親。忽轉朱欄月色新。且喜三彭今可伏。靜焚香炷守庚申。古澗曰。句則佳矣。山僧有竹欄無朱欄。何妄說。其言甚驕。善齋意含不平。後經數日。古澗爲人作畫鷹詩。曰。高掛斯圖狡兔藏。劍翎鉤爪勢將翔。架頭未了在縲絏。烏亦淸溪公冶長。自負其佳句不止。善齋難之曰。小子以朱欄。譬竹欄。猶且指瑕之。今所畫碧絛條。而非縲也。先儒云。縲黑索也。絏攣也。且又鷹有何罪。而以縲絏哉。請改而可也。古澗面色赧然。自是善齋發慧之聲。著于五山緇流之

間。

善齋平生甚謹飮食。嘗以蘇文忠河豚烏賊說。寫之於屏風自警。又使來遊者觀焉。蓋所以警悟人之意深矣。

善齋始學于藤惺窩。惺窩歿後。與林羅山有師友之契。常受其誨督。平生雖以程朱學爲根抵。與近世儒流囬護宋學。拘泥其說。成門戶之見者大異矣。嘗議朱子行狀不慊於人意者數條。雖未免好爲高論。可謂能學朱子者矣。

善齋自壯年行必携鐵杖重五十斤。嘗將行高野。取路於山中。蒼奴一人從焉。深入數里。老樹蓊鬱。四無人逕。有一僵木長數丈餘。大合抱許。木忽蠕々而動。狀如將行者。能熟視之。三丈有餘老蟒也。奴愕怖避之。善齋曰。吾聞蛇類忌鐵。以杖擊其尾。鱗堅如岩石。自若而過。

善齋元和中從林羅山遊駿府。又來江戶。時羅山薦善齋於紀侯。釋褐儒官。移居和歌山。侯優遇之。命有司營其書堂。教育士大夫國中鄕學。自是而後殆二百年絃誦之業。至今愈盛云。

善齋仕于紀五十年。寬文中歲八十七而歿。所著有文選髓二卷。膾餘雜錄五卷。沕潜文集十二卷。

江村專齋

名宗具。字專齋。又以爲通稱。號倚松菴。平安人。

專齋村上源氏赤松之庶族。曩祖赤松次郎則村。入道號圓心。當元弘中北條高時。獨擅威權。廢立萬乘。始據播州麻耶城。勤王討賊。後從足利將軍。以武功受封於此。子孫繁延于一州。永祿中同族州之三木城主別所小三郎晴定。爲織田右府所攻喪。其所領專齋之曾祖曰江村民部大輔孝與。又在州之三石城。旣聞三木城失守防。知其不可拒禦。竊出于城。奔于

京隱居新在家、混跡市井、以慶長癸卯歲歿、孝與生榮基、榮基生既在、乃專齋之父也、既在以聞香技著稱于世、豐太閤屢召問其法、當是之時、海内搶攘、日尋干戈、既在身在閑散、而無意於當世、娶某氏、以永祿乙丑生專齋於新在家云、

專齋幼在新在家、十五歲遊平安、學醫術於法印德岩、又自攻濂洛學、遂以儒遊事于肥後侯加藤清正、食祿五百石、清正卒、後辭其祿、寬永中美作侯森忠政聞其名、聘之遇以賓師禮、饋月俸七十口、遂又遊事、之以終焉、

專齋之弟曰久七郎、始仕于江州佐々木義秀、佐々木氏喪後、薙髮號久茂、受聞香於既在、又以其技鳴于世、豐太閤屢臨其家、是以專齋又得謁見、受金帛之賜、前後數次、時人榮之、

專齋自少壯務爲修養、齒過九十、視聽不衰、無與少壯時異矣、　後水尾上皇聞之、召見問修養之術、專齋奏曰、臣固無他術、平生唯持一些字耳、　上皇問故、曰、喫食些、思慮些、養生亦些耳、　上皇大感賞之、

專齋好詠和歌、兼精其說、細川幽齋木下長嘯子等皆與之交、寬文四年甲辰、齡甫一百歲、自詠和歌三首、其一曰、報望徒制珥娜屢馬提鷄惠壽狹武賀囉筯氏撥愛類美譽野味智貳比嘉列手、其二曰、儺兒慕瀨出實努偉哆豆良尼酢疑斯遊慧瞀紆裳方塗世農鰭摟而阿俯香莱其、三曰、謨茂晷勢毛奈游安機多遲須愈區孺敝雄越母數顧姑愿甕縈能輪等被名瑠、其藻播傳入　叡覽、至七月、　敕許院參、賜鳩杖一黄金一、後又有扇紙等之賜焉、夫草莽之士有至尊顧問若斯、實可謂儒林之榮也、

專齋自有鳩杖之賜、額家曰賜杖堂、子孫世居於此、有三子、長宗覺、字斯民、號好菴、次宗眠、字友石、號剛齋、

次宗祐、字惠夫、號愚菴、三子之後、各以文學名於世、皆仕于侯家、其榮耀繁衍世之所稀也、是不專齋德澤之所致乎哉、

專齋與伊藤坦菴友愛殊渥、坦菴少於專齋五十八歲、不以後進視之、常稱吾家畏友、坦菴深服專齋之爲人、傾心推奉也、嘗記專齋平日談話數百條、題曰老人雜話、好古者實之、坦菴又嘗讃專齋肖像云、人生滿百古來難、無肯有休還更難、孫子蟬聯最難得、一家獨自併三難、畢書曰、余弱冠而與專齋老人相交數十年於此、雖年分不偶、而氣類頗相同、聚會往來、

殆無虚日老人談往事亹々可聽一無浮誕余每忘倦其爲人也恂々樂易在室不聞忿疾之聲其面常有和煦之色眞所謂寛厚之長者也

專齋以賜鳩杖之年九月二十六日歿於綾小路家享歳一百。葬于洛東善正寺法謚曰仙壽院日榮居士。至今遠方之人遊于京者必謁其墓云

或云江北海家所傳專齋眞蹟楷書二行實爲希世珍。今其語附載于此曰名利兩不可好。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一　終

先哲叢談後編巻之二

山鹿素行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名高祐一名義矩字子敬號因山又號素行子通稱甚五左衛門陸奥人

素行之父曰山鹿六右衛門高道仕于伊勢龜山城主關長門守一政食祿二百石一政受封豐太閤領采地五萬石焉慶長中高道殺同僚士某潛出龜山奔之奥州寓於會津侯忠郷（從四位下侍從蒲生下野守）後與其太夫町田左近善左近食邑三萬石頗爲富饒故與田祿二百五十石賓於其邸優遇甚渥嘗妾某氏以元和八年壬戌生素行無幾會津侯有罪國除左近新出給仕于幕府賜食祿五千石爲百人隊長騎士（所謂與力）二十人卒（所謂同心）百人隷焉故欲薦高道以爲騎士高道辭而不就遂以長子惣左衛門代之（惣左衛門素行異母兄在下亀山所生也）自薙髮號玄菴業醫於江戸時素行僅三歲也云

素行幼名佐太郎六歲從塾師學書計九歲入于林羅山門時稱文三郎十一爲人講説小學論語貞觀政要等論辨殆若老成十二羅山許以講經用見臺焉見臺蓋幀架類我邦二百年來物儒家講筵代机案者也十六從北條氏長（通稱新藏後叙從五位下任安房守）學韜略氏長小幡景憲（通稱勘兵衛）高足之弟子也從學之五年諸弟子無出於其上者二十二景憲愛素行專志勇通講習不怠使氏長悉傳受秘訣自是而後從學者甚衆矣三十五其所起草四書句讀七書諺解武類全書等成四十五被配流於播州赤穗五十五遭赦歸于江戸後十年而歿焉

素行始講宋學左祖程朱年四十後有疑於理氣心性之説以先是所著經解數種悉燒之寛文六年春著聖教要録三卷刊行于世非斥程朱辨駁排詆無所忌憚其意蓋在諷刺於奉崇宋學者當時之人自王侯貴族至士庶尊信程朱者極衆矣遂以斯獲罪被幽於播州赤穗矣

世人稱素行者皆視以兵家者流徒知長於韜鈐未知精於經術余嘗讀其所著聖教要録武教要録四書句讀等持論立説雖盡不醇能抒其所獨得未嘗剽竊先修之説専門經義既在當時別搆一格矣伊藤堀河物赤城輩以一家學風靡海内素雖氣運之使然其嚆矢之任不得不讓諸於素行矣

赤穂侯長友（淺野内匠頭）親執弟子禮請教與素行往來數年於此其虛左優遇異於他承應元年壬辰春贈禄一千石使釋褐藩素行感知遇應聘仕于此九年而責不以職任遇以賓禮猶故萬治三年庚子夏有故辭禄侯謂素行曰近世木村常陸介封邑五萬石以五千石聘木村惣右衛門長谷川藤五郎八萬石以八千石聘嶋孫右衛門丹羽五郎左衛門十二萬石以一萬石聘江口三郎左衛門吾所聞也寺澤志摩守八萬石以八千石聘天野源右衛門松平越中守十萬石以一萬石聘吉村又右衛門吾所親見也自

今以後諸侯有聘問者不為一萬石無應其聘矣夫百石千石士之常禄也士不食禄萬石則出不足以行單國之用備戒器之具入不足以祭祀祖先養父母撫臣民矣其被尊崇率若此

素行資性英邁卓絶古今加旃以洽聞強識達練時態其為人謀也數陳利害論定得失涖事果斷疑嫌立決一執贄者歆挹風猷依頼於是不啻問道請教雖機密事吐露情實受其截斷矣故自王侯至士庶人出入於門者日數十百人矣家頗富饒妻妾之奉奴僕之仕雖五六千石者不能與之抗其儲藏費用云

素行與人語不合道義厲辭大詈然人人推愛氣宇皆喜直諒退無後言稱門人者殆四千有餘人聲價振於朝野而名之所在謗亦隨焉有一貴紳憚其謇諤者謂以若斯之輩不可謀其包藏不軌至於妬忌之而沮裁行趾矣

素行弘辯通遠能察未然其所言經數年毫釐不違人皆歎先識之明某侯崇重文學之士有名諸士多曳裾其邸素行又應其徵屢詣侯家侯愛擩正雪（通稱由井民部助）正雪以兵學名於時嘗邂逅於侯家正雪半儀貴重甚有威望長於素行十三四歳聞素行精經義

亦長韜略頗禮貌之素行話寒暄外不發一言矣他日謂侯曰臣視彼容貌以熟察其意不可測知君勿必近如彼者也侯不可時侯欲以月俸七十口賜與素行使為臣辭而不就後至慶安中果有覆治姦宄之事

素行弱冠之時好詠和歌從廣田坦齋學萬葉集三代集等兼研究所謂神道者頗精其說歳二十一與某侯談諸州地理席上戲詠和歌二首記我邦無海州其什至今膾炙人口其一曰紆繩那騎破耶摩屠益滿嗣盧偉鯱舸和乳津玖信煮智宴據馱務馬美磨

瑳架其二曰鞅賦實辭箭彌能斐陀廼矩荷階冰紫灘濃香鳥頭稽志茂通結顧禮蕪卯躬奈斯

素行常云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而况設權謀詐術以行之乎

素行常辱赤穗侯長友知已辭祿之後猶屢與之交竊謂侯曰自干戈止殆五十年天下無事欲爲死以有報舊德而時不可爲也則無可授命以達宿志又欲有致而酬非常之遇而非啻諭劣無能爲皆係於時勢然私心所安不爲無所期臣以經義與韜略教侯之諸臣臣精力所蘊皆在於此故能達臣旨若處倫

理之變萬一無服勤有所償乎哉侯大喜爾後殆五十年至元祿年間其子赤穗侯長矩時賜死而國除其遺臣四十七人果有襲殺吉良氏殉成君志之事世稱之赤穗義士之復讐焉

大石良雄嘗素行被幽於赤穗時親炙之學矣後遊京師從學伊藤仁齋云方其枕于窺隙之間潜行如避惰遊示廢曠日持久乃能使讐不動不驚夷然居之而至忘爲之戒心矣而後一皷得遂其志且使其四十六人衆率之以義各見死如歸固非從事於暴卒之間而不顧成敗者之所能及也其處人倫之變置非常之事一伸一屈雖出於天授素行遺澤之所存者亦可謂不鮮矣

素行以貞享二年乙丑九月二十六日歿于淺草田原街家享歲六十四葬於早稻田宗三寺法謚曰月海院瑚光淨珊居士

素行歿後數十年常陸稻葉則通著山鹿子由來記肥前齊藤時良作實傳詳其事歷二書皆曰素行有二女一男長女嫁弘前津輕將監次女嫁同家津輕平十郎季男高基通稱藤助遊事於平戶侯其家至今存云

素行遺赦歸後專唱兵學廢棄經藝以其所見與時流忤也所著諸書如武敎本論武敎小學武敎要錄聖敎要錄旣毀其版傳本極尠矣又如武事記武敎餘錄治敎餘錄治平要錄手敎餘錄備敎要錄百結字類當用集雄備集多以寫本行傳播旣久矣其他編錄成門人之手者數十種祖述其學者曰山鹿流奉崇之者至今不絕

川井東村

名與宗字正直自號東村翁通稱與左衛門大坂人東村其先河內人父曰正次母小山氏生二男伯早歿

叔東村也正次以鬻茶爲業始居伏見後移於平安家産頗富寛永中傳生業於東村老稱道存戒之曰財幣無失而可也勿欲必多焉欲多必僞矣時東村二十五歳能服事於商云

東村天資踈豪愛酒殊甚父母常恐其或發病一日偶林一之（通稱玄伯以醫而名）者告以痛飲傷身忘親之罪東村領之爾後不敢飲滴親戚義故宴會之時雖把盃不至於此亂血氣也

東村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業於山崎闇齋東村長於闇齋十四歳矣闇齋曰入道莫如敬當先持敬子不

幸過時不必讀書可專實踐我只説與子則每事須體究東村從之專力持敬之説不敢少解其餘所聞皆服膺而无失矣闇齋屢稱其篤志

東村嚮學而後致孝於父母常悔往年之薄於愛敬又懼來日之不終養耳正次性好直言議不苟合動輒與鄉里有隙東村深憂之懇々乞和於人後數年莫爲之不親睦者人皆賢之

東村雖嚮學晩確信程朱躬執筆日寫經傳如孝經刊誤小學句讀學庸章句語孟集注近思録集解朱子語類魯齋全書讀書録天命圖説自省録等兀々畢功或詰曰吾子之所謄寫者皆刊布於世而今爲之果似無用東村曰我非欲寫之以適於用不用一則所以不自逸一則所以習敬也

東村嘗畜傭夫夫暴悍倨傲不知敬愛然其服事更無所懈故東村未嘗譴之唯深慰撫耳居數十日夫自抑遜每見東村反有慙色後自然爲篤實恭謙之人東村愛之常語曰先修變化氣質之説可以視矣

三宅道乙嘗訪東村視其家道歎曰是董召南之遺風也東村曰或然道乙去既而自謂召南之德我何當之有明日特造道乙家謝云公昨許我以董氏之遺風我偶失對今於心不安故謝其罪

正保丁亥之春正次罹病東村雖異居處日至其家至、益篤日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饋餼必自執中帬厠牏亦必躬浣滌之起臥出入扶持之至厚不欲人之代已度暑經寒孜々無倦至己丑正月遂不起東村哀戚踰節饘粥絶口於喪紀咸從朱子家禮而損益之屋後有一室居之以爲喪次自非省母不敢出戸家事一委之妻子無所聞潸然涕泣不已如是凡十有九月而母小山氏又歿東村毀瘠雖甚哀禮兩不怠如其棺歛窀穸之事三虞卒哭之尊皆

不敢降於前喪。其所自執久而愈謹。通二喪凡四十有餘月。而憂色猶未去云。按我邦慶元以來學問大闢。當是之時。有識之士。能斷然行之服三年喪。往々有焉。安知非其感發於東村之所爲也哉。

有或來訴父之不慈於東村者。東村聞而不荅。泫而涕下。其人驚問其故。東村曰。聽乃言似梟鳴。甚不祥。可遄去耳。夫詬弊盧趾也。告不慈舌也。厥趾厥舌孰得而運轉之。無非行親之遺體也。將枝傷根骨肉相噬。天地之所不容。王法之所棄市。不祥莫大焉。語畢復泣。其人憮然自失。扣頭謝罪。後自反責躬。遂孝於父母矣云。

東村之妻高瀬氏。平安人。頗有學術。夫婦之間。相敬愛若賓客。雖與偕老。奉待東村。夙夜不倦。郷隣之人。屢稱其有賢婦之行焉。

東村以延寶五年丁巳十一月六日歿。時歳七十七。大高芝山評東村曰。翁是一味誠實人也。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翁之謂也。昔遇翁。敢問進脩之方。翁曰。莫追徃日之蹤。莫迓來日之杳。唯一日目下。勉爲善而已。如是而後積度歳月。久則自然慣習。善斯成性。余審勘實踐之言。固非想像也。教夫懤子。克孝詩云。孝子不匱。永賜爾類。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觀於此。而信服古訓之驗也。

西健甫

名順泰。字健甫。號西山。阿比留氏。通稱健助。後改氏西山。故修爲西。對馬人。仕于本國。

西山其先世肥前人。父順益以醫仕于本州。西山學於家庭。研精軒岐之言。而不屑方技。好讀經史。歳十八九。其名聞於府侯。辟爲書記。命改父祖之業矣云。

西山歳二十八。而請暇於侯。東遊江戸。從木順菴學。與新井白石室鳩巣。切靡其業。聲價稍顯於同門之士。

與南部南山同其庚子。當時之人。謂之木門二妙。後又松浦霞沼與祇園南海同其庚子。人謂之後二妙。前後二妙之稱。喧傳於藝園云。

西山自受業於順菴之門。與時輩交。自恨成長遠鄙。無良師友。徒費光陰。刻苦憤勵。不廢誦讀。居一年餘。才情富贍。學術大進。其鴻文鉅藻。旣魁藝苑。天若假之年。其所抱負。殆不可量矣。

西山以元祿元年戊辰十月三日。歿于江戸。歳三十一。棺斂以儒禮。葬于下谷養玉寺。其在病蓐。旣知不可起。乃使其僕焚文稿數卷。曰。若我文章何足以傳之

身後、世之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愛惜之者矣。噫。按、白石停雲集、村意語、古今諸家人物志、井大室儒林傳皆云、西山以元祿元年秋九月、年二十九而歿者誤也。

臼田畏齋

名可久、號畏齋、通稱五郎左衛門。本姓坂口氏。備前人。

畏齋之父曰可政、爲備前大夫某之家宰。母臼田氏。畏齋早喪父。後襲其職。天和二年壬戌之春、有故辭祿、改氏曰田、來於京。時歲三十八。

畏齋自少有志於道。及其來京、僑居銅駝坊。蓋欲求良友以切磋學業。獨抱遺經於窮巷、時藤井懶齋仲惕齋殊愛重之。皆稱畏齋識見之高、卒不踰洛閫之塗轍矣。

畏齋雖以名教爲任、不欲抗顏稱儒者、而爲講業矣。躬親事、體究實踐、常傭書以給食。猶且不足穀粟、不能以養妻子、則取菜芋相雜炊以爲飯食之。其窮迫可以想視、而對人無一語之及貧也。或有贈物濟其乏者、辭而不受。反有愀然不樂之色。儻不得已而有所受、則以報之。後人皆知之、不復餽也。鄉黨之人皆稱其廉伏焉。

懶齋謂畏齋曰、朋友有通財之道。兄窮困如是而不受

交誼之饋、是何義耶。對曰、非敢爲不可受。若其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吾何不受。雖今窘急、幸未至凍餒。故不受耳。

或勸畏齋以祿仕、不答。勸之教授爲業、又不答。勸之煉藥而鬻於市、從之。自讀方書、製地黃丸益氣湯類、尤竭力於磨研蒸擣矣。人皆曰、斯人而煉斯藥、劑料必眞、修治必精。買者頗衆。從是之後、衣食聊足云。

畏齋之所居四隣皆窮民。畏齋常節己之衣食、雖無餘財、賑賙其急。人皆無不倚頼之者矣。

畏齋有窮乏者來買其所製之藥者、則不見錢之多少、而多與之。曰、若此藥効於爾病、雖無錢時、必須再求焉。我畜之尤多矣。有壯年者富强者來求之、則問曰、藥不中病、反加其害。宜與醫生相謀、審其當服乎否、而後來求也。我盡賣之、雖然我不欲妄賣之以助人之淫心。

畏齋與友人三四輩郊行、視一男子卒倒于糞溷中、而不潔已沒其身也。友人及行路之人皆雖憐之、惡其穢臭不得敢近。特畏齋急下手於溷中、以援得之。其所爲如不見不潔者。既而里人來視、謂曰、之子患癇久矣。偶發于此耳。君儻不回顧而援之、彼身朽於溷

中。而人莫之知。大謝之。
畏齋嘗懷償債之金五兩。行遺之途。訪索不得。徒然以歸。妻甚不悅。畏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苟有損於遺者。則必益於拾者。遂無吝之意。
有一小奴。買魚於市鄽。而爲飢鳶所捉奪。深懼其主之詬罵。畏縮無計。不得歸家。涕泣途者。畏齋不忍覩之。乃倒囊與錢若干。使其小奴再買持去。
中惕齋著講學筆記二卷。敷演程朱之旨。論爲學之功夫。尤詳。雖論知識之爲天命。然未及說身體之有天職。雖論在上之天鑒可畏。然未及說在身之天則可敬。畏齋與惕齋。嘗論此義。其言曰。凡人身如目之辨色。耳之審聲。口之出言。舌之知味。手之能作爲。足之能運動。皆是天之所命。而各具其德。豈得任己意而私用之哉。況以肆汚穢乎。人能知其各有天德則動靜云爲。不可不往。而畏天之命。噫雖幽暗中。天臨無所可避。其嚴于十目十手矣。若蔑天德而褻之。將何之以免天誅。其尚存者幸而免矣爾。惕齋得此說。益感服其所見出於世儒之上。遂載之筆記。以爲先賢未發之言矣。
畏齋以元祿三年庚午八月臥病。至十月七日。遂不起。

享歲四十六。義故及二三門人。戮力聚財。禮葬於深草寶塔寺。
畏齋歿後。其友藤井理定作行狀云。處士之學。唯剴切於求仁也。其持守培養之所素有。可以覗耳。若使天之與之年。其所造詣豈可測量也哉。

伊藤坦菴

名宗恕。字務。號坦菴。又以爲通稱。白雲散人。不輟齋。皆別號。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坦菴之祖父曰伊藤丹後守宗通。給仕豐太閤。慶長中卒。其子曰宗淳者。始家於京新在家。乃坦菴之父也。
坦菴幼而好學。受業於江村專齋。又學醫術於曲直瀨玄理。玄理愛坦菴爲人。以其女妻之。後以玄理門人請治療者頗多矣。寛文中改業爲儒。不再取刀圭。專唱程朱學。越前侯光通（從四位上中將越前守）聞其名。聘之。賜二十口八百石。以爲儒官。
坦菴與村上東嶺伊藤仁齋。情交尤密。東嶺長於坦菴一歲。坦菴長於仁齋四歲。自少至老。屢相往來。若兄弟然。後各以耆宿。山斗於一時。及其歿。故三人不過三年。相尋凋落。
天和年或讒。以曲直瀨玄理薦坦菴於　幕府。將擢爲

學職之状。越前侯聞之大怒。召坦菴於福井城。幽之一室。坦菴雖在憂悶中。優遊自得。更無鬱悒之色。日讀經史。或作文賦詩。若不知身在禁錮者。殆三年矣後讒者被放逐。其寃始明。遭赦而歸京。嘗謂門人曰。三年在一室。而不省世事。獲專精於讀書。是亦君恩之厚矣耳。

坦菴好以禮義自維。不尚言笑。故以謇直方正被稱於士大夫間。嘗在福井城。元旦一藩之士。朝侯新祝禮畢。坦菴與執法某私語於正廳側。人皆憚之。坦菴視戯曰。雖無爪貓。鼠不得不畏。勢舊不敵也。雖不吠狗。盗不得不惡。意舊不對也。

坦菴之詩文。世多不知。活所遺稿序。剛齋遺稿序。老圃集序。法苑珠林捷徑序等。皆載各書。林九成名賢文集。載聚遠亭記。頼朝論。櫻川研銘三篇。又名賢詩集載五律二十一首。七律十六首。七絶十四首。可謂不尠。蓋其家屢罹火災。手澤之物。總爲灰燼。不存片隻矣。

坦菴之男。名温。字元恭。號平菴。歳五十五。先坦菴而歿。以無嗣子。故養門人播磨清田宜齋爲後。襲其禄。宜齋名道基。字子崇。又號龍洲。能繼箕裘。其學術不讓坦菴云。

坦菴以元和九年癸亥九月二十九日生。以寶永五年戊子八月二十四日歿。享歳八十六。葬于京極大雲院。所著有老人雜話。坦菴文集。

伊藤東涯哭坦菴詩。略述其履歴。今附載於此云。壯歳參越幕。宦歴五十霜。眷遇主致禮。矜式士有望。翰墨法度嚴。詞采光燄長。隻字初落紙。人間爭珍藏。奇書寫滿屋。名花栽在莊。佔俾老不休。耽閒臥洛陽。嗟々不慭遺。精靈歸彼蒼。暗燈秋風叫。落月暮雲狂。寄語二三子。收淚慰憂傷。一部坦菴集。身亡名不亡。

小河立所

名成章。字伯達。一字茂實。號立所。通稱茂七郎。平安人。

立所世家於京。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郷十世孫。曰兵庫頭政平者。居於近江小河。始分族爲小河氏。政平十四世裔曰吉盛。給仕于室町將軍。吉盛生光種。光種生吉勝。吉勝生以安。通稱莊兵衛。老號省宇。乃立所之父也。娶有馬氏。以慶安二年己丑歳生立所於平安桃華坊家云。

立所十三歳。緘黙少言。器度如成人。父省宇愛之曰。

皃神宇遲重。似不能言者。如此而後出語。可人而已。
立所歲十五。始志於學。慨然有求道之意。與弟成材（字莊吉號德所）受業於伊藤仁齋之門。學成授徒。遂以經義著稱於世云。

當時崇奉堀河學者。皆以辨駁理氣心性之說。爲專務。其事實踐躬行者尠矣。立所有見於此。特先躬行而後言論。嘗定學規三條。揭諸齋壁。其一曰反求於己。勿責於人。二曰忠以盡己。恕以待人。三曰不逆人誣思。己不信。又書云。人之氣質。有萬不動。其造道之方。亦各因其材。敬戒之目。固非三條之所能盡。然平生所以爲學者。不在於此。則外雖可觀。不足以爲學矣。

立所以元祿四年辛未之春。遊于江戶。寓于　東叡王府。王愛文學士。恩顧甚渥。居六年丙子六月。乞暇將歸平安。留別諸友賦詩。云。官遊六歲欲還京。又有親朋無限情。惜別歸思方寸裡。兩般相戰意難平。諸友曰。佳什句則善。甚有不祥意。立所笑曰。惜別留別之常態。何之不祥之有。歸京之後。無幾而歿。果爲詩讖。

立所歸京之時。途中河魚毒。調理不驗。而在病床。伊藤東涯自往問疾。體羸神衰。言喋氣喘。見東涯喜曰。幸哉吾子來也。我死在旦夕。予訣死將囑子。先賢有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矣。勿以予不肖而易予言。夫夭壽不貳。脩身以俟命。予不愧斯言。若吾子。素受家學。衆所矜式。勿託道義以流俗學。勿務博雜以忘守約。至命之窮達。非所較也。子能擇焉。東涯終身稱此言云。

立所以元祿九年丙子七月十七日歿。時歲四十八。及其將易簀。視死如歸。精爽不亂。端坐而終。葬于洛西上品蓮臺寺域內大慈院。所著有論語國語解十卷。伐柯篇二卷。聖教錄學論各一卷。及文集四卷。

松浦交翠

名默。字成之。號交翠軒。通稱藤五郎。播磨人。

交翠歲十五。仕姬路侯。（松平大和守直矩）侯知其志於學。東遊江戶。從事林鵞峰。講習經史。居五年。而侯薨。自是絕思官途。講說爲業。從遊者頗多矣。貞享中閣老河越侯喬知。（從四位下侍從秋元但馬守）聞其學術。聘之。贈月俸十五口。交翠無意於再官。賓師其邸云。

交翠確信程朱學。不喜博雜。嘗書己所見。示弟子曰。天命之性者。萬物之一原也。然天地人。本渾淪一體。而未始有所間隔。但由天人形質相分。故取天賦物受之義。而性命異名耳。實非彼來襲於此也。其本來渾

淪一體者非言語所能象可默而識矣

交翠常語人曰服庸醫之藥不若不服習庸儒之教不若不習也

交翠所著諸書讀之皆有裨益於後學近時之人動輙求言詞藻不知考究體用躬行則不能察其學術如何概以道學先生頭巾者流目之陳腐論說爲不足讀可謂誤矣

交翠以寶永四年丁亥九月二十七日歿時歲六十四所著有孝經證解論語證解大學授蒙資講齊東野語世諺故事勢免天嘉多連及文稿等

莊田琳菴

名靜字子默號琳菴通稱萬右衛門武藏人仕于丹波龜山侯松平伊賀守忠晴

琳菴少從谷一齋學資稟特異僅踰弱冠其學既通尤長於談論龜山侯一聞其講通鑑綱目喜之以祿百五十石聘之琳菴起而應之仕爲侍讀時歲二十八矣

琳菴才識淵茂立志以忠誠自勗說於學者有志而行未果斷者曰學當如習水習之淺處而後向深汲溺欲死者數次矣方始見功若懼其溺不離得淺處了終身在水亦不能游泳數尺之水

琳菴天資溫柔退然若不勝衣者而至與人論辨得失吐欵謇語不避利害以謇諤人皆忌憚之寛文十年庚戌歲其君侯逝柄臣得志謀事於內琳菴自以爲不可默而止捧諫疏擯之或面折排之奸邪輩深忌刻之乃搆讒抵罪遂幽囚於龜山城囹圄中嘗著獄吏問答一書譜記經史數千言弗舛一字有識者稱其不可企及焉

琳菴在於獄中四年以延寶二年甲寅十月棄市將就死地向南拜先君曰死酬知己之德謁黃泉下臣無忸怩又向東拜江戶之母曰豈翅春輝之鞠育豈得報寸草之芒乎今復先而貽大耋之嗟不肖之戾孰大焉我匪弗懷私恩其奈公義何哉乃朗吟絕命辭云適慕胡忠簡英名萬古流浩然同正氣一笑隕儽頭時歲三十六及就蹈白刃神色不變云人皆憐之

榊原篁洲

名玄輔字希翊號篁洲通稱小太郎後以元輔爲通稱和泉人仕于紀侯

篁洲之先世伊賀人本姓下山氏幼而孤爲外父所養因冒其氏少負奇氣遊于平安求仕縉紳家無更所

遇從木順菴學。寓于其家。居三年而歸鄉。閉門讀書。將以文學振揚於一世。留志經義。不欲時流所為詞藻浮華之事。後從外父來江戸。講說為業。先是師順菴被擢 幕府。又在江戸。再遊其門。學術大進。順菴薦之紀侯。釋褐儒官。

篁洲在當時。既不好區別學流。故每講經。用漢魏傳註與宋明疏釋。訓詁則據馬鄭之舊說。義理則依程朱之心性。近時所謂折衷學者。胚胎於此。其博綜之餘。旁通星歷五行風水數術之說云。

篁洲在平安時。嘗執謁於伊藤仁齋。聞其講論語。既告

又人曰。彼儒有定見。自搆一家言。不為無功於聖學矣。其私淑吠虛之徒。相與慕傚。不省如何。唯好辨駁先儒。吾恐京師之學。從此而變矣。京師之變。則大坂江戸亦然。後十年。唱和其說者。稱古學家。風靡京攝之間。又十年許。物徂來崛起江戸。天下之學術大變矣。果不違其言。

篁洲常云。天下技藝各有四等。一曰偏多。二曰功者。三曰上手。四曰冥盡。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所存不出於此。學者之於道亦然。

篁洲資性敏捷。博綜衆技。尤精天官家言。日月薄蝕星辰躔度。推測無遺毫髮。澁河春海（名都。字三哲。稱助左衛門。）以星歷學聞。篁洲屢往來之。研尋疑義。反覆辯論。春海長於篁洲十七歲。常歎服其技。稱為我邦未嘗有之人物焉。

篁洲於同門士。尤稱莫逆者。雨森芳洲。新井白石。室鳩巢三人矣。芳洲自少嫻辭令。善華音。白石留志國朝典故。通曉時態。鳩巢以經義為專門。領袖後進。篁洲該博旁通。加旃以深智儁才。自鎗劍射御書計醫卜。至茶香圍碁猿樂之類。通串其技者。不可勝數。順菴晚年戲謂人曰。伯陽之華音。君美之典詁。師禮之經

義。希翊之技藝。我門之手足矣。

篁洲又善書畫。嘗寫其師順菴之肖像。就求贊語。順菴因述平生實履。與之。一日篁洲享順菴於其家。先之肖像。既而裱裝。懸之壁上。順菴喜賦七絶一首謝之。其詩云。珍重篁洲寫我真。頗觀如此有精神。願言阿堵無憎愛。同學同門一視春。

篁洲歲過不惑。好讀文獻通考六典通典等書。專研討歷朝之沿革制度。故如明律。尤其所精究。嘗奉侯命。撰明律譯解三十六卷。自是而後。若高瀨學山物徂徠之輩。講明律者往々有矣。其講明律學政書。起自

篁洲云。

篁洲以寶永三年丙戌正月三日歿。時歲五十一。葬於江戶鮫橋圓應寺。所著有易學啓蒙諺解。老子經諺解。古文眞寶諺解。山谷詩集註鈔。書言俗解。疊字訓解。正續詩法授幼抄。正續印章備考。談苑。談藝雜記。文稿等。男名延壽。字萬年。號霞洲。孫名良顯。字彰明。號青洲。皆襲職云。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二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三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細井廣澤

名知慎。字公謹。號廣澤。思貽齋。蕉林菴。玉川。奇勝堂。皆別號。通稱次郎太夫。遠江人。仕于河越侯（松平美濃守吉保）。後給仕于幕府。

廣澤之系出自源右府頼朝庶弟八田四郎知家。知家爲小田知常爲養冑。其氏小田。所謂関東藤氏八家之一。鎭府將軍秀郷之後也。知家以武功爲建久朝之武者所。故廣澤所用圖章有建久朝武者所之裔印。數世之祖。稱細井左衛門尉者。給仕室町將軍。領嵯峨廣澤邑。今洛外有稱細井小路者。蓋其先世所居也。其子小左衛門。仕于織田右府。爲明智光秀麾下。將而後黨之。遂與其徒倶戰死山崎。及豊太閤執兵馬權。搜索光秀之餘黨。尤嚴。小左衛門二子長僅三歲。依其臣某隱于加茂。次二歲。頼其母氏。竟改辻氏。至廣澤父玄佐。四世稱辻氏。玄佐仕于懸川侯（松平日向守信之。九萬石。今上山侯先封）。娶某氏。生二子。長知順。字公從。號芝山。通稱甚藏。始復細井氏。季廣澤。以萬治戊戌歲生廣澤於懸川城舍。後數年。侯移封播磨赤石。又移下野古河。玄佐從之。寛文八年戊申。廣澤歲十一。而從父始來於江戸。從坂井漸軒（名伯元。字漸軒。號伐木）學焉云。

廣澤歲十五至二十。與土州人都筑道乙。寓于漸軒家。時肥後北嶋雪山遊于江戸。與道乙善。嘗觀廣澤所書歸太來辭行書。知其有筆才。傳其自明俞氏立德所授撥鐙法於廣澤。立德字君成。號南湖。杭州人。思宗崇禎癸未始遊于長崎。自是以降屢相往來。前後客于雪山旅舍凡三次。以其自文衡山所四傳筆法授之雪山云。（雪山始學書西湖戴曼公。後得立德法。盡棄舊習也。衡山之子嗣。字休承。號文水。以父書法傳之其子嘉。字啓美。號茂園。嘉傳之其門人北燕余深。字棟材。號松舍。深傳之立德。故廣澤之書法原有傳來旣久矣。）

廣澤嘗遊于房州。觀諸名勝。或持縑素一百幅而來請書字。蓋其人貪欲而不知敬長者。若能應已請則鬻賣之。在得其利。廣澤先識其意。無拒之色。書盡五十幅與焉。

寶永中。妙法院親王東行江戸。王愛廣澤書。嘗應教書焚香聽雨之四字。王以爲偏額。後奉之　仙洞御所。叡感之餘。又有　内旨。書惟南獻壽四字。大愜　旨。院參桑原宰相賜執達之勘文。其牘中有字様奇勝叡感不斜之文。自是而後以奇勝名其堂。

元祿中河越侯吉保崇尚儒術愛文學之徒招延諸名
士。時侯爲閣老。權傾于貴戚勢振于朝野。先是廣澤
與新井白石服霞洲屢應甲府之徵。曳裾其邸。侯聞
廣澤爲人。不啻通經義。又精於書法。使其師坂井伯
元招之。廣澤辭以旣應甲府之徵矣。侯以謂雖甲府
以宗室之貴。班在親藩群諸侯之上。固無所料理海
內之政柄。吾雖不肖。荷大任勤勞王事。躬在閣老。謀
謨朝政。得一士而議得失。爲盡孤忠。不敢爲吾私用。
遂使人固請廣澤於甲府邸。以爲儒官。與祿二百石。
時歲三十六。

廣澤仕于河越二年。進爲鐵炮隊長。步卒二十人屬之
領下。並掌海內神社佛閣勘合條制之事。故廣澤能
知其舊貫班格該管隸屬等之故。嘗歎保元以降六
百年。累帝諸陵。屢經兵燹。失其所在。旣不知其陵者
二十五。告之侯。建議據古史紀傳所錄。搜索其不可
知者。果皆得其所在。而後修葺其屋宇。或造石垣。三
年諸陵全成焉。實可謂繼廢興絶也。故當時命諸臣。
修撰歷代諸陵修垣實記五十卷。其事皆本於廣澤
所建議矣云。
廣澤始號菊叢。通稱辻辨庵。僑居馬喰街。講說爲業。歲

三十。後改細井氏。寶永三年丙戌春。新井白石五十。
賀。廣澤爲之贈壽詩。白石和其作。有吳門變姓身何
隱燕市酣歌調自同之句。蓋記其改氏之事實也。
周興嗣千字文。律召調陽。閏餘成歲。以對偶言。而自知
永誤書律呂調陽。唐宋諸家皆沿襲焉。不知原有對
偶言之。廣澤年十九。而疑律呂歲餘不對。問之雪山。
以謂呂當作召。雪山以爲知言。後閱戲鴻堂法帖中
有呂作召者。雪山益奇其暗合。
正保年間平安書賈始刻墨帖。然所謂左版者未知正
面版者。自臨摹雙鉤至鏤刋打搨。不得其法則製造

甚艱。貞享中廣澤與榊原篁洲今井順齋相謀。始製
其法。教之世人。蓋皆從海外墨池家之書論之說也。
而後蟬翼烏金等之製盡出。至今世精于其製。韓大
年源文龍輩專能爲之。其實皆自廣澤始矣。
廣澤嘗於觀蓮精舍（在于三緣山中）爲一僧書與藥師堂三大
字。後其僧使工刻鏤之扁額。揭諸其寺門。廣澤往觀
之。雖已書之不甚滿意。而釘旣畢末如之何。自是以
降。每過其前。必閉目而過。
廣澤平生嗜蕎麥麵。一月三十日。二十日。必吃河漏。故
需其書字者。必以蕎麥粉爲之贈。

廣澤在於河越侯邸中時。神田三河街失火。侯邸在于神田橋門內。相去至近。東風颺飄。侯邸將延及炎焰。廣澤在公署。不遑到其舍。屬士三四人欲以其家具免火。疾至入其書齋。荷一擔㨨。廣濶三四尺許。其重數十百斤。皆以謂是必金錢及錁子也。不若置他器財。特以此物免。遂能負荷而去。誤毀㨨角。抽斗中皆大小鉛子及鐵落耳。

河越侯異種同母之弟。有故薙髮。曰清嚴法師。其人頗明敏。精台宗學。及侯屢加封至萬石。以其同胞故居清嚴於濱街別墅。資養甚厚。冨與諸公子侔。雖既歸

釋。又精韜略。招延演武之士。溫習其藝。且愛廣澤男知業（通稱八源五左衛門知文兄早歿）及大內新助。新助周防人。左京大夫義弘之裔。以射術名於時。都下之士從學其技者甚衆。徃來群諸侯邸。附和高貴。嫗嫣名聲。稱為薦引。誆賺朝士。掠收賄賂。家致千金。極其驕奢。種行貪欲。無所不至。而以河越侯親昵之臣。人依賴之。不知為其便計所誘掖。且其性格高重。不似傑黠之人。加旃以著姓名家之胄。其被崇尚亦異於他。廣澤獨能先識其姦。殊以其君寵遇之厚。難發一言。跼蹐數年。或時竊告之。侯大驚。使有司覆檢其罪。而後欲護送之河越。幽於囹圄。廣澤受侯命。董督其事。與步卒數十人護之至河越。祇役既畢。將歸江戶。前日新助竊監卒倦怠守備。破毀清室木格而出。監卒將拘收之。其蹻捷掙扎。不可邀截。新助竟奪監卒所佩刀。盡死力與數人戰。被疵傷者多矣。廣澤吃飯半。聞清室之騷擾。直持在側算盤。遽入其所。新助振白刃逆之。廣澤以算盤擊新助眉梢。血流眼澁。監卒左右牽其手足。遂得係縲之。是時微廣澤。殆不可得之。

廣澤有故辭祿。河越侯謂之曰。子自知我。殆十年矣。我遇子固不為薄。而不幸至如此。國有典刑。不可以破

公議。雖然我豈捨子哉。每歲竊贈金五十兩。給其費。佐倉侯正通（稻葉丹後守今淀侯先世）又與廣澤善。每歲又竊為之贈米二十苞。醬油十樽。金四十兩。其所遇如此。

廣澤仕河越時。以權家之臣。諸侯及在朝士人。玉帛皮幣。不絕家內。而及其辭祿去藩。以家財器附與族人。僅以所恩賜紗綾二卷。縐紗二卷。賣之綵帛舖。得金八兩。僑居於深川八幡鳥居前焉。

嘗廣澤去藩時。兄知順既歿。其嫂氏寄寓于廣澤家。嘗求仕於諸侯夫人。將官仙臺侯宮中。其隄調所資給不得金四十兩。不能辨其費。廣澤曰。窮之中速辨。四

十金。殆似不可辨。而仙臺侯當今大藩也。將再官之。非其得機會不可復得。遂移書所善友人數家貸借金若干。又典却書數百卷。遂得四十金。成嫂氏之宿志矣。

廣澤自致仕後。無意官途。諸侯聘之辭而不應。教授之暇尤以墨池爲娛。世人自是目以書家焉。故其經義詞藻皆爲書名所掩。廣澤又不較之。且當時有名之士。平林靜齋（名惇信字明義號消日居）關鳳岡（名思恭字子肅又號黑指生）三井龍湖（名親和字播卿號深川漁夫）飯田百川（名規矩字季甫號玄々齋）葛烏石（名辰字君岳一號金粟）之輩。皆從廣澤學書。故能書之聲。特

至於今喧傳海內云。

享保中。廣澤聲價高於一時。至姦商之輩贋造其印。僞書其名。鬻之市中。暴致富豪。故廣澤之筆蹟既在當時。僞書極多矣。其貴重之盛。實我邦所未嘗有也。

雪山嘗應浮屠某需。書阿彌陀經半而有事故。俄西歸。某以其餘請補書之於廣澤。廣澤諾續書之。其所聯繼人不能辨識之。後雪山復來江戶。廣澤示之。雪山觀之嘆曰。吾不能爲趙魏公。子已爲仲穆矣。

葛烏石學書於廣澤。有青藍之名。嘗摸書文衡山七絕詩數首。僞稱衡山眞蹟。古色其裝潢。貫之一諸侯。侯求鑒定廣澤。廣澤閲之。墨彩勁搖。裝表絹紙之古雅。以髣髴於衡山。認爲眞。侯甚珍重之。其後數十日。烏石告之。故廣澤無戒以僞巧欺誣於人。又無耻識鑒之不至。自若曰。蕭誠以己書爲古帖。欺李北海。北海不能辨別其眞贋。今猶古乎。笑而不止。

享保中。參政烏山侯常春（大久保佐渡守）謂廣澤曰。青山百人隊騎士有闕班者。吾以爾將補之。爾欲之乎否。廣澤曰。不敢請耳。若命雖卒伍。不可辭。自臣請之。雖二千石。非臣志也。常春感其言。奏之。　幕府擢爲百人隊騎士。特命免城門宿直。日詣參政府署。與編修慶

長以來條制之事。又奉旨。著述奇文不載酒編四十三卷上之。有旨藏之紅葉山秘府云。

享保乙亥冬。特　命使書朝鮮國返翰。且篆刻御印。賞賜白銀二十枚。嘗有河原半右衛門者。持金裝短刀一把來曰。此刀某侯所藏。其臣某拜賜之。今依貧窮欲賣之。先生買之乎。廣澤觀之。其龜文漫理眞名刀也。遂出所賜銀購得之。後半右衛門矙廣澤不在。來謂室某氏曰。請一日借之持去。終數日而不返。某氏自悔假名器於人。不再返。請與半右衛門面折責之。廣澤曰。名器可再得。交誼不可再得。竟無吝之色。

廣澤資性篤實溫厚不爲嶄絶峭特之行而其强識敏疾不似平生博綜衆技書畫其所好既世所知也學和歌於清水谷實業卿兵學越後泒圭源右衛門擊劍堀内源太左衛門拳法澁川伴五郎鎗術南都寶藏院射藝石堂竹林齋騎法大坪道雲天官側量金子立運皆從數家究其奥秘就中射藝側量尤自以爲得意

諸州府尹按部地境巡計山河之法皆自廣澤所創叡矣云寛永中 命勘官巡部上總下總檢視其廣狹審覈收脱三年而不卒遂罷之享保新政時再有

命使上總下總安房三州府尹小宮山昌世字君延號謙亭通稱圭之進上野下野常陸三州府尹石川政倫字子彝號東里通稱傳兵衛檢視佐倉小金二曠野兼計六州之廣狹及土地肥确二人皆廣澤之執友請廣澤供至其州按部地境巡計山河員幅周廻二十七日監檢全畢作圖依二人奉之 官賞賜白銀二十枚勞其功檢地之法各州府尹至今便之皆相沿用焉云

廣澤以學擊劍於堀内源太左衛門與赤穗堀部武庸通稱安兵衛堀部彌兵衛金丸義子爲同門情交尤密武庸以扶助復讐於雜司谷之事所謂高田馬場助太刀也其名高於世當其襲吉良氏邸之先夜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皆會源太左衛門家源太左衛門家在于神田紺街廣澤爲武庸避其奴僕獨趣離莚齋鷄卵數十箇良雄在樓上武庸及其他之士五人與廣澤傾盃酣暢武庸以廣澤所贈鷄卵碎破之曰明夜碎破敵讐亦若此廣澤壯其言武庸追思往事慷慨激昂旁若無人廣澤口吟一絶曰結髮爲奇士千金那足言離別情無盡膽心一劍存武庸涙下數行謝交誼之厚廣澤又拭涙相互致慇懃而別歸

廣澤既與武庸別竊恐不獲其志懸念而不已果至其

明夜自四鼓至八鼓自登屋上幾回婢奴門生皆就寢無敢知之者時十二月十四日月輝凄涼寒氣殊甚獨妻某氏睡覺訝問曰良人何以至深夜屢登高乎廣澤曰窺天象瞻星纏耳猶坐燈下讀書至向鷄鳴始就寢焉蓋先是武庸告廣澤以報讐若不獲其志焚燒吉良氏邸四十六人均自殺於焰煙中故也及東方既白有疾叩門戸者廣澤遽起迎之武庸全身凃血高呼曰宿志既遂了同志之士今將之高輪菩提院辱平生之交誼誠生別限於此又不發一言疾走而去廣澤佩刀不遑著袴跣追至永代橋四十

六士過橋半而僅與武庸及所面識士五人永訣而歸。

廣澤以享保二十年乙卯十二月二十三日歿享歲七十八葬於武之荏原郡等力村滿願寺所著有篆體異同歌紫微字樣各三卷字林長歌君臣歌碑字考證撥蹬眞詮各一卷地域圖法大全四卷觀鵞百譚五卷蕉林漫鈔奇勝堂筆餘各十卷

南南山

名景衡字思聰號南山又號環翠園南部氏自修爲南通稱昌輔長崎人仕于富山侯

南山之先豊後大友氏族世守州之小野城因以地爲氏天正中曰兵庫助宗豊者爲毛利氏所殺喪其采地子孫降爲庶人後移于長崎父曰昌碩以醫術聞昌碩蚤死其妻亦改醮南山幼失怙恃父之執友小林謙貞名義信以天學聞憫之養南山於其家授以四書五經句讀又使從邑醫角長有學軒岐之書南山不屑從事於此好讀經史從閩人黃公溥杭人謝叔且學歌詩二子皆避明季之亂者也二人大奇南山聰慧云

寛文十二年壬子京師南部艸壽應鎮臺牛込蔭鎮通稱忠左衛門時爲長崎奉行之徵遊於崎當是之時邑中大嚮學始建先聖祠於邑立山設鄕學立產師艸壽料理學政董督其事嘗見南山深器之因請之鎮臺使之爲弟子員時稱小野昌八郎名始顯於邑中時延寶丁巳春南山歲二十也

艸壽字子壽號陸沈軒山城人其先越後長尾氏之族也講說平安學博行脩以醇儒山斗於後進及遊於崎教授此殆八年矣娶某氏生新八郎早歿故欲養南山而使爲嗣子遇之甚渥南山感其鞠養之厚遂冒其姓

延寶末艸壽應富山侯之聘之越中受田祿百五十石爲儒員猶使南山留在崎從學筑後安東省菴後來江戸師事木順菴蓋以順菴與省菴同學于松永昌三故也遂於其門有十才之稱以南山爲之巨擘艸壽歿南山襲其祿仕于藩

南紀祇南海纂諸友詩題曰鐘秀集冠首載南山云予於諸友最所景慕莫如南南山思聰所以卷首冠之也可見以南海之宏識絶才其景慕之深矣

南山博覽洽聞最長史學世徒知其善詩藻未知其學術嘗著環翠園史論三十卷評論諸家之史其書雖

未全成編。蒐羅詳博。考證精核。亦非我邦人所可及言也。近世太田錦城在加賀時。嘗一見之云。

南山年五十一自知多病齡不長。自刪定其詩文。撰詩六百九十四首。文四十四篇。爲八卷。題曰喚起漫草。刊行于世。無幾其鏤版罹火。不留些。

南山以正德二年壬辰三月。將之富山。途歿于驛舍。享歲五十五。祇南海哭南山詩云。山川鍾秀出崎陽。天壽僅多五十强。人物非王郎是謝。詩篇起宋獨之唐。家藏遺草愧封禪。名附先賢老醉鄉。但慰鳳雛成羽翼。英風千載挹流芳。

南山男景春字國華。幼而穎悟。善詩及書畫。年十三從父來江戶。嘗賦登東天台五言古風二百句。其詩傳播於世。膾炙人口。年十八而喪父。乃襲其祿。寵遇優渥。加秩至二百石。後數年喪母。無幾次弟歿。不堪憂艱。以享保二年丁酉四月歿。年僅二十三。人皆惜焉。

中野撝謙

名繼善。字完翁。號撝謙。通稱善助。長崎人。仕于關宿侯。

撝謙之母。大原氏。與林道榮之妻兄弟矣。撝謙幼而喪父。與母同寓于道榮家。道榮視之猶從子。自授之句讀。又教之書法。必躬親先之。撝謙又能師事之。七八歲誦讀旣遍。時々代道榮講四書小學等。其談論殆若老成之人。聞者奇之。

撝謙十二三歲。尤善書而工草隸。人求其書者頗夥矣。呼之林氏之神童。不敢名。

撝謙年十九。始遊江戶。廣交諸名士。好經術。修程朱之學。于時篠山侯典信（松平駿河守、今丹之龜山侯先。）引見而奇其才。歸之月俸。供衣食。俾益修其業。於是僑居神田雉子街。教授爲業。後関宿侯成貞（從四位下侍從、牧野備後守、時侯爲執政、今笠間侯先、）辟掌書記。時天和四年丁卯三月也。

元祿中。常憲大君屢臨關宿侯邸。輒召見撝謙。命進講經。人皆榮之。自是以來。諸侯及貴游子弟從學者益衆矣。是時。下野安藤東壁。信濃太宰德夫皆遊于其門。受誨督矣。

撝謙遇太宰春臺甚渥。嘗言。吾不敢謂有知人之明。但知太宰生。則不讓他人。春臺亦曰。設使完翁得邦家必將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於我矣。雖骨肉無以尚之。終身敬服其爲人云。

撝謙墨守程朱。確信其說。指山鹿素行著聖教要錄辯駁宋儒。以爲異端之巨魁。一入於其門者。雖來請教。

峻拒不相容不更避貴紳與庶人

元禄乙亥關宿侯致仕既老號大夢世子（備前守成春）襲封實永乙酉移封參河吉田時撝謙謝病辭禄携妻子以徙平安教授生徒居僅一歲吉田侯捐館舍世子（備後守成央）立尚幼老君大夢在菟裘猶聽藩政再聘撝謙優遇與之禄百五十石爲火器隊長使掌歩卒三十人責以職事故又來江戸而居于濱街侯邸中云

撝謙歴仕四世君凡二十有餘年矣以享保五年庚子七月二十二日歿享歳五十四以其遺言葬於深川六軒堀要津寺域内先君大夢塋側

扳復軒

名九字惇叔號復軒通稱九右衛門江戸人給仕于 幕府

復軒高祖曰扳倉甲斐守者仕鎌倉上杉憲政爲總州帆邱城主生佐渡守清治當是之時鎌倉兎解憲政奔越後寄寓於長尾景虎清治屬北條氏康屢有武功及豐太閤攻屠小田原城惡其慘毒捨城出亡隱于州之大綱里生治眞治眞生三子時海内始脱干戈神祖招北條氏諸臣流落於諸州者三子出奉仕于宗室親藩其季子正信乃復軒之父也復軒正信之第四子也

復軒歳三十奉仕于 文昭大君潜邸之時當時稱之甲府殿其邸曰櫻田御殿以復軒自幼好學受業於木順菴始以薦爲侍史後自宗藩從入西城擢爲納府司計（所謂御勘定方也）無幾爲司計曹長正德中爲三城官直長（三丸御留守居番）

復軒嘗講論語於經筵至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之章極辨集註所引程子圈外説有一寵臣回護朱説大難詰之欲加意氣而屈之復軒正色辨對之其辭詞絮々寵臣不能再發言

復軒雖受業於木門非若室鳩巣雨芳洲等於程朱毫不容疑屢與物徂來交有一貴紳尤諱忌徂來時諷復軒莫與之交對曰人心若面以己不欲而欲令人不亦欲乎益與之交使其子受業於門下徂來亦禮貌之適他貴紳自是不與復軒善矣復軒官途爲之不至於進云

復軒日在官署其曹長甚疾復軒謇諤廉直故所幹事紛冗易過者爲推有才器皆委屬之實有其過失伺間隙而欲中之然無敢可乘復軒又能知其意愈益獨任終始之前後八九年無一過失

復軒爲司計曹長。後數日。府署無故亡三千金。同僚之士。倉皇失措。不知所爲。相供謀議。將出償而秘之。復軒不爲然。獨抗言曰。此苟有盜在耳。諸公掩其欽而償之。盜後顯露。則欲自晦之無及矣。宜啓之政府。明白其事實。吐露所以府署無故亡。而後案驗其罪坐法。以免我職矣。公等如不欲。我獨告之。衆恚曰。新曹長違衆欲。破事也。群議未決。雖然竟從復軒之言。後數十日。果獲盜於小吏中。由是衆皆歎服其先職之明。

享保之初。新命稱改制變革先朝舊典。司計多坐贓者。

雖先是旣遷他職。追責其狀。而獲罪者數十人。復軒獨以無汚濁得全矣。蓋司計之爲職。財賄之所聚。人動輙易汚。縱能自守潔清。無有貪欲。或相連坐。或相牽濁。非其堅確特立。爲衆所推戴。前後所幹。不能無過。而復軒以謇直特得清白之聲云。

復軒聞人之藏奇書。百方求之。必自寫。所得凡二百餘種五百八十卷。曰。此不獨我所好。顧家貧子孫乏書。縱不當鬻金。寧不比業田宅爲遺後計乎。

復軒以享保十二年夏。患胸痛。而猶扶病出于朝。至其明年益劇。家人謂君之微官。何自苦爲。宜家居以養病。復軒曰。苟食公祿者。亦可盡其任已。不爾算其多寡。報已所職。殆近於市井商賈之私。不可遂及歿。無養病於家。忍苦奉公。嘗在三城直署。病劇輿歸。家未及安席而卒。實享保十三年戊申四月二十三日也。時歲六十四。葬于雜司谷法明寺。所著有復軒雜記及文集等。

復軒娶齊藤氏。生三男二女。伯惇行。字敬德。號蘭溪。通稱助三郎。襲職。仲安世。字美仲。號帆丘。通稱安右衛門。叔經世。字美叔。號龍洲。通稱經之丞。皆從物徂來學。善文章。就中美仲特著稱於藝苑云。

盧草拙

名草拙。字元敏。號清素。又號孫眞。後以草拙爲號。通稱元右衛門。長崎人。

草拙之先盧氏。爲姜齊。其後裔食采於盧。因氏焉。世居于范陽。唐宋之間。所謂范陽盧氏者。皆其族也。至曾祖君玉。明萬曆中航海來長崎。流寓多年。崇禎四年還明而歿。君玉當在崎時。娶某氏。生男名二孫。時元和八年也。二孫十歲。君玉入鄕而病。不再至。遂至歿。故鞠育母氏。長稱庄左衛門。以其善華音。特擢爲譯士。貞享三年歿。庄左衛門生玄琢。以醫術聞。以元祿

元年歿。草拙乃其男也。

草拙早喪父母。唯祖母是依。資性柔弱。居恒多病。不食生冷腥羶。雖好讀書。不能勉學。自甘退落。及至十七八歳沈痾漸愈。欲將以文學振於世。始坐臯比講説經義。教授邑中云。

正德中。鎮臺石河政卿(土佐守)擧爲掌書監。兼領清館譯士。(所謂唐人屋舖通司)以其精于華音也。享保中應辟江戸。屢來關東。世掌長崎來舶書籍之事云。(所謂新渡唐本調方也)

草拙雖以文學起家。其家二世爲譯士。故當時儒流皆視之甚卑矣。特與岡嶋冠山友善。冠山以草拙爲譯

士中第一。蓋以精於俗語故也。

草拙平生甘素樸。尚清淨。晩年好道教。辯三教之要。著論説數萬言。題曰天地一指編。又著喩囈録。指斥當時學者偏見多悖於理矣。

草拙嘗謂長崎雖小邑。自元龜以降一百五十年。忠臣孝子文學技能之士不爲不多。想其姓名字號及功蹟事業今而不記載。恐歸泯滅乎。吾辱掌書記。蒐輯欲以傳諸世。未果。輒命男驥字千里。將輯録其書。享保十四年己酉五月病歿。享歳五十九。後三年其書始成。曰長崎先民傳。蓋從草拙之遺意也。近世南總原公道校刊行世。雖寥々乎短簡。亦足以知長崎一邑人物之盛也。

荒川天散

名秀。字敬元。又作景元。號蘭室。後號天散生。通稱善吾。山城人。仕于紀侯。

天散幼學于伊藤仁齋古義塾中。有千里駒之稱。其爲人也明敏豁達。精通經史。自十四歳時。當仁齋有事故。代之講説經義。訓督諸生。雖有先輩老生。不能與之抗。塾中推爲都講。往來塾者。罔不敬服。十六歳時紀藩上卿三浦某(長門守)見奇其才。薦之於藩。徴爲記室。時寛文九年己酉冬十月也。

天散自八歳受業於仁齋之門。至應聘於紀藩寓于堀河塾。八年於此。其於師弟之間。信愛尤厚。仁齋又以入于門尤先。群弟子遇之異他。雖然天散終身不專主師説。以爲吾洙泗之道。大備唐宋之間。程朱二公集成之。其大意在繼往聖而啓來學。排老佛之空妙。擴管商之功利矣。若有世儒以道義爲己任。能續此意者。是眞儒者也。何必字字句句守其師説。而後爲能奉其學者乎。蓋墨守師説。崇奉其遺教。欲事事若其意者。朋黨之漸也。夫結黨搆徒。偏讜一家。皆小人

之私心也。恐近時中江藤樹山崎闇齋輩驅馳子弟入之其綿蕞區別流派。使之歸己。其末學之蔽不必免朋黨之病。

仁齋成一家言。風靡海內。其著語孟古義。每卷首安置最上至極宇宙第一之八字。以致崇重之意。當時弟子及朋友無有異義。天散以謂推尊語孟。特致崇重之意。恐似睥睨六經。置之孔孟之外。甚駭聽聞。則請削去。仁齋從之。

天散資性豪邁。不爲苟容。素健談論。嘗在江戶。時與大高芝山邂逅一士人家。指評當世人物。自晝至夜猶

未去。其坐士人固非好學之士。苦其談論娓娓不盡。又不堪默在其傍。間僞睡眠。芝山見之。請辭而歸。天散未嘗欲去。將至三更。四隣寂然。不聞人聲。他事益漫焉。不相省。笑謔怒罵。音若撞鐘。竟至鷄鳴。謝其士人而歸。

天散講業之暇。研究吾邦地志。諳記城壘砦塞所在。詳知其道里之遠近。以謂士若不精于此。不足以成戰陳之用攻守之法。

天散詩多不傳于世。近時紀藩伊藤海嶠。編南紀風雅集。載其詩數首。余愛除夜七絕一首。曰。遠將書劍走風塵。更看年光追電頻。今夜曉鐘聲動後。也爲三歲異鄉人。

天散以享保二十年乙卯卒。年八十二。養弟善助子某襲祿。其人無行除籍云。著述之書有數種。未詳其目。余所見有弊帚集二卷耳。

鷹見爽鳩

名正長。字子方。號爽鳩子。通稱三郎兵衛。三河人。仕于田原侯。

爽鳩本姓石川氏。永祿中稱平太夫者。始仕于田原侯曩祖。其子正時。稱半兵衛。以有勤勞於侯家。擢爲太

夫。其子正信。稱三左衛門。其子正親。又稱半兵衛。祿三百石。世襲其職。至是之時。侯命賜兒嶋氏。寵遇之蓋兒嶋與三宅族同也。爽鳩正親第二子。幼名才三郎。同藩太夫鷹見定重。有女無男。以與正親數世之通家。乃乞爽鳩以爲嗣子。故出冒鷹見氏云。

鷹見氏本姓曰金澤。其先世遠州人。金澤某又始仕于田原侯曩祖光盛之世。屢有勳功。嘗見白鷹啣鹿角。架於諸楓樹上而結巢焉。以爲瑞。捕得之以奉　神祖。因賜之姓。曰鷹見氏。當時之人皆榮焉。

我邦中世以降。文武諸家車服旗幟。各有標記。以圖代

文。日月星辰以至動植諸物。從其所好各家子孫奉相沿之。應仁而後車服之制屢改標記之用率在衣服。貴賤通用。帛褐並施。通稱曰紋。鷹見氏併繪楓葉鹿角一雙以爲紋表其得之也子孫相沿至爽鳩時不改云

爽鳩自幼志學十四五歲。既有定見。嘗數士太夫喜僧巫之言過信淫祀。而僻執爲習。著秉燭或問珍六卷。痛斥其非殊爲醒目時歳十七後到江戶。有勸上梓者而從之。及至中年。悔其辯論不盡而廢棄之。爲不足以掛齒牙。

爽鳩詩才逸宕超絶於人。嘗倍從侯駕於赤羽根濵三州之地會網獲大龜侯命諸臣賦詩。爽鳩賦七言古詩一篇其詩云周室列侯漢功臣干旄新淹赤羽濵赤羽濵海三千里。光暉忽添五馬新。漁人喜迎獻大龜云是聖世伴鳳麟。朝出崑崙夕碣石。負抵飛梁度朝汐。壓倒蛟螭掣鯢鯨。乗濤吹滂到蓬瀛。蓬瀛十二黃金臺。多少鱗甲相坐迎。三足之鼈六眸龜。一時水物皆堪驚。況亦藏六千年壽。再逢至仁保餘生。侯欣然不堪嘉尚。大宴於海畔。朱書其詩於龜背而放去云

爽鳩平生尤厚於故舊。安藤東野友人某嘗殺戮人將避仇於他州。乞逆旅費銀於東野。東野造次之間無由辦之。自到田原侯邸門而通書於爽鳩告其故時夜向四鼓。邸門既鎖焉。爽鳩肎之。不問是非。而懐三圓金自闌隙與之。速使治行。

爽鳩重瞳讀書二行倶下。又右手持筆記帳簿左手把算盤爲會計不敢差乗除。

爽鳩十六歳始仕爲近侍二十一到于江戶。入於物徂來之門。好作歌詩。三十五擢爲太夫。自是而後廢棄詞藻。尤留志於經濟學。研尋其說。傍及法律刑名政書儀制之類。綜錯和漢。無不宏通。當其在職用〻立功於其所奉焉。實可謂脚著實地者也。田原封内之條令多出於爽鳩所建議云。

列國大小諸侯動輙患其不足。歳時職貢仰給商賈。或橫取民間。或減士俸。僅足以爲其費。及爽鳩專藩政有見于此。儉勤節用。使各供其職。九年封内整理。用大足矣。無敢有窘迫。遂至使世人謂田原雖小藩誠富饒。皆爽鳩之功矣。

爽鳩之妻其義父定重女。名冬野。號緑柳女史。頗有婦行。又讀書屬文。好詠和歌。尤妙于草書云

定重至晩年有子。名定興。屬爽鳩弟鞠養之。而後爽鳩

以無嗣子。故欲使定與襲其祿。爽鳩歿後。綠柳能以義方訓之。兄弟之間。恰若母子。人皆稱其爲人以爲良偶。

一貫紳問物徂來曰。弟子長於經濟者爲誰。徂來對以爽鳩及三浦竹溪。稱爲能通曉時務者。

爽鳩以享保二十年乙卯四月十二日。無病暴歿。享歲四十六。葬於淺草新堀松原寺。所著有詩筌。或問珍。爽鳩遺稿等。

田鶴樓

名助。字伯隣。號鶴樓。通稱助右衛門。江戶人

鶴樓之高祖益田友嘉。相摸人。自天文中小田原北條氏振威關東。友嘉服從之。掌財貨交易估價低昂。督察薪非。催驅賦役之事。永祿丙寅春。有明舶遭飄風來泊相之三浦。蓋吳估也。北條氏命有司。撫慰艱難。而使之舘客於友嘉家。留宿數十日。修造其舩具。葺繕其行裝。事訖將辭而歸。其估甲者謝曰。賤商數人。生理於萬里外。無以報主人。鄙家所傳有一金瘡術。以奉授焉。友嘉受其方。因試之果驗。蓋五靈膏方也。後施民間。療其病者。遂致財巨萬。寬永初。徙相州豪民於江戶。友嘉時歲九十餘。率其族而來居城東。呼此小田原街。賣其藥爲業。友嘉有三男一女。其第三子曰助傳。助傳生助慶。助慶生玄春。乃鶴樓之父也。

鶴樓始號確樓。蓋取之確乎不可拔之語。新井白石屢過其家。見壁上画鶴。令題鶴樓。遂亦以自號焉。

鶴樓世不爲他業。家無積聚。貲日取給。產無奇窘。當時曰。益田氏製五靈膏者。雖婦人小兒。無不知爲良藥者。

鶴樓少而好學。師事白石。遂以歌詩著稱於藝苑。白石固志經世。恥以詞藻名於世。且自視甚高。不欲人以弟子被稱。故稱門人者至寡矣。又不妄交人。鶴樓獨

以之得愛遇。其爲人也。於是乎可想視也。

鶴樓已甚喜客。酒肉無絕席。來訪者晝夜相繼。無有間斷。既先至者或偶過此。若有他期。不得即去。後者既亦雜然。鶴樓坐起其杯盤狼藉中。常極深夜霑醉以爲娛。

鶴樓常好假寐。故其在席。醉則顚睡少焉。寤酣暢若故。不必爲賓主。客坐不迎起。不送。意蓋以相忘爲適。客亦悅其眞率。至則如在己家。袒裼裸裎。箕股蹲踞。無所忌憚。習以爲常。

鶴樓以喜客。故其家人能熟察來者多少。計知飲量。雖

昏夜厨饌速辦。恰若賣酒鋪。

鶴樓雖以詩被稱於世、葆光脱落、不欲屑々以文藝徒而自居。則曰、一賣藥翁、豈欲沾々自喜求人聚慕。且效韓伯休、好名之甚。刻苦逃名之爲哉。爲之醜也。唯可與飲耳。無朝無暮、無時不醉矣。

鶴樓善三絃技、好世所謂長唱者。毎會客席、必奏其曲。或一日客不至。僮僕乃憂鶴樓之不樂、竊詣其常相善者招之。不得則又適他、詣略相識者招之。又不得則雖雜賓狎客、必致所邀而止。或僮僕當趣他之時、途遇其所識人、苦要之以至。鶴樓喜之。

白石以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鶴樓雖以飲酒爲適、追感哀慕於其平生之恩遇、毎至忌日、悴然素食、必著禮服謝來客、不接人。聞鄰家笑音、如不堪、閉戶齋居、以終夕云。

鶴樓遺編三卷、友人高惟馨輯。山保定大基房校、書肆嵩山房梓。其刻成于寶曆十二年春、附載服南郭撰鶴樓傳。其傳曰、今年六月鶴樓小病、不數日而歿。按今年者不知何謂。要之南郭輩徒留情於詞藻、而不知考究事實。百歲之後使讀之者、不得其故、則雖有其傳無裨後世。竟不能知其歿年月日享歲之事實、眞可惜已。

或曰、鶴樓以寶曆元年辛未六月三日歿。不詳享歲。淺草田畝慶印寺城内在鶴樓墓。余往搜之、不得。問之寺僧、則曰、益田氏者數世墳墓皆在於此、而香花無主既久矣。不詳其族矣。余請寺僧閲院中所藏靈鬼冊子、益田氏姓名歷々存焉。其中有曰法閣院玄順日達、安永四年乙未十二月三日、俗名益田助右衛門者。蓋是也歟。雖然南郭撰小傳、蘭亭輯遺詩、其歿年決不可在于明和以後。蘭亭以寶曆七年歿、南郭以仝九年歿。二子之死、皆在寶曆中。言其辛未六月三日者、似可信矣。然未知孰是、姑書之竢後考。

田蘭陵

名良暢、字子舒、號蘭陵。田中氏、自修爲田。通稱武助、江戶人。

蘭陵早孤、爲叔父富春叟（名省吾、字宗魯、號雪華道人。仕于甲斐侯、致仕後變姓名、號冨春山人。）所養、寄居其家。歲十二三、常待側觀叔父所業、默有所記。未嘗就講習、則不自援章句、雖然四書五經既能讀誦。十六七、識了大義。叔父時試討論、視其所記應對若流。叔父喜之、就其所善物徂來、使受業於門下、與板帆丘、管麟嶼、岡嵰洲、俱稱蘐社妙年

四傑。蘭陵尤其魁也云。

蘭陵寓于蘐社六年。日夜憤厲。研究經義。其所論著。必機軸於己。不敢依先修之成說。人皆難之。

徂來應諸侯之聘。到其邸第。講說經史。每月六回。或七八回。當其不能到之時。使蘭陵代之。徂來嘗謂人曰。吾死後。羽翼我業者。太宰生。服部生耶。生前知吾胸腹者。莫若三浦生田中生。

蘭陵二十三歲辭蘐社。僑居駒籠白山。講說爲業。雖然不甚專主師說。平生所著文章結撰。將欲大驚人之時目。務與先修爲異。先是十年。安藤東野又下帷於

此。東野以溫厚長者所稱。惜乎短命而死。蘭陵以慷慨激烈。有國士之風。所稱自以倜儻豪邁。居常好飲酒。鯨吸盡斗。二子皆夭折。鄉隣之人惜之語曰。文史勞東野。豪飲病蘭陵。

蘭陵氣古。行高。磨礲鍛切。相期以海內之名。雖然勇壯特奇。傲弄一世。殆欽養生之術。遂以此得病。至享保十九年甲寅二月二十五日而不起。歲三十六。不娶無子。門人相議葬于山谷瑞泉寺。又請其墓碣文於服南郭。南郭釆其垂終所作詩。以書碑陰。以謂庶足以槩之。其詩曰。華陽洞裏幾時遊。聞道神仙修玉樓。此去欲攀珠蕋樹。雲間白鶴已來不。所著有謀野集刪考。脩辭考。蘭陵遺稿等。

岡嶋冠山

名璞。字玉成。號冠山。通稱援之。後改彌太夫。長崎人。

冠山始以譯士仕于萩侯。受其月俸。自慙爲賤役。辭而家居。專修性理學。獨以此鳴於西海。嘗應足利侯忠囿戶田大隅守之聘。來于江戶。無幾致仕。至浪華。講說爲業。又至江戶。至平安。前後皆以其精于華音。從遊頗衆矣。首唱稗官學於世。先是雖有從事之者。未甚精之。及冠山起。始能詳明於其說云。

冠山始校定羅貫中水滸傳。施國譯將刊布於世。未至見其刻成而歿。享保十三年其初版者成。自第一回至第十回。是爲吾邦刻稗史之始。自是以降。將陸續開雕。全至百回。後其鏤版罹火。未及全尾而罷。惜哉。

近世以稗官學鳴於世者。晁世美字德濟號玖珂長門人　陶晃字廷美號南濤土佐人　二子皆東涯門人。岡白駒字千里號龍洲播磨人　秦熙載字虞臣號松峽山城人　等。皆以冠山爲之先鞭。物徂來亦與冠山友善。受象胥於冠山。每讀稗史未覺了。必問之冠山。

冠山講說經史。誨督生徒。其所爲大異世儒。世之儒者

必以仁義道德治亂興廢辨論鄭重間涉煩冗不生伸欠者少冠山專言時世目擊之事實於唐山則明末清初於我邦則慶元以降自謂不如此不甚近于人情

冨春臾仕於某侯直諫弗聽私去於其藩將奔奥州冠山與藤東壁太宰純相供謀曰侯必遣兵追之恐不可得免盍相與出死力拒之乎是危致命在於此乃各擁戎器獲送之數十里追兵遂不來乃告別而還

正德元年辛卯十月韓使來聘冠山年三十七是時在于江戶學林整宇先生之門以其弟子員與韓使會

筆語於客館其書記洪嚴二子聞冠山極口激賞富嶽之奇觀以爲不然曰其奇秀清淑不及我國金剛山遠矣夫金剛乃白頭山初落也有一萬二千峰皆以白玉削成東臨渤海北接長白根盤數千仭不見畔岸山中多有人跡不到處亦多神異故中國之人有願生東國一見金剛之語宇宙之名山恐無與此爭奇絕者耳其言甚誇驕焉冠山曰金剛若果如此信可謂名山也吾國尚有若干名山皆秀麗而崢嶸良非尋常之所比者然不若富嶽富嶽者聳半空而跨八州放金光以玉華頂上有池而清水如鏡腰間無樹而白雲似帶寔是金砌玉築者而其狀非凡山中唯有山神祠土地出沒而妖精怪物飛禽走獸之類猶有不到之處而況於人乎自古唐山之人稱我爲蓬萊者以有富嶽也其名山之所以奇特而天下無雙者其分明矣哉今足下所言冨嶽不及金剛之說似未可全信且金剛載於何書既是貴邦之名山天下第一之奇觀則必有圖畫在願一借覽又唐山之人未嘗言及於此恐足下之言爲遼東之豕乎二書記無言而罷

冠山曰洛閩諸儒知天而不知人頗類乎老莊近時攻擊洛閩之諸儒知人而不知天差近于申韓由是觀

之雖以宋學爲主非敢墨守之者

冠山以享保十三年戊申正月二日歿于平安享歲五十五葬于慧日山所著有唐話纂要唐譯便覽雅俗類語唐語便用字海便覽華音唐詩選尺牘便覽通俗水滸傳通俗元明軍記通俗明清軍談小說讀法等

越雲夢

名正珪字君瑞號雲夢又號神門叟曲直瀨氏稱養安院江戶人給仕于　幕府

雲夢之先。伊豫越智之裔。一柳氏族也。故自修爲越曾祖正琳生於京師。始業醫。稱曲直瀨氏。仕豐太閤。叙法印。後奉仕　神祖。慶長中。讓其職男正圓字三益別營菟裘。閑居養痾。亦養外孫沼津玄理。使同居於此。將與之老。後栖託正圓。蚤卒。故以玄理爲嗣。又襲其職。被叙法印。玄理生正球。號平菴。乃雲夢之父。娶柘植氏。生雲夢云。

文祿中。朝鮮之役。浮田秀家將發於此。謁豐太閤。時正琳侍側。秀家曰。吾奉命於海外。監督諸軍事。當其奏凱獻捷時。何以投與正琳。唯々。未答。太閤曰。正琳以

方技仕。宜獲書籍。以贈之。後果秀家以於彼國城所收獲書數十笥。悉與之正琳。故至雲夢。其書具存焉。加旃雲夢以博好古。異編奇冊。輻湊一世。當時之人。稱之神門文庫。蓋以其邸在城東神田橋門外也。

雲夢雖以醫術家世食官。平生不甚好其方技。說自一入於物蘐園之門。頗能修所謂古文辭者。自以詞藻爲專務矣。

雲夢平生與服子遷平子和。驩從事鉛槧。故以儒流文人。取謁於門。則不問貴賤。倒屣而迎。以疾病憂苦請治於家。則問狀實。而後見其人。

雲夢質實謹厚。雖對家人。未嘗厲聲色。其從僕奴婢。常謂於吾主公。不見者三。不見慍顏。不見詰語。不見鄙吝。

醫官賜邸於都下者。不論郭內外。若雲夢。無近於　朝者。蓋有旨。以其便於常參矣。人皆榮之。

雲夢雖有事故。未嘗東首。而就寢。蓋不欲趾城方也。其家適有脩造之事。雖不欲趾城方。依正室便房扳障裱隔等不全具備。不得不爲東首。家婢置床東首。曰。今夜依脩造。常寢不便。僅一宵耳。爲如此。雲夢曰。三十年不欲東首就寢。爲吾不忘君恩之大也。遂不聽。

雲夢自祖玄理。殊以術精。貴遇　朝。及父正球。累增祿以至采地入一千九百石。元祿中。常憲大君孜孜務治。改制新政。尤稱嚴威明斷。在朝之士。苟有不謹而觸赫怒。乃有朝極豐華。而暮至奇窘者。正球在其時。出入官署。三十年無有過失。雲夢又不墜家聲。以蔭補。被叙法印云。

雲夢以延享三年丙寅三月二十五日。卒。歲六十一。葬于麻布天眞寺。所著有懷仙樓文集。神門餘筆等。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三　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四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源洞巖

名義和字子巖號洞巖容軒太白山人皆別號通稱彥四郎佐久間氏奥州人仕于仙臺侯

洞巖新田庶族本姓曰新井其先出於源中將義貞第三子武藏守義宗父親重世仕仙臺侯母金須氏嘗夢衣冠之人來授梅花一枝乃有娠以承應二年癸巳六月七日生洞巖於府城邸焉故幼名梅之助云

洞巖幼而聰慧父親重祗役平安洞巖與母兄在家學書於兄日夜勤習比及十歲數代其兄書簡牘贈致父許屬辭比事不煩人之指揮殆若出自老成之手

洞巖十四五歲頗好繪事而無師友臨摸畫本好畫山水嘗觀僧雪舟江湖圖悟運筆之法自是以降所畫尤有風致皆有佐久間友德者又巧於畫爲仙臺侯所寵遇擢爲畫所嘗觀洞巖所畫以爲甚奇苦乞親重養子之繼其業時歲十七遂襲祿百五十石焉

洞巖妙年既善書又善畫而至學問業未嘗學之歲三十六時爲人畫二喬據案讀書圖其人問二喬之事洞巖不知喬爲何人婦而大慙之遂從遊佐木齋名好生稱次郎左衛門學講習經義博究歷史木齋尸祝山崎氏名於府下洞巖奉崇師說確信朱子遂以儒術顯著奥羽之間仙臺府專尊信宋學始自洞巖云

洞巖中年以畫其府城圖詳記樵樓雉塞埰堡羅郭甬道外塹等坐事被放逐將家徒偏鄙居草莽三年於此衣食不給備歷艱難後遇赦而歸府復舊職

享保中仙臺侯吉村從四位中將松平陸奥守命儒臣編輯先世年譜實錄等洞巖又與其事煩任承勤出入史局二十餘年始能告成侯將大用會侯卽世而不果皆六十八歲乃致仕而老專以書畫爲娛遙通贄京師澤井院流者參以古帖書法益妙從遊者頗衆

穿石名居敬字史頭又號松竹堂稱志津摩大坂人爲師而學世所謂持明

奥之宮城郡市川邑有多賀城趾蓋中古鎮守府衙門之所在也天平寶字中奥羽按察使惠美朝獦使見雲眞人書之建碑於此記四方路程之里數世稱之多賀壺碑續日本記新古今和歌集名寄歌枕又稱坪之石文日本風土記殘篇夫木集後世失其所在沈晦曠世數百年間無識之者元祿中始得之於多賀古城趾荒蕪土芥中洞巖好古之癖乃揣摩摹勒毫釐不爽刊行於世墨本傳至江戶細井廣澤再刻之其書絕妙一如晉唐人之遺

跡自是而[illegible]人皆知其爲貴重之後仙臺侯命有司新修其垣葺造屋宇蓋從洞巖之請也其友弘齋平信恕著壺碑考洞巖作題跋詳記其始末至今無人不知之者實皆洞巖之功也

洞巖與新井白石情交尤密輸寫欵誠無所不至東南隔絶相互知已於千里外鴈魚往來殆無虛日寛政中仙臺工藤鞏卿就其孫義路（字子學彥四郎）搜索遺筐於敗紙中得白石與洞巖國字書牘七十六通編輯先後爲二卷題曰新佐手簡雖其書盡不備得當時事實者頗多矣今據其書所言則白石與洞巖未嘗有

一面識山河索居特以書信相交數十年其虛襟契素亦一奇事矣

洞巖尤巧詩歌而人多不知之贈煙管白石詩曰左倒右翻物浮雲曾寄軀叩頭言未發洞腹嘆元無一吸香煙濕萬般金縷紆玉池傳我意付與老成儒白石戲賦排律一首謝之其詩曰相思千萬里芳草旣爲煙遙謝琅玕贈何酬錦段鮮斑々雙淚竹艷々並頭蓮鷺管長且細螺盃小復圓彎如象鼻曲翻若馬蹄翩聊比繞朝策那論武子錢碧筩宜共飲青箭豈須編王衍曾揮麈藕卿本嚙氊趣同飡蕨境狂似嗜茶巓絶勝檳榔醉要將桃李憐丁香々自結柳線々猶牽朱焰龍啣燭丹鑪虎伏鉛飛灰金琯内擊節玉壺邊流火歌幽雅薰風和舜絃帷中非借箸陌上是遺鈿不羨飡霞客還懷服氣僊吐成玄圃霧潄作白雲泉嘗蓼心良苦紉蘭佩可捐微陽回黍谷尺寶出藍田因識蓬瀛侶徒勞採藥舩今按斯詩白石詩草及餘稿皆不載之故附於此

洞巖以元文元年丙辰二月十一日歿歳八十四葬於府城北莊嚴寺所著有奥羽觀跡聞老志五十四郡考塩竈松嶋圖記名取郡志復讐紀事容軒書畫譜

太白山人文集等

洞巖之妻其義父友德女生一男一女男名義方字子直自稱多病不堪其職教授平安而不舊還於是養鈴木氏子某襲祿至晩年妾某氏生男名義質字子敬號滄洲通稱市郎能繼家學從事服南郭尤善文章遂以文學起家復新井氏別受祿二百石其家至今猶能出文學之種士焉云

矢野拙齋

名義道通稱理平號拙齋伊豫人

拙齋其先數世居於西條以農桑爲業拙齋自幼好學

遊於京師。確信山崎氏學。乃與淺見絅齋佐藤直方。講習其遺書。所造益深。學既通。貞享元年甲子。始來江戶。講說爲業。旹歲二十三云。

元祿中河越侯招致諸名士。文學之徒。輻湊于邸。拙齋應其聘。遂爲儒官。　大君屢臨侯邸。使文學之士。講說經史於　御前。大悅旨。有時服之賜。稱爲經筵之第一。

拙齋仕于河越數年。侯使之授其壻高崎侯經。遂以爲之臣。食祿四百石。甚被優禮。猶出入河越邸。若故後不得意而辭去。變姓名。稱山中久右衛門。絕思仕途。

僻處窮巷。教授生徒。旹歲三十七。

拙齋資性質慤。而詳審遲重。而謹愼。常好儉素。自奉甚薄。厚養二親於二千里外。凡二十餘年。歸省數次矣。稻葉迂齋稱曰。道體躬行。不減古人。有壁立萬仞之勢。

拙齋以享保十七年壬子正月十二日歿。享歲七十一。葬于品川海晏寺。娶中川氏先歿。再娶蒔田氏。生六男六女。長子道垣。字貞甫。能繼家學。拙齋平生潛志於性理學。未嘗作無用之書。所著有輔導小補五卷。兒訓集一卷耳。

中江岷山

名一貫。字平八。又以通稱號。岷山。晚年薙髮。稱快安。伊賀人。

岷山之先。出自志賀源氏。世將種也。曾祖瀧河但馬守一成。仕于織田右府。主伊賀中江城。同族長門守一基。主尾張長嶋城。其弟曰兵庫頭長保。乃一成之父也。一基之子左近將監一益。主伊勢桑名城。與一成爲從兄弟。天正中。一益一成。左袒柴田勝家。抗拒豐太閤賤嶽之役。一益軍敗。一基變姓名。稱中江平兵衛。隱于江州安土。一成生清玉。清玉生景次。相繼家于伊賀上柘植村。人稱州之土豪。岷山乃景次之子也。

岷山幼好讀書。景次奇愛之。遊學京師。受業於伊藤仁齋之門。既而同門之諸子。或領生徒。或仕侯國。躬達而業廣。岷山與之不競。木訥少文。不爲世知。放言自適。不肯易其宿志。寶永中寓居大坂天滿街。講說授徒云。

岷山平生以唱古學。研鑽徃聖。發揮仁齋成說爲自任。攻擊宋學。與淺見絅齋三宅尚齋輩。門戶相擠。强欲以視相互紛呶。嘗著理氣辨論二卷。四書辨論十二

卷疏其所見辨析痛快抵語駁議不少假借自是而後顯著於當世其所持論不特羽翼師說皆三十年來日夜研尋之所得也云

岷山不絕作詩甚賤薄詞章之輩以爲無益於治道嘗謂聖人之大道全不在文辭而在德行故其道不與遊夏而傳顏曾後世屈宋李杜雖有造道之文不能入於儒者之域者有文辭詞章覊縻之也故余不敢作歌詩爲之也

岷山每作文章皆多然則二字書生目之曰然則先生

岷山自許其語曰通貫首尾篇幅精整若斯而後快暢

岷山氣岸高亢不欲苟合塾中横匾書一語其文曰詖詞巧說不曾學習卑禮諂態不曾操演

岷山之妻北村氏頗有賢行其弟犯罪禁錮一室中歲久警吏憐之暮夜潛歸省鄉里妻爲設酒饌食之儲待相歡弟欲就宿北村氏曰不可幸以吏蔭相見親族其恩既足矣一宿娣倘有身何以自明不啻重罪於已又以爲吏累强使之去隣人皆賢焉

岷山享保乙巳十月臥病綿惙至春其家極貧困頻殊甚扶持無力翌年丙午六月十日遂歿享年七十二向有男不育唯有一女適同鄉田原瑞安者門人經紀後事葬于城東一心寺伊藤東涯爲之作墓誌云

高瀨學山

名忠敦又名敦字希樸號學山通稱松菴後改作右衛門紀州人仕于國侯

學山之父曰松意以醫始仕紀侯學山襲繼其職後來江戶與中村蘭林桂山彩巖川熊峰等研究程朱學尤精其說　有德大君在紀州時擢爲儒官學山素不好醫大感謝　拔舉逾講習經史博究群書而不好浮華虛驕務事沈默密行故在當時二三交友外

知其爲人者絕稀矣云

學山强識絕人嘗與荒川天散論戰國之人物暗誦保元平治物語數卷又談源平興廢自治承四年庚子至延寶元年癸丑凡五百年間其改元者一百有八暗誦其年號次第歷世授受不遺失一以謂治承中自源幕府起兵相摸戡定海內覇府之業永垂後世武弁之輩所不可不知也

學山常好演武尤留志於銃術聞館林侯臣某精于其術委贄籍門下學習數年術大進同門之士凡三千人莫與抗者雖他專門家傳聞其名皆憚焉嘗以此

技時々教子弟青山百人街鉋手士卒從學者衆矣

學山與大岡忠相（越前守時江戸町奉行也）善忠相甚優禮之嘗問聽獄之要察情之務學山輒笑曰監官撿覈在其智識敏通透徹上下耳條制法令煩懫輕重不可拘泥古今之規格忠相終身稱此言云

享保中忠相爲江戸令初盜類潛游于都不著蹤跡非禦人國門外哨衆襲家貪攫財具或乘時機因便風發火陌頭待驟擾間剽掠器物人皆恐之其稱狗摸者探煙囊藥擔袋包搭膊之類於人之懐中而不知剪諸於腰間而不覺草竊姦宄一顯一隱遷移無常不可得而制焉忠相憂之捜索甚嚴横行益多其溢却倍於先日夜警固巡按各街二月駛卒不堪勞學山謂忠相曰務在護其凶魁餘不必跟緝果護凶魁富商中自是而後黨類散解遂絶其憂矣

學山在當時與榊原篁洲物徂徠頗同其所爲均皆講習律學唐六典文獻通考明律等諸書其所奉崇也嘗以明律之疑義與徂徠往復數次徂徠稱曰與他人談苦欠伸易生至與希撲坐雖沈醉後不覺洒然醒焉殆有不可企及意

學山平生指笑熊澤蕃山新興條制動搖人心其言曰

元和以後今日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海内之勢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寛簡不在煩苛蕃山以經濟自負而不省時世若此何足以稱之乎

學山寛延二年己巳歳年八十二而歿所著有論語鈔説十卷孟子鈔説七卷考工記諺解四卷唐律解九卷唐律諺解十六卷明律例私考十七卷仝拾遺十七卷明律譯義十三卷明律訣義十四卷明律詳解三十一卷明令考一卷唐話入門二卷千字鈔一卷萬字鈔三卷非聖學問答二卷非斥非一卷醫學正傳標注四卷學山文集十卷

澤琴所

名維顯字伯揚號琴所通稱宮内澤村氏自修爲澤近江人仕于彦根侯

琴所之先世居伊賀爲阿拜郡壬生邑主曩祖平内左衛門尉家長仕平右府宗盛以武功顯于壽永元暦間至山城守者爲織田信長所滅遺族四散高祖全道始仕彦根侯直孝關原之役獲嶋津豊前守久顯首賞賜禄千石全道生之清之清爲藩大夫増加其禄至二千石生之辰之辰有二子伯之省稱角右衛門叔之章稱左平太之章別受禄三百石爲近侍娶

井上氏生四子琴所其長子也

琴所歳十四襲祿又爲近侍從侯在江戸三年元祿壬午會罹心疾乞告歸鄉旹歳十七藩制有心疾者削籍不得再仕於是絶思官途遊學平安研究理學盡通其說而歸杜門謝客讀書力學七八年先此舅族石井雄峰奇愛其才勸以再遊平安遂從伊藤東涯學居其塾一年而歸自是盡捨舊習左袒古學及後得物徂徠之書讀之確信其說終身不改云

琴所中年卜築松雨亭於彥根城南松寺村聚徒講經先是藩中士大夫惟宋學是講習未知有古義追琴

所唱業於此專主漢魏傳注靡然向風江東之學爲之一變中江藤樹三宅尚齋等之餘派自是而後不振焉

琴所雖棲遲衡門從遊之盛所未曾有也至農夫奴婢皆無不知有琴所者彥根侯竊使人致慇懃勸其再仕乃稱病不出侯屢强之峻拒固辭或問故荅曰吾豈不戒於蔡邕誤身哉

凡藩國士大夫祗役江戸寓于邸者大抵周歲而交代矣其未得代期朝夕公署從事職掌出入有限極勞窮力以過一日懷土之情思親之心念々不已以竢代期故其退朝而在舍也或品茶愛味或引局爭勝或玩器弄物百爾遊戲未足以逍日遣悶焉乃延朋類醉飽歡呼謔浪笑敖放歌起舞喧呶紛擾駭驚四隣往々有由是致譴責蒙罪者蓋百邸一轍無有他事琴所僅若冠既有見於此退朝之後讀書是勉講習之間朋類來勸以遊戲辭以好睡雖白晝高枕而就寢

琴所嘗與友人泛舟於湖舟子無狀乃拔刀擊疵其額將欲刺之會有救止者舟子大恐投身水中遊躍而去復坐若故高談卽吟又無異乎平素

琴所平生好潔內行修清自喪其妻遂絶淫欲居室清肅如僧廬又好賑恤視窮乏者不顧家之有無賜與之嘗自謂吾固無一善狀唯在貨色二者未有對人難言者也

琴所以元文四年丁未正月九日歿享年五十四葬於高宮邑德勝寺所著有井家新書軍國要覽軍士要覽彥陽和歌集古今集序解拒公問對畱强錄八陳本義閑窓集琴所稿刪等

琴所先娶芝田氏生三男二女長曰湛秀爲僧次曰俊政爲後于池田氏次曰維長後于家女皆嫁人琴所

沒後。友人釋惠明狀行。宇明霞撰墓銘。門人野東皐作墓誌。

桂彩巖

名義樹。字君華。號彩巖。又號天水漁者。通稱三郎左衛門。後改三郎兵衛。桂山氏。自修爲桂。江戶人

給仕于幕府

彩巖先世甲斐人。自曩祖刑部大輔義光第二子。武田冠者義清。始就封於此。子孫繁延州中。稱之甲斐源氏。義清十八世。大膳大夫晴信。薙髮號信玄。以國富兵强。割據三州。其兵略雄謀。詳於國史。晴信第三子

信貞。稱葛山三郎。天正十年三月。武田一族。爲織田信忠戰死天目山。信貞與其弟勝賴不和。自變姓名。隱于民間。信貞有四子。第三子義定。稱桂山三郎左衛門。爲之桂山氏祖。蓋桂與葛。以同國訓。義樹蓋義定之玄孫也云。

彩巖幼而聰慧。頴悟明敏。逈絕異人。七歲侍客。客與其父有談時勢得失。海內阨塞。及運道不便。民間不利。可憂者。彩巖進曰。勿使若斯機密聞之人。先聖不謂不在其位。則不議其政。客大奇之。

彩巖受業於林整宇之門。精究理學。沈默不競。自信甚厚。物徂徠聞其篤學。屢贈書牘。辨論疑義。徂徠之意蓋在難詰程朱之說。而不陽言之。彩巖不與之抗。以謂。偏才曲學。未足以視精微所在也。

彩巖八嶋懷古七律二首。木蓬萊玉壺稿。井夢澤熙朝文苑。岡盧門律詩選。江北海日本詩選。滕水晶名家詩選等諸書。皆收載之。膾炙人口。其詩一曰。海門風浪怒難平。此地曾屯十萬兵。金鏑頻飛魚鼈窟。樓船空保鳳凰城。宋帝遺臣迷北極。周王君子盡南征。不識英魂何處所。月明波上夜吹笙。其二曰。宮車一去帝王州。大海風雲寄冕旒。井底有緣還玉璽。水濱誰

復問膠舟。舞姬紈扇隨潮下。飛將彤弓學月流。那識寒煙衰草裏。幾人曾倚望鄉樓。余近得其木集讀之。前詩後聯作。偏憐朱紱結纓死。無復青衣行酒生。諸家所選作宋帝云々。則聲律拗戾。似不可讀。實不如本集之愈。蓋諸選未見本集。故致此莽鹵。其他傑作極多。余嘗欲作廣詩史。補葺江北海所遺漏。未果。

彩巖不苟交世。其所莫逆者。僅三人耳。高學山。梁蛻巖。中蘭林也。常稱三子希樸。精嚴穩當。景鸞雄爽流暢。深藏奇秀超逸。皆難得之才。

彩巖曾應　東叡大王之徵。至王門。王本奉崇儒術。招

致文學之士博集諸儒講說經史而聽之王之尊貴固不在於言玉殿畫閣重簾深邃護衛整肅班列諸臣聯坐左右謦咳無聲前後寂然謁見禮畢命講經義彩巖意色恬靜容止自若進講孟子視大人藐之章而退其明辨照晰感動於一坐云

彩巖天資超脫加旃以篤實謹嚴貫串經史淹雅博通尤精理學雖以經義爲自任其所長却在詞章之上其至氣局闊達神韻卓絕則非復時流所企及實曠世之偉才矣

彩巖始舉生員中爲講官終秘書監（御書物奉行）有　旨賜覽秘府書之命益事宏覽末天王堂不啻萬卷奇編珍冊無所不窺雖然沈默不競退讓自將設使彩巖與當時諸儒馳騁詞壇有意建立於門戶顯赫一世不必讓物牛門服赤羽等旣在當時若室師禮三宅用晦皆推轂之詳見于其文集中蓋享元之際江戶藝文傳播遠邇者特物門之諸子耳其他雖鸞風吐音寥乎無聞抑可以見風習之偏矣

彩巖博綜衆藝尤巧草隸又善樂律世人稱彩巖者目以詩人徒談其宏詞精華以謂雄渾高潔殆不在源白石梁蛻巖下是何足言之蛻巖與彩巖書中勸以其持門戶主盟文壇其略曰物徂徠旣老矣弩末不能入縞天又奪滕煥圖如失左右手室鳩巢醇乎古先生安澹泊自守無鬬心也三宅觀瀾堅幟駿臺堂々正々之威殆使牛門塞關不敢東飮焉矣不幸皐隕可勝嘆哉餘子皆轍亂旗靡不能自振其閒雖有慧童黠兒以項橐甘羅自負如靜齋川口氏者亦蒲梢子丹穴雛耳背蹄無力羽毛無彩未足以道當是之時江左文章無敢司柄人置一喙家出一機膠乎經禮則腐而不圓蠱乎詭異則軼而不匡學象宋者其弊也俗善驪偶者其弊也弱腐與軼相鬬俗與弱相讎其勢使人墮五里霧中茫乎不知其攸嚮也嗚呼亦厄矣顧足下少不佞十數歲漆黑其髮紅玉其顏勃有壯氣尚之以目之神與腕之靈若斯他日必擅才名於海內以司江左之文柄而一變焉者舍足下其誰哉因是蛻巖之言觀之其所抱負可知矣耳室滄浪稱彩巖其行敦篤而立誠其材浩瀚而雄峭挺然於埃壒之表文采風流足推倒一世

彩巖以寬延二年己巳三月二十一日歿享年七十二歲葬於淺草新堀威德院其病在牀蓐遺言曰我無德學又無官績無敢修墓碣碑銘等而虛譽焉故其

墓表。特鏤顯性院殿彰巖義樹墓九字耳。

味立軒

名虎。字允明。號立軒。又號覆載。通稱虎之助。味木氏。自修爲味。山城人。仕于安藝侯。

立軒。關白藤原道長之裔。中世有居肥後益數郡味木邑者。因氏焉。高祖盛長。曾祖明房。共從足利幕府。歷事三世。祖吉次仕豐太閤。最被寵遇。元和中。浪華之役。在城中。後退隱宇治。竟不再出。父吉治。精韜鈐學。以此教授生徒。家於京云。

立軒自少好學。遊於那波木菴之門。强記博辨。講究有年。又學韜鈐於父吉治。後聞山鹿素行在江戶。唱一家言。遂來江戶。從事之。寓于塾。研尋不措。卒入其室。尤稱高第之弟子。聲名著聞於士林云。

立軒雖以儒而自居。招致之者。皆遇以世所謂兵家者流。後漫遊諸侯之國。數年於此。聘者待以賓禮。元祿中。始歸平安。遂應安藝侯之聘。受其饋廩。以爲之臣。時年四十三。

立軒嘗在某侯邸。時其封境饑饉薦至。貢賦無度。邑民結黨。起至邸門。大詈吏之不勝其職。訴之其侯。喧呶紛擾。有司以厲辭禁訶之。不可。又軟語申譬之。不可。侯與有司議。使立軒立門內。告侯之意於邑民。立軒宣言曰。吾能知爾情。必許其所請。而慰勞之。其容貌厚重。望之甚嚴。邑民大恐。逡巡不進。至俯仰不得其所。言唯遁謝。訴吏之不廉耳。而去矣。凡其國制。結黨敎訴邸門者。黨魁殺無赦。有司皆拘舊典。以敗藩法侵禁令。爲辭。立軒曰。法令。時之權宜之所製。何拘之有。侯自悟曰。罪在我。不在彼。奈之何輒得濫加之刑。遂不罪一人。於是邑民稱侯之仁。且稱立軒之言焉。

後數年。有官役。用金萬數計。無所出。有司請之京大坂及奈良堺之富商。借求之。其議未決。先黨魁者聞其事。自至邸曰。吾輩在矣。何可使侯家奔走四方。辨給之請。限以十五日。人人自强奉之。其用遂以期

日。邑民荷負之。各致之有司。竟得無稱貸之憂矣。

立軒常曰。好古學者。品格頴敏則變爲慘刻之人。奉宋學者。資質篤厚則漸爲執拗之人。要無所權也。

立軒嘗遊備前岡山。執謁熊澤蕃山之門。立軒少蕃山三十一歲。每談經義。屢折其說。蕃山亦悅爲得人。既而後立軒自識蕃山官途不可完。終而辭歸。無幾蕃山與士太夫議事不合。致爲臣而去。時人皆稱立軒若冠能有先識之明矣。

立軒年七十六。以享保十年乙巳四月二十日而歿。葬于廣嶋城南良雲山中。所著有廣陵問槎録。覆載文稿。立軒遺稿等。

管麟嶼

名正朝。一名弘嗣。字大佐。又以爲通稱。號麟嶼。又號尚古堂。管原氏。自修爲管。江戶人。給仕幕府。

麟嶼之父。名正芳。字宗圓。號李蔭。族山田。寶永中爲侍醫。叙法眼。娶赤井氏。以正德二年壬辰。生麟嶼於昌平橋邸云。

麟嶼生而警悟。固不好弄。四五歲能讀野史。七歲受四書五經句讀於父。自是而後不敢煩課督。日夜誦讀。研究經史。正芳以其所善。就物徂徠受業於門。學古文辭。又操華音。旁嫻樂律。其才學超絕。殆若老成。記聞益博。名譽益隆。人呼之神童。不敢名。

物徂徠稱麟嶼爲千里駒。以獎譽之。室鳩巢固以徂徠之徒。爲異學。常排擯之。而以麟嶼。稱爲天下第一之才子。

享保九年甲辰六月二十一日。於北條侯忠定（水野壹岐守）邸。試以講說華本國語一節。講畢賦詩曰。叨作登龍客。君侯有好顏。薰風高閣上。身似到蓬萊。仝二十四日。於岩村侯乘賢（松平能登守）邸。試以講說路史。時又賦詩曰。君子退朝後。高雲錦席開。從容半日對。愧少孔融才。仝二十五日。於下館侯總茂（石川近江守）邸。試問三才圖會一事。其對盡當。又賦詩曰。冰壺玻璃簟。華堂六月秋。不才今日遇。何以謝賢侯。仝二十八日。於烏山侯常春（大久保佐渡守）邸。試問通鑑綱目一事。其對盡當。又賦詩曰。侯門自古稱如海。童子何知御李君。明日鄕隣賀親去。虛名都下早相聞。四侯時皆爲參政。故有斯試。旹麟嶼歲僅十三也云。

麟嶼對試之後。事聞。上聽。命出自政府。七月六日。有司傳其　旨云。醫官山田正芳男正朝。齒尚髫年。才茂而業勤。宜優之餼稟。以玉其成。乃給歲俸二百石。以爲學資。補員儒官。九月八日被　召對。進講關雎一篇。聞者竦聽。自是屢蒙顧問。　有德大君。睿獎親喩汝說詩。亦能解頤。聞汝善病。成器培養。爲道自能愛護。玉音丁寧諭告之。在朝之人。舉嘆羨其寵遇。

麟嶼嘗踰年請暇。將學於京。而西上。在都閱歲。時與諸儒追從。尤嚮注伊藤東涯。遂入其門。俄而聞親病。而歸。猶往來書牘。質問疑義。東涯視進修不怠。屢許以李賀王勃之流矣。

麟嶼之詩。諸家選集。皆能收之。至文章。以全集未刻世
知之者稀矣。其賜出身上牋一篇。附載於此。曰新進
士出身童子。臣山田正朝。誠歡誠懼。頓首上言。臣聞
嘉善而矜不能。仁德之至也。臣幸生　聖朝之時。夙
被嘉善之寵。是歲某月日。特命有司。試臣以讀書賦
詩問辯對策。繼奉　恩旨。　召見賜進士出身俸二
百石。補博士員。不知臣先世有何功德。今日膺此闔
門感恩。瞻仰無已。臣雖九死。能答萬一哉。臣誠歡誠
懼。頓首頓首。伏惟　大君殿下。德超千古。仁遍萬方。
勉士以勤。率民以儉。納草茅之讜議。詢金石之遺文。

造人之念殊深。勸學之心不怠。今舉臣童子。旌之海
內。洵常情之所不測。其亦古人自隗之意歟。海內士
庶自往深知　上意所在。而愈自奮厲。家弦戶誦。靡
然成風。則宏材偉器。雲興星離。乃至幼而英敏。百陪
於臣。如甘羅孔融者。歲貢月出。有以標盛代文明之
化矣。此人子一生大功。古今難之。臣生十三。嘗詠諭
勞。固無足錄。自八九歲。狼嗜經史。不好外戲。臣父亦
聽其所性。不責以本業。所藏之外。歲致幾箱卷帙。以
給之。臣因獲專力於讀誦焉。但未定師承。彼此就問
而已。不意一二年來。謬以幼學。所向稍異等輩。屢稱

閭里。遂瀆　上聽。叨蒙拔擢。俾改父業。別起門戶。於
是乎臣名聲籍々焉。滿于朝野。目以神童。皆謂百年
來未有之盛事也。而臣父亦以臣之故。為人歎羨。所
謂揚名以顯父母者。臣今賴　殿下至德。而一旦致
之。嗚呼臣之大幸也。實當世無匹。雖然臣於立身。甚
有不安。何哉。顧臣聲過其情。任非其器。負無本之譏。
抱覆餗之憂。雖冒今日之榮。其奈異日之責。是以自
省。日夜戰兢。仰祈　鴻恩。矜臣不能。假以歲月。使竭
駑鈍。則庶幾乎比及成人。粗通一藝。上有以供　國
家尺寸之需。下有以擬小臣涓埃之報云。此臣之至

願也。臣無勝感戴屏營之至。謹奉牋陳謝以聞。臣正
朝誠歡誠懼。頓首上言。享保九年十二月。新進士出
身童子山田正朝上牋。

麟嶼以享保二十年乙卯三月十九日。病痘而歿。年僅
二十四。葬于谷中南泉寺。所著有尚古堂文集。麟嶼
遺稿。男正珍字宗俊。號圖南。以醫術著聞於世。其博
辯宏識。蒐獵經史。刀圭之暇。螢雪自勤。與諸名士。馳
騁詞壇。捷敏無比。所著傷寒論集成十五卷。盛行於
世。青衿之士。至今稱其名云。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四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五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莊子謙

名允益字子謙以字行通稱平五郎莊田氏自修爲莊江戶人仕于臼杵侯

子謙之先越後城氏之族建久中曰莊田次郎者爲源右府賴朝所喪其子孫播遷所在無聞至父立允始以文學與醫術仕于水府支封某侯有故致爲臣而去後仕于臼杵娶田中氏生子謙於江戶子謙髫齔喪父母爲叔父宗伯所鞠養無幾移居臼杵遂爲臼

杵人故自稱豐後人

子謙少而好學晝夜不釋卷叔父深奇愛之令遊學平安數年而歸臼杵侯擧爲儒官專修宋儒之說後從侯駕來江戶嘗見服南郭大服其學術盡棄舊習學于修辭皆歲三十餘也云

子謙自少壯好遊足跡遍于關左嘗以寬保元年七月登富嶽遂有芙蓉記行之作其文簡奧所謂古文辭者我邦近來所稀也服南郭餘熊耳大賞之以爲得李濟南骨髓門人刊行於世後鏤板罹于火其書傳者甚稀矣

或謂子謙作芙蓉記而暴歿矣余得臼杵藤井士成所藏芙蓉記讀之其登嶽在辛酉歲七月其作記有八月九月交矣且子謙歿在寶曆甲戌自辛酉至甲戌中間十四年豈謂作記而暴歿乎哉葛城英堂人物志云子謙作芙蓉記闡發其嶄巖峻嶒之狀於文辭間洩千古之秘奧得罪於嶽神而暴歿人皆謂受之山靈之祟矣江北海詩史云子謙負才好奇曾登富嶽凡民庶上之者必齊戒潔素而後敢上且相戒不許語山中事蹟子謙作其記始漏造化之秘亡幾暴卒世人以爲得罪嶽神云要之斯言出自妬忌子謙者之口素非實事千家誤信之均是無稽之談也余爲之聊辨其誣妄耳

子謙資性謙讓挹遜下人雖門人子弟不欲以師道遇之芙蕖社諸子以文章歌詩振揚一時者各以授簡操觚之徒自處動輒睥睨世人有往往以此得罪名教者子謙與鵜士寧臭味相同恆避文士之鋒焰故於社中此二人無所謂號者士寧則以居本莊人呼本莊先生子謙則以居新橋邸人呼新橋先生或以其藩封在豐後臼杵城又呼豐城先生遂無爲自號者矣

曰杵侯封境松崎阜。在于其城西家野邑。有大江於此。曰家野川。連年洪水。又螟螣入境。元文中自戊午歲至庚申。野無青草。闔州大飢。侯發倉賑濟。又使子謙合祀大禹后稷于其土。子謙主祀事。築壇松崎。齊戒三日。大祈豐熟。至于翌年。穀穰均登。遂建禹稷合祀碑。記之始末。春秋使有司致祭祀。至於今而不絕。自厥以降。永無洪螟之憂矣云。

子謙以寶歷四年甲戌三月十一日。歿于江戶。享歲五十八。葬于高輪妙福寺。私謚文恭。所著有春秋世系十三卷芙蓉記行一卷豐城集十卷。

先君子默齋先生。曾與芝汶嶺編輯文藝傳。評慶元以降各家文章。而品隲差等。其書稿本罹於文化丙寅火。無有副本。頃得評修辭者一條於故紙中。附載於此。其言曰。余得豐城集閱之。其文章宜與鵜士寧於赤羽社中同馳騁矣。近時蘐園學不振。世皆知奉崇韓柳歐蘇。棄置何李李王。可謂知見開一般然。何李李王在當時。以其所見各成一家。不得盡謂之文體贅疣。故今於我邦修辭家。竊定甲乙。得一十有五人。物徂來開祖大宗師。不容喙於此。第上等則藤東野釋大潮宇明霞縣周南餘熊耳中等則服南郭平金華板帆卯武梅龍東藍田。下等則湯常山莊子謙鵜士寧龍鶴臺崎淡園其餘若齊靜齋管甘谷越雲夢野東皐江南溟龜道載等。未得其全集而讀之。姑置焉。

稻葉迂齋

名正義。初名通經。號迂齋。通稱十五郎。後改十左衛門。江戶人。仕于唐津侯。

迂齋越智氏。其先伊豫人。曩祖河野四郎通信。以武功屢顯于鎌倉源幕府時。六世祖伊豫守良通。又作通朝。初領美濃稻葉山城。因稱稻葉氏。織田右府之時。以佐

命功。叙從四位。任侍從。薙髮曰伊豫入道一鐵齋。其第三子但馬守直政。奉仕　神祖駿府。賜一萬石。濃州曾根城。其第三子稱兵庫者。爲麾下士山本喜兵衛所養。冒其氏。仕于尾府。兵庫第三子名正長。稱十太夫者。始出仕古河侯。土井大炊頭利勝。娶杉山氏。生二子。長正春。季正則。稱五郎左衛門。則迂齋父也。兄弟共仕佐倉。正則後贅婿大番騎士鈴木源五左衛門政重家。因冒其氏。以補先職。妻乃政重女。生三男一女。以貞享元年甲子九月十七日。生迂齋麻布六本街家矣。迂齋其第三子也云。

迂齋十三歲。始見三宅尚齋門人三木信成者。與之談近世武弁戰功。聞聖賢之道不可不學。嚮注道義。與淺見絅齋門人伴部安崇赤井直義講究經義。承其教導。後師事佐藤直方。其及學成名顯。至于耆老。畏敬二子。猶其初年賀之禮伏臘之儀。輸寫欵誠不減總角時。遂終二子歿。未嘗絶焉。常曰我爲是二子。學業成就焉。

迂齋嘗以家貧生計難。保親舊勸以出贅他家。峻拒不應。鋭意求仕。年二十四。聞戸田氏利（若狹守祿七千石官爲大番將）好士。客於其邸。後直方薦之唐津侯利實。（土井大炊頭利勝之玄孫）謂侯曰。此生官途不歷。胸次百事皆依僕指揮。更不問俸多寡。雖伉節無驚世。至其清廉。誰敢出於此右。侯喜徴爲儒官。以其父祖故。與俸二十五口。班比上士。時正德五年乙未四月。迂齋歲三十二。其後屢加增。至祿二百石云

迂齋父正則自冒他姓。舊稱鈴木氏。至其解褐侯國。屢請復本姓於其家長。而家長親戚皆謂與父兄宗家異其稱呼。殆似不可。遂未果。後享保辛丑冬。固請歸復本姓。自是稱稻葉氏。

迂齋居喪能盡其禮。寶永四年丁亥。母氏歿。享保四年己亥。師佐藤直方歿。同五年庚子。父正則歿。元文元年丙辰。唐津侯利實卒。同三年戊午。伯兄端齋歿。延享元年甲子。唐津侯利延卒。寬延元年戊辰。妹歿。寶曆六年丙子。妻武井氏歿。前後皆服其喪。寶曆十年庚辰。叔兄圓齋歿。身以在病牀。不執喪。其餘皆能從禮制矣。

迂齋從侯駕之唐津。有文學合田敬勝者。其人資性疏放。不修邊幅。頗有狂狷之風。唐津侯欽其性格異於衆。寵遇優渥。敬勝議藩政。陳利害。又屢言請自隗始之意。而其士大夫妬疾睚眦。羈旅新召之臣。輙動蒙擢用。舉劾以其僭越不遜。謗誹舊典。侯將放逐之。迂齋諫侯曰。君於人者。黜陟褒貶。衆所具瞻。敬勝清狂放誕。而少威望。不可以任政事。而已欲用之。殆似不明。又加恩賜無年。將以逐之。頗涉苛刻。且此輩及諸臣。尨妄輕卒。以至此耳。何可罪之耶。侯感悟而罷其逐矣。

山崎派諸儒維持禮法。處人甚嚴。若淺見絅齋三宅尚齋。嚴排冒他姓。不少假。故入其門。先有冒異姓者。必以歸復本姓。爲學中第一之急務。其立志之確。雖似可貴。蓋於吾邦習俗。殆若不察省時勢之緩急與世

變之處置者自達士論之不免其狹隘局量之識迂齋初年著再嫁說養子論辨駁之沿從師說至晚年大異其趣不求備於人婦女再嫁者士夫出贅者惡之不至已甚矣

迂齋平生舍短取長略細過而揚巨節矣若山宮維深（字仲淵號雪樓江戶人）學雖未醇而一世尤物也又若唐崎彥明（名欽以字行安藝人）德雖未熟而一時英才也二人高簡倨傲輕蔑諸儒自視甚高及見迂齋皆屈節敬服其爲人有寬厚之風也後執弟子禮師事之焉後數年而維深死變諸儒醜焉不顧迂齋奔走弔其妻子焉彥明被逐諸友棄焉不訪迂齋賙卹賑其窮迫焉其洪量寬容率皆斯類

迂齋雖有微恙不服藥餌自以謂良醫不醫故夏葛冬裘飢食渴飲少嗜欲定心氣是皆吾方劑矣

迂齋至晚年山崎派諸儒先輩皆凋落盡其以直方高足弟子獨存於世推奉其學者無不仰慕秋月侯長清（黑田甲斐守）秋田侯義明（從四位下侍從佐竹右京大夫）阿波侯重喜（從四位下侍從松平阿波守）龜田侯隆韶（岩城河內守）佐貫侯正興（阿部山城守）岩村田侯正鄉（內藤美濃守）村松侯直堯（堀丹後守）大田喜侯正溫（松平備前守）土浦侯篤直（土屋能登守）長嶋侯正孝（增山對馬守）新發田侯直範（溝口主膳正）等親造迂齋家執弟子禮就中館林侯武雅（松平肥前守）尤信其道封境政刑盡待迂齋可否而行焉又其君唐津侯遇以賓師禮其每歸城必遣近習一人告之期而後發焉又召之邸必賜轎輿迎送之極致慇懃蓋近世以儒仕于侯國者優遇恩禮前後所未曾有也其德義可以想視矣

迂齋自生麻布歲二十四寓于三田戶田氏邸三十二仕于唐津居其鍛冶橋邸十年又出邸居于本材木街一年後卜築濱街道士井居之三十五年以寶曆

十年庚辰十一月十日歿享年七十七葬于駒籠吉祥山龍光寺域中娶武井氏生二男伯正直稱鐵次郎叔正信稱又三郎能繼家學云

迂齋嘗以其師說著一書辨駁伊藤堀河名曰初學蓁蕪辨又憂物赤城以修辭鼓扇後進欲著論而掊擊之一見唐崎彥明著辨道斷論誹詆斥議無復遺蘊終以閣筆其餘所著有文集正編十卷仝續編四卷仝別集附錄各一卷雜稿三卷和書集五卷學話二十八卷仝附錄十卷

長阪圓陵

名黒肱字實人號圓陵子通稱平介上州人仕于

高崎侯

圓陵之父辰春通稱平六爲高崎侯大夫七世祖長阪
宗成者與鳥井彥右衛門尉元忠同戰死于伏見城
宗成生宗勝宗勝生宗辰宗辰仕于濵松侯信祝（松平伊豆守後移封參州吉田城）時生宗長及高崎侯輝貞（從四位侍從松平右京大夫）始以叔父別爲次房分封宗長以本宗附臣來
爲高崎大夫生辰春辰春襲職娶齊藤氏生圓陵於
高崎後來江戶居本鄉丸山邸故自號圓陵云

圓陵十歲時丸山邸中有狐狸之祟比隣樹木爲之發

光夜行者皆恐怖之圓陵嬉戲之間指揮群兒搜索
其巢窟積枯蘆於穴前燒之煙氣入窟中自是而後
其祟自消云

圓陵十一歲始讀楠三代記忻然有願慕楠子父子之
心自知不可不學古賢前言往行請其父習句讀鄉
先生三年而誦讀既遍頗能屬文服南郭嘗見驚嘆
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

圓陵若冠之後追慕物蘐園復古業從餘熊耳學名稍
著於藝苑自欲以文學振揚一世手不釋卷勉苦爲
病以寶曆十年庚辰七月二十六日歿于家歲僅二
十四葬于牛門寶泉寺所著有圓陵子二卷及遺稿
三卷

元淡淵

名維寧字文邦號淡淵通稱曾七郎中西氏三州
人仕于尾藩芋生竹腰氏

淡淵之父曰福尾莊右衛門娶與平氏生淡淵於三州
擧母邑後仕尾藩爲中軍騎士隸竹腰氏麾下其家
宰中西曾兵衛者請養淡淵以爲嗣子於莊右衛門
是故就贅冒中西氏移居芋生食祿二百石中西氏
原三州秋元氏庶族故修爲元於文事稱之云

淡淵童齔時韓使過尾府行道比屋張帷視之其正使
書記姜耕牧見淡淵止輿謂譯士曰稠人廣坐中視
兒容貌甚有異相必以文學有令名與筆墨而去其
言果兆

淡淵若冠志學好坐暗室雖白晝閉戶僅照容光讀書
夜對燈檠每至鷄鳴隱几坐睡以爲平生竟無就寢
家人皆異之

淡淵及二十歲比身長六尺手垂過膝資性溫和動止
縝重自有高貴府文學木蘭皐（名希聲字實聞）稱云亮節威
望足以敦天下之鄙

淡淵始在芋生教授生徒至歳三十弟子日進遊于門者數十百人無幾又來尾府以寛延庚午春從其君竹腰氏來江戸竹腰氏邸在赤坂門外淡淵寓于邸官舍來請業者靡々不已遂命出邸寓居都下博教授四方之士賜與費銀於是乎卜築講堂於芝三嶋街曰叢桂社竹腰氏有事則使有司就之咨問非有朝制議政之類不敢召召必以駕恩遇甚厚四方之士嚮風輻湊其聲聞於時云

淡淵學無所授受其講經不拘漢宋而別新古從人所求或用漢唐傳疏或用宋明註解蓋以仁齋徂徠指

摘漢宋取舍其間謗議先儒爲不知己量者常謂曰聖人之道不在於學問深淺全在成德育才盡其器用耳

或問曰某經孰據淡淵荅曰從子所信闕子所疑其於微言遺旨吾未知孰得孰失矣不如各得其所得以施之人施人而有裨益則雖不中而不遠矣何必孰一乎近世諸老動輒曰某說得道某論失理皆自以爲知孔孟之意吾未能信之

淡淵敦厚沈黙與人不競交遊極寡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辭莫見之恒以名節勵人其涵濡之化自然及於門人其育才養德不慙其所言若南宮大湫瀧籍風猷伊藤冠峰信誼直諒紀平洲篤學謹行河天門捷敏廉節飛圭洲雅量淹通鷲東柯博綜練達皆所不易得也迥異於世儒偏以文藝鼓動後進者

淡淵寓邸中時同僚之人來告其歸其人恃寵專權淡淵以磁盃十枚贐之取一枚毀破之與曰虧盈之形也其人愕然未言曰且與使隅竟奇也不若使奇待隅其人感謝後自抑遜能愼其身終身不取敗云

淡淵常有人親病者必自訪之嘗有親病者其身病臥床時紀平洲寓在塾使之代訪及反問其狀答曰審

之家人其病不重淡淵謝曰吾知病輕宜使奴訪之不思勞子趾其後聞病又厚平洲請復代往乃使之訪端座至曉待其歸始釋袴矣

淡淵家奴權八者昔逐數主不遑席暖及仕于淡淵二十餘年於此未嘗訴苦一日泣立厨下家人問故曰主公未嘗疾言今日爲我疾言罪當逐耳家人驚肯之淡淵曰修籬使用竹反見其用木故疾呼將使換之彼以爲怒乎家人以其言喩之奴感悟及淡淵歿遺言與之金五兩還其鄉里奴不堪悲歎涕泣之餘自剃髮爲僧還鄉修其冥福云

淡淵病痰飲。至病篤。使弟子扶持之隱几。尚不輟講。知
將不起。擧所筆著數本。使悉燒之。弟子皆惜之。乃曰
未定書也。恐誤後世。僅以文集十三卷屬之紀平洲。
遂以寶暦二年壬申七月十五日。歿于芝三嶋街寓
居。歳四十四。葬于三緣山中瑞華院。弟子多服心喪。
竹腰氏深悼之。使有司護送其葬車。又厚撫子弟寓
于塾者。數有金帛之賜。

淡淵之妻。其義父曾兵衞女。頗讀書屬文。又有婦行。生
一女。竹腰氏命以大田某。娶其女。冐中西氏襲禄。其
家至今存云。

高暘谷

名彝。字君秉。號暘谷。通稱忠藏。渡邊氏本姓高階
氏。故於文事自單修爲高。長崎人。

暘谷之義父名寛。字春菴。號半窗。以善華音擢爲譯士。
暘谷襲其職而不好之。從西溟釋大潮學詩。自負奇
氣。以主盟詞壇爲期。遂以歌詩名于閭閻。寛延中遊
平安。與諸名士交。稱譽於縉紳之間。聲價顯於世。與
赤石梁蛻巖同其歌行近體之氣格。人呼謂高無二。
謂無二人矣。

伏見龍草廬在于平安。以歌詩名於時。嘗邂逅暘谷讀
其所作結交行古詩。歎曰。典雅整密。高華綺縟。不在
井白石服南郭等之下。暘谷又推轂草廬。其才情雋
永。豐藻富贍。以爲當今第一之人物。而相互甘心。其
不可企及。激賞不置。後暘谷歸崎。屢稱草廬爲人。播
布其名。草廬亦屢譽暘谷爲人。賣其聲價。隔居東西。
相謀煽惑後進。識者皆笑其虛捏呈露。

暘谷講説平安六年。而歸崎。後又屢來屢往。當時高名
之士。若江北海清濟叟。皆賞譽暘谷精於歌詩。其業
行於時。先是以文藝名於崎者雖有數十人。於歌詩
文章。不遠及此。嘗結詩社。曰瓊浦芙蓉詩社。其聲振
遠邇。

暘谷著詩鈔二卷。請批評清人沈漁石。漁石南京人。屢
從互市商舶來於崎者也。嘗稱暘谷詩曰。我中國王
漁洋施愚山外。難爲之伍矣。

暘谷自負聲譽。欲與華夏通。爲贈金帛屬之譯士。與清
商杭人錢尚二子。謀鄭重苦諭二商。僉謂。熙朝有沈
歸愚先生者。公斐藻麗逸。起翰林學士。累遷禮部尚
書。今爲參政。是以延譽公卿間。聲振朝野。顯寵亦異
於衆。文學之士。雖多滿朝。咸不能洎焉。吾濟小人。幸
蒙不棄。承知遇於門下。歸到于沈公。乃通慇懃。以告

按吳中七子王鳴盛字鳳喈吳泰來字企晉王昶字采德黄文蓮字景拔趙文哲字升之錢大昕字曉徵曹仁虎字來殷

之故。公喜必致報。此事賤商別有理會。請莫作念。而許諾。賜谷大喜。準備幣帛。調撥丁寧。且附一封書及詩五章。請作其賜谷詩稿。序又別以寄贈吳中七子詩。皆投託之賄賂二商。以金銅絹紬類。二商誑賺若實。運舩帆海。盡數而還。皆是丁丑歲正月。我寶曆七年。彼乾隆二十二年也。二商相謀。促裝登程。使節儀從。至於北京。以賜谷爲侯伯。執政者。僞日本高公使信。遂至于沈氏。奉幣帛及書簡。待答客館。沈氏竊覽其書及詩。其文曰。彝資性愚劣。罔攸知識。賤齡三十四。其學未立。竊不自量。曉々慕古人立言之志。以爲

士生今之世。非文辭不以爲功矣。嘗讀夫子所撰古詩源唐明詩別裁七子詩選等書。未嘗不中吾心也。其採擷簡嚴。其評論確當。毫無偏黨。風雅之則。於是乎立。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苟非崛起一代。主盟斯道者。夫焉若斯乎。噫微夫子。其長夜乎。乃睹西顧愍若調饑。乃陳固陋之說。敢瀆函丈。竊惟兩漢之詩。神奇渾樸。極天巧奪人致。乃煌々乎風雅頌之遺聲乎。變于魏晉。衰于六朝。以至于唐。則古詩亡矣。若夫唐之創體。王楊玉振。沈宋金聲。王之秀。李之神。岑之華。李杜集而大成焉。組織之麗。琢磨之妙。視千古

而無偶者。爲是極盛耶。夫物盛極而即于衰。自然之符也。大變于元白。下至宋元。響絕焉。嗚呼詩有漢唐。譬諸人倫。有周孔。鱗羽有麟鳳。過此以往。明人其傑也。苟志復古。自非以明人爲梯航。惡可乎。明詩劉高始振雅音。吾攸適從者。李何龍舉于前。李王虎視于後。此四家也者。才氣雄鷙。以修古自舉。刻意漢唐之上。莫之與京。其餘英物。連鑣方駕。爭裂綺繡。互摛華蔚。郁乎盛矣。彝夙以四家爲準則。鏤心古範。十有餘年。未遑乎窺壺奧。竊謂北地雄渾。然不能諱其滓。信陽麗則。然不能諱其弱。濟南矜貴。然不能諱其複。弇

州潤綽。然不能諱其蕪。監戒前規。以自警矣。若夫萬曆以後。詩體屢變。徐袁一興。信而好古之義熄矣。其作格卑而氣弱。傳薪乎宋元。爰至竟陵。漂鬼國。其說怪僻。所謂野狐外道惑人者。豈不懼乎。彝攸疾者。莫虞山錢氏若焉。斯人猶逢蠆乎。妄見邪識。力排斥歷下輩。推尊松圓。爲一代詩老。寃莫大焉。夫松圓詩腐而淺。耳觀之徒。蠅襲焉。流毒于藝圃。彝未嘗不扼捥發噫也。當此時。否道斯極矣。旨哉夫子之說詩也。曰詩有大端。始則審宗旨。繼則標風格。終則辨神韻。宗旨者原于性情者也。風格者本于氣骨者也。神韻者

溢于才思之餘。虛與委蛇。而不留其迹者也。三者具而一歸自然。嘗持此論。以爲準的。選古今之詩。並皆深造渾厚。和平淵雅。合言志永聲之旨。而后止矣。又曰。於洪永之詩。刪其輕靡。弘正嘉隆之詩。汰其形似。萬曆天啓以下寥々焉。雷同沿襲浮艷淫靡。凡無當美刺屏焉。夫而后。袁徐之纖靡除焉。竟陵之怪僻黜矣。虞山之誣妄露矣。言々破的。字々秉衡。其採擇之精。歷下雲間。必當辟三舍耳。可謂人傑首功也歟。彝故曰。聒蟄爆聾。拯一代之亂。微夫子其長夜乎。讀至七子之詩。諤然久之曰。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不啻

同州郡。各負韜世之量。應感而起。一旦互執鞭弭。執友之正。婉雅之麗。吹襟同懷。令人艶然心醉。其運用也抽秘思。騁妍辭。音韻頓挫。有金石之聲。其取材也除纖去濫。結撰逈殊。其力足以破冗腐也。正始之音。復觀於茲。是有大造于東吳也。愉快何盡。以僕寡見清朝御宇文明之化。被宇内。有若漁洋綿津諸公。數十家。其籍具在。不爲不美。然襲習於明季。縱誕而不克。躑躅而不進。獨南海屈翁山氏綺縟翩々。它如李漁氏。侏儒俳優之音。大害于詩教。斯集一出。撥亂反正。此其嚆矢。其功偉矣。夫雖是名山川之攸出天鐘

美其人乎。實夫子木鐸之隆。風被一代。波及彝等者。夫子之餘也。彝幸生諸公之世。與聞盛事。且慕其人。愍焉如檮。豈以固陋默止耶。恭呈野詩五章。及呈七子諸公七章。拙稿五本。伏祈夫子寬大之仁。憫彝愚悃。不弃菅蒯。痛賜斧削。塗揭郤示。以匡不逮。且賜夫子及七子諸公中片言隻字。冠其首。弗當朽篇生光。冀拜華袞之賜。以慰饑渇之懷。附驥而行。斯蒸百世而無疑矣。惠孰大焉。顧大君子之懿德。彝雖愚陋銘肝刻膽。永矢弗諼。暗投之愆。幸勿大罪。噫白雲在天蒼波無極。引領西望。日月以冀。萬里一緘。神與書

馳。伏惟冰鑑。惶恐不宣。其詩曰。曾辭朱紱臥西湖。玉檻雕欄入畫圖。明鏡天開波似練。白銀界潤月懸珠。鵷鸞昔綴周宗伯。鷗鷺長盟越大夫。聞道湘靈能鼓瑟。天風定聽鳳鳴無。浮世時梓具區。煙花月清吟不記年。掌禮曾班廊廟上。著書還掛國門邊。叨徵玄晏先生序。深愧中州倉父篇。自是登龍珠履滿。裏糧南北走群賢。凌雲獻賦動京華。矯々雄才冨五車。名屬股肱逢聖代。職當喉舌寵天家。弭毫夜直龍樓月。扈蹕朝陪鳳闕花。一自掛冠耽逸隱。芽鞵踏遍赤城霞。洞天三十六芙蓉。林屋僊翁冰玉容。寶籙誦來瑤草

按歸愚年譜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八十六八月日本臣高彝海外寄書作有錄言洞詩學之源流試該鎖嵌齋持論不公而以沈爲中正又贈詩五章頌稱弟子之列外欲乞獎借一言意非不誠然外與不宜以文字通往還也因不答邦之師文衛山不以書報之遠與之書

靜。瑤臺嘯處紩雲重。彈九日月驂朱鳳。咳唾珠璣跨白龍。昨夜天風聞廣樂。華胥國裡夢相逢。瞿鑠中原一老師。輶軒採選國風詩。參商遠隔勞神想。夜夢西飛謁鳳儀。青鳥有情傳錦字。美人無意報瓊枝。名山不許藏書去。旗鼓方今震華夷。沈氏讀了。而不肯嘉納。乃使其屬吏卻幣帛及書簡。曰。朝家大典。不可洩漏。上諭聖訓。最禁私謁。中國與日本。大有界限。必不可通。固不比朝鮮韃靼等屬國。歲使國相貢方物。汝華商估。何故爲彼所私屬而來耶。且日本貢使明世既有舊例。皇朝鼎新以後。未嘗有貢使入于中國。而今竊通文書。敢犯嚴憲。愚賤無禮。莫甚於此。二商大

恐。不知所爲。蒼皇失措。廼收其幣帛書簡。阿媚屬吏。請懲芥過失。固密其罪而去。日夜期程。狼狽迤邐歸于杭。便計齟齬機會失所。相與再謀其事。有一老商曰。龔生者近客於杭。苦諭其故。何弗屬之僞造其答。日本人資性慤實易欺。二商從之。設席速龔生。龔生保結之。其餘學究五六輩亦皆相聚。乃僞作沈氏答書和詩及吳中七子和韻詩數首。又雇造各自書者。戲慢讕辭。相次書畢。卷軸褾褙。尤致攡麗。二商大喜。使龔生歷收幣帛。以餘分與各人。至其翌年。又來于

崎。傳致之賜谷。賜谷得之。再三拜跪。不啻手舞足蹈。其僞沈氏詩曰。昭代聲華四表光。國風十五大文章。尚教人傑鍾賜谷。猶遍歌謠譯越裳。萬里銀濤飛錦字。百篇玉戛奏笙簧。元音自是盈天地。酬唱相思嘆望洋。大雅如林今古芳。原無人不可登堂。文鳴得似東西漢。才調能勝中晚唐。讀到君詩堪擊節。誰言我論亦周行。多緣四海同心理。渺々鍾情憶大方。七子詩及其文皆長。不錄於此。朝暮展玩。手不釋之。乃至以才調能勝中晚唐句。篆刻造私印。自謂吾才於我國。曠古無有焉。世人又益羨之。其後數年。沈氏詩鈔東渡。其中詳載

賜谷鄙所請之事。又互市商客談錢尚二子詐僞。崎人皆知其騙矣。釋元皓會寮筆記。原東岳詩學新論。粗載其始末。指笑賜谷躬自滿假。爲二商所欺惑矣。賜谷以明和三年丙戌三月歿。年四十八。所著有五經音義補。樂府變。詠物詩雋。明七子詩續編。清七子詩選。瓊浦社草。賜谷詩稿等。

山脇東洋

名尚德。字玄飛。一字子樹。號東洋。通稱道作。後稱養壽院。叙法眼。平安人。給仕于　幕府。

東洋之父。曰清水東軒。丹波龜山人。學醫於山脇玄修。

移居京師。娶駒井氏。生二子。伯卽東洋。叔敬長字源吾。玄修父玄心爲東福皇后侍醫敘法印。卒。玄修襲職敘法眼。稱養壽院。所謂禁裏附御醫者也。嘗愛東洋爲人。將以其女妻之。與東軒約之。時東洋十二三歲也云。

東洋七歲時。受諸經句讀於渡邊葭谷。（名雄字飛卿）十三而能屬文。好作修辭。十八而父東軒歿。母駒井氏。性質端正。頗能讀書。通曉大義。其帥二子嚴以義方。恒使讀書於樓上。捨其階梯。吃飯行厠外。不許下樓。故東洋與源吾。日夜憤勵。從事於學。玄修益奇愛之。享保

丙午春。苦請其母氏。養子東洋。冐山脇氏。翌年丁未九月玄修卒。東洋襲職。旹年二十三。

東洋後於山脇氏。時不以醫爲專門。猶講經史。教授子弟。左祖漢魏傳注。辨駁宋儒心性說。門人頗衆。世呼之儒醫。當時若後藤艮山。（名達字有成江戶人）香川秀菴。（名修德字太冲播州人）香月牛山。（名則眞字啓益筑前人）稻若水（名宣義字彰信江戶人）等。皆唱業於輦轂下。稱之儒醫。東洋與之交相與討論。發己所見。諸家爲之皆吐舌。稱其不可及。

東洋初年喜性理說。於其家學。旣覺唐後醫說可非者多。未能發一見。旦暮六經。涉獵百家。三十以後自識道有今古。而技藝亦然。一旦大有所開發。斷然於儒主漢魏古學。於醫主張長沙。勵精攻之。醫術大通。求療請治者。日相踵門。名聲揚躍。而滿海內。一時俊傑若吉益東洞。永富獨嘯皆出自其傾睞中。而奬成其業焉。

東洋天資捷悟。加旃以彊健。貫串經史。嘗在林東溟許。聞講史記。講畢後。戲背誦始皇及項羽本紀。不遺一字。又談及梅花。暗誦梅花詩二百首。東溟大感其强記。

東洋容貌頎晳。眉目若畫。甚有京樣。嘗學擊劍。而究其

奧。故掌中多皸斑。又好衣服。嚴猛有威容。時人僉謂使東洋無武弁之氣習。必與縉紳貴胄同。自然有高貴難認其尊卑。

東洋常謂。近世諸子。各出著述。刊布於世。不若翻刻彼國先修有益書。以惠於後人。嘗奉　命校勘王燾外臺祕要四十卷。刊行。至今學醫者寶焉。

東洋以寶曆甲戌歲請　官解斬市者死屍。觀其臟。作文祭之。明辨舊說。著臟志。按觀臟之擧。宋有歐陽範五臟圖。元有王好古臟說。考於吾邦。未曾有之者。或難之曰。醫爲仁術。雖死屍屠之。觀其腑臟。毋寧甚乎。

診脉察証。投藥與剤。有資而得效。何必觀臟之爲。東洋笑曰。欲善其術。不能講究不多端。斯舉蓋出不得已。不更與較。壬午歳再請官。又觀臟。自是以後。越前半井伯玄有臟覧。長崎吉見南岡有五臟明辨。皆以東洋爲之嚆矢。長門瀧鶴臺作臟志序曰。相傳本藩昔年有獲姦賊於城中。侍醫請剮剥之。使畫工郎圖焉。其圖秘而不出。曰。此圖一出。則醫籍盡廢。近竊覧之。知志所載。分毫不差矣。於是乎益知素靈難經明堂銅人等諸書。說五臟六腑者。爲妄誕也。夫苟不明臟腑所位。關節所束。水穀所輸。氣血所運。則安能得知病苦所在而治之乎。而上下[illegible]執迷不返。衛生之道。淪胥窮矣。豈非生民之不幸耶。君惘其如斯。奮然發志。擬千古。睒蒙揭。濟世標準。以傳于其人。於將來。其功大且遠矣哉。

東洋以寶曆十二年壬午八月十三日卒。享歳五十八。葬于深草山霞谷。所著有醫則一卷。臟志二卷。濟世餘言三卷及文集六卷。

平竹溪

名義質。字子彬。初名良能。號竹溪。通稱平太夫。三浦氏。江戸人。初仕于甲斐侯。後仕于吉田侯

竹溪。三浦大助義明之長子。左衛門尉重經之裔也。自重經至上總介隆有。凡二十世。居於周防吉敷郡仁保邑。其子甚右衛門尉爲重仕于織田信雄。爲之竹溪。曾祖。其子權兵衛重久。初來江戸。寓津和野侯。在邸。其子重政。通稱平右衛門。娶宇津木氏。生竹溪於江戸。重政不仕終身。竹溪年十五而仕于甲斐侯。三十一而致仕。教授生徒。旹享保四年己亥冬也。

竹溪若冠而仕甲斐侯。爲近侍。侯悦其豪氣不撓矯俊有節。恩寵特厚。寶永二年臘月十八日。常憲大君臨侯邸。諸學士肆業於　御前。竹溪歳僅十七。進講孟子道在邇章。言語辨爽。甚有儀容。賞賜時服。人皆榮焉

竹溪幼而好學。中年之後。受業物徂徠。天資穎脱。未數歳。究群經。見解奇拔出人意表。又善楷書。徂徠常愛其聰敏。著書數種。脱藁必使竹溪繕寫之。徂徠手書多以草行。皆習熟之。悉得其指。故徂徠臨終屬遺書於竹溪與服南郭矣云。

竹溪嘗與社友五六輩遊雜司谷道。有拔刀叫呼者。人皆恐避之。竹溪拒之。以扇打其刀而墮。農夫數人出捕縛之。特吟歌詩而過。

竹溪嘗遊鎌倉。入夜失途。入篁叢拔刀斬竹數竿。里人以爲盜喧擾問之。曰月黑吾以爲炬火汝輩何尤其聲甚厲。威貌難近。里人勞之。供燭送之數里。

竹溪恒爲執强之言。有始謁見者。曰有事來無事不可決來矣。可吐欬不可軟飾矣。

竹溪尤留志經濟。精于律學。享保中執政濱松侯信祝（從四位侍從松平伊豆守後移封吉田）厚聘之。不肯起。物金谷（名道濟字大寧）徂徠之嗣子强之而後可。然進不以儒官。非其所好也。遂受俸二十五口。班比上士。爲政府典簿。所謂案詞方者也。

竹溪有吏才。尤通知執政參政之所事諸官之所職。以其所掌皆政府之要務。留意先朝之舊典歷世之沿革。故自六經諸子。以及傳記小說。亦其所務專在經國之業也。其練達時事。如視諸掌。欲有事於官來謀者。不可成卽止。爲之必遂。而謀之有術。由其指揮則得。不由其指揮則不得。故自謂人爲吏不成其所志則不得其所以謀之委曲故也。直情徑行。何得不行於時。是以人皆敬待焉。

竹溪以寶曆五年九月。寢病。身體衣被猶好潔清。曰病人臭穢可惡也。來問病者。皆謝不見。遂至翌年丙子五月五日歿。享歲六十八。葬于市谷蓮秀寺。所著有射學正宗國字解律學正宗國字解明律譯義竹溪文集等。

木蓬萊

名貞貫。字君恕。初號嶺南。後號蓬萊。通稱勝吉。尾張人。仕于勝山侯。

蓬萊尾藩上卿犬山成瀨氏封內丱安賀邑農夫之子也。歲十二而來江戶謁物徂徠。無幾徂徠歿。乃歸鄉里。力學多年。後之京師。講說爲業。其名稍著於都下。勝山侯忠鄰（酒井越前守）爲大衞將。護二條城。曾聞其名。

聘之。禮遇頗厚。遂以文學仕之。從侯駕來江戶。實延享初年也。

蓬萊講說經義。取譬敎諭。言語明爽。頗似中江藤樹。爲人故雖至愚之人。領了其旨。仰慕師德。常謂白鷗在于水。悠然而浮淸閒自得。而其足躁擾不得少息以是不失其性矣。人處於世亦若此耳。

蓬萊嘗曰。已不善而人譽之。不足以爲喜。已善而人毀之。不足以爲憂。

蓬萊少時家貧。常無十日食。有流氓男女來立門外乞食者。倒米櫃與焉。

蓬萊資性直諒。類多密行。雖齊居獨處。皎然不自欺。爲書生時。嘗飲酒樓。知娼妓善絃歌者二人。其後二人爲主人所逐。無所依賴。來請寓于蓬萊家矣。蓬萊憐之。置二人於家。遇之若賓客。未嘗媟狎。自謂爾嚮在樓爲妓。今則處婦。非卑賤之者。安撫之逾厚。整其資裝。嫁之。人皆賢焉。

蓬萊不欲苟合。當其官勝山爲儒員。俸米僅十五口矣。非爲其妻妾。而餬口斗升。勝山侯能爲其知己。而優遇。足以有爲也。侯將大用。委任之藩政。半途捐館。及其世子襲封後。封内歳饑。用不足。諸臣止賜。終不儉

蓬萊。其隆禮可以視。其餘敬待率此類。

蓬萊以明和二年丙戌十月廿五日。歿于駒籠邸舍。享歳五十一。葬于日暮里臨江寺。嘗一喪内。不再娶。則以爲立後非吾志。遂不立嗣。從其所好也。所著有玉壺詩選二卷。蓬萊詩稿四卷。

赤松太庚

名弘。又以通稱字。毅甫。號太庚。又號赤草。述齋木瓜翁皆別號。江戸人。

太庚之父。名舊邦。字新甫。號沙鷗。播州人。其先出自於赤松次郎則村入道圓心。其第三子初入釋。曰律師則祐。從足利將軍。屢有武功。後爲播磨國守護職。則祐七世孫。肥前守治忠。給仕豐太閤。乃舊邦曾祖也。舊邦元祿中。始來江戸。以儒游事松山侯。娶櫻井氏。生太庚於松山侯箕田邸中。旹寶永六年己丑歳也云。

太庚若冠學于家庭。慨然嘆曰。先王之教。成周備矣。照照如日月。今遇封建之制。當是之時。不修經術。於男兒之業。果其何爲哉。於是專精六經。研究不已。遂以經藝名於當時。其學不專主漢宋。自成一家言。後著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解。曰九經述。書成凡百

三十卷。可謂富矣。我邦作爲群經註解。未嘗有若斯浩瀚卷帙者。有識者嘆服云。

太庚厭澆當時芙蕖社諸子耽歌詩者。不與之交。曰。名譽人之賊也。喧傳德之賊也。模擬剽竊。精思吟哦者。抑亦詩之賊也。

太庚常以名教爲己任焉。其自信甚厚。王侯貴人。雖以厚幣豐祿而招。不敢就官。曰。我豈若得四方髦俊之士。而教育之。各成其德。各達其材。以使各供其國家之用哉。而弗敢顧。人皆高其操志焉。

太庚資稟雍熙。絶無浮噪粗豪之氣。其行敦篤而縝重。

松觀海稱曰、毅甫風義高標、雄視一世、足以爲後進師表矣。

太庚以明和四年丁亥四月十二日歿、享歲五十九。父沙鷗猶存焉。自喪太庚、追傷之餘、哀毀爲病、以其冬十一月晦日歿、享年一百歲。其墓在麻布善福寺。近世儒流壽至頤期者、江村專齋及沙鷗耳。

中根東里

名若思、字敬夫、號東里、通稱貞右衛門、伊豆人。

東里之父名重勝、字子義、號武濱、三河人。延寶中遊于伊豆、因移焉。娶淺野氏、生五男一女。所存東里及弟

孔昭、字叔德、號鴨居。其餘皆夭。家於下田、業農桑、頗好軒岐家言、精於其說、請治療者日衆矣。其名聞於鄉里云。

東里年十三而喪父、事母孝謹。其母氏命爲修父冥福歸釋氏、入鄉一禪院、薙髮曰證圓。後登宇治黃蘗山、師事悅山禪師。蓋禪家課業、在得佛祖眞面目、不許博讀群書。東里厭薄其課煩、竊出於寺、來江戶、寓于下谷蓮光寺、研究淨宗學、偏讀經典。其寺主曾與物徂徠善、屢稱東里爲人明敏異衆、平常讀書、如有不通、雖歷年之舊、必記在臆、觸事發明。徂徠聞之、大賞之、嘗試使東里句讀李攀龍白雪樓集一本。東里附傍訓國讀於其書返之、皆歲十九也云。

東里寓于蓮光寺數年、於此自知爲僧之非道、屢請蓄髮還俗。寺主雄譽上人頗有鑒識、將使任其意、而以似蔑視其法、不陽許之。陰稱有疾、蓄髮於寺中別舍。

東里益讀書刻苦、惟日不足。稍疑徂徠之學、乃取所作文章數篇悉燒之、厭薄其所謂修辭之業矣。昔細井廣澤屢與雄譽上人善、聞東里爲人、大奇愛之、延寓宿其家、無幾歸省鄉里。其母猶在、遂得請母氏而後還俗、稱中根貞右衛門。室鳩巢又聞其名、欲引使之門、客於其家。東里素慕其學、委質師事之、時歲二

十三。享保元年正月也。

東里之父善飮、每出醉則歸家晚。東里挑燭常迎之。嘗迓之途中、父醉甚、不辨東里乎他人也、大罵之、遂倒樹下而睡、扶持之不起、走反取幗於家、而恐其母不安、故稱父宿其許、今夜醉客衆、某家又無餘幗、與兒一宿而還。遂到父睡處、張幗於樹、護之以徹夜、遲其睡覺而持之還家。鄉人皆稱其孝焉。

東里從室鳩巢在賀州二年、享保戊戌還居江戶八町堀一年、又去之鎌倉、居于鶴岡廟側二年、再來江戶

僑居辨慶橋畔。教授生徒。篠光自晦。不欲與當時諸儒相擷頏。常甘退落。其資用乏。則綿絲繡針之類。鬻諸市。又造竹皮履售之。得數日費錢。閉戸讀書。從遊之士外不接見人。沈默自重。人目之曰皮履先生。

東里在護杜時。徂徠奇愛其才。常相顧坐客曰。文章若僧證圓滕東壁。而後可稱能學左氏史公也耳。揄揚之。其誘掖寵樹無所不至。及其後還俗。義當謀諸徂徠而後作之。東里未曾謀之可否。養髮既百有餘日。徂徠聞之不悦。東里又疑其説。著論駁之。述自所見。山縣周南太宰春臺等。覽其稿太憾之。排擯齮齕使

東里不能入其門焉。東里自是而後與之絶云。

東里詩才雋逸。文尤跌蕩。機軸可觀矣。若下毛天明郷管神廟碑。相州鶴岡祀堂記。近世柴栗山井四明太田錦城等諸家皆稱曰。慶元以來希有絶無之文。

東里資性狷介。不為苟容於世。高潔自持。故雖從遊者皆憚之。室鳩巢特愛之曰。强項不屈。縝默不競。能處磨涅之中。更無淄磷之損。

東里至延享中。厭江戸煩喧。遊于下毛仁田。客高克明（字子啓號九峰）家。嘗愛其曠野之清閑。而不還。移居天明郷。悉棄舊習。尊信王姚江學。專唱其説。以誘子弟。闔郷為之化。追慕東里。雖婦人兒輩。能知東里之名矣云。

東里在天明時。其弟孔昭失業。又先是喪妻。不能瞻其女。乃携來因託東里而去。旹女僅三歳。日懐之庇養撫育無時不盡。人皆難焉。嘗為之著一冊子。畫鳥獸於端。飾以朱緑。名曰新尾。以謂稗子蒙昧未得教諭。成長而後躬弄之。能讀之。則知吾撫育汝之意矣。余嘗得其書而讀之。不啻文辭平散流暢。演數人事。不思使人感動心志矣。

東里以明和二年乙酉二月七日。歿于相州浦賀。享歳七十二。葬于海閼顯正寺。不娶無妻子。臨終以族孫

者。為嗣。所著新尾一巻外無遺編。門人須藤温輯其詩文。為東里文集二巻。刊行於世。

石瀨濱

名宣明。字子諠。號瀨濱。通稱多仲。奥州人。

瀨濱之高祖宣常。以射術仕于武田晴信。以勇武聞於世。所謂甲斐强弓石金左馬助是也。晴信嘗欲試其技。置堅甲於石上。射焉。宣常乃抽一矢。從容而進。一發貫洞汰。著石。鏃入寸餘。晴信嘆曰。古之善射有養祖陸奥守（八幡太郎也）及鎮西為朝。而未聞穿石者。賜氏石金。按野史。作石兼。非也。至勝頼時。不遇而去。隱奥

之瀨上邑自耕給食以其後甲斐亡身不得死之爲恥以謂失士之義因戒子孫勿出仕故世爲農家至宣明初好學遊于江戶以其同鄕之故學於餘熊耳教授爲業矣

瀨濱自修石金爲石不啻文辭之上於通俗槪稱石多仲故當時之人無知複姓者或難之曰於文辭上截複爲單不爲無例於通俗單之自是蔑其姓系者也

瀨濱笑曰我輩賤丈夫何管家先之世貫乎金舊爲兼亦是類不少較焉

瀨濱寓于熊耳塾十年日夜誦讀貫串經史其對几座

下足著兩磚處皆爲之穿

瀨濱記性過人每年至臘月必買曆子一冊糊塗之廁中壁上之廁十二次而暗記來歲十二月自支干運動時令至晝夜短長節氣旺相之事而後去其糊以爲曆子展卷在之廁間不別費寸晷

瀨濱經義文章皆主蘐園二十九歲下帷芝三田生徒稍集其名顯於時業將大行寶曆八年戊寅病疫而歿歲三十八不娶無子門人相議護其遺骸送葬鄕里云所著有嘉隆文體四卷修辭緒言一卷瀨濱遺草六卷皆門人所輯錄未全脫藁者也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五　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六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劉龍門

名維翰字文翼號龍門山人通稱三右衛門宮瀨氏紀州人

龍門之系出自後漢獻帝孫志賀宂大村王　應神天皇二十年乙酉率其黨類東渡歸化於我　朝廷憐其流離姑念貴冑封之近江石鹿郡二十餘世失封子孫播遷諸州後數十年居伊豆宮瀨者以地爲氏焉曾祖宗仙以醫始仕于紀侯遂移于紀祖宗成父宗確襲繼世祿三百石宗確娶巖橋氏生二子

伯乃龍門叔維持字文幹至龍門時有故除籍隱居于州之龍門山讀書力學有年於此後聞物徂徠之業而慕其風來江戸實寬保元年辛酉夏四月也

龍門負笈來於江戸驛舍遭盜喪資銀乞食入關寓湯嶋管廟祠官某家一年餘而僑居湯嶋切通街教授生徒嘗委贄服南郭入芙蕖社門下之士鵜士寧高翼之輩妬忌其能惡聲數臻於是乎怏怏失望引去退修六經不敢交世無幾名聲大起門人益進諸侯雖有聘之者皆辭而不起當時稱文章家者推服南郭餘熊耳龍門之名亞之云

龍門修李王之業其旨與之同而馳驟歩別占一格與當時諸家異之趣向諸家極力鍜錬潛思字句將造請其精微矣龍門乃不然爲詩若古文辭隨題命意遇境遣辭意在筆先下筆成文志之所至辭必至焉操舍如意縱橫自若未始焦神極慮嘗謂諸子皆矻々我獨由々焉蓋不有天縱之才而勤敲推何能至于若斯乎

龍門其業未盛時窮迫殊甚傭書給食嘗賦哀王孫一篇寓意自譬其詩曰對酒纔忘憂醉臥胡姬樓腰挾

蒯緱之長鋏身被鷫鸘之弊裘傍有美髯少年子撫枕喚起請交遊願勸一盃結然諾起坐不辭共獻酬少年殷勤問名姓相君貌得非名流欲對呻吟不能言長跪數謝不堪論請君劍舞我擊節賤子開口緩憤魂憶昔東漢紀綱頽董賊跋扈崩風雷狂害善良鋤雄俊克復難施股肱才劫主遷都逾僭侈弄權殺人如獲雉廢立萬乘勢回天剪屠龍種無子遺赫々兩漢帝王州城闕爲墟頽宗祀啻謀僭賊纔解顏那識蕭墻姦雄起掠盡四海據要津神威遂歸傳國璽王孫狼狽泣路衢海內無所投微躯跼蹐泛槎海東

國。海東之國日本。都日本。天子聖明。主仁政。養老。且撫孤。顧眄帝孫。恤播蕩。禮遇。更與諸臣。殊詔賜琵湖石鹿郡紫綬新綰金虎符。何計異域祭宗社。東方世變空爲古。石鹿胄裔亦流離於今。爲鹿竄草莽。龍顔隆準赤帝孫。城市餬口混屠貼。妻孥數嗟甑生塵。世人謾指嘲貧窶。感念祖宗獨哀號。爲遣悲憤賒濁醪。君不見漢祖斬蛇三尺劍。千歳威靈口噭々。帝王之孫徵何在。向人難說卯金刀。

龍門講經之暇。好音樂。常吹簫。頗究其技。蓋我邦中古以降所傳古樂者。皆隋唐兩部鼓吹。而拾收六季之遺毀雜以夷蠻歌曲。爲斯制度。補其所不足。以爲李唐一代之遺音。龍門能研尋其說。時東叡王亦好音樂。使人招之。自是而後。龍門屢詣王府。嘗與伶官數人奏曲於王前。湊合均以。佾舞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盡中節奏。再始復亂。著徃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滿坐之人。大嘆其技入於妙。伶人東儀將曹稱曰。所謂作於翕如。從於純如。成於皦如者。

太宰春臺與龍門在當時。皆好音律。東叡王又聞春臺妙於其技。屢使人召之。春臺辭曰。余儒生也。若以儒術被徵則不俟駕而行。今以吾之私嗜末技與王門伶人爲伍。乃非吾所欲也。遂不行。龍門非斥其言云。吾素不以好音而妨於道義矣。

龍門慕蘐園修辭之業。入於芙蕖社。服南郭甚。愛其才遇之尤優。後以同門之士妬忌之。遂信其讒間。厭薄之。龍門亦知其意與之絶。其始末詳於龍門與餘熊耳書中。今載於此。其書曰。子綽足下。昔薦吾於赤羽吾常謂之知遇。然南方草鄙之人。於世無所比焉。尚未賓於左右。拔之寢潤中。卓爾不拘衆口。不知何從便得之。前年島子行爲吾緩頰說之。猶未悉其意。足下爲吾詣赤羽。旁午以議。乃謂宇子迪者倈翁之弟子。赤羽所親使子迪請之則可也。而欲令吾交驩子迪事。始末具與島子行書。知足下未讀之。嚮者諸君宴崇古樓。吾亦與焉。至則足下子迪在焉。足下使吾獻觴於子迪。既而譏吾笑談歡甚。足下喜可知也。吾有事而出。足下招吾。縱臾折節子迪。當時以辱厚誼不敢言而諾之。且聞君修諭子迪。以納吾。此猶臨井而求火。豈不得已故略爲足下陳鄙衷耳。吾好書旁春歌詩。常以不得海內名家匡不逮爲憂。慨然裹糧入關。嘗飲板美仲宅。逢於子迪。卽以欲謁赤羽告之。美仲曰。恐衆女妬蛾眉。至今常謂之知言。子迪曰。爾

從赤羽。何能爲。豈若從余而學哉。吾笑曰。吾雖僻處南方。燥髮所聞知有赤羽。豈聞天壤中乃有子迪歛衽而事子輩。何必去父母之邦。退以爲余也。凡庸何尤此人。不以挾意焉。旣而詣赤羽。從諸君後。神意不接。問業無端。退而懼耳。翻然悟曰。汎濫之器。焉望洪流之量哉。然聖門有矜不能之教。豈終不屑耶。鵜士寧責讓余曰。聞爾醜詆社中曰。無人。爾守口如瓶。不然爾無與焉。對曰。吾出都數日。未知時彥爲誰。安論其有無。然士寧先進也。敢不從規。吾雖不發言之。頗怪其意。自是從諸君後。唯通寒暑耳。乃雖齎所業。欲

發口無由。終不敢進也。島子行詰曰。爾何故不與社盟。吾陳其本末告之。子行往説之赤羽。對曰。余何拒焉。盍與士寧謀之。於是足下携士寧仲英子行飲吾卽。令諸子媾於吾也。旣而更裘褐者十。於是諸子無敢衷言。又邀不念於吾。吾遂絕跡於赤羽。吾實惑焉。子行復謂。聞諸社友之言。子迪愬曰。文翼者。上國人。其行必浮華。寧無咫尺夫子之業。歸而誇其鄉耶。不然則以是釣名。徒以哺啜也。上國人其性率浮華。豈無傚于士新兄弟師倈翁。翁死而遂倍之耶。吾笑曰。何距吾之深也。寧以一士新槩乎上國億兆之人。非

妬則愚也。若以上國人槩爲浮華。則赤羽亦非上國之人耶。卽以教授受束脩爲話。則寒士何以計哺啜。則赤羽亦非教授之人耶。夫丈夫之在世。苟有所見。何以順爲正。從妾婦之道。趍趄詭佞。委曲從俗。拾人餘唾。而饕乎富貴乎。彼所謂豪傑之士也。不擯則可以已爲權衡。懸之衆而索同已者。君子不爲也。是旣報子行之語。故不敢贅之。今也赤羽旣逝矣。乃俯眉彼人。傚白面少年。仰鄉先生之鼻息者。吾心不安。雖足下有命。吾不敢奉之。戾高誼甚。忸怩不知所言。爲未滅而幸也。近者松君修過吾廬。賒濁醪。炙枯魚。揚

扢文藝。詮次作者之微。談及此事。語曰。讀韓客酬應之詩。乃知有文翼也。後高子式謂余曰。子未讀劉文翼詩耶。聞令門人誦其龍門集者。近體間有瑕瓋。要不失寸玉。至五七言古體。各有妙境。翩々乎當世之才子也。於是讀之。卽益熟文翼。竊怪以文翼之才。何不遇赤羽。豈其有故也。後過赤羽問之。乃對曰。余始識文翼於海雲寮社。談笑命杯勺。登之社會。久無所聞知。後有計令文翼尋社盟者。謀之社友。皆曰。浮華也。故不許云。君修曰。文人無行。自古稱之。若以浮華律之。古今之士。何據措手足。䕶園之社。如東壁子和。

輩安免浮華之譏言行相顧進退守禮者舉一世無幾焉夫世之文士惑溺娼妓失其職業遺才存色殞軀祉席鑽穴隙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者有之或沈湎荒腆不顧檢操宴會失儀街衢之中令人肩臂跣盤號呶張拳挺鉞瞋目罵人醜態發露爲傍觀者所姍笑妻孥所羞惡者有之或博奕輸屈賭身貨物無贖得反或好負逋責以縱其欲者有之或浮華流說汙世釣名重糈者有之余未聞文翼有此行者何目文翼以浮華哉是必有前煬竈於赤羽者赤羽若能熟文翼使何至於此松山世子以英傑之資握沐下

士高子式薦余曰文翼之詩若姣姬臨檻春花爛熳世子延吾於清燕國士遇吾每呈一詩未嘗不稱善也君修從旁讚之世子宴肥後侯赤羽父子陪焉世子問余事答以才子後每謁世子問吾無恙否而謂欲見君赤羽居則曰不知吾也卽稱吾爲才子亦可怪矣何不對以浮華也且足下與子行亟請而弗許一朝受世子之問輒欲見吾益可怪矣寧諂參政之世子耶名家恐無求權貴吾甚惑焉近源子澤問吾仲英仲英曰吾大人平生惡會韓客而鬻名者排文翼豈有他哉夫吾會韓客去赤羽幾年是知其所竊

蓋近逋辭焉寧以此爲罪議社之輩多會韓客者赤羽何不排而絕也抑於吾事何前後之相矛盾也松山世子跋拙稿曰文翼溫潤謙讓有德君子者近之子遷每見余問文翼且欲見之子遷非不知文翼則社中二三子猜忌文翼擅名而擯焉卽微諸世子不見疑贊諸君修不見譏子式輓之足下推之古人欲知己者有一今既若此何苦乃與子迪輩周旋辱足下眷命而不獲從教慚懼不知所言故作此書搦管踟躕者久之雖然藏中心而不言之則恐終身不得鄙悃於足下略述固陋以曉左右莫厭覼縷幸甚亦

唯戾高誼之罪何以免焉

龍門以明和八年辛卯正月四日歿享歲五十三葬於高田原玄國寺所著有古文孝經國字解東攜餘談鴻臚傾蓋集壎篪集金蘭集李王七律詩解劉氏無盡藏龍門山人文集等

龍門至晚年交遊遍海內推其經義者與太宰春臺宇灊水同推其文章者不減服南郭餘熊耳松崎觀海稱以才學無雙龍門及易簀遺言曰天下知我者莫若君修吾死必求君修銘墓石乃從其意君修銘曰使斯人生正德以前必上玉堂而躡金馬使斯人及

物子之世。必不立當時諸公之下。富貴在天。終身轗
軻。憎兹多口。罪豈在我。不朽者文。後世必有識者。五
十九字。聞顚盡龍門之爲人。足以槩其行趾矣。

良華陰

名芸之。字伯耕。號華陰。通稱平助。良野氏。自修爲
良。讚岐人。

華陰。其先秦氏。土佐長曾我部之支族。土豪於讚州那
珂郡良野邑。少時有俠氣。遊于江戶。學擊劍於長沼
不遠齋者。遂以其技聞。又好讀書。受業於林整宇之
門。學成來京師。築講堂綾小路室街。教授爲業。其學

不專主性理。折衷漢唐宋明諸家。別爲一家。近世所
謂折衷學者也。其業與宇明霞雁行。當時之人呼曰
宇三良平。宇三。以明霞稱三平也。

華陰資性沈厚端默。深厭輕薄之氣習。不敢交當世之
諸儒。其在江戶八年。於此讀書昌平學舍。無敢知其
爲人者。特桂秘書彬巖善知之。後彬巖薦之　東叡
王。王甚敬待之。賜廩米。給其費。王甍後。之京師。勸修
王又聞其名。聘之。遂以文學賓於王府云。

周秦古書佚於彼土。全存我邦者。不爲不鮮。孔傳古文
孝經。依太宰春臺校本。始顯于世。人皆所能知也。至
華陰鄭註今文孝經校本。知之者極希矣。寶曆初。華
陰得釋奝然遺本於南都。校定刋之。自是而後。鄭註
始顯於世。其餘異本往々而出焉。至今鄭註疏釋頗
多矣。其實以華陰所校爲之先鞭矣

華陰平生雖小事。熟思不苟。必循々有序。至其機得理
到。能爲人難爲矣。雖然嗜好之偏。又有異常者。嘗養
一狗。名駒。愛之尤厚。或惡其狗猛捷之。華陰斷然勇
往。大怒罵其人。又執其人養狗撻之。毫無畏縮之色。
朝暮聞群狗吠聲。持杖而立。

華陰雖以文學起家。不欲苟仕于侯家。其意以謂。方今

諸侯不得見雄才遠思將有成之君。常誦杜甫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之句。自譬。

華陰在江戶時。一諸侯聘之。勸其仕官。辭而不就。嘗謂
侯曰。今世爲官捷徑者三焉。度支國用。工於勾勘。能
殖貨財。最爲上策。運筆端正。能通俗體。堪爲書吏。爲
之中等。騎法精練。調肥閑馬。兼獸醫。或練習兵伍。協
贊禮儀。或善會計。算料衆寡。點檢毫釐。爲之下等。況
吾濟左右詩書。馳騁翰墨之圃。以吻舌爲能。博宄爲
才。是最不通于人情時勢之甚者。海内能不溺儒服
者幾人耶。依是觀之。欲以文學皇張門戶者。三等外

也。侯笑而止。

華陰以明和七年庚寅歳四月三日歿。享歳七十二按或作六十九者非私謚文恵。葬于洛東法華寺。所著有華陰良論。詩評集解。華陰文集等。

田邊晋齋

名希文字子郁號晋齋又號翠溪通稱喜右衛門平安人仕于仙臺侯

晋齋之父希賢世仕仙臺。爲京師邸監。娶齋藤氏生晋齋於京。晋齋幼而好學。受業淺井重遠之門。確信程朱學。後以經義被稱於縉紳間。專唱山崎氏説。以此

授徒云。

晋齋教授平安七年。其名著聞於時。仙臺侯喜其所爲召見賜月俸三十口。別爲門戸。以爲儒官。移居仙臺。在其職二十年。賞其勞加賜采地入三百石。禮遇甚渥。無何擢爲世子傅。又加賜四百石。與先所加。併七百石。班至中太夫。其殊恩非常。不世之君臣之遭遇也。夫仙臺大藩。非無貴重之臣。又非少文學之臣。然未聞若晋齋出身而進者也。

晋齋幼而夙慧。聞鄕先生講孟子。人皆可爲堯舜章。忻然有追慕之心。謂曰皇夔伊周若不可企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者。

晋齋感侯之知遇。以維持名教。匡救不逮。誘掖朝野。爲己任。諫直忠告。無所隱嫌。侯亦能容之。嘗侯在江戸病厚。晋齋憂之。自稱浴温泉。詣鹽竈祠。危坐絶食七日。祈以身代侯。雖家人無知之者。蓋赤心之所凝至誠之不可掩乎。侯病愈焉。而緘口深秘。遂爲士大夫所稱譽矣。

晋齋嘗詣一友人家。夜深方出。見從僕立門。不堪寒勞曰我適人許。亦自安飽。汝等特至於若此。素不恕之耳。自是以後。非公事未嘗夜行矣。

晋齋從仙臺侯巡按封境。宿其邑。夢小兒數十輩來挽衣袂。覺而後聞其父老言。乃謂此邑習俗。生女不擧恐其成長之後費資粧也。晋齋愍憐之。上疏告其狀於侯。卽日下令。嚴禁其事。且亦有每人生女賜與米一石錢五百文之制。邑民至今受其惠。皆晋齋之所建議云。

晋齋以安永元年壬辰十二月十二日歿。時歳八十一葬于府城南兩足山中。私謚曰守正先生。所著有伊達世臣傳。仙臺風土記。翠溪文集等。

南宮大湫

名岳字喬卿號大湫又號煙波釣叟通稱彌六信
濃人

大湫之父勝字子克世仕于尾張上卿芋于竹腰氏勝
歿時大湫九歲養育母氏族結城某無幾母氏亦歿
時歲十三以多病不仕官從淡淵元氏學蚤有神童
之稱

大湫本姓井上及其辭芋于祿官遊平安一貴紳改姓
南宮無幾去往伊勢桑名僑居授徒從遊甚衆三都
之士莫不識名聲價著聞於一時

大湫學旣淵茂立志以篤實忠誠自勗其教子弟也抑
浮華而先德行自處也履實理而無虛動居趾進退

好依禮義不苟言笑雖委巷人與之交而有信近隣
子弟爲之所化人皆嘆嗟以爲眞君子

大湫在桑名時飲一豪富家主人引招幻師以娛大湫
幻師將奏其技逡巡不進謝曰坐有異人我技不成
而辭去滿坐之人畏敬大湫不凡後又在洞津時飲
所親家其幻師亦來作技不成私語家人曰獨一儒
士在坐我技不成豈無彼異人在坐耶不辭而去有
一人先歸者須臾走反曰歸途村口之橋橫架曲自
不可度衆皆以爲虛妄笑之旣而衆皆歸至於橋口
極信矣大恐怖之再至所親家投宿待夜明而歸時
大湫猶在其坐聞其怪異笑曰是必幻師爲其技不
成眩惑公等衆偕强大湫出又至橋口更無所視大
湫先進度橋衆皆從之大服其德量矣云

大湫常以寬洪教人不好以嚴厲格物乃謂寬則能容
衆課其門人不曾譴責又遇奴婢不必呵嘖故雖遠
鄙人自知親愛主人服事其勞不與世買奴婢者同
一仕其家自無怨人褒己之言

大湫年四十東遊江戶僑居日本橋吳昌街教授生徒
其名高於一時自王侯貴人至諸藩士庶往來其塾

者殆無虛日每月以二七日講說經史請業者大抵
百有餘人其來遲者無所就席不得侍講筵必在厨
下庭中聽受謦咳耳

大湫居吳昌街五年其業盛門前不常絕軒車籠駕以
其居不堪狹隘卜築講堂於八町堀牛草橋畔其樓
朝望芙蓉峰故扁之曰晴雪樓晴雪樓名在當時雖
婦人小兒莫不知者傳播於朝野焉

大湫善飲盡斗至歲五十剋留罷酒安清河訪之儲待
以豐饌大湫與之獻酬未嘗飲滴清河酣暢之餘與
坐客語曰南宮眞君子能容包衆特於杜康不相善

而與之絶。是爲可憾。清河之意在諷刺罷酒。其言甚傲焉。大湫遜言正色曰。寒家素乏酒錢。罷飲後幸不損厨釀之費多矣。清河大慙。爲之自失。

大湫東來之後。寓其塾四方生徒常二三十人。其少時不下十七八人。至其貧者。大湫不收塾中費銀衣食之益使之專精學業。雖其非學生。視其所志懇憐窮迫。寄食之家。不擇舊契新知。使其得生計家産而罷。其妻林氏亦類大湫爲人。氣宇洪量無物不容。好施與人。常以一人之手。縫裁三十人許衣服。聞者皆嘆嗟焉。

大湫與同門之士紀平洲情交尤密。平洲既離鄕里。遊于江戸。下帷教授。屢投書牘。勸大湫東下而仕諸侯。大湫官遊平安。又之美濃岐阜之伊勢桑名之松阪。漫遊數年。東西相隔。不啻參商。不相見殆二十餘年。明和中始來江戸。寓平洲濱街道士井家。二十五日。移徙其僑居焉。其訪平洲。初情話無期。悲歡交臻。談舊之外。又無他事。平洲爲之稱有疾。謝來客息講業十餘日。無朝無暮。語言一室。若引緒抽繭。縷縷不盡。其寓塾生私語曰。二先生二十年來相思之情。抑鬱之久。至於今日。發爲狂病。

大湫嘗應一諸侯之徵。至其邸。歸途過五郎兵衛街。遇攫賊。失所懷夾袋。至其翌日。牛草橋頭箆頭舖有投一封包者。署曰煩尊爺傳致南宮先生。大湫遂得之。雖姦宄輩。慕敬大湫爲人。亦若此。

大湫至江戸。本爲仕官於侯國。居二年。而其聲振於朝野。諸侯聘之者多矣。而有深意。絶思仕途。號煙波釣叟云。

大湫以安永七年戊戌三月三日歿。享歲五十一。葬于牛嶋弘福寺。所著有論語師説述義。孝經指解補注。今文尚書定本。纂禹貢指掌圖考。學庸旨考。春秋三

傳批考。守成編。勸學編。講餘獨覽。積翠閑言。病餘瑣言。芸窗放言。漁翁私言。大湫文集等。男壽。字大年。號藍川。通稱大助。學博行修。能繼箕裘。後仕于尾府。爲侍讀云。

林東溟

名義卿。字周父。號東溟。通稱周介。長門人。

東溟總角之時。師事山縣周南。寓于州學明倫館。至年十三。擧爲生員。遂與同門之士。和智棣卿字子蕚號東郊山根清字子濯號華陽田望之字士彦號鹿門小倉實廉字彦平號鹿門瀧長愷字彌八號鶴臺津田恭字士雅號東陽田長溫字子恭號灞山仲由基字士

路號峽陽。窪井惟忠。字良佐號鶴汀。有長州十才子之稱。其聲蜚著于関西。就中棣卿長愷東溟稱之。山縣門三傑云。

正德中物蘐園。始唱李王修辭之文於江戶。當是時。和其業者極希矣。特安藤東野。山縣周南。二人能信其說。相爲羽翼。後周南遇其君長州侯。建議起學曰明倫館。學政一從物氏。是以物氏學盛行於関西。東溟在此中。稱第一之才子。歲二十四。有故去其州里。來于浪華。講說爲業。又移平安。居于四條高倉街。從遊之士。日多一日。京攝之間。操觚之士。周旋藝苑者。稍々崇奉物氏學者。東溟爲之嚆矢。而後諸家往々亦有左祖其說者。其實皆自東溟起云。

東溟在浪華時。有備後人鍋嶋公明字傳藏者。學東溟。篤信物氏學。嘗僞作物氏及服南郭與人論文章國字書二種。其一爲南郭燈下書。書舖博文堂得之。大喜請序瀧鶴臺。鶴臺輕信以爲眞迹。作序與焉。刋行於世。其一爲徂徠國字牘。書舖管生堂將刻之。而求東溟序其書。東溟不辨知其擬托。而應其請焉。又刋行於世。二書供大流布四方。後數年。人皆知其贋造特燈下書。不得徵驗僞作之跡。至國字牘。書中及著文罫之事。蓋文罫未知何人所作。徂徠家固無其書。通編。剽竊譯筌題言。點竄數條者也。其僞作之跡現不可掩。是以服南郭太宰春臺等。皆以東溟爲誣欺後進者。東溟不得逃其責。爲之受排擯焉。

東溟歲二十一時。在長州。聞物徂徠歿。賦七律三首遙哭之。其詩傳至蘐社。高蘭亭稱曰。服子遷哭詩之外。以東溟爲在諸子之上。其詩一曰。賦得招魂許下泉。幾回掬淚白雲邊。楊雄奇字元難授。徐福尚書誰已傳。儸客長辭江都月。文星遙隕武陵天。仲尼去後若君少。五百還須一大賢。二曰。牛門諸子總風流。把手多時半倦遊。東海文章初歸漢。中原禮樂未知周。人

空天祿燈猶挑。春滿蘐園鳥自愁。風雨朝來天地起。世間長此失吳鉤。三曰。十載名聲海內加。東流不返耐長嗟。樓頭遙灑詞臣淚。門下曾看長者車。上國黃金亡駿馬。漢庭明月上仙槎。不知遺草今存否。中使先臻司馬家。

東溟自去鄉里。不欲誓至仕進之門。謝絕王侯之聘問。教育髦士於京攝之間。殆三十年。後來於江戶。居本庄横網街。教授生徒。而以先刋國字牘之故。當時蘐社諸家不與之交。爲之卑薄。聲價漸減。常以詩酒豪放自逸。不以儒居。至其晚年。稱紫碧仙叟。好老莊學。

優遊以終身矣。

東溟與瀧鶴臺有隙去其故國近世之人所能談也而其實不甚然矣鶴臺慫東溟獲罪於諸老屢謀和調之其與服南郭書曰義卿不佞少小之友及在國學同事周南與共筆硯不佞在東都時彼有故去國不佞西歸之日一握手於浪華爾來二十年而今復見於洛而彼今有東都之行彼在吾去吾來彼徃離合不常使人益不勝悒悽義卿欲列籍門下者久矣是行也亦唯爲是故已先是彼以著書假託之名得罪諸先生雖則無辭可以解而當其時京攝之間無能

主唱復古之業者彼少年勇壯鋭氣皇張吾道其情有可恕者伏願海涵不咎既徃使彼得供灑掃末技不勝至願

東溟以安永九年庚子九月二十五日歿於江戶時歲七十三臨其終自撰墓誌其墓在于江東牛嶋弘福寺所著有明官古名考文則詩則明月篇林塾學規東溟詩稿等

永富獨嘯菴

名鳳字朝陽號獨嘯菴通稱昌安後改鳳介長門人

嘯菴本姓勝原氏爲赤馬關永富友菴者爲養嗣子其家後至萩府師事山縣周南晝夜孳々不廢讀書蒐獵群籍陪從於人或疑其不精團繞以問與之論對猶投丸阪上於是同門之士皆莫不屬目者周南大奇之常曰蘐園之餘響鳳能獨嗣其所賞譽如此

嘯菴二十歲時遊平安依其鄉人粟文仲者始謁山脇東洋東洋能有識鑒一見乃獲其蔽世之才氣於眉宇間知其不可以小數而教輒謂曰洛之繁富可以觀四方之風山川佳麗可以養達人之志子若有意於余何必醫事之爲寓于塾中嘯菴雖以醫居既厭

其技嘲哂時輩益研尋六經不修小節時門下之士以百數屢譏嘯菴於東洋曰惡莠以損苗也鳳則門下之莠矣東洋申譬曰非汝所能知也勿復言益優遇之

嘯菴歲十一慕古人之節好讀經史既而憂無良師友一夜持青錢百文亡走赤馬關買舟將東遊於京或論曰兒實兒矣百錢可以遊千里乎嘯菴笑曰子乃何迂父母聞之使人追必矣固不許遠遊遂如京居期年不得意而歸焉云

山東洋常語人曰藤惺窩於林羅山物徂徠於滕東野

師弟之間。可謂益友矣。吾於鳳也。若得一敵國。
山東洋嘗謂嘯菴曰。漢魏以來。數百千年。彼海外國。割
據試舉。可以逞豪傑之爪牙。誰敢拘々守方技。宜哉
其無離倫超絶之士。留志於濟世者。今幸有張長沙
書。雖其人不可知。周漢遺術備存焉。今古之醫。無知
其條理而施之者。元元之民。死於養榮益氣之說。非
一日矣。吾子混蹤於醫卜。快於心者哉。而救生靈於
夭札。使之終天年。其功與良宰輔同。寧。佐吾志闡發
二千年沈滯乎。吾子唯擇焉。嘯菴聞之。益服其言行。
異時流。始屈節。而專志於醫術矣云。

嘯菴自東洋一言。感激志業。終身趣向始定。銳意憤勵。
研究群籍。自試處方。以挫摧痼疾。爲之專務矣。
嘯菴嘗與同門之士及外人。論醫事。則面折排擊。不遺
餘力。或銜之懷劍迫劫矣。嘯菴益厲聲盤詰曰。醫公
物也。而以私誣其理。何尤於人。子自殺矣。
嘯菴雖在東洋門下。其聲名著顯於都。某侯聞其術精。
委祿三百石。將徵之。而謀諸東洋。東洋素知嘯菴不
可羈絆也。不敢强之。竊語曰。先聖曰。不仕無義。何謂
也。嘯菴笑曰。斯言爲鳳皇發乎。不更欲之。固辭之云。
嘯菴其所居室。懸一橫匾。愛重之。其文曰。乾坤容我豪。
雖不知何人所書。以其書自然有高致風韻。買之。骨
董鋪云。自謂吾意匠不出於此五字外。
嘯菴資性豪放。好爲曠達自縱之行。雄飲盡斗酒。其每
沈醉。遇友人至。不論新知與舊識。必牽挽使飲。有性
不能勝飲者。必强之。至其醉嘔而已。
嘯菴與長崎人飛鳥翰者相知。東洋塾交誼益密。與之
談製糖之事。翰曰。有鄉里長慶者。尤精其製。曾受諸
華人。嘯菴使人召之。與兄某同就學之。製造之法焉。
後以說尾州侯。乃肇造之於名古屋。其精踰華製。傳
播漸博矣。大獲利倍。稗益於其地。依之藥肆糖店。有

暴富者。其製至今沿用之云。
嘯菴自肇造糖於尾府。爲其製者旣衆矣。兄某歸於鄉。
製之。長之萩府。先是　官命長崎及平戶五嶋諸國。
製糖。以其法不精而罷。後僅數年。尾長之產。流布四
方。　官乃疑其或出於姦。寶曆六年丙子。下有司三
員於長。按檢其製。長大驚。搶藩之官吏。以爲不利於
藩。急錮兄某。又召嘯菴。相與幽囚之。一日有司檢覈
其製。嘯菴乃悉其法。睇之。極言利益民間之事數條。
有司默視其言。大駭精練。便於世。直奏之政府。政府
以爲産世珍。有　官命。免囚。後　賞賜白銀。且令関

東山陽諸州。須其法製造之焉。

嘯菴在囚中六十五日。嘗言警吏曰。識事不夥。將自生殃。而疆場無事。乃士君子之幸也。警吏憐非其罪。傾睞之。嘯菴請筆墨。著論一篇。曰抱道論。後又繼四篇。曰囊語。抱道論囊語中道術第三是也。嘯菴常曰。吾平生所見。不過斯五篇。

嘯菴以經世自任。其言曰。學道志也。行醫業也。不敢以志廢業也。不爲業棄志也。夫志不可不勉焉。夫業不可不精焉。

嘯菴學於東洋之門。既能決死生。權痼疾。來乞治者日數十百人。試驗之。以所得汗下之方。後聞越前奥村良筑精於吐方。與東洋男仲陶同往。而見悉受其法而歸。授之東洋。東洋大喜。汗下吐三法始備焉。其技益習熟。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嘗謂嘯菴曰。黄梅八千衆。僅有一六祖。雖方外得人難。其若斯。而况於吾道乎。

嘯菴好遊。足跡遍諸州。一歲之中。居京半。而大坂伏見奈良萩府長崎岐阜江戸名古屋。屢相往來。五六年於此。後僑居浪華。薙髮曰獨嘯菴。爲醫之志始定。罷講說經史。其業與吉益東洞雁行。名聲喧傳於遠邇

云。

吉益東洞長於山東洋三歲。長於嘯菴三十一歲。其自藝州來於平安時。東洋推轂其爲人。顯揚其業。後東洞以古醫方風靡一時。其所論著。與東洋大同小異。常稱東洋曰。我醫方譬之今之儒流。東洋伊藤仁齋也。先衆啓其端焉。吾業不敢讓物徂徠。隱若一敵國者。永富氏之子與吾。死則我醫術應以此人爲海內之冠冕。其所稱譽如此。

嘯菴常追慕近世古人四輩。曰。我國慶元以來。大豪傑之士。僅四人。山鹿因山。熊澤蕃山。伊藤仁齋。荻生徂徠。恨不與之同其世。吐露吾心腸矣。

嘯菴僑居浪華時。人屢勸祿仕。皆辭之。後以其不堪煩書一聯句壁上。而示不可羈絆。其聯曰。生涯拚潦倒。世事甘浮沈。

寶曆中。江戸有志道軒者。開肆講談太平記難波戰記等。野乘。其人尤長於談論。其言娓々可聞。常持木造大陰莖。手撫之。而託古諷刺於當時政府得失。聽之者曰成市。官命有司督之。則曰。我是狂人也。不言他事。有司放之不檢問。爾後豪誕益甚。時嘯菴又東遊江戸。至于講肆。聞其講太閤記與之通姓字。屢相

文遊。志道軒長於嘯菴三十九歲。視不以後進。大愛奇才。奬成其所志曰。我以調舌餬口腹殆二十年。無與可語者。今獲吾子。我大幸也。夫猛獸狐疑。不若蜂蠆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弁論之有功也。古之人。有抱負道義而不能爲一世用。隱於耕漁之間者。乃以其憂天下之心。爲憂禾稆不利之心。以其思人民之情。爲思網罟不密之情。百畝之田五尺之水。栖栖焉耕。由々然漁。然豈敢一日忘天下乎。故與夫乘風雲之興會而顯其績。得水魚之遭遇。伸其志者。其蹟雖異。而其意則未嘗不同矣。我意又在於此。吾子亦能知此。嘯菴服其言之雋逸悲壯。後告之東洋。東洋屢稱云。竊味斯一言。有可憤發之意。斯人孰知。必非英雄隱跡之徒。假怪誕自恣之言。以洩露其沈鬱不平之氣也哉。

嘯菴自明和元年。憂痰喘寐病。然未嘗廢其業。義母妻孥自鄉里來看其病。居五閱月。病少癒。使之還鄉。自優遊養衞。而知不可復起。附託遺書於門人某等。遂以三年丙戌三月五日。歿於浪華僑居。時年三十五。門人相議。葬于城南藏鷺菴。所著有吐方考。漫遊雜記。甲乙篇。囊語。祿光秘錄等。

嘯菴之妻。其義父友菴女。生二男。伯名友字充國。號亀山。通稱數馬。文學於五嶋侯。後致仕。講說江戶。享和元年辛酉六月十五日。歲四十五而歿。先君子默齋先生與之善。其才學頗有父之風矣。叔通稱又內。後於浪華。騎士西尾氏云。

谷玄圃

名友信。字文卿。號藍水。通稱玄圃。又以爲號。橫谷氏。自修爲谷。江戶人

玄圃之高祖名盛次。字宗與。通稱治兵衞。山城人。住于京師新町武者小路。以彫工聞。寬永中始遊江戶。至正保中。官命爲彫物師。賜十口二百石。男名次貞。字宗知。又襲通稱治兵衞。繼其職。其子名友常。字宗珉。又襲通稱治兵衞。後薙髮。號遯菴。其彫工近世之上手也。所謂宗珉一輪牡丹。類世人所能知也。有故辭祿。享保十八年。八十餘而歿。其子名友貞。字宗璵。有三子。伯友次。字宗民。又稱治兵衞。仲友武。字宗清。稱傳三郎。季乃玄圃也。

玄圃六歲。病痘而失明。八歲從多紀玉池翁。學醫術。常以指畫字掌上。記憶書傳。日誦萬言。十四五歲。其技粗通。治療頗驗。遂以鍼醫爲專門云。

玄圃十七歳時聞服南郭講説李攀龍唐詩選欲以詩歌而換醫術講唐明諸家之詩使人讀之一聽即記經年不忘諸學生所不能解通曉尤敏矣後從高蘭亭學歌詩改業爲詞人遂於蘭亭之門稱五子之第一其聲著聞於一時（所謂五子松崎觀海藤山子祥竹子德藤西涯也）

玄圃自專志於歌詩而後昭明文選楊士弘唐音高廷禮唐詩品彙正聲李攀龍古今詩刪李杜全集之類皆能暗記之常云諸君有靦面目而不慧如斯則五官果何用之爲其談古策事若老博士至人以神仙目之焉

初高蘭亭以詩興於江戸也與服南郭竝旗鼓海内風靡一時聲稱藉甚於薦紳之間蓋二家發本物蘐園之教誦法唐明刻意李王其格調整合紀律森嚴一摹倣之蘭亭歿後其門人皆從玄圃焉南郭特耆壽存世其以居赤羽橋人稱之赤羽玄圃以居萱葉街人稱之萱洲自王侯大人以至青衿子弟與緇流黄冠苟欲學詩者無不修刺於其門南郭歿後玄圃特以蘭亭之高弟主盟詞壇云

玄圃雖以詩歌睥睨関東聲價高於一世謙讓自將常謂予性拙於聲音拙於針按失明之後其所學習百事無所通惟詞藻比它技耿々有線路之明耳

劉桂山醫賸云文卿中年棄鍼移于内醫記藥方三百有餘行道之際口必誦之予嘗造其廬坐有抽屜箱子其内實小紙袋貯藥二百許謂余曰僕用桂枝必選東京上好者請試焉伸手引屜直取出小袋中物示之其爲無異明目之人或以爲依小袋次第記之竊亂抽其一間或摸或齅而言其藥曾無一差人彈驚嘆以是其技亦行于權貴之間遂有仕進之志不果而歿

玄圃以安永七年戊戌八月罹疾至十一月二十九

日遂易簀時歳五十九其平生與天台釋慈周善且在病蓐將自改竄舊稿以爲全聚請批評荏苒未卒業而歿門人編輯之爲六卷曰藍水遺草

鵜士寧

名孟一字士寧鵜殿氏自修爲鵜通稱左膳其以居本莊人呼本莊先生給仕于　幕府

士寧家世親衛騎所謂兩御番御小性組者也采地入一千石以父蔭補發出身補其職出入官署奉之當直二十有餘年後以病而致仕家居云

士寧幼好讀書修性理家學後說物徂來復古之業嚮

注之。遂從服南郭。學修辭之說。刻意李濟南。其題榛句法。一摹倣之。機軸氣韻。稍肖矣。當時之人。稱爲古文辭一大家焉。

紅葉山寢廟。以每年正月十七日。幕府必有登拜之禮。士寧扈從。大駕警衛。馳道俄頃之間。賦五言排律一首。口吟之。其詩曰。岡巒臨郭鬱。原廟兆基巍。石磴攀紅葉。宮牆遶翠微。雙高華表柱。次列綺疏扉。禁衛人難到。奥區靈所依。蕙肴時物饗。珠匣月遊衣。冥漠猶如在。焄蒿且不違。蓋擎初日動。伏帶彩雲飛。霜露凄其下。壇庭肅未晞。鼓聲開邃宇。爐氣燎重闈。孝

思神明應。和祥邦國歸。松標長蔚茂。棣蕚又芳菲。駐蹕嚴儀服。分班擁羽旂。群公豫祭祀。我輩共光暉。代頌新詩句。小臣抽筆揮。詩成十四韻。稿不加點。傍觀者。皆嘆其敏捷。

士寧賜邸。在本莊南溝涯。搆一樓。讀書於其中。東眺筑波山。西望富士峰。朝暮揖之。曰。他無所溷吾目也。蓋擬李滄溟坐白雲樓上。東拜華不注。西揖鮑山之意也。其簡傲率亦若此。

士寧恃才放曠。遇子弟有發難者。乃云。是猶不解。何學之爲。其自處太峻。使人不可得而近也。門人幸不知掩護其短之事。益尊信其言。後爲餘熊耳所黜。以爲失淳實之風者。當時之人。以熊耳耆宿。而爲蘐社高弟。信其黜者頗多矣。自是而後。士寧聲價稍減矣云。

士寧以安永三年甲午十月二十二日歿。歲六十五。葬于銀臺長應寺。所著有桃花園稿。鷄肋集。樓居放言等。

伊藤錦里

名縉。字君夏。號錦里。又別號鳳陽。通稱莊治。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錦里。坦菴之孫。龍洲之子。龍洲名元基。字子崇。龍洲其

號。又號宜齋。本姓清田氏。播磨赤石人。始遊京師。學於坦菴之門。能得其學。坦菴喜其爲人。以已無嗣子。以其女妻之。冒伊藤氏。後襲職爲本藩文學。其操行學術。不墜家聲。娶河村氏。生三男。伯乃錦里。仲北海出後於江邨氏。叔儋叟依父命。歸復清田氏。奉其祀矣。

錦里學於家庭。以經藝蜚著聞於都。蓋以自坦菴至錦里。既三世箕裘相繼。領袖後進。奉崇之者尤衆矣。與伊藤東所（名善韶。字忠藏。東涯長子。）人呼之京師兩伊藤。雖婦人小子。無不知其聲者。

錦里與二弟北海儋叟聲價高於一時。錦里以經藝聞。北海則歌詩。儋叟則文章。博士佩蘭清公稱以爲伊藤氏三珠樹。

錦里資性愼重。不好近名。雖有請謁見者。非執贄者。概而謝絶之。以謂博交泛遊。人皆爲其好名也。故當時儒流知其爲人者。絶鮮矣云。

錦里仕越前。殆四十餘年。雖數祗役江戸若福井。奉職惟謹。不爲外交。當其休暇在京。講説經義。授徒。足不履閾。亦不爲習俗應酬之詩文。而其名遠出於時輩以騷雅博交鳴於藝苑者之上焉。

錦里所居室壁上書志士不忘在溝壑之語。以自警。常訓子弟曰。爲士者不可不念此。

錦里曰。自志於學。殆三十年。獨以不得明道爲憂矣。而無大戾名教。終日不省已過。便絶聖賢之旨。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吾於此二者。不讓於人。

錦里以安永元年壬辰三月九日歿。年六十三。私謚曰文恪先生。葬于京極大雲院。所著有邀翠館集。尋海草。尋山草等。二子。伯名聖謨。字世典。號紫山。叔名聖訓。字世奏。號江亭。皆早歿。故養播磨人鹽田士善爲嗣。士善字榮吉。號君嶺。其才學不減父祖。又襲職。以仕于藩云。

江邨北海

名綬。字君錫。號北海。通稱傳左衛門。播磨人。仕于八幡侯。

北海。伊藤龍洲第二子。錦里弟也。正德癸巳之春。京師大火。龍洲家罹于災。妻河村氏徙播州赤石。寓于兄河村某。以三月十四日。生北海於此。居數月。龍洲家經營既成。還京矣。以北海居京。自稱平安人。其實乃播州之產也。

北海九歲至十八歲。在於其叔父河村某許。成長於赤

石。未嘗知學。好爲習俗所謂俳諧者。頗究其奧。時人目以爲錦心繡腸赤石文學。梁蛻巖嘗一見愛其才。勸以從事於學。則謂曰。以子才氣。能若爲吟哦。有盛唐諸家騷雅在。豈苦思方俗十七言俚歌哉。北海感激其言。始志於學云。

北海自志於學。晝夜孳々。手不釋卷。誦讀既適。從事之僅三年。享保甲寅春。歲二十二。始代其父龍洲講説經史。教授生徒。與兄錦里研尋家學。羽翼先業。亦遇子弟。誘掖慶誠。殆若老成之人。

北海之義父毅菴。名簡。字易從。號青甸。又號毅菴。專齋

之曾孫也。專齋第二子。宗珉字友石。號剛齋。通稱全菴。其子名宗流。字若水。號訥齋。又號節齋。乃毅菴之父也。毅菴有二子。長名悰實。字若虚。號青郊。季名如圭。字希南。號復所。皆先毅菴而歿。毅菴遊事宮津侯。青山大膳亮幸秀曾從侯駕。在于江戸病厚矣。以其家與龍洲數世之通家。以一封書。託後事於龍洲。以享保十九年甲寅六月十三日歿。歳六十九。龍洲以與毅菴約。以北海爲其嗣。出冐江邨氏。襲職仕于宮津侯。皆北海歳二十二云。

北海尤長於談論。人聞其講說經史者。皆喜剖析窈眇

精義入神。稱爲三珠樹中第一。

北海常謂子弟曰。余之取人也。喜其忠厚誠慤。而言似不能出於口者。論辯縱横。談說飛騰。鼓脣饒舌。注射倏短者。要非盛德之事。余以言語被稱譽於諸名士間。深所慙愧也。

北海資性敦厚精緻。加之以風雅温籍。人皆附和依賴於此。才俊之士。多出其門焉。當時稱之三都三北海。以京師江邨氏爲之上等云。大坂片山猷字孝秩號北海。江戸入江貞字子實號北海。

北海以文學。仕于宮津。殆九年矣。至歳三十。其君知有吏才。擢爲京邸留守。兼掌錢穀出納幹事。二十四年。於此。邸舍大理。後侯移封美濃郡上。欲召北海大用之。不果而即世。則致仕。卜築對梢館室町四條下街。以翰墨自娯。概謝絶諸侯聘問。不再至仕進之門云。

北海雖以文學鳳鳴於一時。以其冐他姓。不欲抗顏以經義而爲專門。以其自所好歌詩。振揚於遠邇五十年矣。先是以詩歌唱業於　輦轂之下者。四方推奉之衆。藝園慕悦之多。未曾有如北海聲價之盛者。

北海講經。一從朱子之說。又敷演家祖專齋剛齋之遺說。未曾發自說一言。常指笑其以已說辨駁朱說者。

嘗與岡白駒論談經義。白駒極口斥非宋學。北海曰。自伊物二先生。以己所見論定是非。取舍得失。遂以私言皇張門户。而逞其臆斷新奇之說。務與先儒爲異。人人倣是。以經義名於世者。無不著論語解者。是一部論語。以爲崇奉之哉。以爲戯弄之哉。白駒爲之赧然。

北海以自義高祖專齋家世。濟美箕裘相繼。不墜先業。上自縉紳。下至士庶。崇尚者異他。每月以十三日。諸名士及門人子侄。集其賜杖堂。賦詩自專齋時至北海。既經五世。一百五十年。未曾有斷絶。當時曰賜杖

堂詩盟會。是又海內所未曾有也。
北海以天明八年戊申二月二日歿。年七十六。葬於洛東善正寺。所著有蟲諫。樂府類解。授業編。諸子擷英。明七子詩譯說。日本詩選正編。仝續編。日本詩史。日本經學考。杜律刪注。唐詩訓解刪注。北海詩鈔。北海文鈔等。

清田儋叟

名絢。字君錦。初字元琰。號儋叟。又號孔雀樓主人。通稱文輿。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儋叟龍洲之季子也。龍洲以其出冐伊藤氏。使儋叟復

歸本姓。奉清田氏祠。清田。播州之著姓。赤松圓心之裔。別所之庶族也。儋叟蚤學于家庭。以龍洲之蔭補擢爲儒官。又仕于藩。藩賜與月俸二十五口。與兄錦里。均其優遇云。

儋叟之字。不詳其所原。其門人端隆（字文仲號春莊近江人稱順治）曰。儋叟不知何義。嘗問之先生。先生笑而不答云。余嘗讀孔雀樓集。有昔者蘇東坡在儋。固不存形跡。於流品。故儋人無請得坡書者。余不及坡萬々。而儋人時時能請余書。其賢於儋人甚遠之語。蓋原於此也歟。

儋叟總角之時。訪梁蛻巖於赤石。寓于其家數十日矣。當歸平安時。蛻巖有贈言。蛻巖集中所載送滕元琰序是也。其中有言曰。勿慕曠達。而棄彝倫。勿耽藻繪而廢大業。儋叟朝暮誦此二語。

儋叟性不好酒。平生嗜糖菓。吃之。故儋叟之門無載酒問字之人。皆以糖菓而贈投之。至晚年。以食糖之多。果得痰塞之病焉。

儋叟不好爲人作壽詩。或人爲其親請壽賀詩於當時諸名家。以多得之而爲歡。來亦請之。儋叟曰。予第能賀矣。爲人子者。壽其親奚須多言。

儋叟少年既學家庭。又與齋靜齋（名必簡字大禮安藝人南郭之門人）講說

京師。講究物蘐園學。喜古文辭。後悟其非。經義一以朱子爲主。確信其說矣。文章專以歐蘇爲法。又別出機軸。晚年喜讀稗官小說。尤精於象胥學云。

儋叟厭海時習之嘉隆七子之詩歌。深懲芥其初年從事之。屢語門人曰。才生於學。學不由才。將作僞唐詩乎。黃金鑄歷下生。將作眞唐詩乎。鐵鞭打歷下生。爲首長爲奴隸在其人而已。

儋叟常以其兄北海以歌詩風靡四方。名聲喧傳於一時。四方之士。與之結交。詩筒往來。贈答唱和。從遊之徒。亦傚其所爲。應酬不擇人。虛稱空譽。揄揚過實。輕

澕爲習而爲憂意甚不悅後北海撰著慶元以來詩爲日本詩選四方之士聞其擧請選擇者頗衆矣僊叟謂北海曰自家祖坦菴先生至今以奕世之業幸不墜家聲嘉稱於儒林經義專門不遑辨別漢宋折衷衆說而況我邦詩歌乎請罷之北海不能從其言

僊叟其業未盛時僑居桃花大宮西街固與兄北海異其趣旨不好博交當世又不欲以儒者被稱於人隣有賣粉店僊叟素不知其人其人亦不知僊叟果爲何等人居數日稍往來矣後大親敬僊叟其人好釣漁每有閒暇一出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得魚而歸必供於僊叟其家設湯浴則必先使僊叟浴之蓋其人喜僊叟自僑居於此四隣風俗自善少年之輩無遊花街柳陌者云

福井之爲地入冬雷雨雹作數次而後雪下猛風亦常多矣故士人使從僕擎長柄大油傘奴隷之輩能習熟之遇猛風怒吼雙手把持以全力敵之僊叟在福井時其僕自京從未嘗遇北地習俗其臂力未任大油傘往々爲風所奪去故僊叟用常傘自持之素不良於足每風雨中出左傘右杖彼我相激全身幾仆泥塗衣服不堪其勞遂不得已而若行遠者著蓑笠履草鞋而行觀者皆姗笑之僊叟曰脫冠服而隱者古旣有焉著蓑笠而仕者今以吾爲始矣

僊叟平生好讀溫史三十歲時旣讀世所謂三編通鑑者十三回矣自作批評爲娛至晩年積歲所記數十卷拾掇其要作十卷曰資治通鑑批評其所批評盡出於人之意表矣云

僊叟以天明五年乙巳三月二十三日歿享歲六十七葬於京極大雲院所著有五經旁訓史記律資治通鑑批評五雜俎纂注唐詩府藝苑談藝苑譜孔雀樓筆記孔雀樓文集全遺稿等

卷之六　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七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井太室

名孝德。字子章。號太室山人。澁井氏。自修爲井。通稱平左衛門。江戶人。仕于佐倉侯。

太室之父重之。娶橋本氏。生六男一女。太室其第二子也。遠祖澁井越前守吉元。仕於管領上杉憲政。主於武州崎玉郡堀內城。及相州北條氏跋扈。関東震咸。八州鞅掌。四隣流落於信越之間。生吉重。吉重無男。養族人礒義直次子吉綱。配其女以爲嗣。子吉綱生

吉行。吉行生利之。利之生重之。重之仕於整宇林公家。太室與母橋本氏在于佐倉。養育於祖父利之許。歲十四就父于江戶。讀書昌平學舍。于時享保十八年癸丑之春也。

太室嘗入於井蘭臺之門。時井金峨亦從遊焉。蘭臺常稱二人。謂曰。學而不厭立元歟。教而不倦孝德歟。立元以學術顯。孝德以師德聞。其言果不虛。稱後數年。太室下帷教授。懷柔後進。當時稱蘐園學者。多踈豪放誕。動輒睥睨一世。特於太室皆無敢媟近者。稱爲溫厚長者。衆皆慕附之。

太室自垂帷教授。青衿白面執謁於門者。皆嘆服寬博有餘。風猷宏長。聲施遠邇。領袖群彥。然虛懷沖挹。不自滿假。常云。遲鈍質慤唯謹爾。

太室歲二十四。解褐於佐倉文學。受祿七十石。父重之猶在於林氏邸中。太室又執贄榴澗先生之門。與重之同舍居。仕于佐倉侯後。榴澗嘉其縝密謹厚。精覈經史。以爲都講。料理學政。於是乎學術愈進。德望愈高矣。

明和元年甲申之春。韓使來聘。太室與彼學士筆語。客館後錄其筆語及贈答詩文。題曰歌詩照乘。有一儒

生標書其書上層。詆指是非。誣罔唾罵。無所不至。門人傳告之。太室覽畢曰。大益於我矣。無復佗言。

太室常教人曰。學問之道。在於成德作用。不在于學術深淺矣。自漢以降。學流區別。各道其道。各學其學。振舌鼓唇。與人爭異同者。吾不取也。夫成德作用。始於育人才。終於知器。故吾平生育人才。如農夫養菜。不欲如愛菊者。養菜養菊。美惡兼培。各有所適。養菊者見不如己意者。必刈而棄之。是却害其性。養菜者能從所其固有而已。吾學無區別。使人從其所好。而後在於成德作用焉。吾敢愛菊者哉。養菜者也。

太室至晩年歯徳已尊列侯貴人多欲延見者一概謝絶稱老不往以謂今之儒生引裾大廈者與彼伎藝者流何別上無益于君下無益于民徒貪其餽耳不嘗出於閾特以米澤侯重定（従四位侍従上杉大炊頭）賢而好學與之言必納用之故與之往來耳

太室性度溫恭無與物忤能包容於衆人汎愛所及不啻舊暱故契雖廝人傭夫造次之間交一言者數日之後歆慕渴望不能忘其手儀

太室平生至其教子弟則不苟假一言若見有過失則循々然告喩未嘗難詰責訶必使各思而得耳故童兒輩事無巨細委曲周詳吐露情實無飾掩過失者矣

太室講經之暇好讀野乘傳記天文以降二百五十年治亂興廢綜博無遺嘗著國史一百二十五卷品第循環二十年而五易稿稿既脱示之紀平洲平洲謂鑒別精嚴其才識不讓林鵞峰安澹泊

太室新舊著述數種皆收之匣底未嘗示之寓塾子弟況於他人耶佐倉侯有勸刋其二三種嘉惠後進之命乃辭曰以先修才學兼備之人猶未免往々有失考矣臣曰課二三生徒常以無怠敗爲幸何遑嘉惠於後世哉深謝之又士大夫雖有欲借其書而覽之者不肯許焉

佐倉侯正亮（従四位下侍従堀田大藏大輔）賢而愛士識鑒精良非世之所恒有及自典謁司累遷寺社大理卿以太室爲典事（所謂寺社役也）屢加祿秩班比中太夫既而又爲上太夫食祿五百石官署之制令政府之請告及封境政事皆委任之待其可否而後行之大小舉錯盡出於太室之手修教申飭廉隅嚴禁頑暴政尚清峻官署大理朝野稱佐倉侯在職參佐得人矣

太室以天明七年丁未七月從其君爲大坂城留守而

西明年戊申六月十四日病卒於城中官舍享歳六十九東路遼遠不可歸櫬從弟德章甥純芳等相議葬于生玉玄德寺

伊藤冠峰

名一元字吉甫號冠峰通稱一元伊勢人

冠峰家世巨商以賣絹紬爲業少尚質素不修儀操日夜讀書極淡於勢利厭簿書計算之煩以其生産委之兄弟遊學尾府受業於元淡淵之門又好醫事自驗處方在於府五年後遊歷諸州晩年隱居於美濃笠松里云

冠峰在尾府時。與南宮喬卿情交尤密。元淡淵東行之後。其門人從事經義者半。推喬卿操練歌詩者半。皷冠峰。有醫生玄澤者。名於府下。家資冨豪。頗厚於學與冠峰友善。舊愛冠峰才。以妹妻之。益使冠峰脩其業。贊襄之。玄澤之意。蓋在將以其歌詩而厭倒喬卿矣。冠峰自知其意。稱有眼疾。休置講業。使其門人從學于喬卿。遂辭而歸鄉。漫遊諸州。人皆稱其虚退焉。

冠峰移居笠松里。購得田數頃。而自養。徜徉山水之際。以為娛樂。然猶讀書講業。教授子弟。好以禮義維持。鄉里皆為之慕悦貴重。

笠松里去尾府數里而近。冠峰與喬卿。襟情紆意。比舊益暱。明和己丑歳。喬卿自桑名移江戸。然猶以其妻子託之尾府族人。先是約妻子過一年使人必迎矣。後喬卿遭于火災。盡喪資給。經過既二年餘。而不能迎之。甚窮。其計妻子又不堪隔數百里而聞窮迫音耗。冠峰愍憐妻子之意。使之俶治行裝。蓋自尾至江戸驛程十數日。資錢非一夫有錢五十緡不足以購旅費。而況婦兒三四人舉家就行乎。冠峰家固窮貧典當田宅。賣却家財。得金十五兩。與之其妻子。使數人護送於江戸焉。喬卿謝懇倒。復其金。冠峰辭而不受。

冠峰天資謙虚。才學頗富。其標格意氣並足推倒一世。喬卿屢勸徙居江戸教授為業。不肯。又紀平洲欲薦之尾府為儒員。又不肯。辭曰。抗顔稱儒者。非吾所能及也。

冠峰常謂。居足以容膝。衣足以覆體。食足以滿腹。樂足以忘憂。我日安。豈顧其餘哉。

冠峰天明中七十餘而歿云。所著有自放編三卷。冠峰文集五卷。緑竹園詩集三卷。江北海嘗評冠峰云。使冠峰身在都下。馳騁藝苑。乃其歌詩之名。不讓於方今赤羽護洲之諸子。惜哉。

原東岳

名直。字温夫。號東岳。原田氏。自修為原。通稱吉右衛門。豊後人。始仕于日出侯。後遊事於中津侯。

東岳本姓酒田氏。出繼原田氏。原田氏日出世臣。以巨室大夫於藩。東岳以其義父蔭補。少為近侍。日出侯有鑒人之識。愛東岳有異才。謂為此子必以文學成於名。乃命遊學於京。受經藝伊藤東涯。寓于堀河家塾。四年而歸。勉學多年。遂以經明行修能文章名於西海。侯又命從服南郭學古文辭。在江戸三年。後從

侯駕東來數次焉於是乎經藝文章於時習而並得其統加旃博綜該覽靡弗通曉與小倉增彥敬（名勝之字彥敬號玄覽豐前人）以經藝齊名人呼之九州原增

東岳初名殖其父酒田遯叟曰兒自沖齔性好直諒宜改名直吾唯恐汝以謇諤介僻與世不相容矣其言果然寶曆中與士大夫議事而不合然猶抗辭不撓剛斷諍諫逾不可之欲强之告官侯及大夫隄防不成皆謂爲定應畏其處置蘊解而從矣東岳曰吾不欲尚合竟擁世僕數人持鏢鎗荷戒器無所局促致爲臣而去日出來於京講說爲業云

東岳教授平安五年於此從遊頗衆又去遊關西諸州後卸鞍豐前中津講學於此中津侯聞其經藝嘉尚之賜稟粟以給其費優遇頗渥遂賓客于侯家而終身焉云

東岳天資狷急動與人忤其所不可雖貴紳豪族不敢矯情屈意而苟容之故其所至爲之不遇云

東岳嘗與諸名士同遊華頂山過智恩大僧正快公房快公好歌詩與時彥交戲謂東岳曰來賓皆是泰始皇坑埋之遺屬也東岳對曰坐主得不魏太武誅殘之餘輩耶

東岳以天明三年癸卯十二月三日病歿於中津時歲五十五葬于城外廣運寺妾生三女無男門人相議以久恒玄的者第二子重三爲後嗣配其長女所著有論語箋註孟子徵經說拾遺封建考郡縣考逸民史略臥遊漫鈔席上腐談茶詩選東岳筆疇東岳學的唐詩正聲箋註詩學新論及文集遺稿等

席上腐談載時人謗己云余也愚滯動來訕謗因謂人之毀己當求諸躬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是矣是則不但無怨於彼反有可改之行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妄則不只無害於躬反有進修之益爰

知謗者不必損吾而譽者不必益吾學者須不可以毀譽遽爲舉動而自繹其實不似其平常之爲人溫乎君子之言矣哉

小川泰山

名信成字誠甫號泰山通稱藤吉郎江戸人

泰山幼而慧悟兒戲常愛筆硯苟遇寸帛尺紙隨意作科斗蚯蚓似字似畫之狀一縱一横自有風骨至五六歲頗辨字體人或試以甲申戊戌虚虎焉馬凡易謬之字併寫錯列詰之勾畫撇捺未嘗差應鄉隣皆以神童稱之

安永中有松山天姥名欽和字伯義號天姥山人者以善書聞嘗見泰山嘆曰斯兒非凡且有書才矣延爲書司馬溫公勸學文而與之泰山臨摸且誦不怠漸解文意既知讀書益於人父喜之受業其所親善山本北山北山授以大史公之文泰山受而讀之有所感於項羽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之言自是不復事臨書決意讀書時年僅七歳云

泰山自一執謁於北山雖烈風大雨未嘗不蹈師家之閾曾大雪戴一巨笠赴之途未至半雪積笠重力不能勝之顚蹶大傷膝焉人愍扶之勸令返家不肯遂

至師許忍痛受業若常比隣傳爲美談矣

泰山從父移居相之藤澤癸卯歳喪母榊原氏自撰其碑文建之邑感應院其文固不請潤色於人北山大賞機軸有法同門之先輩皆服學之造奧不敢以名稱泰山奇童焉泰山卽大山蓋相中之名山自又以之爲號

泰山寓于北山奚疑塾與山中天水太田錦城情交尤密天水長于泰山十歳錦城長于泰山五歳晝則駢几案共講經藝夜則圍一燈各自讀書二子各言其所志天水乃謂今也天下之詩文徒事浮僞剽竊陳腐摸擬予欲修反正之業一洗其弊矣錦城乃謂今也海内之學者徒拘泥漢魏訓詁與宋元性理莫知其弊予欲折衷群言選擇衆説務破門戸之見著述經解矣泰山乃謂我邦學者常苦諸子難讀故讀書當擇人之難讀者而讀之我之不難讀人亦得讀然則讀之無益於往古不讀無損於來者擇人未能讀書而讀之發伏闡幽讀明古賢之道以裨後世始可謂善讀書故予欲作其解説推開微旨以通串之於天下矣其後天水病疫而歿泰山病瘵而夭皆不能償其所自期萬分之一矣錦城獨存於世殆五十年

以經義著聞於世皆不負所言矣

泰山平生坐傍置老莊晏管墨列呂商國策等之書巡覽讀之行文錯簡佶屈難澁每遇難讀弗之校究而解了其説則不措嘗聞坊間所行墨子全書肥後秋玉山所校定而至經説數篇不能下之句讀至于今闕其訓讀焉發憤讀之索隱攻微貫串前後著考數篇竟使全書展卷瞭然當時諸儒皆稱其功于墨子矣

天明五年乙巳春泰山病勞瘵養病於叔父某白山家任冉數十日遂以其五月二十二日歿時年僅十七

歳至病革手未釋卷筆硯書帙狼籍枕邊葬於小石川光岳寺所著有墨子考六卷其他又有泰山經子遺說一卷四十首遺藻一卷蓋皆友人之所輯録也大田錦城序經子遺說云古人夙慧以神童稱者若王勃李賀輩不過詩賦之才耳詁經解子考証精博豈有如誠甫其人乎彼土既希況於我土乎是亦古今之畸才也若使此人存在於今日一代儒宗當推此子斯言實非虛稱也

奥貫友山

名正卿字伯雅號友山通稱正助相撲人

友山世業農桑其先仕小田原北條氏及豐太閤剪屠之隱於民間遂徙于州之久下戸村土豪其邑友山少而好學遊于江戸受業成嶋錦江之門學成歸鄉教授生徒至今相中文學之盛始自友山矣云

友山學主祖來確信師說而與當時蘐園諸家大異其趣故以服南郭高蘭亭等爲浮華虛文不曾交之唯與青木昆陽中村蘭林稻白巖友善三子長於友山數歳皆稱爲有用才矣

寛保壬戌歳關東大水武州入間郡最受其害民舍湮沒亘數十里友山卽載食於舟與僮僕漿以行飲食餓者視其濕處而病者悉載之還養撫己家數百人因請其父曰大人平生誨兒力儉節用豈爲有今日之急耶願傾家世之積聚以當之父喜許之於是乎大發倉廩施予飢民流氓男女傳聞爭臻門前若市友山多作粥而擇奴之最恭謹者數人使以待之戒曰飢餓非固貧謹勿輕慢至厚弔唁飢民拜其辱友山一如接賓客不問壯幼與人米四升而行受者莫不感謝既而廩盡又使人齎金四方買穀粟及大豆蕎麥金又盡又請父質田宅於江戸冨商得金以繼之自冬十月至翌夏四月而止惠施所及四十八村

終始所救十萬六千人餘事聞官大賞賜錢帛旌門閭云

河越侯秋元涼朝（從四位侍從但馬守）爲執政時大悅友山所爲召見賜時服佩刀爲設盛饌使其大夫伴食友山喰了飯二椀羹一椀不及其餘大夫勸啜鮮羹友山曰四民嗟飢老稚凍餒非王侯不可食甘醲而不食

壬戌洪水之時官下令嚴禁民離土就食於他州蓋以其因之遂流散不反也友山聞之疾走來江戸至其師錦江家稱有急告時錦江就食未終吐餔見之友山曰官今使飢民不得出乞雖有冨豪好施者

而閑禁不果徒使彼怨嗟先生其得無以告之乎錦江固以經濟實用之學專爲己任親目擊時難大以爲然直把筆草奏議以陳其不利議入即日禁罷於是関東冨豪往々出私所畜儲救其飢餓免死亡者極多矣

明和中武藏相摸上野三州荒饑姦民相集爲盜劫奪冨商毀壞民舍暴亂甚多矣有司坊正檢之不知其人將及友山家一人走至大呼其徒曰是我與貫翁居也昔在寛保之水災以翁在使我祖父母兄弟得生存汝知之乎衆大駭相與顧曰我濟無力之可報

庇恩而反可虐哉俯伏門外而去故其四隣皆爲之免暴亂矣

友山資性質實不欲以文人居常謂獨坐閑窻讀聖賢書涵濡義理架上萬卷書案上一椀茶恰若五鼎七牢饋於左右不敢求一物於他

友山以天明七年丁未歿享年八十也遺言曰我死則置孟子一部於几上以卒哭謹勿佞事其家至於今冨有而存焉云

山中天水

名恕之字恕之初名宣宇宣卿號天水又號鈴山通稱猶平伊勢人

天水家世專農少而好學生産揺々不能專意載籍因謀遊學於京其父不許矣遂不告而奔之京偏遊於諸儒之間莫一足充其意者遊未甚久橐囊都盡窮苦不可得而言也雖然未嘗少折初志學問益勉又來江戸浪落萬狀傭書給衣食其窮甚於先不以爲憂博交諸名士又莫足充其意者嘗見山本北山於醫官某氏家論辨經義大喜以爲得宿望執贄於其門時歳二十三北山三十九也北山稱其才曰吾門東壁藤生天水（東壁藤東野字物徂來唱業之時東野登在其門下）

天水寓北山奚疑塾一年餘先是小川泰山東方旗山又往塾當是時北山業未甚盛不能畜奴僕充給使北山躬自當竈旗山與天水擔水伐薪服事其勞無幾其他才俊之士輻湊門下而業盛於世天水能奬成之也多矣云

享保中自物蘐園修古文辭者唱李王之業表章摸擬飣餖勦覆剽竊之詩文擧世倣之以斷前欽後佶屈艱澁之文與萬口一轍浮靡虚誇之詩爲善無一人知時習之陋弊者及北山與左祖袁石公以平散明暢之文清新流麗之詩排擊修辭之業一掃蹈襲之

氣而方其初雖間有知厥陋弊者信其説者不過數輩天水夙疑李王之業厭薄時習其所見與北山符合喜和其説稱反正之業以攻駁時習爲己任古文辭家爲之漸衰矣

天水在平安時曾謁皆川淇園淇園以易説鳴於時號稱開物學自負獨得超於諸儒以自著易解示之天水閲竟曰原五行則先水火談道義則先性情語學術則尚神識何拘拘於章句訓詁校短修哉淇園無言而止

天水平生好爲豪爽之言曾謂元寶以降僞豪傑贋君子要其才識不當一文錢之用

天水尤留情文章搆思起草狀貌名物施其微巧俄頃成篇雖老成人不能與之同馳騁

天水築青霞亭於城東本街教授生徒坦然自安蔑視世儒嘗謂文至六朝其衰廢極焉韓昌黎一麾反之六經後世稱之奇絶以告鱷魚則爲之馴致以語皇甫輩則爲之阻遮愚於鱷頑於龍蛇者世人之情矣

天水以不告而離於桑梓人皆尤之天水乃曰治産興業娣弟而足矣大丈夫將有爲也其始多不事産業非好事然也彼與此有輕重而勢不得兩全也吾發揮道義維持名教上正大人之心下率子弟之行繼往聖啓來學孰與耕數頃田希數鍾粟幸免饑寒朽爲糞土者哉事業之大莫文學之若焉居家能致千金猶不足比其半也矧其冨貴不可必期乎

天水雖受業於北山不欲立其學區域磅礴漢宋採其所長唯文章主歸震川袁仲郎耳年二十五下帷至三十歳入於其門上記簿者前後總五百餘人近世高名之士井敬義字伯直號菫堂松浦則武字乃侯號篤所大窪行字天民號詩佛等皆出自其橐籥中矣

天水寛政二年庚戌暮春病疫臥牀臨終前夜賦七律一首使門人持紙仰而自書其詩云伏枕何知庭草

荒秋寒松牖月窺堂家書屢擲不能報郷客偶來易作傷殘夜欲眠風破夢曉星將落露增光從今天外騎龍去一片白雲是故郷遂以九月六日歿歳三十三不娶無子門人相議後事葬于淺草行安寺

天水平生專精著述其欲成而起藁者總若干其將脱稿未果者周易考證周易發蘊尚書精蘊毛詩知原左傳考證四書考證論語發蘊經傳晰名義性命論教學解學頤沮勸集格言樞機資治一鑑官職探賾歷代指掌古今詩評雅談一丁濫觴篇諸子傳謬肯

綮解。助字率。鈐槧規。皆傳于其門人。其他詩草紺珠三卷。韓文讀法一卷。青霞亭遺稿二卷。孤行於世。

片岡如圭

名基成。字平甫。號如圭。通稱吉二郎。後改平助。平安人。

如圭幼而聰敏。能解難字。好讀周易。歲十三四。頗驗占筮。最善射覆。人皆知其不凡。二十下。講帷於高倉街授徒。以易學為專門。名於時矣。

如圭自負其學。不依師受。或問曰。先生師何人。友何人。答曰。我有四家之師。二人之友。日月寒暑。雖在九霄

是我師也。子服惠伯嚴君平。雖隔千歲。是我友也。四師每往來。令我知盈虛存亡之秘。蘊陰陽消長之精微。二友暗通。莫逆之交耳。

有一儒生。以易為義理書。深賤如圭以易為占筮書。指為追泰皇之言者。問曰。天生神物。謂蓍與龜。今龜卜失其傳。蓍草不生。既久矣。後世何由筮為也哉。如圭對曰。昔者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遊子貢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如響。若夫夷狄則有虎卜馬卜紫姑卜牛蹄卜鷄骨卜等。亦能決大事有占驗。蓋精誠既極。鬼神從而感應。古不謂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何必蓍龜哉。儒生無言而止。

明和甲申之春。如圭東遊江戶。寓于馬喰街旅舍。隣街有賣紅鋪。曰芳村屋。其家頗富贍。時人呼稱江戶芳村紅。自宮中姬嬪。至市井妓婦。凝粧様者。無人所不買。其價亦貴矣。聲馳傳於四方。極一時繁鬧。如圭嘗欲贈之京師所親。至其肆買之。獨立店頭自識其家豪富盛昌不足以賴矣。後應旅舍主人請。至於芳村屋。屢筮疑事。其家甚信之。先是。舉子皆夭。僅存一兒名定吉。時三歲。請筮之命。修短乃筮之斷。曰剥命蓋

跋不越七歲。必死於難。且告其產業不可以長遠慮後事。父母遽然自失。如圭曰。有無長短。皆命也。所貴唯先識耳而還。後其家復使善相者觀考之。相者賀曰。貴兒容貌鶴目龜鼻。不足以為憂。是必華顯而耆壽也。父母大悅。其管奴僮僕為之傾聳曰。吉凶由人不足泥拘於筮者言。後兒七歲。與群兒戲。競走水涯蹶倒而死。父母抑鬱而為病。續歿矣。其家散亡。不留影跡。自是如圭之名益傳播於世云。

如圭謂人曰。我東方自天兒屋命。始以太占卜事。中世揚火灼龜。能決疑義。兆效極多矣。後世其儀沒而不

傳唯星卜歌兆之小義偶存亦得巫祝之手卑陋猥雜不足以取焉近世山﨑嘉馬場信武等著易說概先修之糟粕耳意匠心織之人不知活機在於占筮以不正之規矩揣自然之方圓所以易術之不復古也

如圭歲六十有餘而天明中歿所著有周易解十二卷易學啓蒙解五卷易林圖解二卷論語訓十卷左傳占例考國語占例考各一卷世說解難唐明詩箋各八卷易話三卷易術夢談易術傳全便蒙全明畫全妙鏡全手引草各一卷

井金峩

名立元字純卿以字行號金峩考槃翁柳塘閑人皆別號井上氏自修爲井通稱文平江戶人仕于東叡王府

金峩之先世信濃人故自稱信陽人九世祖曰大膳者仕織田右府鬪死於本能寺自其子六郎者以醫爲業至祖春庵始仕侯國爲笠間侯(井上河內守正之)侍醫食祿二百石來於江戶居青山邸父名履字禮卿號觀齋襲繼其職至金峩時辭祿而去改業爲儒僑居駒籠下帷授徒業振于一時云

金峩之學不偏主一家取舍訓詁於漢唐之註疏折衷群言磅礴義理於宋明之諸家撰擇穩當以闡發先聖之遺旨匡前修之不逮焉與近世經生膠滯文字恣意悍言求異先儒聯比衆說務事博雜誇詡後學者不同日而語也寶曆以降人知物赤城太宰紫芝以韓商之學誤解六經繞纒聖言之害者其辨斥攻擊自金峩始焉關東之學爲之一變近時所謂折衷家者若豐嶋豐洲古昔陽山本北山大田錦城等諸家皆以經義著稱其實皆興起於金峩之風焉云

蘐園修辭之業至寶曆間其名家巨匠殆彫落盡奉其

說者漸衰焉金峩出斯時厭薄時習排抵陋弊詩取中唐及晚文推韓柳歐蘇專主淸新流麗平散暢達矯正摹擬空虛艱澁贅牙之風自是以降唱其說者雖有異同不出於金峩所辨之範圍

金峩之學雖自成一家其學泒元出於堀河伊藤氏其幼時從西條文學川濟之字魯叔號熊峰者學焉金峩父觀齋與之善以其居近往還日親使金峩受業焉濟之山城人學南紀陰山元質(字淳夫號東門通稱源七)元質仁齋之門人博物君子也故金峩終身不爲公然排擊仁齋之說矣

金峩從濟之遊。其學既通。又從井蘭臺遊。雖蘭臺出於林整宇之門。又喜物徂徠學。左袒其說。金峩又能研尋其說。蘭臺長於金峩二十七歲。愛其才器。不敢以弟子遇之。嘗謂金峩曰。子既有天授。莫依人門牆。立跟踋矣。故金峩終身稱蘭臺曰父之執蘭臺先生。

寶曆之末。小倉石麟洲著辨道解蔽。駁物徂徠。関西攻擊物氏學者。以麟洲爲之鼻祖。五井蘭洲非物篇。唐崎廣陵講學編。蟹養齋辨復古。中井竹山非論語徵等。自此而出。金峩歲二十四。著辨徵録五卷讀學則三卷。駁物氏。其辨論痛快。不遺餘力。深戒刻削繁碎

之弊。皆物門之高足服南郭山縣周南江南溟宇灊水猶在焉。皆謂曰。石生辨道解弊不足以爲疾。先師井生辨徵録。往々起予老生。雖其不服者。言畏憚如此。

寶曆初。諸家門戶相擠。挾同異於胸中。朋黨結搆。不論漢宋與伊物。唯稱其同於己者。異於己者。排擯而不顧焉。其師弟之間。以阿黨爲善。自經義文章。至服飾器用。蹈襲摸放。必效其師所爲。趨向由人。不能發一事。金峩有見於此。欲矯揉一時之蔽。而著師辨一篇解客難一篇。論其陋習。二篇皆刊行於世。其鏤版罹火。傳本極鮮。故今附載師辨於此。曰。今之學者。必有師。若夫無師者。人不之肯信。故諸生之狥名。唯是取信於世。則不能待其人。而師事之於是乎。謂某精經術。某博洽。某善詩歌文章。某弟子若干人。使大邦之君。北面則吾師也。驟然往而歸焉。其爲師者亦召收後學。高自封植。以爲己任也。吾觀其師弟間。師益傲慢。弟子益卑陋。甚至初學之士。耻其淺薄。黙而終之。是何不如閭里教兒童之切乎。當周季禮壞樂崩。人道幾乎熄矣。仲尼生於其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論而定之。使萬世之下。知有人倫。然無其師也。子貢不

云乎。文武之道。未墜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叚使老聃郯子傳道。豈有斯言乎。後之言聖人者。持而論之。可謂妄已。仲尼歿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亦猶周季之時。乃有孟荀二子。各由其所得論道授業。先王之道。仲尼之教。不復墜地者。二子之功也。若夫論之異同。吾亦庸傷乎。孟荀之後。世無其人。師道乃絕。至漢興。僅有馬融鄭玄之輩。專攻訓詁。使後讀六經者有所歸矣。其功去孟荀不甚遠矣。自是以降。雖曰有師。吾未之信焉。凡學問之道。在乎自

得。猶良工之攻木。取其可者而用。不可者棄之。古之教人。各由性成德。何必欲其徒之類我乎。今之稱師者不然。問其業。則曰爲宋儒氏之所爲。曰爲漢儒氏之所爲。曰仁齋氏。曰藤樹氏。曰闇齋氏。曰徂來氏。雷同勦說。非有所見。其稍上而黠者。亦曰自我成家。使子弟日局講帷間。或有才者。取其所持論以質之師。一不合。則爲倍師說。拒而不容。是以才不才。亦各爲其師說所錮。竟不能發焉。此豈聖人育才成德之意乎。嗟乎今之師之於學者。其弊也甚矣。夫師、傳道之稱。仲尼以下。雖有孟荀。後人猶或議之。况今之因人成事者乎。吾不知其孰傳孰授也。故取柳宗元魏晉

以下無師弟之論。而斷之曰。學者唯據訓詁。考信六藝。折衷仲尼。以自得之已。建門戶。分町畦。其極必與古背馳。可畏之甚也。然則人果無師耶。吾以爲幼時。唯授拘挑旁記之讀。不賊夫人之子、者。爲師耶。嗟乎今之師之於學者。其弊也甚矣。于時金峩歲二十三也云。

金峩天資明敏。博綜衆技。尤精騎法。嘗侍相馬侯。講說經史。其臣某者。談誕馬就羈在廐難爲馭制。金峩請見之。至廐。其馬肥大强悍。似難馭制。金峩脫棄拘束。乘之。馳驟縱横。進退遲促。無不若意。衆皆歎服。

金峩中年後。從大場景則字南湖號雷淵稱大二郎學天官家言。頗究其說。緯象測量。皆自試之。尤有驗徵。研尋之三年而同門莫及之抗者。後廢棄其所稿觀察書數種。以謂勞精於空虛。非以保佑生之道也。

金峩有病。家人進藥。金峩有難色。不嘗。至病稍重。家人及子弟。苦進之。金峩笑曰。漢世之人有言。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醫術之難。古猶如此。况於後世乎。我病而不服藥。猶勝於得當今之上醫矣。

金峩自生青山百人街。從父之常陸。成長笠間。再來江戶。在青山邸後。僑居駒籠。四十年間。移居凡十七。明

和中卜築柳橋。無幾罹壬辰災。僑居芝口街。在市肆雜沓中。嘗賦一詩曰。東鄰屠狗宅。西鄰賣酒壚。中有腐儒在。終日談唐虞。

金峩尤長於言語。每爲諸侯講經。節略章句。解其大意。因及事務。切言施爲之方。聽之者或譏之云。一若浮屠說法焉。金峩聞之曰。國君好學。欲有益於治道。徒好之。而不問其所以施爲。其緩急進退。亦何擇焉。今之儒流。非以文雅風流。誘導之。則亦句析章剖。如學究之所爲。抑何心乎。吾不欲之。

金峩僑居駒籠時。家貧不能自給。吉祥寺緇流從金峩學文章歌詩者頗衆矣。金峩爲之創簡講者。簡講者今所謂賣講。定其價員講説經史。日資貨錢者也。每人出銅錢三十文。以時限爲之始終焉。大抵聽其講者日不下百五六十人。故得貨錢四貫五百文有餘。爲衣食之資。遂得不乏焉。至今下帷駒籠教授爲業者必爲其賣講者。其事皆自金峩始矣云。

金峩常語人云。自物氏學行。學者自處太高。五尺童亦議先儒而非能讀宋儒諸家書。心實知其非也。又非能讀物氏書。心實知其是也。其自稱奉物氏者。亦唯不過目渉二三古書。且甘爲李王之奴隷耳。是何在

其爲物氏學乎。世言性理學者。僅講小學近思録章句集註。而不知朱子爲何物。豈不類之乎。可笑之甚

金峩壁間每懸父觀齋手蹟。陳眉公一語。其語云。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寛能制褊。緩能制急。以謂四句中包藏世間若干事理。足以爲自警。未嘗懸他書畫。

寶暦以降唱業於関東者。特立異説。將令後生務爲穿鑿。其意蓋在厭倒物徂來輩。不可謂無敢所見矣。而矯曲過直。其持論立説不無小害。譬之老醫看病極多。暗熟土地氣候。故配劑雖不得宜。不至孟浪殺人。但其利不少耳。金峩始發其端。片山兼山名世璠字叔瑟関松窻名修齡字君長相繼而興。益好新奇。各成一家。先儒篤實謹嚴之風掃地。後生偷薄疎放之習滔天。至于今日。而學問之博聞見之洽。過絶於享元之儒流。不可同日而論。不可謂無功於儒林矣。

金峩天明四年甲辰夏四月。從東叡王駕登日光山。留數日。疽發背不能生起。王命有司新造轎可穩臥者。使數人護病先駕而歸。先是王賜宅於不忍池涯。歸時屋舍營造半而未全成。其家人皆寓醫官劉藍溪躋壽館焉。故金峩又寓之養病。遂以其六月

十六日歿。享年五十三。先娶青柳氏。再娶武井氏。俱蚤歿無子。養常陸人山田湛字子存號南臺爲嗣子。妻以女弟。湛又仕王府爲記室。

金峩雖不長壽。其門下出名士極衆矣。若尾崎稱齋名修字子成益鳩陵名延壽字康伯梅澤西郊名肅字惟丈原狂齋名公逸字飛卿篠本竹堂名廉字子盈岡四溟名公修字世懋熊箕山名尚之字履善菊地南陽名武愼字伯修吉篁墩名漢官字學生劉桂山名元簡字廉夫下田芳澤名武卿字一甫管東海名証字子恭龜田鵬齋名長興字穉龍等。皆以經術文章或宏覽博通著稱於世。奉崇其學流者。至於今不絶矣云。

金峩嘗戒子弟曰凡著書在補於前人不足正時俗謬誤方今學者苟徇流俗所好取其爲世所說者不嘗爲利亦欲并與其名而收之也誠可憎焉故其所著若周易彙攷易學辨疑尚書疑孔編毛詩選說三禮斷左氏箋說孝經集說論語集說辨徵録經義折衷經義緒言讀學則霞城講義學庸古義師辨匡正録考槃邇録病間長語答問録騎學正宗情宽記金峩焦餘稿等醇疵相半雖未盡精皆不違其所戒而多於補先修不及匡正時俗謬誤者其餘未全脫稿者數種存於家云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七　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八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蘆東山

名德林字世輔一字仲埛又字茂仲號東山玩易齋梅隱翁皆別號通稱孝七郎奧州人仕于仙臺侯

東山始族巖淵氏其先居武州巖淵因以地爲氏天正中太郎左衛門尉者移居野州蘆埜因又以地爲氏子孫多在奧之磐井郡祖榮胤通稱作左衛門父德芳通稱佐左衛門老後薙髮稱一桂世業農畝娶須藤氏生數子東山其第二子也以元祿九年丙子十一月廿三日生於磐井郡澁井邑焉

東山四五歲穎悟好見稗史父奇之九歲時山鹿素行門人桃井素忠通稱釆女者遊于奧德芳招之寓宿于家使東山從受諸經句讀僅一年讀了四書五經素忠又奇其夙慧

寶永七年庚寅六月始遊仙臺寓于富商大和屋久四郎家時十五歲有江戶人吉田需軒者遊于府講習程朱學教授生徒東山從聞其講五年于此又遊平安受業於三宅尚齋之門又之長崎講說授徒其名

稍顯于諸儒之間仙臺侯（從四位上中將陸奧守吉村）遂召爲儒官賜祿百五十石時歲二十六享保六年辛丑之夏

享保中東山建議請設府學時有富商鈴木八郎左衛門者嘗學東山頗讀書能屬文聞其事請出金二萬兩而助興造之費資東山與前儒官田邊希文言之上大夫田村某高泉某等遂上疏國侯侯許可之經營區畫各盡巨大榱桷碉戺皆極壯麗三年告成扁曰明倫堂立師長置生員學政一從山崎氏至於今仙臺府學之盛過于諸州其端實東山及佐久間洞巖所創叙也

東山資性剛直不避權要不徇時俗嘗於學舍有與諸有司爭其班次之高卑東山捍言曰經筵習儀不待卿等雖執法大夫無有此事有司無答而去後銜之劾以茂侮藩制遺棄舊典遂爲之坐幽囚於加美郡宮崎邑石母田長門邸中其在囚所二十四年寶曆十一年癸酉遭赦放歸鄉里時歲六十六

東山在幽囚有所憾而著無刑録十四篇略述秋官之遺意後其書始傳於世識者稱爲有深意云

東山晚年號梅隱翁又遊仙臺教授生徒將校正伊洛関閩諸書刋行於府學鈴木八郎左衛門保管剞劂

資量校定就緒將閱係其業罹疾而罷不成學者皆惜之

東山以安永五年丙子六月二日歿時歲八十一葬於滋井邑深藍山麓初娶某氏生一男五女皆夭後娶某氏生一女長後嫁門人畑仲大中不幸而無嗣子友人田邊希元撰墓表黑澤東蒙作實記足以不朽其蹟焉

石王塞軒

名明誠字康介號塞軒黃裳確廬皆別號晚年以字行通稱安兵衛近江人

塞軒之父則之通稱新五郎家世江之甲賀郡水口邑人娶同邑宿谷氏以元祿十四年辛巳四月十八日生塞軒于邑草廬云

塞軒幼有異稟頴悟過人弱冠志於學自請父遊于平安受業於三宅尚齋之門博與諸名士交講究有年遂與久米訂齋（名順利字斷治訂齋其號）井澤灌園（名剛中字子悅灌園其號）號稱三宅門三傑塞軒尤其魁

塞軒甞應大洲侯之聘至豫州議封境政事百廢悉興侯遇以賓禮士大夫及國人皆矜式之頃之以親老辭去歸鄉里奉養父母甚厚雖家無儋石之儲隨時稱宜務令父母無以貧為憂矣人皆稱其孝先是以老親在堂不得親炙于師及其歿後田宅家財盡附與族人單身遊平安講說授徒以窮理任道為先務尚齋屢稱其為人曰有確乎不變塞之操其學非透了道義則安能至此乎後至書其說以為贈遂以確名廬以塞名軒

寶曆癸酉秋塞軒歲五十三始遊江戶甞應仙臺侯之請講孟子於其邸侯禮遇尤渥翌年戊寅春應阿波侯之聘遊事之侯英邁絕人究意藩政厚聘畀已身親執弟子之禮賜月俸六十口侯常視其卿士大夫

皆若童兒悍然自任而特於塞軒則未曾不竦然致敬也其尊信之深預聞封境凋瘵政刑機密之事侯委任之極竊議欲擢為大夫委以國政焉居數歲而辭俸再來平安居三條街白河橋南下帷唱道以開發正學芟艾異端為己任既而侯豐施失宜制度無規國政漸弛識者稱為先見焉

塞軒於太極圖說尤研究其旨著太極圖說大意講義二卷甞謂終身精力所寓再三易稿六十歲後略能為編猶以為未滿意手火之云蓋其在三宅門人皆曰性理斷治（久米訂齋字）曰太極康介最覃情於其書者

也
塞軒以安永九年庚子正月二十一日歿。時歲八十。門人以禮葬于洛東眞如堂塋域。娶福原氏。而無子。所著有太極圖說大意講義二卷、讀書摘講六卷、黃裳文集二卷。皆出於門人竊鈔。其餘語孟經說數卷散佚不傳云。

新井白蛾

名祐登。字謙吉。號白蛾。黃州、龍山、古易館皆別號。通稱織部。後以白蛾爲通稱。江戶人。仕于加賀侯。

白蛾之父祐勝加州人。學於淺見絅齋。住于江戶妻其

氏生白蛾於江戶下谷。白蛾十三歲學于家庭。又奉父命師事菅野兼山。（名彥。字直養。號兼山。稱勘平。）兼山三宅尚齋之門人。戶祝山崎氏學者也。白蛾年二十二。下帷神田紺屋街。以講習爲業。然當時物徂來之徒以漢魏古學明李王修辭風靡一時。能無與之抗。自知其不可企及。去遊關左諸州。後來平安。居于衣棚押小路。研究易說。以占筮屢有奇驗。其業盛于一世。號曰古易中興。

白蛾既唱易說於平安。以建門戶。生徒輻湊。而當時儒流皆以占筮家目之。賤其所爲。嘗詣於丹邱相與論易。丹邱雖以名望蚤成一家。固不精易學。舉王弼韓康伯程頤朱熹等之數家說。與之論談。白蛾商摧歷代百三十有餘家。指摘其說醇疵。悍然曰。魏晉之人淆亂虛玄。宋元之儒拘束性理。咸是迂遠于易義也。丹邱然焉。後序所著古易對問云。白蛾氏於易學顯微闡幽。悉削後儒陋見。別立一家之旨。自丹邱出此言。儒流皆知白蛾精于易。不比占筮者之類矣。

古易對問既成。生徒競爲書寫。白蛾刻之。家塾門人古維嶽校字。謂白蛾曰。伊藤仁齋以一家言建立其學。物徂來又然。雖各有功於前聖。僅去其時三四十年。

攻擊其學。辨駁其書者。不下幾人。於此書後世有非斥之者。然則當以一家言而名之。一家言素不待人之毀譽之意也。白蛾喜從焉。

一家言刻成。大坂書賈星文堂發販。鬻了一千部。平安及江戶書賈求之者陸續不息。又鬻一千五百部。未終一年。販得二千五百部。資產給業。家暴致千金。嘗謂白蛾曰。僕家產書鋪。二世於此。未聞若斯販得之夥。實未曾有之大盛事也。白蛾傲然拊掌曰。嚮江戶書鋪嵩山房刻服南郭校唐詩選。其兌發初。鬻了一千部。自其比年。所販不下二三千。吾著與斯同。自負

其傳播廣矣。

白蛾中年之後。好詠和歌。傍通我邦之典詁。嘗校訂源白石同文通考。補其所遺漏。刊行于世。其序小有言曰。神武天皇運屬鴻荒。時鍾草昧。聖德雖雍和四海。生睿恢弘帝猷。天業以永。生民以長。至應神天皇御宇。文道殊布施。仁德朝庭天澤雨浹。黎民益安。履中朝庭置國史記言事。達天下之志。文風漸盛。教化寖滿而至。文武朝庭淡海公奉敕。制選令十卷律十二卷。則政教大張。文化丕開。王宮閭巷。咸靡不有學校之設矣。置史取士之法。甚詳密。而彼三

代遺法。燦然在此時。且又釋奠之禮。自國學至閭里。豈是莫有闕。如古人云夫子之道布在我邦者。不亦信乎。而後星移物換。上怠下慢。政教日弛。文風月杜。保元以降。人尚軍旅之事。仁德不舉。綱紀不振。此日久而民物變。迨後世則國朝之人。不知國朝之昔。或雖儒者。以我邦往古無學而稱之。不亦愚乎。或雖有有識士。得一事獲一書。皆秘家而不傳。欲以獨通古售名。是不亦非乎。於是乎上代之政教。益廢逾絕。至不可知。白石先生有見于此。闡發湮晦。取和漢與文字之說者。以成編。名曰同文通考。弗啻益後進。寶將來而已。我邦上代之盛事。亦可視于此。然則可謂有忠於國之書者也矣。不俟時拾其遺意。考之古書。有其所可徵者。則取補之。其後固非可跂於先生絕出之德者。唯尊信此書之餘耳。其文雖不足稱。其留志於我邦之典詁。亦可以嘉尚矣。

白蛾講說授徒。其時未有言易者。其言者僅山崎闇齋之徒耳。至寶曆中。岡白駒著古周易解。河田東岡著周易新疏。皆主卦象專說占筮。白蛾傳聞其舉。謂人曰。其先生註周易。其先生著易疏。真可謂東西衆周孔。南北多邵朱。信哉後生可畏。

白蛾著易書數種。多主於占筮。各行於坊間。街衢賣筮者。自稱白蛾之門人。棄擲斷易天機焦氏易林等之諸書。爲俗書而不顧。故又不爲擲錢星命飛伏納甲雜占。專主卦象古易中興之稱。於是乎立。白蛾易街婦人小童。無不知者。至乃謂揲策占物。同符管郭。與世之附會生剋牽強災緯者異。白蛾自稱。謂東方出一邵康節先生。而象數明於世則可矣。自負其技。常亦如斯。

白蛾賞花於東山。入夜將歸家。途中聞吟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去自家無盡藏。沿門

持鉢效貧兒。就熟視之。則一老翁也。白蛾問曰。今所吟詩。翁之所作耶。果古人之詩耶。翁姿望秀偉。不類常人。微笑曰。是王陽明詠道詩也。知子好易。故偶吟之耳。相與談易。亹々有理。同行數里。問姓名鄉貫。乃對曰。東西南北之人。素不定居趾。何及姓名鄉貫乎。而不告。遂至衣棚押小路白蛾家門前。白蛾將延之家。不可。將辭相別。謂白蛾曰。子留志於易。專唱象數占筮之說。以成家。可謂豪傑之士。惜哉未能脫於伊仁齋物徂來之範圍。夫伊物二家。黜竄前儒成說。移易前後。以為己書。世之學者幸而不知者多矣。子著易說數篇。皆蹈二家之輻轍焉。其小者不預。大者言之。古易斷於康熙周易折中。易學類編於中村明遠易學要領。古易通於兪琰周易集說。左國易說於毛奇齡春秋占筮書。皆剽竊前人成說。以為己所見。此四書。子常稱研精而所得。自識者視之。猶穿踰之盜耶。豈以一家言自處乎。子盍思諸。快走而去。白蛾大慙。自懲玆初年輕果著諸書。以彼翁為成都隱者之類。

或曰。我邦儒流。皆不究易學。大抵從朱子啓蒙等之書。無有異議。至於近世。河田東岡。名孝成。字子行。號東岡。因州人。水谷雄琹。名君龍。字起雲。號雄琹。備中人。眞勢中州。名達富。字發貧。號中州。尾張人。松井羅州。名暉星。字賓黃。號羅州。浪華人。片岡如圭。名基成。字平甫。號如圭。京師人。土肥鹿鳴。名貫雅。字秀太。號鹿鳴。江戸人。皆以易學名於世。其筮儀大同小異。各搆一家說。然折衷衆義。述己所得。宜以白蛾之說。而為之巨擘。

白蛾以寬政四年壬子五月十四日。歿于賀州金澤。享歲六十八。及其易簀。賦和歌二首。其一曰。雄斐通謨瑠身輪味斯嘉與農保砮臘機酢奈舊顧惠皤香梨能姑摟紫努廼綿。其二曰。軻離儂礜登凝礙磐戚圖俱茂嗣訶南囉鉼枯孤露貳豆報漏耻翟緒破邏倭咩且遺訣曰。余自小少。欲以儒術磅礴古今。折衷漢宋。略述所見。輕俊之質。知不可及。僅追管郭之跡。以易術占筮。持一家之端。固不足以不朽。其業故就木之後。莫敢修碑碣等。唯誌一片之墓法諡數字而足矣。後從遺命。其墓石鐫樂齋大道玄機居士八字耳。其墓在金澤野田山。

白蛾所著。有古易斷內外編。古易斷時言。古易通。周易精蘊。古易精義。古易一家言。易學小筌。易學類編。廣易學必讀。梅花易評註。左國易說。周易本義考。周易啓蒙考。論語彙解。古文孝經發。詩書通攷國字箋。小

學疏義。老子形氣國名解。蒙求發同文通考補。牛馬問。滄溟尺牘兒訓。唐詩兒訓。唐詩絶句解等。世人唯知白蛾精於占筮、不知精於六書及國朝典故。余嘗閲其書數種、就中論語彙解。唐詩兒訓頗稗益乎後進矣。

龍草廬

名公美、字君玉。中更名元亮、字子明。再復舊號草廬、又有竹隱、松菊主人、呉竹翁、明々窗、緑蘿洞等諸號。通稱彦二郎、後改衛門。伏見人。仕于彦根侯。

草廬之系、自於式部卿親王敦實出。桂大納言經信之

裔也。經信庶子俊頼、爲修理大夫。橘俊綱所子養。居于伏見石井里。十二世祖正五位下左衛門佐善則仕後崇光王貞成于伏見月宮館。方其王子彦仁降誕日、善則爲之禱鳩嶺之神。通七日夜矣。夢中神告以彦仁享福事。而歸途現視登龍之瑞。無何彦仁以稱光帝崩、入践祚。是爲後花園帝。王喜曰、是善則忠誠所致也。以視登龍之瑞、卽令其姓爲龍。且賜以寶劍一口。因子孫襲寶焉。高祖親善、給仕伏見王府。兼司御諸祠職。叙從五位下任大和守。曾祖善故通稱四郎左衛門。出仕于紀侯。老後隱于郷。祖善和通稱秀左衛門。始業商。父善清通稱彦兵衛。善茶事。號台眞。娶佐々木氏、生草廬。以享保十年乙巳四月十一日歿。時草廬歳僅十一。養於母氏。聰慧負奇氣。頗好讀書。雖門衰祚薄、常有將以文學起家之意云。

草廬養於母氏一年。家資殆盡、不能衣食。偶有平安製筆舖某者、悲憐之、將使草廬爲養子。其家請之母氏。於是乎移平安、服事商估。母氏守寡在於郷。每月爲之贈其費資。曾作思郷詩云、總角辭家客洛陽。秋風一望白雲長。歸心不爲蓴鱸美。衰白慈親在故郷。時年十三也。

草廬自服於商、生産富豊。家資亦不手窘。奉養衣食、異於曩時。然不欲以什一處世。簿書計算之暇、研究經史。誦讀既遍。嘗謁宇明霞、受其誨督。好讀唐明諸家集。留志歌詩。明霞資性縝密。加旃以卓絶之才。宏覽之學睥睨海内。其人固高于世。曾以草廬不研精經義。徒事浮靡虚文、而厭薄其爲人。拒絶之。草廬大憤之。終身未嘗言一見明霞之事。自稱學無常師。元文中改業爲儒。下帷烏丸小路、授徒。時歳二十五。

草廬性格寛緩踈脱。雖無謹厚之質、頗有温雅之風。且才思秀麗、博綜衆技。受兵鈐於織田梅咲。名茂倫、字子雅。究

其與旨。又精國學。善和歌和文。兼巧楷草。聲價著聞當世。從遊之衆。推尊之毉。當時平安諸名家。莫能與之比其業者矣。

草廬慕諸葛武侯陶靖節爲人。言曰。吾出則爲武侯。處則爲靖節。而如武侯則時非其時。甘爲靖節哉。而無田二頃可餬口。無宅一區可置身。故以草廬爲號。以松菊名居。

草廬唱業於平安。殆二十年。以詩歌爲專主。雖尸祝物徂來。左祖其説。歩馳與時流異。排擯赤羽服南郭護洲高蘭亭萩府縣周南等之輩。爲陳腐餖飣摹擬中

之又摹擬者也。於唐則推李青蓮岑嘉州。於明則尊劉青田謝四溟。別出機軸。門下之士。若伏水香居敬（字簡敬號蓮窓）平安大江資衡（字穉圭號玄圃）岡崎信好（字師古號盧門）幡君英（字文華號大堂）李景義（字汝質號龔園）越前室聚（字士錦號春窓）浪華左士詢（字子岳號海門）淡海荒忠俊（字孟彥號翠山）義濃源孝衡（字寔平號春川）江東釋凍滴（號豹隱又號茎洲美濃人）謂之幽蘭社十才子。幽蘭社十才子之稱。傳播於遠邇。當時以詩社聞於世者。服蘇門長嘯社。江邨北海賜杖堂。片北海混沌社。安清河市隱堂。遊藝園者。無不知之者。特幽蘭社與混沌社。尤著於世。或謂草廬曰。近時木順菴門下。有十才子。稱伊仁齋有四傑五藏。物徂來有七才子。英髦之士相從若雲。今先生之門。又有十才子。稱唱和之任。可謂不孤矣。草廬笑曰。有浮屠人所謂九人而已。

草廬平生無以師道嚴勵拊循子弟之意。塾中遂無訶責之言。調詁遜言。故不以名位格物。陽則似頑脫寬敵。任眞自得。誘掖後進者。而陰則矯情屈意。取容於人。青衿白面。雖寓門下。不以學術嬰心。自爲無狀無賴之人。當時有志者。指笑之。曰遊亂社。遊亂與幽蘭同音也。

草廬每應人需作文書字。必定謝儀多少。而後構思起稿。若其謝儀財幣。不速贈之。則輕諾不果。偷懶賓之。人來促之。則言未全成。故請墓誌碑銘題跋序記諸文者。欲速其成。必先以謝儀財幣。後請其事。諸儒皆譏貪得。草廬自若。曰代耕穫以筆硯。何足以爲累哉。不更校之。同時江北海著日本詩選。時人語曰。納錢入選。江君錫待價作文。龍子明蓋當時浮華爲風。輕薄爲習。人事虛驕。好名之徒。有以詩稿請採擇者。北海從其請。必稱刻費。資取若干錢。而後僅採一二首。收之選中。故有此語。君錫北海字也。

草廬以寬延三年庚午。遊事彦根侯。受月俸。猶在平安。每月一六日。講經於正廳。侯朝服聞之。上自卿士。下至小臣。侍講筵。凡六百人許。鵷班鷺列兩階之間。而聽之。蓋彦根自茅土以降。封内文學之盛。所未嘗有也云。

草廬將移家於彦根時。洛攝諸友有送別之詩。使門人香居敬。編輯之爲二卷。名曰綰柳篇。明和庚辰。從其侯入於京。義故門人。又有送別之詩文。使門人袁景陳編之爲二卷。名曰晝錦集。又使門人某。採録與孔文雄字世傑號生駒山人河内人唱和詩若干首。名曰龍孔塤篪集。各刊行於世。有識者皆非笑之。以爲誇驕浮靡。賣名之甚者。

草廬雖以浮靡取譏於諸儒間。其流風餘韻。有不可磨滅者。三都所謂書畫會。春初發會。著作會之類。至於今世。餬口文藝者。不得不用。而皆便之。其事始自草廬矣。

草廬遊嵯峨。飲賣酒鋪。酒鋪主人。請其書字。乃書一聯曰。釀成春夏秋冬酒。醉倒東西南北人。主人大喜。乃懸諸門上。以爲招望云。蓋先是賣酒樓。未有以若此文字。爲招望者。其他娼樓肉鋪茶肆麪店之類。出横匾懸柱聯。皆草廬昉於好事之所致也。

草廬六十一歲。建壽藏江東千鳥岡。碑石背鐫以一首和歌。其歌云。哆香璣菜謨智徒離賀於嘉貳砮渡綿礙梨南疑與能騰望緒摩津濃斯汰軻計。蓋千鳥岡挾道多松樹。故句中及此云。

草廬在於彦根十八年。以安永四年乙未秋。抗疏乞骸骨。再歸平安。僑居鴨河四條畔。無幾築草堂於下河原菊谷。杜門謝客。專事著述。至晩年。深慙其浮名。雖有請其文求其書者。辭而不應。嘗與河内橋子仲書

中。極言壯年時爲時習所誤。今摘其略於此。曰。如不佞。生來無有一技之可述。一長之可稱。而叨竊儒名於平安。鳩生徒講經藝。乃誤辱藩主虚左之遇。承乏教授之任。於是虚名益傳播四方。投刺至者陸續不絶。不佞雖既知其浮靡勢使之然。不能峻拒。然内顧則才識朽鈍。不學無術。所謂羊質而虎文。深慙其爲人也。且李杜之詩。鍾王之書。無裨益於經世。足下若立志。留意經術。莫敢從事文墨之瑣些。爲時習所誤矣。

草廬自壯年後。有臨池之癖。摸倣李北海趙松雪。然其

書體婉麗而軟弱。清客程赤城評之。以爲似婦人之
書矣。項閔釋慈周詩鈔。有觀龍某先生遺墨之詩。曰。
何年將個秋蛇手。寫就風前春柳枝。晚年移家錄事
巷。或應觀舞得腰支。二十八字。可謂狀盡草廬之書
體矣。（按錄事巷花街之名。見于陸遊老學菴筆記。）
武欽繇（字聖謨。號梅龍。）芥煥。（字彥章。號丹邱。）片猷。（字孝秩。號北海。）赤松鴻。（字國鸞。號滄洲。）
僧顯常（字大典。號蕉中。）等。皆出於宇明霞之門。各以經術
文章。領袖後進。草廬與之交遊。言恭已不能發一言。
唯謹爾。五人視草廬至卑。以謂不足以與抗其短長。
草廬以明霞之故。竊諱忌之。其至著名典二詮太駁

明霞曰。士新之學。多有激於物子者。蓋方此時。物子
唱古學於東府。風靡四方。无皆是非之者。士新偏執
拗戾。憤其如斯。一以排擊物子爲之任。當其著論語
考。雖單句隻行。莫不貶斥物子者。雖然其才學。實非
物子之倫。其不逮者遠矣。故其所自說。固無一定之
見。譬諸拔城略邑而不能自保。退據舊窟。此乃士新
之所以爲士新也。片猷視之曰。黃吻兒强學語焉。
草廬以寬政四年壬子二月二日歿。時歲七十八。葬於
東山菊谷高臺寺。所著有毛詩證。論語詮。名詮。典詮。
貴貞志。日本詩刪。仄韻礎。唐詩材。辭略。伏水志。舊業。

吳竹翁談。海人棄草南遊草。龍氏筆乘。草廬詩集。同
文集。同尺牘集。同和歌集。同和文集等。（按蘂表云。正德四年甲午歲生。至于此七十九年。其曰七十八者。蓋差一年。）
草廬之妾。曾氏。名貞香。字芳卿。號小蘭。河內人。頗善草
隸。又善歌詩。其詠史云。六王既畢帝人寰。威振四夷
與八蠻。不識車駕巡狩日。鮑魚能遏蒼生姦。極有氣
骨。不似口吻有臙脂之態。
長野豐山松蔭快談云。學明七子。而極拙極劣。妄竊詩
名者。龍草廬之類是也。學宋詩而不解宋詩。多用生
字。以掩其拙者。僧六如之徒是也。故曰。非眞才實學

本性求情者。則未可與言詩也。旨哉斯言也。不啻砭
針二氏之輩。抑今之得詩名於世者。宜省于此。不然
則百歲之後。不爲於草廬者殆希矣。

安清河

名修。字文仲。又以爲通稱。初名于慶。字吉甫。號清
河。又號市隱詩社。下毛人。
清河之先。不詳其所出。六世祖有資榮者。世爲巨族。下
毛州牧野邑。天正中。爲利根信俊者所害。遂失土地。
其子榮雄。弟小次郎。流落関八州。更名變形。竊訪索
信俊所在。遇諸伊豆三嶋。以伎戲近之。鳴聲揮刄遂

得報讐焉。後遊武州忍城、仕于成田下総守氏宗。無幾會成田氏移封下毛烏山、從之來下毛。榮雄頗好道家者流、學慶長中請置道觀於牧野邑、自司其祀隸屬于聖護院王府。後以安達為氏、蓋避殺信傚名也。傳至玄孫頼榮、是為清河父。娶伊藤氏、生二男二女。伯亮榮嗣其家。叔清河以享保十一年丙午四月二十七日生清河於烏山云。

清河七歳受諸經句讀於兄亮榮。尤好讀詩、誦高廷禮唐詩正聲李于鱗詩刪等、暗記數十首、殆若老成人。皆以神童稱之。

清河十四歳時、同州千本里玉泉觀司祀某死而無嗣子。其族請清河於亮榮、使司祀事、因號玉泉院法印。稱有慶研究所、謂兩部神道、尤勤其祀事。雖然耻我邦道家者與巫覡為伍、不甚好處之。當是時、関東服南郭、關西縣周南、以文章歌詩振揚其聲。南郭門下士鵜士寧、石仲緑、詩名最顯。清河心竊欣慕、偶有鄉人僧實踐者、遊江戸、寓士寧家。清河自抄詩若干首託實踐、請點竄於士寧。士寧謂實踐曰、若斯人才、非吾所斧正、遂示南郭。且以其實。南郭大奇之。自是芙蕖社中皆知其名。

清河逾不好居其法印職、遊江戸、謁士寧。士寧豪爽高簡、蔑視後進。得其許可者、極鮮矣。甚愛清河、使之門客於家、受業於南郭、而後問經義於松崎觀海。南郭止之曰、我既奇子才。凡業不專門、則難於大成。勿慎攻多端。清河於是留志於詩。辭藻日以進。時年二十一云。

清河寓于士寧家八年。以正五九月歸鄉為祀事。後厭其煩、使姪俊明嗣玉泉觀司祀、或來江戸、試遊諸州、未定居趾。三十八歳、遂携妻子移於江戸、僑居淺草聖天街、後築室萱葉街。其居近於市陌、囂塵中、故

士寧題曰市隱堂。

清河中年以後、芙蕖社中諸子皆凋盡、特以服門親炙之人存於世。自貴介公子至草野芻蕘之徒、四方屬至、請受其業者靡々不絶。明和中與谷玄圃齊其名。人呼薩洲二大家。玄圃又住于薩洲。

清河恒居不好華麗、躬服澣濯。衣器財諸物、更無所玩務。事儉素殆幾乎吝。特當南郭之忌辰、收香花資銀於菩提院。又招社中諸友、悉其儲待美供佳設、頗極豊甘、使各盡歡而罷。二十年若一日云。

清河壯年時、好遊諸名山、足跡遍天下。故集中多記行

作。晩年得脚疾。行歩不自由。故招之者以轎輿。不堪
其煩。一概謝而不行。雖王侯貴人。請業者。必躬親詣
其家。籃駕鞍馬聯列於此。喧嚷雜閙。皂隷數人。鵠立
門外。委巷爲之重沓。狹窄比隣皆病其侵汨。
淸河娶同邑藤平氏。生五男一女。二子有恒字士芳。二
十五歳而歿。三子維和字士厚。十七而歿。五子良雄
字士視。十三而歿。皆善歌詩。女適石井某。其餘皆夭。
或請養爲嗣者。淸河不可曰。吾去鄕之日。既已立嗣。
吾將享其祀。且有二三門人在焉。知其不擠于溝壑
之瘠。遂不立嗣矣。

淸河以寛政四年壬子正月寢疾。及閏二月六日不起。
享歳六十七。及其病革。召門人佐維章滕元充繩惟
直。令主喪事。且命曰。吾與根君美有同調之誼。屬以
碑誌。松芳文於社中書名。宜令書之。又以著述稿本
數種。屬三子。言終而歿。所著有東毛紀行。東海遊嚢。
相中紀行。詩準。詩典。市隱草堂集等。其餘猶有向風
草前後編。大東地名考。市隱草堂集遺編。皆出於門
人輯録矣。

石作駒石

名貞。字子幹。號駒石。通稱貞一郎。信濃人。仕于州
之福嶋山村氏。
駒石甲斐武田氏臣原隼人佐政有之裔。父厚愷。母桑
原氏。厚愷世臣於山村。使君厚愷兄某坐事失祿。厚
愷養於其族某。舊在尾名古屋。享保中遭肆赦再來
福嶋。半祿復仕。以寶暦丁丑歳而歿焉。時駒石十八
歳。襲祿爲近侍。山村氏冢子名良由。字君裕。號蘿門。
少好文學。愛駒石爲人。勸以讀書。始從鄕先生受四
書句讀。時歳十九云。
駒石自志於學。既憂僻邑無良師友。明和三年丙戌春
請適勢州桑名。而學於南宮大湫。山村氏許之。厚其

給資以行。駒石悔志于學之晩。日夜誦習不怠。寢食
共廢。其學大進。戊子。歳歸福嶋。邑之子弟皆從學之
者多矣。自是山村氏愈敬愛之。
福嶋邑。本尾張州之附庸。而山村氏數世以土豪據之。
奉其關門守職。故尾府下有山村氏朝宿館。安永丙
申十月。山村氏使駒石爲館之留守。館事大理。有暇
則出與府下諸子以文學交歡。其名稍聞於府諸名
士之間云。
天明中福嶋諸邑多水災。稻麥不登。於是乎邑納不入
財用不足。山村氏知駒石有吏才。擧而爲邑計吏。盡

任其所爲料理出納駒石以調足用富財在於節儉節儉所期在償負債建議省略諸費專以質素爲先務三年而後邑中爲之不匱邑之富民先納貨者相謂曰石作先生忠直之人我君委以管計自先生司斯職僅三年招撫荒散蠲復徭役先償我所納十二三不堪督責我輩數世住于斯地稱爲土豪豈可無助其功分其勞哉皆相偕至于官署請燒舊券而改別納貨其所燒棄券書數十通其滯貨數四千二百兩於是山稅市租均成收支財用大足上下悅之

駒石以寛政乙卯秋喪其母桑原氏哀毀骨立然山村氏以職務不可闕奪情起復斯時駒石既爲室老治下舉措決於其手故強立幹事不敢以衰疲廢邑政至翌年丙辰正月十四日病歿年五十七所著有翠山樓集莫逆集勸學言志編等

源東江

名鱗字文龍號東江來禽堂萱舍青蘿館皆別號

澤田氏通稱文治郎江戸人

東江家世業商至東江始好學少立操尚欲以文學而振揚於當世講究經史力學數年雖然自耻入于時流門牆不敢執贄於人但以其有墨癖受運筆法高頤齋頤齋玄岱子以書名於時其筆法自明王履吉三傳而至玄岱頤齋能受其術故東江服傳流有淵源講經之暇專學其法尤巧草隸兼精六書年過四十知王氏書法非古法自摸晉世奉崇二王別爲一家雖其人非世所謂書家者流著聞喧傳爲書名所掩世人至今無知其經學文章翹楚一世者甚可惜耳

東江性好施譽些無恪惜有來告窮者不論新舊而賑恤之傾意救援故寓門下者常數十人家爲之貧然不爲以憂曰有無相通衆寡相均天之道也人皆依

賴之

東江壯年時有故姓平名麟〔麟鱗同字〕字景瑞號東郊故當時皆呼平麟嘗入林公鳳谷之門專攻程朱學研究性理說後又與木澶洲山縣柳莊講習漢魏古註經義別構一格蓋傳其學者豐嶋由巳〔名幹字子卿〕芝汶嶺〔名夬字子華〕高華陽〔名閔愼字正卿〕等是也又兼善畫及篆刻聲價高于時明和中復舊姓先是有　命篆　幕府御書之寶章賜白銀列相館林侯武元〔從四位侍從松平右近將監〕嘗謂東江曰鱗之爲瑞也龍乎自是以後改名鱗字文龍其以居兩國橋畔藥倉人呼曰東江先生故

改東郊爲東江云。

東江有膂力能擧米一苞明和壬辰火災井金峩居罹延燒家在柳塘和泉橋東江疾馳至其家金峩及家人既逃竄門人奴僕猶在家運脫財具東江欲擇其家具最貴品者而免於火火既延燒屋熾煙散亂不可嚮邇米八九苞積在厨下乃挾二苞寘之樹下再提二苞而逃以免于火云

東江容止甚美少壯之時放誕不羈不問生產徘徊花街留連數日費盡乃歸嘗爲名妓某所指注有柳橋美少年之稱時東江父某家于柳橋畔北里娼家無不知其名者及其學既成顯聞於世以舊時故娼家富豪爭延致求乞詩及書者踵至東江不辭之輕諾猥交傾動流輩更不擇人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自謂後人知我固不在此

東江二十九歳時著書範四篇識斥時流習弊其言雖爲臨池家而發之持論正當識見透徹其體例與物徂來學則同趣意蓋在復古而一洗後世陋說當時疑其言者極多矣皆以爲好辨者後吞源子亮書中言其非好辨者縷々數萬言其略曰蓋不佞幼好讀書讀詩書六經而下孟荀之所傳頗知堯舜三代之道如何此吾所志也書吾豈敢乎然以有黑癖讀古人書論而又觀古人遺跡有年於此遂知魏晉人作字法不佞雖僻憒亦有人意豈不欲以彼所求共吾嗜乎如範酬諸生來問之意耳其神韻所存裁量可以視也

東江於六書博考詳究用力甚勤其於漢晉唐宋之金石遺文訪索殆盡收藏頗富又於我邦中世之殘碑斷碣窮搜摩搨審度眞僞而辨定之殊長於影鈔鉤字云

東江精於款識金石之刻人求品題造請無間收藏之家片言隻辭得以爲寳故其遺墨布於天下尺素短札至今特多矣

東江以寛政八年丙辰六月十五日歿年六十五葬于淺草本願寺所著有書述二卷書話三卷書府十卷書則二卷書範一卷書學筌十二卷集古印選四卷法帖考五卷金石考五卷歷代書家姓録二卷文淵遺珠二卷來禽堂雜著二十卷東江詩草仝文草各二卷東江尺牘一卷

那波魯堂

名師曾字孝卿號魯堂又號鐵硯道人通稱主膳

播州人仕于阿波侯
魯堂之曾祖名定之字叔成號草菴活所之第二子木
菴同母弟也世住於播州姫路父曰祐胤母三木氏
少好學年十七遊于平安學於岡龍洲（名白駒字千里）寓其
塾五年學成築草堂於聖護院村教授生徒講說爲
業無幾遊事聖護院王府爲侍讀至晚年被聘阿波
侯仕爲儒官祿百五十石移居德嶋世人呼爲四國
正學

魯堂學于龍洲時專治漢魏古學確信師說寶曆中校
訂杜氏春秋左傳集解刊行於世先是元祿年間雖

有集解刊本校刊不精錯誤尤多矣龍洲嘗著左傳
觽補葺集解未及又有意於校刊集解而義當講諸
龍洲而後從事其業徑以成其舉又不告其故龍洲
甚愠之至被拒絕不爲訊問七八年矣魯堂悔之其
所善江北海爲魯堂詣龍洲許請宥恕前過而復舊
時龍洲曰那波生以不入吾門牆難餬口於講業則
可以許出入于吾廚下與奴僕爲伍決不可以許其
他魯堂知希解不成不再請悉改其所爲左祖宋學
專唱性理說以排擊古學以己任遂以是名於當世
蓋當是時洛攝之間講宋學者少矣故其業大行云

魯堂自唱洛閩學於世自以正學居指伊仁齋物徂來
宇明霞之徒爲異端之魁與其徒不交著學問源流
道統問答二書粗述其學源出自藤惺窩之事時長
門林東溟講業於平安舊與魯堂善至其改古學墨
守程朱自以正學居屢寄書牘辨駁宋學指摘魯堂
所爲不穩當魯堂窮其盤問作遁辭曰與世推遷耳

魯堂仕于聖護院王府時嘗奉其命稱王府老臣爲使
者於近衞藤公館閽奴僕數人相從魯堂著禮服（所謂麻上下也）
藤公乍候出迓竢使者至以謂使者奴僕必著
王府之標幟固易認知而魯堂不示華顯使從者不

著標幟乍候果不知其使者過唯視魯堂來問曰子
若非王府之使者乎吾在於此竢其過既久矣魯堂
曰纔而至遂不告而行

魯堂資性踈脫不甚守規則其在家也常無禮容至于
夏日袒裼裸體而對几讀書雖有來者不敢改之頹
索猥褻自然爲風閨門之中更沒正經

魯堂至歲五十後室名嶋氏生二女愛養尤厚忻躍之
至寵弄之極長後不加訶箴任其所欲平安風俗至
仲元夜陌頭點燈妙齡婦女少年冶郎相集供爲歌
舞於委巷唱雜媟狎無論貴賤謂之盆躍其戲遊本

出於梨園優伶之徒。雖販夫估客知自檢者。無有之
爲魯堂二女請爲之戲不禁。遂爲之造時様袪服而
使著之從其意。

明和甲申歲韓使來聘。魯堂與其學士南秋月名玉字時韞號秋月其唱和賓館。又請阿波侯從其東行。相與到江戶
屢詣旅舍筆語。秋月喜魯堂精於理學。稱爲日東儒
學第一人。魯堂以旅笥中所携劍南詩鈔一帙贈之。
秋月固喜陸務觀詩。因賦一律謝之。其詩云。放翁元
是後蘷翁。七十年來萬首工。雪月風花題品外。人情
物態畫圖中。吾衰漸入歸依法。路遠逾思簡約功。山

展湖舟隨處々。一生回憶海天東。魯堂和韻云。浣花
溪後一詩翁。唯有劍南堪代工。驢背醉吟風雪外。梅
邊癡態色香中。半生全費推敲力。萬首終歸磨礪功。
開帙贈君心不隔。天涯月白海西東。

魯堂以寬政元年己酉九月十一日歿。時年六十三。葬
於德嶋城西妙高菴。門人相議。以其無嗣子。以佐々
木績字世勳號綱川配之長女。爲嗣子。襲祿。綱川舊
學于魯堂。故能繼述其旨。不墜家聲云。

紀平洲

名德民。字世馨。號平洲。又號如來山人。細井氏。通
稱甚三郎。尾張人。仕于國侯。

平洲之遠祖。正四位上式部大輔紀長谷雄。以文學顯
於寬平昌泰之際。其孫雄文。隱于河州細井鄉。子孫
因氏焉。二十傳至岑克。始移居參州。生克成。克成仕
於今川義元。爲裨將。克成生岑廣。小豆坂之役。力戰
被創。不能騎馬。辭祿家居。其子雄貞奉仕。 神祖於
遠州濱松。姉河之役有功。後隱於尾州平洲邑。以農
爲業。從士十餘人。皆爲隸農。慶長中。徵之不起。雄貞
生貞久。貞久生恭貞。恭貞生正恭。正恭生正長。通稱
甚十郎。娶同邑竹內氏。生二子。伯正方。通稱甚兵衛。

叔乃平洲。以享保十三年戊申六月二十八日。生於
尾之南鄙平洲邑云。

平洲之母。嘗有娠時。數夢三辰。平洲生。有黑痣。在眉鬲
之間。自然成七星象。人皆奇之。

平洲幼好讀書。誦讀既遍。歲十七而請遊學於京師。單
身趣之。與伊勢人北畠世規者。同舍僑居垢衣弊帶。
食糲噉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爲之與金五十兩。
使適其用。在於京一年。費散十兩。以其餘購得書數
百卷。及歸期。馱兩馬而還。鄉里皆以美談之。

平洲遊學京師。遍詣諸儒。不見德義文學可師資者。乃

歸於鄉。父母喜其持操與勉學。將分田宅爲生理。平
洲不可曰。願得二百金。從兒所欲。乃許之。盡買書而
讀之。足不出戶外。一年於此。自謂是吾所師也矣。
延享中參河元淡淵始來尾府。教授生徒。平洲往謁之。
相與商搉經史。大服其德義與學術。以爲得師事之
人。淡淵自得平洲於門下。稱以爲羽翼吾業者。遇之
超群弟子。學於此一年。使平洲西遊長崎而學華音。
平洲在於崎三年。而聞母疾。卽日治裝東歸。淡淵適
稱其思理篤於孝道焉。
平洲二十四歲。下帷尾府。教授爲業。無幾來江戶。僑居

芝三嶋街。先是元淡淵又來江戶。築室於此。稱叢桂
社。與平洲僑居相去咫尺。淡淵喜之。切磋其業。旣而
淡淵歿。其後叢桂社諸子。皆入於平洲之門。平洲之
名。始著聞於當世。
平洲旣教授江戶。二十年許。講業之盛。殆無虛日。出則
列侯講筵。入則教育子弟。在塾者惟日不足。不啻經
學文章。世稱以其人長於經濟。王侯貴紳請以爲師。
或有欲重祿而致於其職者。辭而不仕。私心竊謂無
已則已。仕則豈有他哉。尾我墳墓之所在也。捨是何
之。偃蹇至半百。安永九年庚子尾侯聞之。召見賜月

俸二十口。始侍經筵。平洲不堪感謝。陪其坐淚下而
泣。班列之諸臣竊笑其態之似兒女。蓋款誠所爲。諸
臣不省之。二月許進爲侍讀兼明倫堂督學。班列親
衞騎將。加賜歲米三百苞。後轉賜田祿四百石。
元淡淵嘗以一磁盌與平洲曰。勿以此陋。莫子饘於是。
粥於是。以餬子口。及學成而顯名於世。師範於王公。
瑤琬銀盃。從子所欲。莫以吾遠慮爲等閑。淡淵蓋有
深意。教以儉樸。且示磁盌上虛下實能容物之意也。
平洲謹受之。後用斯磁盌。殆五十年。及其登庸於尾
食祿四百石。顯著一世。未嘗廢之。初其妻石村氏嫁

平洲時。平洲諭以師訓。後賈奴婢。石村氏先捧斯器。
必示之曰。夫子所寶。無以尚焉。謹勿毀傷。深教戒之。
適有其急忙疎放之失手。器皿屢毀。而以敬重尤厚。
未嘗生釁缺也。蓋磁盌至貴重者。價不上十餘錢也。
況價卑者。質易毀破矣。明和壬辰之災。及平洲家。家
具器財。悉爲灰塵。門人先懷此。逃特免焉。
平洲自少壯。容貌高貴。意向有度。行趾遲重。絕無輕躁
急遽之態。雖家人奴僕。未嘗見厲辭慍色。至其晩年
風格清華。老練世事。威儀適可仰。接人溫恭有禮。故
一執謁於門者。雖經過數日。而不能忘其丰采照映

於人。

平洲資性至公。無所偏愛。特愛重三舊器焉。一曰磁盌。淡淵所授也。二曰紙匣。自少年寘座右。出入隨身。殆三十年。平生著述稿草所納也。三曰舞阪笛。寶暦癸酉歳暫還尾府。路經遠舞阪。傍見叢竹之異種。疑其必有笛材。截而持歸。後自製作笛。果有異聲。名曰舞阪笛。時々弄之。其愛重之不啻千金之財。壬辰之災幸皆免於火焉。至晩年西條侯頗好音樂。私欲斯笛。平洲知之。遂獻於侯云。

平洲在尾府時。其友小河仲栗携妻兒來主於平洲家。

平洲移於江戸。又從焉。無幾飛鳥子靜又携妻兒寓于其家。於是乎五姓同居。三家同爨。四年於斯。于時其父正長老。養於平洲家。仲栗子靜事之猶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養老撫幼。二人與平洲交若兄弟。其婦三人亦若娣妹。相得而樂。一家和煦。毫無悔恨之色。隣里之人。始不知異姓同居。賀正長曰三賢子。三孝婦。三順孫。翁之享福。何至於此乎。皆羨之。仲栗名寛。號天門山人。子靜名淵。號圭洲。皆長崎人。受業於元瀞淵。其傳詳載于續編。

平洲自督學於尾府。薦國之耆儒及弟子若干人。而充學職。國中之民。莫不皆來受教。學政大振。先是又命郷縣置講舍。名曰講學所。使平洲循行各郷。教喩農夫百工商客巫祝及轎丁馬隷媼婆村女。會集講舍者每數千人。或至萬餘人。蓋講説孝經論語等一二章。敷演其旨。因縁廣義。錯綜和漢。論人倫之本。辨治道之要。詳公私。別淑慝。導以温言。勵以危言。教戒懇倒。聽者莫不感嘆喜悦而流涕矣。其事雖浮屠所謂説法談義。不能及此。愚夫愚婦。能爲之化誘矣。

平洲遇門人甚有禮。寓塾中者有過失。寛恕不責。必婉曲諷諭。待自悔悟。嘗有一書生從學多年。頗有世才。使管財貨之出入。料理塾徒費用之事。後私其財。及

歳暮迫節。大窮其謀。會計不當。隄調不成。通數頗耗。衆皆譏之。以謂已便計所爲。平洲視之若不知者。不問其出入。又不發一言。既而其人自耻。苦求歸省。衆皆逾譏之。又以謂彼耻其私。而辭焉不再來。行裝既成。至將行。平洲自脱腰刀。與之曰。子刀鞘敝矣。非所以慰父母也。子舊寓於吾。料理塾徒費用之事。今謝其勞。損吾有餘。補子不足。慇懃告之。其人感謝而去。未數月。再來勉強服其勞。倍舊矣。

平洲博愛容衆。不與人忤。虔誠尤厚。小河仲栗飛鳥子靜同居多年。仲栗子靜各卜居。後仲栗歿。而無所歸。

於吾殯喪祭若家人且妻兒皆依頼焉子靜又歿而無所歸喪祭之猶仲栗養妻兒於家後爲其女子整資裝嫁之人仲栗子昂長薦之尾府食祿儒官又南宮大淑子齡大淑歿後與其母氏皆依賴焉齡長薦之尾府又食祿儒職云其他寓塾者雖斗筲之人若有歿者憫寄寓異鄕而死於客中久後遂失其葬埋之所自出費用立碑於葬所以記其姓名者數十人云

平洲年四十四應米澤侯（従四位侍従彈正大弼上杉治憲老後號鷹山）之聘往于其國侯聰明英斷專志政治尊平洲爲賓師禮待優渥嘉納其言一洗舊弊留居一年而歸閭境比

隣靡然嚮風安永中米澤國學興讓館造營成侯再招平洲於其國討論失得參定政刑又與平洲巡行封内覆檢使役煩劇與民間愁苦百廢悉興豐施遍於下衆民大悅至衆民見平洲過於途感嘆垂涙拜跪合掌而謂大慈悲生如來公亦留居一年而歸自是後米澤封内治教之績顯聞海内稱爲當時之第一矣

平洲講説經義確信師説一守遺訓不拘拘乎字句主提大義姑据古註疏爲解不好參考宋元明清諸家經解務就簡易故其學極寡聞而固陋當時諸儒皆以爲僥倖得於世其言似可信而實不然平洲之意蓋在於成德作用成作不在於學術之深淺各有所適故門下之士皆多異能德器餘韻所及可謂有眞儒之風矣

平洲至晩年德望逾高實非世所謂儒者也凡王侯卿士每與平洲語必屏人移時或書牘來請了多手火之蓋其封國采邑之政令綱紀機密及政府典刑必有預知而拑口不一言及其病革書牘數十通猶在篋笥門人泉長達神保簡受遺言盡返之各主是以雖家人絶不能知其詳矣

平洲喪妻石村氏後追念其婦行進退有度且善女功其與仲栗子靜妻同爨多年輸寫款誠契素若骨肉各事操作贊襄其君子蓋婦人之性動輒易懊熱妬忌更無抱歉望慮常循々然傾睞之二妻亦能請寄之平洲以爲若斯之配不易再得哀戚之甚顏色憔悴至得厚情優儷之識於人焉

平洲以享和元年辛酉六月二十九日病歿於江戸外山邸享歲七十四葬於淺草天岳院及其表墓西條侯源頼謙親題篆額曰平洲紀先生墓後米澤侯

藤治憲銘碑陰門人尾府記室小河禺撰墓誌久留米文學樺公禮作行狀初娶石村氏賢而無子早歿再娶奥田氏有二男三女伯長融字君朗叔長溫字泰卿及長女皆夭二女嫁門人泉長達養宇野氏子德勝字世克爲嗣配之季女奉其祀矣所著有詩經夷考詩經古傳毛鄭異同考獻芹錄平洲小語遊松嶋記嚶鳴館詩集全遺稿全和文集等

梅莊森愿淳書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八終　大尾

○琴臺東條先生著述書目

先哲叢談續編　八卷
先哲叢談年表　一卷
儒林小史　十卷
逸人小史　十卷
經籍通志　廿卷
津逮書目　卅卷
談藝折衷　六卷
閒散餘筆　十卷

右本舖既受先生之許可將陸續開雕而布于世者其餘猶未全脫稿者數種矣今茲斯編刻成記其概略以爲他日致言告四方雲顧之君子

江戸淺草新寺町南側　書林慶元堂主人謹記

文政十年丁亥八月官許
文政十二年己丑九月刻成
江戸　東條文左衛門著
彫工
朝倉佐兵衛
京都堀川佛光寺下ル
植村藤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淺草新寺町
和泉屋庄次郎
同　横山町三町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大坂心齊橋本町北
京屋淺次郎
發行書林
先哲叢談續編　近刻

余向草儒林小史、宋散分宜記二書，專以知三百年來儒林文苑士之事實為主。上自廊廟譜牒，下及山澤隱逸，嘉言懿行，有可録者，擬比類列，無不收載，務使不失其真。蓋自昔在談藝之士，棲棲乎環堵中，蓬光自晦，不能燠發於一世，憮然泉下，莫知其幾許人矣。縱使有一二好事者，流傳播於此，不俾其人獨闃寂，記載無統，

醇疵錯雜，傳聲尋，齊東之鄙語，聞名于遼北之誇談，懵懂杜撰，不足以資考証。間有哀輯舊聞，且乏誤謬，八稱全聚者，殆似於詩社標榜聲名、地志騷誇人物，浮辭塗飾，不可彈憑，不可彈憑，則單門之學究，不必加賞識，棄擲之至，廢置之極，從附影響，久而就湮沒，良可惜耳。故余於二書，剔抉幽沈，蒐羅放逸，蕭蘭並擷，不厭煩縟。自家乘、年譜、行狀、墓誌，至雜史、傳記、稗官小說，博採宏集，盡從管蠡所逮。各以時代為次，若其高世拔俗、出群超流，可以入史者，粗具於此。雖然，機謂儒林文苑士盡于此，譬諸海已無遺珠，則不可矣。彼百朋之貝，澗客不能悉之，名十朋之龜，鮫人不能盡其數矣。乙酉之歲，書估

慶元堂見余二書稿本，將刻布之。其卷帙浩瀚，以不便于剞劂，故請就二書中纂簡執中，約為四卷，換改名題曰先哲叢談，又摘各家生卒年月、出處、居趾之要者，以為年表焉。余既應其所請，襲用原名，遂著目曰後編，曰續編，曰餘編，每篇八卷，別作年表一卷，校訂畢，成授之慶元堂矣。顧夫拙工繪圖寫像，體貌

豈啻頰上之毫眼中之點乎哉非爲而得其精妙者傳神於縑上於猪面豈不易哉而況若余拙於文辭疎於敘事固雖不能存情致于此宏暢洞雅品隲談藝者若或取乎此則庶幾乎謝避杜撰與浮譁濫觴之陋勢使不失其真矣而後其立言制詩特立乎世俗之中卓爾于群流之外者瑕瑜不掩妍媸不匿乃可以敦薄俗勵頹風其有裨益於名教不啻為飛耳長目之資也矣

文政十年丁亥臘月

信濃　東條耕撰

例言

一斯編記載各件未必以人爲衆寡大抵所閲諸家年譜行狀墓誌之類詳其事歷者盡收詳之不詳者從亦闕焉

一各家年譜行狀之類其子弟門人均是親炙記其所知明徴確信莫近於此而粗妄失考闕欠精密不可信據者極多矣若木順菴小傳云以元祿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歿得年七十八男寅亮所撰室鳩巣又室直清鳩巣文集載祭恭靖先生文以元祿十二年歲次己卯十二月二十三日爲方逢再

先哲叢談後編　例言　慶元堂梓行

期之日全與小傳合記下似不可疑雖然榊原玄輔鳩巣雜記載其師恭靖以元祿己卯十二月二十三日易簀享歲七十八遺言以孝經一卷殉葬事又祇園瑜南海集載寛延元年作傷先師木公詩其引云公以元祿己卯歲捐館舍至今五十年矣由是觀之其曰戊寅曰己卯者既相當時言淡兩端而之後不知孰是而據錦里文集云甲戌年十三歲作太平頌甲戌寛永十一年也以是推年表則知曰享歲六十八者不在戊寅實在己卯也矣故曰年六十二蒙掖擢時天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也者嘗所作六十一諸家年歷如此之類踵誤傳謬頗爲紙鼎播布已久人以爲口實不可狃爲棄捐撿尋以索雖有所見不敢妄改今暫從諸書所記昔古之士慧眼若炬能辨晰之糾正誤謬以補余之所遺爲益不淺淺

一若林羅山中江藤樹山崎闇齋物徂徠新井白石貝原益軒伊藤東涯太宰春臺山本北山皆川淇園太田錦城記其著書之一二以致詳密輓近奉其述作多矣故記前後之次第便於觀覽固非以記述之所爲各家

先哲叢談　例言　十

一斯編本爲續[illegible]而搜索事實者故所收録[illegible]餘篇所載一百四十四人其稿既成舊贅蘖除未全刊布於世頃者書鋪慶元堂懇請刪補數人增入新上梓鍛一二巨儒余許諾之再据摭遺事添見薄聞蒐輯未了別纂斯書總括大要使各家之事歷瞭然於此若其不能有關於先哲聞考未顯於後進庶幾乎讀者於各家年代彼此隨連并晩甄別以爲尚論之依助

文政丁亥冬十月既望　東條耕記

先哲叢談年表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年表總目

藤原惺窩　林羅山
林春齋　林鳳岡
菅得菴　石川丈山
堀杏菴　陳元贇
[illegible]　松永尺五
那波活所　朱舜水
中江藤樹　山中兼山
[illegible]　熊澤蕃山
後藤松[illegible]　木下順菴
安東省菴　二山伯養
谷一齋　伊藤仁齋
伊藤東涯　伊藤蘭嵎
米川操[illegible]　藤井懶齋
仲邨惕齋　[illegible]原益軒
宇都宮遯菴　[illegible]持軒
五井蘭洲　大高坂芝山

高天漪　佐藤直方
淺見絅齋　[illegible]
安積澹泊　源白石
室鳩巢　三宅尚齋
三宅石菴　三宅觀瀾
佐藤周軒　物徂徠
雨森芳洲　三輪執齋
梁蛻巖　祇南海
[illegible]　太宰春臺
服南郭　[illegible]仲英
藤東野　縣周南
[illegible]　鳴錦江
岡龍洲　餘熊耳
藤原蘭林　宇士新
宇士朗　秋山玉山
青木昆陽　奧田三角
高蘭亭　井蘭臺
石川麟洲　[illegible]常山
瀧鶴臺　宇[illegible]水
武梅龍　[illegible]雙桂

右七十二人前編所載

谷時中　三宅寄齋

小倉三省　永田善齋

江村專齋　山鹿素行

川井東村　西健甫

婦田長齋　伊藤坦菴

小河立所　松浦交翠

莊田琳菴　榊原篁洲

細井廣澤　南南山

中野撝謙　服復軒

先哲叢談　目　五

盧草拙　荒川天散

鷹見爽鳩　田鶴樓

田蘭陵　岡嶋冠山

越雲夢　源洞巖

矢野拙齋　中江岷山

高瀨學山　澤琴所

桂彩巖　味立軒

管麟嶼　薩子謙

稻葉迂齋　長坂圓陵

元淡淵　高暘谷

山東洋　平竹溪

木蓬萊　赤松太庾

中根東里　石瀨濱

劉龍門　良華陰

田邊晉齋　南宮大湫

林東溟　永富獨嘯菴

谷玄圃　鵜士寧

伊藤錦里　江村北海

清儋叟　澁井太室

伊藤冠峰　原東岳

先哲叢談後編　目　六

小川泰山　奧貫貫山

山中天水　片岡如圭

井金峨　蘆東山

石王塞軒　新井白蛾

龍草廬　安清河

石作駒石　源東江

那波魯堂　紀平洲

右七十二人後編所載

林東舟　林讀耕齋

林梅洞　林退省

人見卜幽　人見鶴山
長澤潛軒　羽黑養潛
三宅道乙　村上冬嶺
松下西峰　松下真山
安東侗菴　小倉尚齋
天野信景　戴曼公
劉東閣　林道榮
向井靈蘭　北村篤所
香川修菴　若林強齋
栗山潛鋒　中井甃菴

野田剛齋　冨春叟
松崎白圭　松崎觀海
平東海　野東皐
種村箕山　和智東郊
稻垣白巖　梅澤西郊
石筑波　大鹽鼇渚
小川天門　飛圭洲
山縣柳莊　片山兼山
田龍溪　阮東郭
千葉芸閣　江南溟

片北海　香月牛山
根武夷　吉田篁墩
中井竹山　中井履軒
石田梅巖　關松窗
皆川淇園　皆川篁齋
賴春水　永田觀鵞
尾藤二洲　古屋昔陽
熊坂台州　菱岡山
黑澤雉岡　平澤旭山
柴栗山　山本北山

蒲生君平　小田穀山
戶崎淡園　倉成龍渚
服部栗齋　篠崎郁洲
龜田鵬齋　大田錦城

右七十二人續編所載

以上前後續三編合一百十六人中未載其卒年月日享歲等者搜索多方未得其詳故闕疑以竢他日考

那波木菴　板坂卜齋
毛利貞齋　李梅溪

江村剛齋　江村樸齋
鵜飼石齋　鵜飼金平
烏山芝軒　烏山香軒
柳川震澤　岡嶋石梁
竹田春菴　中村[illegible]溪
貝原恥軒　貝原存齋
苗村介洞　稻若水
佐々木池菴　佐々木文山
向井滄洲　向井橘洲
藪震菴　藪孤山

坂井漸軒　中嶋浮山
堀景山　堀南湖
物玄覽　物金谷
伊藤東所　伊藤東里
水足屏山　水足博泉
土藍洲　坂帆丘
宮筠圃　塚田旭嶺
河口靜齋　多田蒙齋
菅野兼山　蟹養齋
木澶洲　高芙蓉

村士淡齋　村士玉水
孔文雄　松平君山
磯谷滄洲　岡田朝陽
菊池衡岳　三浦瓶山
赤松滄洲　十時梅崖
豐嶋考亭　井四明
細合半齋　岩瀨華沼
清龍川　奥田尚齋
荻野鳩谷　東藍田
龜井道載　三縄桂林

市川鶴鳴　市河寛齋
西依成齋　村瀨栲亭
岡田寒泉　古賀精里
太田南畝　葛因是

右七十二人餘編所載以未全脫稿雖不盡載其事實今舉其目示之槩略同志君子若有詳諸儒之履歷而補余所遺訖示是祈

辛酉　永祿四年　藤原惺窩生于播州細河邑○海外明世宗嘉靖四十年

壬戌　五

癸亥　六

甲子七

乙丑八　江村專齋生于平安新在家父曰既在以聞香之技其名著于時云

丙寅九

丁卯十　藤原惺窩從龍野景東東明和尚受句讀時年七歲　○海外明穆宗隆慶元年

戊辰十一

己巳十二

庚午元龜

辛未二

壬申三

癸酉天正　○海外明神宗萬曆元年

甲戌二

乙亥三

丙子四

丁丑五

戊寅六

己卯七

庚辰八　三宅寄齋生于泉州堺

辛巳九　菅得菴生于播州[illegible]

壬午十

癸未十一　八月某日林羅山生于平安四條幼名菊松麿」　十月某日石川丈山生于三州泉郷幼名孫次

甲申十二

乙酉十三　林東舟生

丙戌十四

丁亥十五

戊子十六　藤原惺窩得論孟集注學庸章句等書始講之」儒之學稍行于世」

己丑十七　九月八日朝山意林菴生

庚寅十八　林羅山穎悟不常頗知俗字聞人之讀太平記闇誦其文字實人皆奇之時年八歲

辛卯十九

壬辰文祿　松永昌三生

癸巳二　藤原惺窩赴于江戶謁　幕府講貞觀政要」　朝鮮國靈山李眞榮爲我兵淺野幸長所囚來于肥前名古屋　且其居紀州時年二十三乃梅溪之父也」

甲午三

乙未四　那波活所生于播州」　林羅山元服稱又三郎時年十三登東山建仁寺而入於古澗慈稽長老室讀書

丙申慶長

丁酉二　林羅山在于東山既三年學業大進衆僧勸出家不可遂出寺歸家時年十五

戊戌三　谷時中生」　石川丈山以奉仕　幕府時年十六稱嘉右衛門

己亥四　石田三成在近江佐和山城屢使人召藤原惺窩惺窩辭而不從」　三月某日[illegible]生于平安三條烏丸寓居

庚子五　林羅山始讀朱子論孟集注學庸章句心服之遂聚徒講之程朱之學行于世自是始」　朱舜水生于浙江餘姚父正字存之號定寰于時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也

辛丑六　八月十一日川井東村生

壬寅七　林羅山經歷西海到長崎經數月而歸

癸卯八　林羅山始加訓點於四書集注

甲辰 九 正月朔日林羅山紹价吉田玄之入藤惺窩之門」 小倉三省生」 管得庵始遊京師學醫於延壽院道三之門」

乙巳 十 藤惺窩聞林羅山講春秋與書示古人讀春秋於羅浮足下讀春秋待羅浮之意旨則告我自是以羅浮洞為號或号羅山時年二十三

丙午 十一 紀伊和歌山城主淺野幸長厚聘召藤惺窩惺窩到和歌山踰月而歸」 朝鮮遣其國僧惟政松雲來聘林羅山與之筆語近世文士與韓使筆語始自此云

丁未 十二 四月朝鮮修聘正使呂祐吉副使從事官三員來藤惺窩林羅山與之筆語三使來問自此始矣」 林羅山祝髮称道春時年二十五」 江村剛齋生

戊申 十三 三月七日中江藤樹生于江州高島郡小河邑」 菅得庵始入于藤惺窩之門時二十八遂改業為儒

己酉 十四 二月二日向井靈蘭生于肥前神埼郡邑」

庚戌 十五 人見卜幽為同邑之栢原氏所養栢原氏以擊鼓技聞卜幽又從習其技時年十二

辛亥 十六 二月那波活所始學于京入于藤惺窩之門

壬子 十七 林東舟祝髮称永喜時年二十八

癸丑 十八 冬藤惺窩往紀州弔淺野幸長

先哲叢談年表 廿三

甲寅 十九 那波木菴生

乙卯 元和元 是林羅山奉 旨閲群書治要大藏一覽開板之事」 正月二十一日野中兼山生」 石川丈山辭恩官途雜髮潛居妙心寺學禪定」 正月十五日鵜飼石齋生」

丙辰 二 中江藤樹從其祖父吉長之伯州明年又之豫州遂住于大洲侯

丁巳 三 石川丈山依林羅山之勸始謁藤惺窩聞聖賢之道廢棄禪學時年三十五

戊午 四 五月二十九日林鵞峰生于平安新町幼名吉松」 十二月九日山崎闇齋生于平安幼名長吉」

己未 五 九月十二日藤原惺窩歿年五十九」 熊澤蕃山生于平安

庚申 六 冬人見卜幽自嘆其業不敵斎然志于學徙菅得菴受四子五經句讀遂復其本姓」 林羅山加訓點於朱子詩集傳」○海外明光宗泰昌元年」 人見鶴山生」

辛酉 七 十月二十日長澤潛軒生」 林羅山徒然草野槌成刻行于世」○海外明熹宗天啓元年」

壬戌 八 正月十八日安東省菴生」 八月二十六日山鹿素行生」 木下順菴生」 村上東嶺生」 貝原存齋生」 江村剛齋始入于那波活所之門時年十六」 林羅山加訓點於春秋胡傳禮記集說」

癸亥 九 二山伯養生于石見濱田」 九月二十九日伊藤坦菴生」 三宅道乙生」 石川丈山游事[illegible]淺野氏變姓名曰玘左近時年四十一」

甲子 寬永 朝鮮來聘」 十二月二十一日林讀耕齋生于平安」

乙丑 二 谷一齋生」 十月八日吉川惟足生」 林羅山加訓點於周易傳義蔡氏書傳至此五經皆備矣」

丙寅 三 林羅山編輯惺窩文集」 山崎闇齋遊學于土佐高智寓于吸江寺時年九歲」 李梅溪生」

丁卯 四 七月二十日伊藤仁齋生」 菅玄同編輯惺窩續集」 松下西峰生」 林羅山加訓點於周禮儀禮公羊穀梁爾雅楚辭國語等皆成」

戊辰 五 天台海上人一見木順菴奇其才請其父母將以為法嗣順菴不從時七歲」 中江藤樹著大學啓蒙時年二十一」 人見卜幽始來于江戶仕于水戶侯

己巳 六 二月二日中村惕齋生于平安」 十二月晦日林羅山被叙民部卿法印林東舟被叙刑部法印」 去年十月十四日菅得菴為門人安田安昌被害年四十八」

庚午 七 林鵞峰元服称又三郎時年十三」 那波木菴始來江戶學于林羅山時年十七」 十月林羅山賜郭外上野忍岡百弓之地為別墅將開私塾」 十一月十四日貝原益軒生」

辛未 八 尾張侯使經營一堂於林羅山上野別墅中安置聖像及顏曾思孟像親書先聖殿三字賜之且薦祭器若干大收藏群書

壬申 九 山鹿素行既學于林羅山之門」受訓說經史大被許可見重時年十一」 十月某日後藤松軒生」

癸酉 十 二月丁日林羅山初釋菜于先聖及十哲於先聖殿」 李一真歿于南紀時年六十二廿六子梅溪繼其業奉仕南龍公」

先哲叢談年表 廿四

甲戌 十一 十月中江藤樹辭大洲侯之祿歸于江州時年二十七」 十月某日林羅山從家移于江戶時年五十二鵞峰十七讀耕十一從之」 木順菴作太平頌獻至相國藤公達達嚴聽世以為國瑞時年僅十三」

乙亥 十二 林羅山奉 旨作武家法度十九條并麾下諸士法度二十三條頒行」 去年熊澤蕃山始仕于備前侯板倉內膳正重昌薦之也時年十六」

丙子 十三 十二月朝鮮來聘林羅山奉 旨作 幕府御書合璧書曰先是文答書翰使五山僧徒作之既為舊例今茲初使羅山代之林氏世掌其事自是時云時羅山年五十四

丁丑 十四 山鹿素行從北條氏長學兵略時年十六」 去年石川丈山辭官去藝歸平安時年五十四

戊寅 十五 八月十九日林東舟卒年五十四

己卯 十六 熊澤蕃山致仕隱于近江桐原始志于學」 正月二十日高[illegible]生于長崎幼名龜松

庚辰 十七 中江藤樹得王陽明全書讀之喜其學始唱其說時年三十三自是後王氏之學行于世

辛巳 十八 二月七日林羅山奉 旨編輯武林諸家系圖備中守太田資宗總裁之使各獻其家譜」 七月那波活所生」 石川丈山卜築於一乘寺曰詩仙堂

壬午 十九 山鹿素行從北條氏長學五年于此群弟無出其上者氏長悉傳授其秘奧時年二十一

癸未 二十 朝鮮來聘」 林羅山所編輯諸家系圖題曰諸家系圖傳總三百七十二卷九月九日告成」 八月十一日林梅洞生」 熊澤蕃山入于中江藤樹之門時年二十四

甲申正保　[illegible]生」 去年山崎闇齋剃髮還俗稱嘉右衛門年二十九始業儒」○海外清世祖順治元年　十月十四日松岡[illegible]生」 林羅山奉 台命作鎌倉京都將軍傳長秀吉家譜及中朝帝王譜

乙酉二　留長齋生」 中村篁溪生」 十二月林鵞峰敍法眼時年二十八

丙戌三　備前侯聞熊澤蕃山于藤樹之門學術大進再招之委以國政旬月之間至上大夫食邑三千石時年二十七」 林讀耕齋初謁見 幕府賜采地時年二十三

丁亥四　川井東村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始入于山崎闇齋之門闇齋時年三十東村年四十七

戊子慶安　四月二十三日那波活所歿年五十七」 五月松永尺五依板倉防州之薦擧奉 吉見私塾於堀[illegible]號曰講習堂」 八月二十五日中江藤樹歿年四十一

己丑二　六月十八日三宅寄齋歿于平安油小路家年七十二」 十二月晦日谷時中歿年五十二」 小河立所生」

庚寅三　大高坂芝山生于土州」

辛卯四　味木立軒生」 八月二十七日佐々木池菴生」 佐藤直方生于備後福山　日本王代一覽歷代全寶等成　林鵞峰中華歷代紀略

壬辰承應　林羅山應執政阿部忠秋之請草大學[illegible]以貞觀政要諺解奉之　八月十八日淺見絅齋生于近江」 山鹿素行仕于赤穗時年三十一

癸巳二　六月七日佐久間洞岩生」 閏六月十九日森儼塾生于越州高田

先哲叢談　十五　年表

甲午三　七月十五日小倉三省歿年五十二」 三月惺窩文集刻成

乙未明曆　六月林鵞峰奉 台作日本百將傳抄五巻」 小河[illegible]時年二十八」 十月朝鮮來聘　十月二十三日板坂卜齋歿年七十

丙申二　山鹿素行所起草聖教要錄讀大全七書諸解武類全書共成時年三十五」 檜原篤洲生」 春日牛山生」 安積澹泊生」 十二月林讀耕齋敍法眼

丁酉三　正月二十三日林羅山歿年七十五私諡文敏先生」 二月十日新井白石生」 三月山崎闇齋始游于江戸」 四月[illegible]　宮遯菴奉君命歸岩國有嚴邑絶行時年二十五」 六月十日松永尺五歿年六十六

戊戌萬治　二月二十八日宇都宮遯菴生」 細井廣澤生」 南南山生」 西山健甫生」 熊澤蕃山因病辭祿　陰深歸時年三十九

己亥二　明朱舜水避亂來于長崎先是屢來往至是已四次竟留不歸時年六十」 二月二十二日佐々木文山生

庚子三　七月十七日江村剛齋歿年五十四」 山鹿素行辭八德之祿時年三十九

辛丑寬文　三月十三日林讀耕齋歿年三十八私諡曰貞毅」 天野信景生」 林鵞峰山集刻成」 十二月十[illegible]日　林春齋敍治部卿法印」 [illegible]致仕時年六十三

壬寅二　八月[illegible]生」 ○海外清聖祖康熙元年　二月四日三宅尚齋生于播州赤石」 十月七日熊澤蕃山[illegible]

癸卯三　伊藤仁齋草定論孟古義中庸發揮等書時年三十六唱漢魏傳注學人謂之古學」 野山[illegible]歿年四十九」 十二月二十六日林鵞峰賜弘文院學士之號時年四十六

甲辰四　六月[illegible]尾上皇召江村專齋問修養之術敕賜鳩杖」 九月二十二日[illegible]專齋歿法諡曰仙壽院[illegible]居士」 七月二十日鵜飼石齋歿年四十」 九月二十一日朝山意林菴歿年七十六

乙巳五　譯士高尾[illegible]門[illegible]朱舜水著水府」 正月十九日三宅石菴生」 中江岷山生」 去年二月二十八日[illegible]　林鵞峰奉 台編纂本朝編年錄永井伊賀守尚庸為總裁終為本朝通鑑

丙午六　二月二十六日物徂徠生」 四月山鹿素行有罪被流于播州赤穗時年四十五」 向井滄洲生」 九月朔日林梅洞歿年二十四」 貝原益軒近思錄備考成」 岡島石梁生

丁未七　五月十四日安東省菴生」 八月六日中野撝謙生」 去年八月山崎闇齋會津風土記成」 貝原益軒小學備考成與近思錄備考刊布于世」 高瀬學山生」

戊申八　正月[illegible]生」 正月那波木菴著中庸異見辨駁朱子章句時年五十五」 三月山崎闇齋[illegible]　學[illegible]集大學啓蒙集成」 雨森芳洲生」 細井廣澤始來于江戸時年十一

己酉九　正月荒川天散徵為紀藩儒官時僅十六」 三輪執齋生

庚戌十　三月佐藤直方遊于京師[illegible]永田養菴始入于山崎闇齋之門時年二十一」 四月二十八日伊藤東涯生」 六月十二日林鵞峰本朝通鑑成總三百十巻」 七月八日人見[illegible]歿年七十二」 二月山崎闇齋中和集說性論明備錄成

辛亥十一　熊澤蕃山遊于播州寓于赤石侯松平信之時年五十三」 [illegible]川丈山歿年九十葬于詩仙[illegible]寺村中山」 八月乙日陳元贇歿年八十五

壬子十二　二月二十四日深草元政[illegible]于江戸小川街」 十二月二十八日[illegible]叙法眼」 十二月[illegible]　歿年七十七時為僧稱獨立禪師

癸丑延寶　五月京師大火伊藤仁齋遺火燬居于京都大宮」 其冬被幽閉防岩國時年四十二」 十一月宇都宮遯菴以著書觸時諱忌何[illegible]

先哲叢談　十六　年表

甲寅二　九月十日伊藤仁齋長子[illegible]生」 十月生田[illegible]被誅時年三十六

乙卯三　明人[illegible]南何清[illegible]林[illegible]流寓於長崎[illegible]見太田[illegible]東之巨擘時芝山二十七歲」 六月二十四日宇都宮遯菴遺赦[illegible]　[illegible]井白石從父[illegible]時年十九

丙辰四　山鹿素行遭赦歸于江戸僑居淺草田原街時年五十五」 [illegible]南海生」 五月長澤潛軒歿年五十六」

丁巳五　正月山崎闇齋朱易衍義成」 二月[illegible]南山為南州[illegible]長崎學[illegible]貞觀[illegible]」 十二月朔日[illegible]　井澤蟠龍歿年六十九」 十一月[illegible]日川井東村歿年七十七

戊午六　八月十九日米川操軒歿年五十四」

己未七　六月淺見絅齋始入于山崎闇齋之門」 七月八日若林強齋生于平安」 並河誠所生」 八月物徂徠[illegible]　父[illegible]

庚申八　二月二十三日林鵞峰[illegible]　九月十四日大塚春[illegible]生」 二十八日林鵞峰[illegible]年[illegible]

辛酉天和　梁蛻岩始入于人見鶴山之門時年十二」 [illegible]李梅溪歿年六十[illegible]

壬戌二　四月十七日朱舜水歿年八十三私諡曰文恭」 五月十五日松崎白圭生」 朝鮮來聘」 七月二十七日木順菴被徵為儒官時年六十二」 九月十六日山崎闇齋歿年六十五葬于黑谷[illegible]

癸亥三　正月[illegible]藤東涯[illegible]　[illegible]年七十[illegible]」 十二月朔日[illegible]川修菴生」 [illegible]田省吾受黃金一枚於父去其鄉來于江戸時年十六」 六月二十一日三宅道乙歿年六十二」 三月那波木菴

甲子貞享元　九月十七日稻葉迂齋生　森儼塾依佐々子朴之薦仕于水府時年三十二

乙丑二　四月仁齋[illegible]其門[illegible]澤純平之來著大學定本　中野撝謙始來江戶年十九　[illegible]十五日[illegible]
梅岩生丹波之各郡東縣邑　九月二十六日山鹿素行歿年六十四

丙寅三　三月五日[illegible]生　十一月十一日上藍洲生

丁卯四　山縣周南生　八月熊澤蕃山從赤石侯移封下總古河時年六十九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退省生

戊辰元祿　太宰春臺從其父太翁始來于江戶時年九歲　四月十四日[illegible]鶴山歿年六十九　[illegible]
十一月三日西山健甫歿年三十一

己巳二　三浦竹溪生　七月四日省吾白山鹿[illegible]助傳授其流沁秘訣藤助素行之子也　八月二十二日祇
南海入[illegible]木門[illegible]時年十四

庚午三　梁蛻岩始[illegible]帷講說市[illegible]時稱才子[illegible]門　十一月十二日[illegible]田[illegible]歿年四十六　物徂徠[illegible]赦歸于江
[illegible]館上寺門前講說爲[illegible]年二十五　伊藤東涯刊諺正俗成

辛未四　四月十四日大藏鄉法中林鳳岡特命蓄髮即日叙從五位[illegible]大學頭其餘儒官皆止髡
八月十七日熊澤蕃山[illegible]年七十三葬野州古河鮭延寺

壬申五　[illegible]能溪生　物徂徠使其門人[illegible]譯文[illegible]操觚之士皆宗之　八月十日祇南海
自試其才賦一夜百詠詩時年十七

癸酉六　三月細井廣澤始仕于柳澤侯時年三十六　[illegible]辛歿年六十二　十二月新井[illegible]
釋褐甲府爲侍講時年三十七　伊藤仁齋[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問刻成　十二月七日松下西峯歿年六十七

甲戌七　[illegible]春臺始仕于出石侯時年十五　中根東里生　十一月朔日伊藤蘭嵎生

乙亥八　[illegible]二十五日谷一齋歿年七十七　木下順庵薦祇南海於其本國使之[illegible]書記遂[illegible]爲儒官
[illegible]劉東閣歿年六十三當[illegible]興林道[illegible]人呼之長[illegible]三大家

丙子九　太宰[illegible]適從[illegible]大駁伊藤仁齋　十一月二十三日盧東山生　去年十二月十[illegible]日貝原存齋歿年七十四　七月十七日
[illegible]

丁丑十　小河立所歿年四十七　十一月二十三日[illegible]　服南郭來于江戶始仕于柳澤侯
太宰[illegible]山南學傳[illegible]刻成　三月二十七日松崎觀山生　梁蛻岩始仕于加納侯爲儒官時二十七

戊寅十一　五月十二日[illegible]諸生　五月二十四日宇野明霞生　後藤松軒一見梁蛻岩大賞其學術以爲[illegible]
去年八月二十二日物徂徠自[illegible]仕于柳澤侯受月俸十五口時年三十二

己卯十二　[illegible]之領袖自[illegible]岩之名大起云　祇南海以操行不[illegible]被藩遂蟄居于熊野時年二十三
七月二[illegible]良[illegible]　田[illegible]以[illegible]學仕于甲斐侯受祿二百石時年二十二　十二月二十三日[illegible]菴歿年[illegible]

庚辰十三　[illegible]增遂至五百石時[illegible]十一月柳澤侯封河越
[illegible]門人[illegible]曰泰靖先生

辛巳十四　[illegible]不許遂致爲臣而去之京又之大坂時年二十二
[illegible]宇野士朗生　十二月二十日安東省菴生

壬午十五　伊藤[illegible]篤[illegible]之[illegible]達　[illegible]數索其文章遂因兵部大輔[illegible]以進之朝[illegible]　正月十二日
羽黑[illegible]年七十四　十二月十[illegible]中村惕齋歿年[illegible]　十二月二十九日[illegible]東[illegible]年三十六

癸未十六　[illegible]山生　[illegible]竹溪始仕于柳澤侯時年十五　和智東郊生　根武[illegible]生　十一月十四日[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　貝原益軒筑前續風土記成　伊藤東涯用字格成

甲申寶永　貝原益軒花譜[illegible]菜譜等成　九月安藤東野仕于甲斐侯時年二十二
[illegible]物徂徠以[illegible]書記兼與聞其藩政有名[illegible]時輯奏其[illegible]

乙酉二　三月十三日仁齋歿年七十九私謚古學先生　八月廿九日村上冬嶺歿年八十二　十二月十一日合[illegible]洋生
三浦竹溪於[illegible]斐侯邸講經於幕府御前有時服之賜時年十七

丙戌三　正月三日榊原篁洲歿年五十一　二月十三日新井白石五十壽　四月十七日栗山潛峰歿年三十六
[illegible]周南[illegible]入物徂徠之門　物徂徠與[illegible]奉其君命之甲州[illegible]峽中紀行時徂徠年四十一

丁亥四　九月廿三日三浦交翠歿年六十四　去年物徂徠作紀行後又[illegible]流役者記　八月十五日石川麟洲生于平安

戊子五　三月十三日湯淺常山生　[illegible]村[illegible]歿年七十　八月廿四日伊藤坦菴歿年八十六　林東溟生
貝原[illegible]軒[illegible]成時年七十九　十月二十二日林道榮歿年六十九

己丑六　中江岷山[illegible]說盛二張伊藤仁齋學著四書辨論理氣辨論二書　十月新井
白石賜[illegible]　八月二十日[illegible]山伯養歿年八十七　宇都宮遯菴歿年七十七

庚寅七　正月二十二日宇[illegible]水生　二月祇南海遇赦復舊職時年三十五　十月晦日伊藤錦里生　十一月
新井白石奉命使京師至[illegible]年十二月還報　去年六月[illegible]岡島石梁歿年四十四

辛卯正德　三月室鳩巢被辟爲侍講賜二百石時年五十四　十月朔日淺見絅齋歿年六十　十一月新井
[illegible]叙從五位下任筑後守加賜五百石　太宰春臺再來江戶[illegible]侯召爲記室

壬辰二　三月[illegible]中村[illegible]歿年六十七　三月[illegible]南山歿年五十五　山田麟嶼生　[illegible]詩[illegible]　去年[illegible]
[illegible]藤東野致仕隱居駒籠白山　[illegible]曰白賁園

癸巳三　三月十四日江村北海生于播州　五月二日大高坂芝山歿年七十五　貝原益軒養生訓成　[illegible]澤
[illegible]今井順菴謀始製刀摺鏤刊之法我邦所謂石面板者自是始云

甲午四　[illegible]閣齋歿年[illegible]　正月十九日[illegible]草[illegible]　八月二十[illegible]字明[illegible]始遊[illegible]安[illegible]向井三省
[illegible]萬其[illegible]　二月貝原益軒自娯集[illegible]　八月二十七日貝原益軒歿年八十五

乙未五　[illegible]春[illegible]　七月[illegible]若水歿年[illegible]　明年
服部[illegible]居于[illegible]時年三十四　去年伊藤東涯古學指要[illegible]

丙申享保　八月[illegible]洞[illegible]其君修[illegible]多賀城址臺碑之屋宇　八月七日武梅龍生　木蓬萊生
物徂徠始以明李王之說唱修辭之業別構一格經義時年五十一

丁酉二　五月十七日後藤松軒歿年[illegible]　[illegible]澤[illegible]岩寺　十二月田省吾[illegible]諫其君致爲臣而去岡島冠山
太宰春臺[illegible]東野[illegible]原其遊[illegible]難各懷[illegible]送之[illegible]里遂之仙臺[illegible]富春山

戊戌三　[illegible]歿年[illegible]私謚[illegible]　北村篤所歿年六十[illegible]　新井白石集錄諸友詩曰停雲
集刊行于世[illegible]門[illegible]專以著述爲娯時年六十二　八月二十四日三宅觀瀾歿年四十四

己亥四　[illegible]藤[illegible]歿年三十[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劉龍門生　山縣周南受其君命新叛[illegible]官號曰明
倫館　八月[illegible]直[illegible]年七十[illegible]　梁蛻岩始仕于赤石侯爲儒官

庚子五　五月富春山[illegible]遊于京師[illegible]定其居焉　七月二十三日中野撝謙歿年五十四
去年[illegible]對來聘　水府大日本史成二百四十卷安積澹泊所總裁　九月十五日井太室生

辛丑六　三月十一日森[illegible]菴歿年六十九　閏七月十八日五井持軒歿年八十二
幕府命物徂徠句讀清[illegible]諭[illegible]　蟲東山仕于其本國爲儒官時年二十六

壬寅七　八月[illegible]伊藤東涯讀易私說讀易圖例[illegible]周易經翼通解
等[illegible]　物徂徠[illegible]章定論語徵學庸解等諸書時年五十七

癸卯八　正月八日片山北海生　二月二十二日佐々木池菴歿年七十四　[illegible]海外清世宗雍正元年　五月[illegible]
若林強齋[illegible]年四十五　物徂徠唐後詩絕句解詩題苑四家雋等成

甲辰九　山田麟嶼[illegible]為[illegible]時年僅十三　正月服南郭校訂唐詩選刻成書舖嵩山房發兌之[illegible]安[illegible]美仲英入于物徂徠之門時年十六　閏四月二十三日林鳳岡因老致仕時年八十二

乙巳十　[illegible]辛年[illegible]九[illegible]東[illegible]殁年七十六私諡曰復載先生　五月四日松崎觀海生　五月十九日新井白石[illegible]

丙午十一　十月伊藤東涯名物六帖刻成門人奧田[illegible]校之　三月宇子迪今物徂徠之門時年十六　三宅石庵奉官命設懷德書院于大坂尼崎教授生徒大坂府學自是始

丁未十二　四月朔日物徂徠謁見于　幕府　八月十日中島[illegible]山殁年七十私諡曰文節先生　那波魯堂生于播州　四月[illegible]安清河[illegible]　六月十日中江岷山殁年七十[illegible]

戊申十三　正月三日岡[illegible]生　正月十九日物徂徠殁年六十三　四月二十三日板復軒殁年八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賴寛編輯子金華之詩文曰金華稿刪

己酉十四　[illegible]月二十[illegible]物[illegible]　[illegible]命[illegible]徂徠讀書度量考鈐録於　幕府　五月十日廬草拙　新井明卿集其先人遺詩号白石餘稿　十二月十二日村士玉水生

庚戌十五　東所生　七月二十六日三宅石庵殁年六十六　井[illegible]菴代石菴為懷德書院教授　八月二十四日伊藤　伊藤東涯閒居筆録[illegible]録[illegible]餘録等成

辛亥十六　林東溟去其鄉里來于大坂專唱物[illegible]徠之説時年二十四　伊藤龍[illegible]仕于紀藩時年[illegible]　[illegible]正月二十九日向井滄州殁年六十六　[illegible]早子士朗殁年三十[illegible]葬于黑谷光明寺

壬子十七　[illegible]正[illegible]五日矢野[illegible]殁年七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源[illegible]生　[illegible]金[illegible]生　平金華殁年[illegible]　[illegible]月朔日[illegible]　千八十九私諡[illegible]

癸丑[illegible]　八[illegible]太宰始[illegible]　[illegible]丙[illegible]　九月八[illegible]天[illegible]景殁年七十三[illegible]　[illegible]阿[illegible]　[illegible]足古[illegible]

先哲叢談年表　十九

甲寅　[illegible]五日[illegible]　八月十二日室[illegible]　[illegible]仕于[illegible]　宇[illegible]　[illegible]之講[illegible]

乙卯[illegible]　[illegible]川天[illegible]殁年八十[illegible]　[illegible]佐々木文山殁年七十七　[illegible]月十九日[illegible]　十二月二十三日細井廣澤殁年七十八　[illegible]天年二十四　[illegible]見[illegible]殁年四十[illegible]

丙辰元　[illegible]佐久間[illegible]殁年八十四　[illegible]林東溟[illegible]大坂[illegible]　伊藤東涯殁年六十七私諡紹述先生　紫野[illegible]海外清乾隆元年　七月十七[illegible]

丁巳二　七月七日岡[illegible]朝陽生　[illegible]月伊藤[illegible]東涯[illegible]　[illegible]雅撰坊城[illegible]相俊将[illegible]八條　中村[illegible]書　十二月[illegible]安[illegible]殁年八十[illegible]　龍草廬[illegible]為儒講説平安

戊午三　[illegible]　[illegible]有司[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時年四十三　去年金輪寺宥衞大[illegible]命[illegible]　[illegible]八[illegible]之　去年十一月二日小倉尚齋殁年六十一

己未四　[illegible]　[illegible]殁年[illegible]　[illegible]閒[illegible]校紹述文集　四月二十一日熊澤台州生　四月太宰　春[illegible]論[illegible]　詩書古[illegible]成

庚申五　[illegible]殁年八十[illegible]　[illegible]刻成凡三十卷服南郭平竹溪所輯録也

辛酉寛保元　[illegible]東溟詩則刻成崇奉徂徠學者皆宗之　四月劉龍　[illegible]謙[illegible]著[illegible]記　七月十七日佐藤周軒殁年七十七

壬戌二　[illegible]持[illegible]錢一百文將遣[illegible]于京[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父追止之時年十二　太宰[illegible]年表録成

癸亥三　[illegible]殁年七十六　井大室仕于佐倉侯為儒官時年二十四　六月四日林退省殁年五十七　私諡曰[illegible]

甲子延享　[illegible]　宇[illegible]水再來江戶僑居麹街講説為業　九月二十六日石田梅岩殁年六十　太宰春臺[illegible]

乙丑二　[illegible]　四月十七日[illegible]丁明[illegible]殁年六十八　[illegible]州[illegible]受其[illegible]於瑞鹿山下号松濤館　太宰春臺[illegible]

丙寅三　三月二十五日越[illegible]殁年六十三　四月獨嘯菴從[illegible]遊于江戶　六月朔日頼春水生　九月十九日　松下[illegible]山殁年八十[illegible]

丁卯四　正月十九日藤[illegible]林[illegible]　[illegible]時年五十[illegible]　五月二十六日菅野兼山殁年七十[illegible]　十月晦日　太宰春臺殁年六十八　[illegible]二十九

戊辰五　元淡淵[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　山縣周南因病懇求退職其君許之　十月朔日中村[illegible]　朝鮮來聘

己巳六　[illegible]　三月二十五日[illegible]　[illegible]卒[illegible]　六月十五日[illegible]學山殁年八十[illegible]　東野遺稿刻成其[illegible]人石川大凡根武[illegible]山井崑崙等依物徂徠　市河寛齋生　太田南畝生

庚午七　[illegible]能[illegible]　永富獨嘯菴遊于京[illegible]東[illegible]時年[illegible]　河[illegible]著斯文源流自述其學之授受時年四十八　[illegible]　去年七月二十五日[illegible]洲殁年六十八

辛未寶暦元　[illegible]　六月二十四日祇園南海殁年七十六　紀平洲始來江戶僑居芝三島街時年二十四

壬申二　[illegible]元淡淵殁于江戶年四十四　八月十五日山縣周南殁年六十七　山本北山生　[illegible]太宰春臺紫芝園稿刻成　[illegible]文雄殁年[illegible]　龜田鵬齋生

癸酉　五月二十三日松崎白[illegible]　[illegible]始[illegible]　[illegible]

先哲叢談年表　二十

甲戌　[illegible]　[illegible]亭使松[illegible]　[illegible]於相州[illegible]　二月十二日[illegible]　十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石[illegible]

乙亥　[illegible]　[illegible]五日[illegible]森[illegible]洲殁年六十[illegible]　[illegible]記行傳播于世　七月二十[illegible]淡殁年六十四　[illegible]殁年七十三　十月十日飛[illegible]洲[illegible]

丙子六　[illegible]長州三閲月而放歸自是絶髪[illegible]獨嘯菴時年二十五　五月二十三日[illegible]殁[illegible]六十八　永富獨嘯菴依製造[illegible]

丁丑七　[illegible]　八月二十三日伊藤東里生　七月六日[illegible]殁年六十七　十月十七日[illegible]殁年八十[illegible]私諡曰[illegible]

戊寅八　[illegible]殁年六十六私諡貽範先生　八月高暘谷購書於清沈德潛　十月朔日　[illegible]徳[illegible]谷北[illegible]三人限時賦一夜百詠各作五律百首

己卯九　七月[illegible]殁年[illegible]　閏七月十三日石[illegible]麟洲殁年五十三　麟洲之學出自向井滄洲[illegible]　[illegible]庵之流[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自[illegible]洲始云

庚辰十　六月二十[illegible]園[illegible]殁[illegible]　九月十九日鳴錦江殁年[illegible]　九月[illegible]殁年七十[illegible]

辛巳十一　[illegible]殁年七十[illegible]　[illegible]歸于鄉里[illegible]四十四年于此　六月十三日河天門殁　年五十[illegible]　九月[illegible]日中村蘭林殁年六十五　十一月二十七日井蘭臺殁年五十七

壬午十二　三月十[illegible]井[illegible]洲殁年六十[illegible]　八月十五日山東洋殁年[illegible]

癸未十三　[illegible]年六十六　[illegible]阮東郭殁年七十四[illegible]學者始自東郭及[illegible]　十二月十二日秋玉山殁

甲申明和 春水右布帝醫至大坂遂留講說爲業時年十七 八月十六日多田東溪歿年六十三 十一月[illegible] 狭武興歿年六十三 井金峨始唱折衷漢宋之學著經義折衷 朝鮮來聘

乙酉二 二月七日[illegible]歿年五十三 五月二十八日江[illegible]溟歿年八十 六月二十三日和智東郊歿年七十三 劉文惠[illegible]錦城[illegible]都井金峨經營根據從其指畫

丙戌三 二月高陽谷歿年四十八 二月五日永富獨嘯菴歿年三十五 十月十八日武梅龍歿年五十一私謚曰文雅先生 十月十二日[illegible]歿年五十

丁亥四 二月山縣柳莊有罪誅市年四十二 四月十二日赤松大庾歿年五十九 六月八日服仲英歿年五十五 九月十[illegible] 源雙桂歿年五十七 十一月[illegible]歿年七十六 十二月十三日家地崙歿年七十一

戊子五 二月六日野田剛齋[illegible] [illegible]川淇園論語學庸繹解編成

己丑六 二月南宮大湫[illegible]于江戸時年四十二 十月十二日青木甘麓歿年七十二

庚寅七 二月永田[illegible]鶴儒林評文鈔成 四月晉良華陰歿年七十二私謚曰文惠先生

辛卯八 二月四日劉龍門歿年五十三 五月熊澤台州西遊記行刻成流傳于世諸儒皆稱其文才聲價大[illegible]矣 [illegible]金峨遊二本松侯留于東數七閱月而歸

壬辰安永 二月江北海日本詩選成 三月九日伊藤錦里歿年六十三 八月晉村士淡[illegible]歿年七十三 十二月十五日邊晉齋歿年[illegible] [illegible]正先生

癸巳二 [illegible]十二 二月十一日瀧鶴臺歿年[illegible] 二月十[illegible]江[illegible]海[illegible]入山酒樓 北山著孝經集[illegible]

先哲叢談年表 二十一

甲午三 [illegible]山中天水會[illegible]游學于京師時年[illegible] 十月十二日[illegible]歿年[illegible] [illegible]興[illegible]稱田安府侍讀時年六十七

乙未四 [illegible]龍草廬[illegible]仕歸[illegible]講說[illegible] 十一月三日松崎[illegible]海[illegible]年五十一

丙辰五 [illegible]四月[illegible]年四十八 四月二十六日餘熊耳歿年八十二 十月[illegible]日本滄洲歿年六十二 六月[illegible]日蘆東山歿年八十二 六月二十七日字士延歿年六十七 九月二十九日物金谷歿年七十四

丁酉六 [illegible]校定古文孝經孔傳清人鮑以文翻刻收之其知不足齋叢書中者此東渡之始 六月十三日[illegible]臺歿年八十二 [illegible]韓[illegible]盛行于世

戊戌七 [illegible]入年五十七 十一月二十九日[illegible]歿年五十九 此人以[illegible]表明其從事文學皆得之傍讀之力者云 十月二十六日伊藤蘭嵎歿年八十五 江村北海日本詩選續編成

己亥八 [illegible]作詩[illegible]敎作[illegible]觀二書大辨駁李攀龍王世貞等修辭之說併斥物徂徠服南郭等之詩文與并[illegible]排詆時習江戸文學爲之一變云

庚子九 二月十日石王塞軒歿年八十 九月二十五日林東溟歿年七十三臨終自撰墓表 [illegible]洲仕于尾府 [illegible]侍讀時年五十五

辛丑天明 [illegible]歿年七十四 [illegible]本[illegible]石爲儒官 山中天水來江戸與山本北山[illegible]貫門[illegible]

壬寅二 [illegible]以詩歌說[illegible]者[illegible]門人[illegible]其詩歌上木曰東山[illegible]五十三 其學主[illegible]傳注 變於時習云

癸卯三 [illegible]其君[illegible] 四月[illegible]歿年八十七 [illegible]奥[illegible]歿年八十[illegible] 八月二十二日梅澤西郊歿年四十 [illegible]川淇園詩經繹解成

甲辰四 二月太田錦城始來于江戸時年二十七 四月十四日高芙蓉歿年六十三 四月井金峨從東叡大王登日光山罹病途中歸家無幾歿時五月十六日年五十三

乙巳五 [illegible] 四月[illegible]日亀田鵬齋鵬齋居雜議成 五月二十[illegible]日小川泰山病[illegible]而[illegible]

丙午六 [illegible]七月十日大塩鼇渚歿年六十九 市河寛齋集[illegible]季唐諸家之詩佚於彼存於我國者名曰全唐詩逸 [illegible]川淇園書經繹解成

丁未七 奥貫寶山歿年八十 [illegible]川淇園名疇問學舉要等成 山本北山春秋孔志周易集解疏義論語集說較定孝經[illegible]華[illegible]等成

戊申八 正月柴栗山徵[illegible] [illegible]年五十三 二月[illegible]江北海歿年七十六 六月十四日井太室歿年六十九 [illegible]劉桂山[illegible]井金峨遺文[illegible]餘稿刊行于世 太田錦城[illegible]時年[illegible]

己酉寛政 九月十七日[illegible]堂歿年六十三 [illegible]市河寛齋結詩社曰江湖詩社 自享保中物徂徠[illegible]祖古學排斥程朱四十年於此其他辨駁程朱者接踵而起故有禁異學之令 [illegible]

庚戌二 二月柴栗山岡田寒泉等[illegible]政立五科目教諭選士於是乎程朱之學大振起云 九月晉[illegible] 山中天水歿年五十三 九月二十[illegible]日[illegible]北海歿年六十八

辛亥三 正月十五日平澤旭山歿年七十四 太田錦城中庸考[illegible]大疏學說指要教說發揮等成

壬子四 二月一日龍草廬歿年七十九 閏二月[illegible]日[illegible]清河歿年[illegible] 五月二十四日新井白蛾歿于賀州年[illegible] 八月二十五日永田觀鵞歿年五十五 十一月[illegible]日[illegible]歿年[illegible]

癸丑五

先哲叢談年表 二十二

甲寅六 [illegible]山本北山集[illegible]諸子著述中[illegible]題曰日本外史凡四十五卷 益補 松下西峰[illegible]日本[illegible]

乙卯七 山本北山孝經樓漫錄[illegible]等成 九月[illegible]異學[illegible]世之士大夫皆改舊習入而正學雖業文藝者多皆改其家世[illegible]江戸之學爲之一變云

丙辰八 [illegible]正月[illegible]歿年五十七 五月五日太宰春臺五十年忌 六月十五日源東[illegible]歿年六十五 十一月[illegible]黒澤雉岡歿年八十四 [illegible]海外清嘉慶元年

丁巳九 清朝鮑刻山井崑崙七經孟子考文物叔遺全補遺以來[illegible]總二百卷二套二十四卷 江戸[illegible]鋪小林嵩山房爲太宰春臺建碑於其[illegible]以記其俗恩之事

戊午十 平安以[illegible]淇園[illegible]龍溪村瀨栲亭佐野山陰人呼謂之古學四大家而別當時唱宋學者[illegible] 九月晦日[illegible]歿年六十八 山本北山[illegible]例證作文[illegible]文事止談等成

己未十一 [illegible]齋人學私[illegible]義成 二月二十四日[illegible]田朝陽歿年[illegible] 江戸東藍田市川鶴鳴[illegible]田[illegible]崎[illegible]奇淡園[illegible]洲始終不改其學益唱古學人呼謂之關東五異學

庚申十二 五月十一日服部栗齋歿年六十五 六月十一日[illegible]村篁山歿年[illegible]九 九月賴春水徵至江戸講書於昌平學舍

辛酉享和 [illegible]八日[illegible]洲歿年八十[illegible] [illegible]晉[illegible]松[illegible]歿年[illegible] 六月二十九日紀平洲歿年七十四

壬戌二 [illegible]北七[illegible] [illegible]我邦典詁名物[illegible]部一百二十[illegible]曰事[illegible]凡一千卷自安永庚子歲起稿至[illegible]成近世著書之廣大[illegible]物類纂之後未曾有如此之[illegible]浩瀚者

癸亥三 二月二十一日熊坂台州歿年六十五 七月[illegible]日[illegible]岡山歿年[illegible]十六 十月十六日細合半齋歿年七十七

甲子文化　正月下六日石川鳥峰（？）沒年七十三　二月五日中井竹山沒年七十五　六月六日小田穀山沒年六十五

　七月二十九日伊藤東所沒年七十五私謚曰修成先生

乙丑二　[illegible]沒年五十九私謚曰恭[illegible]先生

丙寅三　四月朔日古屋[illegible]沒年七十三　十月十四日戸崎淡園沒年七十八

丁卯四　五月二十六日細川[illegible]國[illegible]山私謚曰明經先生　八月二十日奥田尚齋沒年七十九葬于淺草松山一心寺

　自撰墓銘　十二月紀平洲嚶鳴館遺稿刻成　十二月朔日柴野栗山沒年七十二

戊辰五　正月二十八日三輪[illegible]沒年六十五　十一月十六日清田龍川沒年六十二

己巳六　四月伊東藍田沒年七十六斯人以物金谷門人奉崇徂來學者皆推尊之寶曆以降蘐園社遺老

　殆盡無存[illegible]世者故人呼之物氏學巨匠

庚午七　七月八日市川鶴鳴沒年五十二　清人鮑廷博所校[illegible]不齋叢書第二十一集至二十五集者始

　東渡中收鄭注孝經一卷尾張岡田朝陽所奉寄於[illegible]貴治要[illegible]也

辛未八　朝鮮來聘館于對馬州

壬申九　五月十八日山本北山沒年六十一私謚曰述古先生　十一月十一日倉成龍渚沒年六十一

癸酉十　十四日[illegible]有沢[illegible]年七十七　十二月十六日尾藤二洲[illegible]六十九

甲戌十一　三月二十日龜井道載沒年七十二自寶曆中唱[illegible]於明[illegible]至十[illegible]北[illegible]至今其學風存焉

　六月[illegible]沒年[illegible]　十月七日[illegible]豐州沒年八

乙亥十二

丙子十三　二月十九日[illegible]水沒年七十二　九月原念齋先哲叢談刻成

丁丑十四　四月朔日荻野鳩谷沒年一百　五月四日古賀精里沒[illegible]六十八　五月二十四日伊藤東里沒年六十二

　私謚曰恭敬先生　八月九日[illegible]沒年七十二

戊寅文政

己卯二　二月龜田鵬齋與泉[illegible]約上人議建赤穗四十七義士碑於其山中都人打揭者衆矣　七月十八日

　皆川[illegible]齋[illegible]年[illegible]

庚辰三　三月十九日原念齋沒年四十七斯人雖不係于編中以先哲[illegible]於此書故書之　七月十日市河寬齋沒年

　七十二自[illegible]年十[illegible]出[illegible]藤[illegible]之舊習振起清新流麗之詩風自斯人始云

辛巳四　[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致善身堂一家言等刻成　九月太田錦城洙泗仁說一貫名義等成

　[illegible]海外清道光元年

壬午五　[illegible]來于長崎[illegible]太田錦城九經談村瀨栲亭藝日鈔三書

癸未六　四月九日太田南畝沒年七十五　同日葛西因是沒年六十一　十一月太田錦城學庸原解刻成

甲申七　二月山本北山[illegible]書勤王師刻成

乙酉八　[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太田錦城沒年六十一

丙戌九　二月九日龜田鵬[illegible]沒年七十五

丁亥十　正月十九日物徂徠百[illegible]年[illegible]以[illegible]則大爲時流於[illegible]

戊子十一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近世儒林不乏其人。載籍雖多、僅記
其言行、若著述之目、生卒之年、
闕略亦不少。至有子姪記状、門人
撰譜者、事蹟之詳可得而知也。苟非
然、則雖一時高名之士、其履歴行実
不可詳。豈非憾於古人哉。東條琴台
有見于此、撰儒林小史、継以撰志等之
世。以余年若一書、其詳一以示余。余披而
読之、就先哲叢談及続篇、後篇、続
篇之中、推以干支、作表以譜之。序先
哲生卒、著述之先後、如指諸掌。史
譚既有年表、則捗猟者亦可以斯
書充索之紺珠也。歳在著雍困
敦建酉之月　北峯山崎美成識

先哲叢談後編　琴臺先生著　全八巻

此書ハ前ニ刊行スル所ノ外元龜天正ノ際ヨリ寛政享和ノ頃ニ至マデ儒林文苑ノ士ノ傳ヲ記ス其體裁前編ニ准ズ雖ニ其姓名表徳別號俗稱郷貫譜系居趾出處ヨリ與ニ交友師承學風標門派墓塋著述書目ニ至ルマデ其人ノ一生ノ事蹟ハ採摭宏博ニシテ詳載遺サズ文例朱子名臣言行錄ノ體ノ如クニシテ其ノ詳悉ナルヿ遠ク前編ニ勝レリ且前編ニ載ル所七十二人凡五百有餘条ナリ今此編ニ載ル所ノ諸家ハ二十二人ニシテ凡八百有餘条必シモ名聲藉甚ノ士ノミナラズ韜光自晦ノ隱君子ニ至ルマデ履歷具ニ覈ク讀ニ適悅甚多シ其佳話美談誠ニ明ニシテ備ルト云ベシ主顧君子幸ニ能ク一覽ヲ賜ハ啻ニ飛耳長目ノ資トスノミニアラズ先哲ノ嘉言懿行ヲ傍觀スルガ如ナル書ナリ、

浪華書林

心齋橋通博労町角

群玉堂　河内屋茂兵衛梓行

東條琴臺　著

先哲叢談續編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東京千鍾房鉛排本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東京

千鍾房鉛排本影印

琴臺東條先生著

先哲叢談續編

東京　千鍾房藏

序

我

大八洲之為邦。乗震履離。聚天地精華之氣。其民多聰明奇偉之材。稱為君子國無媿焉。而慶元以来為熈盛泰之往世可知也。上古篤恭之化。千有餘年。其人純質。不以事業顯。是為

崇德之世也。中古典章煥然。三百餘年。

國有格。

朝有式。其人並以風采威儀顯。是為崇禮之世也。天祿以降。風流燁然。二百餘年。大堰之船。望以為神仙。

棃棗之選。歆以爲登瀛。其人竝以詞藝翰札顯。是爲崇文之世也。保平以降。干戈騷然。殆五百年。源平競雄。南北爭　統合爲兩府。離爲列國。有甲越之兵。織羽之霸出焉。其人竝以籌略戰

鬪顯。是爲崇武之世也。及至我東照公之興。既戡禍亂。首延儒聽講。大須儒版。以勸學者。事必稽古。不泥其迹。有華有實。文質相適。於是乎。親藩有聞乎之賢。列國有齊魯之風。廟堂之上。有

房杜之比。韓范之徒。而其下有藤林源室諸子。江崎伊物諸人。前後如林而出。而其人所顯。不可以一體名。是爲崇道之世矣。蓋崇文則靡。崇武則亂。至崇德崇禮。則宜若無弊矣。而非質勝

文則文勝質。未爲崇道之彬彬盡善也。於戲盛哉。廟堂諸公。其人在上。事具簡册。姑置之可。藤林諸子。其人在下。或叅謀議。或備顧問。或務教學。皆有裨於至治。亦不可無傳焉。先時原公道

著先哲叢談。傳七十餘人焉。而享保以下。蓋闕如也。吾友東條子藏。有惜於此。檢覈攷索。補其所遺漏。又得七十餘人。著于編以續原氏之書。使予序之。予識子臧久矣。知其學求實蹟。不喜

華詞。其能成此有用之書宜也。抑清淵之氣日旺。奎文之運日隆。館閣之英。輿閭里之俊。繼踵不絕。後之人。豈無復續茲編者哉。果然則子臧亦必與其列歟。是予所望於子臧也。而予亦將

自勗焉。

鐵研學人齋藤謙撰

明治十六年秌九月下澣為

千鍾房主人厲山大瀬書

序

予十四五時讀先哲叢談前後編得觀惺窩羅山二先生初講學於戎馬倥偬間自茲厥後碩學鴻儒比肩而興彬〻乎有踰於延喜天曆之盛嘆曰記述於可以已一至于此也顧予生長

僻陋下邑常病見聞不博今而得審昔時儁先行事之跡與夫風聲之義所以毗輔治教相繼於世〻者豈非此書乎抑此豈特予而已哉天下固受其賜者衆矣蓋此書原念齋撰前編而後編則琴臺東條子藏所輯也

念齋沒既久矣獨琴臺比予入都年八十餘儼然尚在予欲得與之游未及通刺而琴臺下世矣予常以不得相見爲憾間三二歲岡本子訥獲琴臺晩歲所輯續編以示予乃繼於前後編所載而興者歷〻上編不下數

十家嗚呼琴臺之於記述可謂勤矣予因諸子訥曰是豈可使湮滅而無傳哉或曰此書前後編文辭猶未雅馴況茲編琴臺一屬稿而未遑訂正是以考據不確辭句間往〻不免紕繆未可以傳於大方也予曰何有於

此哉苟為之始後世必有繼而脩之古之從事記述若司馬子長之博大雄偉後人猶有指摘其繆者君子豈求舉天下之善盡歸之乎已哉且琴臺年已老猶矻矻不懈闡發前人之美以啓後之學者比之世之文士競華鬪麗徒馳騁於風雲之觀者未可同年而語也於是子訥亦以予言為然与千鍾房主人謀命工梓之及刻成為録所与子訥言者寘於簡首

明治癸未十月

甕谷岡松辰并書

校訂凡例

一曩時原念齋著先哲叢談。已而琴臺東條先生作之後編。且將有續編餘編之作。其續編纔屬稿。而先生下世矣。余之居東京。與先生嗣子信升對門而居。朝夕相見。談偶及之。信升乃囑以斯編。曰此先人之遺著。未畢稿者也。子幸校正。公諸世。不亦善乎。余於是與二三同好相與訂魯魚。以授剞劂氏云。

一先生另著年表一卷。舉百四十四人姓名。然編中所載。較之年表頗有異同。且斯編年表以爲八卷。而今則得十二卷。蓋纂輯之際。取舍未定。先生亦未暇參

伍考定。以歸乎一而止。固勿怪於其不相同也。

一斯編另無副本可與照比。且各家事蹟。多至三百餘條。無能審其所出。蓋先生之意。在捃摭散逸。闡發幽微。則或涉疑似者。亦不能無併存以備參考。今不敢改定文辭。亦不敢移動一字。要存先生之舊也。校定遼畢。書估千鍾房欲急上木以問於世。因舉以附之。或有紕繆。覽者勿深咎幸矣。

一拙堂齋藤先生之序。蓋因先生有後編之著作。而後編不載。不知其何故也。今也先生與拙堂皆已逝矣。而二先生文章皆足以傳於後世。余已校斯編。因寘拙堂之序於卷首。蓋延陵掛劍之意也。

一予先人名行重。字士德。號素亭。與先生爲莫逆之交。先生後獲罪謫在越之高田。歲必一來遊信中。留數日。居常與先人詩酒徵逐。余幼時亦數得侍佐歡。先人已沒無幾。王室中興。先生嘗得列官于朝。比之先人。其幸不幸如何也。昌黎有言曰。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余之於斯編。蓋欲代先人爲先生傳休光於百世也。

明治癸未初冬　岡本行敏子訥識

校訂凡例終

先哲叢談續編目錄

右合七十有二家凡八百七十二條

向者書估慶元堂甘泉生以余閒散分宜史爲奇僨可置請刊布之乃謂曰原念齋先哲叢談雖顯于世其所收載僅七十二家鉅匠名流遺漏不少有繼後之志未果而没僕讀貴著宏覽博釆叙事明暢佳致最多願換書目倣作後編則傳播極廣僕生理之大幸也余素不欲依人之眼脚苦辭不允輸寫款誠無所不至希合數回不可峻拒遂應其請體裁從列不敢襲其美足以對揚于先輩之功念齋若有知之豈不悦乎生諳時情甚巧貨置剞劂速成初刷版二千部先是坊刻諸書未及期年賣售繁夥所未曾有也云生又慇索有斯編曁餘別遺三編各十二巻亦欲陸續開雕之故以斯編授剞劂矣嗚呼與余同志者有希賢於懿言卓行則不爲必無小補矣東條耕識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一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吉田了以

名光好。字了以。通稱與七。山城人。給仕于幕府。了以其先世近江人。佐佐木族也。夫近江之爲州。接壤於　皇畿。其湖西曰佐佐木鄉。有少名彥祠焉。延喜式所謂沙沙貴祠是也。後配　仁德天皇合而祀之。蓋少名彥人臣之有功德者。天皇仁讓之君。流澤及于民庶遠矣。皆當祭祀百世廟食于此。然合而祀之。亦不知何故。　宇多天皇五世孫左近將

監成賴。始家于此。因以地名爲氏。其子兵部大輔章經。其子兵庫助經方。以武官兼領祠官。虔供祭祀。有七子。嫡子式部少輔季定。襲父祖蔭。爲武官。後除近江國總追補使。第六子行定爲祠官。其子孫世掌香火。至今不絕。季定子兵部少丞秀義。及其長子左衞門尉定綱等。兄弟皆屬於源幕府賴朝。以搴旗斬將立功於鎌倉之麾下。天下定後。定綱受封近江一州。子孫相承。以迨足利幕府之季。歷年五百。經世二十。奄有全國。藩屛　皇畿。而祠常爲闔族所崇奉。莫不葺理屋宇。修舉祀典。屹爲全國之望矣。及織田右府覇於天下。佐佐木氏不振。而滅本支裔族流離四方矣。吉田氏出於秀義第六子六郎嚴秀。後雉髮號宗場法橋。嚴秀生泰秀。泰秀生秀信。秀信生長秀。長秀生秀氏。秀氏生秀綱。秀綱生宗綱。宗綱生秀春。皆住於州之吉田邑。其子德春出仕于室町將軍義滿義持。遂去鄉里。家于洛西嵯峨之角倉。應永二年八月十六日沒。歲八十五。其子宗林生宗忠。宗忠生宗桂。稱意菴（一作意安）。號日華子。天文八年從天龍僧策彥入于明。學醫方而還。十六年再從策彥又入于明。其技最精。以元龜三年十月廿日歿。不詳享歲。是乃了以之父也。

意菴娶中村氏。以天文二十三年甲寅某月某日生了

意於嵯峨之角倉。故長後或稱角倉與七云。

了以幼學于家庭。頭角嶄然。雖志于仕。未嘗事於安土大坂兩世。及　照君執兵馬之制。初出奉仕。　照君以壬寅歲降誕。了以以甲寅生。國俗所謂同寅者。眷遇自厚。慶長八年奉　旨監造巨船。通信安南交易産物。九年嘗往美作州和計川。詳觀艜船之制。獨以爲我邦凡百川河皆可以通漕矣。又自試浙大井河。至丹波州保津。雖多湍石。亦盡可以通漕矣。十年使

男玄之到江戶獻其建議。官命曰。昔在諸所未嘗通舩。今欲運漕之。是衆庶之利也。宜早作之。十一年三月初浚大井河。其底所有大石巨巖。以轆轤索牽之。磧石在水底沙中。則構浮樓。以若銃頭鐵棒長三尺周三寸柄長二丈許繫繩。使役丁數十人挽扛徑投下。衝之石悉碎散。石出水面則烈火燒破之。河廣而淺者帖石而狹岸深其流矣。又有所湧出瀑灩其上與下流準平之。至秋八月功全成焉。先是編筏連桴僅流運材木而已。於是乎自丹波世喜邑數十百里到嵯峨舟楫初通。運漕之利永及後世。衆庶至今便焉。

十二年丁未春二月奉命通舩舶於駿河富士河。自巖淵至甲斐州府中。甲地舊多巉峽。土人未曾知舟楫水流嶮嵒。甚於嵯峨。而至十月運漕又成。土人大悅。十三年戊申又奉命試以信濃州諏訪湖到遠江州掛塚而可通漕於天龍河。了以雖盡心志從事之。水勢猛激。無所施手而罷。

慶長末豐石府建大佛殿於洛東。造營之費傾其所有。大木巨石自四國九州達。挽牽甚勞。了以見其送輸之不便。乃言循河而運漕之。蓋自諸州到者悉入伏見。其地卑於洛東可六丈許。卽壞其高處作隄於卑處。若河曲浮水。水滿如湖。溝流入之。搬致自在。先是督其事者。吁許唱邪。五丁憂之。萬牛艱之。僅以了以一言運搬無煩。人不勞力而木石悉達焉。

了以好讀經史。每有餘暇。鈔寫諸書。自父意菴從事於方技。家多藏書。然當時僅免干戈。雖有志學者甚艱於得書籍。故三宅亡羊等常請了以借覽之云。

慶長十九年甲寅富士河壅淤舩不能通。命了以董督疏瀹通濟之諸事。會有病不能作之。使男玄之代之。以三月始以七月終其區畫處置悉指揮之。遂能成其功焉。

了以富士河濬通將終。秋七月十二日。沒于嵯峨角倉。時歲六十一。先是夏五月營大悲閣於嵐山。山高二十丈許。辟立谿深。右有瀑布。前有龜山。臨眺洛中河水瀆流於龜嵐間。舟之來往居然可視。病中謂家人曰。須作我像安置閣側。捲巨綱爲坐。以犁爲杖。乃從遺命又葬于此。

林文敏製其墓碣云。昔者白圭之治水以隣國爲壑。張湯之漕褒斜嶮不能通。而今了以疏大井河瀹鴨河決富士河排阿部河。凡其所旁達洞開舟楫能通不

與其載。人皆利之。與白圭張湯之所為大異矣。所謂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者。豈不在此乎。

間宮白水儒林叢語云。吉田光好號玄臾。京師人。始作光由。稱與七郎。其學主水利運漕。尤長經濟。著述頗多。就中算法塵劫記三卷行于世。後世受其裨益。而無知其為人者。塵劫字不知何故。志於算數者。無不讀其書者。可謂不朽矣。（按斯言蓋誤光好與光由同訓認為一人。慶長八年癸卯冬所刻重寶塵劫記三卷。題伏見住人吉田七兵衛光由作。決非了以之所著矣。塵劫字詳見楞嚴經。）

了以有弟名宗恂。字意安。號又玄子。能學家庭。旁通醫事。仕幕府。被任法眼。食祿五百石。慶長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先了以歿。歲五十三。所著有素問講義。難經注疏。重編醫經。小學纂類。本草名醫傳略等。

吉田素菴

名玄之。字子元。號素菴。通稱與市。京師人。仕于幕府。

素菴者了以之長子。以蔭補近江阪田縣令。管領五萬石。采稅猶居於嵯峨角倉。慶長十六年。了以自請通船於鴨河。自伏見上流漕遡。達于二條。不論穀粟材木鹽鐵諸物。載乘運漕。民得其利。官許使收通漕之稅。又奉命掌淀河運漕之事。因造別墅於河側。子孫居住。奕葉不變。古稱三世居官之難。蓋自素庵以慶長甲寅始居其職。至于今。世襲二百五十年。服事其任。無有失措。實可謂遺澤之所存久遠矣。

素菴與藤惺窩友善。少於惺窩一歲。常兄事之。相與研究經史。惺窩每言。素菴信道之篤。不可企及。

素菴自少壯時。既有識鑒。嘗知林羅山之不凡。甚器重之。羅山少於素菴二十一歲。慶長九年甲辰三月朔以素菴之紹介。初謁惺窩。遂入于其門。時羅山歲二十二。

素菴性好賦詩。亦詠和歌。其風流足以推倒一時。筆札最妙。從學其書者衆矣。當時與鷹峰光悅（本阿彌氏號大虛菴）八幡昭乘（中沼氏號松花堂）謂之洛下三筆。雖販夫傭奴之輩。無不知其名者。

素菴嗣父。居于嵯峨。造宅河測。嘗招惺窩。遡遊水邊。奇石激湍。掩暎左右。勝景頗多。請諸惺窩。改其地境。故套白浪激揚如散花。舊名曰大瀨。改曰浪花隈。有石相距二十丈許。猨狖抱子飛超其間。曰猿飛。改叫猿峽。石壁斗絕。形如萬卷堆。曰出合。改群書巖。急湍流船若奔飛。曰鵜川。改鳥船灘。是四境皆因其所在。他觀瀾磐柳鷹巢石門關蒙山鏡石五境。以其山水形

狀。新造之名。山麓有浮田神祠。合總十境。後世謂之嵯峨十景。詞人韻客題詠極多。然未知誰人之所創剏。實素菴與惺窩。吟哦傍徨。而出於一時之所戲題也。

素菴能繼父志。疏瀹排決。前後不已。尤達練時態。慶長甲寅之冬。及元和乙卯之夏。諸軍征伐大坂時。舟載兵器。自京師達野田。又奉命連架小船數艘。塞中島長柄兩河。軍馬倶得便利矣。故及凱旋日。特賞其勞。永世免嵯峨之地稅。亦以淀川運船之賦賜之。亦其所儲備之艜船數十百艘許。使斂之抽稅。子孫

傳之至今不絕云。

了以始留志水利漕政之學。素菴又不墜先業。後世永賴其利焉。寬文中河村瑞賢。名義通。字士通。號隨軒。稱十右衛門。伊勢人。給仕幕府。詳載于餘編中。創開漕運於奥羽之後。奉旨巡視畿內之河道。上濬鑿通穿議。其言多與了以素菴之所論同。其趣意葢達人之觀。若合符節。雖然首唱之任。不得不讓之於了以父子矣。

素菴長於吏務。不獨繼述漕運矣。當再修築江戶樵樓粉堞之時。了以奉命採材木信濃美濃兩州。浮木曾川。經苗木川。過天龍河。到浦賀達品川。皆使素菴監督其事。世皆稱能勝其任矣。

素菴爲縣令。俾吏偏觀於山野。宅不毛者有罸。田不闢者有責。常諭示以稼穡之艱難。又自檢覈其利病。江州之地。犬牙京畿。豪奢易染。而素庵治下。敦樸之俗特異於他。羈縻之方自有漸云。

素菴得明凌稺隆史記評林。始翻刻之。我土整版海外正史。以此爲始。坊間今猶稱嵯峨本者是也。謡曲百番。所謂嵯峨樣者。素菴所自書也。又所著有藤原系圖一卷。武家系圖三卷。

素菴以元和九年癸亥六月廿二日沒。歲六十二。有二

子。伯玄德一作玄紀稱與市襲職。叔嚴昭稱平治。仕于尾藩。擢至郡宰云。

戴曼公

名笠。字曼公。號荷鋤人。明杭州人。

曼公其先世居山陰會稽。晉安道之後也。及祖某始移杭州。父名敬橋。官銓部。母陳氏。六産生雙男。曼公其季也。以神宗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二月十九日生於杭州仁和縣。

余嘗觀曼公手澤本東坡詩集注於先輩源益卿名謙。號冠山。通稱小笠原仲。小倉侯世臣。許。每卷有三印。一曰戴觀胤。字子辰。

二曰荷鉏人。三曰戴笠印。由是觀之。初名觀胤。字子辰。又按朱彝尊所記中更名鼎立字則之。蓋戴笠之名。因姓命名者。及晩年爲僧名。性易字獨立。號天外戴笠人。又有就菴天外老人獨立一間人偈芳等之諸號。皆見于其遺墨印章。

朱彝尊靜思居詩話云。戴笠初名鼎立。字則之。後改今名。更字耘野。又字曼公。吳江人。縣學生。曼公谷隱巖耕。不入城府。句如愁邊細雨孤舟遠。夢裏青山故國春。夜雨聲中流水急。東風陌上野花開。眠覺夢裏誰家地。啼鴂聲中故國秋。大有孤山處士遺韻。又明詩綜載偶作一首云。老大徒傷事事非。三年客裏故山違。涼風動地迷衰草。白露逢人透葛衣。江漢數行鴻鴈斷。天涯幾個友朋歸。凭闌盡日思佳句。西北遙瞻是落暉。

清聖祖佩文齋書譜云。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無工篆隸。崇禎中從番禺人乘桴入海。後不知其所終。

清高宗四庫全書提要史部四十九紀事本末類云。永陵傳信録六卷明戴笠撰。笠字耘野。吳江人。是書用紀事本末之體。一曰興獻大禮。一曰更定郊祀。一曰欽明大獄。一

曰二張之獄。一曰曾夏之獄。一曰經略和冦。事各爲卷。皆叙而後斷其論河套事。謂爲難效之功。幸觸犯上怒。其事中止。不然。請兵轉餉。工役騷擾。禍患將有大於此者云。則自宋儒者因循苟且之見。所以終明之世無一日無邊患也。按高宗命諸臣。詳論古今典籍之醇疵。務破門戶之見。無所好惡。以其精核者。收入于文淵閣著録。其蕪雜者。附之存目中。而以曼公遺編入著録。其學術之醇正可以知矣。

朱楨桐鄉縣志云。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不欲以儒術顯。乃潜究素問難經諸書。懸壺濮里。崇禎中楚蜀擾亂。公慨然曰。此非君子避世時耶。遂從番禺人乘桴入海。後不知所終。今按諸書所云曼公在於明季聲名著聞。未至耳順。遭鼎革之變。會僧隱元東渡。俄薙髮從行之。其擧出於不得已。實非信服釋教者。不然則何能得收載諸家書如此乎。

曼公天資穎悟。過目成誦。幼肄擧子之業。早登黌舍。而不喜時習八股之文。歲廿五罹府城火災。又遭魏璫亂於朝政。竟棄呫嗶。放游西湖。欣領山水。比歲三十。未專志韻語。一日諸友使逼作詩。即應聲云。我來溪頭坐溪月。我留宿晴景十分清。江山競俊秀。衆皆驚

曼之自是以後。寄情聲律。長篇巨作。下筆立成。藻思涌出。清新自然。洗脫糟粕。不襲陳語。竟以歌詩名於時。

曼公歲向五十。天下騷擾。滿眼虜塵。不勝慘憤。乃往長水之語溪。晦養蹤跡。時有粵人招致曼公。乘桴浮海。快滌煩襟者。癸巳上春發帆。三月直著崎嶼。是爲承應三年。鎭臺橋正述。甲斐庄喜右衛門 請淹留於此。馳書上乞。曼公在崎一年而辭歸。是爲踏海之啓行矣。翌年甲午七月。僧隱元應徵聘東渡。將大振揚黃檗宗旨於此土。偏求堪書記之任者。曼公數曰。將至耳順。命

有幾何。矢心脫白。以畢殘喘。狀求出家。乃歸之。薙髮即臘月八日也。

僧隆琦字隱元。姓林氏。明之杭州仁和縣人。父名德龍。母龔氏。爲八閩之望族。以明曆元年乙未八月東渡。後開山於洛南兎道。曰黃檗萬福禪寺。曼公從行之。專掌書記文翰之事。時歲六十。嘗謂高玄岱曰。棄儒歸釋。酬同一世。風光磊落。山容巃嵸。雙哀殊可哂。而無與可語者。青天白梦之同塵也。獨事宏覽。並擔儒釋。世人稱爲覺範之流亞。

萬治元年九月。從隱元朝參江戶。當是時。貴紳高官見曼公者。莫不嘆羨。執政河越侯信綱。松平伊豆守 參政臨江侯正次。三浦志摩守 皆欲請住于此。事沮不果。無幾歸崎。三年再東。住幻奇山。居三年歸。寬文三年三月八日。崎嶼大火。罹災。自是而後。居不擇地。無凝其緣。文墨之外。又以精于方技。活潑施藥。起癈愈痼。不知其數。其所到以神醫請治者甚衆。

曼公常謂。術同道廣。治不視方。濟人及物。內外本行。應機臨變。儒釋活路。方技又然。最長痘科云。或云。近時有都下傳曼公方書。祖述其說者。獨以痘科爲一家。今未詳其所傳來者。附託曼公粉飾欺人。世皆受其籠絡。不知高玄岱親受業於曼公。修錄遺事。遂不一言及此。甚可疑矣。

曼公書法。出於長州王寵履吉。正鋒遒古。故獲其片紙隻字者。珍而重之。猶文董之遺墨。不啻洪璧。曼公以其法傳之於北島雪山及高天漪。雪山傳之於細井廣澤。天漪傳之男頤齋。頤齋傳之於澤田東江。而後廣澤東江雖有異論。至其執管五法。把筆三腕。撥鐙等說。皆淵源於曼公之所授受。且用水筆麝墨。我土先是無嘗知之者。又流漫於曼公之所教示云。

曼公在于崎時。其孫二人代父搜索行趾。聞祖父寓于我土。竊托賈舶來見曼公。絕意桑梓。不還。自著一篇文。名曰有樵別緒自刻分宗記。其文云。世人合類盡

一生物而已居當兩間分合一中體媾陰陽形生氣化隨其時運推遷以至生死不息齊同吹萬獨得一性之聰明睿智者惟吾人焉而已夫是人之有生也始以長人之長而不自知其長用時之用蓋不自專其用原端本末一氣之從各本一姓自出其宗前推一姓之果不果始方間出之以別載之輿地紀籍隱顯其微非曰彼賤而我貴渠左而余右已矜一夕之雄不有昔命天成推遷一氣安在其專用以用哉自天闢我中夏鱗分羽集而合六虛往古來今生繁齒序盍繇一姓分家至別一源成氏於古於今因家已

氏誰無一源之自譜哉當一日之盛衰隆替於昭昭縻縻見一瞬之光華艶羨其昔各出家乘爰居爰處之相因自分自別成譜之一系者大哉予家戴氏出自殷後封始於譙後之代祚封遺枝分葉布九土四交歷三千餘歲之傳擻爭馳盡百有餘世之遷移變革已至分流大陸或出一枝榮敷春華或隋一葉飄落淩寒誰不曰親親之系哉或其遠邇生分竟成陌路用別一腔不審異同作間井井成其爾之自爾吾之已吾分經別派各見一方吁覆載之下屬命投胎漫然稱姓世次一源終始不異豈自繆分錯合之無

分哉由當一日光華判然至家門之不得已異屬复同者如瓜瓞之莫纏柳蔓苦李不結甜桃世令之許同姓爲婚者須之民杜成今就古重一源之出於牝牡生成立人道之大本始一系也數我家門分流聚散何勝圜沙忽已晉祚淪亡五胡亂夏江左東興有祖先安道公大慨人道一姓之違同人各得自慎其本去譙來越卜隱稽山巖壑之中郯溪半壁開家伊始世仰高風時稱郯溪曰戴溪江南一方知有戴氏者始此乃曰江南無二戴焉歷易姓者一十六代稱紀季者一千三百有奇後之孳生出處不一其祥散

見於台於勤於陸於吳而瓜緜土著自鄭崇端占分不一推始其源何似水流雲曳風撲塵飛其茫茫而役役耶一日又出我祖耕一公自戴谿卜築山陰之管墅鄕開基作室始宋迄明門通鏡水地接柯亭渡濟横杠橋名棲鳳分流左顧圯曰永新一任披襟結帶可跨偃水垂虹人咸稱曰戴橋若戴溪之屬望焉我祖開家已耕已讀混俗同理無關世用只抱家風其前彰而後晦者非集譜已褒榮也譜之者盡門序別以分行也自我高大父淳齋公諱彰曾大父直菴公諱文奎依隱玩世喪光善晦爭高避世之墻抱櫝

噂雜。安任矮低之屋。乃不歛與安道伯仲。若其兩祖焉。久之棲鳳一家。分門合祀。各就大小宗系。承端之已別。自我一源。貴不足驕。貧不足辱。統親親之同體。而爭分就直菴祖之嗣出。大父輩伯仲其四。奉大父之出我一系。創始會城。建推大主。乃名之曰有譙別緒自郯分宗。已啓家門千百世毅然之別緒焉。大父諱德清。號雙橋。不忘棲鳳永新之已舊也。生嘉靖丁酉。時年十七。曾大父携同會城。試事罷勉肄業。愛爾湖山。遂志分源。已占一室。娶大母趙孺人。長出王父敬橋諱朝卿。生嘉靖丙寅。自覲至冠。深切戴橋之祚。

是故號敬橋。次出季父繼橋公。諱朝相。還家管野。自比首山之志。予父籍住仁和。予母陳孺人。出姚江八楞木。陳龍江公季女。身六產而乳七子。末產雙男。予時破胞先出。連翩夭折其六。至雙胎之存一系者。天成。始一之緒也。萬曆庚申三月。予父捐館舍。次秊辛酉三月六日。杭城灰刼。城空十里。家無孑遺。卓絕一身。棄去呫嗶。技莫他圖。用安母老。時也世法爭長。家私手短。隸已男女乳懐芸芸。蠶食坐銷。先世貽謀雖曰有命。致其敗壞家門者。莫可解嘲矣。一身屢空。時病時貧。坐致老大。頃秊知命。清代革明。藏頭一室。劇

被豪奸蕩子。竊此天地。分爭人我。滑亂之日。特已織造官役。假威白占。莫敢誰何。至無立錐之倚。計育一十二胎。僅存一子。岌岌孤危。幸者徃習軒岐。寄家省下。潛出語溪。一展醫天。聊慰一家半飽之腹。深媿恥之已不死。貪求生於亂時。殊喘喘於憂漸。莫已也。歲甲午臘八日。薙染爲僧。灑然謝世。飄衲天涯。寄息叢林。可曰到頭之日。我子我孫。任我自善。其爲我無念其爲我者幸矣。然從是甲午至壬子者。一十九秊。一日散香纔罷。默坐就菴。忽善孫至。爲報老妻逝世。而來方六歲之與別。今尚孱然莫立。悲憤其懐。萍梗泊

泊。想著何依。予秊七旬餘七矣。龍鍾待斃。其日夕矣。道人一念。再面難期。第我家門出處。爾所不知。不識從源。何知有本。此一面之頃。聊借筆頭。艸艸至意。用紀幻化之紛更者如此。吁世事之因高自卑。始成大。江河積水。會衆流而合巨寖。汝弗灰心。汝兄汝弟。齊同手足。丞力壯志。不負戴氏之有子。倘得寄土克家。弟兄成立。從地隨天。用特予言。已盡郯鹵分派。而曰戴氏別譜。已紀一源之序分。衍千世之承。慰吾今日之語。汝康熙十一年歲在壬子首夏日。又贈長孫文曰。汝兄弟時在童秊。當天傾地覆中。而能解作任

力養父母。人道之大孰有重於此哉。革世病之凶頑孰有望於此哉。且汝兄弟昔以祖父失力。家業消亡忝離萍梗。最當不造。不從力學。五常正命之教自知閭閭以孝親爲念。怡怡以昆弟持懷。皆出于夙生之有地。雖貧何厄哉。雖賤何鄙哉。緣夫受生命薄匪劣也。生是大中天地不爲虚生而乖異者天豈無知終背哉。自古來今。未有終疚困於孝弟之人也。汝兄弟當知天道有在而至造夫天命。方知力學源端。非文言之獨造也。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未嘗以風行偸薄成樹人之爲法也。且天道不爲困

於孝弟之子。聖教先機風戾之逆作哉。世風偃艸惟此孝弟以代斡旋之柄。今予望八旬秊飄颻殆盡於風燈之夕。幸汝遠來候吾不憚辛苦。成二十秊之一面。代汝父之行成者切切方知汝父之有子。吾祖之有孫之無媿焉。從鄒之頊言及汝弟龍孫秊十六時。父病苦篤。犇犇遠徙。時於勤作不給。何問醫藥。乃自告天刲股進羹不令人知。立起父疾。力孝養而愈沈痾。童秊孝行至矣。夫奈以生逢閏朔莫爲風勵。天道昭回。豈負言行之大化哉。痛吾垂盡異域。天斯須日夕莫能見汝兄弟及信之地。秖此慇懃自懷吾後人

者。其無愧於生天地而稱人行矣。吾今聞而不言則後日之言宜者將何質諸風行紀化而附之野史。康熙十一秊姤月之望。禿頂漢獨立漫筆。又贈季孫文曰。人之役役於塵霧隙影中。夭則三旬。長則百歲。一瞬目間便成今古。遠而秦漢近至宋明。鼎新代革。帝子誰敢有故土之承哉。況我畀畀下命。不啻蜉蝣之寄於朝夕。生死以之。憶吾秊當望六旬。窮愁困轗近死。其時忽起放游。遂成格外。竊此黍離之可悲。慨夫家亡之莫繼。一朝撒手萬慮皆空。是不及顧我妻汝父別有其爲身耳。且地遠天遼。舉頭見白日。顧影更

没他傳。迄今二十秊來。此身七旬逾七。枯瞳雪鬢聵耳脱齒。其何形有堪憐足慰寄身之不息哉。聞生秊丙申後我六甲。没鄒一見。歎屬我孫。則此一滴血胤之承統。一本而繫千祺者。最切分明。非曰不相關之爲地也。承家門而該一葉。嗣其宗乃見一姓源委之不謬。成人道之大端。出生身之四體。以須分名之昭昭者其至焉。爰念汝父五十有六。一身困頓惟命其然。數力行持己。絶無繞指藏鬮之態。直一隨戇漢耳。多見潔己自新。不與近時積習期同。所成破家作倒置者命也。不從風氣之囂。以自甘也。幸晩出汝兩兄

在侍養食息。嗟嗟吾之不及如汝父者。至此流離天外。歸之亡也。天既生此兩孝子如是。赤骨赤膚。自何地揷並艸。以樹家緣。書到此。不覺淫淫老淚痛出。一心筆之。自羞言之不忍。更切格外之思。其何言之自口。緜二十年。積思忘憐。不覺灑落白紙露我情之從源。赤潑耳。憶汝大母自適吾家。六十年中。孝慈淑德克勤克愼。珍重布衣。一室中饋有偕。無奈被枉夫子之厄運。何相遭忍之無怨尤。盡其柔量包容。不愧一己盛德之慈命也。第吾夫子之貧且賤。是失榮典之與焉。今者汝兄善生。思乃父之有父。一點孝念。不憚

苦辛。歷遍千山。逢津問渡。天假一面之緣。昔方六歲而別。成今二十五歲之身。我方識孩提孫。方見我祖顏貌。其如夢耶。覺耶。出意外之何從耶。至親親之一會耶。審其赤骨之能自持。可謂吾家之白眉矣。竊見其幼而失學。至少從容。緜自貧故。多見慊慊之心。非緣棄學而來自忽之事耳。然其體統終非窮劣之相。迫必造就。晩成之君子也。聞汝次兄龍生。身當亂離窮迫。與兄力勤養母之以瞽。父之以病。敢刲股以進藥。孱然童豎。九日三飡中情知有父。大哉其行孝矣。且聞訥於言。而敏於行。窮窮一力。年始垂髫。從兄弁力養祖母。已及父母。適其口體。盡其溫淸。非天性之本。有已見今人之畢力哉。又聞汝之慧性。天成解文說字。若出老學。喜造性命之學。無知無爲。緜一心。而造道。如止水。如明鏡。如青空。如秋月。不着一塵。活潑潑中見皎皎地。此三教聖人一體同工之實際理地若以言語文章。各分教別。其何曰天性之道哉。汝父汝母。凡人之知也。困於口腹。自惑其知。而有生。此浮生也勞生也。不知汝三子者。各有一氣之超凡而絕俗。自見一斑者也。噫出一母懷。而自見各致其奇者。天之所以成人。各因其氣而見之。道所自其成爲人

也。吾也犖犖方外。當二十年。雪髮頭陀。參方格外。拈其錯合因緣。已付康熙壬子四月中澣禿頂漢遺世獨立手筆。斯眞蹟今存于崎嶴田邊某家。按文之所言。蓋孫男三人。各以孝悌如此。伯名善官。仲名龍。叔名喜。伯季來見於此者。其艱苦之狀。可以想像矣。按此文中常作嘗由作緜以作已之類。皆避國諱也。

旻公壯遭代革之運。老處倫理之變。睽離妻子。晦跡異域。入世之不幸也。而從容自得。似不經思者。非涵養之有素。豈得如此乎。

余向得天外老人集鈔二卷。讀之始知其學術主於洛

先哲叢談續編　卷之一　二十一

缺

缺

先哲叢談續編　卷之一　二十二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假得味者聞歌穿不垂頭羞死

寛文五年乙巳三月僧雪峯（名如一字即非浙江紹興縣人）東渡無幾開山於豐後州廣壽遙東曼公虛坐以待時曼公在宇治輒翻然往不憚餘喘操舩之任慇勞不息雪峯感其志特就山中造營精舍以爲憩息之所曼公寓此自扁曰白雲室

曼公隨從隱元總七年後辭歸崎塢寓于興福寺或居福濟寺或寓廣壽而數省觀隱元不減其初寛文十二年壬子八月省于兎道而還途中病起平時健啖猶壯年至此飲食稍減衆皆勸服藥不肯曰報身非病何藥餌之爲倒卧匡牀吟誦自若一朝忽起索筆書云鑿鑿塵塵傍閉邨不忘殘夢繞空軒咄任陀凍折梅花影接却江南白玉龜題罷澹然而逝容貌如生衆皆驚異春秋七十七僧臘十九年實十一月六日也侍者祖命等護葬於兎道黄檗山

曼公著述極多皆散佚不可知僅知其書目者永陵傳信錄六卷流冦編年錄殉國彙編二書未詳卷數皆在彼土所著也一峯雙詠二卷有樵別緒記一卷就菴獨語三卷來此後所著天外老人全集十五卷門人高玄岱所編輯既佚

余讀顧炎武亭林文集。得與戴耘野書。顧氏在明末清初。以醇儒領袖後進。曼公與之友善。足以窺其學術之精核。故附于此云。一別廿歲。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仲尉。音儀雖闊志獨靡移。其如一鳫難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處之間。又不禁其感涕矣。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弟生罹多難。淪落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邱之日。然而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粗有闚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

裨於後代。此則區區自矢。而不敢惰愉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可付。既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錄。殉國彙編。聞已脫藁。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高天漪從遊曼公數年。東到之後。追思負恩之深。常欲得一區閑地。造營祠堂。距于都城五十里。河越治下。野火止邑。有一大刹。曰金鳳山平林寺。故閣老河越侯之所建立也。其子院聯芳軒。頗有隙壤。天漪就其住持僧靈峯。及其徒默雲者。而相謀造茆舍。題曰戴溪堂。中置洪範金大士。蓋以曼公平生之所歸崇也。左奉曼公入釋像以奠之。曰梅花關主。乃隱元禪師自書。贈者也。又就舍側立石碑。天漪自製文書以正隸。署曰明獨立禪師碑。

曼公躬遭衰運。目擊時之艱難。不苟安其来拜遷徙多端。鼎革之後。深耻屈志於滿清。遂以踏海晦跡方外。實非其志。蓋出於時勢之不得已。辟子離妻。沈淪我土。而其耿介卓絕。磷而不磨。余常慨其操持之不顯於世。與尋常髡徒爲伍。故今不收諸僧傳。特載之儒家。聊所以成其志。而不朽遺事也矣。

鵜飼石齋

名信之。字子直。號心耕子。通稱石齋。江戶人。

石齋其先世近江甲賀人。父名眞元。母中路氏。以元和元年乙卯正月十五日。生於江戶神田。僅逾弱冠。遊學平安。受業那波活所。寓其塾數年。於此精通五經。旁搜百氏。遂下帷於油小路。教授爲業。後以史學著聞於世云。

正保丙戌歲三十二。尼崎侯幸和（青山大膳亮）聞學術名。厚禮招致。遂遊事之。受其餼廩。移居尼崎。在于此十五年。萬治庚子歲四十六。辭祿還到平安。與山崎闇齋

毛利貞齋等。聲價相均。

石齋絶思世榮。雖貧尤甚。居之晏如。常應書肆之所請。校訂諸書。附國讀於本文行側。使刊布之。習俗謂之訓點。書肆謝以潤筆。受其資料。以給衣食。當時儒生事呫嗶者。其所講習。僅不能過四書五經近思小學史漢蒙求等數種。石齋始謀翻刻諸書。使書肆從事於其擧。其所刊刻。果大行于世。獲裨益者最多矣。京師之地。家儲藏版。人好剞劂之習氣。始于此時。傳至於今盛矣。

萬治寛文之間。雖有學者。艱於獲書。不論經史百家與

醫卜釋老。概以舶來者。充其考據。故翻刻之者。不及於元祿寶永以後。易於下手。石齋能識時態。以翻刻有用書為先務。至今坊間所行。稱石齋訓點者。班固白虎通義。應劭風俗通義。劉安淮南子。黎靖德朱子語録。陳淳性理字義。蔡正孫詩林廣紀。許謙魯齋全書。蘇爵治世龜鑑。傳習皇元風雅。邵寶國杜詩集註。將堯韓柳文集註。凌廸知萬姓統譜。帝王世系氏族博攷。袁黄歷史綱鑑補。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張介賓素問類經。王肎堂證治準繩。李淣自省録等。無慮數百千卷。皆行于世。

我土自知奉崇語孟集注。學庸章句。而降知讀永樂勅修四書大全。實自滕惺窩始。而刊之者。寛永十二年。讚州高松大本寺僧自乾者。詳附訓點。使書估秋田平助刻于平安。今坊間所謂古版大全是也。（按大全有五。其一曰古版。自乾所校刻。二曰官版大全。三曰官版首書。皆萬治寛文中所刻。四曰首書點附惺窩所標注。石齋所校刻。五曰新增。熊谷了菴所校刻也。）惺窩有意於加標注大全。刊布之。不果其志。活所惺窩門人。將繼述而作之。先著四書注者考二卷。詳擧宋元以降。作四書解釋者。為之首端。而卷帙浩瀚。難速刊布。不及就緒而没。石齋受其遺命。不背所言。遂能成其擧。又刊林希元四書

存疑。陳琛四書淺説。皆畢活所之所託矣。

石齋自少壯。讀書惟耽。朝夕硯田。寒暑几畝。不知老之將至。世人笑其所為。故自號心耕子。

石齋嘗謂。氣可以沈道義。不可以角勝負。心可以研性命。不可以弄機械。

石齋以寛文四年甲辰季春。病纏數更醫療。藥餌無效。至七月廿一日。没於堀河茅舍。歳四十九。時明人陳元贇。寓于尾州。嘗與石齋友善。故與子姪門人相議。取諸孟東野私謚貞曜。陶元亮朝謚靖節之兩字。私謚曰貞節。葬于洛北一條村圓光寺。

鵜飼錬齋

名真昌。字子欽。號錬齋。通稱金平。平安人。仕于水府。

錬齋石齋之第二子也。母湯本幸勝者女。產四男。伯叔早没。錬齋與弟稱齋。皆有學殖。錬齋歳三十二。丁父之憂。服喪三年。制闋遹繼述家學。從遊者最多矣。

錬齋幼而聰慧。七八歳已誦四書五經。能通大義。十二三歳。賦詩屬文。十六七時。代父講說授徒。贊成其誨督。

錬齋十六歳。春始讀通鑑綱目。深感其筆削之志。竟施國讀於全部五十九卷。校訂畢成。石齋賞其篤學。使書估謀之。將從事於開雕。又聞陳仁錫所校閲三編通鑑綱目者。新舶來。遣人購求之長崎。果獲之。所謂三編者。南軒通鑑前編二十五卷。商輅通鑑綱目續編二十七卷。以原書五十九卷。爲正編。合爲三編一百十一卷。加旃尹起莘發明。劉有益書法。汪克寬考異。王幼學集覽。徐昭文考證。陳濟正誤。馮智舒質實等。皆散見附于各條之下。雖曰三編百十一卷七家論說三倍原書。錬齋再施國讀正編。又及前續七家論說。併與畢校。慶安四年剞劂全成。坊間發販。至今

世呼曰金平點者是也。

承應元年壬辰。歳二十。始入于山崎闇齋門。研尋性理。博覽強記。同門之士。無出其右者是也

中年之後東遊江戸。安藤年山。名爲章。字新甫。通稱新之助。薦之水府義公。公徵爲近侍。賜祿二百石。後預編修國史之事。遇待最厚。

錬齋嘗爲其男文平娶婦。公賜鴈一隻。賀之婚儀。將給庖厨煮之。小緘封。十圓金。繫在鴈翼。錬齋始知之。拜謝。公曰。文士貧窶。則胸裏壅塞。操觚援簡。爲之縮屈。不能暢達。甚害述作。故賜與之。蓋元祿寶永之間。文學之盛。雖不及正德享保。王侯貴紳。尊崇逢掖之厚。以此一事。可以想視。嗚呼有如此臣。有如此君。噫

大高芝山答錬齋書中云。聞修國史既過半。我邦古今事實。瞭然靡昭。歴代孝子忠臣之靈。由是就安。亂臣賊子之寃。由是就誅。吾子當勤厲。早終其功。豈啻後世之龜鑑也哉。仰任君之明命。俯繼父之遺業。苟秉盡忠者之道也。舊臘所請。吉良記六本。今蒙許借。南學先輩所謂南史野史是也。我祖先之武功亦具載焉。他繕寫畢。乃可還璧。寄懐一律。漫步瑤韻。吾子必痛加斧削。僕日多事。今雖三餘。敢不能讀書講文徒

追懷遊學於洛之舊而已無日不思之按芝山與錬齋往復者不一其書皆見于芝山存一稿雖涉煩雜可以充當時紀事而文長故不錄于此

錬齋贈山脇重顯詩一首載立原翠軒名萬字伯時水府彰考館史官總裁文苑雜纂余讀近人別集總集未嘗見錬齋詩一篇故附記此云奇材劒客孰無功晤語從容事却空塞上聲名存卧虎吳中結搆擊蟠龍千金良藥從人乞一卷兵書爲國終我亦男兒負膽氣與君高處賦關東按重顯字士晦稱道圓京師人

錬齋祿仕之時雖未詳在何年蓋在不惑前後大高芝

山著南學傳云真昌二十而從山崎嘉受經義其名達都鄙爲宗室被召祿仕未經年所僅四十許而早世者非是

錬齋以元祿六年癸酉四月廿一日病沒于小石川邸舍歳六十一葬於駒籠龍光寺無子養伯兄真俊男文平爲嗣襲祿所著書十一種皆傳于家最後罹火不存一種無知其書目矣

鵜飼稱齋

名真泰字子雅號稱齋通稱權平平安人仕于水府

稱齋錬齋同母之弟石齋之第四子也陳元贇作石齋墓誌曰有三子者當是時伯叔季存仲既沒不在故曰三子承應元年壬辰八月廿四日生於平安堀河家少於錬齋十九歳故受四子五經於錬齋不敢執贄於人長後才學不減父兄以博洽聞

天和三年義公知其學術遙徴聘之東到之日賜二百石時歳三十二無幾預史館編修之事服其勞三十七年于此云

稱齋學主洛閩不敢拘泥之每讀通鑑綱目爲不甚滿意常慕司馬君實之爲人讀資治通鑑數回請記事

實傍及王應麟地志通釋胡三省釋文辨誤有質問疑事者諳誦應答之不差一字

稱齋尤長史學常曰讀史者以知時世之勢爲先又論辨當世之得失以此爲斷矣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蜀也習鑿齒漢晉春秋繼漢而起魏也非其關于識見之高卑而時勢矣壽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被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乎鑿齒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存漢緒猶元帝以藩庶復晉統安得不尊蜀乎司馬溫公通鑑朱文公綱目時勢亦如此北宋受周禪溫公不得不以魏爲

正統南渡偏安。文公不得不以蜀為正統。壽與鑿齒。溫公與文公。易地則皆然。四子者皆能知時世之勢者也。

稱齋為人寡欲。不嗜聲色。不趨貨利。自入仕籍。三十餘年謹恪謙遜。朝夕史局。不厭寒暑。供給職事。以編修為己任。元祿中將擢充史官。總裁辭曰。總裁管領史局諸務。事不堪煩。還害於撰述。情願如故專志輯纂。瀏覽群籍。遂許其請。

稱齋享保五年庚子六月。罹累疾。至八月十八日不起。時歲六十九。葬于龍光寺。娶小栗氏。無男。乃養津田

信貞之子知之為嗣。配以長女。襲祿。其家存于今云。

余文化未嘗逢鵜飼錬之助者。自稱稱齋玄孫。余問遺事數件。懵乎不知。後立原杏所（名任。字遠卿。翠軒男。稱任太郎。）以文苑雜纂。燃犀逸史等書。被借。故得其履歷。所著述。有稱齋竹馬鈔三卷華夷通信錄十卷雞肋集十卷。（按其所校刻萬多親王新撰姓氏錄、坂上兼明法曹至要鈔等之類、數種行世。今不一一。蓋自兄弟入仕五十年世之所遍知也。或附托鵜飼氏贋作和漢珍書考三卷。題水戶鵜飼信興著。其所記載杜撰百出。不待識者之辨論而可以知其妄。世誤信之以為信興之著。蓋鍊齋稱齋之子孫矣。可笑之甚。然要其所附托以二子之聲價高于藝園故也。）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一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二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三宅道乙

名道乙字子燕號罩革齋又有大遺齋研山樵父等諸號通稱忠兵衛晩以道乙爲稱平安人

道乙本合田氏父曰圓齋歲十二從菅玄同學日誦萬言耳目所觸一度不忘天資明爽不假教督才識蚤發若老成者時有播磨州書寫山僧松壽者通達算數長於曆術推步與圓齋友善每到京師必來訪之道乙請從而學之松壽以其幼不肎之屢請不止竟

許之一年極其蘊奧講習不怠十四歲時松壽試以道乙之所推步測其短長盈縮毫無違差因盡傳其秘訣云

道乙歲十八始見三宅寄齋寄齋愛其不凡亦識器量之可有爲嘗謂門人曰吾見濟輩亦衆矣未見若此人汝徒非所企及後請圓齋養以爲嗣子故出冒三宅氏時寛永辛未十月也

道乙自爲寄齋被養益自刻苦涉獵經史其教授子弟多從寄齋之所講說而不異其趣全以繼述爲志不敢發己之所見矣

道乙長於史學嘗有意於翻刻二十一史而卷帙重大難容易成其舉荏苒不果史漢三國既有成其舉者故將刊晉宋後而先附譯訓於六朝唐及五代當時二十一史舶來於我土者萬曆版耳其書多滅字不可讀者既購三本校勘對比之不可句讀之而遍求全本未能獲之其事不果而罷

道乙以不獲萬曆版二十一史全本又有勸刊綱目通鑑者訓點既畢遂自捨資使雕工數人從事於剞劂業紙極夥非積歲月不能成功既就緒後傳聞鵜飼石齋亦有此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爲之董督期年

卒業蓋自寄齋家資豐贍常有餘贏故以一家之財力翻刻如此鉅册鴻卷可謂大業矣因憶三十年以來鉛槧之徒將刊一書艱於費資起事半廢或爲人奪至失原稿不能畢其功而不啻果宿志負憾於地下者比比而衆矣近時亦有甚於此者以有土巨室之尊貴常苦資用不給仰貸借於素封商賈僅以辦其常務而已何遑從事文藝乎于是等乎間有從事於著述編輯校訂寫鈔留志文墨詞翰中者求之未深好之未切處置不得宜監修事者及入局之人各貪給用筆墨賞賜幣帛不欲速成淹滯歲月恬不爲

意至其剞劂成書。動輒遲延。要之實無意於弘奬名教。庶幾不朽。故不過世人之言。其藩編輯某史。某邸翻刻某書之乾話虛喝。則比之刊布綱目。以儒一人之力。豈不慙愧乎。

道乙平生尤愼言語。專主誠信。嘗笑釋氏之妄誕。雖一場之話說。未曾爲因緣方便之事。

一日　仙洞御所。有和漢聯句百韻之擧。當時稱鴻宗碩匠者。悉陪其莚。後其詞藻傳於寰闠。道乙嘗一見之。不復展卷。最後連歌名士。里村道作會飲。時流於家。道乙固雖不從事其技。與之友善。往在其席。坐客偶有談及聯句百韻者。將請見其詞藻。道作先是既貸之於他。以今不有於此。道乙乞紙筆。自書其所諳記。使坐客見之。後比對之。百韻不差一字。强識之性。大率若此。

道乙常以道義自任。不苟一事。門人子姪問難質疑。無冐闒語是非者。將請益者。俯首鞠躬。認得敎言。能聽而後揖起趨出。所謂師道嚴。而道益尊者歟。

道乙聞善則垂涙感歎。聞惡則切齒憤疾。發於資性。無些粉飾。

道乙歲三十六喪寄齋。當時文學未甚開。而知喪祭禮

者寡矣。雖有志人。率從習俗。用浮屠法。道乙葬寄齋據文公家禮。醮酌儀禮。以治喪服。此擧都人未及。皆指笑之。服闋而後。著喪祭二禮節解。詳述其事實。我土辨論喪祭禮說者。始自此云。

道乙自繼先業。諸生師事之。猶寄齋時。教誨諄諄。無有懈怠。當世風習各趨時好。務爲纂組之巧。藻繪粉飾。迭相誇尚。不知復有實踐躬行之學。道乙深憂之。專志研慮。無所不至。揭以立身行道。標準大義。使生徒從事之。纓紱之士。韋帶之客。無不聽嘉聲而翹跂焉。自是而後。門徒之盛。無與比其業者矣。

道乙自不惑至耳順之際。屢遊江戶。往來數回。貴紳相爭招致之。紀伊公（從三位中納言綱教卿）備前侯光政（從四位少將）松平新太郎津侯（從四位少將）藤堂大學頭皆執弟子禮。信崇最至。故時時寄寓其邸第。每往來自邸第。以肩輿僕從送迎之。行李輜重甚多矣。弟子從行者數人。陪隨者數十人。而有傳食諸侯。不以泰乎之意。世皆榮之。

道乙雖居衡門。實非甘遺逸。而絕意於當世者。故好與子姪竊論時務。或聞四方之疾疫水旱。侯國之政事利害。則惻怛之情。隱然見于眉睫間。

延寶三年乙卯七月。患痢。鍼藥無驗。飲食日減。自知其

不可治手疏後事數條。丁寧懇告。無所不至。及其將病革。招舊識故人。曁親戚數輩。悉告永訣。言笑欵欵不異平素。謂曰死生之理。不待縷縷。請諸君莫爲念。遂以八月廿一日。若熟睡而終焉。歲六十二。葬於鷹峯。從遺命不用浮屠氏之法。諡墓表題以三宅子燕之墓六字耳。所著有祭禮節解喪禮節解各二卷。愼修筆記四卷大遺齋文集十卷詩集六卷和歌集一卷。

道乙有三男二女。皆室三木氏之所出也。三木氏平安人。貞淑溫雅而有婦行。能誦書史。長子昌尚。（一名可三）字

伯省。號衡雪。仕于津侯。歲三十九。以寬文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先沒。二子厚元。字仲循。歸復合田氏。仕于阿波侯。三子旬節。字叔義。仕于備前侯。女適吉村久保。二女適田中外菴。皆京師人。又養寄齋姪文信者男某爲子。使之出冒中津士星合氏。某自稱爲道乙季子。四人之家。繹聯至今而盛云。（後編寄齋傳附載道乙未詳其事實）

（後得其墓誌、及遺稿於玄孫錦平者。記焉）

向井靈蘭。

名元升。字以順。號靈蘭。一號觀水。通稱玄升。肥前人。

靈蘭高祖曰向井伊豫守者。京畿人。從征西大將軍良懷親王。賴菊池氏於鎭西。遂住菊池郡中。至今郡有向井邑。是其所居也云。及菊池氏衰時。移居神崎郡領略數邑。始城於此。其子左近將監高圓爲龍造寺氏所陷。棄城邑遁潛居郡中酒邑。爲農民。家甚富贍畜奴僕百餘口。號曰酒邑土豪。其子藤兵衞覺保其子左近兼義字高甫。娶三根郡千栗八幡祠官中氏。生三男一女。靈蘭其第二子也。

五歲從父來長崎。弱冠志于學。當林羅山遊於此地之時。執贄師事之。將爲儒醫。從習俗自髠名玄松。字素栢。專讀經史。講肄方技。無幾羅山歸去。自是而後。不再執贄於他人。獨學刻苦。琢磨有年。闔鄕稱之。從遊者數十人。專唱程朱學。其業漸行。

長崎之地雖在西裔。關西諸侯置邸其地。使有司監諸事。衆吏麕臻。最爲繁華。筑前侯黑田忠之。平戸侯松浦鎭信。嘗經過此。皆聞靈蘭之有學術。歸國之後。與諸臣相議。將招致之。平戸侯以祿三百石。筑前以采地七百石。皆聘之。共辭不應。

靈蘭天質純厚。其接人也忠懇不欺。溫恭不侮。故衆愛重之。其處己也謙約有節。公廉有威。故子姪敬之。

歲向知命。提挈妻兒。遊于平安。寓居京極通。以醫爲業。先是嘗詣伊勢神廟。有所祈禱。誓將蓄髮自製深衣常服之。我土未曾有創之者。儒流醫生。慕效之者衆矣。其製作之原。資證於明儒黄道周深衣考。典雅而不違禮。給便而不艱服。

唱業於平安。僅一年許。名聲振一時。八條親王（金剛壽院宮尚仁王）疾病。衆醫術窮。　後水尾上皇。傳聞靈蘭之名。使之獻藥方。不日速有驗。　上皇大感賞。寵賜箑二握。如意一秉。藜杖一莖。人以爲榮。自是而後。東宮中宮。及攝家華族。有病進藥。呈劑爲治者極多矣。良工之稱。傾於都鄙。然文學之名。爲之寢滅。

加賀上卿奥村氏。暨公族大夫前田氏。嘗罹重病。厚聘請其治療。無幾全愈。加賀侯大悦。將每月給百口糧。而遇以賓禮矣。特賜金千兩。以爲造營家塾之資。靈蘭以衰老。辭其廩俸。侯強贈金。不得峻拒而受之云。

我土崇重醫生。速過儒生。優待之厚。常出格外。雖然未嘗聞以千金而謝其勞者。靈蘭逢絶無希有之際。實可謂千歲之奇遇矣。永田道慶膾餘雜録云。本朝逢掖之上。古人以方術爲賤技。今貴之。甚耶。蓋人君不知聖賢之道也。醫之老而顱禿面皺。不得讀字。然稱世業醫。而家傳之有自也。美其衣服。華其第宅。豐其饗食。媚于當路。秉權乙播於貴家大家。及施刀圭。偶得痊癒。厚餽金帛。饒賜菜地。所謂用險以徼幸者邪。其子其孫。駑駘之材。雖不辨菽麥。世襲秩祿。駕輿孳僕。衣裳翠粲。纓徼流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彼平生謬治療。殯民命於下手者。不可枚擧。人鬼若有靈。黄壤泉下。相哭泣相怨恨耳。案斯言雖不陽曰其爲誰人。陰譏誚大藩謝醫之過大也。當是時。受百口糧千金之謝。傳播于遠邇。世以爲美談。聳轂之下聞之者莫不羨歎。而有識者私嗤笑之。豈啻當時之醫者。如此今亦然。吁。

靈蘭嘗聞先是藤惺窩於都城外。將創起學舍。敎授諸生。竊與京尹板倉勝重相議區畫。遂上疏。　官許其請。相地擇處。會有浪華之役。其擧不果。寛文中將再建議。或有推轂其事者。遂上疏言所施爲。　官將肎其所請。會有阻格者。不成而罷。

靈蘭事親至孝。鄉黨稱之。歲四十六喪父。爲三年服。悉遵禮制。伊藤仁齋。貝原益軒等。皆稱其謹愼之行。

靈蘭以慶長十四年己酉二月二日生。延寶五年丁巳十一月朔日沒。享歲六十九。葬於洛東鈴聲山。元祿六年有故。改葬於眞如堂。所著書有十七種。余未詳其目。余所聞見者。乾坤辨說二卷。庖廚本艸十二卷。知耻編。廣求經驗秘方。靈蘭調劑式各一卷。皆梓行于世。

男名元端。字履信。號仁焉子。從父入洛。以醫稱。後仕于一條府。敘法印。稱益壽院。季男名元成。字叔明。號兼

巖。少與父兄同入洛。歳二十七遊于長崎。時立山鄉學敎授南部艸壽辭職將歸去。薦擧之。鎭臺以元成補敎授。兼領掌書記監。延寶中以立山學舍狹隘不便於生徒。官大與土木。移文廟于鑄錢營造堂舍。十倍舊貫。附學田給資用。於是立師長置生員絃誦之聲。盛於一時。元成料理學政。新定規式。後累遷府學祭酒。服事之四十餘年。遂襲業於此。兒孫世職至于今云。

菊池耕齋

名武匀。一名匀。字東匀。又以通稱號耕齋。平安人

耕齋肥後之望。儼然華冑之裔也。藤關白道隆之玄孫左近將監則隆。初食采於肥後菊池郡。子孫襲封。遂以地名爲氏焉。自則隆十二世至武時。武時叙從五位上。任肥後守。後入道。曰眞空寂阿。蓋自元弘至明德四十餘年。天下多事。南北分爭。干戈相尋。皇統之有正閏。神器之有去就。雖非臣子所敢議。然其君子小人之分。賢愚正邪之別。則世有公論。人有明智。不可得而掩矣。當是時忠義之士。不爲不多。然至一門無叛心。闔族全臣節者。特菊池氏。曁楠氏焉耳矣。楠氏殺身成仁。子孫三世克遵遺訓。自菊池氏寂阿首唱大義。死於王事。其子孫累葉。武重武光武士武政相繼興起。能復君父之讐。奉崇征西大將軍。專節鉞於九州。兄弟支屬。無不同心協力。以勤王師矣。其英謀雄略。縱橫不屈。三復九州。併呑四國。而欲一匡於天下。廓清中原也。南風不競。海西獨震。拓土傳至二十六世。及足利氏之季。相終忠精義烈。無異於楠氏。功則有加於此。眞希世之人傑也。及其式微。遺族散亡。天文中有寓于相模川西邑者。曰七兵衛武宗。自晦蹤跡。不暢言之。北條氏康認知望族。待以賓禮。遂遊事此。其子武茂。以氏政爲豐太閤所陷落。小田

原失守。世子氏直逃入於高野山。從行沈淪。氏直卒。保護其孤。潛到京師。託其遺臣。而去寓居嵯峨。薙髮號安枕。其子武方生於嵯峨。始爲儒醫。稱元春。有志于仕。湯遊參之西尾。勢之龜山。諸鎭皆遇以賓禮。是爲耕齋之父。（二百年來儒醫之稱。比比而起。蓋言儒爲方技者。醫爲講說者也。慶長中爲醫者必能通經史。爲講說。爲儒者必能爲治療。故有儒醫之稱耳。當時逢掖之徒。不從事於方技者。藤惺窩林羅山三宅寄齋松永尺五等。僅數人耳。）耕齋初稱東尹。中院內府（從一位通村）外家之親戚也。早知耕齋有東遊之志。暗贊成之。取菅公之歌詞。使之改東匀。遂到江戶。受業於林羅山。時歳十六。寬永十年

也云。

童稚之時。受四書五經句讀於菅玄同。玄同歿後。不別行束脩。獨學研究。而以玄同與羅山同出於惺窩之門。故從遊之。在江戸二年餘。還留意醫術。歲二十二。再到江戸。學醫於野間玄琢。玄琢舊居京師。無幾還京。又從其行。寓塾五年。業成以儒醫行。

正保元年。久留米侯賴利。從四位下侍從有馬玄蕃頭厚聘招致。遇以賓禮。耕齋往久留米。遊事此七年。後以父母老衰。辭而歸京。授徒爲業。

明曆乙未冬。韓使來聘。寓於洛之本國寺。膳所侯俊次。本多下總守爲館伴使。供待如例。俾耕齋假充掌書記。委以文翰之事。屢應接彼正副使從事等。筆語唱酬。其學士李石湖。嘆賞耕齋之才學。至以有大海以東第一等之人言。又爲之作耕齋集序。極爲褒揚。耕齋之聲。因是大起。案自朝鮮使臣入于我二百餘年。於此我土逢掖之蟻慕彼。製述學士書記等。請必見之。筆語賓館。彼輩以文事自高。矜重視我土人甚昇矣。世人以謂筆札之技。彼輩平素所習熟。縱横自在。不可企及。彼妄意任口。謾稱虚譽。作爲詩文而誇示於人。真可呵笑。故各家應接韓使之事。雖可見者多。畧不記。皆爲之也。蓋彼輩畏怖我士風也久矣。惟文事可以飾其陋。護其鄙。故揣摩之於平素無事之日。講習有漸。及其與我應接。則耀衒文事之薄技。而驕誇其詞藻之修飾。有餘裕耳矣。我人不省知之。盡入其術中。唱和詩歌者。不知其數。識者舊既厭薄之歎。其舊習不是況於以其一言。褒賞學術者乎。

自是而後。天和壬戌。正德辛卯。享保庚子。寛延戊辰。明和甲申。皆如舊。特文化辛未館之對馬府中。不許入都。故筆語者少矣。近時井金峨論之云。韓之文學不勝于我久矣。生施姓名於海外者。傳記所載。比比有之。皆致彼問。不自我求之。然則學者之所大欲可得而知焉。不過誇不知者。以其接韓客。因爲豪具釣名於一時。此言可謂愉快矣。

萬治三年。携家人到江戸。貴紳延招。欲受其教者多矣。

寛文壬寅。薩摩侯綱貴。以賓師禮招之。往于其國。甲辰還江戸。丙午從侯到浪華。月餘而還。戊申再往于國。侯喜賜釆地五百石。遇待如故。己酉辭而還。猶曳裾侯館。備顧問。侍經筵。至老不變。

耕齋學主博洽。不厭於雜。知命之後。一切謝絶公侯之徵聘。專志鉛槧。著述編纂不一而足。若七書講義通考七卷。本朝歷代名臣傳十四卷。百幅畫軸。遠遊小志各一卷。文集八卷。詩集十二卷。皆傳于世。又所校刋。陶靖節全集八卷。郭知達杜詩分類集注卅六卷。顏之推家訓四卷。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廿八卷。別集卅二卷。富大用新集卅六卷。外集十五卷。祝淵遺集十五卷。淩稚隆五車韻瑞百六十卷。王世貞詩學活法四十卷。釋岱宗金湯編十六卷。大江匡衡吏部集四卷。至今盡行于坊間。

耕齋元和四年戊午八月六日。生於京師安居院。天和

二年壬戌十二月八日。沒于江戸。京橋。歳六十五。葬於下谷廣徳寺。娶小林氏。生四男四女。伯名武英。襲業。仍受薩摩侯之廩。仲武喬。奉仕于　幕府。為書院騎士。叔武雅仕高松侯。其餘夭。

武雅字子師。號半隱。通稱舍人。初名搏。字九萬。號鵬濱。稱新三郎。生於京師。受業林鵞峰。元禄八年筮仕高松。為儒官。子孫襲職。其曾孫桐孫字無絃。號娯菴。蚤以詩藝著聞於世。豈不耕齋半隱德澤之所施及哉。余孱忘年交。其所著五山堂詩話云。余家累世之儒。至及王父。重恢其業。維父維兄。箕裘相承。奉濂洛學。始祖元春先生諱武方。高祖耕齋先生諱武匀。曾祖半隱先生諱武雅。王父崧溪先生諱武賢。先考室山先生諱武保。半隱以下皆係于高松。仕籍。家兄繩武字萬年。號守拙。今為記室。

田止卯

名犀。字一角。號止卯子。通稱理助。田中氏自修為田。平安人。仕于水府。

止卯六歳喪父。十一歳與兄同仕于小濱侯忠勝（從四位下少將酒井讃岐守）赴若狹。承應壬辰依侯命。到江戸。受業於林羅山。學術既成。擢為儒員。寛文甲辰以母病致仕。歸京。撫養之。無幾母沒。丁未之歳再到江戸。因辻端亭（名隆。字聊迪。京師人。）推薦。釋褐於水府。儒官。受祿百五十石。後預編修國史云。

自少壯時。留志史學。環讀史漢數十回。及其筮仕水府。講究我土典詁。精通六史。有質問者。剖晰疑義。諳記事件。不待引用本書。答問對尋。些無澁滯。人皆嘆服其強識。

止卯自朱舜水寓於府。交情尤密。常慨歎其遭世難。而所抱負不展於時。舜水亦屢稱止卯達練時勢。有經濟之才幹。舜水答止卯書。自述其履歴。其書曰。弊邑遭天不造。四海陸沈。僕捐墳墓。棄妻子。漂流瑣尾。侶乎欲潔其身。然衛之臣大倫。玷缺素多矣。幸蒙貴國寛仁。破格之相容。感戴五中。莫可圖報。乙巳歳猥辱上公。招致孟浪承命。謂鴻河不擇細流。妄冀輕塵足嶽耳。於今四年。未有少效。若曰泰山北斗學海廣淵。郎叨幾借之。過夢寐寧。敢自欺。上公謙恭下士。懇惻真誠。欲邁魏文。而駕荊莊。豈彼區區交戊比方萬一。恨僕性執才庸。不能隨機通變。空為後人作話柄耳。台臺學富名高。不意自得晉接於此。幸桃李盡在公門。乃猶斗筲自礙。遜彼瑚璉。台臺其亦知斗筲瑚璉之所以異乎。明粢黍稷。舍此莫登。則為瑚璉。遂而不舒。臨不能容。則為斗筲矣。罷則藉人而成。人不因罷而限。為貴為賤。皆人之所以自取也。至若聲轂遨遊。策名熙代。棄弘之初志。父母之夙心。豈有故園空老之理。僕異域飄零。亦不戚戚於此。或者重見天日。庶得展其壯猷。不然荒烟野草。安知埋沒何所。中秋八為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無可為台臺道者。賤恙纏綿。奉復遲滯。前已面陳。或者少宜。逭罪戾。統希鑒炤。不宣。其人平生以義膽自任。不苟

言其國事而為止邨吐露胸臆縷縷不盡可以視止邨之為人矣。

安積澹泊。初學于止邨。後學于舜水。其人以總裁國史編修。聲名高於世。與物徂徠書中云。田一角博學治聞。僕之所兄事。未至知命而逝。使此在于今日。董狐之任不讓他人。弊師朱舜水亦常稱其人。天質超倫。以為不可及矣。才學富贍。可以想視矣。

止邨嘗校刻陳壽三國志。先是史記。漢書。後漢書。皆有刊本。未及其他。故將及晉宋南北諸史。不果而沒。若遺之不夭逝。則必校刊歷代。三國志序中有言云。方

今文學之盛。雖多書肆之新刊。而猶待求漢本者不少。而明舶之到崎港也。載書籍者鮮矣。學者病焉。斯書今新刊。延及晉宋以下。遂録歷代諸史。不待求漢本。而足。則繙史之業。足以免馬牛襟裾之恥。今按三國志。刻成在于寛文十年庚戌。是時歲三十四。

寛文中水府義公。有意編述。始置史局。題曰彰考館。招致海内之俊彦。包羅一時之英才。從事編修。其書數年而成焉。止邨奉公命。作開彰考館記云。夫史者所以記治亂。陳善惡。用勸懲之典者。故在異朝。則班馬以來作者不乏。世世繩繩。歷史成堆。 本邦自上古及中葉。猶有正史實録。而昌泰以後。寂寥無聞。可以憾焉。我公嘗嘆之。搆館於別墅。命諸儒臣。廣猎載籍。上自 神武。下迄近世。作記立傳。傚班馬之遺風。以選述國史。有年於此。其欲記治亂。陳善惡。用備勸懲之典之志。可以見焉。是歳彌欲遂其志成其功。移史館於本邸。自擇館名。曰彰考。且自書之。揭為扁額。使傅常矩帆仙效順犀及筆生十許輩。間日入館。以勤其事。加警辭。止爭論。禁閑談。敬書策。起怠惰。又有守館者。有監館事者。有供使令者。有役廝養者。前書庫以便出納。後湯室以設沐浴。運行廚以賜飲食。一

月六日別設講筵。使群臣無貴賤來聽焉。可謂嚴而有惠。養而且教。如公。則君師之道。其庶幾乎。嗚呼修史者勤而勿懈。則可以終編。聽講者信而不倦。則可以入德。然則勸懲之典傳萬世。而公之名聲及無窮。聖賢之道溢一家。而群臣之風俗可以化。不亦奇乎。於是公命臣傳等。涓吉日。開新館。賜盛饌。曰。日已吉矣。館亦新矣。汝等各燕飲。而盡歡。以賀有操觚之初。以祝有絶筆之終。僉拜謝舞踏。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其臣等之謂乎。書云。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自今而後。彌竭精力。無虧其功。則今日開館之雅會。為

他年竟宴之清遊者必矣。時寛文十二年壬申仲夏初三日。備員史臣田犀再拜稽首謹記。按人見傳字士傳、吉弘元常字無魚、板垣矩字宗憎、中村春帆、後名顧言字伯行、岡部仙字拙齋、松田效字如閑、今井順字可汲、及止郎八人、其初入局者、自是而後預編修者數十人、可見當時得人之盛矣、其所編述者、大日本史、禮儀類典、諸家系圖類纂等、皆巨巻鴻册也、其詳見于河合正修史館舊話、小宮山昌秀著舊傳、故不贅于此。

止郎嘗嗟嘆世之學士徒事博洽。不精熟五經。建議請如漢時專門之學。以通一經。公嘉納之。俾諸儒臣分治之。易則人見傳。書則吉弘元常。詩則板垣矩。禮則中村顧言。春秋則止郎。當時史館中。有五經分學記二巻。詳記其始末。止郎訂正之。

止郎少壯之時。嘗與僧獨菴者。名玄光、字幻華、長崎人、居于京、著獨菴護法集。論辨詩律。為之摧駁。不能抗爭。時人以其酬答文詩為話柄。後獨菴東遊。寓于牛籠長安寺。其徒刊其文詩。曰儒釋筆陣。其書傳播一時。至鏤版滅爛再三改雕。又至加標注於其書刊行於世。余藏一本。其往覆論辨詩律。固無足以稱者。皆不過以驕贅詐其所長。然勇壯銳氣。在張皇文藝壓倒緇流。其意有可恕者。其事在寛文元年十一月。止郎歳二十八時也。案儒釋筆陣一巻、刻成于寛文二年、長安寺所刊也、江戸書肆繼而刊之、又有二版、延寶中京師有刊之者、天和初有標注上層刊之者、余所見總六版也、可以見其傳流之盛矣、

磐鴻笠澤筆塵云。田麟字一角。與長崎僧玄光論辨聲律。為之說破不能發口。世之所傳儒釋筆陣是也。林鵞峰讀其答問。嗔筆鋒之萎弱曰。麟一角今當作犀。自是而後更名犀。

義公嘗謂止郎曰。爾向與玄光論詩。而不能勝之何與。止郎對曰。臣歳未至三十。學術不熟。為彼屈抑甚堪慙愧。若在今日。不敢艱之。何至使彼髠擅其強辯。公笑曰。雖彼髠瞑目。不徒送居諸。

止郎天和二年八月廿五日病瘵而没於水府。賜第。時歳四十六。所著述極多矣。其稿本盡傳于安積澹泊。

家。澹泊嗣絕。不知其所存。特避塵齋文集十巻。止郎子二巻傳于世。亡友立原杏所為余語。

劉東閣

名宣義。字耀哲。號東閣。一號清軒。通稱仁左衛門。長崎人。

東閣其先世明之閩人。所謂彭城劉氏者也。彭城國訓讀伊婆羅喜。故以彭城為氏矣。世宗嘉靖中。劉有恒始來於我土。寓于肥前平戸。是為始祖。至父宣承。初移居長崎。以醫為業。東閣自幼肄之。不屑方技。十二三歳。日誦萬言。以神童稱。

東閣天資明敏博洽自喜最善華音方言土語無不通曉歲十八鎭臺擢為清館譯司承應三年抗人僧隱元應聘到于長崎留錫東明山興福寺翌年入都東閣以譯被選從行時歲二十三

譯易也傳譯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意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皆概曰譯所以交通言語傳譯彼此也蓋彼之通此也又遠矣故置玄蕃寮設鴻臚館象胥之官譯語之員不一而足及海內多事治教不張航海稍少通詞之學幾乎屏熄慶長以降華蕃賈舶更入崎澳互市百物交易有無彼此便之先是華蕃各隨其便商販各港寛永十二年乙亥官定程格華蕃來舶限於崎澳不許著其他於是通詞之設日盛月昌初鎭臺小笠原長理（通稱一菴）始舉明人少來寓于崎能通我土言語者二人號曰通詞或作通事雖其職不素貴居之者非精通方言諳熟雅俗則不能傳制度述法憲織悉公私明徹利害處用供事矣東閣自少壯蚤居此職四十餘年無一過失子孫襲職至今云

長崎之地設鎭臺一員管轄諸務慶長中以天草侯寺澤廣高補之寛永中增一員貞享中又增一員在其

任者不有節鉞淹三年之久上下不甚便之元祿中又增二員至享保中罷之東閣嘗上封事陳利害論得失雖其事不行于當時以鎭臺二員隔年代治通詞分大小供應待為處置之類永為後世之制至今不廢識者韙之

東閣雖躬居譯司以長於文學前後鎭臺臨於此者無不崇重之牛込蔭鎭（通稱忠左衛門）尤服其才識遇待殊厚當是時林道榮以墨池技聞嘗與東閣陪宴於便殿偶分杜詩東閣官梅句以為韻東閣自是而後以其所得為號故道榮號官梅

東閣至中年後家最豐饒富侔王侯雖素封之富商致巨萬者莫與之抗四者長崎闔鄉之人皆盡榮羨之

東閣學主濂洛而不專守之常謂門人云學問之要自漢唐至元明不出於六件一曰立本識原二曰踐履躬行三曰文理穩當四曰明晰字義五曰達練古今六曰取舍長短

東閣歲六十三以元祿八年乙亥沒向者長崎人僧一主者東到屢訪余談及向井靈蘭盧草拙林道榮暨東閣等諸家頗能識先輩名氏嘗為余贈書來梓之所知搜索事歷寫致其墓誌碑碣既皆記之原稿罹

火一圭歸道山今追懷之無可再問者噫
男善聰字士明號素軒襲職大通詞余閱大田南畝瓊
浦遺佩引長崎猶林公極橙園雜錄其書載善聰詩
文數首今鈔其二首詠雪云四山光似新磨鏡大地
清如舊滌塵設使人心同此景世間何有穢腸人簪
梅花云依花不忍離花抔數點分香插滿頭踏雪歸
來草堂晩傍人笑殺老風流皆清逸可誦

佐佐十竹

名宗淳字子朴號十竹齋通稱助三郎讚岐人仕
于水府

十竹姓良岑氏丹羽其世系出於大納言安世其孫玄
理初居于尾張丹羽邑十三世孫時綱以邑命氏移
居前野稱加賀者始出仕于岩倉城主織田信安娶
佐佐成政姊生備前備前冒母氏仕于肥後侯加藤
清正暨其子忠廣後仕于高松侯生駒高俊高俊封
除寄寓織田出雲守高長其子義齊生七男十竹其
第五子也義齊從備前去髙松寛永十七年庚辰五
月五日泊讚岐一小島而産十竹於此故幼名島之
助云

義齊以多男兒使十竹爲僧歳十五投洛下妙心寺雖
髮號祖淳又參黄檗普照國師禪機超格無與比者
歳二十讀畢藏經全函又往來於南都北嶺高野槇
峯等之諸大刹遍訪名僧質問宗旨研學百端無所
不到最後隱居于多武峯持律清苦講究敎宗嘗著
六物輯釋六卷刊行于世緇徒皆敬服之

十竹博涉内典無所不通一日讀梵網經至曰殺父母
兄弟六親亦不能報讐遽然廢卷謂我今有父母兄
弟不幸有死非命雖入浮屠豈不報讐乎且我數葉
武弁儻有仇讐未嘗不報而恬不以怪豈人情乎於
是發疑似於宗旨竊有厭薄佛説之意又讀論語子

路問鬼神章參考衆説忽然省知生死之理遂著立
志論一篇毀破衣鉢謝絶其徒蓄髮而還俗時歳三
十八

十竹既決意還俗無所投身猶在寺院僧侶或不肎之
告狀於院長將放逐之衆議一決十竹大憤鳴鐘擊
板招致滿山緇流不論來門道衆支院上足僧侶盡
集悍然曰我蚤信三乘歸依之今始識佛説之爲妄
誕故將還俗敢布腹心道衆上足皆驚駭之詰問盤
言紛然而起諠譁呶叨譙責不息十竹毫無所屈讜
論辯晣衆皆慌然而去

十竹蓄髮之後。負笈擔簦。東到江戶。其出京詩云。誤入空門二十秋。改衣此日赴東州。功名富貴非吾願。學業不成死不休。水府義公傳聞壯之。辟為近習。賜十口糧。

十竹祿仕之後。奉命歷涉四方。訪搜我邦中世之遺書。神祠佛閣之所藏。世官舊家之所弆。其所獲者最多矣。後屢加增。至祿二百石。遂累遷彰考館編修國史總裁。及義公老於西山。世子鳳山公嗣。擢為扈從長。眷遇殊厚矣。

十竹資性遲重。平時溫厚。一言半語若不出諸口。及其

講說經史。開列古今。參考是非。託之於時事。以致警戒之意。聞者股栗。

元祿十一年戊寅六月三日疾沒。時歲五十九。葬於水府城西增井邑勝樂寺。始娶志村氏。先沒。再娶淡河氏。產二女。無男。故以姪宗立為嗣子。襲祿。所著有南行雜錄六卷。西行雜錄四卷。輶軒小錄三卷。十竹齋文集十卷。詩稿二卷。

柳川震澤

名順剛。字用中。號震澤。又號雪溪釣叟。通稱平助。近江人。

震澤家世近江柳川邑人。天正中曾祖掃部助信好。屬國主佐佐木氏。屢有戰功。及佐佐木氏衰。其遺臣流落四方。信好潛匿大溝小川之間。為農。子孫籍於此。震澤幼而喪父。為叔父所鞠養。歲十七。遊學京師。入于木順菴之門。寓塾七年。順菴應加賀侯聘。時時往金澤。震澤代之誨督諸生。順菴男菊潭暨岡島石梁向井滄洲等。皆常受其敎授矣。

震澤在木門。尤為先輩。榊原篁洲。南南山。西山健甫。室鳩巢等。皆兄事之。以其人夭逝。少知其學術操行者。新井白石。停雲集。雖載同門之士詩數首。不嘗及震

澤。雨森芳洲。橘窗茶話。評同門之士學術。不亦及之。祇南海。鍾秀集。收錄親友之詩係於同門者。不亦及之。順菴之玄孫。靜字正直。天明中校刻順菴遺稿。題曰錦里集。柴栗山作序。稱揚其門下得人之盛。標舉其姓名數人。不亦及之。蓋時有早晚。人有顯晦。雖出處不一。湮沒不傳其不幸耳。余向讀其所著平菴漫錄。雪溪日錄二書。始識其學術之富贍。不在於木門諸子下。此二書原出於浪華木世肅蒹葭堂。亡友石田醒齋之所儲藏也。今搜索之。亦不可得。僅以其所記。欲使好事之人知之。雖世有二酉五車之藏之

家。無知震澤之名者。何能及搜索其遺書乎。今時逹
披多不好尚論古人。輕俊之質。蔑侮先修。概謂近人
遺編。固無足以見者。嗚呼寃哉。
震澤始號平菴。後改震澤。蓋江州有大湖。故以此示不
忘其桑梓大湖地形。似唐山之震澤故云爾。
平菴記載霅溪日錄中。今而不傳。恐散逸。故附于此云。
稱之用也取之衡焉。車之行也通之轍焉。衡平則毫
釐不差。轍通則轅轂無滯。稱若失之毫釐。則權衡不
正矣。車若虧之轅轂。則轍跡難通矣。欲稱之平。則愼
之於毫釐。欲轍之通。則治之於轅轂。兩者相存。則謂

之天平地成。乃取易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履之時用大矣哉。失居安慮危。履平慮蹶。所
以禮云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此君子履平而思進也。
傳云。衣不擧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顚。自然之勢也。士
若耽逸遊。好財色。專嗜慾。則平地生坑坎。安處有危
亡。易云。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云。履
道坦坦。幽人貞吉。皆謂履危就平之至也。吾識窮達
之分。而言稱車於衡轍。聊記題弊菴云。
震澤幼而孤。不及居喪。逾弱冠喪母。素無昆季。形影相
憐。能絕酒肉。不近聲色。爲三年服。其儀一從順菴之

所行焉。先是順菴居親喪。能遵禮制。爲三年服。
震澤自懸弧後。孱脆竛竮。若躬不勝衣者。然不甚爲害。
及至弱冠。疾病交侵。動至危篤。珍嗇調護。漸復舊態。
壯年患疝。纒綿起伏。不能全愈。胸腹常痛。故自養衞。
鍼藥之所攻。雖少得快驗。氣宇竟不能平。尫羸不可
言。精神寖衰。故絕意於婚官。雖然性之所好。從事筆
硯。日誦萬言。二十年若一日。順菴常稱其爲人。勵聳
他之子弟。
震澤曰。天之生才也。非然異也而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才者懸于天。學者由於人。而人惟不學。故才從而晴

矣。然則學問之道。雖若余多病。一日不可已也。平生
立志之堅確。率皆如此。
寶永正德之間。物徂徠以詩博之識。傑出之才。左祖嘉
隆李王之緖論。專唱其敎。於是李王詩風大行于世。
其實創起於震澤之早年好讀其集。先是那波活所
備忘錄。永田善齋膾餘雜錄。平巖仙桂忘筌窩筆記
等。皆雖論說及七子詩。唱之而未有和者。至徂徠起
其機已熟。推奉極至。世人惟知徂徠影響之。未嘗知
開端於震澤。其他若新井白石。祇南海等。雖曰宗唐。
均是要之氣格雄壯。聲律高華。皆嘉隆七子之遺音

矣耳。寛文初、霞澤校定陳繼儒嘉隆七才子詩集注解、使書鋪刊之。又延寶中、校刻李卓吾正續明詩選。我土刻明詩者、以此二書爲始焉。

江邨北海詩史云。本朝千家詩、載霞澤元日七律一首。其後聯云。乾坤於我知雞肋、邱壑何必負鶡冠。頗錚錚矣。余按豈惟此首。天和二年、京師坊間所刻和韓唱和集七卷、收載霞澤詩數十首文數篇。富贍之材、足以窺其梗槩矣。

霞澤詠烟草贈別朝鮮製述官成翠虛五古一首、錄以傳之。其詩云。煙草一何奇、原始問阿誰。神農未曾嘗、

東壁遂無知。千歳空寂寂、只言傳南夷。滋蔓滿中外、玩賞共翁兒。近有兵興、客洞筌論禁忌。張皇爲爾詐、於我稍釋疑。設宴代酒果、耕圃拔菜葵。酒使人迷亂、果使人傷疲。酒果始奪權、菜葵或失時。一吸不爲癃、百吸不爲畀。天性最慓悍、辣澁欲摺頤。愛爾能散滯、消飽復充飢。嶺南檳榔子、好述可俱期。若遇肴山老、未必遽譏訾。夜夜西窗下、唔咿坐臯比。數有睡魔至、動使伏首凝。此物一入口、排悶若霧披。雖然助祝融、暗中精魄虧。一身十二脉、一時忽走馳。榮衛有常度、敢可堪僭衰。利害常相半、取舍其如台。大羹薄雞肋、

逸韻重密脾、猗猗猗蘭花。幽谷何歳襲、含英毓德香。胡爲揚華滋、亭亭嶺上松。千年凌寒姿、幽人與君子、耐久結墳塋。想渠無遠思、小草計班資。豈足登席珍、誰言甘如薺。朝鮮成學士、奉使東海湄。一面推丹忱、再逢仰白眉。鸞鳳翔丹穴、一鳴沖感池。燕雀上枋榆、啁啾不自量。踊躍聊暫窺、萍遇在彈指。星軺將載脂、朔風灑衣袂。明月滿天涯、何以代芍藥、幸有煙草貽。不知君嗜否、姑效慰仳離之子。有佳名、徽意請事此。異域天一角、雲樹更相思。

霞澤將病歿、遺言木菊潭向井滄洲、以平生所作文數

十百篇、欲傳之身後曰、詩必存十一於千百、沙汰醇疵、能不朽於天地間。不及他事。其志實可愍憫。順菴使滄洲繼霞澤後、冒柳川氏。相受家宅財具凡百、所有遺物、而敎授其徒。滄洲因此全爲其嗣子。義宜繼述先志、無幾順菴謝世。菊潭與滄洲將謀刻其遺稿、校勘既成、滄洲跅弛不果。室鳩巢屢勸之、以宜速成其擧。滄洲諾更不就。鳩巢辨駁其不應師意、責督之。滄洲恬不爲意、荏苒不果。最後歸復本氏、別爲門戶、殆似棄廢柳川氏焉。夫既冒其氏、又受其舊、雖不受之於在世、曰則爲其嗣子、義爲父子。固不待識者而知

之矣。況於被誘掖之恩、服教訓之勞乎。藉令無一石、祿無一錠資、繼述先業、能成遺命、人情之常也。何恐負背之哉。今時文士多類此者、將立自己之脚跟不可仰人之蔭庇、要之名利之心顚倒去就、各不自覺於違馳道義、爲世所譏。嗟乎出後於人家者不可不省。室鳩巢與柳川三省云、五月廿三日直清白去歲之秋稲若水來、此爲致賢兄存問之意、感謝實深。且審動履清健、強學無解、甚爲震澤之慶。之謂他日能昌震澤之後者、必賢兄也。僉嘗別京師來、忽經二紀、震澤卽世、交遊無人、懷震澤不可見、則懷一見賢兄與道震澤平生、又不可見。加之吏務倥偬、不能裁一書以述寒暄而慰離索、固有負故人、然私心竊謂、音問來往、是禮數之末耳、相愛之心不必在此、而有一事欲爲賢兄言之、曰久矣、今憑稲丈致書左右、庶幾無以違朋友輔仁之道、惟賢兄幸察吾友震澤有博

物之識、過人之材、宜爲世之所用、而遂以窮死、雖未嘗知震澤者、苟稍好學者、猶愛惜而嗟嘆之、況清與之友、交遊之久、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慨然太息、繼之以泣、又況如賢兄嘗親炙而從游者乎。清固知不啻區區之情也。雖然君子積學蓄德、於身者、豈其汲汲求知一世乎。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自古賢人君子不遇時者、往往困厄羇旅、終身側陋、此天未定也。然其名稱後世、愈久而愈彰者、天定也。是故積學蓄德於身者、在己者也。知與不知在人者也。其在己者我得肆力而致之、其在人者我如之何哉。蓋待天之定而已、有文辭以言其言、有故舊門人以傳其道。此二者君子所以特待天之定者、然凡身沒而言立者、未嘗不由其徒以成就之矣。夫子聖人也、其道洽於天下、其言被於生民、固有不特文辭而立、不待其徒而傳者、然刪詩序書繫易作春秋、亦假手於文以立教矣。及其沒則七十子者、相與討論而傳之、不然、孔子之書未嘗必不亡。而孟子七篇亦賴公孫丑萬章之徒弟而次之、乃至今不泯、其餘鉅儒文人若楊雄、王通、韓愈、柳宗元、其所著之書所作之文、雖不稱於當時、遂有以述於後世、亦有侯芭、王凝之李漢、劉禹錫之徒、與有力焉。豈謂不然哉。嘗聞震澤遺言、以平生所爲文託木先生、及菊潭賢兄、委以編輯勞、及序引事。嗚呼其志可悲也已。清竊謂震澤雖不幸坎軻而沒、然有木先生可以褒揚其美而信於世、又有菊潭與賢兄在、可以纘述其言而傳於後、人誰不死、震澤死而有所託、雖暫屈於一時而久伸於百世、若震澤者非不幸也、幸也。然震澤之亡十年於今、未聞有編次一家言可以傳也、豈夫蒐輯論選而未底績乎、將有待而不敢爲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可謂士矣、矧於將死丁寧其言、棄而不睠、仁人所忍乎、二賢兄其講之審矣、意其爲人謀之忠、不敢易而成之、故遲延而至今、良有以也。然志懼委靡事貴精敏、孔子不云乎、敏則有功、故欲事之成莫若及時而速爲、若今日不爲而待明日、今年不果而待明年、其弊至於明日亦不爲、明年亦不果、凡有志而終於不成者率皆坐此、今賢兄富於春秋、優游京師、不以此時爲之、而曰我有待焉、則恐它日爲婚宦所迫不暇乎爲也。嗚呼震澤之學其克勤如此、震澤之文章傑出於一時亦如此、其有賢師友親門人亦猶如此、而猶晦沒而無傳焉、則是死者有遺恨、而生者有慙

德焉、清嘗辱震澤之知愛、念之深、次二君今默而不言、清亦不爲無罪、故發狂言、敢布所懷、伏惟賢兄追念震澤付託之意、戒委靡務精敏、蚤有所成就、以慰朋友之望、則幸甚。

震澤雖不可知其卒在何年。天和壬戌與韓使筆語曰、雖過壯歲未娶。是時蓋三十有餘歲。滄洲僅十七歲。而隨行。相與接韓使。震澤沒後。依順菴之指揮。出冐其氏。時二十五歲也。由是觀之。震澤沒蓋在於元祿庚午。僅踰不惑耳矣。所著有響溪日錄六卷。續錄六卷。平菴湯錄二卷。震澤長語十卷。韓館酬和集二卷。及遺文集若干卷。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二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三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松下見林

名慶攝。字諸生。號西峯散人。通稱見林。浪華人。仕于高松侯。

見林其先世河內人。楠氏庶族也。有居松下邑者。以地名為族。父見朴始移平安。以醫為業。後住浪華。見林以寬永十四年丁丑正月元日。生於天滿街。始受諸經句讀於父。歲十三入于古林見宜之門。自誦素難傷寒等醫書。勤苦最多。同學之人。無出其右者。

古林見宜名正溫。字桂菴。播磨人。方技之暇。性好博洽。不啻研究醫事。自經史百家。至雜傳稗官。無不講習。殊通于我土正史實錄。嘗擇有學行者一人。使管領家塾之諸事。又擇有學術長者三人。代己教導子弟。見林自十五歲預其事。為之都講。二十一見宜被背。自此而後。退塾僑居堀河。授徒云。

見林著見宜翁傳刊行。其舉在於天和癸亥冬。傳中有言曰。余少從外祖妣之族新田氏命。遊先生門。松山一心寺天譽上人者。新田氏之族也。先生之室佐谷氏者。上人之檀越也。故上人與先生善。慶安二年八月十六日。上人携余謁先生。執贄門下。時年十三。後先生嘉余勤學。常命講說醫籍。自試善之。欣然大喜。嘗設饗讌。會招高足先輩數人。數賞不已。余時十七。亦丁寧告曰。子益勤學。宜講究經史曁我土記傳矣。先生別館。在于二條城下。先是京尹板倉重宗之所付與也。久淹之際。先生令余寓此。先生歿後。余亦入洛。行業醫術。傍為初學之士。講說儒書醫籍曁我土記傳。蓋寬文延寶之間。為醫者。必為講義。為儒者必為方技。皆當時之風習也。

見林每年使人往于長崎。購求舶來書籍。而自閱之。亦

使子弟讀之。故其所儲藏。兼幷彼我。殆十萬卷。雖未熟知之人。有就請借覽者。不言親疎。遣之。專從其所欲而止。敢無愛吝之色。

見林留志於我土典誥。以儒醫居。蓋當時文學未甚闡。詞翰之美。雖不足稱。講學各家。能可以靚辨別本末。我土自昔明經記傳兼學互習。名於專門。縉紳之家相傳述之。記傳謂我土之正史實錄也。今時學者徒知讀班馬諸史以下。能明彼海外之群籍。還暗於我土之記傳。可謂不知本。見林既著眼於此。誘後進云。

見林嘗講業於平安時。同唱記傳之學者。若白井宗因。

字真紘號白雲山人伏見人和田宗翁。字以悦號一華堂播磨人移居京師弟宗允。字子誠號靜觀寓後仕于龍野黒川道祐字玄逸號梅林大和人等。皆同其趣旨。就中見林最有博洽聲。

見林嘗校正三代實録。遂刊行之。蓋當時購華本奇編珍籍。雖卷帙多者。無求不到。故易下手於此。至于我土記傳。先是無刊者。悉以寫本傳。僅藏於神社佛閣之什物。或存于縉紳舊業之儲秘。購索最難。見林自有此舉。後世永受其賜。省捜討訪探之勞。與謄寫對鈔之煩。豈不偉乎。

見林所編輯。異稱日本傳。經三十餘年。寢成。常藏其稿

數冊於一笥。珍重甚至焉。一日出行。近隣失火。家人子弟周章奔遽。先負書笥。避之池邊。見林還及門曰。日本傳無恙否。子弟對曰全矣。餘無所問。

見林纂日本傳也。讀禹貢。始識和夷厎績之爲我邦。自是而降。自漢晉歷代之諸史。至元明衆家之叢説。有及我邦者。一言半句。無不收載。今而觀之。非無遺漏。其博渉之勞。可謂勤矣。近時若山本北山異稱日本外史三百六十四卷。尾崎雝月續異稱日本傳三百三十卷。增島灃水異稱日本事實百卷。岡部菊涯異稱日本外史拾遺百六十四卷。各有所見。足以資考。雖然皆是待見林而興者也。

見林尤長算術。明晰毫釐。能爲貨殖。家自富饒。嘗讀晋書王戎傳。至曰戎性好興利。積實聚斂。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翻然自省曰。吾過矣。人生百年。豈役役于厚養豐育乎。遂以有畜。賑濟親故窮乏者。晩年生計爲之漸衰。

見林詳論我土奉崇周孔之道之事實。名曰本朝學原。考證精核。實諸家所未曾有之説也。而尚志於學讀書之家。宜儲一本於架上。其刻成於寛文十一年辛亥正月。原刻京師柳馬場二條下町吉田權兵衛所刻又有二版。後經七年。

尾張眞野時繩作之注解。詳標其典詁所據。以爲七卷。曰本朝學原浪華鈔。名書之字。蓋取諸博士王仁浪華津之歌詞云。其刻成於正德六年丙申三月。今按是年四月十五日改元享保由是觀之。其書行于當時。可以知。最後其鏤版罹于天明戊申火災。流傳寢少矣。故世人多不知。

見林半百之後。並仕於高松侯。受其餼稟三十口糧。猶住京師。侯優待之。責不以職任。俾專志於著作編纂。嘗作偶懷詩云。官途難追跡。風雅未心灰。舊識榮鉛槧。新詩貯別材。經年墳籍去。追日詠歌來。歎息疎慵

甚。無由百尺臺。皆記其實也
延寳中京尹忠昌（從四位下侍從戸田越前守）屢延致之。聽其講説
大服學術。親炙之久。嘗欲奏之　朝廷。授法印位。見
林固辭不受。其辭状云。近時醫流及儒生多敍僧位
以爲榮者。皆坐其學識之不正與操持之不確矣。謹
案自昔在官職自有常員之定數。中世以降汎濫已
甚。今乃任其官。受其祿。不敢違衆而異之。則何用知
道而向義也。醫流之經此位。徵諸典詁格別。名實大
乖焉。而況於以儒生受其位者乎。所謂法印法眼法
橋者。與納言侍從諸大夫之類。通爲當今之官員。使

儒者受之。還與浮屠僧尼爲伍。豈爲榮乎。爲辱乎。然
專以此寵待儒者。而儒者甘受之。亂名敗實。皆以其
不知道向義也。宋真宗尊崇道教。設祠祿官。老而自
陳。賢而自退者。不忍速奪其祿秩。皆盡以祠官處之。
示優待之恩旨。故拜衘官。不敢汙其意。所以禮師德
敬老成也。方今僧位授受之際。與此大異。故不得不
違衆而獨異之焉。忠昌見之。益韙其言。不再言之。
見林以元祿十六年癸未十二月七日没。歳六十七。葬
於内野大雄寺。遺言曰。謹勿建墓碣。吾所期於後人。
有著述在。足以不朽百世矣。所著述編纂者極多矣。

前王廟陵記三卷。諸大臣執柄年表録十二卷。將軍
稱制年表録八卷。國朝佳節録一卷。補遺二卷。異稱
日本傳六十五卷。拾遺二十卷。公事根源集釋三卷。
評閲神代卷二卷。童蒙先習一卷。神國言葉遺式二
卷。職原鈔參考五卷。太玉命社記。古林見宜翁傳各
一卷。運氣論疏鈔三卷。習醫規格一卷。國朝諸禮分
類八十卷。讀史隨録十卷。神國字原考二卷。西峯筆
記二卷。雜説考一卷。又其所校刻書數種。三代實録
古語拾遺等。皆行于世。

松下真山

名慶績。字子節。號真山。通稱見櫟。越前人。仕于高
松侯。

真山越前福井人。本姓坂上氏。歳廿一遊學於京師。遍
交諸名士。遂從見林受業於門。數年。見林嗟賞其勤
學不懈。歳卅一時。見林以其女妻之。贅婿於家。使冒
松下氏。真山能繼其後。而爲嗣子。不墜先業。以儒醫
行。縉紳貴族從學者衆矣。

真山歳三十七。遭見林卒。特爲之服三年喪。或難之曰。
不爲本生父服之。苟服義父喪。幾乎不可。真山曰。既
爲之嗣。受其鞠養。出冒他姓。不得不爲如此。

真山常笑讒杜之徒。謂欲嘗糟粕之餘。逐範圍之迹。粉繪雕刻。眩耀時目。而爲詞宗作者矣。譬猶童蒙樸素。遵奉師教。謦咳惟謹。摹效是善。無一見解。豈不愚哉。

真山嘗曰。今世讀書之人不少。而於聖賢之言。口誦而已。未聞自存諸心矣。爲人而已。未聞反求諸己矣。學士文人猶且然。況於華閥世祿之家。徒以典籍爲玩弄之資者乎。由是益識天資高邁。脫塵超俗之人不易得焉。

真山質性淳篤。好學不倦。尤長於詩。今讀其集。雖磨勵之功頗勤。而修飾之力未熟。有餘於峻異超拔。不足于淹雅融會。雖然當時原雲溪烏山芝軒輩。何能企及之乎。江邨北海稱云。真山詩氣骨深雄。翹首一時。書法亦蒼勁而潤美。

真山雖從事詞學。平生不好以詩稱於世。故非舊故。不輕示於人。是以無喧傳其詩名。而詠鷹七律。諸家選既收載之。膾炙人口。今就集中。鈔秋懷十首於此云。

蟲響鴈啼秋趣長。竹參差處著茅堂。南牕才可通明月。西樹偏宜掛夕陽。畏客常時多閉戸。携兒勝日或過坊。雨居晴出唯心適。紫陌塵中也不妨。其二短髮不梳過月餘。風吹落葉入郊墟。園中咫尺堪移歩。牕底尋常好讀書。一飽不應歌去矣。終年且免歎歸歟。顧吾性本耐岑寂。亦任親朋日日疎。其三却掃門庭久絶游。自無俗事到心頭。蒙莊苦李真知樂。鄒軻魯丘何抱憂。開口閉非與閒是。委心斯去又斯留。蟒攀虎穴終難試。淡飯麤茶覺易謀。其四遮莫傍人笑鄙頑。素情與世不相關。朱楓似錦無由著。碧蘚成錢却是姦。陸自堪沈何遠遁。霞非可服莫高攀。不論市底兼山足。唯我能嘗一味閒。其五奥壤名區不可控。楓時夢思入吳江。人間何處岡千仞。士氣平生屐一雙。指摘園蔬衣未補。手煎山茗鼎能扛。三文買得鷄毛筆。塗抹暮鴉行紙窗。其六家具移來突未黔。世途又看幾嶇嶔。列侯華第爲烏有。諸老新阡絶德音。雲雨須臾飜覆手。江山特地隱淪心。一歡忽逐東流水。薄暮唯聞風外砧。其七誰爭江上與山間。風月於人未敢慳。不是着妝背時世。只那骨法屬枯閑。衙門無客彌旬閉。舊稿隨心過半刪。蓴滑鱸鮮力貧喫。秋風免歎大刀環。其八何日山林得結茅。詩書一味病來抛。寄聲猶有鶯鶯友。容膝曾無燕燕巢。曉聽尖風墜枯葉。暮看片月上寒梢。烟霞到骨知難治。每値奇方仔細抄。其九一箇團蒲一素屏。烏皮几在了明暝。養生每誦青牛句。畏死寧

修白馬經。儘與閒鷗曾半面。依然病鶴守殘形。尺渾
却勝清千丈。漁父當時笑獨醒。其十浮生堪感又堪悰。
變態看雲倚短笻。傲拯數枝霜後菊。貞憐百尺雪前
松。楊君始劚三三徑。晁子曾棲六六峯。於古人中誰
是最晉時徵士有高蹤。

龍草廬作真山詩集序云。予弱冠之時。聞有都下真山
先生者。學術醇正。巧於詩歌。景仰有日。未獲一上其
堂。沐親垂青。爲憾者多矣。有坂上元孝氏者。蓋先生
之裔孫也。來索列弊門弟子之員。予一諾。而情好相
熟。後丁先生三十三辰之忌。主其奠祭。因持來先生
詩集。示之請序焉。今按元孝不詳何許人。蓋真山孫
而歸復本氏者也。詩集鏤版。罹火而燼焉。

真山延享三年丙寅九月十九日没。享歲八十。葬於先
塋之側。其著述書十四種。卷數至三百卷云。竊聞之
先友越前侍讀高野容齋。名絅字君素、稱總左衛門其祖穆翁與
真山友善。故能識真山之爲人矣。爲余言其事歷。又
貸致真山文集四卷詩集六卷。余既鈔寫藏之。後皆
委之火。今而念之。容齋謝世。不可再獲。聊以所憶記
存於十一耳。男元明。字昌林。號秀山。能繼家學云。

羽黑養潛

名成實。字養潛。以字行。號牧野老人。近江人

養潛初稱牧野左平治。仕于彦根侯。中年以不得志致
仕。講說爲業。後變姓名。遊于加賀。寓居金澤。專唱性
理。從學者多矣。若室鳩巢岡石梁等。皆在此時皆從
遊之。受其敎督焉。

養潛舊學於山崎闇齋。闇齋屢稱其爲人而不置。佐藤
直方。乘名松雪。淺見絅齋。皆畏敬之。而養潛天質款
樸。不欲以學術而顯於世。專以躬行實踐爲主。故當
時人知其學術操行者少矣。

金澤之地在北陸道。號爲一大鎭。一時有名之士。若奥
村修運。字子復稱源左衛門秩祿三千石、金澤家老青地齊賢。字伯孜稱藏人秩祿二千石、金澤用人弟禮幹。字叔貞號俊新稱藤大夫不仕教授生徒小谷繼成字勉善稱伊兵衛秩祿七百石、金澤奉行葛卷信祥字有禎號寛軒稱權助金澤儒員、上疏死於謫所等。皆出自門下。或以政事。或以文學。其學行足以
傳世。養潛薫陶之所化。可謂不少矣。金澤之地文學
之起。自養潛寄寓於此。始嚮風云。養潛没後。從其遺
命。五人皆作鳩巢之弟矣。

養潛講業彦根。彦根之士大夫詩尚勇武。概以文學爲
迂緩而不顧。乃著文武不偏廢論。以示之。其論略云。
文武素一道。不可偏廢。豈其不相爲用。而反相害者

哉。聖人治天下。固不釋文以為治世。亦必講武以備變。雖其設教為學校。導人於絃誦之間。然田獵騎射。所以講武者未嘗廢焉。亦將以勤其支體率其怠勸。以防柔懦不振之患。由是觀之。武固為文治之一端。而文武異其名耳矣。當其爭一介之利。報睚眦之怨。奮然憤怒。扼劔而起。其意氣固若可畏者。至於顧其平生。則愛婦女好飲酒。甘旨美服。玩愒歲月。志氣衰弱。而不振獨何也。蓋以文教不行於此。素無理氣養人心。故奮然而怒者。發於血氣。而其柔懦不振者。溺於私慾也。安能保其臨大節而不可奪哉。

養潛曰。古人云。氣象好時百事是。當學者宜防粗暴。戒慓悍。然後欲去此等之病。莫若格物窮理。居常使此心涵泳義理。優游自得之久。則可以奪容氣變俗習。而易直慈良之心。油然而生。輕薄浮躁之念。漠然而消矣。求道者莫近於此。其言皆實踐。而非今人之所言及。

養潛嚴毅方正。甚有敦重。當其仕于彦根時。禄微俸少。不能自給。僅免飢寒耳。然不欲以他雜技給資世用。

每着弊袴對几案。

養潛臥病在蓐。聞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之舉。嘆息曰。嗚呼士風之不振也久矣。獨有是等輩。同決死國難。義烈凜凜足以激頽風矣。遂稱之以義人。所以室鳩巢有義人録之作也

養潛元祿十四年辛巳夏罹疾。將養痾於鄉里。辭金澤還彦根。以翌年壬午正月十一日没。時七十四。所著有四書翼十卷。天道流行圖説二卷。講學筆記六卷。

室鳩巢祭牧野翁文云。嗚呼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士有一材之美。一行之懿。不幸不用於世。而卒以沈没下位。猶且咨嗟慷慨。以哀不遇以死。如公之知識之高遠。德性之純備。不獨今之世罕有。亦配古人而

無愧。其學有以窮天人之理。而不流於老佛之詭異。其材有以盡王霸之畧。而不溺於管晏之功利。固足以為振古之豪傑。一代之人瑞。而使其位於廟堂。據素蘊而一試。則當凌轢乎漢唐。上追三代之治。乃今棲棲一生。屯邅困躓。以至於老死。無伸其志。使天下有識之士聞之。不敢為公痛恨而拭涙者。矧在故舊交遊之人。哀悯之情。曷可以已。嗚呼。公而至此耶。天之施報善人。果何如哉。始吾見公於京師。尋復來辱於北陸。爾來上下議論。往復切偲。忠告善道。一以道義相期。而不肖弱質。賴公而勉強。以進於學者。十有

七年於此。公方南歸。疾病是罹。一臥逾年。神氣日疲。猶能力疾手書。見累幅之淋漓。始言醫藥之効。請子幸無以爲思。卒言死生之有命。庶幾修身以俟之。曾日月之幾何。忽訃音之來。隨使吾失聲。驚呼。感前言而深悲。嗚呼。公乎遂棄吾而死耶。自今以往。有惑將誰爲之辨。而有過將誰爲之規耶。譬之瞽而無相。倀倀其何之。嗚呼哀哉。惟公爲人恭敬而好禮。爲志忠信而無欺。內之涵濡乎道德。外之洋溢乎威儀。故其獻言於國。則君信之如蓍龜。其講道於家。則衆尊之如父師。嗚呼如此而死。亦足以無恨矣。公於是乎奚

疑。若其窮達榮悴之間。公固不以此爲而區區。猶不能無言者。蓋將上以竦動天下之聽。而下以親結吾交情之私。嗚呼哀哉。尚饗。按鳩巢此文。可以知其授受之事。故錄之。

栗山潛鋒

名愿。一名成信。字伯成。號潛鋒。通稱源助。平安人。

仕于水府。

潛鋒長澤氏。有故改栗山氏。父良節。以儒術仕于淀侯憲之。石川殿主頭。今龜山侯之先封。侯好著述。常使良節筆記之。良節與鵜飼石齋。來名松雲友善。故使潛鋒從遊松雲。受業於門。

貞享中。八條王。彈正尹二品尚仁親王好學愛士。招致儒生。石齋男錬齋。既曳裾王門。屢談當時之人物。竊薦潛鋒。王喜徵之。時歲十五。

潛鋒好讀國史。常慨歎保元以降建久之時。綱紀解弛。政柄移於武將。嘗錄　白河帝即位而還。三十年間。事之最大者數條。名曰保建大記。上之王府。擬體裁於范祖禹唐鑑。取旨趣於朱文公綱目。其政事得失。人物淑慝。一一舉之。斷以古義。評論是非。其意以謂詳審亂幾之所起。而昭示鑑戒於後世。其議論正

確。文章富贍。讀之者服其卓識。時歲十八。按今所行于世保元大記。三宅觀瀾安積澹泊相謀校刻之。其舉在于潛鋒沒數年之後。又有土佐谷重遠保元大記打聞二卷。論辨其說。而詳注所遺漏者。

潛鋒陪從松雲。看花郊外。歸則未替衣裳。據梧讀書。而惜寸陰。松雲有老僕。竊偵知之。常勸他弟子。使專從事於經史。特舉此事。以爲警戒。遂有能成就學業者數人云。

元祿元年戊辰。八條王薨。故退居柳馬場。講說授徒。而多不與時好合。或非笑之曰。拙於處世。潛鋒聞曰。以拙命我。甚當矣。吾與其小巧也。寧爲大拙矣。因自號

大拙生。

歳二十三。始遊江戸。是為元祿六年癸酉。先是水府設彰考館。編修國史。招致文學之士。鵜飼錬齋。既仕于此。預修史事。因薦擧潛鋒。受俸三十口。為侍史。後累遷至史官總裁。府最重此職。與三宅觀瀾。安積澹泊。分局編纂。二人常謂才識不遠及于此。不幸雖不至四十。編纂之任。檢討之擇。其力最多焉。按稻葉默齋先達遺事云三宅觀瀾薦潛鋒於水府者全誤矣。潛鋒奉仕于義公。既在癸酉。則先於觀瀾之到江戸五六年矣。近人之書不可信者極多。

潛鋒自少年抱負豪氣。常云寧為虎而早死。勿為鼠而

長生矣。

潛鋒嘗在礫川邸舍。會罹火災。平生所劄記著述草稿及家財器具盡為灰燼。僚友弔之。自若曰。太極元無極也。

潛鋒留志於我土中世以降諸家記傳。收集異書。訪搜珍籍。自所謄寫六十有餘種。嘗欲倣明人毛晉汲古閣。彙集叢書而梓刊。津逮秘書之擧。校訂未全而早世。近時瞽者塙保喜乙。天資強記。得讀於傍聞。博識典詁。旁通群籍。嘗惜我土中世以降。遺編餘錄。就於散佚。校訂千二百七十三部。題曰群書類聚。刊行於世。後進受其賜。其功甚偉。然其所創意。因潛鋒之所首唱云。

義公捐館舍。肅公命潛鋒曁中村篁溪。掌殯葬之諸儀。公謂二人曰。寡人欲諡先公以義如何。二人對曰。諡法制事合宜曰義。見義能終曰義。君公之言極是也。於是諡議竟定焉。

肅公使潛鋒及篁溪。酒泉竹軒。澹泊。撰義公行實。四人相議。草創討論精覈。編成上之。潤色皆潛鋒之筆也。澹泊長於潛鋒十五歲。與友視之。嘆賞曰。行實之文。不能增損一字矣。

潛鋒欲作為國史後編。而繼史館編修之跡也。私先編纂數卷。稿既成。　後小松。　稱光。　後花園。三帝紀。皆能成其體例。盡倣本紀。至敘室町將軍。則無編年之體。臣下事蹟。皆備書之。注其所出曰參據。述其緒餘曰支生。有事可議者。則著論斷之。剴切透徹。悉中肯綮。其志蓋欲帝紀至　後奈良。　正親町二帝。將軍至義輝義昭。以究室町之盛衰。而衍至　後陽成帝。以叙安土大阪之興廢也。起稿六十卷。其全成者僅五卷而卧病不果。

潛鋒生而羸弱。若不勝衣。質性明敏。精力過絶於人。常

以博通爲專務。每月讀新五代史。或讀唐鑑。循環不罷。

寶永三年丙戌四月七日病瘵而沒。歲三十七。葬於駒籠龍光寺。養弟敦恒字平藏爲嗣。襲祿。敦恒又有學行。編修參考源平盛衰記等。亦早沒。無子嗣絕。

潜鋒所著。保元大記二卷。神功皇后論一卷。義公行實一卷。弊帚文集六卷。雜著十卷。皆傳于家。文集雜著。後罹火災。敦恒嘗輯錄燼餘文數篇於諸書中。爲二卷。曰弊帚遺集。

國造塵隱

名熙。字玄貞。號塵隱。長崎人。私諡思靖。

塵隱其先世出雲人。中世有土師連者。世爲出雲國祖神祠官長。稱爲國祖大祝。專主祭祀修齋之事。朝家胙土命氏。故謂之國造氏。雖不詳其所據紹宗承統自世其家。自天地開闢。人民降於此。久遠相傳。血脉綿聯。百世不遷。與京之加茂。尾張之熱田。伊豫之河野。常陸之香取。信濃之諏訪等。諸祠同不更變置。世號曰六大社。其第一也。高祖某以庶子別宗爲支部祠官。至父正隆。告老之後。自修爲國氏。移居長崎。生塵隱於此。

塵隱幼而聰慧。過目成誦。從明人蔣眉山。（名遊峨、字八士洋、勾越人、）留淹于崎。受業門下。講習經藝。又從明僧道亮一。（字澄一、杭州人、）肆醫術。精方技。教授之暇。又以濟世之說。偏施於世。回春聲價振于崎奧。

塵隱平生敦實。教人不倦。人推尊之。以爲鄉師。從學者殆七百人。長崎之地自有鄉師。未嘗有如此徒弟之盛者。

塵隱行醫不苟應請。設有投劑無不有驗。僉曰良功。爲窮之者。施藥與餉。不受其報幣。乃曰損我有餘補子不足。是天之道也。

塵隱終身不納妻妾。不交官吏。不欲貨殖。不好厚養。然不勞生計。衣食常足。玩書畫弄琴酒。適情而終。

塵隱留志音韻。於律呂調聲無不該通。最達華音。旁暨杭閩之方言土語。悉咸記得。與舶來清客對語。不用通詞。當時以譯聞於崎者。多皆係于授受者。

塵隱歲踰四十。自號熙熙子。築三樂室於丸山。廢棄世榮。葛巾野服。恬澹自娛。雖婦人兒輩。無不知其名者。稱爲熙熙子先生。

塵隱以寬文元年辛丑五月某日生。以正德三年癸巳正月七日沒。歲五十三。病間有句。貪看風月背山影。

不若遡流歸去來其灑落可以想見門人相議葬於茶臼山中。私謚恩靖先生。

塵隱所著有內丹要訣。醉鄉醒語各一卷平生所作詩文草稿若干卷遺囑姪侃而焚之隻言半句勿傳於後。侃不忍灰燼之編次爲詩四卷文六卷題曰三樂室遺稿刊行之。盧草拙岡。島冠山等作之序。

鳥山芝軒

名輔寛字碩夫號芝軒又號鳴春通稱五郎太夫。伏見人。

芝軒新田庶族伊賀守里見義成第三子時成以居于上野鳥山莊稱鳥山三郎是爲鳥山氏始祖其曾孫太郎家成元弘中從新田義貞討鎌倉自是而後左袒南朝屢有武功及室町幕府統制於海內新田衆族流離播遷所在無聞其後裔有輔成者居於伏見乃芝軒之祖也。

芝軒之父輔忠字巽甫號鶴仙又號入齋通稱孫兵衛伏見人給仕于　東福門院叙從五位下任若狹守有臨池癖學所謂御家流者別出機軸寛文中奉旨書萬歲御旗　禁城下馬牌等能書之聲振傾朝野從遊者衆至今其遺墨珍重於世云。

芝軒自少壯好歌詩刻意唐人專以作詩教授生徒常講說三體唐詩杜律集解唐詩訓解等以此作門戶自稱爲詩人。先是石川丈山平巖仙桂僧元政等雖自以詩人皆講經史教授子弟未嘗有以講說唐詩爲專業者元祿寶永之間芝軒始首唱之

芝軒於我土詩人愛慕元政常誦草山集不措嘗曰文山以詩歌著聞一世未能免我土風習至於元公無復異華人聲調矣。

芝軒有過詩僧元政上人墓詩云政公墳墓在傳是此栖遲除有三竿竹終無隻字碑人高霞谷隱我愛草山詩重過留題去祇應地下知自注云上人淨居氏工詩者也嘗隱于深草山霞谷今有墓在其舊菴側只植竹三竿不別存碑碣矣

龍草盧南遊草載訪交蘆主人詩一首蓋主人芝軒之裔孫名輔世字長民號交蘆者也其子孫今住于伏見云。其詩云交蘆菴在大江邊三世風流認昔賢況有主人沽酒設醉吟御覽舊時篇其引云主人鳥山氏巽甫芝軒香軒三先生裔也今也雖衰舊風猶存焉昔者芝軒先生在伏見以詩鳴于海內世之所遍知也公美生於伏見飽聞先生之名欽慕久矣而時異不得相見以爲憾焉今也訪主人語其志則足以少慰主人情欵之切豈不悅乎最後主人出靈元上皇所御覽之芝軒詩使公美拜觀焉即驚歎之餘賦小詩又爲交蘆作橋梓聯璧序云自古至今橋梓媲美者極尠矣實崑山之玉桂林之枝然鳥山氏父子聯璧雙美於一家蓋世之所遍知也父巽甫翁

則寫字。子芝軒翁則詩藻。所謂崑玉桂林者非耶。若夫衆甫翁，奉勅而書萬歲之御旗，與禁門之下馬牌。芝輔翁之自幕府賜盛藻褒賞之。朝廷御覽吟稿。則人世之至榮也。百年以降。海內嘖嘖。膾炙人口者不亦宜乎。可謂有之父。而有之子。豈不盛乎。其後裔輔世從余而遊。有年於此。其才清灑。蓋有乃家之風焉。今採二翁之手澤。爲卷以藏于家。使余有言。余素景慕其橋梓媲美者久矣。不敢辭其請。以敍爾。

芝軒雖以詩學宣傳於世。其所作爲不過今體律絕。與原雲溪同其步趨。今讀其集。聲律格調。遠不及雲溪。其詩學過之。其所著有芝軒略稿五卷。芝軒吟稿七卷。和山居詩一卷。皆刊行之。

芝軒未詳其沒年。今就集中檢考之。有元祿壬午十一月四日冬至。正當余四十八生辰。時逢病，愈喜而有作之詩。以是推之。蓋以明曆元年乙未十一月四日。生於伏見。以正德五年乙未春某月日。沒於平安。歲六十一。臨終示男輔門。詩云。末後風光易簀時。五位先位已難持。吁兒遺囑緣何事。蔵水慇懃奉母慈。余考集中記其卒年已若此。最後得田中富春芝軒傳。故附載於此。曰吾國百年風雅繁茂。追還千古之調。村野市井之間。藻繪菁華之士多寄其身焉。是文明之化所使然。而昇平之光也。余聞伏江隱士鳥山輔寬字碩夫號鶩春者。詩極精練。爲四方所向慕。且見其詩感不與世之耳剽目掇輩同其調矣。加旃家屢空不爲祿仕。不折腰於權貴。高吟自得。放浪於得失之外。男輔門與其母安枯潛門庭瀟洒。後爲水蕩屋移居浪華。時一藩侯以輔寬不可招致。特聘輔門。其意在使欲輔寬遊武陵。遂以相見。輔門先往於是。輔寬以輔門得祿之故。遂到武陵。侯喜甚厚欵。最盡不日辭歸。輔門無幾亦致仕。自是而後。杜謝徵命。教授生徒。弟子益衆。每歲暮初春中秋除夜。作梓行于世。以修社盟矣。偶伴猶村西疇觀其山瀑布。大盞胸磈醉中書扇面。西疇乞得其扇以爲家珍。輔寬行年六十一歲沒於家。輔門與其徒相謀編其遺稿。名曰芝軒吟稿。輔門不隊其業。孜孜教授若干年。一病不起。歲僅四十餘。西疇今遊余社中。一日出舊藏扇頭詩以求題跋。余時應求於戲關以西之風雅。特推鳥山氏父子爲巨擘。況卓然有高尚之操者。石川丈拙之後其誰也歟。余豈不樂爲此作記傳乎。

芝軒之男輔門。字通德。號香軒。通稱岡之助。京師人。詩風似乃父。著香軒吟稿六卷。香軒遺稿二卷。皆刊行之。

原雲溪

名龍鱗。字曾子。號雲溪。通稱玄蕃。平安人。

雲溪小笠原氏。修爲笠原氏。後再修爲原氏。近世自物護園服赤羽輩。以李王修辭。說風靡一時。鼓動之士。效其所爲。斷截複姓。修爲單者極多矣。至今操觚之徒。概以爲其事自正德享保之間始矣。其實既在元祿寶永之間。以雲溪爲之發端。

建櫜而還。文學寢闌。鴻匠輩出。不乏其人。雖然只以詩藻教道生徒者。先是未曾有之。專以此技而作一家。雲溪及芝軒耳。

世稱詩人者。輦轂之地。以芝軒雲溪爲之首唱。至江邨北海。龍草廬輩。雖極其拙劣。聲價與經義文學之士雁行者何也。一首沈吟之詩。不勞而自入於世人之耳。半行閒揮之毫。無煩而能娯乎俗士之眼。潤筆易收。謝資速至。是以稱詩人者極多。其徒不能博通經史。僅誦法李杜蘓陸。寡陋自甘。傲然不知所耻。此弊至於近時。不論輦轂之地。曁大阪江戶。諸方皆然。雲

溪有才氣。惜哉爲時習所錮。遂以詩人被知於世。

物徂徠嘗評雲溪。以爲石川丈山流亞。詩風與五山叢林之徒。相伯仲耳。雖其體格聲律不足以論。亦近時之人所不及也。

雲溪心服室鳩巢之才學。欲一交之。無由相見。托言於探金澤諸勝。將北遊加賀。時鳩巢在加賀。嘗發京師。上程數日。會同行人病。不得進步。雲溪義不忍棄。扶持之半途而還。旅費亡半。以故不能再抵而罷。鳩巢聞嘆曰。將顧余於數百里外。旅裝上途。視同行病。不果其志而還矣。以事則偉矣。以義則高。庶幾與古人上下。可謂今之世絕無而僅有者矣。

雲溪性尤強記。常諳誦唐詩一千首。嘗在一貴紳坐。話及唐高僧事蹟。背誦明人毛晉所校刻唐三高僧詩集一卷。貴紳把卷聽之。不差一詩。

雲溪有愛妾。名津留。國訓與鶴同。常戲謂愛鶴。津留病纍没。不堪惓惓之情。作失鶴詩一首悼之。其事傳播於一時。膾炙人口。詩云。化禽一旦出塵區。絕境空餘老腐儒。千里摶風淩碧落。九皐唳月向仙都。松巢影動猶疑在。蕙帳眠驚誤欲呼。遺愛未全忘舊主。別來引夢入蓬壺。無幾雲溪亦謝世。其方外友。有僧不識

者。步韻云。清標端直止靈區。曝眼螢窗隱逸儒。婦謝靚妝入樂地。翁輝文獻鳴京都。風閑楓葉無心落。日暮鳥聲爲我呼。生死未知堪一唱。誰經千歲到方壺。皆記其實也。

太宰春臺紫芝園漫筆云。有笠原先生者。以詩名于京師。嘗作失鶴詩云云。余以寶永甲申遊于京師。僧雲峯者。笠原之徒也。余因問笠原詩。雲時誦此詩。余曰此笠原詩乎。雲曰。然。余曰。此非詩學大成品題之詩乎。雲艴然。追享保癸卯。有僧真海者。至自遊京師。戚稱笠原良真師。因請見其詩。真出此詩以示之。良真

蓋無識焉。他日語余曰。失鶴詩如何。余曰。此余二十年前所觀記也。嘗聞笠原作詩非得意不敢示人。豈二十年來更無他作耶。度彼已六十左右。則是一生佳境不出於此耳。然其以詩名於海內何也。世多吠聲之徒。而虛譽之動人也。噫。又云。笠原先生自言。記唐詩二萬首。若其信然。則是人之於詩。可謂無知識矣。宜其拙於自運也。今按。春臺此言雖極訾詆。其在當時。雲溪詩名之高。可以想見矣。

雲溪未詳卒年月日。蓋享保中六十餘而沒也。按。雲溪集載庚戌春盡前三日遊鷲峰亭詩。庚戌享保十五

年也。其沒蓋在庚戌後。又有慶永正海和尚結成滿無賀如山長老楞嚴講畢詩。門人野春注云。永正禪寺在于洛西。物集邑。先生高祖筑前守小笠原善次所創建也。是以先生家世崇焉。乙巳夏住持乾海師。施設齋會安撫雲衲千僧。其徒如山講說楞嚴經九旬而畢。故祝慶之。由是觀之。雲溪沒後蓋葬于此。姑錄以俟後人之採搜矣。雲溪遺詩幾及千首。野春選業篇剞劂未成。春罹病不起。書估梅村秀信能繼其志又附載竹溪遺稿一卷。俱行於世云。野春名泰和號竹溪。京師人。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三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四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林道榮

名應寀。字欽雲。號墨癡老人。通稱道榮。長崎人。

道榮家世長崎人。以醫行於里閭。及道榮好學修洛閩說。精通性理。又好臨池技。篆隸行草無體不善。善書之名。喧傳遠邇。當時我土所謂書家者流。未知臨摹之法。運筆之訣。若大虛菴光悅。松花堂昭乘輩。雖能摹趙松雪。未能免國樣者。道榮嘗得文衡山董華亭之真蹟。始識運筆懸腕之事。又與北島雪山講習六

書學。我土知六書學者。實始于此。高天漪。池永道雲。佐玄龍。細井廣澤等。皆由是而興起云。

道榮自幼聰慧。十二三歲讀書。惟務一目五行。諳誦上口。嘗慕林羅山之為人。自號蘿山。鄉隣之人皆呼以林蘿山。

寛文癸卯。鄉舉為清館大通事。時歲二十四。尤精象胥博覽於雜記演史小說話本。通曉明清之典詁官制俚語。我土之人所未曾有也。

清人周銘。字勒山。浙江人。蓋落第。家居。尤善詩詞。嘗從商舶來于崎嶴。寄寓二年。屢與道榮交歡。稱為海東之第一奇材。

朱舜水寓于崎時。適報監國永明王書。及答定西侯張侯老書二通。舊在病蓐。不能搦管。舟行甚迫。日日促報。或有言道榮能作小楷者。乃延致之。使代書之。即濡毫疾書。舜水稱其筆跡。以氣度冲融。免起鶻落筆不可撮。如小王令。家法。益知其國器。其事見于舜水文集。實非虛稱。今按道榮應其索代書在于承應壬辰。是時歲十三。其妙齡夙成。可以想知其不凡。

道榮告舜水曰。居此地而讀書。猶奏雅樂於重譯。表龍章於裸壤。家貧不能作業。如學資何。舜水慰諭之曰。諺云。孳孳力田。必將逢歲。但患不讀書。不患讀書無所用也。吾子其勉焉。道榮感發此一言。遂成一家。後

每教導子弟。以此言為標準。

萬治中。鎮臺妻木定兼。彥右衛門。任滿而將東還。道榮從之到江戶。寓其邸舍。無幾名聲大起。請業者。衆他州之士。講業於都下者。無與之比。遂為忌刻毀譽相半。至有將竊害之者。不得已而辭去。

道榮歸鄉之後。聲價益高。大村侯純賴。大村民部大輔。特禮遇道榮。侯之封境接連崎南。而近矣。故賜之雄浦地數百畝。以為養老之資。後傳之子孫。不變云。

高天漪亦在崎時。以書名顯。其業與道榮相鴈行。時人

稱爲二妙。遠邇請其揮毫者。麕麕不已。獲其一紙者。不啻珍寶。

道榮長於天滸九歲。常揚譽之。以爲不及。稱歎贊襄無所不至。天滸亦能兄事之。不若今時之人。互有猜忌抑屈之志。相迭遜讓。至其晚暮。終始不變。百年以前。文藝之士。敦厚之風。可以欽慕。

鎮臺牛込蔭鎮。招致道榮。遇待不薄。一日置酒。與劉東閣陪侍其坐。偶分杜詩東閣官梅句。賦詩。即應聲云。

鎮臺明府賞官梅。梅蘂枝枝春氣催。不學餘香衣袂着。醉思深似訪花田。蔭鎮賞歎不已。其詩播聞治下。

由是時人呼官梅氏。後遂改氏官梅云。

道榮曰。以我邦人運筆學晉唐名人遺蹟。猶如鈍刀雕木。僅得形似。去其真也遠矣。豈非徒勞乎。然知之者尠矣。臨書之法。與唐山異同不一。其小者姑置之。大者有五。一曰昒眦。不正。二曰筆毛不軟。三曰楮紙強硬。四曰案卑瘦瘂。五曰體不寬洪。

雨森芳洲橘窗茶話云。林道榮喜讀王世貞詩學活法。自幼至老。一生不廢。彼乃一時聞人。長於詩者。自漢魏六朝。至唐宋諸家。莫不偏索。而熟習焉。然少有間隙。則必手之不釋。此則有深意在。我土之人。則當學之以爲法。蓋元祿以前。書籍之不可多獲。可以知之。近時舶來漸漸繁夥。不論類書叢記。人易得購之。而有不熟讀一書者。古人云。瀏覽萬卷。不若精通一卷。信知言也。芳洲此言。爲道榮發。諭其子弟。使著眼於此。亦信知言也。

實永五年戊子。十二月廿二日沒。享歲六十九。所著有江戸紀行一卷。小學危言二卷。海外異聞錄六卷。東閣吟草一卷。墨癡存稿十二卷。又門人所雕刻墨本。有杏傯帖。四體千文等。數種。

稻若水

名宣義。字彰信。號若水。通稱正助。稻生氏。自修爲稻。江戸人。仕于加賀侯。

若水。先世攝津人。據有波波伯城。因所居地。爲波波伯氏焉。高祖越中守重智。曾祖掃部頭重信。皆仕于豐太閤。重信食邑於河內。石川郡上加納下加納平石等諸邑。死於慶長十九年甲寅冬之役。祖五兵衛重治。與同列諸士。防禦京橋口。將闘死於此。和議俄成。罷攻解圍。守衛徹警。得以不死。後隱於西宮。初娶和田氏。生三子。其季正治。字見茂。號恒軒。是爲若水之父。

恒軒蓋以慶長十五年。生於大坂外祖母稻生氏家。以其外祖父美濃守宗貞。舊仕于大阪。卒無嗣子。使恒軒冒稻生氏。既壯而學醫於古林見宜。研精覃思。殆廢寢食。見宜嘆其篤志。喜以為方技得其人。畢發秘訣。業成遊于江戶。淀侯尚征（永井右近太夫）聞其名。聘之。遊事有年。後會侯移封丹後宮津。從焉。世子尚長（信濃守）襲封。眷顧益厚。延寶三年乙卯春告老。時歲六十六矣。初侯建學舍於城下。曰明善堂。使恒軒講說經史。以教士民。因就堂側賜宅一區。封內之人從學者多。六年戊午謝病歸養大坂。八年庚申正月廿六日沒。

歲七十一。遺言送終之儀。一從禮制。習俗鄙煩之事。一切不用。葬於城南天龍院。元祿九年丙子三月十日。若水改葬於洛東迎稱寺。

恒軒娶河瀨氏。以寬文七年丁未之夏。生若水於江戶小河街淀侯邸舍。無幾移居宮津。又歸浪華。若水成長於此。後講業於京。屢往來加賀江戶數次。世人概以為京師人者誤矣。

恒軒嘗為其君著一書。詳論胎教。名曰螽斯草。總七篇。一曰胎教。二曰保養。三曰臨産。四曰産後。五曰治療。六曰祈禱。七曰通論。雖書以國字。持論徵實。足以裨益於後人。藤井懶齋作序。元祿庚午歲。始上梓。世知之者鮮矣。若水序云。先大人不著書。嘗為宮津侯作此。明言胎內養胎之法戒也。余藏之家。不敢出示人。頃侍伊蒿先生。話及此書。因請曰。此書先人草具。未定。忽損館舍。其事淺近。不足留人間。惟恐亡軼。自裝寫一本。欲傳之家。敢煩先生。願借一言以重於後。先生不拒。乃作之序。且使分門別類有所編屬。語余曰。此甚有益於世。不可無之書也。豈可私之以獨留家哉。何不傳之四方。以裨螽斯之化。并齋雅兄亦勸余論之梓。嗟夫。先大人兀兀致力此學。有志於聖賢行甚高。而不為世知。常以在於遐方無師友之資為恨矣。豈意沒後有知己者。表章之而卒能見於世也。余於是深有感焉。余固無似不能顯揚志業。常懼有忝焉。嗚咽追慕無窮止也。今此書之不淪沒。既樂公侯封君於正家景命之義。或有少可採。又私幸有以慰先大人之志於九原云。男宜義謹書。今案若水作此序。時歲二十四。此書流傳極希。故併錄焉。

若水專修濂洛關閩之說。講習經義。尤博覽於群書。其文辭簡潔。議論每出於人意表。源白石室鳩巢。屢稱其為人。以為我土未曾有之學識矣。世徒知精於本草。未嘗知經義文章翹楚一時。

若水天資穎特。加旃以博學洽聞。旁通衆藝。常欲志操耿介。拔卓於時流。不敢苟容。尚氣節。鄙榮利。其人實有足多者。嘗有一孝女家甚貧。能保養其父。若水上其狀。京尹聽納之。旌表異行。若水自著孝女傳一卷。梓行之。使坊間鬻之。我土近世傳卓行懿言者。以此為始。實可謂揄揚側陋之潛德。甄別鄉閭之隱行者也。蓋其心眷眷惟恐使人不得為善之利。真不背其

所學矣。

若水平生尊信朱子。專以發揮其旨爲主。而不敢執守。嘗譏朱子丐祀官事。其言云。文公平生以闢異端若此之嚴。及其不遇時。自丐道觀。提擧充其職。名義既不正。除拜復不當矣。設使當時特置此官。擧充其職。有志之士。宜辭而不受。其實之所存。名之所在也。稍識義理者。將辭而不受。況於一世大儒維持名教者乎。然則公於祠官。有不得已。則不敢辭。猶可矣。至於自丐之。則不可矣。

若水自歲廿三。始留志本草學。講經之餘暇。涉獵歷代

名物之書。遂以本草學聞於世。輒弓以降言本草者悉歸焉。先是有從事之者。未能精核於此。自若水始唱之。其說益闡明於近世矣云。

我土首唱物產學。講明本草者。以今大路道三爲之鼻祖。有宜禁本草二卷。其刻成於慶長己酉。繼而興者向井靈蘭。岡本一抱。貝原益軒。江邨訥齋。靈蘭庖廚本草十二卷。一抱和語本草綱目廿卷。益軒大和本草十二卷。訥齋和漢物類考八卷。各有所見。其持論多得之書冊之上。未得實驗。故辨形狀言功能者。純駁相半。非所以明亮視聽暢發聞見。及益後進之疑惑者。往往而有矣。及若水之出。一洗舊習。更新耳目。物產之說。始明於世。

唐宋以降。講明本草物產之學者。不一而足。歷代咸修之。其所命執筆者。多是文學士。文學士能修辭於方技。固不能盡通其旨。專意方技者。固不能執筆。故其所選著。不過紙上空談。彼土既若此。而況於我土乎。若水能識其弊。嘗曰。新脩出而本經廢。綱目成而證類衰。今時從事於此者。極衆。不可不知是等。

自若水唱本草學於京師。繼踵而起者。若香月牛山。名則真。字啓益。筑前人。直海衡齋。名龍。字元周。越前人。戶田旭山。名光。字千雲。備前人。

武林閒齋。名尚白。字水鈞。伊丹人。大口灌畦。名美明。字如安。丹波人。沼古廉。名進。字文進。和泉人。岡白洲。名元鳳。字公翼。浪華人。都賀大江。名庭鐘。字公聲。浪華人。小野蘭山。名職博。字以文。京師人。等。祖而述之。憲而章之。雖李時珍。繆希雍之博通多識。不得無復謬誤。我土近世於此學。遠勝於彼土。其所著眼。皆以若水所言爲之根據矣。由是觀之。從事此學者。千歲之下。尸祝之而可矣。

若水將講明於物產之事。自曾見竹化石起云。其家園有舊竹叢枯根數箇。其中有化石者。長二寸餘。濶半之。厚又半之。色如鹽。有一節。居中。其質全石。而形狀

竹矣。蓋理學家斷然自以格物致知爲口實。雖曰窮一草一木之理、遂不能盡知物類之變化、則何知能毒生剋之妙。故留意於此。若水答源白石書有言曰、竹之化石、自古有之。間見於稗官小說。蓋斷根漂流、出沒於湍沙叢谿間、不知其星霜幾年、而日曝風乾、受寒暑之代謝、則堅質之露自變化石者、時或有之。此亦天地間之難得之物也。況於獲諸家園中爲我有乎。諸友以爲溝中之斷、而僕自以爲天下之奇。縱雖千金不願易之。

若水以木順菴薦、舉解褐於加賀儒員、受三十人糧。後

受田祿三百石。當時加賀侯綱紀（從三位宰相）好學崇重逢掖之士、躬以牧伯之貴、能通經史。元祿五年六月三日、奉旨講中庸於殿中。自尾紀水三公、暨甲府公、至閣老參政諸曹、悉皆陪列、俾聽聞之。焉朝野文學之盛、於是可以想見。順菴有加賀菅侯奉旨講中庸記一篇。詳見於錦里集。侯常使若水伴讀、資考援於此。故遇待優渥、而不啻公養之仕。前後橫賜不可記其數。

侯感服若水之學術、又嘉其專情於著述、每年伏臘賜金五十兩、以爲購書之資。以故彼此群籍不論古今其所收藏、以萬種數、函笥題籤、以千字文爲之標記、爲卷十萬云。余嘗觀若水與白石書牘中曰、集儲華本、殆六萬卷。寫抄我土無版書、近於一萬卷。未嘗不嘆羨其富贍矣。嗚吁去今百五十年前、有如此君、則有如此臣。遭遇水魚、千歲一時矣。今也不然。設有有志之士、無世知之者、衣食奔走、不能以其所抱負展志於時。使之徒死于窮巷陋屋中。世之肉食人、以爲天下無人材。噫冤乎。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時若水筆語於客館、與彼學士書記等、質問物產。前後兩次。今爲從事其學者、雖涉冗

長、附載其應答如左。若水稟云、海道不爲阻、星槎遠來、人皆獲覩貴國儀物之盛。竊不堪觀感之至。不佞姓稻名義、字彰信、號若水。少有志、以自棄不用於世、偶爾爲草木昆蟲學、以治經之餘暇、徧考之載籍中、得諸耳目之所親究者、乃知古今所傳、失替核其間、不能無紕謬。於是不自揣、以平章群籍爲自任。欲飛潛動植皆成其用、而無遺材。聊亦寓意耳。然物之出於記載外者、不可得而考。常以爲慊。幸遇遭諸君駐旌旆。失此良便、而不一爲之問、則異日終身之憾豈可量哉。卒不愧其醜、仰煩高聽。願察愚悃、以見教幸

甚。一曰。此樹我土名櫻花。樹高二三丈。葉與垂絲海棠一樣。惟枝條不柔軟為異也。三月初生葉開花。略似薔薇長春花形。其色有白有紅。又有重瓣單瓣之異。蒂長三四寸。於葉間或三萼至五六萼。為叢而生。一如海棠花。而蒂差長。單瓣者結實。形似郁李子。而小。生青熟紫赤。味甘。其葉稺者淺紫色。大者縹綠色。至霜後葉丹可愛。花品甚多。至數十百品。其最可觀者。有都勝。粉紅重瓣。花頭甚豐。特極嬌麗。有御愛。單瓣粉紅。比常花差大。有美人紅。重瓣嬌紅。開早。有緋櫻。千葉初綻深紅。及開色漸衰。有香櫻。芬郁特甚。又

有一叢中開花重單相間者。衆花攢為毬者。繁密綴枝作花。如千葉郁李花者。豐腴艷美。群芳皆在下風。徧查古今載籍。率收垂絲海棠。不言有此花。豈以中原之地所稀有而不及見耶。貴國與弊邦相鄰。地氣當不甚遠。或有此花。名字亦以何稱之也。學士李東郭答曰。俺始到馬島。得見貴邦所謂白櫻桃。其枝葉之奇。信如書中所眎。而第恨已後花時。不得見其花色爛熳耳。俺國櫻桃樹高不至一二丈。不過鬱密叢生。其實有紅白兩種。而花色亦零碎。婆娑不甚美好。故種之者只為其食實而已。與貴邦之櫻絕不相類。

矣。二曰。此樹我邦名紅樹。高二三丈。葉形似綿花。而尖狹。有五六尖者。或有十二三尖者。春生葉紅青黃。花結小實。遇霜葉可愛。或有色黃如鶯黃者。或有一枝中紅黃相間者。名慶雲紅。有葉邊銀紅者。名錦邊紅。此三種入夏葉老皆綠。秋復為紅也。又有葉紫而自春至秋。其色不移易者。名紫雲。品類頗多。然至於花葉柔莖重重。如一朶雲。九月鮮紅。望之似錦。則一也。皆秋色之絕妙者。南北不擇地而生焉。博究群籍。寂未有言及者何也。豈不顯於華夏之地。而繁衍於我域耶。不知貴國有之否。其名稱為奈何。東郭答曰。

俺過歷海傍諸州。以此樹為問甚多。故已答之。蓋此樹比我國之樹。葉樣稍細。而初生常帶紅色。至夏而青。抵秋而復紅者。畜眼所未見者。無乃所謂真丹楓者耶。我國所謂楓樹枝葉之形。與此樹或相彷彿。而霜隕之後。始即般紅矣。俺嘗聞博物志之言。丹楓自有別般種類。色常帶紅。而得霜其色稍益紫紅云云。所謂青楓葉赤。天雨霜者是也。此樹安知其非此乎。信哉。樹木之不同。亦如人面之各異也。問曰。畜眼義如何。答曰。畜眼古今通用文字。韓詩云。畜眼見未曾。

按是為前次筆語。其他詩文唱酬極多。皆不盡記之。若水自書尾云。正德改元九月廿八日。朝鮮信使至

京師旅館。廿九日賜宴。十月朔日余偕青地俊新往謁李重叔洪命九嚴子鼎南仲容溪。新文雅唱和頗多。余有博物癖。乃折櫻花紅樹二品。以問李重叔矣。櫻花與櫻桃其種本異。而紅樹亦非楓類也。吾國人以紅樹爲楓。櫻花爲櫻桃。其誤久矣。意李入吾境。有人以此二樹作櫻桃楓樹而問者。故其荅如此也。此日東發前而事務益繁。顧見而來者衆。不能再問而止焉。製述官三書記。皆容貌秀偉。博覽強記。文思如涌。執筆即成。非此間人所能彷彿也。淹留少日。艸艸辭去。不能從容請益。是爲可恨耳。正德辛卯十月九日。白雪山人書於結髪居。

問曰。此魚我邦名鮭。生東北海中。常以八九月來自海津。遡流而上。產子鹹淡水交會之處。春初復化爲魚苗。仍入鹹水中。狀略似香魚而極大。長三四尺。鱗細有斑文。皮厚肉赤。肉中無細刺。味美。腹中子大如豆。紅潔似珠。顆顆攢簇。如玉蜀黍形。味

亦美。蝦夷國此魚尤多。熏乾貨於四方。按閔書云。過臘魚頭類鯽。身類鱖。又類鰱。肉微紅。味美。尾端有肉。口中有牙如鋸。好食蛤蚌。臘來春去。故名過臘。觀所說形狀。近於此。第鮭東北海有之。八九月由海而入江。不當在南方閔海中。似鮭與過臘非一物也。然魚在海中遷移無常。或有猶如鴻鴈春去秋來者。安知此魚遇秋風起。自東北來。圖南日就暖。故在我邦則八九月盛有。而及至臘月。閩海始有之也。近江州琵琶湖有此魚。較於生海者。形小鱗白。亦八九月自湖入溪澗水流處。名之江鮭。我邦村上天皇時。有

源順者。著和名類聚鈔二十卷。其中載鮭。引崔禹錫食經云。鮭其子似莓赤光。一名年魚。春生冬死。故名食經不傳於世。其詳不可得而考也。不知貴國有此魚也。其所名奈何。辱敎之幸矣。荅曰。此魚即我國松魚也。嶺之東南多有之。不甚貴也。洪鏡湖曰。此魚絕似我國鱸魚。未知貴邦亦有鱸魚而不與此同耶。若非鱸則非僕所可知也。嚴龍湖曰。我國東海亦多有此魚。其名松魚也。南泛叟曰。此魚是我國松魚也。與鰱性同。而體小。我國東海所產。七八月之間。自海作隊游上川溪。或磨身於石。鱗脫不止。至於身斃。未知

其性也。按是爲後次筆語。其他問荅亦多矣。若水書尾云。辛卯抄冬初四日。朝鮮使臣還來平安館。次日余偕青池禮幹氏。往訪製述官三書記。余將鮭魚及條子乾鮭。問之李叔重洪命九嚴子鼎南仲容。其所荅見于上。按東醫寶鑑云。松魚平味甘無毒味極珍。肉肥色赤而鮮明。如松節。故名爲松魚。生東北海中。今以仲容所荅參之寶鑑說。明是鮭與松魚一物也。然名爲松魚。亦自東韓方言。而非華人所稱者也。八閩通志。閩書。興化府志。漳州府志。福州府志。汀州府志。海澄縣志等諸書。俱載松魚。所著形狀與此大異也。殊類而同名爾。以鯨鱺魚爲道美魚。烟草爲南蠻草類。皆彼中方言。非正名。正德元年十二月十日。白雪道人書。右件。俱就席上以其所構思相與筆語。皆足以視其學術之精核矣。

我土諸儒多未知講究地理。故於郡國州縣城府山河都會等之諸志。見若贅疣。夫地志記載人物風俗物

産境域尤裨益聞見而史學中之一佽助也若水與室鳩巣相議建議而言地理之書博聞見資考證不唯知各地風俗與古今沿革而亦可以知造化之榮枯物産之異同矣加賀侯聽之盡錄其書目遍求於清商於是不惟府城州縣之誌河渠漕運水利山岳道程通路之諸志前後輻輳矣後及享保中　官聞其事又徵求地誌諸書於海外皆起於若水之所建議云

若水以博物聞於當時海内言本艸者盡歸嚮焉今案以本草稱揚之者未爲盡識若水之爲人蓋其學核

博而旁通其識精覈而徵實研尋包羅不遺餘力嘗著庶物類纂一千卷實古今未曾有大手筆也鳩巣爲之序云天地之間莫非物也分物以命名正名以辨物然後名物之學有録興焉夫以學者視天下之物星辰曆象地理職官禮樂典詁宮室車服以暨鳥獸草木之屬孰非名物之所聚乎是故君子之學莫博於名物而名物之多惟本草爲然夫本草以草名篇而土木金石羽毛鱗介皆在也自神農氏以降歷虞夏商周下逮炎漢隋唐之後天下幅員日廣四方品物日殷充牣於華夷山海之産洋溢於職貢圖籍之志而欲以一人之力蒐輯而討論之亦已難矣稲君彰信京師人也以博覽強識名於一世嘗以治世餘暇輒取古今名物之書而讀之莫不研究探索由博以求其精而其於本草最致意焉出産形狀驗之經歴聞見之實名稱種類證之錯綜同異之説如是既久然後竊夫諸家本草之書大有未備而其論形狀定名稱亦不免多有錯誤要之不可據信遂欲考訂百家折衷群言部分類次以成一家言未果也及至策名藩府常以博雅爲我侯所優待乃賜君休暇以禄家居給以紙筆傭書之人得以商量舊學盡以

其平昔所蓄著簡冊以謀不朽於後世由是君始肆力編纂日夜孳孳不倦凡歴二十稔屢易稿分爲二十三部計二千百餘種皆係我土域所産殖者其中國産而不産此者當俟他日別錄之於是書成總一千巻名曰庶物類纂其採摭之富與辨晰之精自有物類之書以來未之聞也是歳季夏之月君來本府拜侯淹留之間數與余相見於寓舍語及是編乃解其裝出而視之簡袠浩瀚縹緗粲然真盛觀也他日謂余曰願是編也於子之意何如願乞一言以弁之余謂昔者孔子教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商羊萍

實專車之骨。與肅愼之楛。大野之獸。皆待聖人而識之。是天下之精於物類者。莫若聖人也。孔子沒。而門弟子。各傳其詩書禮樂之教。而其名物之學。則無傳焉。及至後世。若晉張華。唐歐陽詢。宋鄭樵。元耶律楚材。明楊愼。並稱博物之人。然未聞有能考古今之籍。通四方之志。舉海內之產。而錄之。以補天下彼我之闕典也。豈其事浩大汎濫。實有難於爲力者耶。若夫本草之書。專審藥材爲重。其不預藥材者。多不收。亦不過以爲醫家之業。方術之用而已。固不以論古今名物之學。華夷產殖之類也。今君以淵博之識。精核

之力。貫串經史。馳騁古今。直往勇進。以古人之所難自任。卓乎有所成就。殆盡天下之物類。而無有遺漏焉。眞可謂不朽之大業也。豈可例以醫家藥材之書視之哉。後世得是編而存之。將見其不讀聯乘之書。而家著博物之志。不購懸金之賞。而知呂覽之誤。何者。則名物之林。得失之苑也。譬之觀於九貢之鼎。而海內之怪。無遁於目。遊於五都之市。而天下之珍。畢陳於前。彼所周歷四海。經營一生。而得之者。我乃坐而盡之於一覽之後。後之讀是編者。亦如此爾。傳云。爲之者勞。觀之者逸。嗚呼後之人尚有以知君之勞哉。寶永七年歲次庚寅。七月既望。英賀室直清師禮甫序。今按。此序與鳩巢文集所載。頗有異同。是依本書所附。而不改之。時鳩巢在金澤。歲五十三。若水四十四。

若水編述庶物類纂。既成。又淨書一部。將上之　幕府。奉書執政土浦侯政直（從四位下侍從土屋相模守）云。寡君知宣義有好草木昆蟲之學。乃命臣撰次此書。編成一千卷。名曰庶物類纂。皆係于作徵乎華人。紀載中者。而我域所產者。凡二千有餘種。自謂一生之精力盡于此。以平章群類。罔羅百家之衆説。斷以耳目之親驗

然後作此書也。至於其名見于往牒。而我土未之有者。與夫嘉木艷草奇禽怪獸玉石珍寶東方所獨有。而未可考者。則欲別撰著一書。而其業洪繁。亦非旦夕所能成。且近年多病。有志不可期。恐不能成。伏惟閣下以賢明之資。宰輔　大政。學問之博。文章之偉。冠冕一時。謀謨之徽猷。揆圖之嘉績。光華於四方。宣義辱得通下風。誠切傾倒之念。是以願欲得推轂之先容。以進獻一部於　幕府。向者京師處士柳川順剛。及弊藩文學室直清等。爲宣義敘此書。詳陳述作所起。乃寫以呈。願賜電矚。足以見其梗槩。伏冀垂顧

不乙

正德二年四月。若水以其君加賀侯許可。上庶物類纂於
幕府。命賞賜銀錠百枚。又使進呈他著述。由是
詩經小識。炮炙全書。食物傳信本草等。皆悉上之。每
次賞賜有差。

若水自少壯病痰飲。踰不惑。甚謹食飲。衛生惟勤。鉛槧
自娯。從事著述。其所起草極多。而自識其壽不長。所
收藏書凡十二萬卷。所起草稿本三十六種。遺言悉
收之金澤之侯府。永欲供後人之觀。故平生之所鈔
寫。至今現存。不散佚一篇矣。

若水嘗以其壯年所校刻本草綱目多致謬誤。欲改刻
之。而不果。亦建議藩府。將翻刻萬曆版二十一史。施
國讀於全部。至宋史。未至於完備。而謝世。識者惜之。

若水以正德五年乙未七月五日。舊患痼疾。沒于平安
北小路家。歲六十一。葬於洛東迎稱寺。門人松岡恕
菴。名玄達、字成章、京師人　津島如蘭名久成、字桂菴、越中人等悉從其遺
囑。相議不敢為碑碣。墓表題若水稻彰信之墓七字。
耳。所著有詩經小識五卷。左傳名物考十卷。本草圖
翼二卷。本草別集二卷。庶物類纂一千卷。目錄三十
卷。我土物產目錄三卷。採藥獨斷二卷。皇和物產品
目四卷。炮炙全書三卷。孝女傳一卷。結髦居常話十
二卷。別集六卷。文集十二卷。本草綱目指南四卷。食
物傳信纂補十二卷。以上二種、門人內山覺順編次又所校刻。李時
珍本草綱目。李九我四書文林貫首。朱橚救荒本草
等。皆行于世。案若水著述三十六種、所舉于此十六種、其餘二十種皆屬未定草稿、故不能知其目。

阿部將翁

名輝任。字丹山。號將翁軒。通稱友之進。陸奧人。給
仕幕府。

將翁蓋以慶安三年庚寅生於奧州盛岡。寬文中初到

江戶。又到京及大阪。湯游數年而還鄉。延寶中嘗欲
乘漕運貨物之舩。再到大阪。南部八戶洋颶風大作。
漂流海中。殆七閱月。艱苦萬狀。不可殫言。柁裂桅碎。
薪水皆盡。自分必死。無知所向。飄搖出沒。遂著阿馬
港。其地近廣東。即海外諸州商舶所輻湊也。土人憐
之。傳送廣東。竟到兩浙。間後托之互市商舶。護送長
崎。得還焉。

將翁在於杭州。始學醫術。專心本草。歸鄉之後。益講習
之。辨別物品。凡係藥餌者。精覈研究。莫不盡意。設有
未詳之者。則到崎輿。質諸於清客蘭人之有識者。不

得其旨則不措故其所講習皆得之實驗矣。享保中往來江戸專試物産種藝會　幕府博徵海內俊傑之士有一技能者各充其選將翁以本草學被名乃上言甄別物類採擇産殖之學亦經濟之一端而不可廢棄者也。　官納其議使之按驗於是奉命採藥於安房上總伊豆相模駿河遠江三河大和河內二丹三越信濃上野甲斐飛彈奧羽諸州暨松前蝦夷等諸島深山幽谷人跡所未通博搜弘索不遺餘力其所往訪必有獲焉數年之間其所齎得草木八百五十八種金石五十二品吾邦古今未嘗聞

見者也而無苟益於世用者雖珍希物不敢屑意自謂李蘋湖綱目徒誇宏覽博聞李正字原始空論附會陳言其大者既若此小者不待言而況於目未覩其物脚未踏其地詳辨效驗悉言形狀者耶余所表章之種類未至於一千皆獲之實地者也與異於西土諸家之閑文字矣。

我輿地雖在東海之遠壤環海爲溝島嶼爲城天險之堅地理之要庶富豐饒實全地球中萬國之所不企及也且二百年降文運之盛漢唐宋明豈足比肩乎。雖然書籍暨藥種不得不求之於海外加旃生齒月蕃民用日密飲饌被氈毳皆似可耐者惟於無藥餌至療病痾殊爲不便故將翁銳意於此搜索物産不待求之海外而粗足者自此而始其功實偉矣。此將翁嘗入蝦夷三次獲龍延於海足得附子於山頂二物切於民用醫家之所不可闕先是皆待之海外自將翁搜之　官命種之吹上田安園圃培養蕃生後試功驗咸有明徵不讓於舶來物使之益監其事數年而果能暢茂遂植之奧羽之海濱至今繁衍諸州永爲世用

甲斐金峯山中土人傳言産水精故俗呼曰水精山而

先是一人無知其眞僞者　官使將翁按視之將翁至山中望觀山氣熟察土性斷無有水精若有是必石英矣耳乃傭數人鑿掘巖崖諸處果獲石英或白者或紫者或紫白相間者頗多矣自此而後信濃上野飛彈等山中知取石英者自將翁始於戲覆載之中何物不有人患其不可知而已嘗謂美玉明珠孔翠犀象豈生之於曩世獨無今世哉天地之道生生不息惟在乎求與不求耳

將翁顏貌奇偉人一見知其非凡昂然常自以經濟有用學爲己任當時有名之士青木昆陽田中丘隅等

質問本草疑義。

將翁巧思多智。創造於我土未嘗有之事。種甘蔗作砂糖以充蘭爲弓絃。株朱地佐代蠟燭。製天蠶絲作釣緡之類。至今爲永世之資。均是爲後人遵守製造之端。關之東西。雖有異同沿革於其間。製造之法。不得廢棄。真非有絕世之才。獨剏之識。何能及于此哉。

相模大山神祠。舊祭大山祇尊之靈。呼曰大山。而未詳其所原始。中世以降。僧侶據住建不動明王祠。所謂與不動堂前不動堂是也。遠邇不逞之徒。必以盛夏登山賽祭此祠。每年自六月廿七日。至七月十七日。

其他不許詣此。香花之盛。冠於關東。有一大刹曰八大院。崇奉真言教。支院十有八。巫覡百五十戶。道士十五戶。占居山麓。隷屬于本院。盡掌祈禱齋供之事。山門谽谺。鐘樓殿廡。金碧輝煌。富貴繁榮。不可勝言。享保中住持僧良海者。與將翁善。翁嘗避暑於此。逗留數日。談及開山在何年。良海曰。傳言　文武天皇慶雲二年。奈良東大寺別當僧正良辨者。以其生於相模國大住郡由井里。當於桑梓之地相擇靈場之域。開山於此。草創伽藍。今之與不動堂是也。雖然歲月悠遠。文獻無徵。不足以取信於世。特山之絕頂。

有大山祇尊社。龕中安置徑六七寸許頑石。稱爲神代物。未知其真假。翁請觀之。良海使翁啓龕而縱覽之。翁曰。是似石而非石。似玉而非玉。堅質黲色。所謂鮓答者也。海外之人言。此物能致雨。故可以備旱也。良海曰。今茲暵旱業已如此。盍試之。翁齋戒三日。山中有瀑泉。土人呼曰二重瀧。翁網結鮓答。縋下之於二重瀧深潭中。俄頃之間。山嶽震動。天黑雲作。雨降三日。溝澮皆盈。關東諸州沛澤尤洽。農民鼓舞抃喜。其事傳播一時。都令大岡忠相具上其狀。特有褒詞。官大感翁之博物。賞賜銀錠若干。自是而後。別營

小祠。封厝鮓答。曰石尊大權現。改大山曰雨降山。按鮓答之名。始見于元人楊瑀山居新話。陶九成輟耕錄。而後文字不一。明沈周坐客新聞作鮓丹。田藝衡留青日札作鮓單。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錄作劄答。譯語無定字耳。並言生牛馬腹中。齊石能治膈噎翻胃。亦念呪祈禱。可致風雨也。我土之人呼曰苛伊瑳拉拔沙剌者。蓋帝亞國所謂百鐸羅鷲族亞爾之轉聲。而皆與此同。獲之於獸腹中者也。物類之理。往往有不可誣者。牛黃狗寶羊卯等物。皆腹中所產。效驗極多。楊愼外菴外集。方以智物理小識。來集之倘湖樵書。□□□。八荒譯史。方觀承松漠草等諸書。皆論及之。近時我土。先輩劉桂山醫賸。大槻盤水蘭畹摘芳。二書。詳言之。可就見。

享保丁未。四月。新賜俸二百苞。蓋以功于本草學也。又賜宅地三百區於本所相生街第二坊。久之　官闢藥圃於城東三十間溝。種藝諸藥材。使將翁監其事。

翁沒之後使門人田村元雄代之明和中移圃於小石川今之所謂御藥園是也（享保十八年癸丑所刻江戶畫圖載御藥畑者在于日本橋南通街第四坊今之中橋窪溜地是也所謂人參圃者蓋其最初植朝鮮人參種於此也未知三十間溝今在木挽街與銀座街之間素非中橋窪溜也姑從墓誌所言記焉）

將翁上書言種植人參以備民用蓋我土未嘗知培養之遠求諸於海外其價最高民庶不得容易服用之惟知爲良藥耳先是有野語曰飲人蔘湯獨縊咽吭　官命取其種及苗於朝鮮使翁植之藥圃翁盡心致思成之培養而著花實遂能繁生悉作世用後分移諸州亦遍海內坊間所謂御種人參者是也不啻

至今闔國受其惠服藥餌以此互市於海外海外之人稱之曰洋參永爲我土之利益

享保壬子歲關西諸州饑荒將翁作避穀方自試用之不粒食者七日而動止不異平生遂言之　官官命縣令諸司等施行之衆庶是賴免餓者數萬人其方云黃蓍赤石脂龍骨（各三錢）防風烏頭（各一錢炮）於石臼內擣千許煉蜜丸如彈子十粒可以充一日之糧云（按將翁辟穀方有三其所施用者蓋本于救荒本草向曾孫享父著救歉舉要二卷刊行余爲之序詳言及之）

將翁數入于深山幽谷採擷藥材必以數日糧從霜宿風止不厭寒暑積年之所搜獲極多及都令大岡忠相薦之　朝始奉　旨任其所乞優其費用給賜其資於是東採西索盡其所欲遂有採藥使記採藥筆記之著青木昆陽作採藥筆記序云夫人之得失也徵之於其所守用舍也驗之於其所操余之論人常持以爲法而不少違矣嘗聞都下神田有阿部將翁軒先生者家世與之南部人蚤隱於醫少壯好遊足遍天下耳順之後卸鞍于此餬口方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其人敦篤質實絶無浮華氣留志民彝有用之學講習農桑樹藝物產培殖之說都尹大岡君屢稱其爲人以爲河村瑞賢之流亞矣瑞賢以漕運之

功策名於明時先蒙　擢先生以博物之聲顯跡于今世既受徵用余以君之紹介初謁先生深服其守操之堅確矣先生知命之後漫游關西寓于熊本三年熊本侯將賜月俸廿人糧以爲門客薩摩侯以壤接于近時時延先生質問本草學又將賜卅人糧以爲賓師優待甚渥熊本侯聞之加卅人糧欲留以爲醫員薩摩侯亦聞之招致以五百石采地爲其藩制之中土兩侯相互競不已先生兩皆辭之去之長崎窮迫殊甚不敢易守操置榮辱於度外專以講習名物爲己之任後復東到于此而無希世取容之意

項出其所著採藥筆記十卷被示謂曰物産之學。本邦猶未聞從事之者。徒信紙上空論。賴為依據。不知求之於實際目擊之上。故余欲細大取驗於此。真偽試徵於彼。而得其確信著明者。研覈品類焉。非毫修飾一言。成其辯説者。於　本邦物産之一事。未嘗無裨益乎後學也。其言深切。諄諄不已。余受而讀之。雖未學物産説。抑亦不可不奉而崇之。然則不嘗遐陬遠鄙之人。於斯學。因知其所嚮。足以知我土産殖之多。不讓海外之諸國也矣。余抒其所見而敘焉。享保二十年乙卯春二月。後學青木敦書。

將翁採藥諸州。人跡所未通。無險弗屆。數年之久。竝未失脚。嘗到飛彈横濠山中。途出旅亭。小憩。亭側有一板橋。臨谿。去地數丈。橋柱腐摧。弟子二人暨僕一人殞隊。土人救之。得攀緣之。其不為齏粉者。谿底盡泥沙也。翁屢語云。始知不躓於山。而躓於垤。處世之憂。毎生乎所輕忽也。

將翁自唱物産學於此。若田村藍水（名登。字元雄。陸奥南部人。）後藤桐菴（名光生。字梨春。江戸人。）平賀鳩溪（名國倫。字士彝。讃岐人。見于後。）大田大洲（名澄元。字子通。上總人。）内田南山（名士顯。字長卿。丹波人。）宇槐園（名晉。字明卿。江戸人。）等。皆名于世。繼述之者。至今不絶。

將翁雖文學之冨膽。不及於若水。其於平章我土品物。盡得之實驗。悉心極精。無復遺蘊。比諸於訪捜載籍。區別良毒。而後辯其是非。決其真偽者。不可同日而言。然以其人無成書刋布于世。讀書種子。不知其功於物産者多矣。洵可以惜矣。

獵者取熊膽。赫日乾之。自昔如此。巧欺之人。毎獲一膽。盛以猪鹿膽胞。雜以他物。一膽得五膽之利。其形狀香臭。足以亂真。將翁嘗謂。熊膽宜置諸懐中。以氣温之。久而視之。柔軟者真也。堅實者偽也。此言宋王得臣塵史所載。與試麝臍之説吻合。

平賀鳩溪曰。阿部翁之於此學。訂正世醫之偽謬。明晰藥鋪之贋誣。實自翁始。故從事之者。不得不奉其遺説矣。

將翁寶暦三年癸酉正月廿六日。没于神田三河街宅。享歳一百四。實可謂上壽。所著有本草綱目類考百廿卷。本草徵義十五卷。採藥筆記十卷。採藥使記。將翁軒隨筆。仝續筆各二卷。真偽諸藥考廿卷。三百種考。藥性要覽。藥性表擇記各三卷。人參耕作記。七十二候辨。人參辨正。大雅之論。硫黄盃考。柳岡雜記。精神考各一卷。其餘雜著叢録。未定稿本數十卷。至其

孫□任時往往散逸不識其所在世有知其遺稿重價購之者近時余所見數種有志於此學者宜著眼搜索之

附翁鄉有妻子漂泊之後羈旅多年不置妻妾晚暮畜妾生是任是任生□任是任早歿是任幼孤長以醫爲業生喜任字亨父號櫟齋善繼家學亦從余遊焉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四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五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松浦霞沼

名儀。字禎卿。號霞沼。通稱儀右衛門。播磨人。仕于對馬侯。

霞沼之父曰彌五左衛門。舊仕于越後侯。（從三位中將光長卿）依侯命附屬其支藩姫路侯。（從四位下松平大和守直矩）有故致仕。到于江戸。使霞沼從學於木順菴。時稱小三郎云。

霞沼歳十三。從西健甫。（既見于後編）謁對馬侯。侯一見以爲奇童。賜與學資。使益專心於經史。從事誦讀。自是孜

孜不怠。未至弱冠。文筆之名著稱於宿儒碩學之間。

霞沼置詩稿於案上。南部艸壽偶來見吟誦。不已。既而聞其自作。大驚曰。吾謂抄寫唐人之詩也。時歳十四。

霞沼天資穎敏。文學性知。不煩師訓。日弄翰墨。博涉宏獵。不甚經思而成。尤長詞藻。與紀伊祇南海同甲子。同門之士推稱二妙。

南海嘗評曰。霞沼少壯之作。太邇盛唐。但恐字句雷同。譬唐人之臨摹二王帖。晩年與韓人應對。不自覺氣格流入彼調。（案南海鍾秀集。載霞沼古今體詩四十餘首。中有次韻白玉寄懐却呈古詩。其高華可誦矣。）

元祿壬寅歳二十七。因雨芳洲之薦。並仕于對馬侯。賜居宅於下谷邸中。居四年移于對馬。及正德辛卯韓使來聘。時與芳洲同掌書記。文章之聲馳于海外。彼製述官李東郭稱謂自鄰交起以降。所未曾有之人矣。

霞沼爲人雄俊疎達。平生不欲矜飾炫耀於世。能長其所長不隱矣。曰。欲學華音。辭令往芳洲。欲學經義文章者。來我。許人各有所自得而長。不必強爲之焉。

霞沼歳踰不惑。專志善鄰。嘗奉侯命撰通交大記五十卷。至享保己亥韓使來聘。時侯獻之於　大府。特旨

賞賜銀錠十枚。執政筱山侯信庸（松平紀伊守）傳命曰。自有交隣之事。徵實剴切。未嘗有如此書。宜優既廩豐資給。以使之益從事其任。侯於是擢爲原任儒學教授兼掌書記用人格。自是屢祗役釜山浦云。

享保中對馬侯奉　官命貿買人參一萬斤於朝鮮。霞沼在以酊監督佳惡。按其所輸致矣。蓋鮮參邇年價貴漸致以雜置贗僞。若不能明晰而辨覈之。不啻費巨萬受欺詐。施之病者。貽害不少。彼獨以產參勝于諸國。詩驕閭外。雖然生熟不常。豐歉有時。寒暄不定。乾濕有變。外示富饒。內實不贍。每自苦其不蕃殖茂

熟也。故奸黠之徒最巧射利。以形狀似於參之物。能僞造之託言於在土之淺深。出山之早晩。乾烘之妝拾。形色之厚薄而立種種之名目。來多品類。雖彼之精鑒定者。往往爲之所欺詐。而恐以贋僞求售。動輒被闞。及入於罪戾。緻密縝固。爲難辨識。故鮮於不受誣者矣。霞沼一見乃謂。非上品固不足以充我用矣。我既以情告。若不得所請。半其斤量可矣。而已許之。今所輒致畢是中之下品耳。僅鑒數斤。業已如此。豈不近似乎。無信約乎。彼士怫然作色曰。弊邦雖偏小。不敢以麤物易高價。意者牙儈之徒。粉飾裝成誑賺。

主司所以至於此也。俺輩不預認知。則禮曹宰臣。豈能關係于此乎。請須憑貨品題上中下。以貿買之。霞沼又見數十斤。不悉佳品。彼士多方回護。巧作遁辭。只曰。豈敢言涉疑似。頗有慙愧之色。霞沼斷然曰。貴國貿易產物。有無互資。不始于今。素不爲以求貨貪財。而一一檢覈審治之。似窮人。數千斤封署猶全。今悉却之。再擇充我用者。彼士因騎虎之勢。知不可退。憤然曰。萬斤既不些充用。不充用則係于人命。人命至重。豈以耗羨折利論之乎。霞沼曰。然則用捨損益有所處置。不待僕等之揣度。確保無必薄故矣。彼畏縮。不發一言。稽核憶量。恐其損國體。久之曰。公等遣情。俺有一隄調之所區畫。請薪木積之庭。投參萬斤。於烈火中。暫時燒之。聞者快之。

語云。天壤之間。未有善鄰而不存。不善鄰而不亡者。東西相竝。何得睚眦而相保永圖哉。宗氏之據有對馬島也既久矣。其於朝鮮一葦相航。利澤互關。未曾有背憎違迕。及豐臣氏強梁黷武。一國群靈糜爛殆盡。至慶長丁未。申款初成。乃復周旋。我修勿爽之盟。彼解共不戴天之讎。蠢爾之民永受其賜。善鄰之政可謂偉矣。以故宗氏襲封藩鎭。世掌西陲之管鑰。歲時

聘問。行李往來。慶弔修其好。貿易通其利。二百有餘年于此。境域以安。寬永中置監舍於釜山浦。地曰。以酊菴。使五山禪侶祇役于此。三年交替。而考檢通信文翰之事。霞沼往来于此。數次。正德中新井白石得志於時。建議。變革通信之舊格者多矣。雖然得失相半。人或不便之。享保中復依舊格。不用新法。霞沼與芳洲相議。不必偏倚。折衷新舊。取其所當。贊成其典禮。至今循用而不變。皆依於霞沼之所參謀預畫者也云。

芳洲長於霞沼八歲。不以後進遇之。情交最密。嘗謂我

輩雖来梓遊學都下又羈宦於彈丸黒痣之地萬里夐絶之域不與第同休感則無與可語者霞沼依賴之厚四十年如一日終始不變及其知命歳無嗣子請養芳洲第二子名權允字文平襲祿權允通稱贊二郎頗有學術不墜箕裘

芳洲橘窗茶話云霞沼與余同寓雉塾（木順菴家塾名）少於我八歳最喜成翠虛賦富士山浮空積翠開煙鬟之句吟賞不已一日問我杜詩中何者尤可意我荅以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時霞沼年十四五余今已將近六十歳矣追想之天稟所賚敏鈍逈別如此

對馬之地自元祿中百五六十年于今其士大夫語學術則必曰芳洲霞沼嘉言懿行足以師表一國議論勸戒足以榮辱四民無敢優劣之者

霞沼嘗謂芳洲曰吾與兄生則同其師受同其出處同其志趣矣死則當同其墓地同其傳記矣其情境之真可以想像余向者與對馬醫員上田玄龍者交歡問霞沼事實玄龍役畢歸國之後速寄霞沼遺事一卷來依是得知其槩又有雨森勘兵衛者舊役在都邸此人芳洲之玄孫爲余屢語高祖遺事及霞沼之官途有功績其話說載之文苑雜志故不贅于此

霞沼著述通交大記外依君命作宗氏家譜卅二巻又辨駁新井白石殊號事略作殊號辨正二巻殊號事略正誤一巻其餘善鄰原始録三巻通志彙編十巻霞沼寓筆若干巻皆傳于家

享保十三年戊申九月朔日沒歳五十三至其病革命子弟燒燼其所作詩文數巻故片言隻辭無遺世者其意以謂近時浮華風習刻行詩文誇示世人可深厭惡而懲艾之其言雖似激詭絶俗之見可以想其爲人矣（案霞沼詩文傳于世者不尠白石停雲集南海鍾秀集京師書肆瀨尾維賢所挍刻正德辛卯韓館唱酬等諸書畢載之好事之人可以就見矣）

土肥默翁

名政平字政平號默翁一號自觀居士通稱左仲越後人

默翁其先世相模人及北條氏割據於此鞭撻近壤遒入越中竟據有新川城天正中兵敗失地擧族播遷多在三越父良繁始仕于越前侯默翁生絲魚川長來江戶從坂井漸軒學學就授徒又善筆札受其書法者多

延寶中僑居下谷廣德寺門前街講說三體唐詩古文真寶文章軌範等書每上其莚聽受者數十百人雖

少時不下五六十人。每人至月盡日。以錢二百文爲謝儀。世之所謂賣講者也。當時講習文學教授子弟者未甚多。可以觀矣。自是而後駒籠吉祥寺門前街芝增上寺門前街等。處處皆有此事。其舉胚胎於默翁。産出於藤東野。石筑波。生長於千葉芸閣。松村梅岡。名延年字子長稱多仲江戸人老成於井金峨。原狂齋等。至今不絶。

默翁夙喪考妣。事繼母甚謹。四十年間侍養無怠。鄰人未知之。認以爲眞常。稱孝行先生。不敢名。

默翁雖性温厚。好論古今之興廢。暗諷時政之得失。蓋

貞享中朝野多褒貶。人民不安堵。於舉錯輿論囂囂。故無仕進之意。

一貴紳有勸祿仕者。不肯之。嘗言。鸚鵡不愛金籠絲牢而愛隴山者。枉其體也。鸞鳩不死荒榛野草而死稻粱者。違其性也。物類猶能知自適焉。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養于祿餌耶。

享保十一年丙午四月廿九日没。歲六十七。葬於城西市谷長延寺。所著有須留毛餘志一卷。美奴餘濃登毛二卷。狎草三卷。

土肥霞洲

名元成。字允仲。號霞洲。又號新川。通稱源四郎。江戸人。給仕于　幕府。

霞洲。默翁之子。生而蚤慧。及其僅言。口授句讀。即能成誦。六歲善書。賦詩。水府義公嘗聞之。召見稱爲神童。

霞洲學新井白石之門。講習既久。學術操行。不唯能髣髴其於行草。筆意氣韻甚迫於眞。常代書不少。既在當時。人不能辨識之。

文昭公在甲府時。嘗召見使講論語中庸數章。而聽之辨説最明。又使書字。席上走筆大書其所賦詩。筆勢遒勁。若老成。然傍人舉嗟賞之。時元祿癸未八月。歲

十一也。遂以童子爲甲府侍讀。賜俸十人糧。及後　公入繼大統。加賜二百石。爲儒員。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　命下儒曹。筆語應酬。當是之時。新井白石奉旨改定儀注。多變舊格。而入其撰者木菊潭。高天漪。三宅觀瀾。室鳩巢。服寛齋等。五名皆儒員。以秪南海爲宗室紀府文學。加焉。霞洲時十九歲。以白石之推歎。又加焉。合爲七名。應接韓使。霞洲和通信從事李邦彦大坂城五十韻。其詩膾炙人口。自有聘問。妙齡唱和者不過律絶。以是聲價著聞于一時。其詩載在于正德七家韓館唱和集。業此七人皆係于白

石之薦擧者也。蓋當時儒員不惟此七人。坊間所刻正德雞林唱和集。載林大學頭信篤。同七三郎信充。同百助信智。同又右衛門信如。人見又兵衛沂。同七郎左衛門浩。同帶刀行察。莊藤左衛門良資。和田傳藏長房。安見文平宗恒。深尾權左衛門南直。同權十郎南謙。桂山三郎左衛門義樹。德力十之丞良顯。秋山正藏正房。津田武左衛門玄孝。佐佐木萬一郎玄龍等十七名。人見以下皆係于林家之門人。固不入於白石之徒矣。白石雖以文學登用。居于勢位。天資執拗。不能虛心御人。而私其所好。雖知桂山義樹有文章。以其出于林門。排擯之。不容矣。若正德七家唱和集。全以其所好擇其人者也。嗚呼。自古雖明達之人。不能免褒同貶異之弊。習難矣哉。

霞洲服仕十五年。竊知時事多變革。不可復舊。謝病辭職。出就散官。後十年而致仕。自是專絕逢迎。以校定白石遺書。爲終身之業。蓋從師命也。白石之家所傳

于今諸書。多出於其所淨書云。

寶曆七年丁丑八月十四日病沒。歲六十五。葬于先塋側。所著有新川詩集四卷。文集六卷。霞洲雜纂十卷。退省私記六卷。來韓唱和集一卷。享元聞見志五卷。

霞洲之男名君澤。字德甫。號鶴洲。吉篁墩大田錦城等友善。嘗誦先人口語云。自童齔至不惑。隨從殆四十年矣。先人現爲白石親炙之門人。每著述成。必任挍定。或代手書。多在目覩。不復容疑。白石著述編纂。蓋三百種二千卷。其淨書半出於先人之手焉。由是觀之。其信服推奉之意。可謂至篤矣。

田中邱愚

名邱愚。字喜古。號冠帶老人。通稱邱愚右衛門。後更兵庫。武藏人。給仕于　幕府。

冠帶本姓窪島氏。其先世相摸人。仕甲斐武田氏。武田氏亡後。移居於武八王子鄉。父某娶委宅氏。以寬文三年壬寅三月十五日生於此。幼有奇才。與兄祖道讀書近鄰瀧山大善精舍。早有神童之名。

冠帶自弱冠時。常留志於富國强兵之術。嘗謂財不難於聚也。取予能當則國富焉。方不難於施也。賞罰能正則兵強焉。

天和中川崎里正田中兵庫者。一見愛冠帶之爲人。且識其有遠器。以女妻之。請爲嗣子。遂出冒田中氏。後代義父爲里正。

川崎邑舊有里正五人。兼事長掌置驛之諸事。雖其職不貴。總管東海一道海陸漕輸諸件。尤稱繁劇。關東郡代伊奈忠賢。特能識冠帶之不凡。弛免四人。專委任之。冠帶一人。川崎土壤南接神奈川。北連大森。鹵田無羨。該部無常民。苦其不足供諸役。故有典廬舍鬻妻子。尚不能給者。六鄉津舊屬大森。冠帶建議。請屬之川崎。稅津以每人錢二文。用之賑救邑中之窮

窘。而後至今閭郷頼其恵。
冠帶自請官税渡錢僅五年許。邑中寢富冠帶亦自貨殖馬嚮所免四人及大森里正等以其被奪津之事皆妬忌冠帶竊謀傾之詣江戸誣訴擅有私賦冠帶不敢辨雪之甘心受呵責常出畜資賑濟孤獨民依頼之者數百戸。無幾邑中失火延燒數里乃盡傾儲財假貸罹災者不敢收息只使邑中給仕諸件不欠官役。訴者慚愧謝解。
正德中遊于江戸。憑鳴錦江初入物徂來之門。自是講習經史而不息。諭告邑中之子弟勸以孝弟力田風

俗丕變誦詩書尚禮讓向學者往往而起皆冠帶之力也。
都令大岡忠相嘗侍　幕府。言冠帶之為人亦上其所著治民策大悃旨享保癸卯召問農政水利之要務冠帶不避諱忌忠告懇懇。皆切時情賞賜銀十錠後賜十口糧使治荒川水不日而畢又使濬酒勾川而有殊効焉。初建議欲修築隄防于此使衆民以一畚之土石運輸於坍所不問老幼男女與每人錢十文時屬星夕土俗每夜點燭戲遊謂之盆躍又使邑中兒婦鼓舞於新築上不勞徒役未至百日修築全成。
酒勾川武相之間會同百川霖雨渉旬隄防隳壞洪流滔滔瀰漫數十百里稱為難治享保甲辰自使冠帶治之至于丙午功成永絶其患巖流瀬隄改曰文命東隄大口隄改曰文命西隄建大禹祠於此又樹二碑記其始末文命東隄碑云。相之酒勾川會同百川東入于海富士箱根鎮其南大岳舟山連其北實關中之襟帶海東之咽喉也寶曆己亥之冬富士山東南之隅土中發火砂礫飛數百里蓋硫黄之氣所釀也其災傷之所及關東八州之地不見青草者數百

里深者驟丈淺者盈尺武相之間焦土最甚酒勾川遂壅其後比年大水隄防悉決以故居民流亡者二十年于此。朝廷方求治水者以欲為生民興利除害享保丙午春二月臣邱愚欽　命來載于此乃大興徒役以搏土乃因地勢疏水循水勢導流既平可蓺人始著乃告成功雖然不有神祐安保不壞于永久哉謹按昔者貞安二年勢田判官為兼奉　勅治水建神禹祠於鴨河舊章可據故累石設神座于隄上越四月朔四方氓庶傳聞其擧不期雲集膜拜者弗已其時土功未全竣則揭畚鍤以擬祭祀乃與民

約曰。靡自今歲以逮永久每遇四月朔。爾老幼男女。徼神之惠。來拜者。各運土石。以為神事。神其悅豫哉乃降福下民。於穆弗已。則水不失其常。地平天成。穀登歲豐。乃納爾貢賦。仰供公役。育爾父母妻孥。俯全私恩。修其孝弟。和其鄰里。詞訟不興。盜賊屏戢。疾疫弗行。災傷永弭者。神之惠也。伏惟神昔治水。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弗子。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股無肉。脛無毛。是獨何心耶。以治水安民為其心也。故今爾輩運土石以寘隄。神豈不饗哉。夫神。配后土。與天竝隆。雖萬世尚新。故神即后土之神也。

威靈甚顯。爾輩凡有疾患事故。誠虔禱之。又有效驗。則各量其力。負土寘隄。履而固之。以賽神功。勿伐隄樹。勿動隄土。寧堺一塊。勿損一毛。凡爾輩務所以鞏隄防者。皆神之所悅也。神豈貪粢盛乎。亦唯在爾輩之誠耳。聞者喜而退。既而具事聞。 制曰可。賜金百兩。以為其資。乃附之諸沿隄之民戶。俾永弗怠其事。且栽植桃李梨栗于上。以為運費於戲 聖代視民如子。則神之心。即 朝庭之心也。因名其隄以文名。勒石以詔後世。于時享保十一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橘縣田中邱愚敬識。文命西隄碑云。故巖流瀨

隄大口隄。今改名曰文命隄。臣邱愚欽奉 命。來修築之。靡建神禹祠。因以名之。事詳于東碑。亦賜金二十兩。以為資給。其花栽桃李。其果植梨棗。以為歲時祭祀之資也。乃令曰。百爾子弟捋土運石。歲以例補罅漏。而賽神。勉旃勿怠。遂勒石。謹告於諸千歲。享保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川崎田中邱愚識。此二碑近藤正齋所鈔示也。近時得坊間刻本於書肆。首載井通熙序。尾題江戶京橋南三町目書肆太郎左衛門板行。其刻成在享保十五年庚戌夏。蓋當時之人傳聞冠帶之舉。書寫者多矣。故刻布之也。

菅野震新菴雜記云。武中有田中邱愚者。相模之產也。

歸鄉省其父母。持生魚取行於山林。路傍有雉罹于羅。已偵伺之設之者未在。投生魚於羅中。而以為償。奪雉而去。既而設者至。覩之遽然曰。異哉鳥羅之設魚則離之。歸而問之筮者。筮者曰。此山神之祟也。速立祠而蓄生魚於池水。祭祀以人牲。則猶可免也。村民素樸。信巫祝卜筮之言。亦懼從之。祠漸成。將祭祀焉。募人牲於百金。不敢有應者。邱愚傳聞之曰。僕家極貧。不得養父母。請鬻身於百金。則可以撫育老幼。遂納券自應募。於是擇日辰用人牲於祠。衆民覲邱愚。夜深而措去。邱愚獨坐俎上。待神之至。四野寂寞。遂無有來者。傲然飽飲其奠酒。飫食其粢盛。放火

焚其祠而還。

享保十四年己酉二月。擢爲多麻崎玉二郡縣令。管五萬石稅入。加賜十口糧。當其涖任。均賦稅。而除冗費。省徭役。而利公私。數月之間。而縣事大治。至十月疾俄起。以十二月壬午日沒。時歲六十八。葬於川崎小向邑。以上通籍無幾。未盡其用。人皆惜之。所著有民間省要廿卷。治水要方二卷。冠帯筆記四卷。案十二月無壬午。十一月有壬午。乃十一月十日也。日月必有誤。可考。冠帯先配生男喜乘。先沒。後娶淺岡氏。生安卿。出爲泊瀨氏嗣子。喜乘字濟明。襲俸爲縣令云。

陶山鈍翁

名存。字士道。號鈍翁。又號訥菴。通稱庄右衛門。對馬人。仕于本國。

鈍翁少遊平安。受業於木順菴。深得濂洛旨。後歸鄕里。以學術登用。至郡代官。頗有治績。至今對馬闔州婦嬰童子。能知其姓名矣。蓋其以有廣修儲蓄。嚴禁私釀。特薄漁稅。鹽驗竊買。抑止姦賣。禁不擧子之諸處置。公私盡賴其利云。

鈍翁常謂。重遲深沈者。能處大事。輕躁淺卒者。不能處小事。然則事事物物。不可輕卒遇之。雖至微至易者。當以重沈而視之。

鈍翁在郡宰職十三年。廉潔端正。威惠共行。州民懷之。韓人玄同智者。篤學之士。傳聞鈍翁之治績。以爲漢世循吏之流矣。

對馬之地。野豬蕃息。蹂躪田畝。農民不堪其害。鈍翁與郡司平田類右衛門建議。言殲豬策。侯命從其言。自元祿庚辰。始就其擧。至寶永戊子。其功全成。前後九年服事。其勞州民至今受其賜。佐護鄕。鈍翁之所産也。鄕民請雨芳洲記其功績。立碑於此。其文云。在昔聖王之治天下也。或驅蛇龍而放之菹。或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以其爲民害也。蓋禽獸之害。猶盜賊之於國。盜賊興則良民苦。禽獸擾則田畝荒。姚相捕蝗之使。韓伯徙鱷之擧。豈出於得已哉。曩者我對馬州之害於民者。莫甚乎豬。毀苗損稼。無所不至。而晝有儲胥之設。夜有叫呼之逐。猶且苦於艱食。衆視爲仇敵。終莫之殲。非特一世而已矣。陶山平田二公之爲郡司也。奉上愛民之念。出自天性。深知足食之本。在于勦豬。乃牽州內之人。大爲田獵。每歲以自臘月至二月。爲合圍之期。大柵小籬。類魚投罾。據于榛莽者爇。馬脫于奔逸者尾焉。勞思覃精。維勤維勵。嚴號令明

賞罰處分區畫。靡不周盡。庚辰元祿十三年十二月起于豐崎。己丑寶永五年二月終于豆酘。亘古莫重之患。一旦悉除。深山邃谷無有一遺種矣。於是乎斯畜斯畬。惟力之視。遂使枵腹者無甌窶滿篝之憂。使守夜者有貼席安寢之樂。嗚呼微二公。吾誰適從。眞堪與夫聖世之治賢宰之績。上下出入同其功矣。因爲記事勒石。傳於永遠。凡爲我子孫者。庶幾乎感其恩惠於無窮。而罔敢或忘也。佐護郷人醵錢建之。

鈍翁治郡之久。貲其有績。寶永丁亥累遷藩參政。至秩三百石。屢有建言。皆侯家之要務也。勇往果斷。諷刺

得失。言之愈力。既而不容。僅三月而罷。自是以還。閉戶深坐。不接交人。著述自娛。二十餘年。人皆惜其所抱負不展於時。

享保十七年壬子六月十四日没。歲七十六。其人深智宏達。將大有所施爲。賚志而没。洵可以悲。余讀其所建議治安策一篇。益識卓論。玄同知所稱實非虛言矣。所著春秋大義十二卷。通鑑綱目大義卅二卷。民止說。財用問答各二卷。老農類語三卷。訥菴雜錄六卷。其餘雜著數種。未詳其目。皆傳于家。

向井滄洲

名三省。字子魯。號滄洲。通稱小三次。後更魯甫。攝津人。

滄洲。足利氏之庶族也。元弘中右京亮仁木義長從幕府尊氏。屢有戰功。其子越後守滿長。始居于伊勢向井邑。是爲向井氏始祖。其子右馬助滿將。其子教將稱二郎。其子貞長亦稱右馬助。其子高長稱四郎。自是以後子孫播遷。無有聞者。祖父吉長舊徙住東奥生休寛。休寛西遊。以方技並仕桒名及高槻諸鎭。後辭仕。家居平安。當其在高槻。娶中島氏。生三子。滄洲其季也。

休寛後更休閑。號休庵。方技之餘。善書。中島氏名三性。天資聰敏。頗讀書史。賦詩。又善和歌。滄洲幼穎悟。受四書句讀於母氏。休閑愛之。及其成童。聲音似母氏。故以三省呼之。蓋性與省同也。

滄洲蚤學于木順菴。既而順菴被　徵東下。亦負笈寓于其家塾。與新井白石室鳩巢兩芳洲等。講習經史。時天和壬戌冬也。

滄洲在江戶五年。會父休閑臥病。倉率歸京侍養一年遂不起。雖服闋後。不欲再東。能守先人之舊廬。與母氏居以教授爲業。

滄洲自辭順菴而歸平安。以同門先輩之故。常從柳川震澤受其誨督。震澤長於滄洲十六七歲。其在木門。最稱高足之弟子。順菴男菊潭。名寅亮字汝弼號菊潭稱平三郎亦從學之。寓于震澤。熟滄洲與菊潭同甲子。於震澤之門有澤近於洲洲近於潭之語。蓋言其學術之有深淺矣。

滄洲天和壬戌歲僅十七。與菊潭同從震澤與韓使成翠虛李鵬溟洪滄浪等筆語於大阪客館。蓋韓使來聘。贈荅詩文者。雖操觚輩未至冠者不猥許列於筵席。二人皆童亂總角。得列於此。後總角應接韓客。以此二人爲之始例云。案壬戌歲來聘唱和詩歌者不及正德以降之衆而先是寬永癸未明曆乙未應接者大阪江戶僅不過數人至此壬戌寖多可見文學未甚闡而從事此技者不多矣滄洲所唱和詩文詳載在于平安書肆丁子屋源兵衛所輯刻和韓唱酬集其書十二卷記載六十八家足以見其應接之人

震澤從遊順菴最久矣。順菴東行之後。猶在平安。誘掖後進。滄洲兄事之。其餘順菴之門人悉從焉。震澤未至五十歲而沒。無子。順菴遙聞之。深痛其絕祀。使滄洲冒柳川氏。繼其緒業。滄洲稱柳川氏三十年。後復本氏。蓋雖出於不得已。識者薄其所爲矣。近時余所見讀書種子類於此者多矣。業已出後人家。及一時得志衣食有餘。斷然歸復舊姓。無所忌憚。可惡之甚也。能知冒他姓之非是。宜先固辭之。若或不辨識其可否。誤受人後。自有處置之道。時宜何忍廢棄之乎。古人謂龍有蛇一鱗。不害其爲靈。玉有石一脈。不害其爲寶。士有一惡。不害其爲小人。出冒他姓者。不可不慎。

滄洲天資遲重。至於居家日用之微。皆悉有節。整齊不錯。妻子奴僕。常畏其規矩之密。而樂事之簡易。一來使令者。雖至其期。無辭去者。復請留止。

滄洲歲踰不惑。初有仕志。而好爲深湛之行。擧世希遇。故不果。及晩年稍自檢飾。學修經業。行尚守約。名其堂曰敬居。常謂敎育子弟。宜我躬先之。德以爲經。才以爲緯。二者始於居敬。其言實然。其門人若宇明霞之博達豪邁。石川麟洲之德義敦實。雖其學行皆由性質。滄洲薰陶之功亦不尠。

滄洲歲六十六。以享保十六年辛亥正月十九日沒。葬於洛東鳥部山慈芳院。娶牧野氏。無子。養伯兄玄貞子信義。字誠安。號橘洲。爲嗣。及其易簀遺言。信義歸復本姓。信義依稱向井氏。柳川氏遂絕。

松崎蘭谷

名祐之。字子慶。號蘭谷。一號甘白。通稱多助。丹波
人。仕于篠山侯。
蘭谷家世仕篠山。壯年從其父移居平安。監於邸事。蓋
西州諸侯置邸於輦轂下。以便交通收約於大阪奈
良伏見大津等諸方。邸監者。所謂屋鋪留守居也。父
久居其職。故襲之。服事廿餘年。於此遂無過失。
蘭谷以自少在京。執贄於伊藤仁齋之門。後與東涯友
善。專信其師説。終身遵奉不變。
蘭谷幼有奇才。仁齋深稱賛之。及長。果博覽群書。通練
時務。尤善應對言辭。款接之人。不論親疎。一見稱侯

家之得其人矣。
蘭谷平生色嚴而氣和。雖好爲廉潔之行。不與世俗近。
故應接者畏其剛毅。退而後愛其愷切。無不歆挹風
猷者。
蘭谷中年之後。好臨池技。尤長草隷。細井廣澤評曰。筆
法之齊整。在于林道榮高天漪佐文山之上。余嘗見
一色時棟唐本類書考。坊間呼曰二酉洞書目錄者是也載蘭谷題
序。其自書而摹于文衡山者也。
蘭谷留情文章。能狀物品。而詞義典雅。不流艷富。又不
沵時習。嘗評物徂來。唱修辭説曰。惜哉。以彼宏覽之
識。而甘爲如此奇癖。雖電耀時目。風靡海內。不必經
五十年。而衰廢矣。若不自知李王之業。非純粹之文。
則愚之甚者也。或自知之。奉崇其説。不惟欺人。以欺
已。乃罪之大者也。彼有一於此。其評果至于安永中
驗焉。攻擊修辭者比比而起。不惟文章之上。於其經
義訓詁。不復振。可謂巨眼矣。
蘭谷博洽之餘。研究本草。與稻若水最厚。正徳辛卯韓
使來聘。時客館筆語。質問三物於學士李東郭。其一
示鶯寫真曰。我土有鳥黄綠。大如雀。名曰鶯。正二月
發聲。其音圓滑可愛。至四五月不鳴。想與唐山鶯大

同小異。貴國鶯亦同我鶯乎。其二示山吹花葉一枝
曰。我土花草叢生墻垣間。長四五尺。三月發花。其種
有黄有白。有單瓣有重瓣。名曰酴醾。或曰棣棠。未詳
孰是。其三示紅葉一枝曰。我土名曰楓。二三月發芽。
至十月。始紅。丹色可愛。未幾飄落。在山谷者最殷紅。
貴國有是等耶。名稱如何。東郭答曰。僕舊聞貴邦無
鶯。而今承眎敍。其形頗似鶯。而所謂鶯只有黄色無
綠色。我土鶯自三四月始鳴至秋止。清圓聲音如所
示耳。酴醾果如所示。而棣棠僕嘗遊我土湖南時見
於人家有之。長四五尺。其色淡紅。若躑躅花樣。貴邦

亦想如此。自入貴邦境。多有揭問楓樹異同者。蓋其枝葉比之我土楓稍大。未知何物為真。所謂楓。或別有異種耶。大小之異。或以各地之有別。未可盡知也。此三質問雖不足記。留心物産之一事。可以知耳。

蘭谷有二子。伯名千之。字萬作。早從學東涯。寓于古義塾。僅踰年而興病。歸篠山。無幾而夭。歳十七。有小川遺稿二卷。叔名賢。字子齊。號東郭。伯叔皆以才穎被稱。賢亦二十三没。有東郭遺稿三卷。江北海續日本詩選載賢詩二首。以爲蘭谷孫者誤矣。

蘭谷自喪千之。哀傷病起。以享保二十年乙卯七月九

日没。歳六十二。葬於篠山城東王地山中。所著有本朝曆史徵二百七十二卷。同目録四卷。膝下問答六卷。刀俄四卷。鏡俄三卷。訓彙八卷。鎔冶漫筆五卷。史論奇鈔七卷。唐詩河海十二卷。言志集三卷。甘白雜録六卷。後録六卷。篠山志二卷。山陰雜筆四卷。蘭谷集十卷。

龜山西脇棠園翁嘗謂弊藩之士松崎蘭谷松崎白圭。其男觀海。與蘐社諸名流周旋。故世皆知其學術。稱其為人。人之處世。不可不博交。蘭谷雜筆載評程明道之事。先儒所未嘗有之論也。昔讀之諳記其大意云。程明道之没也。文彦博題其墓表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今案明道宋仁宗年號。而經三年改元景祐也。嘉號之字固不少矣。不當以爲人臣之私謚。而彦博躬在宰輔。以此題其墓。明道之弟伊川受不敢辭。兩者皆所不可解者也。後人亦無議及于此者、蓋阿其所好耳、此等識見、遠出於白圭觀海之上矣、余聞之於翁在文化末、自爾以降二十餘年之後、得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讀之、亦有此説、而蘭谷先于大昕五十年、固非襲之者、眞暗合耳、翁名簡字居敬、龜山之世臣、受業於東藍田、藍田物徂徠之男、金谷之門人也、余少壯之時因翁得聞蘐社遺老之事實者尤多矣、今偶憶起其言記焉、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五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六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伊藤梅宇

名長英。字重藏。又以為通稱。號梅宇。平安人。仕于福山侯。

梅宇。仁齋之第二子。東涯之異母弟也。母瀨崎氏。仁齋先娶緒方氏。生東涯。蚤歿。故再娶之。瀨崎氏名總。丹後園部人。頗有婦行。生四男一女。梅宇其長子也。

梅宇。寶永中筮仕于德山侯。侯最信仁齋之學術。徵聘東涯。不應。侯懇請不息。故俾梅宇代之。而猶在堀河。

時時往來德山耳。而受其餼廩。正德辛卯韓使來聘。德山侯時為館伴使。使梅宇專掌文翰之事。先是德山之地。文學之士。未甚有多。及梅宇仕于此。從事於經史之業者。蹝踵而進云。

梅宇歲二十三。喪仁齋。受東涯之誨督。後與諸弟環坐。連榻讀書肄業。皆依梅宇之指揮。而學術皆夙就焉。

梅宇少於東涯十三歲。長於介亭二歲。長於竹里九歲。長於蘭嵎十歲。能友于之。後各繼述先業。不墜家聲。時人呼曰堀河五藏。以字藏之字也。

梅宇尤長言語。講說經史。辭爽理暢。音節亮亮。還出於東涯之上。聽者敢無倦怠而欠伸者。

梅宇常愛陸游劒南渭南二集。以為老蒼宏雅。不讓老杜。我土之人。當是之時。未有真知放翁詩者。梅宇有意於校刻二集。不果。

享保丁酉春。辭德山之餼廩。專以教授徒。翌年戊戌筮仕於福山。携家移居。蓋福山之地。先是皆山崎氏之學派。無長於詞翰者。自梅宇到于此。闔國向風。文學丕變。無曩時之陋習。逞私見。

梅宇訓導子弟寬厚有餘。講習不倦。鉛槧自娛。鑽研博綜。至老彌篤。若使之在於輦轂下。繼述之任。當不減

于東涯。居趾避遠之地二十八年。故無識其學術操行者。惜哉。

梅宇以天和三年癸亥八月十九日生。以延享二年乙丑十月廿八日沒。歲六十三。（按奥田士亨所撰墓碣。以貞享元年甲子。歲為生者。蓋差一年。今據家譜。不從墓碣。）葬於福山城西無量山定福寺。私諡曰紹孝。（一作康獻。）先生。娶佐野氏。六男一女。伯輝祖襲祿百五十石。仲長鵬。叔長富。餘皆夭。所著有志林二卷。談叢七卷。講學日記十二卷。相遺窩詩稿三卷。梅宇文稿五卷。

伊藤介亭

名長衡。字正藏。又以爲通稱。號尓亭。平安人。仕于
高槻侯。

尓亭仁齋之第三子。梅宇同母弟也。以貞享二年乙丑十二月十日生。舅進齋舊仕土屋侯。在于江戸。以其無子。約以爲嗣。猶在兄許。受其敎育。後進齋致仕。家居。故欲自以文學起家。移居于樵木街二條樋口。敎授爲業。

尓亭自少好書。字常事臨池之技。尤妙於行草。經義之外。以筆札著稱。又善繪事。能作花卉。

尓亭性稟樸質。不欲粉飾。不好聲譽。惟以研窮家學。繼

述先志。爲專務。絶無名父之遺業。而誇耀於人之態。然東涯沒之後。以其壽特存於世。推尊之者極多矣。洛攝之間。每人欽重。荷聲價於一時焉。

祇南海答梁蛻巖書中云。尓亭詩筆兩長。亦好繪事。寫蘭竹花卉山水品。滿頗有風致。不似邦人之所爲。其胷襟瀟灑之趣。更不似平生之端愨。要之繪事雖小技。自在讀書上。而出自於隨方圓。施規矱之餘地。從事於後素業者。不可不識。今按觀此書。所言尓亭能畫之名。既爲當時有識者所稱譽。

尓亭每待人。能盡恭敬遜己之誠。與忠恕推物之實。故一應接之者。皆感服其爲人。世稱以爲有乃父風。

享保丙午四十二歲。應聘於高槻侯。猶居平安。受俸三十口糧。屢往高槻。講授經義。侯家待以賓禮。恩遇甚優。其在侍讀職也。歷事四世。亦預聞藩之政事。頗有納約之益。上下皆依賴焉。

尓亭少於東涯十五歲。仁齋沒後。受其撫育。故常以報伯氏鞠養之恩爲志。嘗作坐右銘。自警云。時食時衣。風雨無侵。一世斯恩。天高地深。雖其辭不甚工。發自至情。些無虛搆。足以窺其志。

安永元年壬辰十月廿四日沒。享歲八十八。葬於小倉

山二尊院先塋之側。私諡曰謙節先生。皆出於門人之意。初娶不諧。卒無姫待。潔居終身。以弟竹里第二子維孝爲嗣。所著有謀野危言。救荒小言。各二卷。經濟小言四卷。謙節遺稿十二卷。

伊藤竹里

名長準。字平藏。又以爲通稱。號竹里。平安人。仕于
久留米侯。

竹里仁齋之第四子。梅宇同母弟也。歲十四喪父。爲伯兄被撫育。及長博覽於群書。最長史學。享保中以父之門人湯河東軒名丙治。字丁甫。平安人。之薦擧。解褐於久留

米文學。受俸廿五口糧。猶居平安。後擢世子侍讀。移於江戶。居赤羽邸。時歲廿五。

竹里東到之後。以名父子。信其學術。從遊者頗衆。江戶奉崇堀河學者。篠崎東海首唱之。湯河東軒及竹里和之。先是東涯將遊于此。觀關東之光者數次。不果及竹里至于此。詳識風俗習氣。異於五畿。故絶意不到。

竹里在赤羽邸舍。繼述家學。教授徒弟。與服南郭居。僅隔赤羽小流。北岸南畔。不甚相遠。南郭以蘐社之高足。雖視一世。有得其許可者。人皆信其言。南郭一見

知竹里之爲人。稱爲溫厚長者。

東涯贈竹里赴久留米言云。自先子開門唱道。蓋六十有二年於今。壯而衡門之下。獨抱遺經。以闡明聖人之道。爲己任。奮不顧身。持孤論。立獨見。不求知于當世之人。一二親厚者。勸其稍遜言。以徇時好。先子不肯改其故。每曰千歲之後。必有子雲。隱居自若。狃聞已久。衆論稍靜。先張之弛。後訕之斂。中歲而家道甚艱。予與四弟三妹。坐食在家。親厚者亦勸其使子弟就仕出贅。以爲後圖。先子亦依違不肯遽從。每曰人生而隨地。衣食自有分。何必汲汲從容晏如。既而先子棄世。遺書稍布于世。雖未至迴衆人之視聽。而讀其書知其人者。不唯服其言之可信。而亦慕其德之可欽。歲戊戌。仲弟長英釋褐福山。今玆四弟長準亦將赴久留米。蓋及先子之門者。分處諸侯之國。稱道遺德。以丐其祿用也。嗚呼存沒六十年間。先子之言。久而有徵。臨行同志多有贈言。長準丐予亦一言以敍別。因告之曰。予以屬在長叨主宗盟。欲訪先子之道。必咨焉。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先子之所以欲成吾輩者。豈二其儀哉。然則欲駕先子之道。以傳之當世者。豈吾一人之責也哉。

漢之馬氏。宋之竇氏。皆有五子。克揚家聲。庶幾汝之亦服先子之道。修之於其身。傳之其同寀執友與其士民。以毋負拔用之盛意焉。享保八年癸卯孟夏朔日。按。時竹里三十二歲。始到久留米。無幾而還。猶居平安。後五年爲世子侍讀。移居江戶赤羽邸。是爲享保戊申三月。自此而後。從侯駕往來久留米四次。又歸省平安三次。其至謝世。在江戶二十九年于此。

竹里與輿田三角書中云。僕常謂人之幸莫幸於爲名家子孫。而其不幸亦莫不幸於此。學術有受授。習業有傳來。能守先緒而造之。自無艱澁勞苦之患。何幸及之。雖然學有些不精密。習有小不堅確。概責之於子孫。而及其父祖。其子不肖。爲不守箕裘。其不幸

莫甚於此。僕固無過人之量。戰競萬端。恐先業之隊於地。故日夜乾乾。以紹述父兄之志為專務。實咸為之。故也。此言可謂知言矣。世人以仁齋諸子。東涯蘭嵎。時呼號堀河之首尾。藏顯著藪園。而為學術不讓於仁齋。特稱揚之。以梅宇介亭竹里三子為無足以言。未知其為人是覺言也。今考三子之為人。雖其經學文章不逮及於東涯蘭嵎。其言行藻履。無復害為真儒。余讀梅宇志林。介亭經濟小言。竹里赤羽漫筆等諸書。皆足以資考據矣。要之東涯之博洽。宏綜。蘭嵎之精核旁通。固世之所以不易得。以是比較三子。

可謂不知其類矣。

竹里東移之後。與故赤穗遺士。寺坂信行。（吉左衛門）交歡。信行仕于土佐支封山内侯在麻布古河。與竹里居相近。數互往來。嘗記其所聞於信行。曰枕干小錄。雖記以國字。無一虚飾。當時之實説也。蓋信行受大石良雄之指揮。復讐之夜。單身疾馳。告事於赤穗遺族在廣島者也。信行沒。而竹里作其墓碣。文云。（按信行墓在麻布古河曹溪寺。）其文云。寺坂吉左衛門諱信行。世仕于故淺野侯於播州赤穗。為隊長吉田兼亮之屬吏。其為人也朴實敦厚。事君長忠。與朋友信。棄己若癡。當大石良雄等復讐之時。雖在卑職。亦共與焉。抱水握火。艱嶮萬狀。無所不為。與衆謀之事能已成。衆議一決。而使信行報告於先君遺族在安藝者。其役畢還則良雄等既死其事。在人口。今不復贅。名正義精。無可議者也。最後遊事於山内主膳侯。恩遇殊渥。高節稜稜。勇氣超倫。世皆稱之。至今不衰。延享四年丁卯十二月六日罹疾而終。享歲八十有三。葬于江戶麻布曹溪寺。男信保以予有舊來請予誌于墓石。因記大略係之以銘。銘曰。身在下列。共耀忠誠。志既遂矣。遠邇傳聲。心迹俱全。諤諤之英。寬延二年歲在己亥冬十月。平安伊藤長準謹誌并書。是亦世之所不知。

寶曆壬申春初。江戶瘟疫流行。赤坂青山麻布南芝之諸地殊甚。方技之士。遠邇奔馳。棺槨價貴。闔鄉貼符門戶。而欲厭勝避之。巫祝禱禳。有得利者。竹里家人亦請治之。不肎貼符。曰我生六十餘年。家無新樣物。又無追時好。夫我不與世同好。世亦豈能與同病哉。

時疫之傳染。在恐與不恐。更不關于此。其家竟無疾之者。

竹里常謂。心平氣和。雖溫柔。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雖迂遠。而有透徹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物。可以言世務。

寶曆六年丙子九月十一日。沒於赤羽邸舍。歲六十五。因遺命葬於麻布曹溪寺。二子長維章。次維孝。維章襲祿。後辭仕還平安。維孝為仲父介亭嗣。竹里著述有數種。未詳其目。余所見赤羽漫筆四卷。枕干小錄二卷耳。余常以東涯先生為我土先輩之第一。歎服

其學有本原。故仲叔之於學術。與世襲業不同。可以知矣。

平東海

名維章。字子文。號東海。篠崎氏。通稱金吾。江戶人。

東海之父三菴業醫。其母嘗夢奎宿光耀入于懷。身動如孕者。期而生之。九歲讀平語十二卷。諳記事實。遂取四書五經。自誦習。不假時師之教授。十五歲博綜旁通。無書不解。時稱三哲。後最事宏覽。無所偏主。獨以精核強記自喜。

東海少而喪父。生質脆弱。不堪素羸。自試醫術。常事藥

餌。遂入于尚藥御醫菅李蔭名正□字宗圓山田氏之門。講習方技。悉受秘訣。李蔭以國手聞于世。深知東海之非凡。乃謂曰。以子之才學從事方技。甚似可惜。自今立志宜以儒起家。吾兒正朝厭薄方技。不欲修家世業。將為儒士。子其誘掖之。使兒成宿志。東海敬諾。相與切瑳愈力。正朝乃麟嶼也。無幾歲十三。擢為儒官。東海之所贊成最多矣。

李蔭與物徂徠友善。麟嶼雖承東海之教督。而講習學術。使之執贄於其門。徂徠驚麟嶼之才敏。呼嘗神童。不敢名。亦奇愛東海之為人。屢稱其學術。故其門下士。大宰春臺服南郭等。皆無不眷注。時歲二十八。後徂徠戲曰。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今若子輩。可謂東海出一儒者矣。每見呼以東海。因是遂以為自號云。

享保乙巳之秋。麟嶼請暇遊學於平安。蓋意嚮注伊藤東涯冠冕儒林。東海與之俱往。從事東涯。寓于堀河書院。踰年麟嶼罹病。亦聞父疾。而還。東海護送之。無何謝李蔭。僑居吳服門外。教授為業。

東海僑居之後。從遊者衆。戶外屨常滿矣。有訓蒙師連墻三四年。納交請屬。情態不透。雖晤言一室。遂席而

適。或相遇於途。目若不覩者。常避之。東海亦知唯唯之間。錯其氣宇。遜言恭色。而避其猜忌矣。先是東海聲價甚高。王侯貴紳。無不知其名者。恰若以後進晚生厭倒先修耆宿者。白面青衿。附和長老。巧成向背。冒嫉其才學之富。羨妬其講業之盛。而不能摧屈之。亦不能軒輊之。作為莠言。故誣妄之。吹響之甚。遂使之栖遲於衡門。嗚呼聲價之所在。謗議亦從之。自昔在然。

享保中小幡侯信久從四位下侍從織田越前守厚聘名東海。見之問曰。先生將何以教於余。東海對曰。臣不知也。而無

已則在於君之國政乎。臣幸賴天之寵靈。苟不憒昧。文武卷舒。不敢後於鄉人。侯大喜。延為上客。

小幡侯優待東海。穀粟之餽。聘帛之遺。歲時不絕。禮貌不替。其藩執政松原某等。執弟子禮。皆師事之。奉欵尤至。東海嘗陳所見。建議當時之要務數條。輔裨庶政。蠲除煩碎。屢往小幡。巡視封內。嘗聞輿人之謠曰。東海之黔。實慰我心。西山之旱。實為我霖。闔境信服。百廢皆興。時稱為上毛第一之治矣。

享保中林鳳岡以一代之耆宿。名重於天下。嘗見東海之詩文。名見。東海喜曰。此吾所願也。從遊請益。鳳岡

愛其才學。延譽之於侯伯之間。稱為學博。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當時淳質之風習。先輩之虛襟。推奬後進。率如此。

東海素貧。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千卷。衣被不具。自若。鳳岡顧眄之。每月給賜貲資若干。窮窘如故。後使東海移居于邸中。講說經史。誨督諸生。無幾為都講。學政之外。諸務盡決其手。鳳岡神宇宏豁。淡于財利。以其所有。盡委任之。不問出入。自諸國至寓于此者數十人。常依賴之。東海亦留意檢屬。最勤于事。不厭煩劇。不倦誨督。六年而辭去。再僑居吳服門外。

東海與井蘭臺。名通熙、字子叔、江戶人　關松窗。名修齡、字君長、河越人　友善。二人皆執贄於鳳岡之門。又兄事東海。雖然二人儼然自稱林氏之徒。干求諸侯。皆不好研究洛閩之性理。尋繹漢唐之傳疏。故講說經書。不專主於程朱。博用衆說。或請嚴禁之。東海曰。林氏之學。貴博不厭雜。豈與山崎氏之徒同其旨趣乎。

東海宏覽之識。特通之見。不唯經史。殊精於我中世以降之典誥。所謂國學記傳有職故實物語家集之諸書。無所不盡通。

東海嘗在林公邸。常減省已資。惠施於塾中寒酸子弟。

故寄寓于此者。悉慕附之。最得衆之歡心。稱曰欣娛生。國音與金吾同也。

東海嘗告人曰。吾沒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傳誦余言。推察余心者。其言經三十餘年。果驗矣。平生有欲振起吾中世以降之典誥。成一家言之意。既有同時若羽倉澄穜。名□□、伊豫人　加茂真淵。名□□、京師人　等著眼于此。至本居宣長。名□□、伊勢人　村田織錦。名春海、字士觀、江戶人　等。其說大行于世。

東海答菅野無山。名彥、字勘平、江戶人　書。詳抒其所見。今而不傳。恐逸。故附載焉。曰。僕嘗謂人患不遇明師良友。而已。

幸遇其人矣。宜吐露情實。自無所隱。以急於求益。故
初通問後。奉書自叙其爲學始終。而足下不厭棄外
之。乃辱復書。所以慰藉而將誘之者甚至。且諭以師
友淵源之所自起。并評論當世之人物。欲使固陋之
愚知所取舍。而不迷於趨向。又使僕試言其心之所
存。將以復見教也。顧足下之眷亦厚矣。僕亦當以何
報之。竊讀足下之書。知其蚤歲好學之篤。與求友之
急。此皆古人之遺美。君子之素行也。使他人能之。將
反復嗟嘆之不暇。而於足下。得之不足以稱也。至其
所歷舉者。皆世之推以爲巨擘者。學行之高卑。造至

之跡密。僕亦嘗聞之。不知數子之於古人。若是班乎。
其於道孰能得失於此。有於學者。所當辨識也。僕聞
君子之道不二矣。有以道德師之者。所謂人師是也。
有以術業師之者。所謂經師是也。其餘有一事之師
一行之師。一技之師。一言之師。雖其所得有深淺之
不均。然謂之則不可矣。足下始從中村惕齋。與毛利
貞齋。而遊。其所得未深。及其後得山崎闇齋諸書。始
知其所趨向。見其高弟佐藤翁。從事之。遂能斷然以
有所得而爲終身之師。而不知足下之於佐藤翁。所
以師之者。道德耶。術業耶。觀其所信服賞揚之者。亦

不過講論經典。修述簡編。則是術業之師而已。遂以
此推尊之至。崇奉之極。及其受授所由出。至闇齋之
學術操行。以爲朱子之後一人。則其視朱子何如乎。
朱子博文約禮。三代以降第一之人。兩極其至者。加
焉以宏覽多識。折衷群言。以成其家學。庶幾乎集而
大成者。故傳之盛。至今不廢。雖有攻者。愈攻則愈熾
不能撲滅者。實有近似聖意。遠出於漢唐諸儒之上
故也。及其晚年。義精仁熟。德盛道尊。聲名遍夏夷。照
暎古今。朱子之所以爲朱子者如此。近世之人。雖有
學行。立成一家者。豈能足以望藩籬哉。朱子之後。宋

有真西山。元有許魯齋。明有薛敬軒。其學術操行。雖
有醇疵。亦非近世之人所企及也。而今廼視數子。獨
推崇闇齋而上之。欲使以繼紫陽之學統。而得非尊
闇齋畀朱子者乎。昔者杜預註左傳。顏師古註漢書。
胡三省註通鑑。皆使左丘明班固司馬光之旨明著
後世。後儒乃稱其有功。以爲三家之忠臣。未聞有以
三子。而爲左班司馬之後一人而已矣。今足下所稱
闇齋數事。亦要之有功於朱子云爾。視夫校刻易詩
四書小學近思錄大極圖說語類文集等之諸書事
猶螢燭之於大陽。消流之於江河。而謂之朱子之後

一人而已。可乎。此足下尊師受授。阿其所好。自不知其言之過美也。蓋君子之過。常失於厚者耶。夫道者公於天下者也。師者所以求道也。故君子之於師也雖受尊之。亦不至於阿其所好也。若以一二有相近似。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則非僕之所能信也。若闇齋逃佛而歸儒。尊朱子。而黜百家。嚴師道而誘後進。其有裨於此道。固不待僕言。實近世之豪杰也。然其人自處太高。待人太嚴。少含弘之風。乏寛優之氣。不些容人之過失。其受授之間。無能平心虚懐。從容委曲。以盡彼我之情。此其所短也。足下所謂聖賢之氣

象者。恐不如此。古稱溫恭溫厚。寛裕寛容。闇齋豈不知之乎。至晩節。好所謂神道者。使人失望焉。嗟嘆不能已。嗚呼僕何人。以後進之鯫生。而私議先輩。固知僭偸之罪。無所逃避。而區區之見。決不爲高明。所許也。然足下所論云。觀近時人物如何。今已奉命。乃曲狗苟合。自誣雷同。僕於交誼。不敢爲之。君子不言人過。先輩不輕議。此士之常行。所當慎也。至其與師友。評論人物。賢否。則有不然者。必當達其詞理。盡致軒輊。曲直得失。各極其趣。已矣。不然則無以爲講學之益。質疑之地。故肆狂妄之言。略不辭讓。願足下矜

僕之愚。能敎之。僕幼事記問詞章之學。未嘗及經世有用之學。既長。而後衣食奔走。無復接於當時之逢掖。士所交二三。舊故固陋寡聞。甚爲可醜。足下不知其然。以取友多少。誤爲之問。不能有所稱引。以塞厚意。則逡巡不自安。益增慙懼耳。足下又以經學不達。於王侯大人。爲遺恨。此固其所也。然經學不自達。必有能達之者。今王侯大人。所以待儒臣文學。備顧問説書者。不過以方技小藝之徒。而寵幸之。何敢知尊其道。禮其人乎。而儒臣文學。所以奉公供職者。徒亦以此偵視其投上之所好。僥倖求容。語默去就之間。

不見可畏可信者。雖武人俗吏。亦易易侮之。況王侯大人乎。王侯大人。不下士久矣。固是爲好勝自用者。而聖賢之言。多觸諱忌。今使自用之人。就所侮之人。而聽所忌之言。宜其遠爾不經心也。然欲經學之行。豈其可得乎。竊謂儒者寧爲人主所忌。無爲人主所侮。則其所得多矣。夫唯不侮。然後能信者至。能信者至。則吾學漸可達於上矣。而達與不達命也。侮與不侮。我所自爲也。願其立志之高界。何如耳。故云。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然則非人主之侮儒者。儒者之自侮也。足下亦云。苟祿以肥妻子。誇於世。不待識者。而

後醜之。今世絕無此等語。足下特能言之。其所抱負亦可知已。苟使世之人皆如足下。激昂憤發自能進。則身不卑而道尊矣。志不屈而學行矣。而未嘗避以語人。恐是取怨咎。願足下勿以示他人。儻有與足下同志者。僕無隱於此書。不盡言。伏冀良察。不乙。

元文初患痒疥。養痾於小幡侯邸舍。自制藥方。服之。已舊衆醫攻之期而弗愈。其所服飲多是真砂龍腦等之諸藥。價資最貴。侯捐若干金給之。積年痼疾漸漸都除。竟瘳矣。遂寓于邸。侯亟饋鼎肉。贈縑帛。優待陪於初。嘗謂東海曰。小幡雖最爾小邑。有民人有社稷。

請先生安受公養之餼廩。每有饋贈。不以侯命將之。有司掌其供待。藩之士大夫諸曹。及侯族支封諸貴人皆師事之。武人俗吏於經史。雖未通曉。各自識尊道禮賢之意。無復事虛言薄行者。時人艷羨東海之得其隆禮。

東海病愈之後。踰年亦患肺渴。松原某受侯命。看護東海於家。使已妻子晨夕保養之。撫衛懇待。無所不至。東海謝曰。予以狗馬病。飽承優養。死有餘榮。雖若蜉蝣衣食于楚楚中。豈無結草之報乎。小幡之地。先是未知織絹製紙之事。東海告侯。教土人以此舉。謀潤益於公私。生造就緒。未及覩全成。施爲詳確。將有所利。竟至大漸。人皆惜之。

東海自元文二年丁巳八月罹疾。至庚申。歲前後在蓐其病間僅三閱月。遂以四年七月朔日。没於松原氏宅。去其生貞享四年丁卯二月八日。五十四歲。不娶無子。葬於谷中里善性寺。病中述懷詩云。青年意氣幾回春。白髮原來心不神。誰識平生書劍業。如今變作出塵人。此戊午春所作。果爲讖矣。

東海著述三十種。至今不可知者極多矣。今所舉于此。盡係於太田南畝家所弆藏者。東海談二卷。後編四

卷。續編四卷。朝野雜記六卷。和學辨二卷。後編四卷。不問語。續不問談各一卷。懷卷秘草。知命筆録各二卷。故實拾要十五卷。附録五卷。補遺五卷。於乎止點圖譜。譯訓法各一卷。亡友小山田松屋（名與清。字文齋。江戸人）爲余云。東海有詳略日本史八十卷。而其書未全成。亦有群書分類二百卷。近世塙氏群書類聚之編纂。全以分類爲創思者也。首唱之功。不得不讓諸於東海。余所見亦有校刊物徂來奈留別志五卷。伊藤東涯復性辨一卷。唐音語類五卷。

來原空洞

名守岍。字爲谿。號空洞。又以爲通稱。平安人。

空洞其先世三河人。奉仕于　幕府。慶長甲寅之冬。當浪華役。有故被黜。隱於洛東白河。遂爲京人。祖世榮。父正貞。皆以醫爲業。正貞娶谷氏。生三男二女。空洞其季也。五歲好書。專心於臨池。十二歲筆札之美。被稱於諸貴紳之間。

空洞稟賦羸弱。夙抱隱操。歲廿五。謝絕世事。非僧自髠。示不欲婚官。讀書惟耽。初從合田晴軒（名厚元。字仲循。三宅道乙）子學性理家言。業就敎授。中年之後。請其筆札者衆。卒爲書名所掩。世人目以書家者。流至今無知其學術者。

空洞初居京師。中移大坂。終亦居京。常避城市之喧囂。卜築郊外之閒曠。移居易趾。前後不一。擇其幽棲之所。遂愛其勝景之所宜。琵琶泉谷雙邱北野廣澤諸地。最所戀賞。各有別墅。居趾無定。俾訪尋者不可測知其所每居焉。

空洞研究六書。博覽於歷代書家之論說。而鈔錄唐宋以降墨池譜法叢記。前後數百卷。遍搜金石遺文。自周秦漢魏。至唐宋元明。亦名人眞跡墨本。其所臨摹。殆四十年。藏弆之富。無比肩者。葛烏石（名辰。字君岳）到居京後。常倚賴之。借貸書籍。以資其考。烏石常謂人云。空洞翁之於書學。與先師廣澤先生。伯仲耳。惜乎不使之同時。晤言於一室矣。

空洞多病。不娶。固無妻子。養多田東溪爲嗣。東溪初學三宅尚齋。居數年。而歟于冒他姓。然不敢言。空洞料知其意。使許之歸復本姓。且謂曰。吾伯兄有子。有孫。吾自附贅耳。安爲強人以招笞鄙之譏哉。若不留意。而撫養益厚。給其衣食。還如初時。使專志於其所欲。贊成學術。東溪後遊江戶。又學室鳩巢。遂以儒著聞。仕于館林侯。東溪深感其恩義。常曰。翁視儀猶子。儀

不能事翁猶父。終身服其爲人矣。（儀東溪名）

空洞學事實踐。講貫益密。造詣益邃。嘗云。敎化之術。特在智慧。智慧長於精神。精神成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不若敎之。與其敎之。不若化之。從容寬宏。諒其所不能。而納其所不及。恕其所不欲。而體其所不知。隨筆講諭。隨時開發。彼樂接引之誠。喜所嗜好。感督責之寬。媿所不至。人非木石。則無不可敎化矣。

空洞貸佩文書畫譜於一友人。其人家罹火而灰燼。後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自有盡期。何以償爲。當時書畫譜舶來未甚多。其價不下拾陸漆兩。其宏量可以

窺知。

空洞自元文癸亥之秋罹病。藥餌無驗。遂以延享元年甲子五月六日。没於雙卯別墅。享歲七十二。葬于洛西北泉谷西壽寺。病間自作云。與木石居。與水雲移。興來寫字。醉去賦詩。七十餘歲。被鬼神戲。

空洞博通餘暇。傍好禪。亦好老莊。晩暮其所宗無爲恬澹。平生所交友善。高遊外。金蘭齋。張放蕩。三人雖聞于世其名字不可知耳。皆以隱趣之高尚。被知於一時者也。

著述有龜毛録。三教合論。和漢草字辨。比倫敎。世話千字文。空洞消息集。仝續集。仝法語。及詩文集。未詳卷數。

關口黄山

名忠貞。字世篤。號黄山。通稱貞助。後更嘉平。江戸人。

黄山其先世上毛人。父興貞。字行休。號金鷄。陳人。稱嘉兵衛。始到江戸。學世所謂大橋流者書法。先是大橋隆慶。及其父重政。長左衛門以能書著。二世相繼爲書史。聲價傳播於天下。世呼曰大橋派。學者甚多。興貞有故。出冒篠田氏。依姻族長澤昌純者。住于礫川牛天神祠前。以筆札技授徒。後薙髮號沙彌行休。其業盛行。世亦呼曰篠田大橋派。其所刊行法帖墨本數十種。被貴於世。寶曆十三年癸未正月十九日没。歲七十九。祖述其書風者。至今不絶。

黄山生有逸氣。童丱不爲戲嬉。僅及十二歲。明敏才儁。無與比者。好讀野史。父興貞與太宰春臺友善。遂使從之學。未至弱冠。誦讀既遍。渉獵十七史。鈔録亦成。尤精於魏晋六朝之典詁。名物稱謂無不考覈。人呼曰六朝史童。

黄山亦從關鳳岡。學臨池技。精通六書。父常欲以筆札顯於世。勸而不止。故肆力於此。有所成立。而諸老先

進。皆稱其才。刻苦筆札。爲甚可惜。自亦不欲以小藝著聞于世。

黄山以父冒篠田氏。舊稱其氏。初以父蔭補先鋒隊騎士。然非其所好。無幾棄禄家居。敎授爲業。

黄山傳聞細井廣澤云。欲精於篆者。莫若自輯成一書。縱令粗略未全備。而雖不足有裨益於人。而於己則裨益蓋亦不尠。遂輯成李攀龍唐詩選。所收載今體詩之字數。題曰篆書唐詩選。蓋百年以前。舶來書籍搜索難獲。考援尤勤。自序之曰。夫子之於母。饑則仰哺焉。寒則仰襲焉。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雖慈母

不能保其子篆之於隷毋也凡操觚之士覃思研精於籀斯之學者盍閔閔焉欲爲其子而求其毋庶幾不失鞠育之道而隷法之進如嬰兒長然世之爲篆者鹵莾鑿空不得籀之甘滑斯之要領苟且摸倣則其爲食也半菽其爲衣也百結亦雖慈毋不能保其子之饑寒也余不自揣探討碑誌金石群籍法帖爲晩學乳臭之徒鈔書唐詩選一部欲使夫饑寒於篆者蒙慈毋之恩焉雖然余亦饑寒之一也身未免其患任重道遠莫逃其嘲加之刀刁之誤管窺蠡測之失其罪不可勝言古人有言云能言之者未能行之

猶以混混之源而求察察之流願四方好事諸君不惜鑒正繩愆糾謬得以防寒而救饑相與享温飽之至樂則何幸加焉亦何賜加焉

黄山自少壯留志音韻五方之音無所不通曉我邦自中葉以上與三韓往來韻學音訓得之於彼者不少加旃保元以降文敎不振漢呉相混至近世則有閩音有梵音有夷蠻音有習俗音有訛傳音往往雜出不可分別今欲通曉之宜先論其世而考其所由出之前後然後參伍錯綜庶幾乎其不差黄山有所見于此将著皇和音韻國訓方言捜索其所起宏輯衆書博采群説無復遺蘊鉛槧有年易稿既再不果而没人皆惜之亡友關潢南（名克明字□鳳岡孫）爲余云黄山音訓與新井白石東音譜東雅暗合者多我土著述小學訓詁類之傑出者也

黄山以享保三年戊戌三月六日生于礫川以延享二年乙丑四月十八日疾瘵没于日本橋浮世小路僑居歳僅廿八葬於小日向金剛寺所著有篆彙六卷篆書唐詩選四卷黄山遺草一卷皇和音韻十二卷未全成最後關南樓（名其寧字□□鳳岡子潢南父）較定成編云

田大觀

名瓚字文瑟號大觀通稱興三郎田中氏自修爲田平安人

大觀之父由眞以算術被崇重於世學者尤衆其没也諸子猶幼乃遺言門人川田由易者使之管後事大觀兄事之常受訓督能通其術又有父門人中井璋者尤精天學大觀從之講究星暦僅及弱冠其技著稱於老生之間

明末清初彼土先輩始知泰西之人精通於天經地緯星暦之學過絶乎前古採用其説因循至今夫不論華夷無存衆技取其所長捨其所短達人之觀也日

月之行有盈縮星辰之度有遲促而我土當時未曾有能得其至理者大觀造意推測乃始得之暗合泰西之說其法載在于大觀隨筆中故不贅于此

我土儒家雖以博洽聞于世者留意天象星曆者極少矣故能瀏覽歷代史書其所涉獵不過紀傳而不能通解天文地理律曆輿服等諸志則可謂知一不知二者也蓋天文律曆固我道之一端雖不精通其術不可不知其梗槩近世明游藝天經或問清梅文鼎乾坤體義等皆載渾象施游輪以測月行之南北我土中井璋亦倣其輪比諸前時稍為便捷然其環尚頗贅大觀去輪比輪徑以短梁勘驗其度然後推明

甚捷矣當時從事斯學者雖老成之人皆盡感服其所創思云按大觀之所創思而製者蓋依渾天取捷法者也錢竹汀養新錄云古之言天者有蓋天宣夜渾天三家宣夜之學久失其傳周髀則蓋天之術也其書出於周公商高所授乃算術之最古者自揚子雲著論抑蓋申渾其後蔡邕葛洪之徒咸宗其說而蓋天之義久置不講近世歐邏巴人入中國製器有渾蓋通憲之名而後步天家知蓋之不殊於渾而平儀之用視渾儀尤簡而易曉攷之梁代崔靈恩已有渾蓋合一之論北齊信都芳亦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則古人早有先覺者矣近時清人以泰西諸家言天地之理最極精密雖倚據之其實非三代以降古法所舊有間有疑其新奇而闢之者遂不能勝之要各就實驗所獨得也清聖祖康熙中命諸臣撰曆象考成數理精蘊等書其論說皆過絕前代其書東渡皆在大觀沒後往往有若合符節者矣

大觀清敏多才博綜衆技尤精音韻學每操呉音亦解俗語為象胥言遍覽近時小說傳奇傍譯院本雜劇邦人難解了者先是諸儒之所未嘗有之也

我土當時未有傳詞曲者大觀與宇明霞相謀博捜元明諸家之詞曲別集始悟其所作為是亦先儒所未嘗有也

大觀從明霞遊受其誨督明霞長於大觀十二歲不以後進而遇之屢稱其為人今案明霞遺稿所載贈大觀七言古詩二首詳言音韻之所起於我土商摧古今自註其詩併及大觀精思此無復遺蘊從事音韻

者不可不讀

大觀文章尤所自負今視其所作雖奉崇時習之李王修辭機軸之所由結撰之所原與服南郭平金華等所為異其趣歩蓋能熟讀漢魏以上之古書皆從妙悟得之者也

大觀與明霞同觀福田俊卿所輯名公四序評論其文章之疵瑕名公謂物徂徠及門人服南郭平金華越雲夢等四序謂送釋玄海歸崎序送守秀緯遣大垣序送土伯曄歸豊城序贈嘗神童序蓋是時蘐社之徒各作是序傳播于遠邇膾炙人口者也明霞雖初

服徂徠。奉其學術。後抒其所見卓然成一家言。掊擊
其說實出自與大觀彈駁四序之事云。至今坊間有
名公四序評一卷行于世。
明霞復大觀書中有言云。僕覽足下之所評語語皆破
的。或出人意表。爽然自失。足下自謂有雌黄之癖。不
能自已。乃以為病。僕才不能及足下。而雌黄之病固
先之矣。而今以此見告者。是鍼石余病耶。抑求鍼石
其病也。僕病已痼。不可以醫而治。足下之病亦非僕
之所能也。是蓋評四序時之語也。
大觀自廿一歲。患膝風臥蓐五年。常對几案。不廢誦讀。

其所發明。經史子集。解說叢考數十卷。未及成編。病
羸日甚。自識其不可起。乃使門人鈔錄隨筆五卷。無
幾而沒。距生寶永七年庚寅二月十日。得歲僅廿六。
時享保二十年乙卯十一月九日也。葬於洛東紫雲
山。不娶無子。人皆未嘗不津津然惜哀之。所著有尚
書天文解一卷。天經或問解三卷。天學指要二卷。贊
韻微闡三卷。名公四序評一卷。又續大觀隨筆五卷。
大觀遺稿四卷。此二書沒後門人所集錄也。

若林寬齋

名進居。號寬齋。初號強齋。通稱新七。平安人。
寬齋世居京師。家尤貧。以親善病奉養不足。故移大津。
僑居于三井寺文院微妙寺之域內。一日窮殊甚。賦
詩云。寺在大津小關邊。僧房五六半無主。北窗坐見
比良雪。東皐步望志賀浦。樹密落葉足炊食。土濕蹲
鴟宜種圃。平生素欲咬菜根。今日幸得嘗辛苦。
寬齋啜菽飲水。孝養老親。其艱嶮中不廢學問。日誦萬
言。親亦悅其篤志。使之專習。遂入于淺見絅齋之門。
絅齋家在於平安錦小路。去大津三里。每晨期以辰
刻。會子弟教授經書。寬齋常戴星而行。不避寒暑。
絅齋唱業於京師。道之嚴峻。岸勵勉甚乎其師山崎闇

齋。講筵課業。門人子弟。侍坐函丈。殆若臣之在君前。
人或厭之。寬齋却感服其為人。崇奉尤至。嘗謂人曰。
余定省之餘暇努力。謁師。師固嚴刻。無少恕容。或值
其不在。而虛反。然尚無有怨意。余居去京三里。數年
之間。隔日謁見。不避雨暘。雖有小恙。勉強必到。師無
所垂憐。不曾稱譽。服事奉命。唯謹爾已。不必授經。及
從游之久。稍覺有其味。獨自負探索之功。質之函丈。
師未嘗容易許可之。適有說得至十分處。師只謂頗
好。如此說了亦可。豈翅伊川門前之雪哉。
寬齋志于學最晚。蓋在廿歲後。進居之名。強齋寬齋之

號皆絅齋之所擇也其確信師說之厚於是可以知
矣今按絅齋文集所載若林生名進居說尾署寶永
元年甲申十二月十五日淺見安正謹書是時寬齋
歲二十六

絅齋家貧至臘月尚無一綿衣寬齋之叔母贈布袍於
寬齋蓋以充新年之端服也寬齋拜受謝之大喜以
上之絅齋又嘗到絅齋許途中買春餅一頓進之絅
齋素健善啖輒一口吃了乃云吾子能有沽餅餘計
吾實無之

寬齋性質任達不拘毀譽嘗丁外艱自制喪服著之偶
有事詣絅齋途中之人視以為怪寬齋却甚自得又
每行著眼鏡戴圓笠帶一長劒

寬齋歲向四十再移京師僑居錦里以祖述師說為專
務故信絅齋學術者皆悉從之其業振於一時

彥根家老某嘗請寬齋到於城中寬齋族人在于此者
多盡將薦舉之以充教授之任寬齋傲然曰若暗夜
或往白晝請辭矣某問其故曰我視諸侯城堞堊塗
白泥者則頻顰不堪唾

寬齋嘗應人聘到美濃北縣講說經義此有老狐舊住
土人呼曰元正狐既經數百年雖物類能識未然察

吉凶告禍福於人禱必有驗又知醫療土人有病啓
請之治書藥方與之其不治者雖啓之曾不與闔鄉
信之嘗有一老翁來侍講筵寬齋一見乃心識其非
人類講畢人散之後強留語晤數次狐遂現形告實
而退去不再到

寬齋雖出於絅齋門受所謂神道說於玉木葦齋師事
之極其蘊奧又學和歌葦齋闇齋神道之門人也
葦齋嗜酒寬齋又好飲二人會飲醉出遊渡一條橋葦
齋跬步不能進步寬齋自後扶推葦齋之腰弟子兩
三人亦抱持寬齋之腰而行

寬齋常以實踐躬行為務不欲留志於文藻故無所述
作蓋崇奉山崎氏學者皆不能刻苦文藻巧於詞藝
者動輒以寬齋為口實以謂我儒教不在於詞章之
上以飾其不文只以談性理心法為主不能博究群
籍參綜衆說徒守一先生言故勢不得不寡聞狹見
然每人悍然自高以道學者流居未能通解程朱之
旨其所講習不過科場勘監受試之用矣夫程朱學
豈若今人一章一句必守遺說要不違背其教而後
為奉其學乎周密癸辛雜識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
盛於淳熙其徒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

者則目爲布世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章句集注近思錄小學太極圖說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全在於此考其所行則言行不相顧此弊習在宋季既如斯夫朱子之繼往聖啓來學擯管商之功利排老佛之空妙辯論漢唐諸家之文勝質之陋習駁正陸陳二家之非似是之誤謬唯其如此而已寬齋雖一時之豪傑其末流之風實如周密之所記不欲留志於文藻之弊不可勝言故積習之所及褒同貶異殊爲門戶之見椎魯不學之人竄跡其中狀類有德者盜一時之名至使世侯伯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是等也

山崎氏學多出於佐藤直方淺見絅齋三宅尚齋三家絅齋門人寬齋暨山本復齋名信義攝津人西依成齋名周行肥後人謂之淺見三傑其他無甚聞于世者寬齋雖未至半白而沒三傑中魁也云

寬齋以享保八年癸卯五月三日病沒于外舅北川氏宅歲四十五葬於鳥部山友人山本復齋與諸門人相謀錄其平生所筆記編次爲十二卷曰若林子語錄我土儒家有語錄始于此又編詩文及和歌爲四卷曰若林子遺稿按近人云釋氏語錄始于李唐儒家語錄始于趙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故以語錄字爲宋儒誤襲釋氏之名稱然唐書藝文志史部載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此語錄字始見于此不必始于彼釋氏記錄之書謂之語錄已舊矣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六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七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木蘭皐

名實聞。字公達。一字希聲。號蘭皐。又號玉壺真人。通稱守左衛門。木下氏。自修為木。尾張人。仕于本國。

蘭皐其先世愛智郡中村人。而豐太閤之同族也。當尾誠公時。博徵封內名家之後裔。遂以望族。賜給廩糧。入于仕籍。及至蘭皐擢為侍臣。食祿二百石。特命賜釆地於中村邑。蓋以太閤產於此也。元祿丁丑。會當

太閤一百年忌辰。蘭皐訪搜太閤舊栖之處。禁止樵牧。立豐王舊趾碑。物徂來為蘭皐作題豐王舊栖詩云。絕海樓船震大明。豈思此地長柴荊。前山風雨時時惡。王今猶作叱咤聲。是也。

蘭皐能作華音。始從岡島冠山於京師學焉。後遊江戶。受業徂來。同門之士。山縣周南。太宰春臺等。皆能長於音韻。兼執華音。講肄象胥。蘭皐兄事二人。究尋數年。頗有所得。徂來嘗謂木生詩。不似我邦人之口氣。能解音韻故也。

蘭皐嘗曰。謂凡天下之事。雖曲藝小技最下者。必學而後通之。而況於修己治人之道乎。今之士太夫。苟不學其道。徒以己之智力。制御衆庶。自斷之臆。譬猶有力之不曾學射御之術。而好彎強騎悍馬。以射則激發。以御則風逸。欲其能命中。正鵠按銜轡。豈可得之乎。今之為君長者。多於類此者。世知射御之不可以不學。而不知修己治人之不可以不學。亦惑之甚者也。

享保己亥秋。韓使來聘。當其過尾時。蘭皐奉侯命。以外府吏曹。在客館。而管檢廚事。素不以文學之選。而當其任。則無一人知其有學術者。強請對馬記室雨芳

洲。與同僚之士晁玄洲。名文淵、字涵德、尾張世臣、徂來門人。同筆語。前後兩次。玄洲以筆札被稱揚。蘭皐以華音被歎賞。二人之名。始顯著于時。

蘭皐中年之後。服事近習。不得通交於外人。構造方丈之室。四周加至一關如竇。月光入四壁瑩然。顏其楣曰白玉壺。蓋倣明人胡元瑞之舊規也。公退之暇讀書其中。三十餘年專事宏覽云。

蘭皐服仕已久。寶曆元年辛未六月十九日。為帷幕主司。班格如故。蓋以其老使之居散職。優給其資俸也。以翌年壬申八月六日病歿。歲七十二。葬於名古屋

橘街□□□娶長尾氏生希元希元襲祿所著有玉壺吟草四卷附錄一卷客館璀粲集二卷往還日記二卷吳下舊聞八卷蘭皋遺文六卷

田臨川

名革字士豹一名高通字鳳翼號臨川初通稱立革後更半藏寺田氏自修爲田安藝人仕于本國

臨川其先世近江人佐佐木氏族也曾祖寺田五郎左衛門者宦遊諸州羇寓南海仕於和歌山侯長晟從四位下侍從淺野但馬守 元和中侯移封安藝亦從移之其男吉次蔭補仕籓吉次第三子正茂字知還號林菴幼稚

就學長喜馳馬擊劒之技肄習不怠一旦得腹疾治久不愈於是知其志業之不成慨然留情方技遍讀經方受業於堀杏菴以窮其奧竟隱於醫終身不仕專事養衛歲七十二終是爲臨川之父

實永正德之間物蘐園修辭之說喧傳海內人稱爲一世之龍門得其賞譽者人皆艶羨之蘐園爲味立軒序廣陵問槎極賞立軒之詩文又及臨川有獨愛鳳翼氏之業清綺整贍出瀛入奎寒水青藍駸駸乎不已可謂不易得之才之語由是臨川之名傳播一時

實永中奉侯命撰安藝諸士系譜享保八年告成又命撰三備諸士系譜十六年告成辛丑元旦有詩云枕柳欣然一畝宮身安心靜坐春風架頭族譜三千卷遲日要收輯錄功蓋記當時之實也按辛丑享保六年也自注云頃歲奉敎編輯諸士系譜故句中及之

夫士之仕也非苟私其祿以榮其身將上盡忠於君主中報德於祖先下垂裕於後昆故其爲君者訪求其士之賢禮待其士之能宜錄祖先之功績詳其所在而後表諸將來以勸厲於後裔是乃系圖譜牒之所以不可廢也寬永中 官命林文穆等輯著諸家系圖傳自是而後爲斯擧者若新井白石藩翰譜谷田

博古改撰諸家系圖等往往而出藝侯令藝備之封內出其所弆藏俾臨川輯錄之自甲午始迄癸卯畢凡經十年全成題曰藝藩諸士系譜總三百六十四卷附錄十二卷目錄六卷侯喜賞賜金若干當時侯伯傳稱其擧以爲諸藩未曾有之盛典矣

藝侯謀不朽之意最盛而淨書諸士系譜一部納之於嚴島神祠自製藏收系譜記云其記實使臨川代作之當時王侯文學之盛可以欽賞今時之公伯若此之類極希者何也上固無君主措意於此下素無臣子留志於此上下偷安互喜因循貴賤吝嗇迭悅虛

捏。不思報祖先之誠。覆苗後之意。其記云、山陽方鎮嶽之勝、嚴島首焉、而其土最樂、其神最靈、廟食百代威靈不衰、自我顯高祖受封于此之後、闔境清淨、烝民富庶、雖云皇化之所致、實是神德之所相、豈不歆戴哉、向於綏撫之暇、命詞臣撰諸士系譜、合若干卷、以寓待顧之意、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士之用固不可少也、其爲先者親從祖宗、而備嘗櫛風沐雨之艱、則我之所以報其功者、亦當盡心矣、因捧全函藏諸神庫、顯憑獲福、以示久遠、仰祈自今以往、社稷益安、君臣益和、共保爵祿、垂裕後昆、永助精禋千萬斯年云爾、享保十二年、歲次丁丑孟陬穀且、謹記、從四位下侍從安藝守淺野綱長按、此事見于平維章續東海談、近時得臨川之玄孫寺田他人助者、音問、始讀臨川全集、比較之、有少異同、雖然維章之所記已在同時、覽者勿以彼疑此、

藝侯奉崇儒術。尤重文學。大興州學。曰講道館。立師長。置生員。使臨川總督學政。闔國之士。日進于學。德行文學異能才俊之徒。繼踵而起。又治下民自城府閭巷。至山陬海隅。孝義旌表之輩。逐年而出。裨益於治。敎化大行。皆臨川之所建白。不甚少矣

臨川依侯命。作講道館學規三條。一曰。講學之道。要在修身。苟忘其本。而循其末。則雖日誦萬言。亦非爲己之學也。會者其審諸。二曰。辭氣容貌。惟德之符。在平居猶不可忽。而況於講習之間乎。非禮勿視聽言動焉。三曰。執業之貴賤長幼。宜勵其志。以竭其力。不然則非啻無益於己。抑亦將負藩鎮勸善之意。豈可不愼歟。

臨川常厭時習之詞藝。眩耀於人。其敎人也。以修身爲先。以治經爲後。竭意導之。取譬引類。諄諄不已。故人人自致誠實之功夫。皆無不傾意敬服欽從焉

享保乙卯六月。特賞敎授無怠。改先所給俸祿。增賜采地三百石。至十二月。亦進班格。先是雖有侍讀敎授等之設。未全專職。及臨川出。不惟料理學政。亦預機務。參謀藩政。人始知儒臣貴。

寬保壬戌四月。携自所編撰臨川集六卷及鍛工吉道之所制雄劍一口。納之於嚴島祠。顯效丹誠。以禱靈護。將傳千歲。可謂虔誠。癸亥五月。又以臨川集。及其師味立軒覆載遺稿四卷。上之於侯。告老請致仕。侯褒數年之勤勞。許之。使男高年襲祿。猶亦賜金若干。以爲優老之資。

臨川以延寶六年戊午七月八日生。以延享元年甲子十一月四日沒。歲六十七。葬于廣島城西自昌山龍華院。娶永原氏。先沒。再娶古高氏。生男女皆夭。故養植木氏子爲嗣。名高年。字士渙。號桂叢。稱文次郎。從堀南湖學。才俊之聲。不減乃父。子孫今盛。

臨川著述。諸士系譜之外。韓館酬和集二卷。二孝傳一卷。藝備古城志十卷。臨川全集八卷。

松崎白圭

名堯臣。字子允。號白圭。通稱左吉。江戸人。仕于篠山侯。

白圭之先。遭亂播遷。家系譜牒。無可知者。祖父正平。稱五郎左衛門者。隱居河内稻田郷。其子嘉言。始以羇旅。仕于篠山侯。篠山今之龜山侯先封也。歷事四世君。至藩參政。食祿二百石。娶木村氏。以天和二年壬戌五月十五日。生白圭於芝田街邸舍。

白圭自幼聰慧。五歲戲嬉。謁田街八幡祠。時有三人之賽拜於祠。愛白圭之容貌。異於群兒。探囊出錢與二

枚。是時十文錢。通用。(當今之二十文)稽首拜受。投之祠壇。三士人大愧而去。

白圭八九歲。岐嶷若成人。父嘉言退朝。不脱公服。跪坐使誦所受書。聞之而後解帶。白奎能謹卒業。無有倦意。夏夜蚊蚤嘬足脛。呫嗶達旦。至肉生瘡。不厭其苦。

白圭從母木村氏出行。而還至數寄屋門。會漏下不齎門引。則婦女不得通行。白圭入酒肆。假筆墨。自製門引。如法。而稟衛司。得乃入。時僅十歲。

白圭既冠之後。為世子近習。正體整飾。以嚴莊見憚世子嘗語。以將造木枕。詳及制作。白圭曰。凡百玩好。務為觀美者。以其為衆人所供觀也。至枕則夜臥所獨用。雖極精巧。孰遑為美。若或賓客既醉。至用此物。是失禮容。惰怠自取。不可以訓世子。乃止。

篠山侯信庸。奉崇儒術。祭祀宗廟。悉遵禮制。及世子襲封就國。又謀議廟社之制度。時藩執政藤井某。謂儒員松崎祐之曰。先君好儒術之故。廟制甚大。諸件稱之。今不必須其制。但如習俗之所為而制之可矣。祐之訪之白圭。白圭正色曰。先公信而好古。廟祭有謨。周旋不失舊。斯為之美。況今世子。未有此意乎。得失是非豈待問人。吾有待顧之任。而得此議於執政。重

臣。為恥不亦大乎。祐之赧然。於是廟制祭法。皆得不變更。

藩之世家奥平廣武。好學愛士。隆崇儒術。侯頗禮貌之。

白圭贈書廣武。言其勸學。且以遠佞近正。廣武因其言。發近臣之奸。旌別淑慝。一藩股栗。侯使儒臣日進講經義。上下嚮學。白圭聞之而喜。又贈書侍臣西脇長博曰。恭聞君侯就國。威惠兩行。自今之後。謀謨有入。具瞻所歸。近習之責。尤不可解。夫有美田而後種嘉木。日月之温。雨露之潤。刈芟除蝗。培養灌溉。一不可廢。今也美田既耕焉。嘉木既種焉。温潤刈除。奥平

太夫之任也。培養灌漑。足下之任也。今也君侯在藩。閑暇。加有從善之機。納約自牖。時不可失。其愛君之倦懽。憂國之款懇如此。

白圭上書。陳三事。一曰。宜講經義以奉先君之訓。二曰。宜修禮義節宴遊以為出治之本。三曰。大婚在近。宜正閨門以為立後嗣之法。反覆數千言。其終言。臣父以羇旅受知於先公。得從太夫之後。恩遇過厚。臣少浴洪恩。日夜砥礪。思於竭力粉骨以報之。不敏無能奉答萬一。臣自幼好學。先公嘗稱以為可用。而奉內旨。及第下嗣封。擢為近習。長三年於今。夙侍帷幄。竊有所慮。不能建白。而無少補明德。曠日持久。尸位素餐。恐傷先公之明。負第下之恩。臣伏自念。不忠之罪莫大焉。敢請第下悉錄臣之罪。削其籍。處之明刑。以為後之為人臣者重祿偷安。知過不言之戒。謹身正行。以奉答先君之遺訓。則德日新。而國家治安。四方之民。莫不稱揚第下守成之德矣。臣雖死日。猶生之年。其為大恩。過於其增祿進官萬萬矣。今按其言。痛快忱款。發於至性。足以懲戒今世從諛承意之輩。緘默之人。豈不慙愧乎。

享保癸卯之冬。郡山侯忠列（本多喜十郎。未至叙爵）卒。無嗣子。國

除。朝命篠山侯收其城邑。故事。收城邑。專以軍法處置之。侯使白圭總督諸事。諸曹衆士皆受約束於白圭。白圭嘗學上杉氏兵法於茂久景泰者。極其奧底。所謂越後流也。區畫既成。孜孜不已。甲辰之春。侯大閲練兵。無幾期日。誓衆示軍律。先驅既發。侯率兵啓行。篠山規入郡山。施令布法。遂收其城邑。竣事而還。此役也。前後煩劇。人皆所難。緩急易失。殆不可言。而師律不錯。兵賦不潰。約束嚴明。處分悉當。無有少誤。

篠山嘗衞桔梗門。與延陵侯更直。使白圭為番帥。掌衞門之總監。蓋衞門故事。常依憲臺之指揮。凡侯伯當此役。番帥當直者。畏怖憲臺。恰如政府。其屬吏往來城門。雖驅使臺卒。視陪臣甚卑。勢焔殊強。苛察小過。不少宥假。幸有失誤。因以貪賕。前後若一。白圭當直。則坐幄中。詳審法令。委事隊帥。與藩執法源仲敏。每作聯句。以消日。憲臺屬吏。有事故來。則飲之以醇酒。不箝所欲言。終莫得開說。使隊帥接待之。非有大事。不容易見之。一夜風大起。吹倒下馬牌。隊入御溝。屬吏知之。將明白之憲臺。竊聞之問故。白圭曰。風烈而木乾。不足怪之。幸無弊損。收而懸之。人孰有非之者乎。

今夜更既深矣。若告之憲臺。必使檢者按閲之。而後行事。展轉相傳。必至曉。終徒勞諸君。官私共煩。而無益。不若遂以紙索繫牌於表。令不為風除。以為明朝之不關事之用。決斷為之。屬吏不能相爭。從之。憲臺聞之。亦不問。

享保己酉。增賜祿五十石。為藩執政。白主居職。臨衆專以宣君恩。勵臣節。砥廉偶。正名分。杜偏頗。絶賄賂。士風大振。先是自蹳郡山之役。費資巨萬。而國用不足。加旃封内旱歉。不得已減省士民之俸。上下共窮。侯甚病之。與白主謀議。使傳儉約之令於封域曰。若士

人在藩。衣服綿布。進官增祿。不贈官長。不宴同僚。吉凶慶弔。非有服之親。不相饋遺。不相宴會。若會不過一羹二豆。嫁娶務儉素。奩具不飾美等之數件。皆以白主所建議。而行之三年。極省侯家之用費。稍辨給。而還其所借減之士民之俸矣。

白主坐廳聽訟。有兄弟爭財者。蓋父早死。弟幼鞠養於兄。後弟分居。頗殖家財。兄從償之。不償。母昵少子。為之證。其曲在兄。白主曰。敬兄天下通義。且父死而養於兄。恩同所生。而貨殖固當竭力供之。爭財不得。訟於廳。而彰兄之過。是亂倫理。曲直須後議之。其不弟之罪。不可不檢覈也。乃鎖弟而不問兄。母涕泣請宥。不聽。數日弟自服罪。悔請和解。乃曉以孝悌而遣之。是時兄弟爭財者兩家。名坐於廳外。兩家附墻傍聞之。相讓請解而止。

享保中。連年登熟。穀價甚賤。大阪之時值。金拾玖兩可買米百苞。江戸拾陸兩。陸奥出羽拾參兩。菽麥雜穀準之。於是乎諸侯皆匱財。公私不給。上下窮窘。不可勝言。辛亥之春。白主依侯命。達大阪。將貸借金於富商。淹留數十日。或有妒忌白主者。託言於立黨專權。亦誣以致金不如約。由是落職。左遷篠山留守。移居

於此。公事之外。不應接人。杜門謝客。四年于此。當路之人。罷黜舊時吏人。而盡樹其黨。固結朋類。政以賄成。舊格漸變。典章自壞。白主憂國不已。利害不言。沈晦待時。侯知其寃。使近臣竊傳密旨。乙卯之夏。命復舊職。亦移居江戸。侯時為大鴻臚卿（所謂奏者番衆）。使白主總管府事。兼司賔知務（所謂押合役。侯國為大鴻臚。必置押合三員。皆故事也）。侯之所掌。一切倚之。以辨給。朝野翕然稱贊佐有人矣。

享保戊戌十二月。篠山侯白山邸舍罹火。每人僅以身免。時方改歲。人心洶洶。寢不帖席。白主臾然不屑之。

入小河街侯邸。假居四閱月。凡百器財不一存之。僅庇風雨耳。退朝之暇。門人來請業。講說經史。敎授懇勤。無異平素。其師中野撝謙。遣人唁之。則從容誦讀若不知其患者。

撝謙修程朱學。受篠山之餼廩。賓師於侯家。故白圭從學之。又從三輪執齋。學王姚江良知學。後與伊藤堀河。物赤城友善。積思講究。遂有所見。晩年錄其所獨得。名曰正言。識者稱其卓見。

白圭嘗謂。方今諸侯。當先仰體照祖制治之意。而爲之本。又以近世名將良臣之行事。則爲法。雖不中不遠也。自寫林羅山所記東照宮御遺訓二卷。人見卜幽所著近世君臣言行錄十卷。上之侯。告曰。國家創業之績。不可不知。蓋二書雖有藏者。珍秘之厚。不輕示人。遂至於失其傳。大非照祖之得意。又背記者之所欲矣。余毎以此語同志未嘗不塁賞矣今時之人能有傳其嘉言懿行足以訓者悉諱忌之不容易示於世崇重之甚愛秘之極還至失其傳夫天下之事彼我相資無可以秘之理隱顯在時則掐在人達士之觀物不可而官途之士秘密時尚諱知之方術之士愛惜經訣諱知之衆技百工之士則堅隱其所爲不敢言之滿天下諱忌其所爲自以爲善有于此舉是鄙吝陋嗇之人也余自少壯不恥下問不惟文藝之上雖負養兒肩販漢訪捜未解得之事欲窺其一端絶無應之者貴賤欲不言之弊業已如此嗚呼度量之狹隘亦無奈之何至於學者此弊習最甚不欲一卷之書假貸於人曰是吾之所珍秘也要之其言雖好利之意淪骨肺肝之故皆莫與朋友供之心矣亦莫交通有無彼我相資之念掃地之所致也

白圭毎旦夙興。公服拜祖先神主。四十年如一日。君方賜物於家。雖夜公服而必拜之。

白圭在君前。以陳善閉邪爲己任。犯顏直諫。前後無數。其言事也。不苟一言。誠情謹恪。格君心非。故君亦能虛己聽納。其所上疏數十通。事係機密。盡自焚稿不留一通於後。皆不可知。

白圭自就仕途。殆無虛歲。進班格五。攝官十五。增祿位一。落職一。罹火災三。遷京師一。移篠山三。徙江戸三。東西南北。不遑寧居。然不問生計。委事家人。是以家屢空。祿不足費。常稱貸給之。

白圭奉身之具。無一長物。常如寄寓之人。雖居顯任。不好豐華。儉素。其性清潔。自喜家人子弟。薰陶自化。更無險詖欺誕之言。

白圭在篠山時。依朱子家禮。新制祠堂。自是以降。雖遷移不一。輒亦必造營之。奉先之禮。務盡力之所及。念父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雖家甚貧。至其忌辰。未嘗一日不奉酒食也。

寶曆三年癸酉五月十二日沒。歲七十二。葬於麻布廣

尾天真寺。所著有中庸管見一卷。正言六卷。三勇傳三卷。史材乾坤小說。經世五論。觀瀾小記各一卷。君道撮要。岐岨紀行各二卷。窗下草五卷。白圭集十五卷。

松崎觀海

名惟時。字君脩。號觀海。通稱才藏。丹波人。仕于龜山侯。

觀海白圭之子。以享保十年乙巳五月四日。生篠山城下邸舍。母富永氏。其治家以禮。巫覡符章。不入門內。好讀經史。善詠和歌。時時助夫白圭之鈔寫。殆成數

十帙。嘗讀明人堵胤昌達生錄。自試胎教法。既而生觀海。顧謂族人曰。古人說胎教。果不誣。撫育觀海慈惠尤至。及至其嬉戲。告婢奴曰。勿造言以罔之。謂若兒走僵仆。撲面傷體。當必告其實。而託曰。牀案柱礎之故。是教兒以詐欺之初也。勿惜費易物。兒之所欲先與之。食物玩具。不論價高卑。而託或盛稱鬼神道佛魑魅罔兩之怪。以嚇怖之。禁止兒之所欲。是教兒以誑騙之初也。勿放言以驕之。若罵詈誹謗於人。本出自色慾財利。自譽誇慢之意。或唱淫聲俚曲。謠鄙猥褻雜。令兒慣聞。是教兒以放縱之初也。此三者。其害甚於酖毒。慎勿爲焉。觀海燥髮之所聞見。無事不禮儀內訓之功。最居於多云。

觀海八歲時。從白圭之郊外。逢蛇有畏怖色。白圭曰。蛇毒在口舌。蹈首不能螫人。不足以畏怖之。兒試能殺之。使脫履跳蹈之。觀海唯唯。無艱之容。忽蹈殺之。白圭嚴訓可以想。

觀海童齓之時。近鄰失火。怖曰逃。白圭曰。吾幼亦言逃有一老人。謂大夫語當曰避火。不當曰逃火。吾改容謝之。爾後不曰逃亡。富永氏亦曰。男兒出一話一言。不當如婦女子。

觀海十三歲。始從父來于江戶。執贄於太宰春臺之門。春臺雖出於蘐社。世稱當時第一流之人。其所周旋。無非俊傑。自以方正端嚴。規誨生徒。雖同社士。視服南郭。平金華。越雲夢。板帆邱等。甚卑。雖各以詞藻名於世。皆不精通經義之故。不能比肩之。觀海洞視春臺之意。劇切經義。貫串衆說。其所志在經濟之學。歲十九著六術。一曰達下情。二曰通貨財。三曰平穀價。四曰教貴穀。五曰變風俗。六曰改服章。春臺讀之嘆曰。當今之賈生也。賞以其識大體。明時務。愛之逾他弟子。

延享四年四月。奉侯命。謁憲府。受璽書。十二月侯奉
官命。衛紅葉山寢廟。是皆爲火罷隊長。總管庫事。時
歲三十二。
寬延戊辰篠山侯。移封龜山。當是時職事鞅掌不可勝
言。侯居邸在雉子橋門外小河街。觀海在南芝田街。
邸去小河街遠。而退朝之暇。猶侍膝下。商搉經史。以
成父之志。若不知煩劇者。
觀海居恒講軍旅。慣習武技。尤善劍鎗。其設心也。以謂
古者文武不岐。春秋列國卿士大夫。出將入相。所謂
乃文乃武者也。蓋服膺備前熊澤伯繼之所論。故當

其執藩政。所施爲多類此。
觀海遭父之喪。哀瘠殊甚。喪期既闋。不忍就職。侯以職
事不可闕之故。勢不得已奪情起復。觀海亦不得固
拒。強出視事。然啜素哺粥。不食酒肉三年矣。
觀海服勞公事。前後煩劇。更僕不罄。寶曆中。侯奉　命。
數衛桔梗門。觀海爲掌鑰。爲隊師。爲番帥。　朝廷聞
其慣習衛事能堪其任。特旨賜紗綾二卷。以褒賞
其數次之功。實陪臣之榮矣。
觀海身體巨偉。眉目若畫。其爲人也。溫雅謹愼。不敢爲
嶄危之行。篤倫理。重名節。好稱人善。故有一善。雖斗
筲之人。口之不置。其與人語。或答人問。苟有誤謬者。
則雖經數年。必改曰。吾嘗有是言。其說未是。後有所
見。其事如此。昔之言吾過矣。眞率皆類焉。
觀海自少多病。常事藥餌。然以其愧素餐。勉強服勤。未
嘗旬日稱病而廢職掌。三十年矣。亦人之所難。
觀海雖崇信春臺。服膺其說。不敢主師說。故所持論。公
正平穩。不似春臺以己之所自得而律格於人之刻
薄。寬裕有餘。故追慕者。至身後猶自多矣
觀海留志詩律。春臺之於詞藻。以爲未盡之。而乞雌黃
於髙蘭亭。蘭亭失明之後。奉徂來言。研精歌詩。歌詩

之聲。在于南郭之上。遂於蘭亭。社有五子。名五子者
謂觀海。及谷藍水（詳見後編）。藤山懷月（名惟熊字子祥初爲僧曰名禪軾字轍外號白石相摸人）。竹鳴鳳（名正辰字子德竹川氏江戸人）。近藤西涯（名篤字士業備前人）。就中觀海爲之魁。
井金峨匡正錄云。學問之道。有同好而否者。有異趣而
佳者。世人阿黨。唯稱其同於己者。不同於己者。則沒
而不説焉。甚至曰彼譽我矣。我惡亦不稱。彼毀我
矣。我亦惡不議。彼是風一蕩浮薄日成。如市井亡賴
瞋目攘臂。喜罵訾於人。爲士者宜愧之耳。龜山松崎
君脩。獨立乎流俗之表。不挾同異於胸中。可以爲難

矣。古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豈不然乎。今按金峨此言。在當時。稱揚觀海之爲人實非為比黨者矣。

觀海弱冠以父蔭補武騎。歷任行人謁者。贊御長兼伴讀世子傅。火器隊長。藩參政等之諸職。班比藩執政。

安永四年丁未之夏病咯血。侯將就藩有內命。觀海力疾朝侯。時七月十六日也。侯親面命進爵藩執政。優其食祿。使撫養之。蓋異數也。謝恩歸家。其夕病大起。疲弊殊甚。竟以十二月廿三日沒。歲五十一。葬于先塋側。娶松浦氏。生男國望。國望襲祿。

觀海至病革。遺屬子弟。謀後事。不及一言渉家事。其所指揮處分。皆侯家之要務也。一藩之士。皆感其誠懇云。

觀海早登仕途。雖不以敎授爲專。門下多出名流。如菊池衡岳。名禎、字叔成、紀伊人。金谷玉川。名英、字世雄、江戸人。內田南山。名士顯、字長卿、龜山人。熊坂台州。名邦、字子彥、陸奧人。大田南畝。名覃、字子耜、江戸人。蒲阪修文。名圓、字□□□□。是也。

項讀南畝文集。載祭先師觀海先生文云。維安永九年庚子冬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大田覃謹以清酌庶羞。祭故龜山大夫觀海松崎先生之靈。梁木一壞。不見泰山。觀海一涸。不歸黃泉。昔侍函丈。今仰蒼天。俯而思之。于茲六年。既懃廬冢。又歎逝川。酌茲行潦。庶羞在筵。尚饗。按自正德享保。迄天明寬政。蓋八九年。諸家文集中。祭其師及朋友文。比比而有。今時之人。獨遊記議論之文多。而是等之事極少矣。當時師弟淳樸之風習可以見。

服部梅圃

名行命。號梅圃。通稱與右衛門。播磨人。仕于飯野侯。

梅圃播之加東郡穗積人。父曰道存。母前川氏。道存始徙于攝之豐浦郡濵村。斯地爲飯野侯別邑。道存擢爲邑宰。頗有嘉績。梅圃襲職。後累遷至郡宰。服勤之四十年。清白之聲。著於鄰國云。

梅圃性敦厚而公正。不苟動止。直方以御于家。節儉以檢于躬。奉職循理。常以經術修飾吏務。餽遺苞苴。無一所受。壁間常揭百術不如一廉之語。以自警戒。

梅圃長於治民。其治績稱爲攝之最第一。河內和泉之接壤之地。比邑稷官。至有往往視而倣之者。

梅圃少遊平安。受業於三宅尚齋。好讀洛閩諸家之書。其學主踐履。不喜文詞。其所趣大異於夫藻繪自喜。

浮華自衒之輩。故雖不甚顯著于文苑儒林中。則得之於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之意。濱村之地至今猶存其所區畫創刱之規律沿用之。

寶暦五年乙亥十一月十二日没。歲七十。葬於邑之北岸觀音寺先塋之側。私謚曰篤叟先生。没之日。庶民衆吏。痛惜爲難復得之人。追慕不已。皆謂斯人捐世。公私共不幸矣。蓋非其學術操行。超倫出群之人。何能至于如此。

梅圃娶上月氏。生四男。伯仲皆夭。叔信命襲祿。季保命蔭仕在江戸。後辭仕教授爲業。世之所謂麴溪書院。

栗齋先生是也。

服部栗齋

名保命。字佑甫。號栗齋。通稱善藏。攝津人。

栗齋梅圃之季子。蚤以父蔭補中扈從別受俸在於江戸邸。無幾抜擢伴讀世子。既而善病。家居養痾。當是時。村士玉水竊識其器。爲營舍宅而使居之。後及玉水將没。遺言以其講堂圖書及凡百器財皆附與之。以育其門人。於是代玉水教授其徒。都下之士。有志於其學者。悉從學焉。

栗齋幼而穎悟。鋭志於學。年甫十四。從五井蘭洲於大坂。又與中井竹山弟履軒友善。及長所交。久米訂齋。石王黄裳。稻葉迂齋。及玉水皆一時之名士。而講究此道。莫不切瑳。至老不怠。嘗謂近時儒家。以闇齋翁爲第一等之人。獨惜其學術授受一傳二傳。其徒求道太急。工夫多端。不察文理。不涉詞藻。其末流之弊。遂至有捨文説理者。此吾黨之大患。而所宜深省也。不似平生爲人持論最平穩矣。

安永天明之間。江戸崇奉山崎氏者。堇堇若晨星。雖間有守其遺訓者多之。學殖不肆文詞。蓋自佐藤直方。淺見絅齋。三宅尚齋之徒。相尋歸乎泉下。授受屢變。

傳統不二。流分派別。不能無小異同。栗齋雖學家庭講究有年。且以出自玉水之門。信服之者亦極多矣。玉水受業於山宮雪樓。雪樓尚齋高足之弟子也。故私淑其學者。以其授受之正統。推奉仰戴無所不至。尾張侯嘗聞其名。招延聽講經義。禮遇最厚。優賜十口糧。其他列侯貴紳。執弟子禮。從學者數人矣。

栗齋講經。必先據文義。以斷義理。其改正因循之舊陋者亦不尠。學術雖主朱子。不甚拘拘於一家。嘗講易。本義。謂門人曰。易道廣大。世經三古。人至三聖。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若堅守一家之定説。未爲得之。朱

子之尊程子也至矣。然其爲自說亦已大異。從事我道者。當自知之。世之稱山崎氏學徒者。多異於此。而皆不免偏習之弊。若栗齋之所爲實可謂能學山崎氏者也。

栗齋之誨子弟。自邇至遠。巨細不遺。其所自得。在太極圖說通書。嘗謂性理之所淵源。全在此二書。故於二書。諄諄疏解。最極其力。盡致精微。

栗齋博涉群書。旁善詩文。與世之所謂道學者流異矣。其韻度高雅。皆足以傳稱之。蓋天資之明敏。不假傍人之餘論。識見之高。過絕時流。當時稱道學諸儒不可企及。余見今時自稱性理學者。多是寡單陋習。帖帖自喜。豈不慙愧之乎。

栗齋喜怒不見色。簡易而得要。其於弟子。誘進多方。樂其業成。常見貧困無資者。躬自節縮衣食。傾睞贊之。賴以立業得生者。前後亦不少。

寬政初。白川侯定信。聞其學術之醇正。告官賜宅地於麴街善國寺谷。栗齋移居之。設庠舍置貢生。躬掌教授。又以平川市鄽地租。資給膏火之費用。號曰麴溪書院。列侯貴人。執贄請教。遠方來學者頗衆矣。最後　命世掌院教。蓋異數也。

栗齋平生所居一室。短几小硯之外。餘無長物。而奇冊珍卷盈滿架上。尤重書籍。未嘗狼藉之。整齊卷帙。不苟披展。凡百玩戲無一所嗜。惟佳辰良日。有暇乃攜酒出遊。散步近郊。

栗齋嫺於威儀。進退有度。又通曉時務。洞視人情。其所論議。皆當施行。而未遇深識其器宇者。徒以理學被稱譽。遂不能爲一時之用。展其才幹。洵是可惜耳。

栗齋曰。近世人材有俊秀。無剛大者。有溫厚。無強直者。要之皆因宰輔無經世之宏器。教督無薫人之懿德也。夫施令效治之政。其所意不過舊例之條約。讀書講道之術。其所志不過陳腐之空論。兩者皆無活潑之機。甚可以慼。

寬政十二年庚申五月十一日。以病沒。歲六十五。葬於麻布里善福寺。配大橋氏。無子。庶出二子。曰順二。曰彌三。皆早夭。平生不好著述。以發揮洛閩學術。精通山崎氏遺書。爲專主矣。

賴春水師友志云。服部保命。字右甫。號栗齋。稱善藏。攝州小曾根人。在江戶。築地下帷教授。講說洛閩諸書。道理爛熟而有條理。其學受諸於稻葉迂齋。且與村士某善。皆山崎門之學裔也。爲人夷曠。懇懇言談一

時稱儒宗。人或議其過高。後賜地于糀町。開學舍。初扁曰信古堂。蘘村士某。學舍之名也。最後改麴溪書院。其鄉里小曽根。爲保科侯采邑。其父兄皆爲之宰。右甫初亦受一職。在江戶邸。其學成於江戶。初寓大阪懷德書院。故善道五井蘭洲中井甃菴之事。竹山兄弟垂髫之友。六十六歲歿。

柴碧海枕上謄言云。文章之道。非求必其爲賈董班馬韓柳歐蘇之巧妙。要能解文理而不紕繆耳矣。先君子嘗病崎門之徒。輕視詞藻而不攻其技。往往憒然于文理者。故俾子弟專力于此。抑亦有故矣。崎門之

徒。雖經術可見講說可聞。不免寡陋者皆爲之故也。近時西依成齋。服栗齋二子。能自識之。其言曰。譯義者賤役也。欲應對華人。不得不修之。詞藝者小技也。欲精熟經旨。不得不攻之。譯義詞藝皆我儒者之一端。此言得焉。碧海爲余誦其所諳記栗齋五絕一首。曰。處世亦如何。愁自多於草。荒荊又蕪榛。一笑待君掃。此詩原三首、栗山訪栗齋日所賦贈其餘二首今忘之世未知栗齋詩故記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七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八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石筑波

名正猗。字仲緑。號筑波山人。通稱左仲。石島氏。自修爲石。遠江人。

筑波初名藝。字子遊。號穎川。稱與右衛門。江北海詩史。誤仍前後之名字。又爲尾張人。是未知其事歷。余嘗得見筑波之所自書譜牒及年譜。撮要於此。當時稱門人無繼述其業者。故傳言行者頗有異同。後世傳之者。採余所記。可以爲實録矣。

筑波本姓尾見氏。系出自　敏達帝。帝幸嬪夫人藥君。生春日王。王子曰妹子。始賜小野姓。　推古帝十五年十六年。累奉使於隋。隋書曰蘇因高者是也。妹子十一世孫篁。以文學顯。其次子好古。　朱雀帝天慶三年。遣討反賊藤原純友。以功拜從三位參議將軍。兼任備中守。好古十八世親家。　四條帝曆仁中補左衛門大尉。始氏尾見。以其世居于下總尾見川也。親家十五世孫正忠。天正中屬常陸下館城主水谷政村。以勇武聞。田野之役。十六歲先登獲下野武玄首級。時稱爲功最第一。每戰斬獲數十人。青史傳記。以爲美談。小田原役。結城城主結城晴朝與政村謀。使正忠爲斥候。還報曰。城不可保。言果有驗。晴朝政村大賞賜之。又賜稱豐前。故事不得陪臣私稱國名也。後安中役。被重創。沒。歲三十二。無男有二女。長女先嫁同僚石島正義。於是使正義爲之冐尾見氏。奉祀嗣。自慶長五年海内統一。政村安堵舊領。爲下館侯。正義生正吉。正吉生正敞。皆仕於下館。食禄五百石。老後稱土休。退居于筑波山陰村田邑。歲九十六沒。男正盛辭去下館。仕于沼田侯真田信吉。後仕于濱松侯本庄宗俊。食禄三百石。膂力絶人。

能彎強弓。其爲人也。魁梧美髯。甚有威容。享保己亥韓使來聘。道經濱松。侯爲設饗。正盛奉侯命周旋舍館。掌供享禮。與其製述官書記等筆語。專席而坐。書記等相進拜視。畏怖嚴毅。不覺巡逡而適去。時人以王商目之。正盛生正敷。字有孚。稱與兵衛。自父在時。別受禄三百石。左右承事。頗有膽略。侯器遇之。内外機務。倚賴行之。正敷博覽羣書。最精禮儀。年六十三沒。娶横山氏。以寶永五年戊子八月八日。生筑波於小河街侯邸。

筑波岐嶷絶倫。六歲就叔父正侯。受四書五經。會病疽

廢唔咿數日病少愈慮其遺忘私自考索字書卒業課程。

筑波十歲貿若成人正數嘗宴族人筑波能掌典謁應對周旋無所過誤來賓皆奇之。

正數與物徂徠善令筑波寄書於徂徠將以請業未及到于江戶是時在濱松無幾徂徠沒故入于服南郭之門。

筑波會族人之招宴從父正數趣之以其童齓坐在席末膳椀之用赤塗漆者不供之士人蓋赤塗麁惡之物素厮僕之徒之所用也筑波正色言曰吾雖幼也不似苟辱姻屬何以厮僕之器遇待之主人慚謝代器時歲十二。

筑波天資卓犖豪邁負才故不能柔心應世俯仰仕進之間早上通籍心常怏怏不樂嘗與諸當路之人議事不容遂致爲臣而去浪遊京攝侯怒將禁錮之捕索不獲竄變姓名又更通稱時享保十五年庚戌六月歲廿三。

筑波磊落好酒而不爲家然以詩才雄視一時遊京詩云弊裘伏劍入西京自比能文陸士衡誰見篇章焚筆硯豈將詩賦讓簪纓一時羊酪無人問千里蓴羹動客情洛下書生詩博物寥寥未聽茂先名蓋是時以學博著聞京師者伊藤東涯岡龍洲字明霞等也而不滿其意狂誕放恣大率如此。

筑波西遊之歸途留滯尾府四年從遊極多矣後隱居於筑波山下蓋以舊田宅在于此也先世家僕鈴木生者兄弟三人力耕給衣食居二年到江戶寓於津藩藤堂巴陵（名良鼎字君彝稱平藏）之家巴陵姉之夫也受業江南濵（名忠園字子園幸八徂來門人）稱名於時別營一室使居之筑波大喜閉戶讀書專志於學無所顧慮至衣弊不知姉自側製新換之其篤志可以想見。

寛保壬戌春初鮮巴陵僑居於駒籠吉祥寺前講說授徒業振于一時南郭門人未嘗有下帷城北者由是從學者極多矣。

筑波家極窘貧而不敢措意嗜酒好客雄飲盡斗每交遊到雖窮甚時沽醇擊鮮快意劇談發狂吐氣旁若無人一坐之人驩歡資若不足則典衣服以繼之更無惜吝之態。

筑波每自携罇持壺沽酒市店沽者愛其虛襟與風挹雖無資時任其時值不少索價筑波不厭積逋居恒爲之其所償債不能賠還

筑波山舊田盧距江戸僅二日程也。筑波健走强脚。大率早發夕到。嘗過小金原。一瞬數十里。素無人家。會有一小屋。入憩吃烟飲茶。及自出錢十文謝去。一壯夫曰。客何爲者。人命至重。其謂錢可以贖乎。唯金可饜吾意。若無則衣服資裝耳。來憇者是爲常非特於客已。筑波勃然罵曰。若賊漢謂易奪乎。我爲後之道於此者。能杖之。其徒五六人。把刀逆之。筑波未及拔刀。以杖撃二人眉間。皆卒倒氣絶。一人被蹴膽胸。二人走逃。壯夫愕視。不能抗拒。而歛之叩頭謝罪。乃置不校而去。

筑波携弟正叔。自京師歸。道遇大雨。大堰河溢。旅客闐委。空手候渉。驛舍物貴。費不可言。因顧告弟曰。橐中裝資幾何。無爲坐待竭罄。乃起劫雇夫四人。優給渡錢。曰吾試先亂流渡。時水聲猛汛。不可得言。中流反顧弟及僕一人。四人雇夫。挾扶極苦。或浮或沈。既皆失色。將溺漂於怒漩跳波中。筑波厲聲號呼曰。大丈夫何怯之甚。遂得濟免。後每語人曰。昔大堰河之難。一追思之。使人至今毛起骨寒矣。

筑波自辭仕侯國。辟命謝絶。不應。講業殊盛。自朝及夕。戸外履常滿。自以誘後進育人才爲娯。是故蟻附嚮至者甚衆。雖市井人。亦知聲名。稱其學德之優。

筑波賦詩作文。其著意時。信筆而成。不必考索典詁。臨時立稿。不欲縝密精緻。然無與鍛練細思者甚異矣。又少貯書。多借之人。辦給所考援。一閲見者。經年不忘。強記絶人。又彈正諸友之文詩。駁其誤錯。無復遺忘之。經數十日談之。不差一字。

筑波尤長於詩。陶鎔雕鏤。高華調麗之篇章。溌發於抵掌笑噱之間。若不經思。板帆邨自負才氣。睥睨時流。不敢稱譽於人。而稱筑波曰。絶倫之才。博達之學。我土未曾有之人也。吾誦其詩。目駭魂褫。不能抗衡方軌於通衢大街之中。大家巨匠。宜避三舍。

江北海詩史云。余録筑波詩殊多矣。神氣軒翥。筆端活動。若能以精細工夫。則可以爲詞壇之旌門。惜乎其輕躁而下筆。亦復疎卒耳。今按此言可謂得矣。蓋褊急速脱。不欲遲重也。

筑波受業於南郭。雖祖述嘉萬七子之詩風。而不專主李王之緒論。博采衆家之所長。其示子弟曰。學詩者猶學割烹。割烹之法。在于鹽梅。鹽梅之設。在于調和。調和之理。在于濃淡。濃於可濃。淡於可淡。濃淡不失其序。是庖人之伎倆也。學詩者著眼於此。思過半焉。

今人誦法李王。不及其他。奚能識濃淡之適於口乎。識此而後。咀嚼衆味。無處不詩量。

山本北山奚疑漫筆云。先師桃蹊翁之友石筑波者南郭弟子也。享保末上封事閣老某侯。言時務五條。其中有置匭於城外通衢以受四方之書之事。其言一曰延恩。有以勸農勸工。養親撫姻。殖財營生。索贖綏罪。諸請求者投之。二曰招諫。法令擧措。時政得失。彈劾百司。諸規箴者投之。三曰伸寃。被抑伸屈。摘發隱匿。上下蔽蒙。諸吐實發呈者投之。四曰互警。天變地妖。禎祥眚災。人事利害。鬱抑不見。諸欲明白之宜後

者投之。皆以憲府四員充此職。使知匭事。則何憂下情之不相達乎。嗚呼戃慌中。有如此之卓見。眞可欲服。

寶曆八年戊寅八月十七日以病沒。歲五十一。葬於駒籠養昌寺。配原氏生良綱。早逝無嗣。門人懸川醫員舟橋元亮奉遺託梓行著述。芙蓉園初稿四卷是也。又有二稿四卷。遺文六卷。皆爲未定稿。余嘗見白石孝女傳一卷。既刊之。

鵜士寧作墓誌銘云。參議之文。將軍之武。燁燁煒煒。光於千古。後世雖衰。不辱乃祖。文乃如華。武或如虎。偉哉先生。兼具其身。馮河涉難。暴虎亨屯。計豈得已。膽氣略申。赴赴武技。宜哉超倫。生遇泰平。勇無所震。蔚矣其文。獨稱席珍。束帛交至。侯不能臣。退而修業。誨人諄諄。篇章富有。孰憂身貧。旨酒是耽。良朋是親。一時風流。亦有若人。

古人見一善。而忘百非。善善之心長。而惡惡之心短矣。今人見一非。而棄百善。惡惡之心長。而善善之心短矣。筑波自少壯豪邁簡直。不欲俯仰於世。當世之逢掖雖知其文藝。陽稱譽之。陰妒忌之。槪謂其人浮薄不足以言。又以其疏忽去藩之事。作爲莠言。裁抑仕

途。使之不得就斗升祿。偃蹇至半百。侯國雖有聘徵。妒忌之者。託言於一時。處置不得其當。而非斥之。雖然其才學之聲。傳喧都鄙。不能屈抑之云。嗚呼此弊古今時勢所不得免。以筑波之才學。獲排擯於時。栖遲衡門。抱遺經於窮巷敗屋中。豈非命乎。要之見一非而棄百善。今猶然。余深有所感於此。

孔生駒

名文雄。字世傑。號生駒山人。日下氏。通稱眞藏。河內人。

河內日下里。在生駒山麓。國風之所稱日下一作草加。

又作孔坂。方音皆訓久作嘉。故自修爲孔於文詞用之。八世祖盛貞。爲里之平陵祠官長。慶長中當浪華有事時。從木村長州。屢有勲勞。後屏居於此。爲農夫。有素封名。土豪邑里。至父益胤字公祿。始好學。要足立氏。以正德二年壬辰二月九日產生駒。

生駒初號鳴鶴陳人。蓋依姓以稱之。後以就似詐大改號生駒山人。又號愚拙農夫。

生駒之爲人也。俶儻有膽略。任俠自喜。尚氣節慕豪放。蚤抱四方志。欲以文學遊事於侯國。而請之父母。不聽。乃潛意六經。研究數年。遂以博覽宏識著稱於世。

生駒少壯渉獵群書。强記過絶於人。始學家庭。專修性理。後私淑物徂徠學。好爲時習所謂古文辭者。唱李王說。然不欲以詞藻被稱譽。留志於水利運漕貨殖交通產物開墾等之諸事。唯以時務經濟爲己任。其所言皆悉當世之緊要也。而不遇有爲之君。其所抱負。遂不能展。洵可惜已。

生駒嘗曰。制國用。出四儲三用三。則雖有水旱疾疫凶荒事故。國常足而可以無患。肉食者誰不知苛刻急斂之壞民心。薄賦輕税之興家國哉。或對曰。城郭邸舍。俸祿餼廩。朝勤享聘。兵賦諸司。婚嫁慶弔之諸費。不可廢置。所以用不足也。生駒曰。已成之形。不可以損。已許之分。不可以奪。日弊不知檢月竭不知耗。歲窮不知變。寄政於膏梁子弟。仰給於富有商估。僅救目前之急迫。而恐其不贍。所謂我躬不閲。遑恤我後者也。其人赧然曰。噫今之爲侯伯者。聞之誰不感服之乎。

彥根執政與山右膳。虛己禮士。嘗延生駒。優待尤厚。問經濟之要。蓋與山氏當路於藩。是時在於立法改革舊習。發令設施新政。生駒曰。立法當考魏晉以上。發令當效唐宋以下。非能辯識時勢。練達治道者。難相

共言。魏晉以上。簡而要。唐宋以下。捷而便。與山氏大喜。將薦之於侯。有或阻之者。竟不果。

生駒家素富有。至生駒時。不欲儲蓄。有請稱貸假借者。必能然諾。先是父祖皆以典當人之田宅。散債收息。生駒性淡財利。不好貨殖。不論耗羨。然生計益豐。還陪於舊。

生駒豁宇弘潤。不喜粉飾。推誠接物。疾惡世之僞飾儀觀。以樣態爲風采者。若將浼己。嘗遊京師。與吉益東洞交驩。東洞雖以方技著稱一時。其人性好修容止。語默進退。盡有得色。不似優遊藝園之輩。殆若官吏。

然生駒謂之曰古言禮之容貌不在于外而在于內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道同矣鄉愿師跡不師心雖時同術異矣東洞深然其言而竟不能罷之修飾邊幅如故其事傳聞藝園或作詩云東洞先生老學醫經方祖述漢張機星霜五十術何陋弟子三千信且疑萬病有源惟一毒私言雖善奈公議文雄武傑憐修飾目睫依然鸞鳳姿

生駒常謂沽虛譽於世不若聽之於識者遺儲貲於後不若賑之於窮者

生駒自以經濟爲己任其所論辯往往有驗多以觸時

忌故不記復野東皋書中云善爲治術者在于務守祖宗之遺法在于謹除弊冗補修闕漏近世之人動輙生新規畫者皆因不識形勢一世自有一世之形勢一時自有一時之形勢欲一致謀謨贊成政事而下手其間雖有善治不計形勢有必所不行矣谷時中上書請遷都是知變革救時之機未知國體之貴因循之故也新井君美建議請設勳階定服色興一代之制度是知制作之時未知上下貴賤固執舊習之故也物茂卿獻策論土著言兵賦檢肥磽詳利害欲以審定條令是知人情所趨向之要未知遠邇不欲動移朝野安故態之故也三子皆以經濟學自負而其迂闊於形勢如此而況於他人乎今按此言足以窺其所抱負之一斑矣

延享乙丑冬遭父喪自能守制哀毀過禮神色不旺繼亡諸弟又喪母頻年丁憂臥病二年於是乎就醫療於京及浪華或往來鄉里藥餌無効以寶曆二年壬申十二月晦日沒于家時歲四十一葬於里之來照山平生欲修南朝之史收集建武以降記傳譜牒諸家雜說以考訂異同編著既成題曰延慶史斷爲卷卅六又有望楠舍文稿四卷生駒山人詩集七卷

多湖栢山

名安字玄泰號栢山初通稱新五郎後以字爲稱美濃人仕于松本侯

栢山祖父春庵初受業於林羅山父赤水從學鵞峰皆仕加納侯加納今之松本侯先封也食祿三百石赤水歷仕侯家三世（松平丹波守光重其子光長孫光慈）栢山以父祖蔭早登仕籍寵祿加賜三十石通前三百三十石

栢山壯遊江戶執贄於林鳳岡之門研究理學又與桂彩巖商搉風騷專意詞藻受其雌黃蚤有作者聲鳳岡男榴岡（名信充字士信襲任大學頭）嘗贈詩云祖先皆是悉登

營鄉慕儒宗意頗傾把筆鳳鸞如有勢吟詩金石似聞聲官階從列大夫位甲科空題學士名公事紛紛猶夙起晴天斗轉又辰横盖記其實也

栢山往來京攝江戸前後數回中年以後雖辟在松本其所交通若源白石室鳩巣梁蛻巖木菊潭安澹泊三宅觀瀾岡龍洲土肥新川秋玉山釋萬菴向井滄洲清儋叟江北海龍草廬等應接不一今閲各家詩文集贈答頗多故至于今其家能傳諸家之遺墨數十紙蓋松本地與都下異而無有火災所以現然永存是亦世之所希也

慶長庚子自統一宇内初設力田之科屢有勸農之詔其後昇平日久在牧民職者不能均田賦平穀價以復曩時之政者則上下姑息各事懦弱威恵不行豪民務兼并利侵漁姦民事遊俠逃力役皆竊偸薄淪胥於人之骨髓苟安之政實不可以療治捨本逐末奇技淫巧半於郡國使人心日偸民俗月澆貨食耗損給費難支其弊至享保中窮困殊甚列國諸司至於不能統辨公私之衆務加之松本封土新移之後會計不當財用不贍蓋侯家原受封於參之田原二連木元和二年移松本寛永九年移明石十六年移加納寛永八年移淀享保十年再移松本每轉移費財巨萬爲之支銷空竭栢山與藩執政總度支戸田十五郎相議上疏言便宜侯納其言躬先自儉節縮衣食減省不急務禁遏驕奢勸厲士民五年於此而財用粗足得以不匱

栢山質性淳實留情踐履其敎督子弟常先躬行後文學故藩中士致身於高位清職成就有用之偉器者前後數人其薫陶之所資誘導之所逮可謂至矣

栢山學術雖主程朱不甚拘泥之與伊藤東涯兄弟交驩又悦其父仁齋所著論孟古義躬親謄寫之以資

考援不若今時之人墨守一家偏黨其所好不能知各家之有所長其褊守之虚襟可以欽賞

栢山性好書画元明以降名人真蹟不論高價而購求之其所收藏頗多矣就中朱文公四時讀書行書文信公楷書皆絶世之竒品也蓋好之厚嗜之篤不論遠邇與古今輻湊于此亦是自然之勢也

江北海以栢山爲桂彩巖之門人載其所著詩史世皆信之其實不然彩巖聞栢山先生喪女以代輓露其詩云白首難披韡薜衣憐君世事與心違天高鴈字雲邊至秋盡鸞笙月裏歸遠浦曽傳悲帝子塵寰何

得駐仙妃江南孤館殘燈夕。一聽哀音萬事非。桂義樹拜具書。以正隸稱。以先生非其門人可以知。

栢山晚年告老。卜築一舍。名賜閒亭。自作記。其文云。余老矣。懶不堪職。再三乞老。不聽。衰白相仍。恐五嶽之遊。不得或遂也。初我侯移封之日。竊喜謂。松本環城皆山也。宜若起居飲食。與山相接矣。既賜第城中。睥睨在前。梁欐在後。山皆爲之遮蔽。不甚明暢。纔露寸碧於城樹蓊蔚之間耳。坡翁所謂墻外見半髻者不虛矣。故欲別卜閒曠之地。而不果。近得一園莊於城東林寺之後。距城僅數百武。心遠地偏。幽人逸士所

宜考槃也。有舊主人嘗擇勝。而面勢室不盈。大屋上架樓。樓小而觀大。白雲爲藩。碧山爲屏。棲遲于此。殆有年所。一旦幡然有遊洛志。去而不顧。遂爲我有矣。室不太陋。乃仍舊貫。無復拮据之勞。今得與山水之勝。兼而收之。何其幸也。其初至也。彼幽者忽明。鬱者忽開。廖廓眇恍。四顧無極。目駭神散。以爲山水亦跳躍奔走。與我俱來。恍然如別製世界。於是登樓彌望。則層巒重嶺。林立四野。如百千螺髻羅列于前。秀冶明媚。紫翠如畫。不遑應接。山容亦閑雅。不甚奇峭。崒然起乎群山之後。壁立千仞。凌虛嵌空。四時戴雪者。

信越之諸名嶽也。聯嵐含暉。縈青繚白。高低掩映。變幻逸宕。不可以名狀。下瞰則石川一帶在近。水石相激。瀄瀄乎聲聞于樓上。及其瀰滿。則奔軼浩蕩。裂岸襄陵。殆不可禦焉。倏爾水落石堆。人皆揭跣。凡信之川原多皆在山。如高堂上建瓴。近視如瀑。不可以舟。土著之民。多白首不知舟者。蓋以之故也。自樓至麓。稻田萬頃。如畫碁罫。春雨分秧。秋晴收稼。田婦之饋食。老農之鼓腹。宛宛一幅豳風之圖。可坐而玩。可卧而遊。若夫溫風和暢。烟花如織。爽陽清姸。霜葉似曝。而月而雪。以至禽魚之飛泳。人物之往來。凡助遊具

者。盡來致于樓內。樓下隙地種蔬。堪以抱甕。屋後有泉。日夜潺湲不已。竹樹駢立。花卉雜生。松菊亦不栽自存。暇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每從一奚。携書挈榼。家有孫兒。躍然而尾。上樓而嘯。凭欄而吟。有時而書。有時而飲。或坐或步。倦則卧。卧則睡。睡則夢。夢則醒。醒則起。起則歸。烟嵐之氣。猶在襟袖。一日之間。使我蟬脫人間。羽遊物外。可謂不隱而隱。不仙而仙矣。樂哉斯間。可以永日。可以引年。吾願於是乎足。亦何求焉。然得蜀望隴。不能自禁。獨所惜者。信之山水。非信不美。而以其僻地。謝公之屐不到。許子之遊不及。世

之好事者。亦罕搜訪。不遺所作。惟雉兔者。芻蕘者。狃以爲常。易而不顧。雖間有淺嶽之烟。姨山之月。入于國雅。其餘靈區。湮滅乎蒼莽之中。人莫之知者。亦不爲少矣。其勝地因人而顯。安得文心如錦。詞腸如花。而黼黻我山水。追琢吾土壤耶。東都有桂彩巖者。今之詞豪也。余辱師友交也舊矣。以書告故。許以寄題。不特使山水改舊觀。吾樓亦不待飾而奐矣。樓未有名。人或來謀所以目之。余不應。竊意吾素無負郭之田。又乏買山之資。詎庸得享清福於今日。以爲邱壑中之人也。嗚呼此土一邱一壑。娛我視聽者。皆非君

侯之賜乎。矧又君侯憫吾老。假以多暇。使得優遊以養閒焉。何憂羈絆之未全脫哉。賴有葛烏石所書賜閒二字。乃裝潢以扁之樓頭。遂以爲名。示不忘本也。吾遊閒自是始。惡能無記乎。亦惟殘喘無幾。無奈其太晩也耳。戊辰十一月。按戊辰寛延元年也。時栢山六十九歲

栢山寶曆三年癸酉四月十六日没。歲七十四。葬於松本城北之真觀寺。所著有本藩系譜。韓使贈答集。戊午紀行。戚南塘兵説小解。武經教令小解。多湖氏遺訓。秋乃山道。栢山集。仝和歌集。

多湖松江

名宜。字玄室。一字昌藏。又以爲通稱。號松江。一號文鳳陳人。美濃人。仕于松本侯。

松江。栢山之長子。稟資清朗。早學家庭。十歲誦讀如流。十二三歲講説四書。殆若老成。又賦詩屬文。盡有機軸。及其成立。而經明行修。學術之精。不減乃父。

松江僅踰冠童。以父祖蔭補儒員。後襲職服事四十餘年矣。栢山有男玄室喜初仕詩云。有子從官家有業。龍門浪暖映桃花。君恩此日擊鮮宴。使我春樽醉九霞。

松江壯年遊學江戸。入于林榴岡門。講習經史。業成術精。專以教授松本提封。闔州嚮風。文行之士繼踵而起。當是時物蘐園修辭之説。盛行於海内。松江深厭惡之。以爲浮薄喧噪之習。不交其徒。確實自喜。以育礪才鋒。養就英髦爲己任。

寛延戊辰韓使來聘。松江時歲四十。在江戸酬應賓館。蓋父栢山以文詩。與韓客贈答不一。松江頗有詩名。有或妒忌其才者。非斥之曰。與韓客交歡者。皆爲求名也。松江聞不敢校。自若曰。有甚益於我。更無抱慊之色。最後竟與其人交遇之。尤謙遜。其人赧服。稱爲有長者之風。

松本庠黌曰崇教館立師長置生員絃誦之聲至今甚盛松江開業始制學規世掌誨督今之文學名謹字公信號貫齋松江之玄孫也蓋自春菴以學術起身師表於此箕裘相承不墜家聲世濟其美實世之所希也

貫齋向因亡友鈴木彜弼名□□號□□松本儒官通殷勤於余以其所編輯七千卷書目被示懇索余之一言蓋其家至今八世除庠黌之所收集者其所儲藏古今典籍七千有餘卷無一重複與庠黌有無互易資以誦讀便於考據一藩子弟以倚賴之其擧始於松江時遺

惠後世洵是不鮮欵誠之意可以嗟賞余應其索作序詳言其始末文頗長故不贅于此

江北海詩史云松江家世以醫仕松本侯而專以文藝著稱焉松江性資徽實殊尚氣節竊慚食糈於方技侯知其意使嗣子玄室代松江爲侍醫更命松江爲儒學教授蓋特恩云今按多湖氏世之所謂儒醫者也栢山恢弘先業松江能紹述之父子文藝之名傳流一時北海與之友善其所記當時之實錄也今時之人自儒入醫者至衆自醫入儒者極寡矣蓋自儒入醫者利祿之意沈淪於髓腦而不能不從時態俯仰其間矣嘗以此語人或難之曰然則入醫者盡爲利祿入儒者盡爲道義豈其然余對曰儒醫之稱固存于其人不能精方技治療而僅讀四書五經疏釋自稱以格物窮理之儒其頑愚可笑不能通文獻制度而纔誦傷寒金匱註解自許以回春濟世之醫其癡可愍然稱醫者雖可愍其所爲不過賣藥貪重貲其罪小矣稱儒者大異於此高談周孔之懿訓深辨程朱之遺說攀附萬端取容於世其姦黠可惡而以此食重糈厚祿敖然居教授侍讀之任者世恬不怪其罪大矣松江有所見鄙尚氣節之言眞不虛矣

松江與肥後儒員秋玉山情交最厚玉山從其侯駕祇役江戸寓於龍口邸舍松本侯邸在吳服門内松江祇役必在于此其寓居至近文詩往來殆無虛日玉山善飮松江不甚好酒玉山嘗賦將進酒一篇贈松江其詞云將進酒賣圖書沽得流霞萬斛餘將進酒炙蟹螯且歌且酌意氣豪將進酒君勿辭百年無復少年時終古功名皆灰土何如手中金屈巵君不見孔子子路飮百千淸爲聖人濁爲賢又不見經稱無量詩既醉醉來肝膽涵天地秦皇漢武惜朱顏欲修神仙鬢徒斑滄海浪惡魚龍鬪渺茫不見蓬萊山蓬

萊山在何處只在咫尺杯酒間秦皇漢武不知求枉使才子入滄洲君勿辭將進酒醉中日月如蚍蜉大澤蛇分興大業古獄蟲死散積憂一錢入手須取醉何必百錢問沈浮此詩載松江所編有和詩英中今刊行玉山集不載之故附之

安永三年甲午十一月廿日沒歲六十六葬於先塋之側所著有雜劇字解夏閒隨筆規聽隨筆今獻詩英有和詩英遺稿集仝續集松江集仝和歌集等其他學庸近思錄纂釋未全成云男名蘭字玄室號明山稱漆藏龔祿

富永滄浪

名瀾字子源號滄浪居士通稱左仲近江人

滄浪家世居近江淺井郡國友村父祖皆為銃工之業受俸於　官所謂鐵炮鍛冶國友氏者也自幼好學不欲為家世之業常閉戶讀書使弟房恭繼世從事於鍛冶別居于鄉邑授徒

滄浪雖生僻邑無明師之資天禀俊爽能通經義其於漢唐之傳疏宋明之集釋極其所淵源而闡發孔孟之遺經今讀所論著往往與近時之清人之所言符合者不一天若假之年其所期不必止于此

滄浪與野東皐（名公臺字子賤）種箕山（名齊字元民皆彥根人）交誼宥密而屢相往來講論經史數歲不輟其所見遠出于二人上二人深奇其為人為不可企及大田錦城嘗讀其遺文嘆賞其識見之卓絕惜乎世未及知之為余言

滄浪折衷衆說編著經解易書詩論語孝經皆有彙注未全成書亦䟽其所見著古學辨疑一書專爲伊物二氏論其得失辨駁之至當考證之精核諸家之所未言及識者皆偉之

安永中彥根儒員龍草廬以滄浪之書未梓行換改名

題竊為已著誣以為滄浪剽襲草廬之說其詐欺可惡無幾不攻自破草廬不能安其身託病告老去野

東皐作古學辨疑序其中有言云嗚呼子源生於僻邑研精覃思作為此書壯年夭折其名未顯於世身後不幸遭搶奪之禍又從蒙誣誰弗為嘆哉然識者不可欺實跡不可揜天下公論不可泯也今也往往人傳此書能識子源其寃始明矣（向者平安猪飼敬所翁傳聞余擧寄示刻本古學辨疑二卷又被致滄浪事跡因亦得其詳翁之言曰寬政丙辰仲冬余始讀龍君玉名典二詮主論古學平實明暢雖間有差失辨伊物二氏得失最得其實與其平生議論大有徑庭其長子龍世華序云家君壯歲艸此編命曰說名失之多年百方求之近得江北他人竊為已著變改書名字句篇章

亦有出入、姦謀之巧、郭象之莊子、不啻余謂君玉壯歳能艸此編、至耆苶不能復作、百方求之者何也、意者當時於江北得見此書、而幸其人之物故、掠之爲己著、更改其名少竄入其言云爾、所謂姦謀之巧、郭象之莊子不啻君玉自道也、又其少子龍世文跋云、家大人命伯兄及世文、旁附國讀、如有錯誤、讀者訂之、余謂二子親在膝下、當就乃父訂之、而反乞正於他人者何也、意者其得寫本頗多闕謬、不能補正漫爲句讀、徃徃失文義、已亦不能無危疑、故委之二兄云爾、真是竊鈴掩耳者也、又焉得欺人哉、且其所刋艸盧集多竊鈔原龍鱗孔文雄二家遺詩、則世人之所共知也、宜乎雖其門人、亦不敢信此書也、斯書所論實得我心、是以深惜其人篤學卓識極竭心志而著此書、爲人所奪、埋沒其名、然其跡以姦人發矣其人去今不遠、余捜索原本以表顯其人、文政乙酉遊江北主辻村子安家講經二旬、其弟敬甫示此書曰、吾鄉先輩富永子源所著、子源沒後十年、彦根龍公美、剽竊此編分爲二書曰名詮典詮梓行于世、子源友人憤之寫本以示人、野東皐與子源有舊、作之序明白其寃、於是公美逡巡遁去、然以原書不顯于

世實跡未甚明、吾輩久欲上梓以傳布四方、余蘧然曰、果有是哉、余求此書已舊矣、不意今得見之、若有其擧則余爲之序、可以明白其實、後子源之姪、其男敎持致子源手筆源本請余校正、乃與子安之弟子綽謀附之剞劂、安永乙未君玉竊刻此書至今年甲午正一紀、世論伊物者不一而足、今刻此書爲遼東豕、雖然宗族鄉黨宿憤不已、遂及此擧、可以爲快、嗚呼子源早歳已有此學識、不幸而早世、若假之以年、其所至豈可測量哉、

明和二年乙酉八月十九日。病瘵而沒。歳卅三。葬於村之因乘寺。所著有經說稿。所謂纂注、十卷。古學辨疑二卷。雞肋集四卷。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八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九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多田東溪

名儀。字維則。號東溪。通稱儀八郎。平安人。仕于館林侯。

東溪其先世攝津之人。而儼然望族也。鎮守府將軍源滿仲始居多田邑。其曾孫明國。受封於多田全邑。遂以地爲氏。明國生賴盛。賴盛任攝津守。賴盛生行綱。行綱生基綱。承久中勤王。與鎌倉兵抗戰。敗績守治。其子重綱。其子宗重。其子長重。其子重國在民間。子

孫自降爲庶人。數世土著多田邑。父脩怡起業商販。始徙平安。要辻氏。生東溪於東坊谷街。故長後以此爲自號。

東溪初爲舅來原空洞所鞠養。爲其嗣子。稱來原雋靜。巧筆札。技雖專心於臨池。素非其所好。空洞講經之暇。性好筆札。常以書字自娯。旁教生徒。業振於一時。學術爲之所掩。世稱爲書師矣。東溪不得已。以此教授。能書之名聞於洛下。

東溪少好讀書。入于三宅尚齋之門。專修山崎氏說。講習有年。遂通濂洛關閩諸家書。尚齋門下之塾規嚴禁。而排斥出冒他姓。故爲義子。嗣人之後者。有志於學。能知所先後。辨別倫理。以興起特立。歸復本姓。而爲學術操行之第一矣。東溪從遊之後。既知其冒他姓之非道。然未能脱去。無幾告其緣由空洞。亦能爲其志許之。遂辭謝空洞。得歸復本姓矣。

東溪在平安時。愛林巒深秀。築別墅於泉谷。時時寓于此。額曰心遠堂。蓋取之於陶靖節詩句。

東溪初到江戸。僑居於芝口門外（今之芝口新橋。享保中廢。不置）。講說授徒。後應秋田侯之聘。侯延爲門客。禮待頗厚。侯先是大起學舍。曰造士館。學政一從山崎氏。侯以東溪

出於尚齋之門。使講經于館。訓導子弟。曳裾五年。後與室鳩巢交驩。持論立說。多與其初異。侯不悦之。東溪又厭其拘泥舊規。遂託病而辭謝其禮待。蓋當時奉山崎氏學者。事事物物確守師說。授受固執。好持門戸之見。雖知其謬。多方回護。不欲言其陋習。寵樹比黨。拘泥殊甚。故忌東溪者。斷然以放駁先修好違定說之言。欲沮裁而屈抑之。於是乎。至失意於侯。（按秋田學黌始曰造士館。中曰明道館。今曰月智館。其學風屢變。初山崎氏。中物氏。今山本北山也。）

東溪東遊之後。相見鳩巢於一貴紳宴席中。鳩巢深稱其學術之精密。竟屢盍簪。鳩巢益識其爲人。以爲後

進之領袖東溪亦信服其有長者風遂執贄於門下焉

東溪性度寛裕風神朗徹雖崇奉程朱確信師說而不似世之治山﨑學者嘗曰僕向者以爲山﨑翁之學特專於理一而略於分殊者知有君臣之大義不知湯武放伐與君臣之義並行而不相悖知經義有内外之分不知修身以上爲敬以直内以齊家以下爲義以方外矣此其大者既違馳焉其他所見多執定一理而不知分殊所以流於神道也今謹思程朱之所說其理一者義理之一隅也於本原一理之處所

見未徹故往往有所窒礙而以其所見一之是其略於分殊者也精於理一則麤於分殊者固暗於理之所致也今確守其說者各阿其所好豈斯學之旨乎因思先賢垂言示教之精核後學發揮其意之至難不可不愼近時之人横生異論妄毀先儒其欠于明察認得之弊也矣

東溪元文中以稻葉迂齋之薦筮仕於館林侯武元（從四位下侍從松平右近將監）受祿百五十石爲侍讀數往來封地後移居於西城下邸舍時侯爲列相宰輔政務雖服大任居煩劇好學下士東溪感其優遇贊成翌戴二十年若一日至今一藩典刑法制皆出於其所創定治用之云

東溪嘗在館林權攝郡宰三年封邑大治循行境内偵伺利害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斷人之所不能斷通壅滯補弊闕民大喜

東溪爲郡宰日治下之民有亡金五圓者檢覈無跡唯二僕婦在訊之莫肎承者命持伊勢太神宮禳符木箸一去告曰不盜者明夜木箸若故盜者明夜必長三分既而觀之一則若故顏色自若一則剪去三分矣蓋慮其長也一言遂服

東溪曰我邦有語錄之書以山鹿素行爲之始近時若林強齋之没也友人山本復齋編次其平生所筆記不曰遺書槪曰語錄蓋慮其言行就褻逸也雖然語錄之字原出於釋氏而非所以儒家之可效也朱子語錄既有非斥之者曰宜云遺書或遺事豈效浮屠氏之所爲哉由是觀之雖書名一事留志於道義者不可苟爲矣

東溪以元祿十五年壬午五月晦日生明和元年甲申八月廿六日没享歲六十三葬於谷中里玉林寺配埜野氏生五子長維長季維厚女適武井生餘皆夭

所著有世本正誤一卷。心遠堂雜錄十二卷。東溪筆記八卷。詩文集十卷。

滕鳳湫

名俊明。字彥遠。號鳳湫。又號老饕生。通稱彥八。江戸人。仕于尾府。

鳳湫久野氏。本出自藤姓。故於文詞去艸為滕。嘗見細井廣澤談及我土氏族。廣澤又以出自藤姓自修為滕。既行之。先是安藤東野與物徂徠相謀於文詞上。一切為滕無作安藤者。鳳湫又沿時習也。

鳳湫之父圓法。出冒小谷氏。以和歌名。鳳湫十二歲時。

從父謁見水府肅公於其邸館。公試使作詩。立賦云。筆擬鍾王跡。詩摹李杜風。暢懷臺閣裏。何以謝君公。公嗟賞之。目以奇童。親賜書籍數種。而稱譽之。命圓法以擇師敎之。遂入林榴岡之門。

正德辛卯歲。僅十六。陪從榴岡。應接韓使。韓客唱和之間。應人之索。大書敬字。索者重請細書於傍。搦管踟躕。鳳湫援筆寫主一無適之四字。以示之。韓客大喜。嘆賞其捷敏。

鳳湫雖不及一見物徂徠。信服其說。中年之後。變更舊習。修辭是務。故蘐社之徒與之汎交。聲價頗著。

鳳湫與對馬雨芳洲。紀府祇南海。長門小倉八江。赤石梁蛻巖交驩最久。四人皆推稱其才學。以為不可及。

鳳湫殊善修辭之文。芳洲比之王鳳洲。每有彥會。必與諸生相言云。鳳洲生來否。故從游之士號曰鳳洲先生。然以其涉于誇大。禁止之不可。亦曰如故。因自改為鳳湫云。

享保丙申。筮仕尾府。為學問所儒員。班比書院直郎。最後府事多端。改正弊冗。諸曹貶黜者多。鳳湫獨以介立無汙濁。擢為侍讀。更加賜祿二百石。侯每就藩必陪從之。人皆榮之。

鳳湫以職侍君側。班在內臣。故事不猥許為外交。乃謝絕舊友賓客。恬靜持身。專志鉛槧。獨與雨祇小倉梁四人。鴻鯉往來。殆無虛日。又與物金谷鳴錦江友善耳。故至晚暮。遊道不甚廣。

寬保中奉君命。校正書籍於外山別邸。凡三千餘卷。皆我土之記傳叢記矣。又在名古屋。整理四庫之紛雜。檢閱凡二萬餘卷。上自經解史傳九流百家。下至道釋異說話本雜劇。前後數次。賞賜褒服。今現存其所朱抹標書。藏於明倫堂。近時岡田新川。磯谷滄洲等。皆稱其校正之精核。以為不可及。

鳳湫資性端正。以自壯上仕籓。服事顧問二十餘年。毫無過失。雖家人子弟。未嘗見於臧否人物。其與人對話。非讀書者。終日不言學。不談文。不知者以為未嘗學之人。出入中外。見者肅然斂容遇之。

鳳湫元祿九年丙子八月某日。生江戸萱葉街。明和二年乙酉十月廿六日。歿市谷邸舍。時七十歲。葬於下谷宗延寺。娶原田氏。生一男二女。先沒。男俊在字君績。襲祿為侍臣。長女仕府後宮。季女適府醫員栗崎道喜。所著左傳杜解補注三卷。春秋釋例圖考二卷。史漢異同考六卷。說文亥豕。小學考各二卷。鹿莊隨筆六卷。病間筆記四卷。悅情集三卷。鳳湫文集。皆傳于家。

余少壯時。嘗觀鳳湫遺墨數幅於冢田大峰許。蓋學文衡山者也。而與當時滕廣澤。葛烏石等之所為不同。二家不論其早晚。一摹倣形似筆勢。以為得鳳湫不生形似。專學晚年之骨髓。故險勁有法。小楷尤妙。世未知其書。故併及之。

根武夷

名遜志。字伯修。號武夷山人。通稱八右衛門。根本氏自修為根。相模人。

武夷家世相之鎌倉人。自少壯好武技。學擊劍於長沼四郎左衛門。極其秘奧。蓋擊劍之術。其原始不可得詳。蓋起於天文以降戰國之世。而技擊之餘流而已。技擊雖兵中之最下。猶為三軍之用。擊劍乃為一人敵。其技愈卑矣。然彼刺客徒。能以此行報讐之意。殪人生於一拳之下。其機益精。其術益熟。變幻逸宕。不可端睨。逮至後世。人立門戶。各相授受。雖明良之士知其為小技。苟佩刀者。不得不習演。上自侯伯大人下及衆庶細丁。盡留意此者。滿天下皆是也。武夷將以此起身。僑居於八町溝。教授士類。出入諸侯之邸第。及歲廿五。未知讀書講道。自以劍客居與世豪俠治遊為伍。

武夷歲廿六。初謁物徂徠。聽講孫子。始知將帥之任。全在於節制調練與規律森嚴。又聽講荀子。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以技擊為兵之最下者。由是慨然自悔。不從事於學。折節讀書。遂行束脩於徂徠。為之弟子。

武夷從事徂徠。學術既成。雖專攻文藝。傍尚以擊劍教授子弟。嘗謂我東方之人。其所長者武技而文藝不逮。及于此。故開國之大祖。不曰神文。曰神武。然則吾

輩不可不武人。常欲武威雄壯。而摧服於人。蘐社之徒。呼曰武威生。最後讀朱子文集。知武夷九曲詩。故改武威為武夷。原從傍人之所呼。自以為號。

武夷弱冠之後。從長沼翁。逢佐藤直方於厩橋侯讌席。直方以闇齋高弟。舊被崇重。其人豪邁抗簡。傲視世人。謂翁曰。夫劒小技也。項籍猶恥學之。而況不為項籍者乎。其言倨驕。意在輕蔑之。武夷坐側聞之。雖竊慍其不遜。未知項籍之為何人。遂不能與之對話。於是憤然有向學之意。

武夷講經之暇。旁通韜略。常謂子弟曰。欲治武技。宜先

自文事始。而後盤根錯節利器始神。

武夷晚年厭薄李王之歌詩。好誦白香山蘓東坡二集。蘐社之徒皆非駁之。怡然曰。公等未嘗其美腴。何論味之辛甘乎。若將知真味。但愛玩之久之後必有心醉神飫。自得其妙於驪黃之表。吾今超然忘言於問難之間。將一洗舊習聲律之弊矣。蓋於海內滔滔奉崇李王之時。自識摹擬飣餖萬口一轍之非真詩。洵可謂具眼。由是觀之。不可謂蘐社之徒。無知其非者。近人排擊蘐社者。動輒謂無一人省其非者。嗚呼冤哉。

武夷嘗與山井崑崙。名鼎。字君彝。江戶人。西條儒臣。同遊于下野足利學校。勘七經而還。七經者言詩書易春秋禮記論語孝經也。蓋以我土所傳舊本。標舉同異。刊正明版注疏之誤脫者也。其書經御覽。賞賜銀錠十枚。而後又命經筵講官物北溪。名觀。字叔達。號玄覽。徂徠之弟。補其遺漏。益以孟子。總二百六卷三十六本。題曰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蓋依徂徠之所建言。官刻之布于天下。享保十七年壬子正月。使長崎尹傳致之於彼土。彼清仁宗嘉慶二年飜刻之。稱以為盛舉。其原皆出於崑崙武夷之所手鈔。真可謂不朽之業矣。

武夷又校定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刊行于世。按馬端臨文獻通考。擧目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引晁公武言云。皇朝邢昺撰正義。因皇疏不詳及其辨論。唐末宋初。既舊散逸。而我土存之。復顯於世。武夷之功也。寶曆初。傳送彼土。及高宗乾隆三十八年。使詞臣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簡明目録。二書著録之。稱揚言有功於此文焉。按我土之人多不知是等言。武夷此挍刋。不惟有功於論語。足以發光於海外。近時儀徵阮元極稱其功。其言見于其所著論語註疏挍勘記及揅經室全集等。好古之人不可不知。

清人古歙鮑廷博酷嗜鉛槧。校訂群書。刊行知不足齋

叢書全函三十集。其第一集、收太宰春臺所校刻。古
文孝經孔氏傳。七集、收武夷所校刻。論語義疏。不敢
增損一字。夫孔傳之僞。不待辯論。其他佚於彼存於
此。取入收集者。猶亦不少。義疏首載服南郭序。尾題
根本八右衛門校正。寛延三年庚午六月、十六字。以
存我土原刻之舊樣。
明和元年甲申十二月二日没。歳六十六。葬於相之久
良岐邑、弘明寺。所著有相中八雄傳。鎌倉風雅集。東
遊筆記。劍技小録。坂東八平氏傳。武藏七黨傳。武夷
山人遺稿等。

福松江

名興世。字子幹。號松江。通稱茂左衛門。福島氏。自
修爲福。江戸人。仕于巖邑侯。
松江其先、世紀伊人。父大量。當矢田侯初受封之時。屢
有輔弼之勲。仕之數年。生三子。伯有適襲嗣。叔有道
早逝。季乃松江。別出仕爲世子侍臣。享保中有遺喪
內。無幾坐事去。松江由是同去。母氏猶在。伯兄二姪
暨已供五人。一朝失祿。窮迫殊甚。無計支朝夕全之。
或勸之以爲醫。松江曰。我於方技非可嫌。而人命至
重也。唯奈不學何。無已則儒乎。遂僑居赤坂傳馬街。
教授爲業。
松江自少讀書。略能通大義。嘗入于服南郭門。治修辭、
說。與餘熊耳。石築波。宇灊水等友善。赤羽社中之諸
子。皆銳意於詞藝。無一人留志於實踐者。松江特以
操行確實著。
松江稟性至行。孝於母。友於兄。常謂講習經史。從事文
藝。固所嚮往。束帛戔戔。雖信微薄。猶可足以供給數
口。不忍使伯兄二姪餬口四方而養。諸於家。當是時
母既耄。兄亦善病。倦遊家居。無志於仕。拮据于內。松
江蓄祖于外。輔車相推。呴濡相持。以得不流離矣。加

之遭歳不登。穀價騰躍。貧窶不可言。然易衣而出。併
日而食。未嘗以此爲憂。甚得母氏之歡心矣。
松江少而演習武技。射御鎗劍。無不究窮。尤善拳法。嘗
有盜入於其家。松江捕之。投拋路上。盜疾走去。經三
日死。而人無知其武技者。亦不自言之。故雖家人子
弟。概以爲其所善獨文學耳。平生以緘默謙虛。韜藏
所長。不見諸於言談之間。
松江謙遜敦厚。不臧否人。雖其子弟。未嘗見喜慍之色。
然有一不義。舊交熟知。不暫假借。必面折之。或於交
際之間。有所爲不恭者。意絕不見。嘗有一人。自知悔

之。賴服南郭謝其罪。不可。南郭強而要之。講解再三。遂不能匿其意。

寬延元年叢村侯聞松江之名。厚禮聘之。遇以公養之祿。遊事有年。常以經義敎誨其世子。後遂爲臣。受三十口糧。居師保任。班比火罷隊長。累遷至藩參政。

寶曆中郡上侯賴錦金森兵部少輔有罪國除。官使叢村侯收其城邑。故事凡收城邑。近鄰諸侯皆盡有警。當此任者尤艱澀之。侯能識松江之有幹旋之罷材。擇於衆舉之。假節攝行將帥總督。率騎士十人步卒三百人。啓發叢村。誓言衆士。號令齊整。無一失錯。勾當公事。遂振旅而還。侯大賞其勞。

郡上之役既畢。侯信任松江益厚矣。松江以新參居於衆士之先。感侯之知遇。極致懇誠。多所裨益。每入告諸內。出順諸外。及號令制條之有布告。人不知其所納約自牖。封境政事皆決其手焉。陰賴其恩庇者頗衆矣。

松江以明和九年甲申六月十日歿。歲五十一。葬於城西赤坂專福寺。姪元谿爲嗣襲祿。所著有王制分封田畝考。喪服圖解各一卷。官制稱號通考四卷。世語類備八卷。世說私考二卷。絕句解考証三卷。松江詩集四卷。文集六卷。

服蘇門

名天游。字伯和。號蘇門道人。又號嘯翁。服部氏。自修爲服。通稱六藏。平安人。

蘇門其先伊賀人。祖道智始移居京師。父和久以織造爲業。畜機匠數人。蘇門以躬之多病。讓家貲於族人。不服其業。讀書惟耽。族人勸以作儒生。資給其費。歲二十五。卜築觀自在堂於上長者千本東入街。敎授生徒。其學主漢魏傳注。專務博洽。兼涉佛乘。上自四庫群籍。下迨我土兩部衆說。無不瀏覽。雖躬在衡門。博通之聲。達於朝野。貴紳從學者衆矣。

蘇門壯歲追慕物徂徠復古之說。講習私淑。後始知其非。以攻擊物氏爲己任。論辯明晰。不遺餘力。常指笑奉崇其說者。以爲無眼之人。特以宇明霞始排詆之。五井蘭洲繼非駁之。爲以得吾心矣。嘗謂今時之人。未能及此二家之識見。乃俾物氏獨擅美於海內。五十年于此。何其憒憒乎。此言雖似誇大。於天下滔滔淪胥其學流之中。欲援其溺。極口謗刺之。不可謂敢無所見矣。

蘇門常愛東坡之文。信服其識見。故所持論多出於此。

嘗云彼國簒弑之賊歴代相望。孰不援南巢牧野以為口實。湯既自慚徳。亦奚容分疏。善哉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嗚呼蘇之不曲筆。可謂董狐復出矣。千歳之後猶覺凜凜有生氣。是故後世亂賊之臣。猶諱稱湯武。次焉王莽比擬於周公。曹丕擬祚於舜禹。王敦之犯闕。以太甲不君。太宗之殺東宮。以管蔡不軌加施。王安石假新法於周禮泉府。蔡京托侈靡於豐亨豫大。僉靡不據聖經。以附會濟事。故人不得聖人之道則不立。不善人不得聖人之道則不行。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於天下也少。而害於天下也多矣。

蘇門年廿八。自髠服緇衣。研窮佛乘。又講老莊。專志於道釋。雖然以經史授生徒猶如故。自號曰三教主人。

蘇門至四十歳。自識齢之不可至半百。自著蘇門山人傳。無名子解二篇。寓意於此。其人雖曰不好名。謀不朽於身後之慮也。後門人永田觀鵞(名忠原。字俊平。號蔾祈道人。)正隷書傳上梓于世。蘇門山人傳云。山人忘其姓名。郷里嘗慕晉孫登之為人。自號蘇門山人。家貧無妻子。無童僕。常自操井臼。雖蔬食萊羹。如享大牢。一棉衣三十年。弊則綴之。不勝綴則累累下垂。室僅方丈。內無宅財。所貯唯書籍之外。一几一筆一研而已。疑塵滿席甚如也。性少耆好。獨好讀書。飽飯之後。偃臥于北窗下。架上卷帙。信手亂抽。且讀且鈔。時有所著。亦惟在發舒性靈以自娯也。始無意於贊毀其巧拙。既或就棄。隨輒棄之。或朋友門生造焉。則欣然相對。清談亹亹。竟日不倦。嘗謂天之遇我可謂厚矣。夫天約我以窮。使能磨於嗜欲。佚我以疾。使有閑於世故。縱我以識。使眼空宇宙。恣我以聘。使放言自快。是亦足矣。優游自在。聊以卒歳。唯天弗驕我以才。是可恨也耳。然亦因此使免為人役。則其意固厚矣。又何恨焉。其喜如此。贊曰。昔者陶淵明自著五柳先生傳。世以為實錄。今山人之於傳亦然。雖然茲傳誠山人之實。而山人之實未盡于此。如山人之學。精通三教。博渉百子。旁及天文暦數方技小技。靡不兼綜。而今無一及焉。何哉。將無讓也乎。然山人狂者。自居秦非匿情以沽長厚者也。則尤不可解也。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山人不自言乎。眼空宇宙云爾。則雖三教聖人亦在其中。況其他小家數。又詎足言。然則謂茲傳盡山人之實而可。　無名子解云。無名子以無名子自命焉。而自投刺修牘。以王詞藻論著。悉署以無名子。而不復著其姓名也。或難之曰。子之所以自命焉似也。為其逃名也。而矯激太過。不近人情也。夫萬世可師法者。非三教聖人也歟。而三教聖人者。皆其言立矣。其名傳矣。則似未必避名者也。

而今吾子乃如此。將欲勝而上之乎。則多見其不知量也。無名子曰。是王弇州之言也。曰莊生王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為之迹而空之。乃亦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為言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未有不為名使者也。是不趣。不知莊生抑亦自言相抵捂矣。何則夫所謂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為之迹而空之者。自非有智人不能也。今以無智人而創有智人之說。萬無此理矣。弇州固眼中有翳。故持是矛楯之論。而不自覺爾。張季鷹不言乎。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季鷹猶如此。而況莊生乎。然則其所以有南華經者。何也。意者當時發憤之所為也歟。不爾亦唯不過藉此以為逍遙具而已。豈世之欺名之徒。齷齪于紙上。言而期諸不朽者之比乎。嗚呼名之障道。尤也深矣。故迦文以為五欲之一。老子謂名與身孰親。其垂警戒切矣。唯孔子乃以名為教。如所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也。然此特勸誘之語爾。夫上士名利俱忘。中士以下不趣名則趨利。而名近於善。利近於不善。孔子以名為敎。驅而之善者。蓋為中人以下設焉。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可以見已。嗟呼滔滔者天下皆弇州之

徒我動輒曰不朽不朽而磨磨小言鏤諸金石謂之堅固不知壑舟夜遷矣能保不朽哉學雖博大才雖富贍終是不免爲中人以下之資也悲哉今按此二篇又載文鈔中有少異同可併見

蘇門嘗云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思贊孔子如此而已孟子則賢於堯舜遠矣乃孟軻之卓見所以超越于衆也而大抵榮古虐今是世之常情耳惟眼中無翳者乃能跳套破格然後始可與語道已矣由是言之陽明之良知徹於孟子達摩之指心捷於釋迦郭象之清言玄於莊周魏武之兵法神於孫氏游藝之天文審於羲和蘇軾之文妙於韓柳施耐菴之敘事高於司馬遷吳友可之醫論長於張仲景其餘當觸類

而演之其所著放言如此之類極多矣蓋其學術之醇疵未足以言之而掊擊時習之陋見能抒其所獨得不依人之餘唾頗似其人爲縱横學者

蘇門歳十四時陪一貴紳之宴席廳頭有林道榮之所書學孔晞顔之四大字横扁賓主共未知四字之所出貴紳問之諸老不知之蘇門在席末應聲曰學孔見于孟子晞顔見于揚子法言滿坐之人爲之驚嘆

蘇門初喜徂來學故門人永田觀鵞著李王絶句解備考之時爲之作序從遜使之授梓後悟其非悔尒舊習之誤人斷然抒其所見云夫李王者明世之一文人耳固憎古道背馳洙泗剽竊摸擬鼓復古說殆若扮戯子弟當時輕儇之士爲之煽動苟有具眼者若歸有光徐渭等既不受其籠絡嘉隆已降百孔千瘡人益厭薄不啻燕石鼠璞實文苑之一厄也徂來不知之崇奉其遺訓者愚之又愚者也余毎見其書使人嘔噦之不堪矣蓋其排詆之言多渉誣妄爲徂來徒者不得不仇視之雖間有知其才識之卓絶者皆爲門戸之見相惡已甚故贈書難詰者前後數人而不敢校之傲然曰天下自有公論不足以辯焉按燃犀録等之諸書以攻擊物氏爲專務雖其一言隻句莫不排詆之皆悉中其膏肓雖左袒物氏者不得與之辯

難而斥非其攻擊實可謂物氏之益友矣惟惜其所攻擊往往矯枉過正不免吹求之言中井竹山非物編森東郭非辨名等皆待蘇門而後作也

蘇門年踰不惑舊痾彌留褊急益甚遂以明和六年己丑九月十六日没距生享保九年四月十六日春秋四十六葬於洛□善福寺及其易簀遺命門人永田觀鵞附託著述草稿塋所儲藏書巻畫軸之類又以平生所愛玩明人陳眉公十集全部殉葬云

平生不暫休筆其所起稿數十百巻就中燃犀録全續録全別録各二巻全餘録全遺録各三巻落草放言續放言赤裸裸各一巻君彜方語解蘇門文鈔各二

卷前戲録。後戲録各一卷。嘯臺餘響。仝遺響各二卷。皆行于世。

滕水晶

名元昺。字仲虎。號水晶山人。通稱文二。首藤氏。自修爲滕。美濃人。

水晶之父。名煥。字季發。美濃巖村人。敎授邑里。水晶幼而被背。歲十七。求良師友於洛攝。遂到伊勢桑名。謁南宮大湫。從學于此十七年。大湫以親炙之久。乃使之長塾中。性好詞藻。吟詠惟耽。善詩之聲。著聞一時。

水晶與信濃石作駒石。同寓大湫家。從事筆硯。情交尤

密。亦與之同。其甲子。同社之人。呼云美虎信駒。

水晶自少記性絶人。嘗遊于尾府。聞松平君山。名秀雲。字子龍。尾府圖書府監事。講說老杜飲中八仙歌。云知章乘馬似乘船。眼花落地水底眠。其解水底眠者。雜說多端。而涉疑似。無復明解。水晶擧晉書王祥醉馮肩輿頭不擧歸。其親戚戲之曰。子眼花在井底。身在水中。睡亦不睡耶之語。而質問之。亦諳誦新唐書賀知章傳。以言其沈醉之情狀。君山爲之吐舌。時歲十五。

大湫僑居來名。講業授徒。明和戊子。東遊江戶。居于日本橋南呉昌街。在此四年。卜築萱葉街。水晶前後雖從之在塾中。遊京師大阪名古屋來名諸地。數次一就一去。不定居趾。安永元年壬辰之春。大湫爲之買居宅於深川松井街。使水晶移居之。敎授爲業。又將以擇其氏女而妻之。無幾。其居罹火。復寄寓大湫家。

水晶好飲。盡斗。磊落不羈。不收儀容。雖常處窮。未嘗以世之榮辱得失。而紊其志。無有朝暮。飲酒惟好。後爲之得疾。至不可起。

水晶病中。雜詠十六首。雖瑕瑜互存。足以知其人之志操。故石作駒石曰。首首可以充一部紀事。其詩云。仲春中五日。正是抱病歸。只見開花色。不見落花飛。曉

棹小舟歸。高臥掩甕牖。欲知吾病痕。正是當壚酒。病牀眠不成。午後寒與熱。藥餌自相將。無人尋寒劣。柴門朝寂寂。忽喚賣花人。買得夭桃色。揷瓶學避秦。有寺家前後。無魚覓近鄰。自知過去世。應是野僧身。辜負三春好。坐惜三春去。春風吹落花。飛入敧枕處。蓬頭長不櫛。垢面浴無時。照鏡驚相問。不知君是誰。微軀病且貧。家無儋石蓄。只典賣殘衣。還滿調飢腹。有酒不能飲。有花不得看。偃臥閒窗下。無何春色闌。皮裏陽秋在。桃花血色奇。何得吹毛刃。刺此造化兒。管絃郭東西。櫻花樓咫尺。獨爲多病人。不過紅塵陌。神

仙吾不願生。死吾不愁。只愁多病苦。此身不自由。吾
今無父母。誰其病之憂。自憂且自慰。身是病風流。杖
藜乘小艇。力疾問春華。花開與鳥弄。未得伏詩魔。蝎
廬寂未寐。枕上對孤燈。忽聽南無唄。正知乞食僧。囊
底錢多少。瓢中食有無。抱病猶勞苦。深川一腐儒。

水晶以安永元年壬辰八月廿二日没於大湫家。年三
十三。臨終賦詩永訣大湫。其詩云。茫茫泉路復誰憑。
未及酬恩淚若冰。秋風一片南牕下。吹入牀頭半夜
燈。蓋此年春移居松井街。無幾罹病。夏遭火災。其奇
窮不可言。大湫爲之具棺斂。禮葬於東叡山下泉龍

寺。又製碣文刻之石焉。當時其師弟之間懇誠之厚。
可以歆賞。

水晶所編選日本名家詩選七卷。盛行于世。原刻磨滅。
至再三版。其他赤穗四十六士論一卷。唐話小說二
卷。水晶山人遺稿一卷。皆梓行。平生絶意進取。講貫
益密。頗類似其師大湫之爲人。而雖有時名。未至於
展其所抱負。眞可惜。

河野恕齋

名子龍。字伯潛。號恕齋。通稱忠右衛門。平安人。仕
于蓮池侯。

恕齋岡龍洲之長子也。龍洲本姓河野。有故冒岡氏。數
世及生恕齋。使之歸復本姓。以稱河野氏。

恕齋初號鶴皐。中更南濱漁人。而無意於爲儒者。精意
臨池之技。未至成童。筆札之美。若老成者。

恕齋自幼頴悟。誦讀經史。十歲作詩。有神童稱。龍洲遊
事蓮池侯。以其耆宿優遇。不名。祿食其家。惟侯每述
職就國之次。引見於大坂旅館。咨詢疑事。參決時務。
侯聞恕齋之好學。併名試以詩賦。應命立成。侯大悦。
厚賞賜之。益使之專意於學業。

恕齋僅及弱冠。其學大進。莫不該覽。尤長文章。下筆頃

刻數百千言。布置結構自有法度。屹然名於都下。時
龍洲以經義風靡一世。學徒之遊輦轂下者。無不趨
謁者。又退見恕齋。爽然自失。爭皆締交。故文章之聲。
延譽於海內。

恕齋性沈深而多智略。蚤負大志。嘗慕賈大傅陸宣公
之爲人。謂曰。君子之爲學也。苟不能措之於事業。則
非全德矣。寶曆中蓮池侯鋭意政事。檢覈封土冗費
不便於民者。恕齋獻救弊五策。一曰示恩威。振士氣。
二曰公賞罰。懷衆庶。三曰矯舊習。別吝險。四曰禁請
謁。警僥倖。五曰勵廉恥。覈情實。侯益喜。賞賜衣服。

恕齋所建議。盡足以救弊。侯深知其才之可用。遂擢爲浪華邸監。別受祿百石。親書金爲礪之語。賜之於是父子別居。眷遇殊厚。人皆艷榮焉。

浪華之地海運輻輳。多富商大賈。故諸侯皆置邸於此。以爲辨糴糶貨財。給假借濟債之諸事。而監司難其人。自昔居此職者。非有膽略者。不能勝任。蓋昇平既久。諸侯用度寖廣。不得不取給於商賈。而商賈恐其慾惑。視有司之所爲。緩急進退。巧作向背。動輒致不便於期。恕齋爲邸監。信約誠情。莅職勤敏。遇事即斷。邸政清肅。殆無延滯。商賈皆視恕齋之處置有法。定

其期限。貸貫融通。故國雖頻有大歉旱沴災眚。調度無虧。皆其功也。

運池該部。運漕穀九百斛於浪華。不到舟師來報曰。海上遭颶。船破穀沒。僅以身免。人幸無恙。因出沿海司。勘牒。以示不詐欺。證左明白。人皆信焉。恕齋獨疑其支辭。拘之推訊。六晝夜。果得其情實。蓋舟師相謀。託言於船破穀沒。而欺沿海官吏。乞其勘牒。竊奸賣之。以利之耳。既洞視黠詐。乃急追捕之。贓賊俱獲。人稱以爲神明。

恕齋精通吏務。有循吏風。六遷運池。再遷江戶。東西奔走。皆爲國事也。其爲邸監十有餘年。侯喜其功勞。將大用之。未果而沒。時人甚惜焉。

恕齋忠誠強直。知無不言。嘗聞侯有樊籠之玩。以爲侯伯之所爲。從慾悖理。乖道之行。游戲弄好之事不一。而樊禽之樂。尤爲悖德。何則不樂和諧自然之音。而悅號哭悲哀之聲。用此助興。用此侑酒。其恐不亦已甚乎。昔家臣不忍其麑子。而孟孫託孤。不忍之心。豈以人獸異哉。則以樂號哭悲哀之心。而臨群黎。其能有不忍之政乎。夫玩好之事至微也。至細也。緣微而致大。自細以致巨。履霜之漸。實可以懼焉。乃作樊禽

賦。以諷其辭。云。夫何小禽之衆多。分羽毛以各有儀。育蒼莽而逍遙。擇園池焉追隨。啄秋實之垂纍。弄春葩之萎蕤。飲不過滿腹。安寧踰一枝。交柯茂陰。平林逶邐。屬和熙之良辰。樂烟景之已美。雖雖厥音。織柳條以遷移。喈喈其鳴。搶芳樹而決起。爰群爰友。載飛載止。稟和樂之攸洽。豈絲竹之可擬爾。乃設雀羅。陳罝罘。駭之掩之。繫之俘之。籠之絡之。妝而拘之。飾雕籠以居之。纚彩絲以紆之。絕侶以何慘。離群何孤。誠生意之不存。豈香餌之便。無延頸頸以悲號。斂羽翼而哀吁。目睃睃兮其疑懼。容瞿瞿兮其懷戚。樊籠豈

不煥兮。枉梏何益。纆係豈不絢兮。束縛甚厄。振羽無地。運身安適。思莊生於步啄。悲林公之鎩翮。嗟呼雖稟體之各殊。豈中情之曽換。滿坐之不樂。一人之發嘆。何世主之甚忍。唯樊籠之是玩。孰和諧之能應。實窮感以叫屈。乃樂號呼之悽惋。娛悲哀之憤懣。仁心安在。至理何拂。雖聖王之御世。實一視以同恤。澤及蠕動。恩逮微物。胡此強忍之行。豈異狡童之狂。禍物作樂。以哭助康。損德實有甚於危亡。悠義豈無關于得喪。覆卵不毀。鳳鳥來翔。胔骨未掩。賢者遠藏。惡之崩也。巨以纖致。善之成也。大以小至。修己省身。實在

於細。存心自飾。惟其合義。慮大於小。厥德不累。省始於終。厥功何隊。是乃大保旅獒之至訓。歐臣司原之篤志。候見以大悅。自懲芥之立命。破樊籠而放去。

恕齋雖學于家庭。專主漢魏訓詁。講說經義。最後識見自攻。留志洛閩之學。研窮性理。故龍洲之遺書。多不欲刊布。雖其家說。補正誤者不諱言之。獨得之見。別構一格之經義。然自不欲優遊藝圃。終身逢掖矣。嘗謂。使吾從事文墨。則寸忠不顯。無展經濟之用。

恕齋招客會友。張設至厚。割烹極巧。蓋夫妻躬自調理。不勞婢僕。若溫酒煎茶之候。亦自有一家法。試之不一。有所能得。其父龍洲亦復如此。

恕齋好客。對酌賦詩爲樂。一日謂衆曰。時序晴雨之詞。已覺陳腐。請分詠國史。皆曰善。恕齋得源三位賴政其詩云。韜畧文才一世雄。名家何辱將門風。射妖闇闇補天手。昌義來揄廻日功。皎節長寒光道水。遺踪空鎖梵王宮。猶思血戰當年恨。千點飛螢入緑叢。葛子琴左典廐義朝。一生成敗保平年。忠孝誰言佢兩全。山隰那教橋梓異。釜鬵終有豆萁煎。文公骿脅便逢害。智伯頭顱孰乞憐。莫功名保兇葬千秋。瓜瓞自綿連。田子明内府重盛。長裾昇殿主恩深。平氏芝蘭舊羽林。椿府納規偏泣扶。育山薦福遠投金。捕蛇朝下還城辦。却藥官終報國心。都輦一從梁木壞。管絃還作鼓鼙音。一坐嗟賞。爾後每會以此爲課。體限七律。積至數十百首。安永末。社友曽之唯裒輯爲冊。題曰野史詠。

刊行之。

安永八年己亥二月九日。疾瘵。歿。歳三十七。葬於浪華之光明寺。所著有洪範孔傳辨正一卷。國語韋注補正二卷。韓非子解三卷。格物餘録十卷。儒臣傳。功臣傳各二卷。享帚集六卷。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九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十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後藤芝山

名世鈞。字守中。號芝山。通稱彌兵衛。讃岐人。仕于高松侯。

芝山高松世臣也。祖友房。父有貞皆居清要官。有嘉績友貞見芝山之有異質。使之專志於學業。其君穆公。亦聞其穎悟。賜之學資。優其費用。命遊學于江戶。遂從林榴岡受經藝。時元文戊午之夏。歲十八

芝山寓林公家塾。後入昌平學。讀書不怠。每遇疑似錯

簡。衆人不能辨識者。直出數語。則一坐爲之解頤。故未弱冠。才子之稱。聞宿儒老輩之間。

芝山縝密遲重。接人愨良。故家範不嚴而肅。敎誨不威而莊。妻孥子姪皆能馴致。其諄篤之風習。

芝山自服文學。特以侍讀之任。歷仕三世君。外則爲宗室水府侯。列國熊本侯。所眷禮。講說經史於其邸第。內則爲碩生鴻匠。所畏敬。訓督生徒於其家塾。

芝山留意文藻。鍛鍊雋潔。觸類肖物。時出嶄奇。以驚傍人。不似平生之至重。應接韓使僚屬。兩次寬延戊辰。明和甲申是也。世皆知其文藻之富贍。

明和中建議。其君。請置府學。籌設規畫。大起庠舍。置生員數員。名曰講道館。科條學政。皆芝山之所草定也。訓督之方。無所不至。而其裨益於藩政治化。蓋不尠矣。

芝山雖以理學起身。不必若世之道學先生。常好博洽傍通百氏。晚年研究我土中葉以還。典詁名物。而精於所謂有職家之說。各有成書。專門其技者。皆稱其用意之精核。

芝山學有源委。行有終始。博而能約。正而不迂。警欬如神。所人之不企及。出以謙和。成以忠愛。進止詳悉。應

對遲重。是以不面折廷爭。而從容燕侍之間。善引君當道。不莊嚴厲色。而游談戲謔之中。輒誘人入德。所謂有眞儒之風者也。

芝山寓于國學十六年矣。三十三歲。歸鄕爲講道館督學兼侍讀。服事三十餘年。無一日廢務。可謂謹恪。天明二年壬寅四月三日。春秋六十二。歿。葬於高松城西萬日原。男師秀。字元茂。孫師邵。字伯雍。皆能傳家學云。

芝山所著。有音訓五經十五卷。左傳古奇字音釋一卷。元明史略三卷。和漢年鑑一卷。職原鈔考證十卷。有

職小錄四卷。来韓唱和二卷。宮詞百首一卷。玉藻詩乗二卷。芝山集十五卷。

芝山與田安府大塚孝綽字子裕號巣齋一橋府久保泰亨字仲通號盅齋情誼至厚。鴻鯉往來。無有間斷。二人皆同其趣旨者也。孝綽哭芝山詩云。猗嗟淑人。生彼南國。夙遊國學。能竭其力。予一邂逅。有所矜式。粹然其言。溫然其色。今而思之。涙沾胸臆。滄海之濵。紫峰之側。葬從先塋。千秋以息。有子有孫。天酬令德。向柴碧海翁。傳致此首。曰。孝綽此詩。僅六十四字。殆盡芝山之為人。先人栗山。與芝山同寓昌平學。有年于此。先人能知

其性素。為男元茂。製墓誌文。採此哭詩。代銘以填。叙事數百言。又不出於此外。

片山兼山

名世璠。字叔瑟。號兼山。通稱東造。片山氏。自修為山上野人。

兼山家世上野平井邑人。業農桑。歳十七。遊于江戸。從鵜士寧學。寄寓塾中。士寧居宅。在于本所南割下溝。兼山足不踰閾三年。不啻孜孜於學業。又受射術於士寧。其技大進。士寧之門下。有兩強子之稱。謂勉強學業與射術矣。

士寧服南郭之門人。最長時習之修辭。而名於藝園。於芙蕖館中。稱第一流人。蘐社餘輩。皆尊崇之。士寧自處太峻。恃才簡傲。雄視一時。少所許可。獨遇兼山甚厚。兼山亦信服之。研精修辭。説然非其所好。專志經義。日誦萬言。精力絶人。士寧嘗曰。山生非終身僕僕爾株守吾説之器識。其言果然。

兼山依士寧之推轂。入南郭之門。與肥後秋玉山交驩。玉山。南郭高弟也。玉山將歸熊本。慇恤兼山雖專精于學。貧乏生資。與士寧相謀。携之熊本。寄寓於庠黌時習館。無幾充生員。受十口糧。居數年而辭去。蓋玉山沒後。無信蘐園赤羽之學者也。

熊本藪孤山。贈山叔瑟序中。有言云。山君叔瑟。上毛人也。山氏蓋出于國史所稱兒玉氏。累世富強。為國之望族也。叔瑟少時自奮發云。我徒為一富翁而死邪。乃棄其族。去遊江戸。從服子遷學。學成莫所用。既聞我侯大修國政。新興學舍。乃興曰。我聞肥後侯善養志士。盍歸乎來。歸則賜俸金。衣食不匱。叔瑟乃得晝夜專力其業。孜孜不輟。於是文章之美。煥然日著。月顯。居九年。未試。叔瑟曰。我其竟不用乎。徒居素餐。志士所恥。遂辭而去。人問其所往。則曰。吾無所不往。我

將之楯之洛。自洛以往。我亦所不知也。夫叔瑟生於素封望族之家。非食不飽。非衣不煖。非居不安。乃棄而不顧。周流迍邅乎數千里之表。夷然不悔者。蓋有古之君子之志邪。非邪。然人聞憫其不遇而益窮也。余則謂此天之窮叔瑟。適所以成叔瑟也。夫冶人之爐。積炭如邱。鼓以橐籥。則火燄燄隆矣。投之鉛錫。則蕩乎鎔矣。玉石則砉乎碎矣。投之銅鐵。亦未有不銷鑠也。唯金乎雖爍之累日夜哉。其質益堅。其色益燁。莫損錙銖也。故金之攻。金適所以成金也。君子之處窮亦猶是乎。夫人之在患難危窮之中。不失其操。改

其介。以希合者幾希。雖然榮辱窮達也。道德仁義在於己也。唯君子知己之可求。而天之不可求也。故不患衣不完于體。而患德之或凉也。不患食之不完于腹。而患氣之或餒也。不患名之不尊于世。而患志之或折也。不患身之不容于時。而患道之或枉也。是故君子之居窮。泰然日安。章然日亨。余將於叔瑟乎徵之。孤山此序。詳言兼山所以不遇而去之狀。今由是可以想見其失意。

兼山自辭時習館。漫遊洛攝二年于此。無一當意者。再寓士寧家。講習不倦。於蘐園學。極其淵源。修辭之業。無不通曉。至講經義。其考證精。還在于士寧上。蓋當時奉崇物氏之遺敎者。皆以辨道辨名學則學庸解論語徵等諸書。爲課業。研尋攻究。暫不相措。嘗因士寧之紹介。見宇灊水。灊水蘐園弟子。以經義爲專務。著辨道辨名考證學則考。學庸解考注。論語徵疏等。羽翼師說。發揮其旨。極力維持之遺敎者也。殊賞譽兼山之所見。以爲後進之領袖。後以其無嗣子。與士寧謀。乞爲義子。兼山由此遂出冒宇氏云。

兼山爲灊水義子。蔭補儒員。灊水仕于出雲侯。爲侍讀。故使兼山敎授藩之子弟。居數年講業益勉。所見彌

精。竟生疑難於徂來說。反覆熟考。一旦大有所覺悟。將辨明其所蘊蓄。嘗問之灊水。灊水一概確信師說。不論得失。多方回護。不然其言。兼山考證經史。糾正誤謬。明晰是非。灊水爲之窮。不能爭。兼山亦不欲苟從。竟至於失歡心。不諧。斷然有去志。無幾謝絕而歸復本姓。時麾下兩番遠山修理者。臣村子敏嘗受學兼山。故勸其君。使兼山寓其邸舍中。爲饋餼廩。遠山邸在于裏四番街。是爲安永元年。歲四十三。

兼山自寄寓遠山氏。生徒漸多。既厭棄修辭之業。專以經義敎授。其學雖以古注疏。訓導子弟。不敢拘泥之。

近時所謂折衷學者。始起于此。井金峨豐島豐洲山本北山等相繼唱和。至今益隆。蓋博究漢宋諸家之書。揀其所長。不必作門戶之見。折衷衆説。極致穩當。號曰折衷學。雖使氣運之然。其實兼山及金峨爲之先鞭。江戶之學爲之一變。

兼山常以排擊蘐園學爲己任。辯駁誹訾。無所忌避。故蘐社餘流。視如仇讎。至指以爲姦儒。而兼山不敢校之。吾爲道義發之也。世間自當有具眼之人。

兼山常讀秦漢以上書。精究極博。經義餘力。傍通子類。以是爲一家言。先是我土未嘗有著眼於是者。今時

之人講習子類者。往往而出。皆以兼山之所考按爲依據。雖有少異同。莫以加焉。

兼山草古文互證廿四卷。悉就魏晉以上之諸書。擧訓詁之異同。彼此相照。以類編次。以四聲韻字考索之。可以得所引之字。其方甚便矣。先是字書所未曾有也。兼山沒後三十年。文化中。清儀徵阮元經籍纂詁百卷補遺百卷八套六十四本。始舶來。其所創思之體裁。雖隔各地。時有早晩。暗自符合。可謂偉矣。

兼山表章學記一篇於戴記中。併學庸孝經。謂之家塾之四書。奉其學者。至今以此爲誦讀。始其他易書詩三禮論孟孝經千字文文選。皆附譯於正文。刊行坊間。呼曰山子點。至于今盛行於世。

兼山在熊本六年。而聞母氏疾。歸省于鄉。及其將發。日秋玉山有送別詩。兼山留別用其韻云。舊社誰知己。締交爾汝深。畫場徒寄食。獵較更虚心。穿石無逢玉。披沙不見金。前程風雨暗。要與故人尋。既而歸省。母氏疾愈。再到熊本。後居三年。而辭去。（按玉山遺稿。山叔癸遊學讀書於藩時習館。六年于此矣。今玆將歸省上毛。有司給行路之費。資因賦此贈別。獨向毛州去。雲山萬里深。烏川思反哺。綠野動歸心。楚豈終無禮。燕先已有金。高堂賢且健。知爾重相尋。此時母氏七十餘歲。烏川綠野皆上毛地名。）

兼山於玉山。極荷眷顧之厚。恤不一。不特學術之事。其所依賴。不可勝言。及最後成一家著聞於時。爲世所推尊。作書謝其男紫洋（名遜字子順）。書中有言云。僕近衣食漸足。得專意著作。二三生徒。有出資刋刻此編者。不日告成。刷印三百部。今以上第輸之足下。請具之先考玉山先生祠前。敢告僕之不負舊恩之意。僕之有今日也。皆先生之陰庇矣。先生有知于泉下。豈不莞爾。蓋是垂統前編刻始成。贈致熊本。使紫洋祀告之也。

兼山自辭灘水。至其謝世。僅十二年。雖講業不甚長。聲

價喧著。振揚一世。其人豪邁卓宕。好識先達。故忌者極多矣。雖然村上。笠間。安中。壬生。鳥羽。犬山六侯皆畀已聘之。執弟子禮。相受經埶。而後欲厚祿以招致之。兼山不肎並仕。會有人薦之尾府者。當是時尾侯以宗室尊好學。置繼述館於市谷邸內。建明倫堂於名古屋。教督士子。又有校刻唐魏徵群書治要之事。斯書既逸彼土。特幸存我。故有此舉矣。兼山於是乎始有仕意。與紀平洲同將釋褐於儒員。而以平洲鄉貫係于其封境。既蒙徵引。兼山參謁於邸館。命預校定之任。無何病喘痰。功未竣没。歲五十三。時天明二年壬寅三月廿九日也。命賜賻銀錠十枚。門人相謀葬於芝三田中寺街妙福寺。

兼山雖歲不耳順歿。門下多知命之士。陳煥章。（字子文號穀山、小田氏越後人）村維時。（字子敏號卜總、村杉氏上總人）荻原萬世。（字休卿號大麓、上野人）小林珠。（字子淵號龍山、丹波人）葛山壽。（字子福號葵岡、松下氏烏石男江戸人）久保愛（字君節號筑水、信濃人）菅熙。（字子熙號葛陵、常陸人）等數人。祖述師說。終始不變。號曰山子學。至今維持其遺教者不少。是亦近世之爲門戶者。所希有也。

兼山著編之書。周易類考四卷。尚書類考六卷。毛詩類考八卷。春秋左傳獨斷三卷。古文孝經標注一卷。附

錄管見各一卷。古文孝經孔傳參疏三卷。論語一貫十卷。論語徵膏肓三卷。管見二卷。學庸解廢疾二卷。孟荀類考。老莊類考各四卷。山子垂統前編三卷。後編三卷。五行古義。聖學弟子問各二卷。仁字解。聖字解。樂剩。禮剩。古詩聯珠各一卷。西遊文草十二卷。雞肋集二卷。藍川稿四卷。又有諸子一適十卷。未全成。其他起草者數十卷。歿後遺書散亡四方。今人不惜高價。能購求之。不啻帳秘。不敢示於人。大田錦城九經談中稱或曰者。多皆先師之說也。久保筑水嘗爲余言。自爾經數年。朝川善菴之言亦然。

南總。西濵。高柳。葛間。二村。兼山之徒。屢往來此。閭鄉向學。尊信兼山。文化十四年丁丑八月。葛葵岡以兼山之手澤本古文孝經一卷。瘞之高柳。樹碑記事。先是私淑之徒。起鄉庠於此。招延葵岡之門人。講說授子弟。嗣續不輟。其後當兼山四十年之忌辰。祀祭之庠舍矣。朝川善菴祭文云。維文政四年辛巳春三月望。不肖三男朝川鼎。敢昭告于皇考兼山先生之靈。嗚呼吾皇考。續道統於既絕。興學秉乎將衰。經明行修。爲一世觀。天若賜年。壽道其庶幾。是耶非耶。哲人其萎。豈獨遺子孫無窮之思。抑今使後人仰止之。依鼎

也生而不才。逢此百罹。養于他氏。而不知新慈。所謂黄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爲烏雞之子。不知爲黄雞之兒。才逢蜾蠃類我之祝。猶免禽獸知母之譏。觀風木而徒下。履霜露而空悲。松楸棲神。起桑梓之敬。詩書垂統。開堂構之基。爲箕爲裘。及乎不及。入堂入室。期於無期。長立無似。老大何爲。有兄有弟。膳羞不能逮事。無田無祿。祭祀不得以時。不孝之罪。何以獲辭。獨有葵岡先生。在而寄至徳堂于斯。更築手澤塚。乃祝乃尸。固守遺教。以明先師。北海之郷既立。西河之民不疑。況且蘋藻倶潔。蔵羹咸宜。潔齋以誠。春秋是祠。嗚呼神靈。舍此何之。今茲暮春之吉。鼎以血胤。見諸君推遠來此土。修其祭儀。雖人之不肖。冀神之有知。清酤庶羞。敢虔孝私。伏以尚饗。（按享保以降文學之盛過絕往古雖然各家務讀漢魏六朝之書未渉宋元故寡陋可笑者往往而有諸家文集中載祭文皇祖皇考之字不一皆倣唐人之所爲墓誌碑碣可以見銭大昕云唐李翺述其大父事狀題曰皇祖實録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之人墓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從宜也我土近時操觚家至稱謂之一事汎濫殊甚雖文詞可見不當事實則不足以傳後世宜熟考之）

善菴名鼎。字五鼎。朝川默翁之嗣也。默翁受業於兼山。兼山没後。其妾歸于默翁。而生善菴。故善菴實兼山遺腹之子也。早以經義著聞於世。余辱交誼二十年矣。其容貌能相肖兼山。龜田鵬齋嘗爲余言。兼山手澤之諸書。善菴極力捜索購求之。既弆藏數種。善菴使其男格。字天壽。爲片山氏嗣奉祀。格經義文章。不減父祖。人稱爲兼山之餘慶所及云。

高芙蓉

名孟彪。字孺皮。號芙蓉。通稱大島逸記。甲斐人。仕于宍戸侯。

芙蓉其先世爲新田氏之族。大炊助義重第三子。里見三郎義俊。其子伊賀守義成。從幕府頼朝。有佐命之功。其第三子藏人義綱。食邑於上野大島莊。遂以地爲氏。是爲大島始祖。其子修理亮時繼。其子六郎盛義。其子太郎義貞。其子兵庫頭義政。爲建武武者所。其子左衛門大尉義高。其子讚岐守義之。爲鎌倉管領上杉憲實所攻陷。子孫播遷關東之諸州。王祖父六郎某。始仕水府。後坐事奪祿去。居甲斐高梨郡名取邑。父尤軒。始爲醫。私淑徳本翁之言。有名於郷邑。芙蓉不欲治方技。遊學京師。廣交時流。學無常師。專以漢魏傳注講習經義。竟以此顯。

芙蓉自少壯有故屢變姓名。而於文詞以生于高梨郡。

修爲高氏。至其晩暮、歸復本姓。僅二年逝。故無知其舊姓者。概謂高芙蓉。

芙蓉刻意說文、傍通六書。尤精音韻。又有篆刻之嗜癖。以鐵筆技、喧噪一時。其經術文章、爲末技所掩、不知其爲人者極衆矣。

芙蓉質性穎敏、博綜衆藝、韜鈐射御、尤爲所長。又從坊城菅公、習朝儀典詁之說、通達所謂故實有職之奧底。此亦儒家所不及。

慶元以降、衆藝漸開、文筆之業、過絕前古。特至印章篆刻之一事、未至其極。雖有榊原篁洲、池永道雲、細井

廣澤等、僅窺明人之一斑而已。及芙蓉出、商搉古今印章之制度、遂溯秦漢之淵源、探汲流派、無復餘蘊。我土印章之一技、始大備于此。皆川淇園、柴栗山、稱以爲印聖。

芙蓉性耽雅好、愛玩書畫、魏晉以降、碑版金石、宋元諸家名人眞蹟、博搜宏索、不厭重價、以購求之、家爲之常貧矣。

芙蓉博聞強識、無與比者。一時好事之士、盡慕附之。又長於書畫鑒定。一見立辨眞僞。今時以賞鑒成家者。傳其遺論、稱爲我土鑒識宗元。以降、古書畫之濫觴。

芙蓉好爲書畫。當其下筆時、意匠經營、不在於形跡、而在於運筆。細大疏密、亦惟意之所適。是以有時書或似畫之用筆、畫或似書之倚毫。或至有如童兒塗鴉。醉淡潑墨者。人所毀謷。恬不介意。常與柳淇園（名公美、字里恭、號玉桂翁、甲斐人）池大雅（名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京師人）友善。二人皆善書畫。其持論立說、與芙蓉同。專門於此者。至于今無不奉崇遺訣。

芙蓉登富士山、前後三次、探幽窮勝、自寫山岳眞景、曰百芙蓉圖。先是未有作此擧者。後人畫富士者、多皆據之。自此而後、別號中岳畫史。

明和辛卯三月望、以芙蓉之誕辰、子弟開宴其家。賀五十壽。時流畫集。浪華葛子琴寄詩二首。云、平安爲客幾居諸、白首青袍學易初。久費工夫常侍句、新增聲價右軍書。芙蓉池上甘微祿、菡萏峯陰懷舊廬。帝裏山川知命日、寧將非土歎歸歟。還宅桃花第幾坊、春秋正及養于鄉。四方有志懸弧矢、二頃無田佩印章。篆刻雕蟲爲技大、書淫類蠹寄生長。何論七十年來事、滿眼煙花夢一場。芙蓉此時自衣棚、移桃花坊矣。故記其實也。

永根冰齋印人傳云、芙蓉舊稱近藤齋宮。僑居平安、衣

棚下立賣下街。始專為講說教授諸貴紳中。為臨池丹青，技。終為篆刻。以此著于藝苑。近時之印章。始真遠不恥海外之諸名家。

天明癸卯，冬宍戸侯聞其為人厚聘招之。侯水府之支封也。芙蓉以祖父之所由。不擇祿俸，多少應之。解褐儒員賜十五口糧。翌年甲辰三月。挈妻子到江戸。俄病傷寒。歿于目白臺邸舍。歳六十三。僅入侯第四十餘日。時四月四日也。葬于小石川，無量院。侯深憫之。遺恩特優。命為襄事。先配羅井氏先歿。再娶奥田氏生一男一女。皆幼。賜餼廩。厚撫育之。

著述有篆原一卷漢篆千字文四卷古今公私印記一卷。采真印譜二卷古今印選三卷印章例考六卷据印叢三卷游襄日記六卷芙蓉編三卷中岳稿四卷

羅井氏名來禽。字檎檎。平安人。性好繪事。能寫花鳥。筆意清潤。頗有韻致。不以婉媚為工。亦閨閤中之所希也。又善詩。亡友山本綠陰。名謹，字公行，北山之子。所弆藏來禽著色江山隱居圖。絹本橫幅。茅屋依山。山麓江流。一老翁背坐屋中。欄角一童在江側。上題行書五律云。風塵城市遠。虛室白生來。引月牀橫琴，避人門鎖苔閉邨都絕勝。肥遯定宏才。堪笑馳名者。危驅不易回。款云。平安井來禽畫并題。畫詩共清絕。足以見其雅致之高。

宇井默齋

名弘篤。字信卿。號默齋。通稱小一郎。肥前人。仕于唐津侯。

默齋之父包抄。稱彌太夫。世仕唐津。唐津今之古河侯先封也。娶柴田氏生四男三女。默齋其長子也。享保十年乙巳，四月十二日。唐津生云。

默齋蚤歳以父蔭補茶童。時稱兼山。常給仕侯之左右。侯甚愛之。後侯適長崎。將使之從駕。默齋辭以足疾

侯戲云。汝志於學問。作詩而辭則許之。乃立賦云。彼此隔深淺。高卑自古今。恨無山水癖，辜負舊知音。

默齋歳十九。以言事遭侯怒。曰爾言則當矣。而非其人。猥建言之。遂被放逐。去到京師。因舅氏柴田剛四郎。從久米訂齋。研究理學。三年而倦怠於業。懶惰自恣。冶遊無度。弄三絃唱院曲。遂入戲場。為時樣名優倡瀨川富十郎之弟子。演習舞技。晝夜盡志。富十郎曰。汝從我欲作天下第一流之旦扮戲多端。恐時已過。不能至奥焉。不若於再立志為儒者。揚名文苑矣。一日盡避人。竊贈學資。欲以成其志。默齋固辭不受。富

十郎曰。餘有餘。補不足。余混跡李園。粗知世之榮辱。不可以辭。強而附之。默齋翻然發憤。復志學業。故恥居洛。東到江戸。鏡物之情僞。揆事之本末。福之始禍之終。敗之終成之始。知人之難。古今同。夫富十郎者。雖名於天下。一俳優耳。而獎成後進如此。余嘗思之。真知其人者極希矣。備前侯光政之於熊澤蕃山。會津侯正之之於山崎闇齋。河村瑞軒之於新井白石。豆腐店源七之於物徂徠。宇明霞之於僧大典。掛川孀婦之於加茂真淵。江戸令大岡忠相之於青木昆陽。相良侯意次之於平賀鳩溪。富商三井某之於本居宣長。村士玉水之於服部栗齋。皆盡知之於少壯微賤。不得志日矣。其大者知罷字有可為而優遇之。以待異日之用。使之展其所抱負。中則毀譽不校長短。不論以我之所見。傾顧之。裨助之。以贊成其業。小則輸寫款誠。賑濟其窮。盡我之所有。以毘贊其人。使專志於著作。以至成不朽之業。富十郎鏡情僞。揆本末之知。洵可以欲賞。嗚呼今之肉食讀書者。不及一俳優之識。噫。時歲廿五。

默齋始到江戸。入服南郭之門。寓芙蕖社。專修李王之業。後知社友之所為多涉蕪雜。嘗與南郭辯論疑似。南郭一奉蘐園遺訓。無敢異論。默齋云。今之奉程朱者。瑣義末說。必不欲少違矣。又崇物氏者。片言隻辭盡欲無背矣。要之皆是偏倚比黨。不得虚心公平之故而已。歸復理學。與稻葉迂齋野田剛齋多田東溪唐崎廣陵等。講習不輟。遂能為門戸。

默齋大唱理學。以其所得教授子弟。聲價寖起。舊君唐津侯。先是移封古河。聞其學術名。為儒官。賜二十口糧。時歲四十。明和元年甲申五月也。

默齋之妻野田氏。其兄有罪處刑。默齋為之連坐。幽囚古河。三年于此。已丑九月遇赦免。拘自此絕意仕途。教授為業。再遷京師。占居於上長者街。

默齋舊在清室。不專精諸書。只取易本義詩書集傳。潜反沈復。熟讀此三書數十回。又校正三書末疏之異同。辨晰大全之多誤脫。我土奉崇理學者之所未嘗及也。

天明元年辛丑十一月廿二日病歿。歲五十七。無子。門人相謀禮葬於東山高臺寺。所著有讀思錄八卷。呫嗶小錄二卷。警戒錄一卷。默齋筆記四卷。

平賀鳩溪

名國倫。字士彝。號鳩溪。又有天竺老人。松籟子。風來散人。森羅萬象翁。無根叟諸號。通稱源內。讃岐人。

鳩溪之父曰定右衛門。高松藩士笠井內記者之臣也。笠井氏世祿二千石。其食邑在高松封內。鳩多仁村。以享保丙午歲生于此。故長號鳩溪。幼稱源吉。十歲時為真田宇右衛門者被寵愛。常倚賴之。後真田氏懇請笠井氏。以鳩溪為己之家隸。十七歲真田氏推轂益厚。薦之於侯。侯擢為藥圃小吏。所謂藥圃方下役與父

定右衛門同外於侯士十九歳祗役江戸為茶湯給使所謂茶坊主時稱休慧無幾請暇告期遊學京師又適大阪復到江戸漫遊諸州寶暦初寓于昌平學四年侯嘉其勤學之不怠賜五口糧以為學業之資上言於侯請研究本草學亦遊歷關左諸州上毛諸名山水戸潮來仙臺會津南部津輕松前諸鎮無處不至又往來甲斐信濃飛彈越後佐渡等諸州三十二歳又到江戸僑居湯島天神祠前教授為業私淑蘐園學兼為醫事傍及本草時寶暦七年丁丑春二月也

鳩溪始到江戸時從服南郭學修辭與石筑波友善無

何二家就木自此而後不再執贄人之門牆而賴田村藍水學本草物産言先是嘗謁阿部將翁將受業於門僅不過一年將翁亦就木故從藍水而遊藍水將翁之高足之弟子也

鳩溪講説詩用毛傳鄭箋輪環不輟終則復始其於物類詳審精到錯綜古今是其所以研究和漢夷蕃物産之學而實託言於解得詩意比賦興諭示於本草學為有用第一之急以馳騖其辯而已聞者皆喜無倦欠伸愜情賞豫

鳩溪毎曰近世學者不論漢唐傳疏與宋元註解務要標異非駁先儒之成説以多廢而為功不可廢而用者悉入於其廢中者十之七八是皆未通曉彼土之人講習注疏大全等之意也夫覆考溫習研尋經旨百計置已欲從古人而不得不得而後求通不可用而廢者悉入於其用中者十之三四是皆不可不慎是言實然當時奉崇物氏學者不免此弊能知此意而後可以談經義

鳩溪常厭諸侯藩邸之稱士大夫者目不識書身不嫻禮唯知彍弩擺鎗馳馬試劍之武技而已否則莫非料錢穀督租税謀飽餕察雞豚之末事故絶思於仕

途自甘沈淪特惡自炫奔競取容於人者雖有來見者一切謝絶不與之交

鳩溪傲視宇内愚弄一世動輙為大言後自識人之不容已絶意婚官放逸自娯與井金峩書中有言當世之人無賴尤甚志儻有合則粉骨刎頸之言一忤則反為下石衷甲之讐如列國外嬖專權棄壞祖法若非賄賂遺弊趨超左道則不得出入乎其門況介僻自重昧於情理黜陟舉錯多所顛倒者乎真可悲矣故曳尾泥中莫善於此僕之意亦在此足下豈不知乎

佐渡國在北洋中。自慶長中大久保石州始監司於此。四垠開闢。民間庶富。加陪往古。其地產金銀銅鐵鉛錫等。土人以鑿山採礦為業。故衆庶多疎於稼穡。不欲耒耜利於國之業。尤拙產殖。百有餘年。沿以為常享保中。令監司使州民專力耕耨。闢土墾田。樹桑養蠶。先是土俗愚憃。不知取綿於樹。取油於菜。二物皆仰用於他州。寶曆中鳩溪從監司到此。始教喻之。能即其所宜。種棉藝菜。給衣服。足膏油。又以製漆作蠟採茶造酒等之數件。其餘所以利民用。拯世貴者。無所不盡。土俗至今蒙其遺惠。

鳩溪與相良侯臣三浦莊司者。舊知。莊司告侯以鳩溪之為人。侯召見大喜。鳩溪告曰。僕之輩工夫有餘。唯所乏貲財已。當世之人。豈翅文藝。凡百諸務。其最第一非紓散之聚收時情。抱負不展。思理不出。昔者韓昌黎謂于襄陽曰。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真亦然矣。侯偉其言。既而置酒。談話移晷。侯立入奧。躬持糖果一箱賜之曰。歸家嘗之。鳩溪謝之。辭去。鳩溪之家。諸方贈饋。不論山海之奇珍。苞苴極多。故不屑之置諸架上。殆半月許。偶披啓之。糖果之底。駢藏小判金百兩。鳩溪獨拍手曰。豈意初見之時。一言以獲百金。感服侯之知己矣。此時侯二萬石。爲侍中通政。及其屢加封。新城于相良。前後優遇。不可殫記。不惜重貲。眷注裨助。給其所費。於是乎鳩溪果其所工夫。千考萬察。而歷試諸事。遂能獲展布於其所抱負。

近世以本草學爲專門者。各以藥品鑒別真僞。號曰藥品會。至今不息。寶曆七年田村藍水會集時流於湯島。是爲江戶此會之始。八年再會神田。十年松田長元會市谷。十二年鳩溪再會湯島。每會會主自具者爲主品。諸友所攜者爲客品。不擇鳥獸草木魚介昆蟲。金玉土石。主品爲百爲限。客品從其所輻湊不定

員數。鳩溪遍告海內同志者。凡三十餘州。其所集品物千三百餘種。夏夷殊類。皆盡具。至擇於其中。明辨佳惡。詳圖形狀。我邦所未曾有之舉也。編錄既成。題曰物類品隲。從事於此學者。無不弄藏之。

鳩溪嘗作度辭。使傍人知之。寓于塾者。不陽言。米鹽薪炊。金錢物貨之貞數。以此每行之。旦脫一（一也）王脫十（二也）全脫个（三也）羅脫下（四也）伍脫人（五也）交脫乂（六也）切脫刀（七也）兮脫丂（八也）鳩脫鳥（九也）千脫上（十也）雖屬戲弄。可謂巧思。此事載北川真顏狂歌堂隨筆。以爲鳩溪之所每用。而森島中良桂林漫錄云。江都一大刹。有數字度

辭曰。大無人一天無人二王無中三罪無非四吾無口五交無父六切無刀七分無刀八九無丶九千無人十。按中良鳩溪之門人。從遊有年。未嘗及鳩溪。認以爲一大刹之所有矣。抑有所避歟。眞顚亦親炙鳩溪。能知其遺事。必有所受。二家之所記大同小異。姑録以待知者。

鳩溪不惑之後。以才名高於世。自侯伯貴人。至文學方技之士。苟有志本草者。無不欲容交識面。列相館林侯武元。服其器宇。深優待之。嘗勸以方技兼本草。釋褐醫員。先是阿部將翁。田村藍水皆以本草學起自

草莽奉仕。大府賜俸二百苞。故事列醫員者。慶長而降。以薙髮髡頭爲式。鳩溪不欲髡且入仕籍。以藝術進者。其初所受無過此數。雖有偉器之士。非有加增。不能超至其上。姑從此亦必能有所處置。鄭重喩之。鳩溪常謂。大文夫不食祿千石。敢不可仕。故王侯藩鎭雖以賓師禮待之。其所給秩不踰五百石。則辭謝不應。而今欲給賜衣食。柔心屈縮。孜孜矻矻乎干求祿仕。豈所欲哉。而侯猶眷顧之。又告曰。釋褐上仕。其勢與侯國異。累遷拔擧。自徽俸起。至千石萬石。素存于其任。我有盡力請推考之。慫慂不已。鳩溪不敢謝。其恩旨。自負才氣。傲然謂人曰。二百苞家常茶飯僅僅小鳥。餌耳。後著誥本一卷。暗諷刺侯之不知人以謂巨魚不游涓流。大鳥不巢小木。

鳩溪長於筭計。其所創始。如近時世之所謂盲金是也瞽瞎廢疾之人。勢不得已。間有爲此者。而四十年來都下好貨殖者。比比皆是也。不啻廢疾之人。好貨殖者。今乃肉食家。貪利不饜。又爲此擧焉。謂之盲金者眼不能見人之休戚。與家之貧富。利息漁奪。産積惟欲也。其法以金十兩借假於人。納券取證。預建還期凡三閱月。以爲一期。出以廿一二日。所謂初一月。僅

不過一旬。納以十八九日。所謂終一月。不足二旬。中一月特全。雖稱曰三閱月。實是六十日也。毎月以金二分爲息子。三閱月既所査收一兩一分。至期不購。改券文鎖。復輸其數。如此一年。定爲六期。計會之外毎期以二分爲賄資。謂之謝金。由是一年之所殖。反踰原金。寘其所貸十兩。可以獲十二兩。豈不巧乎。

鳩溪常不容人之入于書齋。無論舊交知友。雖弟子寓塾中者。不受許可。不能輒入。寄宿之徒。不下卅人。至數年。久遂不可窺知机案之所堆。架棚之所備者。毎月朔望兩日。自洒掃之。他日塵滿埃積。若不知者。古

令典籍。不論和漢書卷畫軸。散亂委積于其中。弄藏之富。數十百笥。自著草稿。等身不啻以豈莫文章驚海內之七字。分其部類。盛之左右前後。累層重複。將有所搜索。似不可認。鳩溪坐此。從事鉛槧。或有欲借書者。自入以其所請。持出附之。雖短簡小冊。暗夜無燭。獨摹索之。不錯卷帙。其強記審察如此。

鳩溪不置妻妾。家無婦人。乘興出游。買妓宿樓。不惜巨貲。有時爲之窮。其所得資財。忽入忽出。無所儲一月之淹留。

鳩溪雖負有用之才識。未曾遇有爲之君主。則不得致

功於世。而頹然自放逸。使酒耽色。惡禮法粉飾之士。愛狂簡踈率之人。招客豪飲。費盡乃罷。其家常能儲下物之芳鐥。不讓割烹肆。故寄宿子弟。各善庖丁之技。鹽梅之妙。無不調和。

我土諸州釀家之多。不可盡知。獨以攝之池田伊丹爲之最上。而關西之人則好甘而醇濃。關東則嗜苦而醑淡。蓋使地氣之然也。鳩溪雖產南州。其人自少壯在東已久。性好辛辣淸芳之酒。自試制法。遠命伊丹釀戶。新造一味良醞。嘗以一駄。俗以十樽呼爲一駄。呈相良侯。侯時爲閣老。權振朝野。侯標識用七星。鳩溪外套包

蘸墨汁畫之。當世之人不知鳩溪之所創思。認爲侯之所命七星標識傳喧海內。而尚存于今。釀出此制法不息。

鳩溪一室之中。草木之花實根核。禽獸之羽毛蹄背。鱗介蟲豸之屬。玉石沙礦之類。排于架上。掛于壁間。奇品異種。若見骨董肆。其人極強記。應答如流。又嗜好多端。至器財衣服。凡百家具。時樣女妝花鈿兒輩玩弄。雜戲之諸物。無不儲蓄。好事之名。傳喧遠邇。傾動朝野。故好新奇者。從附和此。雖轎丁輓夫。盡知姓名。

鳩溪屢採藥於上野信濃諸名山。始識石蠶石綿產于

此。先是中川淳庵。名煥、字文卿、江戶人、小濱醫員。於武之秩父山中得石麻。土人呼名伊悉窊答。認爲石綿之種類。欲以製火浣布。思其造法。考援多端。搜索群籍。遂不能知。一日談及之。鳩溪業已留志於此。數年覃思精慮。而始能成就。然其所織整。不能纖緻。故尚博綜衆說。及西洋諸蕃橫文之書。蓋究其製。遂能得成就之。蓋其創意出自講究物產之緒餘。機軸裁制之巧。運用縝密之技。我土實所未曾有之工夫。而非炫燿乎時目。虛誇於世人之事矣。夫火浣布之名。相傳既舊。傳言此。布垢汙則投之烈火。燒之。垢盡汙滅。粲然潔白。恰

如以灰汁浣濯之。聞者猶以為架空構虛之談不信。而鳩溪獨造初得。如意織成隔火數片。大如銅錢。遂經　大府電矚。命傳致之崎嶴。使舶來清商視之。南京舩主。汪繩武等。皆盡感服。呈狀云。蒙賜觀火浣布隔火。𠌥等俱已公同領觀。但此物從古徒傳名遂所未睹。今　貴國有此名人博綜廣識。秘製精奇。實為布有筆難盡述。𠌥等幸在崎嶴。得叨異遇見此珎。公同賞嘆。又欲通知在唐山之人。天壤之間現有此物。然惟空言若無實據。諒難取信。今欲給領數枚帶回。俾鄉土博物之人一同賞鑒。敢請為此具單謹覆。

官允其請。使鳩溪再製造之。以應其所懇索矣。

鳩溪自作火浣布銘云。火浣之布。自古有名。彼妄造說。臆度意量。木皮斯調。鼠毛南荒。或果誣理。謂傳者妄。洋濱造物。寧可推窮。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入火不化。柔能制剛。昔彼西戎。今我東方。織成素纏。周以銀鑲。一片隔火。百炷襯香。書堂清供。繡房風情。大日本明和甲申秋八月。讚岐平賀國倫。創製併銘。按明高濂遵生八牋云、隔火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以火浣布如錢大者。銀鑲周圍。作隔火。猶艱得。范泓典籍便覽云、火浣布難甚得。嘗有如錢大者。銀鑲周圍。留置火上燒香。張萱疑耀云、逸周書有火浣布。賛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弊則以火燒之。如新。與十洲記同。此即周書所稱疑雪者也。陳耀文天中記云、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為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續之為火浣布。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人。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訪其為木皮為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為帽。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師見數葉。合而為一。疑鼠毛。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續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弃。以青火中透紅。以為必燼。及取出則雪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賛非妄也。右三書之所言者。所以鳩溪採而作銘也。余偶從所得而詳知其所依據。故併及之云。

火浣布之名。始見于逸周書列子。孔叢子。山海經。而後范曄陳壽房喬沈約等諸史。及張華博物志。葛洪抱朴子。王嘉拾遺記。陶潛搜神後記。任昉述異記。僧道世法苑。珠琳等諸書。其所記載不一而足。至宋元以

降。論說逾多。特沈作喆寓簡。周密齊東野語。袁棟書隱叢說。張匡業西域行程記。李時珍本草綱目。能詳明辨之。向者得鳩溪之所製造火浣布寸片於北川真顏。真顏得之於鳩溪。固不容疑。其物絲纏毛茸。色微黃白。質如木綿。織理縝密。汙以油膩。穢以垢墨。投之烈火。汙穢悉去。淨潔似浣澣。然後脫出之。些不損壞。其機杼之巧。猶縫天衣。與諸家之所言若合符節。當知天壤之間。無物不有。而耳目未接。確執己量。不可斷以為必無也。嗚呼山中之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之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

布。少所視者多所疑惑。信哉。按天地之間萬物之衆、詭怪非常、變化亡窮、何所不有。而欲以區區一己之見斷其有無者、狹陋殊甚矣。近時三十年來、泰西之説盛行、五大洲中若指諸掌、益識造化之無盡。余常貴博不厭雜、而及如此之事。有一先生難詰其渉多端。余曰、爾雅十龜、其一曰火龜。郭璞注云、猶火鼠也。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也。今稱達拔者、皆有文名、而不博讀書、故不知之。

近時越後人。黒田玄鶴著石綿論云。石綿織為布。投之猛火烈焔中。而通紅與火同色。移時出之。冷復如初。垢穢咸去。潔淨似澣。故謂之火浣布。寶曆中平賀鳩溪始製焉。比之新調諸藻日南蕭邱羽山等。取火鼠而所織者。則同其名而異其品。誠我土一大奇產矣。

又云。火浣之布。一名而四種。火禽布一也。火獸布二也。火木布三也。火石布四也。鳩溪自謂西戎所產火浣布者。織以火鼠毛。殊為妄談。按南海之火浣布者。皆火鼠火木之布也。周公謹所謂。石巖有絲可織為布者。火石布之類矣。嘗聞之蘭說。度留胡蘭度國。出火石布云。鳩溪亦周皇魏文之徒也。以已所已見。果於自信如此。夫天地之廣。品物之衆。氷海火山。既已有之。若西域火鼠。東海氷蠶。何疑之容。按諸家之所謂石綿石皮石麻石絨石綺之類、皆產石脈中物也。昇平餘化之所及、天出非常、人採此逞其奇技、誰不賞乎。夫火鼠火木等之諸物、強作其説、巧飾虚妄、請一言以蔽之、水有溫泉、火無冷炎、雖霄壤中不可窮極、火中動殖、無可寓理、無底辯論、不待識者而知之。前野蘭化火浣布説、及大槻磐水所補譯削墨兒增廣書、詳載其製造法。有意於博物者、不可不讀矣。要之唐山之人、多記傳聞、不窮其實。泰西之人、所記盡出于實驗。固非烏有亡是之談。若此等事、雖渉小技、精意造作、專情器用者、因西説深求工夫、参考斟酌造製之、豈啻火浣布哉。抑益世用、亦極不少矣。余每嘆讀漢籍者、未識泰西諸國之究理徵實益於人、讀蘭書者、徒知名物度數器械功效之切於世、未覺我孔孟之道、彝倫至當、施之世務、措之人事、與時盈虚消長。世之儒者、各主一偏、不能折衷彼此取其所長矣。今之學蘭者、棄本根採枝葉、不能參覈新舊、捨其所短、以此黌欲不免其所癖好、概謂漢籍多虚妄不足以學、豈不愚謬哉。

鳩溪機警俊爽。乏溫厚氣。性尤狷急。不能截忍。平生深厭人之入書齋。將之他。必命塾長不許子弟猥入。故當不在家時。雖有必可入之事。各相戒不敢。其嚴可知。嘗有某氏子。以花柳癖為父所放逐。暫來寓塾。其子自謂鳩溪與父舊知。非一朝一夕之交。契素異他。偵伺其不在。竊入書齋。奇卷珍冊。不遑展視。先採机上之所起草閣之建議。開拓伊豆相模二州之濱海島嶼之策略也。其中有植人類於小笠原島。自請為之首酋之言。其區畫甚偉。論説明晰。皆非紙上之空言。讀之未畢。鳩溪忽自外歸。大怒。呵責塾徒不相制。又怒喝其子。毆以木刀。有人救解。而苦楚成痛。至以傷面。又子弟觸其憤怒。譙受鞭箠。不一不二。不自覺苛刻至于此。為之得謗訕於世。然恬不意。

安永八年己亥五月五日。寄宿門人東天紅者。誤切害人。為之連坐。幽逮清室。冬十月某日。憂瘡沒于此處。時歲五十七。蓋罪狀未決。其弟子請尸。葬於淺草橋場總泉寺。友人杉田鷧齋為之作墓銘云。有非常人。好非常事。噫非常人。遂非常死。蓋記其實也。

鳩溪所著諸書。刊布於世者。物類品隲。淨貞五百介圖。火浣布考。火浣布略說是也。品隲略說二書。孤行坊間。故有知之者。至他二書。剞劂既成。僅摺數部。其版罹于火災。流傳甚希。向北川真顏自鈔所贈致於余者。火浣布考。尾之所載如左。曰平賀鳩溪先生著述書目。江戶書肆藻雅堂舟木嘉助發行。明和八年辛卯十月。物類品隲六卷。白遍告海內以其土所產物品相會一室參伍錯綜辨究佳惡不擇鳥獸草木不特我邦產物及唐山朝鮮山丹西洋諸國不敢苟一物明辨真僞詳畫形狀記以所攜名氏資他日之考據品隲之名實不虛設格物究理庶幾乎其不差淨貞五百介圖三卷。淨貞之字出於佛經不關係于我本草學雖然大界之中水族之多肉盡骨遺森漫浩瀚清淨堅貞無若介殼今所目擊海產物品遊歷諸州所得詳記各地名稱及物產家正名圖其形狀神農本草經圖四卷。藥品諸圖擇工寫生形似逼真冀一覽語得不費辨說若先輩之考折中群言撮要削繁務從簡易云其所原讀本草者不可不識神農本草倭名考二卷。我邦物產學中世不講究既久今據源順倭名類鈔丹波康賴和名本草及萬葉古今等諸集參以近世諸家之說辨其當否補正稱若水貝原益軒松岡恕庵之誤本草比肩十二卷。李氏綱目

衆說繁蕪泛無歸宿今除本經三百六十五種外取千金外臺以下諸方所載物考究辨論採諸家所長專主本經之旨分品三件以便于醫家之用於其執刀圭不可謂必無小補矣食物本草一卷。食物與味日用不知可謂懵懂今亦本經意分別三品氣味能毒忌畏及佐悉記無遺先修之書既及論說者不載一事火浣布考一卷。火浣布之名正史出于後漢書浣與澣同自魏晉後散見諸書皆以西番所貢為真其言荒誕不可以信今獲嚴石中所胎產之蠶綿創意製之浣去汚垢投之烈火潔白若浣既製試之苟經台覽恭蒙賞賜命播告之海外亦詳記其製造之方以為考究物品知造化之妙一助火浣布略說一卷。此書採火浣布考要者數條記以國字詳述原旨清人請索織成挂馬衣尺寸呈狀及崎陽譯司和解之諸文等悉記載之又記拙著火浣布銘以示同志士四季名物正名四卷。三都四季物品中世以降誤認名義不辨知五六百年于此講習物產之餘暇考據和漢諸書辨正其名初學之士可以免遺豕之謗笑日本物產譜二十四卷。穀一卷菜五卷草二卷木二卷石一卷禽一卷獸一卷魚三卷介三卷蟲二卷附錄二卷諸譜每品有圖名稱一從我邦雅言附以方言及漢蕃二名其海外之種不論生活乾腊類附各條下以備參考從事于物產者不可不無裨益也各書之下。所細書解題。皆自舉以示其要者也。鳩溪著述。散逸既多。幸賴此目。足以知其梗槩。若其院劇話本。英遵近世名家著述目錄既載之。故不贅此。

鳩溪超倫之才。振群之識。博綜衆藝。愚弄一世之人。出處不顧。行藏不省。徒取山師之名。按山師名稱起於明暦萬治之間先是又有河師名角倉與市慶長中與父與七奉命疏瀹諸河通漕水利時人稱為河師平東海知命筆錄云小心大膽舉措有節投機不差有雄謀壯策者人呼曰山師海外之人猶以權謀術數為縱橫吾土

山師之稱、起於河村瑞軒伐木甲信諸山時。明暦丁酉正月、東都大火、瑞軒見火之起、先識延燒及數里、直賣却家財、得金二十兩、單身疾走至甲府、與富商議、僅出十金、買得巨萬材木於新府郡內木曾等諸山。既而諸人聞都下延燒、木價騰貴、僅不出十旬、獲利無筭、其家暴富、致貲萬金、時人呼曰大山師、嗚呼才識不及中庸、其察時測勢、殆若龜卜、今人徒負山師之名、未能為真山師矣、誠可笑、讀書講道之輩還不及僞山師、奔走衣食、僅免凍餧耳、噫吁、其所抱負。不能作世用。託言於小家珍說。諷刺時事。寓意於話本劇曲。譏訾世態。放誕自恣。不可端倪。然無用中必存有用。頗爲衆技百工之徒所蟻慕。六七十年于今。世未嘗不歎其才識。真可謂一奇士矣。

鳩溪所編著。話本傳奇。演劇雜曲六十餘種。陸續開雕。

傳播都鄙。今所行於坊間。如風來山人六部集。鳩溪沒後。其徒彙集之。再刻之。為其一周忌辰。是爲安永九年庚子。繼之其徒所編次。若牡丹堂雜記。翻草盲目。話本。讀之。宛似有實。辭致極巧。

屋代輪池爲余云。鳩溪事歷天明年間。早既不可詳蹤跡者。時情傾慕。惜其人也。僕雖不見之。亡友吉皇墩大田南畝。與鳩溪舊交。故能知其爲人。蓋其人甚才敏。雖負偉器。不知明哲保身之計。常好奇異。驚駭時目。其所爲詐大驕傲。不識時勢。若使之當用路。殊不過粉飾昇平。然則其竟不遇於世。其人之天幸矣耳。

惟多能鄙事。不論工商。以所爲告。請其得益。意匠心裁。一言而決定。從所敎指。果能有驗。蓋得以此鶩馳聲名矣。

瀧澤曲亭贈一書。載鳩溪實不死清室云。鳩溪喜怒不節。乘忿激勢。誤毆傷豪商之子。以至不可救。爲之幽逮。一權貴素愛才器。將救解之。竊爲其地。東都令堅執法。不可。權貴迴護百方告之。都令勢不可已。與衆相議。無能得其理解。屬吏與鳩溪善者。私告其實。鳩溪拍掌曰。善哉公等用意。典刑。殺人者死。古今常法。不待縷纏。若欲助命則違法律。審治就戮。則喪天下

可惜之人。不若相持兩端。得其處置。都令傳聞其言。告之權貴。懇請鳩溪。聽其裁畫。曰。有一策於此。僕自製一貼麻藥。吞之則立死耳。然則聲言於未及決定罪狀而病死清室。撿尸之後。傳致之家。門人等必葬埋耳。然則上不違法。中遂垂救患恩。下散懇者忿意。矣。僕斅日死。猶中山醇醪善醉於人。豈非良策乎。都令再告遂從其言。鳩溪贈一封書於門人。取藥品家自製之服藥而死。然固秘其事。不使之知。鳩溪自恥苟免晦跡遠州鋤口方技。文化之初有見之者。歲八十有餘。故曰鳩溪有罪死於獄中者。實非是矣。

奈須柳村為余云。鳩溪為門人劍客東天紅者夢寐刺傍人之事連坐。未至審決。病死於傳馬街囚所。歳未耳順。門人請尸。獄吏許之。背櫬而歸。至家視之。尸非其體。大驚駭。再請之獄吏。斷然曰。不論罪之輕重。法律天下之公也。既檢其死。按覈始末。固無可易尸之理。不以肯之。門人勢不得已。葬之橋場總泉寺。當時僕僮七八歳。能聞其事。臆記四十年。是所以其不死之説存于世也。是言似可信。余聞之柳村。在于文政末。柳村歳五十七八許。

先哲叢談續編巻之十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09
SS号=14664109